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二四五冊目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一百卷目錄二卷續集十一卷別集十卷（三）
（宋）朱熹撰　宋咸淳元年建安書院刻宋元明遞修本　〇〇一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一百卷目錄二卷

續集十一卷別集十卷（三）

（宋）朱熹撰

宋咸淳元年建安書院刻宋元明遞修本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四十七

書（問答　一本作知舊門人問答）

答呂子約（祖儉）

示喻縷縷足見力學之志然所讀書似亦太多矣大抵今人讀書務廣而不求精是以刻苦者迫切而無從容之樂平易者泛濫而無精約之功兩者之病雖殊然其所以受病之源則一而已今觀來喻雖云數書之外有所未暇然只此已是多少功夫又論孟中庸大學乃學問根本尤當專一致思以求其指意之所在今乃或此或彼泛然讀之此則尤非所以審思明辨而究聖學之淵源也愚意此四書者當以序進每畢一書首尾通貫意味浹洽然後又易一書乃能有益其餘亦損其半然後可以研味從容深探其立言之旨而無迫切泛濫之累不審賢者以爲如何

答呂子約

喻及日來進學之功尤慰孤陋且深有助於警省爲惠厚矣氣質未化偏重難反學者之通病今亦但當用力於恭敬持養之地而玩意義理以培養之不必反復較計悔咎尅責如此太深却恐有害清明和樂之氣象亦足以妨日新之益也

答呂子約

示諭縷縷備見篤學力行之意然未免較計務獲之病著此意思横在方寸間日夕紛擾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所讀書亦太多如人大病在床而衆醫雜進百藥交下决無見効之理不若盡力一書令其反復通透而復易一書之爲愈蓋不惟專力易見功夫且是心定不雜於涵養之功亦有助也又謂不欲但爲聞見之知此固當然聞見之知要得正當亦非易事誠未可輕厭而驟等也

答呂子約

時習之義程子云習重習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此恐是學原於思之意凡所當事者皆學也不致其思繹以通之則無自而進苟苦思力索則淺迫無味亦失所謂說矣惟學焉而時復思繹勿忘勿助積累停畜浹洽

養杜元凱所謂如江海之浸如膏澤之潤

然水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此即時習而說之注釋也（張先生所云似與程子之意未合）

此說甚佳南軒解義爲入借去不盡記其說然覺得儘有未安處也

巧言令色鮮矣仁恐止當從尹氏說

尹說固好然其間曲折恐亦不可不講若有人引上蔡所引許多同異問之尹公他必有說不只如此打過也

傳不習乎恐止當從明道說蓋恐不習而傳之則在己審問明辨之功有加無已篤於自反而懼於傳之或差（上蔡之說恐與章指未合）（差下一本有也字）

如明道說文勢似不甚順若從上蔡之說則先忠信後講學乃與上下章意思相似又文勢安帖不煩多訓似亦有理試更思之

父在觀其志一章恐指意在下文志所存也行所爲也有父兄在安得聞斯行之雖欲成父之美而親心未順焉雖欲爲不善而莫得肆焉止觀志之所存可也若親沒矣吾之所欲爲者遂矣故必觀其所爲之專與不專而後可蓋雖爲之善然不能忍而遽攺則亦謂之死其親可也至於三年之間事死如事而無仲己之意迺謂之孝可謂孝矣云者深嘉之辭若曰如其非道則何待三年是未深體觀其行之意也夫不幸而有所當攺是乃吾平日之拳拳而未能孚於吾親者今也哀痛之深固有所斡旋攺移於不動聲氣之中者矣苟有決厲之意則縱有立山之善然此心不幾於息乎

此說甚好但謂固有斡旋攺移於不動聲氣之中者此句未要裏舊來亦嘗有此意後看史書見有居宮不攺前人之政但因事遷就使人不見其迹者必大悅之以爲代人居官猶有能如此者況於所天乎因以此問於李先生先生曰此意雖好但每事用心如此恐駁駁然所失如多聖人所謂無攺者亦謂尚可通行者耳若不幸而有必不可行者則至誠哀痛而攺之亦無可柰何不必如此回互也此意竊謂學者不可不知恐當更思之也又有謂其志其行皆指父而言意亦自好試并思之如何

日月謂一日一箇亦得論氣之感也謂古今

一箇亦得論氣之本也感字未安李文饒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亦善言天者

季路問事鬼神告以事人問死告以知生欲令子路原始觀終聚而通之也未知生焉知死是固然矣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恐救子路忽於近之病蓋在目今雖曰未能事人然隱微之間如執虛奉盈所以事之者自當深用其力苟於此知所事則事人之道亦可進但闕略於事人則益不能事鬼矣

熹嘗謂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知生而知死矣盡親親長長貴貴尊賢之道則能事人而能事鬼矣只如此看意味自長戒慎隱微又別是一事不必牽合作一串也

體物而不可遺之義蓋物是形而下者物其物則息生不窮是所謂體物而不可遺也即形於上者也苟物而不物則死矣體云者其流行發見非物自爾而必有體之者也

體物之意剖析得甚好但本是鬼神之德為此萬物之體非是先有是物而鬼神之德又從而

體之也物而不物則死矣此句有病須知若初無體之者則亦無是物矣

游魂為變之義如何

精魄也（耳目之精明為魄）氣魂也（口鼻之噓吸為魂）二者合而成物精虛魄降則氣散魂遊而無不之矣魄為鬼魂為神禮記有孔子答宰我之問正說此理甚詳雜書云魂人陽神也魄人陰神也亦可取橫渠上蔡論此亦詳

誰毀誰譽一章恐當看誰字此正見聖人大公無我之心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此又聖人無所私好而於善善之意亦不倦過分毫末論所謂但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詆之惡似恐於公平之意思未完

熹昨來之說善善速惡惡緩正書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春秋傳所謂善善長惡惡短孔子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之意而仁包五常元包四德之發見證驗也聖人之心雖至公至平無私好惡然此箇意思常在便是天地生物之心若但一向恝然無情則恐或有流於申商慘覈之科矣試更思之（洪範）

（極亦有此意）

答呂子約

所喻日用工夫足見爲己之意甚善然別紙所論論語首章便是讀書玩理之樣轍更無別塗請只如此用功不必切切論功計獲也

答呂子約

示喻日用功夫有未到處此見省身克己用力之深不勝歎仰然前後已屢奉聞不必如此計較迫切但措其心於中和平正之地而深以義理灌溉培養之自然日有進益如其不然則存養講習之功未及一二而疑悔勞殆之病已奪其千百矣試更思之至如讀書只且立下一箇簡易可常底程課日日依此積累功夫不要就生疑慮既要如此又要如彼枉費思慮言語下梢無到頭處昔人所謂多岐亡羊者不可不戒也

答呂子約

巧言令色鮮矣仁論章旨則尹氏之說爲完若旁通其義如辭欲巧之類是廼脩省細密工夫其發原自別然脩辭之功亦易得入於安排計校而不自知其所發之偏者亦爲鮮矣仁也

發原自別之說甚好修辭之功固易入於安排計校然亦只得就發原處謹之耳若捨此而別生疑慮則又轉見繳繞不得剖決也

曾子之三省爲人謀與朋友交傳諸人惟恐應物之或不如己而篤於自反也尹子言諸公遠來依先生之門其豈敢輒爲他說蓋一有少差豈不誤他一生恐正是傳不習之意先忠信後講學固是如此但忠因謀言信因交言恐與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之意未類上蔡之說意未敢安

所引尹公語甚好然於此文句中似覺少兩三字聖賢立言不如是之巧而晦也謀不忠則欺於人交不信則欺於友傳不習則欺於己欺於師是亦忠信之類耳更思之

其志其行皆指父而言意亦好但於本章之旨恐未安父在觀其志觀其所志之善惡也父沒觀其行觀其所行之肆與否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則事亡如事存亡不忍死其親焉故曰可謂孝矣斡旋改移其始止於隱惡

誠也本在於愛親駸駸而往易入於私其病固不[illegible]彌縫調停之工又不可廢所謂度不可以至誠哀痛而改之固不必回互但弗知所以[illegible]之方則或傷於張皇驟快而無遲遲浸漬之意味亦非篤於愛親者也（謙之明庠）

（祖儉舊看得甚可爲決然李先生之言亦要於此致察）

先生之言恐更當思之至誠哀痛四字儘有意思存得此心自不至張皇也據今日病證似當且服此藥使自習次開闔黑白分明若至張調停兩字正是以水濟水竊恐昏昧隘促則見無進步處父沒觀行必如舊說亦爲是耶之類所包甚廣今只云肆與否却覺拘滯與上句參差下句重併尤未穩當

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其理恐如此然

所謂常見所謂常新必有科別

日月陰陽之精終古不易然非以今日已昳之光後爲來日將升之光也故常見而常新

未能事人而欲事鬼未能知生而欲知死是猶未知其首而欲知其尾也知首之旨當如來敎又事人之旨恐止是不敢欺不敢慢

（出門如賓之類皆是）如此而致敬容察庶幾可以[illegible]於祖明矣事如祖事之事所謂盡親親長長貴貴尊賢之道恐於事字未叶

此說甚好比舊說尤親切盡親親長長貴貴尊賢之道固不外乎愛敬但如此說方親切耳然四者之目亦不可廢請更思之

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體物而不遺此三句乃指鬼神之德而言視不見聽不聞無形聲臭味之可聞可見也然却體物而不遺則甚昭然而不可揜也所謂體物者固非先有是物

而後體之亦非有體之者而後有是物萬物之體即鬼神之德猶云氣即性性即氣而不可離也可離則無物矣所謂不可遺者猶言無遺闕滲漏蓋常自洋洋生活不間乎晦明代謝也

物之聚散始終無非二氣之往來伸屈是鬼神之德爲物之體而無物能遺之者也所謂非有體之者而後有是物與所謂無遺闕滲漏者皆非是

鬼者其氣也氣散寬遊而無不之所謂無不之者已屈之氣尚有在於天地之間耶抑否

也然氣聚則生氣盡則死何者爲遊魂玩之
之一字謂其即便消散又似未盡也體魄藏
於地恐指戚質而言（如月魄以無光明者言）謂耳目之
聰明爲魄有所未曉合耳目之聰明而言則
魂不離魄（聰明即氣之運乃是魂也）失其耳目之聰明而
言則魂去魄存恐難以耳目聰明命之爲魄
也
程子曰魂氣歸于天消散之意遊魂亦是此意
蓋離是體魄則無所不之而消散矣雖未必皆
即時消散要必終歸於消散也魂魄之分更當

熟究陰陽之分體魄自是二物魄之降乎地猶
今人言眼光落地云爾體即所謂精氣爲物蓋
必合精與氣然後能成物也
洙泗言仁及契丈仁說竊得諷味復之九二
休復之吉以下仁也謂初九也易傳云一陽
復於下乃天地之心此正與元者善之長同
理竊謂五常之仁猶四時之春至善醇醲不
雜孟子指乍見之心爲仁之端下即論非內
交要譽而然蓋因乍見之眞而可知其有仁
也端云者苗裔端倪之謂也覺痛痒則非不

仁則覺者所以驗乎仁有彼我心則爲不仁
則公者是仁之意恩愛是仁之用恕是仁之
施而樂山靜壽又乃形容仁之體段也（程氣）類
（相合之言殊覺有味）要須先以萬善之先名仁而後可
以用工致力若所謂克己復禮如見如承之
類皆用工致力之道也（要皆當一剖析又不敢太成支離失其全體）
以萬善之先名仁殊不親切且以所引易傳及
四時之春者體之即見熹前所論統仁義禮智
及四端而言者其分界限明而血脉通貫不必

別立名字但要用工致力使真不失此心然後
爲得耳

答呂子約

承喻專看論語浸覺滯固因復看易傳及繫辭
此愚意所未喻蓋前書布此曲折已再三矣似
已略蒙聽察不知何爲而複蹈舊轍也夫論語
所記皆聖人言行之要果能專意玩索其味無
窮豈有滯固之理竊恐却是不曾專一故不見
其味而反以爲滯固耳至如謂易亦當遍用程
子之言卦文繫辭自有先後今亦何所迫切而

手忙脚亂一至於此耶所論主一主事之不同恐亦未然主一只是專一蓋無事則湛然安靜而不騖於動有事則隨事應變而不及乎他是所謂主事者乃所以為主一者也觀程子書中所論敬處類集而考之亦可見矣若是有所係戀却是私意雖似專一不舍然既有係戀則必有事已過而心未忘身在此而心在彼者此其支離畔援與主一無適非但不同直是相反今比而論之亦可謂不察矣惟其不察於此是以未能專一而已有固必矜持之戒身心彼此實有係戀支離之病而反不自知其非又凡前後所言類皆瞻前顧後一前一却之論不曾坦然驀直行得數步此亦一箇大病根株恐當痛下功夫刋削不可悠悠又只如此說來說去久之看得只似尋常也

答呂子約

脩省言辭誠所以立也脩飾言辭偽所以增也發原處甚不同夫子所謂巧令鮮仁推原辭意而察巧令之病所從來止是有所為而然（如未同而言以言餂人脅肩諂笑以言媚人之類皆有所為也）曰鮮矣仁云者獨言巧令之人於仁或幾乎息而不敢謂之全無也

有所為之說甚善但不敢謂之全無指意畢竟如何幸更喻及伊川先生解中却云謂非仁也便如此直截說破意又如何

曾子之三省忠信而已則程子包傳不習乎一語解之矣所謂欺於己欺於師想是程子之意但祖儉竊謂傳不習乎亦須兼就不習而傳於人上說蓋不習而傳則是中有未盡而與欺人無異也與上文同旨而傳習又所當省者故專言之如子夏後為莊周之類皆由傳之有所未習故流傳之久不能無弊（觀老於西河上氣味謂之講習之不全盡未可也）惟曾子謹其所傳故至今無弊然彼以其富之言擽使者出大門之義說大人則藐之之訓其血脉貫通皆似有少傷和粹處信乎傳而習之為難也（所謂傳非如釋氏半夜傳法之謂蓋在己有所未究則其動止之間不能無失尚時習之功有所未至流傳於後豈不有害）

所論甚善末後注脚尤好但恐文意未如此耳恐當放下許多道理且平心看他文義向甚處

去都不要將道理向前牽挽他待他文義有歸著去處穩帖分明後却有箇自然底道理出來不容毫髮有所增損抑揚此處正好玩味也大抵先要虛心爲要耳（如禹無間然一段五峯說得甚好然近日細看恐聖人當日賛歎之時未有此意他似此者甚多）

李先生之論蓋欲拯世人計較之病大要恐人思前筭後遷就回互入於不誠不直而弗自覺知然人之資稟剛柔不齊則藥其所偏者又恐難一槩論止是要認得此意旨所發而於計較思筭時常常點檢也

日用功夫固當縝密然覺得如此煩碎繳繞又似自縛殺了故先生之意大抵且要簡節疎目先整頓得大體是當然後却就上面子細點檢是亦學不躐等之意也

坎離陰陽之成質故爲上篇之終既濟坎離之合未濟坎離之交故爲下篇之終五行之運獨言水火又謂爲成質何也

陰陽成質水火爲先故洪範一曰水二曰火正蒙中亦有一段論五行次序說得分明可更檢看數學有乾坤付正性於離坎之說似亦有理

日月陰陽之精氣向時所問殊覺草草所謂終古不易與光景常新者其判別如何非以今日已昳之光復爲來日將升之光固可略見大化無息而不資於已散之氣也然竊嘗觀之日月虧食隨所食分數則光沒而魄存則是魄常在而光有聚散也所謂魄者在天豈有形質耶或乃氣之所聚而所謂終古不易者耶

日月之說沈存中筆談中說得好日食時亦非光散但爲物掩耳若論其實須以終古不易者

爲體但其光氣常新耳然亦非但一日一箇蓋頃刻不停也

二氣五行造化萬物一闔一闢萬變是生所謂五行之氣即雷風水火之運耶又即二氣之參差散殊者耶先儒謂物物皆具則人之氣稟有偏重者謂之皆具可乎或謂雖物皆具而就五行之中有得其多者有得其少者於此思之殊茫然未曉

五行之氣如溫涼寒暑燥濕剛柔之類盈天地之間者皆是舉一物無不具此五者但其間有

多少分數耳（云旨五色五味之類皆非也）

鬼神之德蓋甚難知於此粗入思慮竟於體物不遺上看得未極分明於此不透故不自知而溺於釋氏處多明道答上蔡語謂向你道有來又恐賢問某討向你道無來你又恁生信得及每每於此思量不得乍失近因相識有饋生鵝者欲殺之則甚不忍欲貨之則取其利而殺其身恐有寃之之意常感於中（此病不已便入因果上去）又因夜夢疑若有世間所謂鬼者欲出雖未睡覺然心知其無以理却之竟

無有也雖曰以理却之然中心不無驚悸若此類則釋氏之說久久極易惑人但先入者爲主可以主張然非實曉亦安能保也

鬼神只是氣之屈伸其德則天命之實理所謂誠也天下豈有一物不以此爲體而後有物者耶以此推之則體物而不可遺者見矣著實見得此理則聖賢所論一一分明不然且虛心向平易分明處別（子）理會箇題目勿久留情於此却生別種怪異底病痛也生鵝之論只以子鉤而不綱弋不射宿孟子遠庖廚之義斷之便自直

者

吳才老之論亦是一意然覺得未完吾必謂之學云者謂夫世人不知以是爲學而專以善論爲學也則以學文者謂夫世人不知修其當位之職而徒欲學文也意各有當言各有指似難以未該偏論之

伯恭論得此意甚好謂才老之論不可謂不然但其發處有病耳誠然誠然今口兩端之論恐亦正坐此也但若論文義子夏所說終是倚著一邊豈亦矯枉過直而然耶

乾知大始程子云乾當始物乾以易知程子又云乾始物之道易似不以此知字爲知崇之極高明之意當字如何形容

乾便是物之太始故以當字言之最爲密切

魂陽也屬天魄陰也屬地魂氣歸于天體魄藏于地是也聚而復散者爲魂聚而不散者爲魄魄非氣也精氣爲物者合氣之聚而復散與夫聚而不散言也遊魂者專指聚而復散言也來教謂體魄自是兩物未能深曉更願詳賜批誨

魂陽而魄陰故魂之盡曰散（上徹而）魄之盡曰降（降而下也）古人謂之徂落亦是此義（林少穎云然）今以聚而不散者爲魄恐未然體魄是二物精氣爲物猶言魂魄爲體爾（以此推之更有曲折）

仁者天下之正理此一語與仁意義如何

此是對下文禮樂而言非專以訓仁之名義也大率前賢語意寬廣不若今人之急迫今人見得此道理便要鑽鑿開却正是心量小不耐煩耳近日甚覺前日說得忒摸樣也然說得如此人尚不會況不說乎此又不可廢也

答呂子約

程氏葬說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墓以藏體魄也所謂安者何所指耶

正指體魄而言耳程子論此意思甚詳讀之使人惻然感動有此疑者豈非惑於莊生愛其使形者之論耶此異端之言賊恩之大者不可以不辨

上蔡以我視我聽等言以子絕四之旨觀之終未免有我底意思雖與放而不知求者遠甚然其究極似未平正也（每見於文字者每有我底意思）

五峯作復齋記云知自反而以理視此語無病如此所引非惟有我不平於下學切己功夫亦有任意而失理之病（只論辨之過多至於妄作）

主忠信之言後於不重則不威其意如何

聖賢所言爲學之序例如此須先自外面分明有形象處把捉扶竪起來不如今人動便說正心誠意却打入無形影無稽考處去也

傳不習乎據文勢意脉當以明道言爲正

此等處義理亦兩通存之可也

程子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釋之

曰義之所包知也文意如何

程子說易學皆爲易之書而言故其說如此但鄙意似覺未安蓋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此固指書而言自仰觀俯察以下須是有人始得蓋聖人因易之書而窮理盡性之事也近讀此書方見得一端緒非向論不能既也

夏商損益繼周者亦必有損益蓋氣運升降不容不爾特聖人能因時而不逆之耳

理大槩如此然非夫子告子張之意請更詳之

林放問禮之本歷考程子之言有曰節質則

失實故寧儉又曰儉則實所出又曰節文
過則和那些誠意都不見則儉近本而不可
正名曰本也
禮正在恰好處泝而上之則儉為本泝而下之
則奢為末當以易傳之言為正龜山發明得亦
佳
生死者氣運往來之常也異端以有生為幻
而謂之無常是不明乎天地之性陰陽之本
也
此說固然程子蓋言之矣

每事問程子謂雖知亦問欽慎之至問者問
所未知也問所知焉似於未誠謝氏之說聖
人之心恐不如是（君子之意雖知其聽味甚深然看得來分明）
以石慶數馬與張湯陽驚事相對觀之可見雖
知亦問自有誠偽之別兼或人謂夫子為鄹人
之子則亦夫子始仕初入太廟時事雖平日知
其說然未必身親行之而識其物也故問以審
之理當如此必不每入而每問也然大綱節目
與其變異處亦須問也
不以其道得去貧賤當如明道說者曰不以

其道得貧賤則不去恐君子之心不如是也
明道說意甚密但文義似費力耳
近看得忠恕只是體用其體則純亦不已其
用則塞乎天地其體則實然不易其用則擴
然大通然體用一源而不可析也故程子謂
看忠恕二字自見相為用處而夫子曰吾道
一以貫之
此說甚善
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只是大槩言人之心如
是甚言此心無時不感而不可以不操也不

操則感動於不善而失其本心矣雖曰失其
本心而感處即心也故程子曰感乃心也而
程子荅心有亡也之問又曰纔主著事時（先生以目視地）便在這裏纔過了便不見又云心豈有
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蓋寂然常感者心之本
體惟其操舍之不常故其出入之無止耳惟
其常操而存則動無不善而瞬息頃刻之間
亦無不在也顏氏之子三月不違其餘則日
月至政以此心之常感而易危故也
寂然常感者固心之本體也然存者此心之存

也亡者此心之亡也非操舍存亡之外別有心之本體也然亦不須苦說到此只到朱勾處便可且住也

答呂子約

示喻讀書用力之意甚善所謂收拾向裏固爲急務但亦當虛以待之則心體自存善端自著不可一向抑遏安排也近作一文字正述此意錄寄伯崇矣亦屬轉以奉呈也謝說未安者多此類所論孝悌之說蓋本有不屑卑近之意故其言日用切身處往往多有此意思且如此章

不以事親從兄爲本分當然之事而特藉之以爲知仁之資則方其事親從兄之時其心亦不專於所事而又別起知仁之想矣往年與正字兄論知言中病痛亦多如此蓋其所授受有自來也却是呂與叔先生論民可使由之處意思極好昔侍李先生論近世儒佛雜學之弊因引其說先生亦深然之凡百但以此等意思存之便自平實至於近世專門之說蓋亦不必深論其失取其可取者焉可也

答呂子約

時復思繹之義如何長沙說中謂紬繹其端緒又何也又時習專以思繹爲訓又何也

凡言學多指講論諷誦之故以習爲思繹長沙說不記云何紬繹端緒亦若無異義也

學即行也所謂所以學者將以行之也意必有在

中庸言博學又言篤行則學與行自是兩事

說樂之分如何所謂說在心政孟子理義悅我心猶芻豢悅我口之意但所謂樂主發散在外朋友之樂蓋亦實見其可樂但此說爲發舒耳謂之主發散在外顧明其說

謂之發散在外即是由中而出但樂字之義主於發散在外而得名耳

謝氏時習朋來不慍一章意脉似與本章之旨不貫所謂不必同堂合席謂之朋則於朋來而樂之意似不切所謂知我者希則我貴既以不知者希爲貴則亦與人不知而慍者相去只一間耳非所謂不見是而無悶者也

謝氏說多類此大抵過於高遠也

孝悌爲仁之本程子謝氏之旨如何程子謂

孝悌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蓋以本立而道生也謝氏謂知此心則知仁蓋以自是而仁可見是固然也𨚫恐非爲仁自孝悌始之意

只當從程子說近年論者多欲設爲機械以求知仁其原盖出於謝氏且若如其說則其事親從兄之際心亦不專於所事矣

明道論孝悌本其所以生乃爲仁之本而又論守身守之本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乃誠孝也推此可以知爲仁之本此意如何

明道因論事親又推本守身之意以明必如此然後爲能事其親乃所謂孝子成身之義

其爲人也孝悌自然和順慈祥豈復萌犯上之心況於爲逆理亂常之事乎此蓋深言孝悌之爲順德而人道之根柢也自是而積習著察則爲仁之道皆然周溥充大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非過情違道之小仁也故曰本立而道生而又贊之曰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歟若夫仁民而推親親固曰無本然所謂仁民者亦必有甚不仁者矣

自仁民而推親親本不足辨然亦不必言必有甚不仁者

巧令鮮仁尹氏之說爲完程子直指爲非仁何也詳考程子辭意蓋直指脩飾之爲非仁欲學者深知乎仁與不仁之分故他有所未暇論也昨領來喻謂程子如此直截說破恐是此意否

程子固是直指脩飾之爲非仁而聖人本意初亦不兼持養者而爲言也但聖人辭氣舒緩程子恐人不會更向巧令中求其少有之仁故如此直說破耳

曾子之三省忠信而已而不及傳不習乎一語何也前雖求教謂已兼釋之今𨚫未曉

程子說傳不習乎是不習而傳與人是亦欺人之事故以忠信舉三省此句須更思之與謝氏孰長

入孝出悌謹行信言泛愛親仁蓋爲弟爲子日用出入之實職曠此而徒區區於文義章句間抑末也程子謂非爲己之學意蓋如此

然必曰學文者誠以未能著察而品節等差重輕緩急不得其宜則或有所害以此見周伯忱之說甚當謝氏盡孝盡悌以及乎親仁成已至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則看得學文頗輕而說得入孝出悌之類一節便做成德似非本旨意

脩弟子之職固所以爲已然博學於文以明義理之歸亦爲已也洪慶善說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此意亦好

道千乘之國政與道之以德道之以政之道同道猶導也與齊治之義別敬事而信以下或以爲五者或以爲三者當從何說程子釋此章謂今之諸侯能如是足以保其國矣非小乎此也政以今之諸侯所以道其國者不能如是也然否

分別道齊二字甚善此章當爲王事然先後相因不可相無則亦一事而已程子之言固非小此蓋以其略故其言之若不足耳

程子謂論性則以仁爲孝悌之本又謂仁是性也孝悌是用也因此得求仁之方要須是從克已入程子論季路顏淵言志一段可見蓋喜怒好惡之偏頃刻胡越胃壤之判如何得氣脉通貫本末連屬每嘗於至親上尚有物我處多況於他人乎直須是由身至家由家至外檢察消磨漸漸融通則庶乎仁矣前輩謂公近仁愛屬仁而嘗論所謂已欲立達而立人達人爲仁之方而孟子所謂仁者如射正已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反求諸已如此之類皆是欲人之求仁當自克治已私

而入學者但當於此下手耳向者所謂以萬善之先名仁誠不親切

論性則以仁爲本此只是泛說論義理則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孝悌本出於仁論爲仁之功夫則孝悌是仁中之最緊切處當務此以立本而仁道生也來喻雖善然非程子立言之本意也

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其分如何又謂忠天道也其與盡心之義同否

一心之謂誠專以體言盡心之謂忠是當體之

用忠天道也對恕推己而言正指盡心之義

答呂子約

所示心無形體之說鄙意正謂如此不謂賢者之偶同也然所謂寂然之本體殊未明白之云者此則未然蓋操之而存則只此便是本體不待別求惟其操之久而且熟自然安於義理而不妄動則所謂寂然者當不待察識而自呈露矣今乃欲於此頃刻之存遽加察識以求其寂然者則吾恐夫寂然之體未必可識而所謂察識者乃所以速其遷動而流於紛擾急迫之中也程夫子所論纔思便是已發故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可而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亦是此意然心一而已所謂操存者亦豈以此一物操彼一物如鬬者之相捽而不相舍哉亦曰主一無適非禮不動則中有主而心自存耳聖賢千言萬語考其發端要其歸宿不過如此子約既識其端不必別生疑慮但循此用功久而不息自當有所至矣

答呂子約

向來所喻數條亦皆窮理之要今承喻及有不辨毫髮之語此又范太史所謂小其所知以爲不知之弊竊謂莫若因其所知者玩經而推廣之自當有味不可捨此而別求恐轉益荒遠而終無得也此類猶是好高之病不可不警

答呂子約

示喻縷縷具悉但泛說尚多皆委曲相合恐更當於下且玩索所讀書依本分持養爲佳耳陸子靜之賢聞之蓋久然似聞有脫略文字直趨本根之意不知其與中庸學問思辨然後篤行之旨又如何耳

答呂子約

所喻日用功夫甚善然必謂博學詳說非初學事則大不然古人之學固以致知格物爲先然其始也必養之於小學則亦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習而已是皆酬酢講量之事也豈以此而害夫持養之功哉必曰有害則是判然以動靜爲兩物而居敬窮理無相發之功矣大抵聖賢開示後學進學門庭先後次序極爲明備今皆舍之而自立一說以爲至當殊非淺陋之所聞也

向示心說初看頗合鄙意細觀乃復有疑亦嘗竊與朋友論之而未及奉報今得所論益知向所疑者之不繆也蓋操舍存亡雖是人心之危然只操之而存則道心之微便不外此今必謂此四句非論人心乃是直指動靜無端無方無體之妙則失之矣又謂荒忽流轉不知所止雖非本心而可見心體之無滯此亦非也若心體本來只合如此則又何惡其不知所止而必曰主敬以止之歟近與一朋友論此錄以奉呈幸試思之復以見告昨日得欽夫書亦論此於鄙

意亦尚有未盡者異時相見面論之筆札不能旣其曲折也

答呂子約

所示内外兩進之意甚善此是自古聖賢及近世諸老先生相傳進步直訣但當篤信而力行之不可又爲他說所搖復爲省事欲速之計也近謂陸子靜言論風旨之一二全是禪學但變其名號耳競相祖習恐誤後生恨不識之不得深扣其說因獻所疑也然想其說方行亦未必肯聽此老生常談徒竊憂歎而已操舍存亡之說諸人皆謂人心私欲之為乃舍之而亡所致却不知所謂存者亦操此而已矣子約又謂存亡出入皆神明不測之妙而於其間區別真妄又不分明兩者蓋胥失之要之存亡出入固皆神明不測之所為而其真妄邪正始終動靜又不可不辨耳

答呂子約

來書所諭程門議論鄙意正謂如此此或問之書所為作也但掎摭前賢深負不韙之罪耳管仲之喻甚正但以夫子之言考之恐無此意程

子之意蓋欲主張名教而以為夫子許其不死却不如以為存而不論之可畏也試更思之

答呂子約

叔度忽為佛學私竊憂之前嘗因書扣之今此書來不答所問但云實病難除實功難進不敢容易言之而已如此則是以為求進實功除實病必求之釋氏然後可而吾聖賢立言垂訓與吾黨平日講學存養皆容易之空言也叔度所見不應如此蓋不欲人之議己而設此以峻却之耳區區雖欲再進其說而已覺難於發[illegible]然

鄙意猶有未能已者願子約從容自以己意書之勸其且讀論語看諸先生說而深思之以求聖人之意聖人之意即是天地之心思而得之則實理可見而實病可除實功可進初不待求之釋氏之言矣且求之釋氏卻是適越北轅卻行求進此區區所以深惜叔度平日之用心而不欲其陷於此也須在靜安見其議論之間無不欲人攻釋氏之非私心固已疑之今果如此蓋本其平日用功只以博學力行為事而未嘗虛心平氣熟玩聖賢之言以求至理之所在故

其弊至於如此熹恐伯恭亦不得不任其責不知其間此消息以爲如何然熹之愚猶竊有疑於伯恭詞氣之間恐其未免有陰主釋氏之意但其德性深厚能不發之於口耳此非小病吾輩於此若猶或有纖芥之疑速須極力講究以去其非而審其是不可含胡隱忍存而不決以貽他日走作之患也大抵彼中朋友立說過高立心太迫不肯相聚討論只欲閉門劇讀以必其自得故人自為學而或不免蔽於一己之私見此亦殊非小病耳

答呂子約

所喻數條足見玩理之深然論孟兩說恐看得太幽暗支離了所謂欲密而反疎者須更就明白簡約處看一句只是一句截斷兩頭都無許多枝蔓方是真實見處也太極諸說亦未見端的處又所謂萬化未嘗止息者是矣然卻為甚於復然後見天地之心耶請更下此一轉語如何如何

答呂子約

前書所喻原憲一條似於鄙意有未安者而來

書云云支蔓繳繞只如舊日更望詳細思繹勇猛掃除庶於正大光明之域有進步處也

答呂子約

所論江西之弊切中其病然前書奉告者非論其人也乃論吾學自有未至要在取彼之善以自益耳謂彼全無本原根柢則未知吾之所恃以為本原根柢者果何在耶幸更思之復以見教

答呂子約

熹衰病如昨無足言者暇日自力觀書惟覺聖

賢之言意味深長儘有向來見不到處若於子約所謂經史貫通之妙則未有得也然既曰千里一曲則便不如且就不由處理會之爲愈且如史記禮書篇首四言恐只是大槩說道理如此豈爲秦漢把持天下而設且既曰把持天下矣則又豈有不由智力而致者耶此等處恐是舍却聖賢經指而求理於史得故只見得他底高遠便一向隨他脚跟轉極力贊歎他若看得聖賢說禮樂處有味決定不作此見兼謂其爲秦漢而發此四言亦恐反說低了他意思也讀

詩諸說乃是詩小序說非詩說疑亦是從前太於世變一事留意得重故只見得此意思大率向外底意思多切己底意思少所以自己日用之間都不得力前書因論陸子靜處及說韓岩時話似已詳說此病奈何都不見察至今日然後始覺身心欠收拾乎兼此語前此已屢聞之恐今日所覺亦未必是眞覺也所謂秦漢把持天下有不由智力者乃是明招堂上陳同甫說底平日正疑渠此論未安不謂子約亦作此見爲此論也大抵讀書寬平正大者多失之不精

而精密詳審者又有局促狹巧之病雖云人之情僞有不得不察者然此意偏勝便覺自家心術亦漆得不好了近年此風頗盛雖純誠厚德之君子亦往往墮於其中而不自知所以區區常竊憂之而不願子約之爲之也子約何不試取論語孟子中庸大學等書讀之觀其光明正大簡易明白之氣象又豈有如此之狡獪切害處耶世路險窄已無可言吾人之學聖賢者又將流而入於功利變詐之習其勢不過一傳再傳天下必有受其禍者而吾道益以不振此非

細事也子約思之如何大事記尚有第十一卷半卷未寫今附元冊去幸爲寫足附來不須裁截粘背却恐與前後冊大小不同也此書固佳然所看論張湯公孫弘處亦不能無疑也

答呂子約

前書所喻正容謹節之功比想加力此本是小學事然前此不曾做得工夫今若更不補塡終成欠闕却爲大學之病也但後書又不免有輕內重外之意氣象殊不能平愚意竊所未安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爲本而講於聖賢親

切之訓以開明之此爲要切之務若通古今考世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爲補助耳不當以彼爲重而反輕凝定收斂之實少學賢親切之訓也若如此說則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已而在於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爲子思孟子則孤陋狹劣而不足觀必爲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之徒然後可以造於高明正大簡易明白之域也（八字乃來書本語） 夫學者既學聖人則當以聖人之教爲主今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具在彼以了悟爲高者既病其障礙而以爲不可讀此以記覽爲重者又病其狹小而以爲不足觀如是則是聖人所以立言垂訓者徒足以悞人而不足以開人孔子不賢於堯舜而達磨遷固賢於仲尼矣無乃悖之甚耶前書所示中庸詩頌西銘等說皆極精密意者後書所謂不能下心細意特一時憤激所發耳如其不然則不能下心細意於孔孟乃能下心細意於遷固何耶此則尤非區區所素望於賢者不敢不盡所懷也禮樂之云前此只恐未必史遷有此意耳正使有之乃是挾禮樂動化之權以爲智力把持之

用學者所以謹於毫釐之差而懼其有千里之繆者正爲此耳今不之察而遂指人欲爲天理吾恐其不止於議論之小失而且爲心術之大害也阡陌二字熹前說亦未是當如風俗通後說乃爲得之蓋阡之爲言千也陌之爲言百也遂人徑是百畝之界涂是百夫之界而二者皆從即所謂南北之陌畛是千畝之界道是千夫之界而二者皆橫即所謂東西之阡蓋二字名義本以夫畝之數得之決是井田舊制所本有若曰秦始爲之則決裂二字牽彊說合費氣力而無文理且井田既有徑畛之制而秦人去之則又何必更取東西南北之正以爲阡陌然後可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哉此細事不足辨或恐有助於古今事變之學耳徽録新書近方看得數卷大抵是用長編添修然亦有不盡處長編亦據曾布蔡絛爲多此二書雖無狀然亦見其不可掩者禍敗之釁豈偶然哉讀之令人憤鬱殊損道心也同父事解後得書亦甚噭噭前此蓋已作書慰勞之勸其因此一洗舊轍歛就繩墨若能相信矣焉却未必不爲福耳此事

向來朋友畏其辯博不究其是非而信奉其說遂無一言及於儆戒切磋之意所以使渠至此蓋有不得不任其責者子約旣敬之於此恐不可不盡情也叔晦必且家居待除象先呈身之說恐是且欲揚此虛聲以避守闕之嫌然亦不必如此也季和聞亦不爲久計相見勸其早歸亦是一事渠却甚歸心恭兄教誨與它人不同也誠之恐難說話蓋本是氣質有病又被社撰扛夯作壞了論其好處却自可惜也恭兄文字狀子已投之當路如醉如夢面前事尚不能管得何可望以此等但近日百怪競出不可禁遏又甚於前此既無可柰何但當脩其本以勝之早爲收拾平生文字訓說之略成書而可傳者著爲篇目而公傳道之則彼託眞售僞者將不禁而自息矣若但築堤堙水決無可救之理也

答呂子約

熹再叨祠祿遂爲希夷法眷冒忝之多不勝慚懼今年病軀粗覺勝前時但心目俱昏不堪繙閱深以爲撓耳所喻向來立論之偏近日用功之實甚慰所望兩卷所論皆精義也其間亦有

鄙意未合處具之別紙幸更思之或猶未安却更反復極論以歸至當乃佳耳同父後來又兩得書已盡底裏答之最後只問他三代因甚做得盡漢唐因甚做得不盡見賴著聖賢在面前因甚不學而必論漢唐覓他好處并文中子一併破除一上似頗痛快著題未知渠後如何做轉身一路也可因書扣之令錄去此無人寫得也（兩書皆引惟精惟一者是）來書亦於智力二字必竟看不破放不下殊不知此正是智力中之仁義賓中之主鐵中之金若苦向這裏覓道理便落在五伯假之以下規模裏出身不得孟子董子所以拔本塞原斬釘截鐵便是正怕後人似此拖泥帶水也熹嘗語此間朋友孟子一生忍窮受餓費盡心力只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今日諸賢苦心勞力費盡言語只成就枉尺直尋四字不知諸說在甚麽處此話無告訴處只得仰屋浩歎也史遷固非班范之比然便以爲學者於此不可有所未足而欲專就此處尋討道理則亦陋矣公謹前日一二書來問所疑覺得却似稍通曉勝往時也此一等人不能談王說霸然終是

慤實謹厚是這一邊人鄙意近來覺得只愛此等人也兩卷之說今亦不能易紙仁字固不可專以發用言然却須識得此是箇能發用底道理始得不然此字便無義理訓釋不得矣且如元者善之長便是萬物資始之端能發用底本體不可將仁之本體做一物又將發用底別做一物也平旦之氣以下一節譬喻得不甚相似至以元氣淋漓星斗清潤爲利貞之象亦不可曉合而言之一句文意亦似未安大抵仁之爲義須以一意一理求得方就上面說得無不通

貫底道理如其不然即是所謂儱侗真如顢頇佛性而仁之一字遂無下落矣向來鄙論之所以作正爲如此中間欽夫蓋亦不能無疑後來辨析分明方始無說然其所以自爲之說者終未免有未親切處須知所謂純粹至善者便指生物之心而言方有著實處也今欲改性之德愛之本六字爲心之德善之本而天地萬物皆吾體也但心之德可以通用其他則尤不著題更須細意玩索庶幾可見耳求其放心與克己復禮恐亦不可分爲兩事蓋放却心即視聽言動皆非禮非禮而視聽言動即是放却心此處不容更作兩節今所論却似太支離也養氣一節只說得程子意若論孟子門庭指意又却不然至大至剛只合四字爲句以直養而無害此直字便是上文縮字下文義字孟子之意只是說每事做得是當即自然無所愧怍意象雄豪所以雖當大任而無所畏懼耳推其本原固未有不立敬而能集義者然此章之意則未及夫敬字也此自程子門庭功夫因此說出來耳易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乃指著卦

而言之推之天下萬物無一不如此者初不爲心而發而遂不可以言性也五峯議論似此拘滯處多惜乎不及其時而扣之反復究窮必有至當之論也孝悌則心下心下則此心溥此意甚巧然却走了孝悌二字親切本意若但如此則只單舉兩字亦得不必云孝悌矣此蓋本因立下仁人心也四字要得貫穿許多去處道理又怕惹著愛字故不免有此牽彊似不必如此却只成立議論做文字也未知焉得仁文義句讀恐亦不如此若如此說則前所謂不知其仁

等句又作如何說耶程子所謂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止是賛歎仁字之言非是直解字義如云仁者天下之正理此亦只是包含在内不可便以此爲盡得仁字之義也正顔色斯近信矣蓋謂學者平日心不誠實則雖正顔色而不免於欺僞如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故以正顔色而能近信爲貴耳亦非如來示注中所云也論語所記有失無失須見到夫子地位方判斷得今此所論亦侏儒之觀優耳吾人但當玩索涵養以到爲朗自不必如此預先安排此等閑

議論無益於學也所過者化程子於易傳中引之（革九五）及其語録中說似皆以爲身所經歴處人化其德此意平實亦與上下文意相應似不必更爲他說若論人心本虚事物過了便無朕迹却自不妨有此理也凡此數說不知賢者以爲如何如有未安幸更反復也

答呂子約

自頃承書有專介存問之約日望其至忽得郭希呂書聞嘗感疾不輕甚以爲慮而無從附問但切懸情前日使至忽領手書未及發視亟問來人知已無他憂疑頓釋既而細讀乃審向來疾證誠亦可畏今幸平復而又自能過意調攝尤副所望比日竊惟體候益佳健矣但來書以爲勞耗心力所致而諸朋友書亦云讀書過苦使然不知是讀何書若是聖賢之遺言無非存心養性之事決不應反至生病恐又只是太史公作祟耳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著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

事耶況以子約平日氣體不甚壯實豈可直以耽書之故遂忘飢渴寒暑使外邪客氣得以乘吾之隙是豈聖人謹疾孝子守身之意哉今既能以前事爲戒凡百應酬計亦例加節嗇然區區之意於此猶不能忘言更祝深以門户道學之傳爲念幸甚幸甚枉尺直尋素未嘗以此奉疑也但見頃來議論一變如山移河決使學者震蕩回撓不問愚智人人皆有趍時徇勢馳騖功名之心令人憂懼故不得不極言之蓋非獨爲子約惜實爲伯恭惜又重爲正獻滎陽諸公

懵也漢唐本體々々是智力就中有暗合處故能長久如此言之却無過當但若講得聖門學問分明則此固無足言者而王道正理未嘗一日而可無者亦不待引此然後爲有徵也設若援引下根亦只須略與說破只是便須救拔得他跳出功利窠窟方是聖賢立教本指今乃深入其中做造活計不惟不能救得他人乃并自已陷入其中而不能出豈不誤哉陳正已書來說得更是怕人今録所答渠書去幸一觀此尤可爲歎息也仁字之說論之愈詳愈覺迷昧然竊恐所謂秖就發用之端而言則無由見仁之本體只此一句便是病根也蓋孟子論仁雖有惻隱人心之殊程子於此亦有偏言專言之別然若實於惻隱之偏言處識得此人心專言者其全體便可見今只爲於此認得不真故不能有以識其全體乃欲廣大其言以想象而包籠之不知言愈廣大而意愈不親切也程子之言惟穀種一條最爲親切而非以公便爲仁者亦甚縝密今乃反皆不認而必以易傳偏旁贊歎之言爲直解字義則不惟不識仁亦錯看了易傳矣克己復禮前說已得之却是看得不子細說答了今承再喻愈詳密無疑矣浩然之氣一章恐須先且虛心熟讀孟子本文未可遽雜他說俟看得孟子本意分明却取諸先生說之通者錯綜於其間方爲盡善若合下便雜諸說混看則下梢亦只得周旋人情不成理會道理矣近日經說多有此弊蓋已是看得本指不曾分明又著一尊畏前輩不敢違異之心便覺左右顧瞻動皆窒礙只得曲意周旋更不復敢著實理會義理是非文意當否矣夫尊畏前輩謙遜長厚豈非美事然此處纔有偏重便成病痛學者不可不知也又非義襲而取之句內亦未見外面尋義理之意請更詳之橫渠先生言觀書有疑當且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法最妙凡言易者多只是指著卦而言著卦何嘗有思有爲但只是扣著便應無所不通所以爲神耳非是別有至神在著卦之外也曾子告孟敬子三句不是說今日用功之法乃言平日用功之效如此看得文義方通來喻糾紛殊不可曉也不知其仁之說恐未安且未論義理只看文勢已自不

通若更以義理推之尤見乖戾矣蓋知自實知仁自是仁孔門教人先要學者知此道理便就身上着實踐履到得全無私心渾是天理處方喚作仁如子路諸人正爲未到此地故夫子不以許之非但欲其知之而已也若謂未知者做得皆是而未能察其理之所以然則諸人者又恐未能所爲皆是固未暇責其察夫理之所以然也

答呂子約

日用功夫比復何如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

原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間斷底事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熹亦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證候不同然其忘己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霸將經世事業別作一箇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相去遠不得面論書問間終說不盡臨風歎息而已

答呂子約

所論爲學之意比向來儘正當矣但所謂省節視聽及閑得心地半時便是半時功夫者卻似微有趣靜之偏所謂鬼神雖無形聲可求而須著視聽者又似推求考索之過由前之說且可爲目前養病之計而非所以爲學由後之說則不惟義理有差而亦非所以休養已憊之精神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四十七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四十八

書（問答一本作知舊門人問答）

答呂子約（丁未五月十三日）

聞後來有來依講席者斆學之功交相為助政自不惡但所論經指頗覺支蔓如云維清一篇又周禮之所寓此等議論又支蔓之尤甚者只似時文如此即我將亦周禮之所寓矣太皞皐陶之祀一旦廢絶固足以見世衰道喪之徵然其未泯則於世道却未能大有所扶助如胡致堂兄弟極論關雎專美后妃之不妬忌而以獨孤亡隨為證熹嘗論之以為妬忌之禍固足以破家滅國而不妬忌之美未足以建極興邦也此等處恐皆是道理太多隨語生解要須滌除令胸次虛明直截然後真箇道理方始流行不至似此支蔓勞攘徒為心害有損無益也詩說鄙意雖未必是然看子約議論如此自是無緣得契合更請打併了此一落索後看却須有會心處也

答呂子約（丁未七月三日）

示諭維清須句二義既是真實見得足以自信則亦何待他人之言但鄙意覺得此般偏旁字搭議論無光明正大氣象終不甚喜聞故前此輒爾獻疑而今雖承誨諭之悉竟亦不能深曉也戰國時秦趙出伯益齊出舜楚出祝融魏出畢公燕出召公韓亦姬姓之國此獨非聖賢之後耶又有一事向讀元城譚録論劉壯輿字畫處嘗疑其言之過以今觀之則似信而有徵者不審明者以為如何公謹之言不記云何來喻云云得無有尤人之意耶

答呂子約（九月十三日）

日用功夫不敢以老病而自懈覺得此心操存舍亡只在反掌之間鄉來誠是太涉支離蓋無本以自立則事事皆病耳來喻拈出劉康公語甚善甚善但上面蹉却話頭恐亦是義理太多費了精神故向裏時少耳詩說久已成書無人寫得不能奉寄亦見子約專治小序而不讀詩故自度其說未易合而不寄耳謂變風止乎禮義其失甚明但若只以小序論之則未見其失耳讀古人書直是要虛著心大著肚高著眼方有少分相應若左遮右攔前拖後拽隨語生解

節上生枝則更讀萬卷書亦無用處也易書以已納去何爲未見恐此誤記後便喻及却納去此亦是見近日說者多端都將自然底道理穿鑿壞了固不得已而出之耳聞子約教學者讀禮甚善然此書無一綱領無下手處頃年欲作一功夫後覺精力向衰遂不敢下手近日潘恭叔討去整頓未知做得如何但禮文今日只憑注疏不過鄭氏一家之說此更合商量耳齋中見作如何理會必有一規摸榜轍因風幸示一二也又聞講授亦頗勤勞此恐或有未便今日

正要清源正本以察事變之幾微豈可一向汨溺於故紙堆中使精神昏弊失後忘前而可以謂之學乎

答呂子約

聞欲與二友俱來而復不果深以爲恨年來覺得日前爲學不得要領自做身主不起反爲文字奪却精神不是小病每一念之惕然自懼且爲朋友憂之而每得子約書輒復恍然尤不知所以爲賢者謀也且如臨事遲回瞻前顧後只此亦可見得心術影子當時若得相聚一番被此極論庶幾或有判决之助今又失此幾會極令人悵恨也訓導後生若說得是當極有可自警省處不會減人氣力若只如此支離漫無統紀則雖不教後生亦只見得展轉迷惑無出頭處也

答呂子約

示喻授學之意甚善但更須小作課程責其精熟乃爲有益若只似日前大浪長啜貪多務速即不濟事耳洒掃應對乃小子之學今既失之於前矣然既壯長而專使用力於此則恐亦無

味而難入要須有以使之內外本末兩進而不偏乃爲佳耳向見說書旁推曲說蔓衍太多此是大病若是初學便遭如此纏繞即展轉迷闇無復超脫之期矣要當且令看得大意正當精約則其趣味自長不在如此支離多說也

答呂子約（十一月二十七日）

子合到此亦略能言彼中相聚曲折云子約頗訝熹書中語太峻不記是何事若只是說易處則來書又有權術及伯恭心迹未明等語殊不可曉竊恐今亦不須如此支蔓只且做一不知

不會底人虛心看聖賢所說言語未要便將自家許多道理見識與之爭衡退步久之却須自有箇融會處蓋自家道理見識未必不是只是覺得太多了却似都不容他古人開口不覺蹉過了他說底道理耳至如前人議論得失今亦何暇為渠分疎且求取自家目今見處是要切事若舍却自已又求那一頭則轉見多事不能得了矣前日借得荆公日錄閑看其論某人但能若古未能稽古此等說話想平日已知其失而笑之然不知其病所以至此者亦只是道理太多不得聖賢言語中下一兩箇閑慢字便著緊說出許多道理來塡塞得更轉動不得只此便是病根未論所說之邪正得失也所論易是聖人模寫陰陽造化此說甚善但恐於盡其言處未免多著道理說殺了耳此非面論未易究竟然向於啓蒙後載所述四言數章說得似已分明卒章尤切不知曾細看否幸試考之有所未安却望見教也對班在何時今日極難說話而在疎遠為尤難看得且只收斂得人主心念不至大段走作是第一義其他道理非不可說只恐說得未必應急救病耳若此處不下功夫便要鬭騰拼洗子安靜和平底家計做艱難辛苦底功夫恐尤不相當耳禮書已領但喪禮合在祭禮之前乃是只恐不欲改動本書卷帙則且如此亦不妨也但士族人祭禮都無一字豈脫漏耶若其本無則亦太草草矣鄉人欲者甚多便欲送書坊鏤版以有此疑更俟一報幸早示及也恰寫至此忽報已有農簿之命此亦可喜但不知不蹉却對班否人恐釋奠祭器等文字又因循也然舊同官有可語者得更叮囑之尤佳幾道且得改秩亦是一事其弟在此亦佳台州又有一師鄭者在此亦儘知用力不易得也子欽恨未識面寄得禮圖來甚精未暇細考此却好一員禮官也但說易亦多瑣碎穿穴耳十弟事不知竟如何今日一箇風俗如此不知士大夫是何等見識也別紙數事皆切中其病如偏執闒踈貴氣之云尤是親切一種樂因循者已不足言其有作為之意又有此病豈天固不生材於今日耶前日因饒廷老去嘗寄聲藹箴之不知能聽受否奉常差彊人意但覺亦欠

尋細商量甚恨前此匆匆不能甚欵也其可喜處却是簡潔而不支蔓故力寡而勢不分又沈靜而有思量故機圓而語有力若安排得在要地須儘可望也叔昌必已之官同父爲況如何頗亦謀所以善後之計否因書幸痛箴之此却是箇改過遷善底時節幾會所謂乃今可爲者正謂此耳切告留念

答呂子約

示喻日用功夫如此甚善然亦且要見得一大頭腦分明便於操舍之間有用力處如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自家手裏不是謾說求其放心實却茫茫無把捉處也公而以人體之只是無私心而此理自然流行耳非是公後又將此意尋討他也

答呂子約

所示日用功夫大慰所望舊讀胡子知言答或人以放心求放心之問怪其覼縷散漫不切嘗代之下語云知其放而欲求之則不放矣嘗恨學者不領此意今觀來論庶幾得之矣所論必有事焉鳶飛魚躍意亦甚當孔子只說箇先難後獲一句便是這話後來子思孟子程子爲人之意轉切故其語轉險直說到活潑潑地處耳知得如此已是不易更且虛心寬意不要回頭轉腦計較論量却向外面傳觀衆理益自培殖則根本愈固而枝葉愈茂矣若只於此靜坐處尋討却恐不免正心助長之病或又失之則一蹴而墮於釋子之見矣亦可戒也讀書如論孟是直說日用眼前事文理無可疑先儒說得雖淺却別無穿鑿壞了處如詩易之類則爲先儒穿鑿所壞使人不見當來立言本意此又是一種功夫直是要人虛心平氣本文之下打疊交空蕩蕩地不要留一字先儒舊說莫問他是何人所說所尊所親所憎所惡一切莫問而唯本文本意是求則聖賢之指得矣若於此處先有私主便爲所蔽而不得其正此夏蟲井蛙所以卒見笑於大方之家也且如向來主張史記時變之學以近日都人觀美出涕沱若之章觀之亦可見其流弊之所極矣此乃前人有醇德而無虛心之弊反爲所誘以墮一偏之見今日子第欲發其所長而覆其所短正在專於自己分

上公聽並觀打破前來窠臼乃可以發明前人本來心事之正而使學者戒其所偏此在子約比之他人又有此一重擔負尤不可以不勉也

答呂子約

誨諭工夫且要得見一箇大頭腦便於操舍間有用力處如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我手裏不是漫說收其放心某蓋嘗深體之此箇大頭腦本非外面物事是我元初本有底其曰人生而靜其曰喜怒哀樂之未發其曰寂然不動人汨汨地過了日月不曾存息不曾實見此體段如何會有用力處程子謂這箇義理仁者又看做仁了智者又看做智了百姓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此箇亦不少亦不剩只是人看他不見不大段信得此話及其言於勿忘勿助長間認取者認乎此也認得此則一動一靜皆不昧矣惻隱羞惡辭遜是非四端之著也操存久則發見多忿懥憂患好樂恐懼不得其正也放舍甚則日滋長記得南軒先生謂驗厥操舍乃知出

入乃是見得主腦於操舍間有用力處之實話蓋苟知主腦不放下雖是未能常常操存然語默應酬間歷歷能自省驗雖非實有一物在我手裏然可欲者是我底物不可放失不可欲者非是我物不可留藏雖謂之實有一物在我手裏亦可也若是謾說既無歸宿亦無依據縱使彊把捉得住亦止是襲取夫豈是我元有底耶愚見如此敢望指教（省驗一作有驗）

此段大槩甚正當親切（操存久則發見多放舍甚則日滋長此二句甚好）

誨諭胡子知言舉或人以放心求心之問性其覼縷散漫不切替代之下語云知其放而欲求之則不放矣某竊謂或者之問元不識心體所對雖欲使人察夫良心之苗裔致操存之功然說得驚惶不縝容便是用功處未到恐方說時亦未免是放也自家所知固有廣狹淺深處然曾云云最緊則是我元初者非我元初者賓妄客主亦豈不識箇體段模樣操存稍熟則省察浸精省察浸精則操存愈固昨之所謂非放者今猶覺其為放昨之所謂相近者今

猶覺其尚遠近看遺書說修辭立其誠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又說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来自能尋向上去

下學而上達此語方是不覼縷散漫自覺用力雖未能敏勇然實欲從事於斯也又甞深自體驗固是知其放而求之則不放然其間幾多艱難曲巧方其志不勝氣其爲抑遏掩蔽心固知之如醉中知醉而未醒夢中知夢而未覺非澄治平帖亦未易遽存及其身心

向裏有頓放處非不是我来爲主然浮念忽起病根隱然又思乎此也方有端緒他思便来間之展轉牽引把捉不住近得一法於致思之時而思慮忽起若所當思也則便以筆識之不使之累吾心（然亦雖業論孟適有所感當便尋繹則只得放下元初所思却致思乎此）若非所當思也則當深省而消去之亦頗有效驗第於主一功夫未至不能如程子所謂使他思時方思然且得隨力量如此存察更望指教

此意大槩亦好但太支蔓不直截不覺却將此心放了恐當一切掃去且將所代五峯一語畧曉提撕令有箇要約處乃佳不然又似程子說溫公爲中所亂矣

誨諭謂必有事焉鳶飛魚躍孔子只說箇先難後獲一句便是這話後来子思孟子程子爲人之意轉切故其語轉險直說到活潑潑地某竊謂此箇義理固是自家元有底無少無剩初無差異然亦須實見到這裏不可少有鶻突聖賢設教固不越於下學而上達然著書立言必有不容已者如鳶飛魚躍子思

雖以上下察爲言固已示諸人然非得伊洛諸君子弄拈掇出来如何理會得是子思喫緊爲人處其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纔說得親切與我相應又曰會得活潑潑地不會得時只是弄精魂則又恐人將此玩弄走作以爲神通妙用却入私意却成助長却失了元初本有底其爲害又不特入於語險而已大抵窮理工夫若不能認取則非我所及者皆爲涉虛若能認取則一動一靜文理流行莫非無極之真也（程子又云勿忘勿助只是養生之法不識

（注養生此語極善蓋識箇主腦則勿忘勿助而養而無害非勿忘勿助是本體於勿忘勿助之間認取本體也）此全在學者於己分上實自體認方信得聖賢之言先儒之論都是將實得者說與人不是說分外事顧我之領略淺深何如耳敢望誨示

此段看得亦未親切須知必有事焉只此一句便合見得天理流行活潑潑地方要於此著意尋討便窒礙了如說先難只此二字已見得為仁工夫然於此處才有計較便夾雜了故才說上句便說下句以急救之如方安頓一物在此又便即時除却是非教人先安排此有事勿正之兩端而就其中以求之也

誨諭謂只於靜坐處尋討却恐不免助長之病或又失之則一跳而墮於釋氏之見某自顧渙散之久近稍收拾粗有靜養工夫然工夫淺薄客慮猶多雖未至便有此病然亦豈敢不常自警省也兼亦自覺未墮釋氏之見者蓋釋氏是從空處求吾儒是自實處見喜怒哀樂之未發初非空無寂然不動本皆完具釋氏於此看得偏闕所以隨在生病又元者善之長底意思釋氏既不識元統類離群以寂滅為樂反指天地之心為幻妄將四端苗裔遏絕閉塞不容其流行若儒者則要於此發處認取也近看周子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之語頗有所省夫動而無動則靜不有止靜而無靜則動不森然此雖非天下之至神不能與於此然一動一靜之本體蓋元如是因此靜存動察既無交互亦不落空今所慮者非在於墮釋氏之見乃在於日用之間主敬守義工夫自不接續而已若於此能自力則敬義夾持此心少放自不到得生病痛也所見如此更願指誨

此正如明道所說扶醉人語不溺於虛無空寂即淪於紛擾支離矣

誨諭讀書如論語孟子是直說日用眼前事文理無可疑先儒說得雖淺却別無穿鑿壞了處如詩易之類則為先儒穿鑿所壞不見當來立言本意此又是一種功夫直是要人虛心平氣本文之下打疊交空湯蕩地不要留先儒一字舊說莫問他是何人所說所尊

所親所憎所惡一切莫問而唯本文本義是求則聖賢之指得矣其深惟訓誨真可謂直截指示雖非某所及未能言下即承然敢不默會此意第有所欲論辨當吐露者亦不敢不詳陳之某往者讀書有時自驗於會心處固有不待注釋訓說而見得明白然此心稍有蔽虧即便忘失且又閱理不熟大指精義弗能致察若非自生意見即便讀過不覺終歸之因循鶻突而已日來豈敢以為能讀稍能收拾身心有箇主腦義理之實漸漸相親玩索先覺所說時時有契於心反復讀之其於本文本義固能打疊到空蕩蕩田地然於用意深處漸能進其所知隨其文義亦各各見所說著落因此見得讀書之法固是要見得立言本意不要繳繞支離然須是自有工夫使義理來相浹洽方能與書相應若與書相應始能善思過其精微而意味無窮雖當讀時固不可先留舊說在胷中然虛心平氣待其自見有意要掃去他亦不得苟要掃去則又是我底意見亦未必是真實指義也如

讀易只以程子易傳為主非不知象占為不可廢然文王夫子作彖象文言大傳所發明者卻不在於象上直是要人得其辭以通其意其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間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詞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其曰至微者理至著者象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其曰乾坤為易知諸卦為難知今學者不求諸象占固有所闕然學有本末若未能玩索乎此而欲求之於象占則於程子備於詞在其中之意不能無失也又自孟子後易書非不以象占而傳然非所謂自秦而下其學不傳者果何所指耶雖所見如此然先生謂又是一種工夫則殊未詳更望指教也

大凡讀書須是虛心以求本文之意為先若不得本文之意即是任意穿鑿如說會心處之類正是大病根本如易之詞乃是象占之詞若舍象占而曰有得於詞吾未見其有得也此皆過高之弊所以不免勞動心氣若以

虛心以玩本文自無勞心之害

誨諭公而以人體之只是無私心而此理自然流行耳非是公後又將此意思尋討也其深味此語固是恐人添箇意思尋討然覺得下語自傷於快竊謂仁固難名以覺名仁而覺非仁也以愛名仁而愛則屬情也以公名仁特近仁耳亦難指公爲仁也先生謂仁者愛之理別出性情最爲明白然程子公而以人體之意則於公字上兼愛之理意思言之蓋公雖近仁然又須實下工夫物物皆體若有扞格各不相貫屬便有未仁若只是說箇公字便此理自流行却欠却體仁工夫也又近看南軒先生復卦贊有云其在於人純是惻隱勁底以斯則非天命曰義禮智位雖不同條敍所基脉絡流通及近來玉山所刻先生講說於程子所謂偏言之則一事專言之則包四者雖未能昭晰然却見得此意脉分明其曰偏言則本末次第不可以混言其曰專言則莫不始於此本於此而皆一貫

也孟子論乍見孺子怵惕惻隱之心便說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仁無羞惡之心非義無辭讓之心非禮無是非之心非智其只舉惻隱一端發見處示人餘三端更不一一拈出夫豈有所略哉蓋此乃良心苗裔發見最先處乃天地之心萬物之元必自此而後流行不息亨而利貞則是章雖曰偏言而所謂專言之者亦不離此矣

仁是本來固有之理不因公而有特因公而存爾如溝渠窒塞故水不通流去其窒塞則水流矣水固不因去塞而有然亦非既去其塞而又別有一段工夫使水流通也以此推之所論之得失自見矣又論偏言專言處語意未瑩使人難曉

答呂子約

代語之喻甚善妄爲此語今已是十餘年每以告人無領略者今乃得子約書知其爲切要之語始有分付處也但前日張冨婦所惠書所論或問中語却似未安請且自反於心分別未發已發界分令分明却將冊子上所

說來合看還是如此否自心下看得未明便將衆說田互恐轉生迷惑斷置不下也且如子約平生還曾有耳無聞目無見時節否便是祭祀若耳無聞目無見即其升降饋奠皆不能知其時節之所宜雖有贊引之人亦不聞其告語之聲矣故前旒黈纊之說亦只是說欲其專一於此而不雜他事之意非謂奉祭祀時都無見聞也（所謂王乃在中左無文步蹝讀書最忌如此支蔓）況又平居無事之時乎故程子云若無事時耳須聞目須見既云耳須聞目須見則與前項所荅已不同矣又安得曲爲之說而彊使爲一義乎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者而無所知所覺之事此於易卦爲純坤不爲無陽之象若論復卦則須以有所知覺者當之不得合爲一說矣故康節亦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此至微至妙處須虛心靜慮方始見得若懷一點偏主彊說意思即方寸之中先自擾擾矣何緣能察得彼之同異耶

荅呂子約

所示四條其前二義雖有小差然猶不至難辨

各已略報去矣至於未發浩氣二義則皆雜亂膠轕不可爬梳恐非一朝之辨所能決本欲置而不論以俟賢者之自悟又恐安於舊說未肯致疑不免略荅其端千萬虛心垂聽不可一向支蔓固執只要彌縫前人闕誤不知却礙自家端的見處也蓋今所論雖累數百言之多然於中庸但欲守程門問者之說謂未發時耳無聞目無見而已於浩氣之說但欲謂此氣元是配合道義而成無道義則氣爲之餒而已其他援引之失皆緣此文以生異義自爲繁冗若一一究析往復不已則其說愈繁其義愈汨而未必有益故今奉勸不若只取子思孟子之言虛心平看且勿遽增他說只以訓詁字義隨句略解然後反求諸心以驗其本體之實爲如何則其是非可以立判若更疑著則請復詳論之夫未發已發子思之言已自明白程子數條引寂然感通者皆與子思本指符合更相發明但荅呂與叔之問偶有凡言心者皆指已發一言之失而隨即自謂未當亦無可疑至遺書中纔思即是已發一句則又能發明子思言外之意蓋言

不待喜怒哀樂之發但有所思即爲已發此意已極精微說到未發界至十分盡頭不復可以有加矣問者不能言下領略切已思惟只管要說向前去遂有無聞無見之問據此所問之不切與程子平日接人之嚴當時正合不答不知何故却引惹他致他如此記録前後差舛都無理會後來讀者若未敢便以爲非亦且合存而不論今却据守其說字字推詳以爲定論不信程子手書此固未當之言而寧信他人所記自相矛盾之說彊以已發之名侵過未發之實使

人有生已後未死已前更無一息未發時節惟有爛熟睡著可爲未發而又不可以立天下之大本此其謬誤又不難曉故或問中粗發其端今既不信而復有此紛紛之論則請更以心思耳聞目見三事校之以見其地位時節之不同蓋心之有知與耳之有聞目之有見爲一等時節雖未發而未嘗無心之有思乃與耳之有聽目之有視爲一等時節一有此則不得爲未發故程子以有思爲已發則可而記者以無見無聞爲未發則不可若苦未信則請更以程子之

言議之如稱許渤持敬而注其下云曷嘗有如此聖人又每力誡坐禪入定之非此言皆何謂耶若必以未發之時無所見聞則又安可譏許渤而非入定哉此未發已發之辨也若氣配道義則孟子之意不過曰此氣能配道義若無此氣則其體有不充而餒然耳此其賓主向背條理分合略無可疑但粗通文理之人無先入偏滯之說以亂其胷次則虛心平氣而讀之無不曉會若反諸身而驗之則氣主乎身者也道義主乎心者也氣形而下者也道義形而上者也

雖其分之不同然非謂氣在身中而道義在皮外也又何嫌於以此配彼而爲崎嶇詰曲以爲之說曰道義本存乎血氣但無道義則此氣便餒而止爲血氣之私故必配義與道然後能浩然而無餒乎（語勢不順添字太多不知有何憑據見得如此）若果如此則孟子於此當別有穩字以盡此意之曲折不當下一配字以離二者合一之本形而又以氣爲主以倒二者賓主之常勢也且其上既言其爲氣也以發語而其下復言無是餒也以承之則所謂是者固指此氣而言若無此氣則體有

不充而餒然矣若如來喩以是為指道義而言若無此道義即氣為之餒則孟子於此亦當別下數語以盡此意之曲折又不當如此倒其文而反其義以疑後之讀者如今之云也且若如此則其上本未須說以直養而無害其下亦不須更說是集義所生矣今乃連排三句只是一意都無向背彼此之勢則已甚重複而太繁冗矣而其中間一句又如此其暗昧而不分明如此其散緩而無筋骨依以誦說使人迷悶如口含膠漆不可吞吐竊意孟子胷中明快洒落其發於言語者必不至於如此之猥釀而紕繆也又況來喩已指無是而餒者為浩氣於前矣其後又謂無道義則氣為之餒而但為血氣之私不亦自相矛盾之甚耶若程子之言則如以金為器積土成山之喩皆有不能使人無疑者來喩雖亦不敢據以為說然其所慮恐為二物者亦程子之常言今又不察其施安之所當而冒取以置於此也其他分別血氣浩氣小體大體皆非孟子正意而妄為離合却自墮於二物之嫌原其所以只因配義與道一句不肯依文解

義著實平說故須從頭使作如此手勢翻弄乃可以逾濫遷就委曲附會而求其通耳（孟子言毋暴其氣而釋之以氣體之充又言其為氣也而指之曰無是餒也是數語者首尾相應表裏相發其所指者止一物耳今乃以無暴者為血氣論其為氣者為浩然而又恐犯二物之戒故又為之說曰浩氣不離乎血氣徒為紛擾曾添冗長皆非孟子之本意也）今亦不暇悉數以陷於來喩之覆轍然只如此說已覺不勝其冗矣幸深思之且以自己分上明理致知為急不須汲汲以救護前輩為事蓋其言之得失白黑判然已不可掩救之無及又況自家身心義理不曾分明正如方在水中未能自拔又何暇救他人之溺乎但所云未發不可比純坤而當為太極此却不是小失不敢隨例放過且試參扣若以未發為太極則已發為無極耶若謂純坤不得為未發則宜以何卦為未發耶竊恐更宜靜坐放教心胷虛明淨潔却將太極圖及十二卦畫安排頓放令有去著方可下語此張子所謂濯去舊見以來新意者也如決不以為然則熹不免為失言者不若權行倚閣之為愈不能如此紛拏遶聒徒費心力有損而無益也

答呂子約

張元德訓道爲行固爲踈闊子約非之是也然其所說行字亦不爲全無來歷今不就此與之剖析而別引程子沖漠氣象者以告之故覺得有墮於窈冥恍惚之病（程子所說乃因對義而言故自有歸著而不爲病）而所以破其說者又似彼東我西不相領略此乃吾之所見自未透徹未免臆度籠罩而彊言之所以支離浮汎而不能有所發明也若如鄙意則道之得名只是事物當然之理元德直以訓行則固不可當時若但以當行之路答之則因彼之說發吾之意而沖漠之云亦自通貫矣今且以來示所引一陰一陽君臣父子形而上下沖漠氣象等說合而析之則陰陽也君臣父子也皆事物也人之所行也形而下者也萬象紛羅者也是數者各有當然之理即所謂道也當行之路也形而上者也沖漠之無朕者也若以形而上者言之則沖漠者固爲體而其發於事物之間者爲之用若以形而下者言之則事物又爲體而其理之發見者爲之用不可槩謂形而上者爲道之體天下達道五爲道之用也元德所云道不能以自行以下自無病而答語却說開了（其說自是好語但參他不著爾）今更爲下一語云形而上者謂之道物之理也形而下者謂之器物之物也且試屛去他說而只以此二句推之若果見得分明則其他說亦自通貫而無所遺也

答呂子約

所以不以元德以道訓行爲然者蓋以道爲行則道非行字所能盡又須以所以行者言之則毋乃欲一而反二乎故以程子道有沖漠氣象告之欲渠深探夫峻極之體而默識夫無聲無臭之妙則自知非行之一字所能盡若謂當行之路則恐秖可言達道耳於論道之源則恐難如此著語也形而下即形而上者易傳謂至微者理即所謂形而上者也至著者象即所謂形而下者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則雖形而上形而下亦只是此箇義理也

元德所說之病前書盡之如來喻之云却攻他不著恐是只見自家底是於鄙論却未深考也謂當行之理爲達道而沖漠無朕爲道之本者

此直是不成說話不謂子約見處乃只如此亦無怍他說之未契也須看得只此當然之理冲漠無朕非此理之外別有一物冲漠無朕也至於形而上下却有分別須分得此是體彼是用方說得一源分得此是象彼是理方說得無間若只是一物却不須更說一源無間也

元德訓道爲行使似来喻訓學爲義理之蘊一般一則以所能爲能一則以能爲所能也（佛書有能與所能之說能謂人所做作所能謂人所做作底事其分別文義亦甚密如道則所能之謂學即所謂能也如今小兒㬌對看花折枊看與所以此能花折枊是所能此不可亂也）此等

倫類尚不能通是乃心意大段麤在豈能及其深微之奧耶

答呂子約（下論語新論同戊午二月五日）

所謂五帝紀所取多古文尚書及大戴禮爲主爲知所考信者然伏羲神農見易大傳乃孔聖之言而八卦列於六經爲萬世文字之祖不知史遷何故乃獨遺而不錄遂使史記一書如人有身而無首此尚爲知所考信者耶

太史公之洋洋美德即蘇黄門之騶虞竊脂觀其下文全書不知還撐柱得此數句起否學者

於聖人之道徒習聞其外之文而不考其中之實者往往類此王介父所以惑主聽而誤蒼生亦只是此等語耳豈可以此便爲極摯之談而躋之聖賢之列屬以斯道之傳哉（以此等議論爲極至便是自家見得聖賢道理未曾分明被他嚇倒也）

以史遷能叙卜式與桑羊爲伍又能不與管仲李克爲深知功利之爲害不知六國表所謂世異變成功大議卑易行不必上古貨殖傳譏長貧賤而好語仁義爲可羞者又何謂耶

伯夷傳辨許由事固善然其論伯夷之心正與

求仁得仁者相反其視蘇氏之古史孰爲能考信於孔子之言耶

謂遷言公孫洪以儒顯爲譏洪之不足爲儒不知果有此意否彼固謂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則彼所謂儒者其意果何如耶

所示數條不暇悉辨若以馬遷與班固並論則固不無優劣而其書數十萬言亦豈無好處但論其大旨則蘇氏兩語恐史遷復生不能自解免也今乃諱其所短暴其所長以爲無一不合

聖人之意推尊崇獎至與六經比隆聞有議其失者則涔然見於詞色奮拳攘臂欲起而扔之一何所見之低矮耶（此事不惟見偏識淺妄取差謬亂明聖人所以亦至犯子絜淅頑之成大為心術之害不可不知）

論語（一本接下無有字外下無則字）

學之為言蓋指義理之藴至於感孚而復有講習相滋之說自夫始學而所願者外則其本已虧矣謝氏坐如尸坐時習立如齋立時習觀聖人立言之旨有不在彼者尹氏學在已知不知在人微有立我之病

以義理之藴訓學字恐非字義不成文理後不重章更有說感孚之說與所願者外意似相反且程子於朋来之樂何故不如此說恐更當細思之尹氏說未見立我之病此章是說初學入道之門未須大段說得玄妙也

　鮮則和順積諸中者未厚所積者既厚其於逆理亂常之事可以保其必無也

犯上之過小作亂之罪大故其言之序如此非謂未厚已厚而然也務本道生是泛言以起下句之實集註之說宜更詳之

巧言令色鮮矣仁此章論明善之功

此章只是戒人勿為巧言令色如何便說得明善之功

　有所未習其傳或差如師之過商之不及不能不生流弊唯傳而習習而傳然後為得其正傳

傳不習乎文勢恐不如此曾子之學其傳不差乃是合下見得通透的確非習之功也若所見不是而徒習之愈增其誤耳讀書窮理須認正意切忌如此緣文生義附會穿究只好做時文

不是講學也

　敬以事言而信則無不盡也

信是與民有信期會賞罰不欺其民汎言之則魏文侯之期獵商君之徙木亦其類也不須如此高說失聖言之本意

　行有餘力而後學文夫豈以講切為可緩哉

書固不可不讀但比之行實差緩耳不然則又何必言行有餘力而後學耶

　究義理之藴言學者不可不究夫義理之藴也因此語為子夏之言而遂致疑於其間

以子夏之言為不如孔子亦未為恥不必如此回護但當虛心觀理而隨宜斟酌耳義理之蘊上著一究字此首章稍成文理然首章之義實當兼踐履而言故謝說亦不可廢若如所說卻只說得窮理一邊也

由乎中而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

由乎中而應乎外是推本視聽言動四者皆是由中而出泛言其理之如此耳非謂從裏面做功夫出來也制乎外所以養其中方是說做功夫處全是自外而內自葉流根之意非謂內外

交相養與此章之文本不相戾不須如此分疎也如視聽二箴云心兮本虛秉彝天性亦皆是推本而言若其功夫則全在制之於外閑邪勿聽處可更詳之向見叔昌之弟摹刻尹和靖所書四箴作由乎中所以應乎外嘗辨其謬後見尹書他本卻皆不錯然既有此誤則尹公想亦未免錯會其師之意也

答呂子約

戒懼於不睹不聞者乃謹獨之目而謹獨者乃戒懼於不睹不聞之總名似未可分為二事也今曰道固無適而不在而其要切之處尤在於隱微雖無所不謹而所謹者尤在於獨固欲學者用功轉加切近（云云）若末章潛雖伏矣不愧屋漏分為兩節雖可以各相附屬然前一節謂人所不見則屬乎人後一節謂己之所有則猶有迹比之己之不睹不聞則又有間矣今以人之所不見為謹獨意雖切而反輕以不愧屋漏為不睹不聞則又幾於躐等

來示所疑中庸首章數句文義亦通比之章句

之說尤省力而有味但以上文考之既言道不可須臾離即是無精粗隱顯之間皆不可離故言戒謹乎不睹不聞以該之若曰自其思慮未起之時早已戒懼非謂不戒謹乎所睹所聞而只戒謹乎不睹不聞也此兩句是結抹上文不可須臾離一節意思了下文又提起說無不戒謹之中隱微之間念慮之萌尤不可忽故又欲於其獨而謹之又別是結抹上文隱微兩句意思也若如來說則既言不可須臾離而當戒謹矣下句卻不更端而偏言唯隱微為顯見而不

可不謹其獨則是所睹所聞不隱不微之處皆可忽而不謹如此牽連即將上句亦説偏了只這些子意思恐於理有礙且於文勢亦似重複而繁冗耳所謂固欲學者用功轉加謹密熹之本意却不如此蓋無所不戒謹者通乎已發未發而言而謹其獨則專爲已發而設耳卒章所引潛雖伏矣猶是有此一物藏在隱微之中不愧屋漏則表裏洞然更無纖芥查滓矣蓋首章本静以之動卒章自淺以及深也且所不見非獨而何不動而敬不言而信非戒謹乎其所不

睹不聞而何若首章不分別即此等處皆散漫而無統矣

答吕子約

不睹不聞既即是隱微之間念慮之萌則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者蓋非別有一段工夫在戒懼不睹不聞之後明矣

只爲道不可須臾離與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不同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與謹獨不同所以文意各別今却硬説做一事所以一向錯了也

既以不睹不聞爲已所不知若能於此致謹則所謂隱微之間念慮之萌固已不能不謹

若果如此則上段文意已足不知何故又須再説必謹其獨耶（爲嘗有如此煩絮底聖賢）

不愧屋漏亦未免於微有迹也謂之表裏洞然更無查滓則恐幾於陵節矣

若猶有迹便是未能無愧於屋漏矣此段説得愈更支離若只管如此纏繞固執則只已見便爲至當之論亦不須更講論矣前書寫去已極分明只是不曾子細看先横着一箇人我之見在胷中於已説則只尋是處雖有不是亦瞞過

了於人説則只尋不是處吹毛求疵多方駁難如此則只長得私見豈有長進之理此亦便是論司馬遷底心也今更不能再説得只請將舊本再看將此兩節虛心體認只求其分勿求其合認來認去直到認得成兩段了方是到頭如其未然更不須再見喻也

來教又謂心之有思與耳之有聞目之有見爲一等時節

所圈出底字初看即疑恐當作知字而尋舊本未見不知當時的是何字又恐或是筆誤方欲

再請舊本來看子細剖析奉報偶後尋得舊本果是知字不知來喻何故如此錯誤豈舊本脫漏此一節耶如其不然則此等處尚爾踈略又安能得其精微之意耶元本兩行今再錄去可更詳之舊本云心之有知與耳之有聞目之有見爲一等時節雖未發而未嘗無心之有思乃與耳之有聽目之有視爲一等時節（云云） 再看來書他處所説已有知字即是舊本元無脫漏是直看得草草將知字思字作一樣看耳

前書無聞無見之説只做未有聞未有見平看過若看得過重以爲無所聞無所見則誠近於異端矣

未有聞見與無所聞見平看重看不知如何分別更請子細説

謂未有聞未有見爲未發所謂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不知衆人果能有此時乎學者致知居敬之功積累涵養而庶幾有此爾

子思只説喜怒哀樂今却轉向見聞上去所以説得愈多愈見支離紛冗都無交涉此乃程門請問記錄者之罪而後人亦不善讀也不若放下只白直看子思説底須知上四句分別中和不是説聖人事只是汎説道理名色地頭如此下面説致中和方是説做功夫處而唯聖人爲能盡之若必以未有見聞爲未發處則只是一種神識昏昧底人睡未足時被人驚覺頃刻之間不識四到時節有此氣象聖賢之心湛然淵靜聰明洞徹決不如此若必如此則洪範五事當云貌曰僵言曰啞視曰盲聽曰聾思曰塞乃爲得其性而致知居敬費盡工夫却只養得成一枚癡獃罔兩漢矣千不是萬不是痛切奉告

莫作此等見解若信不及一任狐疑今後更不能説得也（詳看此段來意更有一大病根乃是不曾識得自家有見聞覺知而無喜怒哀樂時節試更著精彩看莫要只管等閑言語失却眞的主宰也）

以未發爲太極

以未發爲太極只此句便不是所以下文一向差却（未發者太極之靜已發者太極之動也須如此看得方無偏滯而兩儀四象八卦十二卦之説皆不相礙矣）

太極動而生陽動則爲已發矣

以動而生陽爲已發是也即不知靜而生陰爲已發爲未發耶

前日所禀未嘗敢以已發爲無太極也而又云已生兩儀四象八卦難以爲未發

未嘗以已發爲無太極是也而又云已生兩儀四象八卦難以爲未發何耶

易之無思無爲此未發猶是以心爲言於性之體段已是猶欠拈出

以無思無爲爲說心而不及性不知心性兩字是一物耶兩物耶

來教謂有此氣來配道義始能充其體而無餒若無此氣來配則雖有道義亦不能不餒矣

孟子兩言其爲氣也（云云）即當以氣字爲主而以下文天地道義等字爲客方是文意今却硬將文義紐轉以道義爲主而氣爲客又將熹說亦添入一來字則區區所見雖謬決不至如此之顚倒也前書之言已盡今更不能說得只請且依此意換轉舊來話頭依孟子本文主客形勢排齪教成行道有歸著直候將來見得舊說全然不是方是究竟如其不然不若忘言之爲愈也

答呂子約

所喻前論未契今且當以涵養本原勉彊實履爲事此又錯了也此是見識大不分明須痛下功夫鑽研勘覈教透徹了方是了當自此以後方有下手涵養踐履處如橫渠先生所見只是小小未瑩伊川先生猶令其且涵泳義理不只說完養思慮了便休也如今乃是大段差舛却不汲汲向此究竟而去別處閑坐道我涵養本原勉彊實履又鬪手寫六經亦是無事費日都不是長進底道理要須勇猛捐棄舊習以求新功不可一向如此悠悠悶過歲月也本欲俟德華人回附書今日偶有南豐便至道夫處且先附此奉報此事不比尋常不可頃刻失其路脉也大抵學問只有兩途致知力行而已在人須是先依次第十分著力節次見効了向後又看甚處欠闕即便於此更加功夫乃是正理今却不肯如此見人說著自家見處未是却不肯服便云且待我涵養本原勉彊實履此如小兒迷藏之戲你東邊來我即西邊去閃你西邊來我又東邊去避如此出沒何時是了耶區區本已

不能說得今更說此後番若更不相領略便且付之忘言矣如人上山各自努力到此時節豈更有心情管得他人耶（後番一本作一番）

答呂子約

兩書所諭備見日來進學新功甚慰牢落兩卷悉已條對納呈幸更詳之也大抵為學只是博文約禮兩端而已博文之事則講論思索要極精詳然後見得道理巨細精粗無所不盡不可容易草略放過約禮之事則但知得合要如此用功即便著實如此下手更莫思前筭後計較商量所以程子論中庸未發處答問之際初甚詳密而其究意只就敬之一字都收殺了其所謂敬又無其他玄妙奇特止是教人每事習箇專一而已都無許多閑說話也今詳來諭於當博處既不能虛心觀理以求實是（如論易詩處是也）於當約處乃以引證推說之多反致紛擾（如論求其放心而援引論說數十百言不能得了只此便是放其心而不知求矣）凡此之類皆於鄙意深所未安竊謂莫若於此兩塗各致其極無事則專一嚴整以求自己之放心讀書則虛心玩理以求聖賢之本意不須如此周遮勞

擾枉費心力損氣生病而實無益於得也

橫渠謂心寧靜於此一向定疊日前縱有何事亦不恤也休將閑細碎在思慮近雖見此漸明然養得未熟有時不好底意思上心来則此見便若有物昏蔽雖目前小小事亦能来相礙因是知得尚未屬己

此理固然然亦須是真實知至物格方得自然如此若但說時快活間或又不如此則只是想象摶量不足恃也

子在川上（云云）觀諸天地古今事變莫非逝者然故故新新相因不已以何為始以何為終故周子發明太極之蘊則曰太極本無極（云云）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此乃天德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終歸於謹獨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不於獨而致謹則天命流行過乎躬而不知矣

理固如此然援引太多反汩沒了正意兼所引亦有不相似者（如周子無極之語）純亦不已只是無間斷於獨而不謹焉則有間斷而與天地不相似矣

太極動而生陽以本體言之卽易所謂繼之者善也以氣運言之卽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也以卦言之卽震之一索咸之男下也（下字疑）然易傳謂動則終而復始所以恒而不窮雖物有終始而此理無窮則雖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也（云云） 學者固當兼致靜存動察之功然於動之端而有見乎天地之心斯能窺乎太極之緼矣其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其曰利貞者乾之性情蓋以夫人徒見生意之發於春夏而不知夫藏於根荄也觀諸草木搖落之時生意若息矣而根荄膏潤苞芽潛萌是迺終而復始蓋情性然也有以明乾之性情則知太極之性情矣有以見天地之心則知太極之動而生陽矣

此段尤多可疑請且就通書太極體認令此數項歷落分明未要添入復卦震咸性情等說來雜得都不明不濟事也震咸尤無干涉性情之義亦非是須各自看乃佳

程子睽卦傳曰物雖異而理本同故天下之大羣生之衆睽散萬殊而聖人爲能同之其

觀至此於不有兩則無一之義稍分明但所謂理本同者程子之說雖詳終未能實見其理

天施地生男倡女隨此咸彼應蓋不能以相無也非理之本同何以如此

其爲氣也（云云） 某竊詳此段所言其爲氣也非有異義上言此氣之浩然體段本如是養之之法勿忘勿助則無所耗傷而此氣流行充塞無所抑遏蓋不待自反而縮也故直之一字當因大剛而爲三德若坤之直方卽浩氣之剛直其可虧欠乎下言此氣合義與道而成而血氣循乎軌轍到此則血氣便是義道矣非是養氣之後又待此而爲助也所以再言其爲氣也配義與道蓋深明夫此氣之發見本是義道若識得此氣之本然則知所養而其動非血氣矣其曰無是餒也欲人知夫此身之所以爲主者苟或虧失則便楞然也愚見如此不敢不竭言之

自反而縮是本章上文坤爻直方是他書異義二者孰爲親疎請試思之得失可見

氣是形而下者道義是形而上者如何合得況配義與道分明是將此氣配彼義道而爲之助豈是養氣之後又將此而爲助也如此看得全然不識文義更宜深思未易遽立說也

此是胷中先有舊說爲所牽制不得虛平故爾滯礙枉費心力可且將舊說權行倚閣而只將本文反復玩味久久自然漸虛漸平則於此無疑矣

朝聞道夕死可矣近看得程子所謂除了身只是理之說於此最親切蓋私乎此身則莫知主乎此身者爲何如其生其死眞有同於醉夢矣（云云）故大程子謂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小程子既謂死得是又謂苟有此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何止一日須臾不能皆是發明除了身只是理底意思詳觀遺書亦載大程子有云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爲難死生亦大矣非誠知道豈以夕死爲可乎則雖槩言之而日月寒暑屈伸往來之常理同乎晝夜死生者皆可致察小程子有云聞道者知所以爲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則又指切言之以明實理所存是亦除了身只是理之意至於小程子經解迺親筆也則止云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雖不加一辭而語意則甚不輕矣今集注本大程子實理之說而以事物當然之理名之固不使人求之恍惚然果足以究斯義乎又大程子非誠知道之言以尹氏所說考之固為切實然恐所謂得者或流於偏差而未必得其總腦也其據所曉者吐露以求誨剖

道字理字禮字法字實理字日月寒暑往來屈伸之常理事物當然之理此數說不知是同是別除了身只是理只是不以血氣形骸爲主而一循此理耳非謂身外別有一物而謂之理也流於偏差則非所謂得矣

一陰一陽之謂道天地絪緼也繼之者善物與無妄也成之者性各正性命也各正性命則屬乎氣禀矣遺書言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又若先言氣

禀而後及此

周子以萬物資始爲善各正性命爲性此是就造化處說今欲以物與無妄言之則此句屬性而以上句天下雷行爲善方始相對得過程子所云今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此又是近下就人性分上說語各有當更請詳之只看本文都不得引外來一字方始見得

向觀遺書所載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茫然不曉所謂今始粗曉此文義人生而静天之性也周子所謂主静者以此也然所謂不容說者是豈終不可得而說乎周子不得已而言之曰無極而太極則指不容說者以喻諸人耳所謂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此却因上文而言之或指太極爲性則非矣蓋天命之謂性命之於人始謂之性也所謂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此說得性善最爲親切若秖論成而不論繼則有二本非性之果善也故孟子道性善旣因其繼而得其本源其言惻隱仁之

端羞惡義之端則又因其發見之苗裔而知其爲固有學者於此唯有操存之功不舍使漸著察耳

此條尤覺紊亂更請且以前段之說識認文義令有條理未可如此引援夾雜轉見不分明也所謂治絲而棼之也

答呂子約

所喻博文約禮盡由操存中出固是如此但博文自是一事若只務操存而坐待其中生出博文功夫恐無是理大抵學問功夫看得規模定後只一向著力挨向前去莫問如何若何便是先難後獲之意若方討得一箇頭緒不曾做得半月十日又却討較以爲未有效驗遂欲別作調度則恐一生只得如此移東換西終是不成家計也益公近亦收書於歐集考訂益精亦不易老來有許多心力也需中庸詩傳此便未可寄又恐且要操存無暇看讀更俟後便也蘇黃門初不學佛只因在筠州陷入此漩渦中恐是彼中風土不好一生出不得今請著些精彩莫只管回頭轉腦忽然不知不覺也旋入去即不

相奈何也風色愈勁精舍諸生方幸各散去今日輔漢鄉忽來甚不易渠能自拔向在臨安相聚見伯恭舊徒無及之者說話儘有頭緒好商量非德章諸人之比也

答呂子約（十一月十二日）

前書所論四事不審雅意云何竊意賢者用力於此不爲不久其切問近思之意不爲不篤而比觀所講與累書自叙說處覺得贍前顧後頭緒太多所以胷次爲此等叢雜壅塞纏繞不能得明快直截反不得如新學後生聞一言且守

一言解一義且守一義雖未能便有所得亦且免得如此支離紛擾狼狽道途日莫程遥無所歸宿也

晦菴先生朱　公文集卷第四十八

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八後考異

答呂子約聞後来有来依講席者數（字數一作最）

来喻拈出劉康公語（出一本作定）

交空蕩蕩地不要留一字（字一本作宗）

萬象下（一本有之字）

子思只說喜怒哀樂（云云）不識四到時節（不識一本作不知）癡獃罔兩漢（一本作癡獃人）

所喻博文約禮（云云）精舍諸生方幸各散去（各下一本有已字）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四十九

書問答（一本作知舊門人問答）

答王子合（遇）

前月末送伯恭至鵝湖陸子壽兄弟來會講論之間深覺有益此月八日方分手而歸也伯恭奉祠已久亦毋談志行之美也所諭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則以為惟學為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計較於今昨是非之間恐其勞而無補也不審明者以為如何

答王子合

向來觀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易傳云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未覩其旨近思得之敢質於先生遇謂天地之心生生不已太極一動二氣運行互為其根蓋未嘗或息非可以動靜言也其曰動之端云者指流行之體示之耶生物之原者也遺書云天只是以生為道天地之心固在於生物然於生處觀之則偏於動而不知動之所以然非指其端無以見生生之理也在人則惻隱之心是也乍見孺子將入井必有怵惕惻隱此心不遠於此察之庶可見矣此心雖非心之本體然始發見在是故推此心則廓乎天地之間無所不愛人惟汩於欲而不知復則是心泯然不見猶窮陰沍激萬物歸根生生之理雖未嘗或息何自見之一陽微動生意油然此復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在學者工夫則平日涵養語默作止須要識得端倪則心體昭然可默識矣故伊川云善學者不若於已發之際觀之觀於已發識其未發克己不已一旦復之則造次

顛沛皆見此心之妙始可以言仁矣

所喻復見天地心之說甚善然此須通動靜陰陽善惡觀之見得各是一理而此意無所不通始盡其曲折耳學者工夫則只如易傳所說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此是要約處若說須要識得端倪而心體可識則却是添却一事也鄙見如此或恐未然更告諭及子晦相見煩致意未及奉書歐陽慶嗣書云甚賴切磋之益想日有至論也

答王子合

所諭思慮不一胷次凝滯此學者之通患然纔驟革莫若移此心以窮理使向於彼者專則繫於此者不解而自釋矣

答王子合

子晦所謂使無童子之言則曾子亦泊然委順未足以病其死唯童子之言一入其聽而士死於大夫之簀則有所不安故必舉扶而易之然後無一毫愧心而安其死此數句甚善但謂大夫有賜於士之禮則永知所據似未安也子合所謂大夫之簀季孫安得賜諸曾子曾子亦安

得受諸季孫曾子固曰我未之能易則其平日蓋欲易之矣此論亦善但謂曾子辭季孫之仕則亦無據而曰不欲爲已甚而黽勉以受其賜則又生於世俗委曲計較之私而非聖賢之心矣又云死生之際則異於是蓋有一毫不正則有累於其生如此則是人之生也可無不爲必將死而後始爲計也此亦必不然矣今但平心而論則季孫之賜曾子之受皆爲非禮或者因仍習俗嘗有是事而未能正耳但及其疾病不可以變之時一聞人言而必舉扶以易之則非大賢不能矣此事切要處只在此毫釐頃刻之間固不必以其受之爲合禮而可安亦不必以爲與世周旋不得已而受之也况善吾生乃所以善吾死豈有平時黽勉徇情安於僭禮必俟將死而後不肯一毫之差而足以善其死耶且若如此則聖賢臨死之際事緒紛然亦不勝其改革矣若曾子之事討其未死之前有人言之則必即時易之而不俟將死之日矣然就二說論之謂受簀合禮者但失之輕易粗略考之不精而謂黽勉周旋者其巧曲支離所以爲心術

之害者甚大恐不止於此一事要當推類究索拔本塞源然後心得其正而可語聖賢之學也鄙見如此幸復相與考之再以見喻

答王子合

昨承問及復卦之說如所諭固善然亦有說蓋陰陽生殺固無間斷而亦不容並行且如人方窮物欲豈可便謂其間天理元不間斷而且肆其欲哉要須窮欲之心滅息然後天理乃得萌耳程夫子所謂天地間雖無截然爲陰爲陽之理然其升降生殺之大分不可無也此語最爲

完備然陰陽動靜是造化之機不能相無者若善惡則有真妄之分人當克彼以復此然後可耳至所謂可識心體者則終覺有病蓋窮理之學只是要識如何爲是如何爲非事物之來無所疑惑耳非以此心又識一心然後得爲窮理也曾子受季孫之賜無可緣飾只得做不是所以後來須要易了方死只如此看多少直截若謂因仍習俗非曾子之爲然則向所謂黽勉周旋者又豈得爲曾子之爲邪要之一等是錯了不若只如此看猶不失爲仁者易辭之過也如何如何

答王子合

所問禮文曲折此在經訓甚明但今世人情有不能行者且依温公書儀之說亦不爲無據也（見成服及祥禪處）然今日月已久計已如此行之矣家祭一節熹頃居喪不曾行但至時節略具飯食墨衰入廟酌酒瞻拜而已然亦卒哭後方如此前此無衰服可入廟也今服其喪未葬亦不敢行祭非略之乃謹之也不審明者以爲如何

答王子合

前書所論實地功夫者甚善但常存此意時復提撕勿令墜墮乃佳今將學者未論外誘多只是因循怠墮自放倒耳眞不可以不戒至於出門有礙之說則似未然自家持守處固是不可放過至於應世接物同異淺深豈容固必但看得破把得定自不妨各隨分量應副將去何必如此懷不平之心而浪自苦哉纔有此等意思恐亦便是本原有不察處政不可作兩截看也

今書所論中庸大旨蓋多得之但言其上下察也其者指道體而言察者昭著之義言道體之流行發見昭著如此也謝楊之意似皆以爲觀察之察若如其言則此其字應是指人而言不知此時豈有人之可指而亦豈上下文之意耶呂氏以夫婦所知所能爲費聖人所不知不能爲隱此爲用橫渠說而異乎伊川者然伊川亦不說著費隱二字如何分畫但想其意不如此耳天地閑爲不恕一語雖有病然大意取象是如此如易之陰陽以天地自然之氣論之則不可相無以君子小人之象言之則聖人之意未嘗不欲天下之盡爲君子而無一小人也豈相

病哉其鬼不神是老子語謝氏語解所引正與其語録相表裏不知如何見得優劣處恐不必如此分別也（恐別有說更須詳諭）二十七章說則所分畫似全未是恐更當以章句之說考之乾知太始說者多爲主宰之論似若微妙而反粗淺蓋若如此則乾與太始各是一物而以此一物管彼一物如今言某官知某州事也故伊川先生只以當字釋之則其言雖若淺近却無二物之嫌意自渾全也不顯二字二十六章者別無它義故只用詩意卒章所引緣自章首尚絅之云與

章末無聲無臭皆有隱微深密之意故知其當別爲一義與詩不同也知遠之近知風之自據表而知裏也知微之顯由内以達外也宗廟南向堂室皆南向但室户在室南壁之東偏而南向牖在室南壁之西偏而南向故以室西南隅爲奥而爲尊者之居所謂宗室牖下也旣以西南爲尊者之位則室中之位固以東鄉爲尊矣非謂廟東鄉而太祖東向也然亦非獨太祖也凡廟皆南鄉而本廟之主在其廟室中皆東鄉但祫祭於太廟之時則獨太祖不易其位而羣

廟之主合食於前者皆南鄉北鄉以叙昭穆耳禘祭於太廟則又以所出之帝爲東鄉而太祖反居南鄉爲配位也（通典開元禮釋奠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乃古禮也）堂上之位則以南向爲尊如儀禮鄉飲酒賓席牖前南向今沈存中說祭禮朝踐於堂亦以南向爲尊而政和新儀亦有是說但未見所據之本文又秦漢間廣武君李陵母皆云東向坐田蚡傳亦云自坐東鄉而坐其兄南鄉此則不知其爲室中爲堂上但猶以東鄉爲尊則可見矣

答王子合

別紙所論甚悉但如此講論愈覺支離勢須異時面見口講指畫乃可究見底蘊今且當就理義分明處理會令徑路滑熟庶於上達處有可漸進之階耳祭禮廟室西上諸據甚多但通典注中有夫人之主處右之說而賈頊祭儀又云夫人版皆設於府君之左韓魏公祭圖亦以妣位居考之東詳此廟室既以西爲上則不應考東而妣西恐通典或字誤耳（此書雖舛杭本亦多舊誤）孝子之稱據禮亦有如此通稱者如云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之類但今當各以其屬書之祝

爲穩當耳

答王子合 丁未十二月二十五日

謝氏致生致死之說亦是且借此字以明當祭與不當祭之意致生之者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是也致死之者如絶地天通廢撤淫祀之類是也若於所當祭者疑其有又疑其無則誠意不至矣是不得不致生之也於所不當祭者疑其無又疑其有則不能無恐懼畏怯矣是不得不致死之也此意與檀弓論明器處自不相害如鬼神二字或以一氣消息而言或以二

氣陰陽而言說處雖不同然其理則一而已矣人以爲神便是致生之以爲不神便是致死之然此兩句獨看却有病須連上文看可與不可兩字方見道理實處不是私意造作若不然即是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之說矣其它未暇詳論蓋成伯告歸甚迫故且附此餘俟來春相見面論大率尊德性一條章句似已詳備更熟玩之自見功夫分别處日用間常切提撕著實下手方見得力處若只辭說無有了期不濟事也

答王子合

細看前書諸說謝氏之言大槩得之若以本文上下考之即誠不免有病乃若其意則所謂致生之者即是人以爲神致死之者即是人以爲不神之意耳天神地示人鬼只是一理亦只是一氣中庸所云未嘗分别人鬼不在內也人鬼固是終歸於盡然誠意所格便如在其上下左右豈可謂祀典所載不謂是耶奇怪不測皆人心自爲之固是如此然亦須辨得是合有合無若都不分别則又只是一切唯心造之說而古

今小說所載鬼怪事皆爲有實矣此又不可不察也

答王子合

動静無端陰陽無始本不可以先後言然就中間截斷言之則亦不害其有先後也觀周子所言太極動而生陽則其未動之前固已嘗静矣又言静極復動則已静之後固必有動矣如春秋冬夏元亨利貞固不能無先後然不冬則何以爲春而不貞又何以爲元就此看之又自有先後也又如克己復禮然後可以爲仁固不可

謂前此無仁然必由静而後動也惟精惟一而後可以執中固不可謂前此無中然亦由静而後動也舉此類而推之反復循環無非至理但看從甚處説起則當處便自有先後也

性之善猶水之下此善字却是就人物禀受以後而言據其發用之初對其成就之極又自為陰陽也念念相逢事事相續無頃刻不如此大意亦與前段相似細推之可見來喻所引乃舊本後來思之不能又生文節轉費分疏故嘗削去然今得子合如此商量却好不然則此意終

不分明也

愛人利物等語亦不甚精後已删去矣仁字須是就一事上見統體之全就統體處見一事之實方始活絡無滯礙處

此段甚好如云氣之所聚理即在焉然理終為主此即所謂妙合也又云自其生化之所自出而言故曰妙合此句却不甚親切

鬼神第一段甚好

二氣之分即一氣之運所謂一動一静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者也在人者以分言之

則精為陰而氣為陽故魄為鬼而䰟為神以運言之則消為陰而息為陽故伸為神而歸為鬼然䰟性動故當其伸時非無魄也而必以䰟為主魄性静故方其歸時非無䰟也而必以魄為主則亦初無二理矣

幽滯之魄終歸於盡以此論伯有為厲之事則可矣然亦須兼䰟魄而言不可專指幽陰也若論䰟魄之正則便只是陰陽元非它物若天地之陰陽無窮則人物之䰟魄無盡所以誠意所格有感必通亡不得專以陰滯未散終歸於盡

為説矣

大學直卿看過有疑處已貼在内可詳之但知止則止字為重言知其所當止也知至則知字為重言其知識到極處也今曰格物致知格是極乎知之至其地位固如此然其文意不同亦不可以不察

答王子合

陰陽之氣相勝而不能相無其為善惡之象則異乎此蓋以氣言則動静無端陰陽無始其本固並立而無先後之序善惡之分也若以善惡

之象而言則人之性本獨有善而無惡其爲學亦欲去惡而全善不復得以不能相無者而爲言矣今以陰陽爲善惡之象而又曰不能相無故必曰小人日爲不善而善心未嘗不間見以爲陰不能無陽之證然則曷不曰君子日爲善而惡心亦未嘗不間見以爲陽不能無陰之證耶蓋亦知其無是理矣且又曰克盡已私純是義理亦不離乎陰陽之正則善固可以無惡矣所謂不能相無者又安在耶大凡義理精微之際合散交錯其變無窮而不相違悖且以陰陽

善惡論之則陰陽之正皆善也其沴皆惡也（周子所謂剛善剛惡柔亦如之者是也）以象類言則陽善而陰惡以動靜言則陽客而陰主此類甚多要當大其心以觀之不可以一説拘也

窮理之學誠不可以頓進然必窮之以漸俟其積累之多而廓然貫通乃爲識大體耳今以窮理之學不可頓進而欲先識夫大體則未知所謂大體者果何物耶

道即理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其目則不出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其實無二物也今曰子貢曾點知道矣而窮理未盡則未知所謂道者又何物耶

心猶鏡也但無塵垢之蔽則本體自明物來能照今欲自識此心是猶欲以鏡自照而見夫鏡也既無此理則非別以一心又識一心而何後書所論欲識端倪未免助長者得之矣然猶曰其體不可不識似亦未離前日窠臼也（細看後書已改識字爲知字又云心體之知亦似已覺前弊但未脫然耳）

答王子合

聖人以此洗心

聖人以此洗心此字指蓍卦之德六爻之義而言洗心言聖人玩此理而默契其妙也退藏於密但言未感物之時耳及其吉凶與民同患則所用者亦此理而已其所以知來者向之所謂貟而神者也其所以藏往者向之所謂方以知者也神武不殺言聖人之不假卜筮而知吉凶也是以明於天之道以下乃言教民卜筮之事而聖人亦未嘗不敬而信之以神明其德也此章文義只如此程先生説或是一時意到而言

不暇考其文義今但玩味其意别看可也若牽合經旨則費力矣

孟子言性善一章伊川先生謂性之本又謂極本窮源之性明道先生則謂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伊川以爲本而明道言其繼何也竊思伊川之言只謂性之本然耳明道言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說則周子之所謂無極也不可容言也若太極則性之謂也太極固純是善自無極而言則只可謂之繼

明道之言所以發明周子之意也伊川之意只是說性之本然無不善耳所以爲極本窮源之性與明道之意不相妨鄙見如此

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非謂太極之上别有無極也但言太極非有物耳如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故下文云無極之真二五之精既言無極則不復别舉太極也若如今說則此處豈不欠一太極字耶人生而静静者固是性然只有生字便帶却氣質了但生字已上又不容說蓋此道理未有形見處故今纔說性便須帶著氣質

無能懸空說得性者繼之者善本是說造化發育之功明道此處却是就人性發用處說如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類是也伊川所言極本窮源之性乃是對氣質之性而言言其氣質雖善惡不同然極本窮源而論之則性未嘗不善也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易即道也然以變易而得名道者自然不易之理也從之者亦適當之而已非以此而從彼也

易之所以變易者固皆是理之當然聖人作易

則因其爻象之變灼見理之所當然者而繫之辭教人以變易從道之方耳如乾初則潛二則見之類皆隨時變易以從道之謂也

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坤學者之分也有諸己之信屬焉（云云）

此說大槩得之但乾坤皆以性情爲言不當分無形有形只可論自然與用力之異耳

八卦之位如何

康節說伏羲八卦乾位本在南坤位本在北文王重易時更定此位其說甚長大槩近於附會

穿鑿故不曾深留意然說卦所說卦位竟亦不能使人曉然且當闕之不必彊通也

答王子合

竊謂聖人既已玩易而默契其妙自然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更無先後之可言

理固無先後然時與事則不能無先後之殊矣此等處須子細著實理會不可一向掠空說向上去無收殺也

性之初只有善本無惡之可言乃四德之元五常之仁也孟子所謂性善者此是也明道

言繼之者善方言性之發用則四端之心是也烏得與情合而言之

性之始終一於善而已不當云性之初只有善也若如所云則謂性之終爲有惡可乎性之發用非情而何情之初則可謂有善而無惡耳乃若其情若字恐亦未必訓順也

答王子合　己酉閏五月

所喻祠記前日之書似已奉報不知後來頗見邸報否語默隱顯自有時節前日胥仲亦以脩學來求記謹不敢作矣今只有解釋經義與詩

事無大小關且流俗所不觀故猶不免脩辭頭然亦凜凜不敢自保況敢作文章說道理大書深刻與人遮屋壁使見其姓名指瑕求釁以重世俗之憎病乎李伯諫初去時極要整頓學校後來病痛多般立脚不住都放倒了大抵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透便更無話可說也大學解義平穩但諸生聽者須時時抽摘問難審其聽後果能反復尋繹與否近覺講學之功不在向前只在退後若非温故不能知新蓋非惟不能知新且并故者亦不記得日用之間便成相

忘雖欲不放其良心不可得矣此事切宜自警并以提撕學者爲佳如其不然則呂藍田所謂無可講者真不虛矣若得它就此得些滋味趣向立得一箇基址即向後自住不得若都茫然無本可據徒然費人詞說久遠成得甚事切望於此留意不須鐫碑立名只爲一時觀美無益於人邂逅或能生事也

答王子合

使天下皆知此理而求止焉固是新民之事然其所以使之如此者必有道矣示之表儀固是

所以新之之本然已屬明明德之分矣須知政教法度之施於民者亦無不欲其止於至善也定靜安慮得五字是功效次第不是工夫節目興孝興弟不倍上行下效之意上章已言之矣（治國）此章再舉之者（平天下）乃欲引起下文君子必須絜矩然後可以平天下之意不然則雖民化其上以興於善而天下終不免於不平也故此一章首尾皆以絜矩之意推之而未嘗復言躬行化下之說然則治國平天下雖無二道然其設施之際不可謂無異術也

意雖心之所發然誠意工夫却只在致知上做來若見得道理無纖毫不盡處即意自無不誠矣意誠然後心得其正自有先後今曰主於心而由中以出安有不誠正是顛倒說了

以上四說請詳之橫渠先生有言義理有疑即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言最有理蓋舊見已是錯了今又就上面更起意思譬畫分踈費力愈多而於本經正文意思轉見昏了須是一切放下只將經文虛心涵泳令其本意瞭然心目之間無少差互刪却回頭來看舊來見處其是非得失不崇朝而決矣

答王子合

示喻曲折具曉所謂但區區之意初見彼間風俗鄙陋汙濁上不知有禮法下不知有條禁其細民無知猶或可憐而號爲士子者恃彊挾詐靡所不爲其可疾爲尤甚故於此輩苟得其情則必痛治之蓋惟恐其不嚴而無以警動於愚俗至於廉退好修之士柔良鰥寡之民則未嘗以此加之也細民籍籍不知此意妄生恐懼而彼爲士者亦何遽至畏縮而不敢來相見乎若

果有之即是其見識不高趨向凡下無以異於愚民爲政者亦安能每人而悅之哉至如經界一事固知不能無小擾蓋驅田里之民使之隨官荷畚持鍤揭竿引繩以奔走於山林田畝之間豈若其杜門安坐飽食而嬉之爲逸哉但以爲若不爲此則貧民受害無有已時故忍而爲之庶其一勞而永逸耳若一一恤此必待其人人情願而後行之則無時而可行矣且如此間紹興年間正施行時人人嗟怨如在湯火之中是時固目見之亦以爲非所當行但訖事之後

田稅均齊里閭安靖公私皆享其利遂無一人以為非者凡事亦要其久遠如何耳但惜乎此事未及下手而上下共以私意壞之使人預憂其擾而不見其利此則非熹之罪而當世自有任其責者尚何言哉然當時若更施行則其擾不但土封而已不知噂沓又復如何也若便指土封為擾而謂經界之不善則如子合者亦未究此利害也桂林之行亦引此自列然後得免後世當有知此心者耳新學既成氣象開豁但願自今以往游其間者亦各放開心胷莫作舊

時旱汙暗昧見識乃為佳耳

答王子合

所喻土封事當時却無人來論訴亦無人子細說及熹又尋即去郡故其事不及露而失於究治耳但如來喻所云所費不多不能與之訟於官府則其為害恐亦不至太甚但今已不行無可得說便且借此為話端而興謗議耳若果盡行則熹自料雖使更用嚴刑峻法此等小擾亦恐終不能免其謗必有大於此者而如子合者亦將有番悔青苗之議矣此可付一笑也少時見所在立上封皆為人題作李椿年墓豈不知人之常情惡勞喜逸顧以為利害之實有不得而避者耳如禹治水益焚山周公驅猛獸豈能不役人徒而坐致成功想見當時亦必須有不樂者但有見識人須自見得利害之實知其勞我者乃所以逸我自不怨耳子合議漢事甚熟亦曾看漢高初定天下蕭何大治宮室又從婁敬說徙齊楚人姓數十萬於長安不知當時是費幾箇土封底功夫而不聞天下之不安其於今日事勢何如也子餘留此久適熹病不得朝

夕相聚又見渠長上不欲痛下鉗鎚後來自覺如此含胡恐誤朋友方著力催債功夫則渠已有行日矣其有尚宿留者用新法課程近日却頗長進信乎小仁者大仁之賊而無面目者乃長久人情也

答林伯和

示諭前此嘗博求師友而至今未能有得足見求道懇切之意以熹觀之此殆師友之間所以相告者未必盡循聖門學者入德之序使賢者未有親切用力之處而然耳大抵聖人之教

慱之以文然後約之以禮而大學之道以明明德爲先新民爲後近世語道者務爲高妙直截既無慱文之功而所以約之者又非有復禮之實其工於記誦文詞之習者則又未嘗反求諸身而嚣然遽以判斷古今髙談治體自任是皆使人迷於入德之序而陷於空虛慱雜之中其資質敦篤慤實可以爲善而智識或不逮人者往往尤被其害此不可不察也爲老兄今日之計莫若且以持敬爲先而加以講學省察之助蓋人心之病不放縱即昏惰如賢者必無放縱

之患但恐不免有昏惰處若日用之間務以整齊嚴肅自持常加警策即不至昏惰矣講學莫先於語孟而讀論孟者又須逐章熟讀切己深思不通然後考諸先儒之說以發明之如二程先生說得親切處直須看得爛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在心乃可加省察之功蓋與講學互相發明但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間每每加察其善端之發慊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厲而力行之其邪志之萌愧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則果決而速去之大抵見善必爲聞惡必去不使有頃刻悠悠意態則爲學之本立矣異時漸有餘力然後以次漸讀諸書旁通當世之務蓋亦未晚今不須預爲過計之憂以失先後之序也若不務此而但欲爲依本分無過惡人則不惟無以自進於日新正恐無本可據亦未必果能依本分無過惡也無由面諭姑此布萬一幸試留意焉此紙勿以示人但叔和幾道及林兄昆仲諸人亦不可不知耳

答林叔和

示喻爲學本末足見雅志嘗觀當世儒先論學

初非甚異止緣自視太過必謂它人所論一無可取遂致各立門庭互相非毀使學者觀聽惶惑不知所從竊意莫若平視彼己公聽並觀兼取衆長以爲己善擇其切於己者先次用力而於其所未及者姑置而兩存之俟所用力果有一入頭處然後以次推究纖悉詳盡不使或有一事之遺然後可謂善學不可遽是此而非彼入主而出奴也

答林叔和

襄事既在秋冬日下想亦少寛雖或紛宂不得

近書册然此心此理隨處操存隨處體察亦無往而非學也只在日間常切警省勿令昏惰耳

答林叔和

孟子程子所說才字之意不同既是聖賢之言後學如何便敢判斷但此事道理只就自己身上體認便自見得而其所以爲是非得失者亦不容無分别也如集註中以程子爲密即是見得孟子所說未免少有疎處今但以程子爲主而推其說以陰補孟子之不足則於理無遺而兩書之說亦不至甚相妨矣

答林熈之

易文言德不孤正是發明大字意思謂德盛者得之矣然與物同亦是此意試玩敬義立而與物同之意當得之恐不可云只是說與物同也

答陳膚仲（孔碩）

所論詩序之疑舊嘗有此論而朋友多不謂然亦不能與之力爭始著吾說以俟後之知者而已關雎序文之失固然論語之意亦謂其樂得淑女也不過而爲淫其哀夫不得也不過而爲傷正如詩文之謂耳但序者不曉乃析哀樂淫傷爲四事而所謂傷善之心者尤爲無理是賊不可不察也然此等處姑默識之不須遽與人辨今人耳學都不將心究索難與論是非也大抵諸經文字有古今之殊又爲傳注障礙若非理明義精卒難決擇不如且讀論孟大學中庸平易明白而意自深遠只要人玩味尋繹目下便可踐履也陸學固有似禪處然鄙意近覺婺州朋友專事聞見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功夫所以每勸學者兼取其善要得身心稍稍端靜方於義理知所決擇非欲其兀然無作以冀於一

旦豁然大悟也吾道之衰正坐學者各守己偏不能兼取衆善所以終有不明不行之弊非是細事

答陳膚仲

來書云今且反復諸書以收心至涵養工夫日有所奪未見其效此又殊不可曉夫讀書固收心之一助然今只讀書時收得心而不讀書時便爲事所奪則是心之存也常少而其放也常多矣且胡爲而不移此讀書工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静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乎然所講

涵養功夫亦非是閉眉合眼如土偶人然後謂之涵養也只要應事接物處之不失此心各得其理而已諸書解偶未有定本謾此奉報可試思之若於此得力却遠勝看解也聞有用度不足之憂何故如此豈非意氣太豪日用閒蓋言撙節計量之事而又多徇人情應副求假不免有虛內事外之弊耶此雖與吝嗇鄙細者相去懸隔然其爲失中則均恐亦當自省而改之也

答陳膚仲

累書喻及教導曲折甚善此傳丞便來雖不得

書傳亦具言近況知人情頗相信足以爲喜但更須自家勉力使義理精通踐履牢實足以應學者之求而服其心則成已成物兩無虧欠如其不然只靠些規矩賞罰以束縛之則亦粗足以齊其外而已究竟亦何益乎科舉文字固不可廢然近年翫弄得鬼怪百出都無誠實正當意思一味穿穴旁支曲徑以爲新奇最是永嘉浮僞纖巧不美尤甚而後生輩多宗師之此是今日莫大之弊向求知舉輩蓋知惡之而不能識其病之所在顧反抉摘一字一句以爲瑕疵

使人啞笑今欲革之莫若取三十年前渾厚純正明白俊偉之文誦以爲法此亦正人心作士氣之一事也大學說得如何近得王子合書說亦說此寄得講義來頗詳悉恨未見膚仲所講有便幸錄來也絜矩文義更宜反復上下句意未可容易立說若如所喻則老老興孝等句與絜矩之道有何交涉耶熹兩年擾擾今幸粗定辭職未允已再請矣此非欲爲高自是義無可受之說不得不力辭世俗不解人意尤悶人也大學近脩得益精密平實恨未有別本可寄去

易啓蒙太極西銘通書解義學記各一本謾往四明頗通問否曾見其讀西銘說否全然不識文理便敢妄議前輩令人不平然亦甚可笑也向來辨論理非不直所自愧者初無懇惻之意而以戲侮之心出之所以召怨而起鬧也

答陳膚仲

講說次第且如此亦得但終是平日不曾做得功夫今旋捏合恐未必能有益耳又有本不欲爲而卒爲之本欲爲而終不能爲者此皆規模不定持守不固之驗凡事從今更宜審細見得

見當便立定脚跟斷不移易如此方立得事若只如此輕易浮泛終何所成不但教導一事也絜矩更無可疑且更詳味須破得舊說方立得新說不然只是看得未透未可容易下語也近覺朋友讀書多是苟簡未曾曉會得便只如此打過何況更要它更將已曉會得處反復玩味言外別見新意決是有所不能矣以此理會文字只是備禮無一事做得到底悠悠泛泛半明半暗都不成次第如何得有一箇半箇發憤忘食索性理會數十分透徹少慰衰朽之望乎西

銘後題是去年未離家時所題後來不能去得然此是道理所繫我且直之固不容有所避也二仲所論因書報及謾欲知耳所云不必置辨今時流俗例為此說只是自見道理不明纔有此說便有此說之害如許行之並耕白圭之治水二十取一之似今人所見則孟子亦何用與之辨耶釋奠儀政和五禮中陳設行事兩條中有自相牴牾處（著尊犧尊象尊酌獻先聖先師）不知曾見此失否向在南康曾有申禮部狀論之頗詳今未必有本但細考之可見王侑照本却未見有便幸

錄寄并所定須知見寄更加參考方可刊行政和禮只首章仲秋下便踈脫舊見申明中改正近寫得一本却是此條如有舊日頒降印本可檢看不然即託人於太常問之也學記本當作但近日道學朋黨之論方起著甚來由立此標牓招拳惹踢耶已展者不可縮此却容斟酌耳又況韓文公脚下不是做文章處為人指笑却枉它不得也

答陳膚仲

老老長長恤孤正是治國之事皆人君躬行以

化其下者至於有夫三者之效則國治矣故欲平天下者必須先有此箇本領效驗然後有以為地而致其絜矩之功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也文勢甚明無可疑者其不能絜矩之病章句或問三處說極分明如來喻所謂奪其財力使不得養其父母者亦無疑矣又何以更有憤然不平善心為之不生之說耶凡此等處皆是處心不寧靜看書不子細之病與前日所論釋奠禮文踈略處大抵略相似更宜深以為戒讀書別無法只要耐煩子細是第一義也

答陳膚仲

承以家務叢委妨於學問爲憂此固無可柰何者然亦只此便是用功實地但每事看得道理不令容易放過更於其間見得平日病痛痛加翦除則爲學之道何以加此若起一脫去之心生一排遣之念則理事却成兩截讀書亦無用處矣但得少閒隙時不可閑坐說話過了時日須偷些小工夫看些小文字窮究聖賢所說底道理乃可以培填本原庶幾枝葉自然張旺耳

答滕德粹（璘）

僕與足下雖幸獲同土壤而自先世已去鄉井中間才得一歸埽立墓省族姻今又二十餘年以故於鄉里後來之秀少所接識計其不相存録亦已久矣而昆仲乃獨惠然枉書道說過盛非所敢當然所論爲學之意則正區區所望於鄉人者甚幸甚幸大學者患不知其所歸趣與其所以蔽害之者是以裴徊岐路而不能得所從入今足下既知程氏之學不異於孔孟之傳而讀其書矣又知科舉之奪志佛老之殊歸皆不足事則亦循是而定取舍焉爾復何疑而千

里以問於僕之不能耶意者於其所欲去者既未能脫然於胸中所欲就者又雜然並進而不無貪多欲速之意是以雖知其然而未免於茫然無得之歎耳足下誠若有志則願暫置於彼而致精於此取其一書自首而尾日之所玩不使過一二章心念躬行若不知復有它書者如是終篇而後更受業焉則漸涵之久心定理明而將有以自得之矣論語一書聖門親切之訓程氏之所以教尤以爲先足下不以愚言爲不信則願自此書始因風寓謝它未暇及昆仲書無異指故不復別致幸察

答滕德粹

所問禱祠之惑此蓋燭理未明之故又爲憂虞所迫故立不定今雖未能遽明但且謹守自家規矩一面講學窮理遇聖賢有說此事處便更著力加意理會積累功夫漸漬日久一旦忽然有開明處便自然不爲所惑矣今未能然且當謹守聖賢訓戒以爲根脚如程子所謂不敢自信而信其師者始有寄足之地不然則飄揺沒溺終不能有以自立矣

答滕德粹

補試得失如何此不見補試牓然計此亦分定矣雖斷置不下徒自紛紜豈能移易毫髮於其間哉而其所以害夫學問之道者則爲不細蓋物欲利害之私日交戰於胷中亦何暇而及於玩索存養之功也耶近思所疑但熟玩之自當漸見次第但恐心不專一則無由可通耳

答滕德粹

到官既久民情利病必已周知更宜每事加意使隨事有以及人則亦可以充其職業而無愧

於廩食矣親炙諸賢想亦有益日用之間常更加持守講習之功以求其遠者大者則區區之所願也

答滕德粹

知官閑頗得讀書不知做得何功夫歲月如流易得空過彼中朋友書來多稱德粹之賢然鄙意所望者則不止此願更勉力益加探討之功勿令異時相見無疑可問乃所望耳谿堂雜文久欲爲作序但以當時收拾得太少詩篇四六之外雜文僅有兩篇想亦未是當時著力處未

有意思可以發明又不成只做一篇通用不著題底文字以故遲遲至今欲留此人等候草成附去又此數日正爲諸處人督迫文字困憊殊甚不免凡小須也釋氏之說易以惑人誠如來喻然如所謂若有所喜則已是中其毒矣恐須於吾學有進步處庶幾可解不然雖欲如淫聲美色以遠之恐已無及於事而毒之浸淫侵蝕日以益深也

答滕德粹

所示語說一條甚善但程先生說自不可廢今

作實事推說太廣却恐又有礙也兼看文字且虛心體認實用工處而就已分用力方有實効若一向只如此立說却不濟事也大抵學問以變化氣質爲功不知向年遲緩悠悠意思頗能有所改革否若猶未也更須痛自鞭策乃副所望耳

答滕德粹

示喻讀莊周書泛觀無害但不必深留意耳若謂已知爲學之大端而自比於明道則恐未然明道乃是當時已見大意而尚有疑其說之想

似故始雖博取而終卒棄之向來相聚見德粹似於此理見得未甚端的且尚不能無疑於釋子之論今若更以莊周之說助之恐爲所漂蕩而無以自立也況今日諸先生議論流傳於世得失已分明又非當日之比耶若論泛觀則世間文字皆須看過又不特莊子也承有意此來不如乘閒早決此計流光易失衰老尤不可恃果欲究竟此事似不宜太因循也

答滕德粹

熹昨者再辭恩命復叨祠祿幸且杜門無足言

者前書所喻深悉學道愛人之志然退藏之計已決不獲奉以周旋[illegible]鄉州綃稅近遂有蠲減之命亦足爲慶也

答滕德粹

璘近讀論語禮之用和爲貴觀諸家解多以和爲樂璘思之和固是樂然便以和爲樂恐未穩當須於禮中自求所謂和乃可因問之長上或設喻以見告曰所謂禮者猶天尊地卑而乾坤定卑高以陳而貴賤位截然甚嚴也及其用則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此豈非和乎璘當時聽之甚以爲然矣已而思之亦恐只是影說過畢竟禮中之和不可見望先生有以教之如曲禮所陳禮之條目甚詳不知何者爲和乎

和固不可便指爲樂然乃樂之所由生所設喻亦甚當如曲禮之目附信也然皆理義所宜人情所安行之而上下親疏各得其所豈非和乎

舍弟珙近自太學習禮歸問仁知動靜之說蓋學中近以爲論題也然說者只云仁之靜亦未嘗不動而大體則靜處是仁知之動亦

未嘗不靜而大體則動處是知多是以文辭影說過畢竟不明言動靜如何璘取精義讀之亦未能曉因子細玩味此兩句乃若有所曉蓋仁者靜知者動仁知非動靜也乃仁知之人其情性或動或靜耳而說者只就仁知上求動靜所以多說不明譬如圓者動方者靜不可便指方圓爲動靜也然璘雖曉得知此却未知仁者之所以靜知者之所以動知何形容望先生詳賜指教

仁者敦厚和粹安於義理故靜知者明徹疏通

達於事變故動但詳味仁智二字氣象自見得動靜處非但可施於文字而已

答滕德粹

示喩縷縷備悉但若果能眞使私情不勝正理便是確然可據之地不必舍此而它求也顧恐或未能耳記序之作或不免俯徇俗情誠如來喩然其間亦不敢甚遠其實異時善讀者當自得之也衰病日侵求去未獲便民之事所不敢忘然其可否亦何可必少須旬月後甲前請耳淳叟國正想時相見有何講論方丈計亦時會見也因便附此草草惟千萬以時進學自重

答滕德粹

示問曲折具悉大抵守官且以廉勤愛民爲先其它事難預論幸四明多賢士可以從遊不惟可以咨決所疑至於爲學脩身亦皆可以取益熹所識者楊敬仲（簡）呂子約（監米倉）所聞者沈國正（煥）袁和叔（燮）到彼皆可從游也

答滕德粹

熹冬來却幸稍健正思叔重來得數日之欵亦足少慰離索但念吾友昆仲不知近日功夫如

何切宜痛加矯厲專一用功庶幾不至悠悠度時日也

答滕德章（珙）

知教授里門來學者衆甚善甚善大抵今日後生輩以科舉爲急不暇聽人說好話此是大病須先與說破此病令其安心俟命然後可教告以收拾身心討論義理次第當有進耳序文甚佳文字只取達意而已正不必過爲華靡辨巧也

答滕德章

示喩大學之說甚善熹舊所爲書近加脩訂稍有條理補闕處正如來喩矣令人抄寫未得奉寄也所論義利之說得之聽訟之云則不必如此說君止於仁以體仁足以長人居上不寬等語觀之可見蓋爲人上者無此意思即上下乖睽壅隔而無以相有矣所引淇奥詩但以形容盛德至善之充盛宣著耳其餘則舊解已詳更熟考之當自見也

答滕德章

吾友秋試不利士友所歎然淹速有時不足深

計且當力學脩口爲急耳陸丈教人於收斂學者散亂身心甚有功然講學趣向亦不可緩要當兩進乃佳耳熹病餘衰耗不敢看文字恐勞心發病耳後生精敏且當勉學未可以此爲例也

答滕德章

熹衰病益侵無足言者南軒之文近方爲編得一本然尚有不敢盡載者東萊文字須其弟編定乃可行然近日書坊皆已妄有流傳不可得而禁戢矣示諭溪堂序跋此固所不忘但年來

病思昏憒作文甚艱又欠人債負頗多須少暇乃可爲耳聞德粹以新恢之來頗不安迹仕宦遭此是亦命但當以道自守不可輕爲之屈也

答滕德章

德粹之來幸此欵曲所恨賢者在遠未遂合并之願耳廷對甚佳三復增歎然今既得脫去場屋足以專意爲己之學更望勉力以慰平日期望之意此間曲折德粹歸想能言之不復縷縷也

答滕德章

縣僻官卑想亦少事然勾銷簿鈔所繫不輕政自不可忽也暇日讀何書作何事業學問別無它巧只要持守純固講誦精熟耳兩事皆以專一悠久爲功二三間斷爲敗不可不深念也安定詩舊所未見溫潤和平真有德之言也

答滕德章

到官既久聞學政甚脩想見橫經之暇亦自不妨進脩之益也熹衰病益侵無足言者鄉在彼刊得四經四子當時校勘自謂甚子細今觀其間乃猶有誤字（如書禹貢厥貢羽毛之羽誤作禹字詩下武三后在天之三誤

作王字）今不能盡記或因過目遇有此類幸令匠人隨手改正也古易音訓最後數版有欲改易處今寫去所欲全換者兩版并第三十四版之末行五字此已是依元版大小及行字踈密寫定今但只令人依此寫過看令不錯誤然後分付匠人改之爲佳此只是脩改舊版但密爲之勿以語人使之如不聞者乃佳若與人商量必有以僞學相沮難反致傳播者此不可不戒也

答林子玉（振）

竊讀太極圖傳云陽之變也陰之合也不知

陽何以言變陰何以言合
陽動而陰隨之故云變合
又水陰盛故居右火陽盛故居左不知陰盛
何以居右陽盛何以居左
左右但以陰陽之分耳
又木陽穉故次火金陰穉故次水豈以水生
木土生金耶
以四時之序推之可見
又五殊二實無餘欠也不知何以見得無餘
欠又云陰陽一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不

知何以見得無彼此又云五行之生也各一
其性無假借也不知何以謂之無假借
此三段意已分明更玩味之當自見得
又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萬物化生以形化
者言不知何以見得以氣化言又何以見得
以形化言
天地生物其序固如此遺書中論氣化處可見
又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
可移也不知謂名分之分性分之分
分猶定位耳

又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此豈言其命之流行
而不已者耶
此句更連上句玩味之可見其意
又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
水木陽也火金陰也此豈就圖而指其序耶
而水木何以謂之陽火金何以謂之陰
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一三
陽也二四陰也
又以氣而語其生之序則木火土金水而木
火陽也金水陰也此豈即其運用處而言之

耶而木火何以謂之陽金水何以謂之陰
此以四時而言春夏爲陽秋冬爲陰
又伊川先生解孟子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
此觀人之法擇之乃謂不得於言謂在己失
之於言也而孟子與公孫丑問答論知言大
槩謂知人之言不知擇之之說還可從否
孟子文義正謂在己者失之於言耳然言爲心
聲則在己在人皆如此也
又伊川先生云志氣之帥不可小觀某竊謂
以志帥氣此爲養氣者而言不知所謂小觀

之意如何

不可小覷只是不可小看了之意更熟味之

又切要之道無如敬以直內又云有主於內則虛不知直內還只是虛其內耶

敬則無委曲故直直則無係累故虛不可便以直內爲虛其內也

又云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某畢竟曉不孤之義未得

不孤只是盛德意

又云集義所生者集衆義而生浩然之氣非義外襲而取之也不知集義何以能生氣而生之意義又如何義外襲我而取氣

熹嘗謂孟子之意蓋謂此氣乃集義而生事皆合義則胸中浩然俯仰無所愧怍矣非行義而襲取此氣於外如掩襲之襲以此取彼也

又見濟之兄云中和以性言寂感以心言伊川曾有此語不知此語如何

伊川無此語只是此間朋友如此商量耳

又見濟之兄云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此中是在中之義猶言喜怒哀樂是在中底道理而伊川云中所以狀性之體段濟之云此與在中之義一般看某竊恐有異同

頃見石兄論此甚好可更質問商量當見異同之實

又中庸言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上下察也某竊謂此察字是道理著見之義不知如何

察是著見之義然須見其所著見者是何物始得細觀所問似思索未深如此泛問恐無所益當更革去好高之弊且就平易處深思反復句讀沉潛訓義久之自然習氣消除意思開闊也

答廖季碩（俁）

久不聞動靜正此馳情漕臺使至忽辱惠問獲審比日熱暑闗決有相台候萬福爲慰誠齋薦語精當眞無愧詞第顧衰蹤不足爲重而恐或反爲累耳西銘首論天地萬物與我同體之意固極宏大然其所論事天功夫則自于時保之以下方極親切承喻日誦此書計必有以深得乎此矣戴在伯向見朋友間多稱之恨未之識也

答廖季碩

比所辱書良以爲慰又深愧感尤異登聞士友咸喜脩塗逸駕自此其可量耶累書下問勤懇顧何愛於一言但欲以其所以自信自守者爲獻則誤賢者於迂闊而不可行之地欲舍其所以自信自守者爲説則又不知所以言也是以久而不知所以對惟高明之有以擇焉則於此二柄其必有所處矣

答廖季碩

熹衰晚遭此大禍痛苦不可爲懷請祠得歸已及里門矣去家益近觸目傷感尤不易堪也見剛之詞三復慨歎足見厲志之篤至於見屬之意則有所不敢承也誠齋直道孤立不容於朝然欽其惠於一路猶足以及人也知有講評之樂尤以歆羨越一親朋久不聞問泰州計亦不久當受代乃有悼亡之悲人生信鮮歡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四十九

朱文公文集四十九卷後考異

答林伯和　囂然（一作嚻然）

答陳膚仲　今欲革之（一作發之）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五十

書問答（一本作知舊門人問答）

答楊元範（大淵）

承示及新著易說開卷一讀啓發已多屬此數日諸處書問萃集撥置不下未及詳細但所略看過處其不能無疑者已兩三條如元亨利貞文王本意只是大亨而利於正耳至彖傳文言乃有四德之說今若依而釋之則此乾卦只合且以陽氣推說不應於利字遽以陰氣佐陽爲言且以一木言之萌芽則元華葉則亨枝幹堅殭則利子實成熟則貞貞則所成之實又可種而爲元循環無窮也若但謂歸根復命則亦不見貞字之意矣此須更於天地大化通體觀察其曲折未易以尺紙言也又大明終始乃言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程先生說本如此但傳中言之簡略却是語録中有此意若云乾道自能大明其終始殊費言語卒不成文義也大有卦亨享二字據說文本是一字故易中多互用如王用亨于岐山亦當爲享如王用享于帝之云也字畫音韻是經中淺事故先儒得其大者

多不留意然不知此等處不理會却枉費了無限辭說牽補而卒不得其本義亦甚害事也非但易學凡經之說無不如此獨恨早衰無精力整頓得耳大抵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即爲陽陽氣凝聚即爲陰非直有二物相對也此理甚明周先生於太極圖中已言之矣

答潘文叔（友文）

所喻爲學利病至纖至悉既知如此便當實下功夫就其所是去其所非久之自然有得力處正不必如此論量計較却成空言無益己事也況其所說一前一却纏綿繳繞終日勞攘更不曾得下功夫只如此疑惑擔閣過却日時深爲可惜向見子約書來多是如此嘗痛言之近日方覺撒手向前行得數步雖未必盡是且免如此遲疑惶惑首鼠兩端也知行之說恐古人說知字不如此大學所謂格物致知乃是即事物上窮得本來自然當然之理而本心知覺之體光明洞達無所不照耳非是回頭向壁隙間窺取一霎時間己心光影便爲天命全體也斲輪相馬之說亦是此病紙尾所謂壞證者似已陷

之切宜便就脚下一切掃去而於日用之間立程課著實下功夫不要如此胡思亂量過却日子也

答潘文叔

瞥然知見之說前書似已奉聞矣尚書亦無他說只是虛心平氣闕其所疑隨力量看教浹洽便自有得力處不須預爲較計必求赫赫之近功也近亦整頓諸家說欲放伯恭詩說作一書但鄙性褊狹不能兼容曲徇恐又不免少紛紜耳詩亦再看舊說多所未安見加删改別作一

小書庶幾簡約易讀若詳考即自有伯恭之書矣大學之格物中庸之明善近日方亦看得親切恨相遠無由面論耳

答潘叔

命之以事與上文謂之有謂之無一例未是指殺之語侯先生文字踈率只可大槩看然此一節却無病也

人之氣質不同謀野而獲亦是虛曠閒靜處見事精審無膠擾之患耳固是質之所偏然亦非大病也

左右固非大臣亦非閹官弄臣但謂親近之如漢侍中給事中魏晉以來中書門下之比云耳所謂左右太親者身蔽正指劉放孫資而言耳大夫却是任政之臣六卿官之長亦上大夫也孟子之意但欲齊王審於擇人未必以其信左右之言而發所云教之以不信大臣亦是推說之過大抵讀書只合平心說理不必如此過求却失正意也

答潘文叔

所喻讀書求道深思力行之意深愜所望然殊

未見常日端的用功及逐時漸次進步之處而但說不敢向外馳求不作空言解會恐又只成悠悠度日永不到眞實地頭也承許官滿見訪會面非遠當得細論但歲月如流光陰可惜既以自嘆又不能不以人物世道爲憂也

答潘端叔（友端）

示諭講學之意甚善甚善但此乃吾人本分事只以平常意思密加懇實久遠功夫而勿計其効則從容之間日積月累而忽不自知其益矣近時學者求聞計獲之私勝其於學問思辨之

功未加毫末而其分畫布置準擬度量之意已譁然於其外矣是以內實不足而游聲四馳及其究也非徒無益於己而其爲此學之罪有不可勝言者惟明者思有以反之則友朋之望也

答潘端叔

示喻子約曲折甚當渠所守固無可疑但其論甚恠教得學者相率而舍道義之塗以趨功利之域充塞仁義率獸食人不是小病故不免極力陳之以其所守言之固有過當若據其議論則亦不得不說到此地位也承需論語或問此

書〻無功夫脩得只集注屢改不定却與或問前後不相應矣山間無人錄得不得奉寄可只用舊本看有不穩處子細喻及却得評量也今年諸書都脩得一過大學所改尤多比舊已極詳密但未知將來看得又如何耳義理無窮精神有限又不知當年聖賢如何說得如此穩當精密無此〻滲漏也

答潘端叔

持守省察不令間斷則日用之間不覺自有得力處矣禮記須與儀禮相參通脩作一書方可觀中間伯恭〻門人爲之近見路德章編得兩篇頗有次第然渠輩又苦盡力於此反身都無自得處亦覺枉費工夫爾

答潘端叔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友端竊謂仁人心也蓋非二物曰心不違仁者分而言之則心猶言仁之形仁猶言心之理也顏子心不違仁雖無時而或違然視聖人則猶有以此合彼氣象聖人以三月言其久蓋常而不變也顏子未達一間

者政在不違處以尚有些〻小思勉而已或謂不違則有時而或違不違者三月則或違於三月之外非也

三月不違則三月之外或有時而少違矣以此合彼亦恐說得心與仁眞成二物了所謂仁之形者亦然此類更涵養意思看不容如此大急迫也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友端竊謂事事物物皆有理也志於道則思以極之於涵泳之中也

志者求知是理而期於必至之謂
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友端竊謂夫子之身桓魋所能害也夫子之德桓魋其如之何哉
以畏匡之語參之此聖人決知桓魋不能害已之詞之身之德其說過矣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伊川先生解歌必全章也與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同也未曉乞開誨
嘗謂此章見聖人謙退詳審不掩人善之意乃

爲盡其曲折伊川先生但言其不從中間一截和起耳雖亦是一意思然恐未盡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友端竊謂文王有聖德蓋天命之所在也泰伯知天命之所在故其讓也純乎天下之公而不係乎一己之私雖斷髮文身舉世不見知而不悔止於至善而已庸他計乎非精於義達於權者其孰能與於此至德云者人心之安天理之極無過與不及而不可一毫加損者也

此段意思甚佳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友端竊謂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貫上二句蓋惟臨大節而不可奪方見得可以託可以寄耳夫託孤寄命幸而無大變未見其難也唯其幾微之間義理精明危疑之時志意堅定雖國勢搶攘人心搖兀猶能保輔幼孤而安其社稷維持百里而全其生靈利害不能移其見死生不能易其守故曰臨大節而不可奪

也斯足以當夫所謂可以託可以寄矣
此段亦好鄙意正如此說然可以二字蓋猶以其才言之不可奪處乃見其節重處正在此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矣友端竊謂驕則挾爲己有專於夸己者也吝則固爲己私不肯舍己者也二者皆生於有己而已但驕者驕於人吝者吝於己驕則外若有餘吝則內常不足耳曰其餘不足觀者其餘指才美而言蓋善者天下之公善也人之有善如才美在身雖若周公之

多亦人之所當爲耳夫何有於巳以爲巳有則所謂才美者皆出於一巳之私雖善猶利也故曰有其善喪厥善矣以其餘不足觀也二者之病未易去也自學者言之以一能自居以一知自喜皆所謂驕也（云云）而不公於人過而憚改於巳皆所謂吝也惟深致其知而勇於克巳者始知二者之誠有害而後能覺其起而化其萌矣

此義亦善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友端竊謂

三年之間存察之功無斯須之忘也則工夫亦熟矣積累亦久矣其必至於善矣有不至焉者難得也則以夫所學之差繆施工之斷續而然耳

此章文義難通嘗恐當從楊先生說但至當作志乃通耳考上下章意亦此類

子長於臣（至）臣人其如予何友端竊謂堯舜禹湯武王周公有其時而道行於世者也文王非其時而道傳之書者也孔子聖人之在下者老而不遇退而將傳之書故此章以斯文爲言而獨曰文王既沒也

此章意恐未然文王道行於當時澤及於後世矣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至）子游子夏友端竊謂顔閔冉雍稱其學宰我子貢以下稱其才顔閔四子非無才才不足以名之故所稱者學也宰我以下非不學學未至於成故所稱者止於才也皆舉其重者言之耳然非由賜游夏之徒終身之事而止於所稱者而已也蓋才有不同學則無不同因其才之偏而抑揚

進退之教者之事也因其才之偏而求有以化之學者之事也今程先生曰有以文學入者有以政事入者有以言語入者有以德行入者是學有多岐而所入之門各不同也蓋恐記者之誤耳

學不可以一事名德行言語政事文章皆學也今專以德行爲學誤矣伊川先生之言恐當深味而以實事驗之由賜游夏之徒終身之事孔子所稱蓋亦如此不必過爲辭說曲加尊奉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友端竊謂過其

行猶易所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之過非言過其行也以一而字貫其中可見矣范氏以下之說恐文勢不順

舊嘗疑此章當如此說今得來喻甚合鄙意也

子張問行（止）子張書諸紳友端竊謂言忠信行篤敬存養之工繼而不息則事來知起不爲物欲所昏而理之所在不能揜於省察之際矣若如楊氏其者指物之辭所謂其者果何物學者見此而後行則無入而不自得之說置之胷中則恐事物之來反成疑貳却反無下手處

其字正指忠信篤敬耳參前倚衡謂言必欲其忠信行必欲其篤敬念念不忘常如有此二物在目前也

答潘恭叔友恭

友恭坐時亦間有虛靜之象（此時却是無欲）而未能無欲也（此謂平時）所恨工夫未能接續故憚煩失錯之處極多惟其憚煩愈多失錯深知之而不能改蓋欲靜意勝也

所諭皆善但不可如此迫切計功非惟無益反有所害宜深戒之

横渠說性命扵氣性命扵德之命恐只是聽命之意性天德命天理天理云者亦曰聽命扵德無非天理之當然耳不知是否

性命扵氣恐性命兩字須作一般看言性命皆出扵氣稟之偏也性天德命天理即所謂性命扵德

惟聖人可以踐形云者踐行當來吾身所具之理也可云者盡理而無餘欠也揚氏體性之說如何

程先生以充人之名解踐形字甚善踐猶言踐約之踐非謂踐行所具之理也楊氏體性之語不可曉　語一本作說

太子蒯聵得罪靈公出奔晉趙氏靈公嘗遊扵郊謂公子郢曰我將立若爲後靈公卒夫人奉遺命而立郢郢以輒在爲辭扵是國人立輒輒立十二年輒出亡蒯聵入是爲莊公莊公立三十年而出奔友恭竊詳此章妄意謂輒不顧其父而自立固已失父子之義矣蒯聵得罪扵父而出奔乃因竪良夫及孔悝

毋劫悝升臺而盟立之是不用先君之遺命父子君臣之義俱失之矣然則宗國所宜立者何人其必郢乎當郢辭國之日國人立輒之時輒能逃去則郢無得而辭蒯聵亦無復君衛之意及夫蒯聵既入良夫悝毋相與劫悝是時悝能守之以死則蒯聵安得而立哉惜乎孔悝不知出此一切付之無可奈何此蒯聵所以立也雖然天下豈有無父子君臣之國哉宜乎蒯聵未幾而復奔也

此論大槩得之但謂輒逃去則蒯聵無復君衛

之意及蒯聵既立而復奔者非是蓋輒自當逃去非欲為是以拒蒯聵之來也蒯聵就或能守其國亦不可知但義理自不是耳不必如此牽合也

孔悝有毋不能禁而使之為乱及為衛之臣又不能有所立以子路之賢為其家臣其事如何心甚疑之亦何所見而如此乞賜教

聖人之門不使人逃世避人以為潔故羣弟子多仕於亂邦然若子路冉有之徒亦太不擇矣此學者所當深戒也

仲尼元氣段中并字莫是包上兩句否時焉而已時字恐是戰國風氣所致

并秋殺盡見則以春生為主而兼舉之也時焉而已語意不分明未知端的指趣如此所說亦通或恐更有時既無人不得不自任之意或說秋殺氣象不常如此蓋有時而或見之也未知孰是試并思之

或謂游氏以犯上作亂為兩節據友恭所見只是一節據說不好犯上處亦貫忠順而言則知其非兩節也

作亂以上後說得之為仁之本一句似皆未得其說程說自與謝說不同不可混為一說也看得程說分明則自見謝說之非矣

或謂傳不習乎是得於人而不習友恭謂不習而傳與人或謂忠信能相有而不能相無故程先生以為內外表裏友恭謂盡己者自反而無慊於中故曰內以實者即此而施之於人故曰外或謂謝氏雖推廣見得不止踐言為信亦恐包括不盡後結云幾於無我則能之莫傷易否友恭謂說信處却不少包總

只欠以踐言爲信作本意幾於無我亦不爲

過

傳習恐當如前說忠信後說近之而亦未盡蓋忠信一理但以所從言之則異耳所云自反無慊即此而施之語皆失之更當别下語也踐言後說得之無我前說得之大率前說看得文意平直而傷於草略後說子細而失之支蔓有四互遷就之意不知前說誰所論不罪輕率也

閔子侍側

舊說誾誾和說而諍也侃侃剛直之貌此訓得之更宜詳味子樂但爲樂得英才而教育之之意知云不害爲自得皆其力分之所至似皆衍說也楊氏所引傷勇亦非孟子之意

師過商不及詳味此章歷考二子言行之間

有以知其因氣禀之偏而失性情之正

此說甚佳二子晩年進德雖不可知然子張之語終有慷慨激揚之氣子夏終是謹守規矩此所云氣禀雖爲未化亦不可謂全未化也此語亦是但似此立語微覺有病耳楊墨之說恐未然楊氏之學出於老聃之書墨子則晏子時已

有其說也非二子之流也

屢空

只是空乏之空古人有簞瓢屢空之語是也但言顔子數數空匱而不改其樂耳下文以子貢貨殖爲言正對此相反而言以深明顔子之賢也若曰心空則聖人平日之言無若此者且數數而空亦不勝其間斷矣此本何晏祖述老莊之言諸先生蓋失不之正耳

程子曰孔子弟子顔淵而下有子貢夫子門人要其歸而論之則曾子仲弓閔子冉子恐不在子貢之下莫以其天資穎悟而言否程子所指意果如何

此等不須遥度造理深後當自見得

答潘恭叔

友恭竊謂性命主理而言德氣主身而言性命之理得之於身者德也而其梏亡陷溺之者氣也蓋德無不善而氣則有偏善所以成性立命而氣偏則隅之耳兩端之在身相爲消長隨其多寡迭爲勝負德不勝氣身無以勝其偏偏日以勝而善日以微則是性命之

理反亂於氣矣故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是有以勝其偏善日以才而偏日以化則是性命之理不外於德矣故曰德勝其氣性命於德未知是否

氣亦有純有駁不得專以梏亡陷溺爲言但德不勝氣則其善者亦出於血氣之稟耳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可以踐形先生謂踐言踐約之踐反復紬繹極覺有味竊謂有是性則有是形色單舉形色則天性固在其中矣故曰形色天性蓋孟子言聖人不曰盡性而曰踐形也踐形云者猶言爽厥子不忝于素云耳曾子全而歸之曰啓予足啓予手亦此意蓋幾於踐矣學者主忠信所以求夫踐之一息不存則非踐矣游氏之說止楊氏爲密曰形者性之質曰能盡其性則踐形而無愧又曰未能盡性則於質有所不充如此發明固好但終不若程先生文人之形爲的也蓋盡性乃能踐形在性則言盡在形則言踐其實一也如引反身而誠之說及豈不慊於形哉之論則亦本程先生之意矣楊氏指形色爲物指天性爲則固佳如謂踐形體性恐未善尹氏引程先生之說蓋亦充人之形之意也不知此語見於何書先生之說皆善但其間微有疎密妄意如此乞賜批誨

學者求至於可以踐形之功非但主忠信一事而已非踐語亦未瑩蓋曰形有所不踐云耳盡性然後可以踐形今曰盡性乃能踐形亦未瑩

先生曰忠信一理但所從言之異耳友恭竊謂忠信一理而於己言忠於物言信者盡己則主心而言物則主理而言故盡己之心爲忠循物之理爲信雖內外之不同要之皆誠於我耳

心理不可以彼己分以理爲事可也循物無違非謂循物之理但言此物則循於此物之實而無所違則是所謂信耳

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先生曰侃侃剛直之貌二子剛直之象無顯言者以論語攷之妄意

冉有自謂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有以見其不肯掩覆不敢欺隱爲子華請粟夫子與之釜請益與之庾不滿其意便往自與粟五

秉至於子貢因叔孫武叔毁夫子便曰人雖欲自絶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夫子荅問友曰不可即止毋自辱焉意者子貢平日多直己見因其質而語之凡此恐帶剛直之象恐別有所據

侃侃只是比之誾誾者微有發露顯著氣象便是涵養未甚深厚處

先生所云子張子貢氣質雖為未化亦不可謂全未化此語亦是似此立語漸覺有病耳

友恭竊謂學者氣質苟未至於聖人皆不可以言化以二子進工之久殆曰變而未已者然尚當用力則未可謂之化也

變化氣質之化與大而化之之化不同

或問程子以薄昭之言證桓公之為兄信乎曰荀卿嘗謂桓公殺兄以爭國而其言固在薄昭之前矣蓋亦未有以知其必然但孔子之於管仲不復論其所處之義而獨稱其所就之功耳蓋管仲之為人以義責之則有不可勝責者亦不可以復立於名教之中以功取之則其功所以及人者亦可以遽貶而絶之也是以置其所

不勝責者而獨以其不可貶者稱之稱之固著與之而其所置而不論者又若將有時而論之也夫若將有時而論之則其所以為存萬世之防者亦不可不謂之切至耳矣蓋聖人之心至明至公人之功罪得失固無所逃於其間而其抑揚取舍之際亦未嘗有所偏勝而相掩也非可與權者其孰能知之曰然則程子非與曰彼於聖人之所有而不論者曲加意焉其所以微顯闡幽建立民彝之意至深遠矣學者當熟考而深求之未可以率然議也

友恭竊詳二子之問子路曰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未仁乎以召忽對管仲言之是以召忽之死為是以疑仲不死難為非故以為未仁也子貢曰不能死又相之既言不能死復繼以又相之是疑仲不特不能死而又事殺其主之人故亦以為非仁也意者子路以仲為當死而不當生而子貢則并以為設使可生桓公亦不當事而俱有求仁之問也殊不知仲同糾謀則雖有可死之道而桓乃當立則無不可事之理蓋仲雖糾之傳然非糾之臣

乃齊之臣也桓公當立則桓乃吾君所當事也但仲之罪乃在於不能諫糾之爭而反輔糾之爭耳是其不死殆知前〻之爭爲不義而非求生之比也桓公舍其罪而用之則名不正而事正亦非反覆不忠之比也故夫子答子路爲未仁之問則稱九合之功曰如其仁以爲不死之未仁不如九合之仁也夫以九合之仁過於不死之未仁則夫子之意未（真亦作直）真以不死爲非可知矣答子貢不死又相桓爲非仁之問則復稱其功又辨其不死而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曰豈若云者是又以仲之不死過於死也是夫子之意皆以不死相桓爲可而不以其所處爲非也故舊日讀此一章以程先生之說爲正以桓公爲兄子糾爲弟召忽之死爲守節管仲不死爲改過二子不仁之問亟疑其所處之非而夫子答之乃論其所處之義而非專取其所就之功也今伏讀先生之說恍然自失玩味累日迄未有得區區之意竊謂若從荀卿之說則桓公爲殺兄管仲爲事讎是仲不可復立於名教之中聖人當明辨之以存萬世之防可也舍二子之所問而妄及其所就之功毋乃以功而掩義乎使二子問仲之功夫子置其所處之義而以不可聖者稱之可也今所問者不答而所答者非問則是略其義而取其功也且不明以辨二子之問而陰以存萬世之防當其時而不論而將有時而論之幾於不切而謂之切至何也溥昭之言雖未知其必然然以聖人取之之意則妄意謂桓公非殺兄管仲非事讎可也

此論甚善向呂子約亦來辨之然不若來諭之詳也但管仲之意未必不出於求生但其蔣義尚有可生之道未至於害仁耳

答潘恭叔

性固不能不動然其無所不有非爲其不能不動而後然也雖不動而其無所不有亦曷嘗有虧欠哉釋氏之病乃爲錯認精神魂魄爲性非爲不知性之不能動而然也使其果能識性則不可謂之妄見既曰妄見則不可言見夫性之本空此等處立語未瑩恐亦非見得未分明也

答潘恭叔

示喻爲學之意甚善然不須如此計較但持守省察不令間斷則日用之間不覺自有得力處矣讀詩之說甚善須見祁居之論語說此一段亦好大槩如來喻之云也其他各據偏見便爲成說殊不能有所發明此固無足怪者而伯恭集解首章便引謝氏之說已落一邊至桑中篇後爲說甚長回護費力尤不能使人無疑不審亦嘗致思否近年讀書頗覺平穩不費注解處意味深長脩得大學中庸語孟諸書頗勝舊本禮記須與儀禮相參通修作一書乃可觀中間伯恭欲令門人爲之近見路德章編得兩篇頗有次第然渠輩又苦盡力於此反身都無自得處亦覺枉費功夫熹則精力已衰決不敢自下功夫矣恭叔暇日能爲成之亦一段有利益事但地遠不得相聚評訂爲恨如欲爲之可見報當寫樣子去也今有篇目先錄去此又是一例與德章者不同也綱目亦苦無心力了得蓋心目俱昏不耐勞苦且更看幾時如何如可勉彊或當以漸成之耳

答潘恭叔

學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工夫直是要得念念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舊來雖知此意然於緩急先後之間終是不覺有倒置處誤人不少今方自悔耳詩說已注其下亦未知是否更告詳之大抵近日學者之弊苦其說之太高與太多耳如此只見意緒叢雜都無玩味功夫不惟失却聖賢本意亦分却日用實功不可不戒也范公立子之說誠有未盡然太王之明太伯之讓王季之友皆有非唐高祖父子所及者蓋此意思不是一朝一夕揑合得成故范公寧守經據正而不敢遽以用權達節論之也儀禮已附高要范令去不知今已到否此等功夫度有餘力乃可爲不可使勝却涵養省察之實也

答潘恭叔

詩備六義之旨

六義次序孔氏得之但六字之旨極爲明白只因鄭氏不曉周禮籥章之文妄以七月一詩分爲三體故諸儒多從其說牽合附會紊亂顛錯

費盡安排只符合得鄭氏曲解周禮一章而於詩之文義意旨了無所益故鄙意不敢從之只且白直依文解義旣免得紛紜枉費心力而六義又都有用處不爲虛設蓋使讀詩者知是此義便作此義推求極爲省力今人說詩空有無限道理而無一點意味只爲不曉此意耳周禮以六詩教國子亦是使之明此義例推求詩意庶乎易曉若如今說卽是未通經時無所助於發明旣通經後徒然增此贅說教國子者何必以是爲先而詩之爲義又豈止於六而已耶籥章之豳雅豳頌恐大田良耜諸篇當之不然卽是別有此詩而亡之如王氏說又不然卽是以此七月一篇吹成三調詞同而音異耳若如鄭說卽兩章爲豳風猶或可成音節至於四章半爲豳雅三章半爲豳頌不知成何曲拍耶

關雎疑周公所作

凡言風者皆民間歌謠採詩者得之而聖人因以爲樂以見風化流行淪肌浹髓而發於聲氣者如此其謂之風正以其自然而然如風之動物而成聲耳如關雎之詩正是當時之人被文王太姒德化之深心膽肺腸一時換了自然不覺形於歌詠如此故當作樂之時列爲篇首以見一時之盛爲萬世之法尤是感人妙處若云周公所作卽國風雅頌無一篇是出於民言只與後世差官撰樂章相似都無些子自然發見活底意思亦何以致移風易俗之効耶

卷耳詩疑文王征伐四方朝會諸侯時后妃所作

卷耳詩恐是文王征伐四方朝會諸侯時后妃所作首章來喻得之後三章疑承首章之意而言欲登高望遠而往從之則僕馬皆病而不得往故欲酌酒以自解其憂傷耳大意與草蟲等篇相似又四愁詩云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父艱亦暗合此章耳

樛木序文

有嫉妬之心則必無逮下之思矣此序却未有害也（心疑思字之誤）

螽斯序文

螽斯不妬忌未有以察之小序又非的確可信之書詩中亦無不妬忌之意但見其衆多和集

之狀如人之不妬忌耳

桃夭詩曰華曰葉自其生意之所及以至無所不及言室家家室家人亦其德之所及以至無所不及也一則生意浸大一則德意浸廣宛轉取譬此言意之所以無窮也

桃夭序文首句恐已涉附會矣他說得之

羔羊之序與桃夭相似二南篇中類多如此委蛇如毛氏說即於正直二字意尤親切然小序本未必能盡詩意即鄭張二說意亦自佳更須審擇取舍或兼存而自為一義不妨不可彊合為一說也

振振君子即是家室思念君子不著其惡而著其善蓋居者念行者事之常也

殷其雷本無著其惡之意不必為此說但如死麕之吉士日月之德音則須說破耳

摽有梅上二句蓋言男女之念人皆有之而若是者皆女子之發乎情而不能以自達者也下兩句蓋言必待媒妁之言昏禮之備而後可行亦止乎禮義之謂也此詩即人情之近以感切當時之為人父母者使之婚姻之不失其時而已或曰是皆當時女子自賦之辭則不足以為風之正經矣

發乎情止乎禮義之說甚善感切人之父母卻恐未必有此意或是女子自作亦不害蓋里巷之詩但如此已為不失正矣

小星兼取程說甚善

江沱之序恐未安又始則不能無悔至不我與則隨其所遇而安終不我過則處之已熟知其無可奈何無復憂慮嘯如淵明之舒嘯

小序固不足信然謂江沱之間則未有以見其不然蓋或因其所見山川以起興也其後也悔其後也處兩句若如今說以為媵之自言則後字不通而三章其字皆指物之辭亦非所以自命也集傳歔字之義向來伯恭辨以為然

野有死麕言彊暴者欲以不備之禮為侵凌之具者得之騶虞驅發之說近亦疑之楚詞云君

王親發兮憚青兕此為發矢之義明矣然舊說虞人翼五豝以待公射中則殺一而已恐文勢不順疑此亦為禽獸之多見蒐田以時不妄殺伐至於當殺而殺則所謂取之以時用之以禮固不病其殺之多也蓋養之者仁也殺之者義也自不相妨不必曲為之說兼文勢如此乃順如杜詩一箭正墜雙飛翼之比若如所解卽當先言五豝而後言一發乃可通耳

疑何彼穠矣

何彼穠矣此詩義疑故兩存之東遷之初王室

猶未甚卑也王命諸侯固有不斥其名者如燮子畢公之類文侯當時既有大功稱字或是禮秩當然未可便爲王室衰弱之證

答潘恭叔

讀詩諸說前書已報去近再看二南舊說極有草草處已略刊訂別爲一書以趨簡約尚未能便就也周禮恐五峯之論太偏只如冢宰一官兼領王之膳服嬪御此最是設官者之深意蓋天下之事無重於此而胡氏乃痛詆之以爲周公不當治成王燕私之事其誤甚矣胡氏大紀

所論井田之屬亦多出臆斷不及注疏之精密常恨不曾得見薛陳諸人不知其說又如何也通鑑舉要詳不能備首尾略不可供檢閱此綱目之書所爲作也但精力早衰不能卒業終爲千古之恨耳小學未成而爲子澄所刻見此刊脩旦夕可就當送書市別刊成當奉寄此書甚有益也

答潘恭叔

敬之一字萬善根本涵養省察格物致知種種功夫皆從此出方有據依平時講學非不知此今乃覺得愈見親切端的耳願益加功以慰千里之望禮記如此編甚好但去取太深文字雖少而功力實多恐難得就又有擔負耳留來人累日欲逐一奉答所疑以客冗不暇昨夕方了得一篇今別錄去冊子必有別本可看却且留此俟畢附的便去也儀禮附記似合只依德章本子蓋免得拆碎記文本篇如要逐段參照即於章末結云右第幾章儀禮即云記其篇第幾章當附此（不必載其全文只如此亦自便於檢閱）禮記即云當附儀禮某篇第幾章又如此大戴禮亦合收入可

附儀禮者附之不可者分入五類如管子弟子職篇亦合附入曲禮類其他經傳類書說禮文者並合編集別爲一書周禮即以祭禮賓客師田喪紀之屬事別爲門自爲一書如此即禮書大備但功力不少須得數人分手乃可成耳所諭讀通鑑正史曲折甚善學不可不博正須如此然亦須量力恐太拽出精神向外減却內省功夫耳

若作集注即諸家說可附入或有已見亦可放溫公揚子法言太玄例也若只用注疏即不必

然亦闕人耳
分爲五類先儒未有此說第一類皆上下大小
通用之禮第二類即國家之大制度第三類乃
禮樂之說第四類皆論學之精語第五類論學
之粗者也（大戴禮亦可依此分之）
卷數之說須俟都畢通計其多少而分之今未
可定也其書則合爲一書者爲是但通以禮書
名之而以儀禮附記爲先禮記分類爲後如附
記初卷首即云禮書第一本行下寫儀禮附記
一（五字）次行云士冠禮第一本行下寫儀禮一（三字）

冠義第二本行下寫禮記一（三字）分類初卷首第
一行云禮書第幾本行下寫禮記分類一（五字）次
行云曲禮上第一本行下寫禮記幾（通前篇數計之）其
大戴管子等書亦依此分題之
首章言君子脩身其要在此三者而其效足以
安民乃禮之本故以冠篇（毋不敬止安民哉）
賢者（至）能遷此言賢者於其所狎能敬之於其
所畏能愛之於其所愛能知其惡於其所憎能
知其善雖積財而能散施雖安安而能從義可
以爲法與上下文禁戒之辭不同舊說非是安

安而能遷來說得之但辭太煩耳疑事毋質直
而勿有兩句連說爲是疑事毋質即少儀所謂
毋身質言語是也直而勿有謂陳所見聽彼決
擇不可據而有之專務強辨不能如此則是以
身質言語矣
敖不可長云云此篇雜取諸書精要之語集以
成編雖大意相似而文不連屬如首章四句乃
曲禮古經之言敖不可長以下四句不知是何
書語又自爲一節皆禁戒之辭也賢者以下六
句又當別是一書（語見別段）臨財毋苟得以下六句

又是一書亦禁戒之辭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劉
原父以爲此乃大戴記曾子事父母篇之辭曰
孝子惟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
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爲
人子之道也此篇蓋取彼文而若夫二字失於
刪去鄭氏不知其然乃謂此二句爲丈夫之事
其說誤矣此說得之又立如齊注疏所說亦容
甚詳今皆不取而所取者乃無所發明之剩語
此類恐更宜詳擇也禮從宜使從俗當又是一
書其說舊注亦得之劉氏七經小傳有儀禮等

說不可不看若夫二字與中庸好學近乎智上子曰二字相似皆失於刪去者也

聖人作絶句舊見蜀中印本有如此點者似亦有理又人生十年曰幼亦爲絶句學字自爲一句下文至百年曰期頤皆然似亦得之■取於人此與孟子治人治於人食人食於人語意相類於人者爲人所取法也取人者人不來而我引取之也下文來學往教即其事之實也■齋戒儀禮雖無娶妻告廟之文而左傳曰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是古人亦有告廟之禮不知何故不同耳

答潘恭叔

大抵此本本一作是

成於樂如學樂誦詩舞勺舞象豈不是學者事舜命夔典樂教胄子豈不是學者事但漸次見效直至聖人地位始可言成耳

敖惰讀者多以爲疑嘗欲於或問中補數語以發之而未暇大抵此本有一等人上不至於可親愛畏敬下不至於可賤惡哀矜使人視之泛然不入念慮者耳然於此而猶以恐其有偏爲戒則豈真敖忽而忘之哉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欲立謂欲有立於世立人謂扶持培殖使之有以自立也欲達謂欲自遂其志達人謂無遏塞沮抑使之得以自達也

此說是

隱居求志行義達道集注謂伊尹太公之流可當之是也顏子所造所得二賢恐無以過之而云亦庶乎此下語輕重抑揚處疑若於顏子少貶者若云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之流是也若顏子可以當之矣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蚤死故夫子言然不知可否

當時正以事言非論其德之淺深然也語意之間誠有如所論者更俟詳之

驕吝二字平時作兩種看然夫子使驕且吝之言則若不分輕重者程子氣盈氣歉之說亦然今集註引程子之言而復有本根枝葉之論此說雖甚精但與程子說不同而以鄙嗇訓釋吝字若語意未足者蓋先生將吝字看得重直是說到蔽固自私不肯放下處故凡形於外者無非私己之發此驕之所由有

如此則工夫全在吝上

此義亦因見人有如此之弊故微發之要是兩種病痛彼此相助但細看得吝字是陰病裏証尤可畏耳

禮記言鄙詐慢易之心入之則是內外有兩心曰入之則此心是在外矣鄙詐慢易似非所以言心

入之一字正是見得外誘使然非本心實有此惡也雖非本有然既爲所奪而得以爲主於內則非心而何恐不必致疑也

答鄭仲禮

一別二十餘年不復聞動靜但中間得季隨所寄疑義獨賢者之言偶合鄙意而厄於衆口不能自伸初不知其爲誰何既而乃知攺名曲折甚慰別後之思也兹辱惠書益以爲喜比日春和遠惟燕履殊勝熹憂患衰朽中間幾有浮湘之便竟以病懶迂踈不復敢出令又紛紛度其勢終亦難動每念吾敬夫逝去之後不知後來諸賢所講復如何比得季隨書又無復十年前意象矣歲月易失岐路易差無由相聚痛相切

磨千里相望徒有慨歎耳示喻讀易之說甚善向見敬夫及呂伯恭皆令學者專讀程傳往往皆無所得盖程傳但觀其理而不考卦畫經文則其意味無窮各有用處誠爲切於日用功夫但以卦畫經文考之則不免有可疑者熹盖嘗以康節之言求之而得其畫卦之次第方知聖人只是見得陰陽自然生生之象而摹寫之初未嘗有意安排也至於經文亦但虛心讀之間略曉其一二至有不可曉處則便放下不敢穿鑿以求必通如此却似看得有些意思亦嘗粗筆其說而未成也至於畫卦揲蓍之法則又嘗有一書模印以傳名曰啓蒙不知賢者曾見之否今以奉寄試詳考之復以見喻幸也來喻所謂隱者豈非麻衣之流乎此乃僞書向來敬夫雖不以其說爲然然亦誤以爲眞希夷之師說也其言專說卦畫大槩似是而其所以爲說者則皆瑣碎支離附會穿鑿更無是處如別紙所示數說恐亦未免此病也大學章句一本并往其間雖無玄妙奇特之說然皆是直說聖門著實用功處亦幸細觀如有所疑并以見告不敢

不盡所懷也彼中朋友今有幾人其趣向成就果能不失前人衣鉢之傳否向來猶時有往來商訂之益得以知其踈密近年遂有不涉思慮言語之意虛無象罔不可捕詰皆非平日所聞於吾亡友者不知何故變得如此甚可歎也因便寫此未能盡所欲言正遠千萬以時自愛

答鄭仲禮

示喻爲學之意甚善讀書固不可廢然亦須以主敬立志爲先方可就此田地上推尋義理見諸行事若平居泛然略無存養之功又無實踐

之志而但欲曉解文義説得分明則雖盡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益況又未必能通而不誤乎近覺朋友讀書講論多不得力其病皆出於此不可不深戒也季隨季忱爲學如何近來有何講論因書幸致此意

答余占之

試期不遠且作舉子文固所當然然義理意味亦不可遽斷絕耳思無邪之説伊川意已如此氣味自長不必牽合諸説却味短也仁者能好惡人上蔡亦謂無私好惡耳但語中少却一私字似覺有病不以辭害意可也平易固疑於卑近然却正是初學事須從此去漸次自到高遠處乃是升高自下陟遐自邇之義未聞先高遠而後平易也仁者愛之理而直以愛爲仁則不可此處且更潛心久之有見方信得及今且當就此兩句裏面思量不必向外頭走作也周張二書恐未暇及若欲便看過熟讀深思此外更無別巧然亦不惟二書凡讀書之法皆不外此也

答余占之

仁愛之説大槩近之且更涵泳推廣久之浹洽自當信得及也井有仁焉謂赴井以救人爲仁耳文義雖略迂晦然大意當是如此以下文可逝不可陷者觀之可見也七月開冰之説近亦有朋友如此致疑但不如此説則鑿冰踰月而後納之又似太緩恐此但先後相因之文非實以爲今日明日也經傳類此處多但兼通衆説以俟講究虛心以容之不必遽爲一定之説也

答余占之

熹此亦粗遣但老衰殊甚疾病益侵[illegible][illegible]

盡未知所稅駕也今年絕無朋友相過近日方有至者只一二輩猶未有害若多則恐生事無由會面遠書不能盡懷不知冬間能枉路一顧否

答余占之

直卿已歸在此今年往來亦有一二十人相過講習其間豈無曉會得意思者然未見大段斷然可負荷此事者甚可慮也

答汪清卿

所喻五常即是五行之性初無異義此性本善但感動之後或失其正則流於惡耳此等處反之於身使自見得不必致疑只是自家感動善惡之端須常省察持守耳

答程正思

設啓奠祝詞殯前跪告祝詞依高氏書日內復具饌以辭訣

葬前數日啓殯前未可謂之辭訣恐是日但設奠而啓殯至葬前一夕乃設奠辭訣

啓喪遣奠用高氏書祝文

高氏祝詞云形神不留者非是據開元禮當作靈辰不留旋亦當作柩今雖不用此詞亦謂知之

按禮既虞之後以吉祭易喪祭吉祭喪祭何辨

未葬時奠而不祭但酌酒陳饌再拜而已虞始用祭禮卒哭則又謂之吉祭其說則高氏說已詳矣但古禮於今既無所施而其所制儀復無吉凶之辨惟溫公以虞祭讀祝於主人之右卒哭讀祝於主人之左為別蓋得禮意大抵高氏考古雖詳而制儀實疎不若溫公之愨實耳

答程正思

示喻日用操存之意甚善甚善用功如此所造豈易量然亦須精窮理功夫令胷次灑落始有進步處大學所謂知至而後意誠者正謂此也讀禮之暇宜取論語逐章細看每日不過兩三段先令盡通諸說異同然後深求聖言本意則久久自當見效矣

答程正思

所示禮文考訂詳悉上合禮意下適時宜甚善甚善其閒小未備處已輒補之矣幸詳擇而勉

行之使州里之間有所觀法非細事也

答程正思

承喻致知力行之意甚善然欲以靜敬二字該之則恐未然蓋聖賢之學徹頭徹尾只是一敬字致知者以敬而致之也力行者以敬而行之也靜之爲言則亦理明心定自無紛擾之效耳今以靜爲致知之由敬爲力行之準則其功夫次序皆不得其當矣中庸所謂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者皆致知之事而必以篤行終之此可見也苟不從事於學問思辨之間但欲以靜爲主而待理之自明則亦没世窮年而無所獲矣

答程正思

葬地之訟想已得直凡百更宜審處與其得直於有司不若兩平於鄉曲之爲愈也觀書以已體驗固爲親切然亦須徧觀衆理而合其歸趣乃佳若只據已見却恐於事理有所不周欲徑急而反疎緩也

答程正思

論語舊嘗纂定諸說近細考之所當改易者什過五六知近讀此書有緒亦甚欲相與商訂耳

答程正思

論語三篇說甚子細衮衮未暇詳看所訂集注中一二字甚善如三事之爲三者當即改易也此間講說不廢能問者不過二三人耳濂溪祠記刻成已久何爲未見今併前刻三種内去先人小集一冊併往此間無他物可爲寄也

答程正思

熹忽被改除之命來日當往奏事儻得遂瞻玉陛不敢愛身以爲朋友羞但恐踈拙不能有以感動上意耳致知力行論其先後固當以致知爲先然論其輕重則當以力行爲重昨告擇之正爲徒能知之言之而不能行者設耳於理固無大害也

答程正思

諸書冊看義理未安處甚多皆是要切大頭項處令人恐懼不可言

答程正思

熹病倦不敢極力觀書閒中玩養頗覺粗有進處恨相去遠不得朝夕款聚亦幸有一二朋友在此不廢講論因事提撥不爲無助不知正思

能一來否沙隨程丈聞亦欲入閩不知何時爲成行也聞其制度之學甚精亦見其一二文字恨未得面扣之耳清卿省處恐靠不得不知他日來如何做功夫離群索居易得鈍滯了人甚可懼也

答程正思

遷葬重事似不宜容易舉動凡百更切審細爲佳若得已不如且已也異論紛紜不必深辨且於自家存養講學處朝夕點檢是切身之急務朋友相信得及者密加評訂自不可廢切不可

於稠人廣坐論說是非著書立言肆意排擊徒爲競辨之端無益於事向來蓋嘗如此今乃悔之故不願賢者之爲之耳

答程正思

且歸侍旁日與諸弟姪講學甚善所謂聖賢大旨斷然無疑久知賢者有此意思但覺有枯燥生硬氣象恐却有合疑處不知致疑耳所示孟子數條大槩得之但論心處以爲此非心之本體若果如此則是本體之外別有一副走作不定之心而孔孟教人却舍其本體而就此指示令做工夫何耶此等處非解釋之誤乃是本原處見得未明無箇涵泳存養田地所以如此更願察之也世學不明異端蠭起大率皆便於私意人欲之實而可以不失道義問學之名以故學者翕然趨之然唯有之是真難滅是假易除但當力行吾道使益光明則彼之邪說如見晛耳故不必深與之辨（如下一本空二字疑是雪字）

答程正思

所論放心之說甚善且更如此存養體驗久久純熟又須見得存養省察不是兩事也

答程正思

向見印行王謝論大意甚善但論此兩人實事太草草恐是看得史書未熟亦不可不加意今日正要見得此兩人功少罪多處方見儒者大學功用之實耳所諭心說亦恐未精大抵此心有正而無邪故其存則正而亡則邪耳

答程正思

所喻孟子前日因一二朋友看到此疑其說之不明方略改定正與來喻合叔重必自報去矣答陳同父書不知曾細看否人皆以爲此不足

深辨此未察時學之弊苟也區區之意豈爲一人發哉鋟版乃此間呂沅州爲之發本初未有也此等事當平心觀之不必如此爲已甚也

答程正思

所論皆正當確實而衞道之意又甚嚴深慰病中懷抱省試得失想不復置胸中也告子生之謂性集注雖改細看終未分明近日再改一過此處覺得尚未有言語解析得出更俟款曲細看他時相見却得面論祝汀州見責之意敢不敬承蓋緣舊日曾學禪宗故於彼說雖知其非

而不免有私嗜之意亦是被渠說得遮前掩後未盡見其底蘊譬如楊墨但能知其爲我兼愛而不知其至於無父無君雖知其無父無君亦不知其便是禽獸也去冬因其徒來此狂妄凶狠手足盡露自此乃始顯然鳴鼓攻之不復爲前日之唯阿矣浙學尤更醜陋如潘叔昌呂子約之徒皆已深陷其中不知當時傳授師說何故乖訛便至於此深可痛恨元善遂能辨此深可歎賞深懼老繆放過此着今日徒勞頰舌用力多而見功寡也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犬牛人之形氣既具而有知覺能運動者生也有生雖同然形氣既異則其生而有得乎天之理亦異蓋在人則得其全而無有不善在物則有所蔽而不得其全是乃所謂性也今告子曰生之謂性如白之謂白而凡白之白無異白焉則是指形氣之生者以爲性而謂之物之所得於天者亦無不同矣故孟子以此詰之而告子理屈詞窮不能復對也　右第三章乃告子迷繆之本根孟子開示之要切蓋知覺運動者形氣之所

爲仁義禮智者天命之所賦學者於此正當審其偏正全闕而求知所以自貴於物不可以有生之同反自陷於禽獸而不自知已性之大全也

告子一段欲如此改定仍刪去舊論似此簡徑但恐於一原處未甚分明請看詳之

答程正思

所喻數說皆善孟子中間又改一過不記曾錄去否今恐未曾別寄一本但初看甚分明今讀之又似不分曉試更爲思之如來喻固佳初欲

取而用之又覺太繁注中著不得許多言語今可更約其辭爲下數語來若發脫得意思分明又當改却此說乃佳也致知說及它數處近改者德粹寫得今有所改或問一二條亦寫寄之可就取看日新一條似比舊有功也發見之說已具叔重書中可更相與詳之此是日用功夫最精約處與向來五峯敬夫之說不同可更思之恐說未透却又須別下語也大學或問所引孟子正是傳授血脉與援引牽合者不同試更詳之人心道心近書雖云無疑恐亦有未徹處

故猶有不善者之說亦請更察之也其它所論大槩皆正當但於曲折處間有未察則恐於所謂亭亭當當恰好處未免不子細也大抵近日朋友例皆昏弱無志散漫無主鞭策不前獨正思篤志勤懇一有見聞便肯窮究此爲甚不易得常與朋友言之以爲爲學正須如此方有可望然亦覺得意思有粗踈處辨論功夫勝却玩索意思故氣象間有喧閙急迫之病而少從容自得之意此爲未滿人意耳

答程正思

熹再辤之章并一疏上之頗推真間所言之未盡者語似太訐未知得免於戾否所遣人以月初七八間行至今未還不知聖意定何如自覺踈拙無以堪此厚恩冒昧而前必取顛躓若得請行而身隱乃爲莫大之幸耳所示諸書甚善甚善但臨川之辨當時似少商量徒然合閙無益於事也其書近日方答之所說不過如所示者而稍加詳耳此亦不獲已而答恐後學不知爲惑耳渠則必然不肯回也此間書院近方結裹江浙間有朋友在彼相聚與國萬正淳不知

舊在南康曾相識否其間一二人亦儘可講論也小學字訓甚佳言語雖不多却是一部大爾雅也

答程正思

答子靜書無人寫得聞其已謄本四出久矣此正不欲暴其短渠乃自如此可歎可歎然得渠如此亦甚省力且得四方學者略知前賢立言本旨不爲無益不必深辨之云似未知聖賢任道之心也

答程正思

所示策甚佳然詞氣之間亦覺尚欠平和處豈有所不能平於中耶陳正巳之論何足深辨呆老甞說少時見張天覺或告之曰蔡元長說相公極正當只是少些機數張應之曰蔡京斫頭破肚漢我若有機數卻與你一般也若待它說伊川用處不周即伊川與你一般矣此可付一笑也通書注說善惡分明作兩節何爲尚疑無先善後惡之意耶性字之說亦無可疑然得賢者如此發明亦有助也

答汪子文

似聞比來急於進取遂爲神怪所惑殊駭聞聽於此等處把捉不定則所講聞於簡冊者將以何用耶自此切須安常守正以爲進學之地不宜復徇前失以陷於邪妄之域也

答汪聖可

示喻讀書勵行之意甚善甚善然更願反躬務實以充其言使無浮行之愧則區區之深望也

答周舜弼（謨）

熹適承枉顧示以長牋稱道過實決非淺陋所敢當不敢自辨數也至謂程氏二書出於記錄之餘不能無誤誠如所論向來所以各因本篇而存其姓號以相別者正謂是爾然言有似是而實非者有似非而實是者非好之篤玩之深而辨之明者或未能無誤也暇日見過得面叩其一二幸甚幸甚

答周舜弼

臨行所說務實一事途中曾致思否觀之今日學者不能進步病痛全在此處但就實做工夫自然有得未須遽責效驗也仁字想別後所見尤親切或有議論因來不妨見寄

答周舜弼

葬事不易便能了辦喪禮盡誠不徇流俗此尤所難更宜深念閔卜二子除喪而見之意以終禮制區區之望也

答周舜弼

彼中朋友用功爲學次第如何便中喻及向時每說持敬窮理二事今日所見亦只是如此但覺得先後緩急之序愈分明親切直是先要於持守上著力方有進步處也孟子說性善及求放心處最宜深玩之

答周舜弼

前此所示別紙條目雖多然其大槩只是不曾實持得敬不曾實窮得理不曾實信得性善不曾實求得放心而乃緣文生義虛費說詞其說愈長其失愈遠此是莫大之病只以其間所論曲折及後段克伐怨欲鄉原思學瞻忽前後之類觀之便自可見若果是實曾下得工夫即此等處自無可疑縱有商量亦須有著實病痛不應如此泛泛矣曾子一段文意雖說得行然似亦未是眞見似此等處且須虛心涵泳未要生說卻且就日用閒實下持敬功夫求取放心然後卻看自家本性元是善與不善自家與堯舜元是同與不同若信得及意思自然開明持守亦不費力矣君子而時中卻是集注失於太簡令人生疑今已刪去只見存文義已自分明若不爲此句所牽則亦無可疑矣恐枉費思索故并及之然其切要功夫無如前件所說千萬留意也

答周舜弼

所論仁字殊未親切而語意叢雜尤覺有病須知所謂心之德者卽程先生穀種之說所謂愛之理者則正所謂仁是未發之愛愛是已發之仁耳只以此意推之更不須外邊添入道理反混雜得無分曉處若於此處認得仁字即不妨與天地萬物同體若不會得而便將天地萬物同體爲仁卻轉見無交涉矣仁義禮智便是性之大目皆是形而上者不可分爲兩事顏子之勇只以曾子所稱數事體之於身非大勇者其孰能之克己之說未爲不是但如此言語上理會恐無益耳其他數條似皆未切大抵前後見舜弼講論多是不切己而止於文字上捏合所以無意味不得力須更就此斡轉方有實地功夫也

答周舜弼

示及疑問且當知此涵泳甚善致知功夫亦只是且據所已知者玩索推廣將去具於心者本自無不足也敬子遠來不易其志甚勇而功夫未密更宜相與切磋更令精細平穩乃佳耳觀其病痛與長孺頗相似所以做處一般不知吾人所學且要切身正不以此等爲高也若親養未便亦須委曲商量不須如此躁迫也伊川告

詞如此是亦紹興初年議論未免一褒一貶之雜也

答周舜弼

所諭敬字工夫於應事處用力爲難此亦常理但看聖賢說行篤敬執事敬則敬字本不爲默然無爲時設須向難處力加持守庶幾動靜如一耳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彊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尚何問哉

答周舜弼

示喻爲學之意大槩不過如此更在日用之間

實用其力念念相續勿令間斷

答周舜弼

來喻所云皆學者不能無疑之處然讀書則實究其理行己則實踐其迹念念鄉前不輕自恕則在我者雖甚孤高然與它人元無干預亦何必私憂過計而陷於同流合汙之地耶

答周舜弼

講學持守不懈益勤深慰所望又聞頗有朋友之助當此歲寒不改其操尤不易得也更願相與磨厲以造其極毋使徒得虛名以取實禍乃爲佳耳前書絜矩之說大槩得之二字文義蓋謂度之以矩而取其方耳今所示數條各以鄙意附於其後却以封還幸試思之來說大槩明白詳細但且於此更加反復虛心靜慮密切玩味久之須自見得更有精微處不但如此而已也承欲見訪固願一見但遠來費力不若如前所說著實下功果自得之則與合堂同席亦無以異也鄉來蔡君今安在能不受變於俗否耶

大學之道莫切於致知莫難於誠意意有未誠必當隨事即物求其所以當然之理然觀

天下之事其幾甚微善惡邪正是非得失未有不相揉雜乎芒芴之閒者靜而察之者精則動而行之者審聖賢之學必以踐履爲言者亦曰見諸行事皆平日之所素定者耳今先生之教必曰知之者切而後意無不誠蓋若泛論知至如諸家所謂極盡而無餘則遂與上文所謂致知者爲無別況必待盡知萬物之理而後別求誠意之功則此意何時而可誠耶此正學者緊切用功之地而先生訓釋精明誠有以發聖賢未發之蘊竊嘗體之

於心事物之來必精察乎善惡之兩端如是而爲善則確守而不違如是而爲惡則深絶而勿近（先生勾去此并上二句）亦庶幾不苟於致知而所知者非復泛然無切於事理一不苟於誠意而好善惡惡直欲無一豪自欺之意敬守此心無敢怠忽課功計効則不敢以爲意焉如此用力不知如何

知至只是致知到處非別有一事也但見得本來合當如此之正理自然發見透徹則所知自切不須更說確守深絶而意自無不誠矣

傳之二章釋自新新民而結之以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言皆欲止於至善也蓋自致知以至脩身無非所以自新也自齊家以至平天下無非所以新民也凡此八者誠大學之條目然必曰止於至善者深言擇善不可以不精耳夫善一也有至善則有未善（先生改去善而）雖所以言擇善之難如此過則失中不及則亦未至于中宜其應事接物之際固有欲爲公而以遂其私欲爲義而乃徇乎利厚薄輕重泛然而應不得其當是皆知之有未切也

補亡之章謂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理之表裏精粗無不盡而心之分別取舍無不切是必加之以積習之功庶乎豁然貫通然後可以言止於至善之事乎苟未至此則分別取舍於心當如何

一事自有一事之至善如仁敬孝慈之類

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人之所不能無者然有一于此則心不得其正何哉蓋此心不可以頃刻而不存苟喜怒憂懼一萌于中則心有係累不特不能帥乎氣而氣反得以動其心

矣故當忿懥之時惟有忿懥而已既以忿懥爲主尚何心之可存恐懼之類莫不皆然聖人於此深欲學者常存此心無少間斷喜怒哀懼猶不可有而況於曠蕩外馳邪辟妄念以爲此心之累者乎故曰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矣以此意體之如何

有喜怒憂懼則四者之發不得其正無喜怒憂懼則四者之發何不正之有

絜矩之道推己度物而求所以處之之方故於上下左右前後之際皆不以己之所不欲

者施諸彼而已矣然皆以敬老事長恤孤之三者推之以見民心之同然故下文極言好惡不可以異乎人而財利不可以擅乎己苟惟不然皆取惡之道也是則一章之意無非發明恕之一字上章既言所藏乎身不恕則不能喻諸人矣於此復推廣之以極其所不通之意恕之爲用其大如此求其指歸則不過孝弟慈三者行乎一家推而至於治國平天下同一機而已孝弟慈非恕也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推之者近施之者廣必與人同其欲而不拂乎人之性兹其所以爲恕以此觀之是否

此段說得條暢

致中和注云自戒謹恐懼而守之以至於無一息之不存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必謹其獨而察之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慊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夫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戒謹恐懼所以守之於未發之時故無一息之不存而能極其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必謹其獨所以察之於既發之際故無一行之不

慊而能極其和天地之所以位者不違乎中萬物之所以育者不失乎和致中和而天地自位萬物自育者蓋如此學者於此靜而不失其所操動而不乖其所發亦庶幾乎中和之在我而已天地萬物之所以位且育焉則不敢易而言之未識是否

其說只如此不難曉但用力爲不易耳勉旃勉旃

凡事豫則立一節言與事行與道皆欲先定於其初則不跲不困不疚不窮斯有必然之驗故下文自不獲乎上不信乎朋友不順乎親而推之皆始於不誠乎身而已然則先立乎誠爲此章之要旨而不明乎善則不可以誠乎身也今欲進乎明善之功要必格物以窮其理致知以處其義夫然後眞知善之爲可好而好之則如好好色眞知惡之爲可惡而惡之則如惡惡臭明善如此夫安得而不誠哉以是觀之則中庸所謂明善即大學致知之事中庸之所謂誠身即大學意誠之功要其指歸其理則一而已是否

得之

費而隱章引鳶飛魚躍之詩以明其旨程夫子以爲子思喫緊爲人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活潑潑地竊以爲子思之言無非實理而程夫子之說亦皆眞見今又得先生寬定此章反復開曉昭然義見耽玩久之心融意釋夫形而下者道之用矣必有形而上者爲之體其用廣夫安得而不費其體微又安得而不隱體用顯微初無間絶人惟覩其用之顯而不見其體之微也是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子思於是託鳶魚以明此理之昭著而

其所以然之故則亦可知其隱然爲難見也夫昇於鳶魚者尚爾而况自夫婦隱微之間極而至於天地廣博之際化育流行洪纖高下莫不皆然此理固非偶然者而亦孰與之哉子思之言精密峻潔而程子之論無纖毫凝滯倚著之意非先生其孰知之大意如何

只是如此更宜詳味

二十七章始言道之體極於至大而無外道之用入於至小而無間非至德之人不足以凝之中言至道之凝非大小精粗舉而並行則不足以凝是道也末言所處之無不宜所以極言至道之凝其效如此然大小精粗之旨諸家所論不同張子逐句爲義呂氏因之以一句自相反覆爲說游氏以逐句相承接爲說楊氏以逐句上一節承上節下一節承下節爲說却以溫故知新爲道問學之事敦厚崇禮爲道中庸之事兼而讀之亦足以發明大旨然分比精密條理該貫然不若以尊德性爲存心之本而極乎道體之大以道問學爲致知之本而盡乎道體之細遂以廣大

高明溫故敦厚爲存心之屬以精微中庸知新崇禮爲致知之屬於是犂然各當於人心使學者有用力之地而不悖乎名義之紛紜也竊嘗玩索所謂不以一毫私意自蔽者指致廣大而言也不以一毫私欲而自累者指極高明而言也作讀兩句似若一意相同然試體之一以私意自蔽則心不洪放而狹隘迫窄何以致廣大乎一以私欲自累則此心沉溺而昏暗卑陋何以極高明乎此二句若相似而實不同者妄意如此是否

得之

末章八引詩前五條論始學至成德疎密淺深之序後三條皆所以贊不顯之德前此蓋未有發明斯義若此昭著明白也今觀尚絅一條則知爲己之學不可以狥名而入德之方皆由乎己而已進而至於亦孔之昭則謹獨之行已著又進而至於不愧屋漏則謹獨之效益彰其曰奏假無言所以言其德之已成又曰不顯惟德所以言其德之至盛故先之以不賞不怒而民自畏勸終之以篤恭而天下平也夫自下學謹獨之事積而至於篤恭而天下平則其存心也愈謹而進德也彌盛復丐引詩以歎詠不顯之德固不在乎聲色之末亦非德輶如毛之可比極論其妙不若無聲無臭之詩爲可以形容其不顯之至耳竊嘗謂此章之旨正與首章相應首章論道體之大端故以性命教之三者言之於始然必戒謹恐懼而存其未發之中必謹其獨而保其既發之和中和之至所以能位天地育萬物者蓋其德之盛同乎天而然也中庸之書所以始於是者其旨深哉有志於學者可不知天德之在聖人者爲如何於此宜盡心焉爾未審是否

亦孔之昭是謹獨意不愧屋漏是戒謹恐懼意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不但終食之間而已也雖造次必於是不但造次而已也雖顛沛必於是蓋欲此心無頃刻須臾之間斷也及稱顏子則曰三月不違於衆人則曰日月至焉而已今學者於日月至焉且茫然不知其所謂況其上者乎克己功夫要當自日月至焉推而上之至終食之間以至造次至顛沛一節密一節去庶幾持養純熟而三月不違可學而至不學則已欲學聖人則純亦不已此其進步之階歟

下學之功誠當如此其資質之高明者自應不在此限但我未之見耳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貧與富交戰則忮弱則求人惟丫無所養而後飢渴得以害其心也故不能自安於貧而有慕乎彼之富此心一動物欲行焉故雖可已而不已孟子所謂宮

室之羨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類蓋有不可勝窮之私由是以失其本心而忌嫉忮害生焉否則諂曲以求之而不自知其爲卑汙淺陋之甚也子路之志不牽乎外物之誘夫子稱之欲以進其德惜乎不能充此而上之至有終身誦之之蔽不然簞瓢陋巷之樂當與顏子同之日用功夫信乎不可遠已也

是如是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五十

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後

考異

荅潘端叔　又苦盡力於此（苦一作若）以此合彼氣象（一有）蓋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純乎天理己則仁也顏子必勉而中必思而得私欲不萌天理常存心不違仁也然其用力也甚微而其所存者無息故聖人以三月言其久（云云）違於三月之外非也（一有）其餘則日月至日至謂一日無間斷月至謂一月無間斷雖不若顏子之常存然亦必工夫純熟積累深久者始能至於此耳

子曰志於道（云云）極之於涵泳之中也（一有）身者理之所在也據於德則躬以踐之敦篤於行也心者身之主也依於仁則體切於仁全體此心也若夫游於藝則又所以防閑於外而涵養於中耳

子曰天生德於予（云云）竊謂（一有）聖人素其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也豈若常人隕穫於患難畔天之命哉夫子之身（云云）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云云）施工之斷續而然耳（有一）此章之意竊恐聖人欲使人知夫善非作輟之可成必積而後至蓋不惟可以懲學者玩善之病而又足以啓學者進善之心也

此章意恐未然（云云）澤及於後世矣（有一）顏淵喟然嘆曰至末由也已某竊謂自仰之彌高至忽焉在後此顏子贊嘆道體之大也道無方也非力之所能中故雖仰之鑽之而益高堅也道無形也非見之所能及故雖瞻之而在前在後也蓋至理中著一物不得只仰之鑽之瞻之忽之處使已非中矣恐須物格知至以上始能及此而非學者知力之所能到也然在學者都當用力從事於致知主敬之功所以求止乎中也乃若知至格物則所夫工夫之自至而非旦暮之可期也所以夫子循循善誘使學者循序以求而不使之躐等以進博文約禮乃實下手處張先生所謂集衆義於開見之間宅至理於隱微之際是也欲罷

不能顏子無一息間斷而自不能已也[illegible]竭吾才工夫深而力到也如有所立卓尔誠之形而行之著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雖見是而未能遂止乎是非顏子未止於中蓋未能從容中道由中而行耳故曰末由也已未達一間者其在玆歟

抹處皆有病約禮當從侯先生說主敬二字亦該未盡

子張問行（云云）不能撿於省察之際矣（有一）夫然後可行也參前倚衡云者理之形非實有物也今以日用言之以存主爲本至事物之來知之所覺心之所慊乃力行之庶幾此意循循而有進焉若如楊氏其者（云云）

某字正指忠信篤敬耳（云云）在目前也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某竊謂如之何猶言無可柰何也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聖人不曰如之何也學未至而歸咎於質事不成而歸咎於命國不治而歸咎於時皆付之無可柰何者苟付之無可柰何則已矣雖聖人亦無如之

何矣

此章數說皆通未知何者的為正意且存之可
也

子曰惟女子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
遠之則怨某竊謂此所謂小人乃服役
之人僮僕之類若泛言小人則不應謂
之養耳女子小人近之則傷褻遠之則
寡恩不遜與怨皆感之之道有未至耳
其惟嚴於治己恕以待人則不遜與怨
庶免乎

此章鄙意亦如此

答程正思所論放心之說云云存養省察不
是兩事也有彥忠不能塋其親遠承賻恤
足見朋友之義渠甚感激同舍亦無不動
心也

朱文公集卷五十後終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五十一

書（問答 一本作知舊門人問答）

答董叔重（銖）

示喻日用功夫更於收拾持守之中就思慮萌
處察其孰是天理孰是人欲取此舍彼以致敬
義夾持之功為佳讀書亦是如此先自看大指
卻究諸說一一就自己分上體當出來庶幾得
力耳易字之說前累奉報鄙意但不欲學者切
切於此不急之外務耳必欲與名相稱則以叔
重易之蓋取通書其重無加焉耳之義如何如

何

答黃叔重

所論心之存亡得之前日得正思書說得終未
明了適答之云此心有正而無邪故存則正不
存則邪不知渠看得復如何也但來喻所謂深
體大原而涵養之則又不必如此正惟操則自
存動靜始終不越敬之一字而已近方見得伊
洛拈出此字真是聖學真的要妙功夫學者只
於此處著實用功則不患不至聖賢之域矣

答董叔重

書中所喻兩義比皆改定大學在德猶處孟子似已寫去矣但所疑搜尋急迫之病恐是用心太過使然所云發見之端只平日省覺提撕處便是只要人就此接續向下推究令其開闊即不曾説等待尋討將來做功夫也今所改者亦其詞有未瑩或重複處耳大意只是如此也

答董叔重

所喻數説甚善更宜加意涵養於日用動静之間爲佳不然徒爲空言無益而有害也

答董叔重

君子務本一章集注云本猶根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其道自生如孝弟則是行仁之本不務乎此則仁道無自而生也銖竊妄謂仁固孝弟之本有仁而後有孝弟（伊川曰仁是性孝弟是用）然仁道生也生莫先於孝弟蓋其油然内發至精實而無僞自然不可已者莫如愛親從兄之心故伊川曰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愛則仁之施仁則愛之理也仁者愛之理而愛莫大於愛親故推行仁道自孝弟始是乃行

仁之根本也根本既立則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至於廓然大公無所不愛而有以全盡其仁道之大則皆由此本既立而自生生有不可遏者耳此所謂本立而道自生也生者生生不窮之意伊川所謂其道充大是也非無本而漸生之謂猶之木焉根本既立則枝葉生茂而不可已苟無其本枝葉安自而生哉又程子曰盡得孝弟便是仁恐在盡字上是聖人人倫之至之意（蓋孝弟亦通上下而言猶忠恕之爲道也）或人謂由孝弟可以至仁則孝弟與仁是二本矣妄意揣度如此乞賜逐一垂誨

大槩且用此意涵泳久之自見得失後皆放此

程子曰循物無違謂信竊謂物者事物之物有是事則循是事而無所違無是事則不鑿空而爲之説此與以實之謂信意相似或者謂物者理也實循是理而無所違有反身而誠之意蓋孟子有諸己之説不知是否又程子所謂盡物之謂信者銖所未喻豈盡己之謂忠者盡於己者無不盡盡物之謂信者施於物者必以實歟則必以實施於物者亦無

不盡矣其所謂表裏內外者蓋惟其存於己者必盡則其施於物也必實在己自盡之謂忠推是忠而行之之謂信雖然曾子之三省必亦各致其功未必特此而責彼也乞賜逐一垂誨

或者之說非是

程子曰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銖昔嘗問此語於先生先生曰體猶體物之體猶易所謂幹事其意若謂人之生具此形即有此性有此性則有此理與生俱生完具無欠只爲蔽

於私所以不行若能公則此理便自周流充足不假於外（此理即所謂仁也仁者愛之理）故程子曰仁之道只消道一公字然伊川又恐人將公便喚作仁故曰公須以仁體之（體猶主也）銖當時雖省記先生是此意恐記得差誤乞賜垂誨

此下數說大槩皆近之更宜涵泳而實驗之不可只如此說過無益於事也

賢賢易色一章竊謂上蔡所謂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天下之誠意無以加此好德如好色亦可謂好德之至也此語似甚精而或者乃謂不若張子韶曰學所以明人倫也好德不好色則夫婦之倫正似恐不必推說至此然上蔡之說與伊川所謂見賢則變易顏色愈加恭敬好善而誠也二說孰精又子夏之意以謂人能如此則雖人以爲未嘗學子夏必以爲已學也玩其語意則子夏未嘗不欲人學然其語不無病不若夫子所謂行有餘力則可以學文者爲有本末先後故集注特著吳氏之說所以垂訓者精矣乞賜垂誨

當從謝氏說

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一章竊謂程子之意固已明白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此語似甚精而或者乃謂不若張子韶曰温良恭儉讓固不可以不學要當學聖人之道以求其自然發見者若乃矯僞其行粉飾其容此又聖門所誅也銖竊謂夫子德容至於如是固有德盛仁熟而其自然之光輝著見於外學者之學聖人固不當矯情飾貌徒見其外而不養其中也然容色辭氣之間亦學者所當用功之地而致知

力行之原今不於此等處存養涵蓄學聖人氣象不知復於何者爲學聖人之道乎竊謂學者內外交相養之功正當熟玩此等氣象自別不知是否又儉節制也節制莫是自然有法度繩約之意否溫良讓有和易氣象恭儉有儼恪氣象謝氏所謂泰然如春儼然如秋是也併乞逐一垂誨

如張氏說則鄉黨篇可廢矣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一章錄自幼年則見先生與程先生反復論此一段當時固莫能曉

近來思之竊謂程子所謂孝子居喪志存守父在之道不必主事而言者頗爲的當請試言其所思而得之者以求教志者志趣其心之所趣者是也行者行實行其志而有成也父在子不得專於行事而其志之趣向可知故觀其志父沒則子可以行其志矣其行實暴白故觀其行然三年之間疾痛哀慕其心方皇皇然望望然若父之存而庶幾於親之復見豈忍以爲可以得行已志而遽改以從己志哉存得此心則於事有不得不改者吾迫於公議不得已而改之亦無害其爲孝矣若夫其心自幸以爲於是可以行己之志而於前事不如己意者則遂遽改以從己之志則不孝亦大矣豈復論其改之當與不當哉蓋孝子處心親雖有存沒之間而其心一如父在不敢自專況謂之父道則亦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三年之間如白駒過隙此心尚不能存而一不如志率然而改則孝子之心安在哉故夫子直指孝子之心推見至隱而言不必主事言也若乃外迫公議內懷欲

改而方且隱忍遷就以俟三年而後改焉則但不失經文而已大非聖人之意矣妄論如此不知稍不畔否乞賜垂誨

此說得之然前輩已嘗有此意矣更須子細體認不可只如此說過

君子不重則不威一章程子曰人安重則學堅固范氏游氏推明其說精矣然味其經文竊謂恐不若呂氏曰學則知類通達故不至於蔽固蓋若作一事說則曷不曰君子不重則不威而學不固乎不重則不威有篤敬意

學則不固有致知意（學固兼知與行而言而夫子言之然此則學又自有專說知意）主忠信竊謂忠信蓋誠實之意蓋自理而言則謂之誠實自人所行而言則謂之忠信其實一也故伊川曰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也無友不如己者程先生以謂上蔡云與不勝己者友鈍滯了人此語誠是然人之求友固不可無此心而亦不可必也必欲求勝己者而後友則勝己者亦不與我友矣聖人用心不如是子夏教其門人以擇交之道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此未為

過也而子張猶以為不可則不勝己者不與之友聖人氣象恐不如是楊氏所謂如己者合志同方而已不必勝己也似以此言為當銖嘗問之曰恐如此其弊或至於無責善輔仁之益先生曰道不同不相為謀然銖思之終恐未安蓋味聖人語意正謂人好與不己若者處故為此言以戒之無與毋通禁止之辭聞之李氏曰人皆求勝己者友則愚與魯幾於無友矣然世人知與賢己處者常少而軋己者常多此學所以不進有志於學則不如己者宜非所友此意不知近是否乞賜垂

誨

學則不固稱范游說是毋友不如己者李說是顏子不改其樂章程子嘗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銖豈當躐等妄論及此但近見一朋友講論次說及此覺得說入玄妙且又拘牽於鮮于侁之問使顏子樂道則不為顏子之說說入空寂去因試妄意揣度以謂聖賢所以皇皇汲汲者正謂欲求得本心而已苟得其本心以制萬

事則天下之樂何以加此區區貧窶豈足以累其心顏子在陋巷人不堪憂而顏子獨樂者正樂此而已此與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之意近似孟子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所性謂所得於性者君子所得於性分之內雖大行窮居不為加損樂莫大焉不知如此揣度不至大段礙理否乞賜垂誨

此等處不可彊說且只看顏子如何做功夫若學得它功夫便見得它樂處非思慮之所能及也

書金縢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一段按馬鄭氏皆音辟爲避其意蓋謂管蔡流言成王既疑周公公乃避居東都二年之久以待成王之察及成王遭風雷之變啓金縢之書迎公來返乃攝政方始東征所謂罪人斯得者成王得其流言之罪人也陳少南吳才老從之而詆先儒誅辟之說竊謂周公之誅管蔡與伊尹之放太甲皆聖人之變唯二公至誠無愧正大明白故行之不疑未可以淺俗之心窺之也此辟字與蔡仲之命所謂

致辟之辟同安得以辟爲避且使周公委政而去二年之久不幸成王終不悟而小人得以乘間而入則周家之禍可勝言哉周公是時不知何以告我先王也觀公之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其言正大明白至誠惻怛則區區嫌疑有所不敢避矣惟有此心無愧而先王可告也自察其身而爲匹夫之諒周公豈爲之哉妄意如此乞賜垂誨

辟字當從古註說

微子篇曰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一段鈄於三仁之去就死生未知其所以當留當去當死之切當不可易處嘗讀微子書見其所以深憂宗國之將亡至於成疾爲狂聵耄無所置身其心切矣然終不言於紂以庶幾萬一感悟而遽爲之去是必有深意者東坡則曰箕子在帝乙時以微子長且賢欲立之而帝乙不可卒立紂紂忌此兩人故箕子曰子之出固其道也我舊所云者害子子若不出則我與子皆危矣微子之告箕子若欲與之俱去然微子曰吾三人者各行其志自用其

心之所安者而已人各自以其意貢于先王微子去之以續先王之國箕子爲之奴以全先王之祀比干以諫而死爲不負先王也而林少潁亦從其說以爲二人處危疑之地身居嫌隙不可彊諫徒死又無益故微子雖欲謀於箕子以救紂之顛隮然箕子以謂我與受其敗（猶言我起而諫則受其禍）不可以復諫又不可居位故微子遁逃以避禍而箕子隱晦以自存惟比干不處嫌疑故彊諫而死三人所處之勢不同故各行其志以自達于先王而已審

如是說則微子箕子皆未嘗諫無乃胥胥然避嫌遠禍以苟存乎唐孔氏曰我與受其敗者我適起而受其禍敗不可逃免然殺滅之後我不事異姓不能與人爲臣僕亦必欲以死諫紂但箕子之諫適値紂怒未甚故得不死耳微子告二人而獨箕子荅者比干與箕子意同經省文也竊謂孔氏去古未遠（唐孔氏蓋推本安國之意）其言必有所據蓋嘗因是妄謂微子以宗國將亡不勝其憂愁無聊之心而謀出處於箕子比干故箕子爲言我與受其敗不

可逃免當與宗國俱爲存亡故雖商祀或至淪亡我亦誓不臣屬他人蓋將諫紂紂不聽亦不敢苟全逃死而比干無一言者孔氏所謂心同不復重言是也其後比干果以諫死而箕子乃不死者比干初心豈欲徒死以沽名哉所以諫者庶幾吾言得行而紂改焉耳紂既不改而言益切故紂遂殺之則比干亦不得而逃死耳箕子初心亦豈欲隱晦自存苟全其生哉亦猶比干之諫冀吾言得行而紂改焉耳紂既不改而囚之偶不死耳紂囚之而不置之死則箕子豈固欲自經於溝瀆而爲匹夫之諒哉故因遂佯狂而爲奴蓋亦未欲即死庶幾彌縫其失而冀其萬有一開悟耳蓋諫行而紂改過者二子之本心也諫不行而或死或囚者二子所遇之不同爾使紂而囚比干意比干亦未敢即死也使紂而殺箕子箕子敢求全哉二子易地則皆然矣至於箕子爲微子之計則其意豈不以謂吾二人者皆宗國之臣利害休戚事體一同皆當與社稷俱爲存亡不可復顧明哲保身之

義然而微子國之元子也往者紂未立吾嘗言於帝乙而立子帝乙不從而立紂是以紂卒疑吾兩人故吾舊所云者足以害于子若起諫紂則紂益生疑非惟不從害必先及子而併我危矣死分也不足惜而未有毫髮益於紂而遽死可惜也東萊所謂人先有疑心則雖盡忠與言而未必不疑蓋疑心先入而爲之主是也故微子不可留但當遯逃而出乃合於道又況我與比干既留諫以事紂則存亡未可知萬一不死罔爲人臣僕此心已

堅完則亦不可使成湯以來廟不血食況汝爲元子又居危疑之地義當逃去萬有一全宗祀可也此三子者其制行不同各出於至誠惻怛之心無所爲而爲之故孔子並稱三仁或以此歟妄意如此乞賜諄切垂誨

此說得之史記亦說箕子諫而被囚也

咸有一德竊謂一者其純一而不雜德至於純一不雜所謂至德也所謂純一不雜者蓋歸於至當無二之地無纖毫私意人欲間雜之猶易之常中庸之誠也說者多以咸有一

德爲君臣同德咸有一德固有同德意而一非同也言君臣皆有此一德而已蘇氏曰聖人如天時殺時生君子如水因物賦形天不違仁水不失平惟一故新惟新故一一故不流新故無斁此語似是不知可以作如此看否乞賜垂誨

此篇先言常德庸德後言一德則一者常一之謂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蘇氏說未的當可更退步就實做工夫處看

盤庚言其先王與其羣臣之祖父若有眞物在其上降災降罰與之周旋從事於日用之間者銖竊謂此亦大槩言理之所在質諸鬼而無疑爾而殷俗尚鬼故以其深信者導之夫豈亦眞有一物耶乞賜垂誨

鬼神之理聖人蓋難言之謂眞有一物固不可謂非眞有一物亦不可若未能曉然見得且闕之可也

銖竊謂書序之作出於聖人無疑學者觀書得其序則思過半矣班固言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于周凡百篇而

爲之序言其作意而林少頴乃謂書序乃歷代史官轉相授受以書爲之總目者非孔子所作今玩其語意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此哉書序言成湯既沒太甲元年玩其語意則是成湯沒而太甲立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則是太甲服湯之喪既不明伊尹遂使居於湯之墓廬三年而克終允德也或者乃曰孟子曰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湯沒六年而太甲立太甲服仲壬之喪夫服仲壬之喪而廬於乃祖之墓恐非人情

伊州謂太丁未立而死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乃立太丁之子太甲而或者又謂商人以甲乙爲兄弟之名則丙當爲兄而壬當爲弟豈有兄二歲弟乃四歲乎按皇極經世圖紀年之次則太甲實繼成湯而立無疑不知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之說當作如何訓釋乞賜垂誨

書序恐只是經師所作然亦無證可考但決非夫子之言耳成湯太甲年次亡不可考不必妄爲之說讀書且求義理以爲反身自脩之具此等殊非所急也

西伯戡黎舊說多指文王惟陳少南呂伯恭薛季隆以爲武王吳才老亦曰乘黎恐是伐紂時事（武王未稱王亦只稱西伯而已）錄按書序言殷始咎周周人乘黎則殷自此以前未嘗惡周也殷始有惡周之心而周又乘黎戡勝近畿之黎國迫於王都且見征伐（黎在漢上黨郡壺關紂都朝歌上黨在朝歌之西）此祖伊所以恐而奔告於受曰天既訖我殷命曰恐曰奔告曰訖我殷命則其事勢亦且迫矣恐非文王時事也文王率殷之叛

國以事紂而孔子亦稱其三分天下有其一以服事殷爲至德所謂有事君之小心者正文王之事孔子所以謂之至德也當時征伐雖或有之未必迫於畿甸然史記又謂文王伐犬戎密須敗耆國耆即黎也史記文王得專征伐故伐之二說未知孰是乞賜垂誨

此等無證據可且闕之

服父母之喪而祭祀祖先當衣何服與居母喪而見父居父母喪而見祖父母其朔旦歲節上壽爲禮各衣何服父母在而遺所生喪（謂非出母）不知合衣何服合與不合設几筵出聲哭舅姑俱存而子婦丁其父母憂雖合奔喪然卒哭後必當復歸恐三年之服自不可改遇節序變遷不審可以發哀出聲否見舅姑及從舅姑以祭不知所易當何服乞賜垂誨

古者居喪三年不祭（見曾子問）其見祖父母之屬古人亦有節文不盡記然上壽之禮自不合與所生母喪禮律亦有明文更宜詳考亦當稍避尊者乃爲安耳如女已適人爲父母服朞禮律亦甚明若有舅姑難以發哀於其側從祭但略去

華蓋之服可也

答董叔重

人心之體虛明知覺而已但知覺從義理上去則爲道心知覺從利欲上去則爲人心此人心道心之別也所謂利欲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之類非遽不好但不從義理上去則墮於人欲而不自知矣

亦是

中庸之中字本是指時中之中而言然所以能時中者以其有是不偏倚者爲本故中庸

之中實兼二義非如中和之中專指性也致中者如立乎天地四方之中未感者無一息之不然致和者如處一堂一室之中隨處得宜無少乖矣無時而不然也或者有疑於中庸中和二中字不同故妄論如此不知於章句意無大悖否

無一息之不然當改云無一息之少差

曾點言志氣象固是從容灑落然其所以至此則亦必嘗有所用力矣知其所用力處則知堯舜事業點優爲之然堯舜事業亦非一事要必如點用力則不難爲但道理自有淺深所至亦有高下點資質高合下見得聖人大本如此故其平日用力之妙必有超乎事物之外而爲應事物之本者其視三子規規於事爲之末者固有間矣然一事一物亦各有一事一物之理學者大本功夫固當篤至亦必循下學上達之序逐件逐事理會到底乃能內外縝密親切不差點言志甚高而行不掩焉觀其舍瑟倚門亦可見矣蓋道理無纖毫空闕不周滿處外面纔有罅漏則於道

體爲有虧矣或謂曾點只是天資見得大頭腦如此元不曾用力又謂點已見到如此天下萬事皆無不了者恐皆一偏之論也未知是否

此條大槩近似而語意不密且看它見得道理分明觸處通貫是箇甚底可也

答董叔重

或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何也銖竊謂天地之所以爲數不過五而已五者數之祖也蓋參天兩地三陽而二陰三

二各陰陽錯而數之所以爲數五也是故三其三三其二而爲老陽老陰之數兩其三一其二而爲少陰之數兩其二一其三而爲少陽之數皆五數也河圖自天一至地十積數凡五十有五而其五十者皆因五而後得故五虛中若無所爲而實迺五十之所以爲五十也（一得五而成六二得五而成七三得五而成八四得五而成九五得五而成十無此定數則五十者何自來耶）洛書自一五行至九五福積數凡四十有五而其四十者亦皆因五而後得故五亦虛中若無所爲而實乃四十之所

以爲四十也（一六共宗而爲太陽之位數二七共朋而爲少陰之位數三八成友而爲少陽之位數四九同道而爲太陰之位數不得此五數何以成此四十耶）即是觀之河圖洛書皆五居中而爲數宗祖大衍之數五十者即此五數衍而乘之各極其十則合爲五十也是故五數散布於外爲五十而爲河圖之數散布於外爲四十而爲洛書之數衍而極之爲五十而爲大衍之數皆自此五數始耳是以於五行爲土於五常爲信水火木金不得土不能各成一氣仁義禮智不實有之亦不能各爲一德此所以爲數

之宗而揲蓍之法必衍而極於五十以見於用也不知是否

此說是

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盡蓋化無痕迹而變有頭面逐漸消縮以至於無者化也陽化爲剛陰化爲柔暖化爲寒是也其勢浸長突然改換者變也陰變爲陽柔變爲剛寒變爲暖是也陽化爲陰是進極而回故爲退陰變爲陽則退極而上故爲進故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陽化爲陰陰變爲陽者變化也所以變

化者道也道者本然之妙變化者所乘之機故陰變陽化而道無不在兩在故不測故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不審可作如此看否

亦得之

陰陽若以推行言之不過一氣之運而已所謂一動一靜互爲其根也以闔闢言之則有兩物所謂分陰分陽兩儀立焉也既曰陰陽又曰柔剛者陰陽以氣言剛柔則有形質矣此猶四象之有老少亦如以子午卯酉分言

陰陽也不知是否

闔闢與動靜無異易中以對待言者自多不必引此也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變化非因形象而後有也變化流行非形象則無以見故因形象而變化之迹可見也日月星辰象也山川動植形也象陽氣所爲形陰氣所爲然陽中有陰則日星陽也月辰陰也陰中有陽則山陰而川陽然陰陽又未嘗不相錯而各自爲陰陽細推之可見矣不知是否

亦是

乾以易知與易則易知之知字不同乾以易知知猶主也知如知郡縣之知蓋乾健不息惟主於生物如瓶施水無它艱阻故以易知太始也易則易知言人體乾之易故曰直無艱阻而人易知之也

文義亦得之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此性字兼指氣而言所謂相近之性）有命焉（此命字兼理與氣而言如貧賤之有分富貴之有節異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此命字專指氣而言所遇應不應所造有淺深厚薄清濁之分皆係乎氣稟者）有性焉（此性字專指理而言如天地之性之性）不知可作如此看否

此說分得好

中和者性情之德也寂感者此心之體用也此心存則寂然時皆未發之中感通時皆中節之和心有不存則寂然者木石而已大本有所不立也感通者馳騖而已達道有所不行也故夫動靜一主於敬戒謹恐懼而謹之於獨焉則此心存而所寂感無非性情之德也不知是否

亦是

極之爲言究竟至極不可有加之謂以狀此理之名義則舉天下無以加此之稱也故常在物之中爲物之的物無之則無以爲根主而不能以有立故以爲在中之義則可而便訓極爲中則不可以有形者論之則如屋之有脊棟囷廩之有通天柱常在此物之中央

四面八方望之以取正千條萬別本之以有生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其義一也未知推說如此是否

是

近見一書名廣川家學蓋董逌彥遠所爲所論亦稍正不知有傳授否其爲人如何如曰心者性之所寓也所貴於養心者以性之在心也又曰形之靈者曰魄氣之神者曰魂既生魄矣魄內自有陽氣氣之神者名之曰䰟附形之靈者謂初生時耳目手足運動啼呼爲聲此則魄之爲靈也附氣之神者謂精神性識漸有所知此則附氣之神也東亦魄先附魄以神此等說得亦無甚病否

既生魄陽曰䰟謂纔有魄便有䰟自初孕胞胎時已具足矣不可言漸有所知然後爲䰟也董氏有詩解自謂其論關雎之義暗與程先生合但其它文詞難曉集傳中論京師之屬頗祖其說又據黃端明行狀說圜城中作祭酒嘗以僞楚之命慰諭諸生它事不能盡知也

近見曾彥和論彭蠡既瀦引漢志豫章九水合于湖漢東至彭澤入江禹貢漢水入江而湖漢九水見遏於江北於是自匯爲彭蠡則彭蠡之水本受湖漢之水欲入江而爲江漢所遏因卻而自瀦蓋漢水未入江之前則彭蠡未瀦故曰東匯澤爲彭蠡此說自當但又有曰彭蠡之瀦以受其江漢而不能納蘇氏味別之說則非也又言九江即是洞庭引漢志沅水漸水元水底水敘水酉水澧水湘水資水皆合洞庭中東入于江江則過之而已九水合于洞庭澤故洞庭亦可名九江若謂江分九道則經當曰九江既道而不曰孔殷當曰播爲九江而不曰過九江矣然林少穎辨其不然不知洞庭之澤果是受此水之入否然彭蠡自有源而非受江漢而成九江爲洞庭而不在尋陽南則無可疑矣若彥和之於禹貢雖未盡善亦攷索精詳勝它人也

曾彥和說書精博舊看得不子細不知其已有此說但漢志不知湖漢即是彭蠡而曰源出雩都至彭蠡入江此爲大謬恐彥和亦不能正也九江之說今亦只可大槩而言恐當時地入三

苗禹亦不能細考若論小水則湖南尚有蒸瀟之屬況兼湖北諸水上流其數不止於九若實計入湖之水只是湘沅澧之屬三四而已又不能及九也漢水未入江之前彭蠡未潴此亦未是江流甚大漢水入之未必能有所增益也大率今人不敢說經文有誤故如此多方回互耳

孟子集注古公亶甫下注云太王公劉九世孫五世而斬下注云父子相繼爲一世按史記自公劉至古公凡十世今謂九世豈不數古公已身耶然按豳詩集傳云公劉復修后稷之業十世而太王徙居岐山之陽則疑孟子集注或錯九字否又按明道行狀云先生五世而上居中山之博野高祖始賜第京師則高祖五世祖也而上即爲六世是通已身數矣伏乞垂誨

通數即計已身爲數曰祖曰孫則不當計已身蓋謂之祖孫則是指它人而言矣史傳及今人文字以高祖之父爲五世祖甚多無可疑也

答董叔重

程先生論中庸鳶飛魚躍處曰與必有事焉

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銖詳先生舊說蓋謂程子所引必有事焉與活潑潑地兩語皆是指其實體而形容其流行發見無所滯礙倚著之意（其曰必者非有人以必之曰勿者非有人以勿之者蓋謂有主張是者而實未嘗有所爲耳）今說則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者乃指此心之存主處活潑潑地云者亦是形容天理流行無所滯礙之妙蓋以道之體用流行發見雖無間息然在人而見諸日用者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然後方見得其全體呈露妙用顯行活潑潑地略無滯礙耳所謂必有事而勿正心者若有所事而不爲所累云爾此存主之要法蓋必是如此方得見此理流行無礙耳銖見得此說似無可疑而朋友間多主舊說蓋以程子文義觀之其曰與曰同而又以活潑潑地四字爲注云則若此兩句皆是形容道體之語然舊說誠不若今說之實舊說讀之不精未免使人眩瞀迷惑學者能實用力於今說則於道之體用流行當自有見然又恐非程子當日之本意伏乞明賜垂誨

説固好似涉安排今説若見得破則即此須臾之頃此體便已洞然不待説盡下句矣可更猛著精彩稍似遲慢便蹉過也

性與氣雖不相離元不相雜孟子論性獨指其不雜者言之其論情才亦如此要必如程張二先生之説乃爲備耳不知是否

甚善集注中似已有此意矣

吕芸閣云性一也流形之分有剛柔昏明者非性也有三人焉皆一目而別乎色一居乎密室一居乎帷箔之下一居乎廣廷之中三人所見昏明各異豈目不同乎隨其所居蔽有厚薄爾銖竊謂此言分別得性氣甚明若移此語以喻人物之性亦好銖頃嘗以日爲喻以爲大明當天萬物咸覩亦此日耳蔀屋之下容光必照亦此日耳日之全體未嘗有小大只爲隨其所居而小大不同耳不知亦可如此論人物之性否伏乞指誨

亦善

周謩問君子仕乎一段謩意蓋以孟子不見諸侯爲難仕故舉此問以風切之孟子所言

皆告以君子急仕之意所引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一段疑指爲貧而仕者言蓋仕非爲貧也然有爲貧而仕者則君子於仕亦可謂急矣然仕之心未嘗不急仕之道則不可以急而不由其道也蓋欲急仕者君子之仁不由其道不敢仕者君子之義義行則仁存未有違義而可以爲仁也大率孟子教人多因人情而制之以義此所以卓乎非異端之説所能知也伏乞垂誨

此章但言不仕無義未見爲貧而仕之意

禮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竊謂君適長爲世子繼先君正統自母弟以下皆不得宗其次適爲別子不得禰其父則不可宗嗣君又不可無統屬故立爲先君之族大宗之祖所謂別子爲祖也其適子繼之則爲大宗凡先君所出之子孫皆宗之百世不遷故曰大宗者繼別子之所自出也（吕氏云別子所自出者謂別子所出之先君也如魯季友乃桓公別子所自出故爲桓公一族之大宗不知是否）百世不遷者以其統先君之子孫而非統別之子孫也別子之庶長義不禰別子而自爲五世小宗之祖其適子繼之則爲小宗小宗者繼別子庶子之所自出也故惟及五世五世之外則無服蓋以其統別之子孫

而非統先君之子孫也不知是否伏乞垂誨

宗子有公子之宗有大宗有小宗國家之衆子不繼世者若其間有適子則衆兄弟宗之為大宗若皆庶子則兄弟宗其長者為小宗此所謂公子之宗者也別子即是此衆子旣沒之後其適長者各自繼此別子即是大宗直下相傳百世不遷別子之衆子旣沒之後其適長子又宗之即為繼禰之小宗每一易世高祖廟毀則同此廟者是為袒免之親不復相宗矣所謂五世而遷也

孟子集注序說言史記言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注云趙氏注及孔叢子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銖謂趙岐所注必有所考孔叢子恐是偽書似不必引此書如何

孔叢子雖偽書然與趙岐亦未知其孰先後也姑存亦無害

史記謂孟子之書孟子自作趙岐謂其徒所記今觀七篇文字筆勢如此決是一手所成非曾論此也然其間有如云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亦恐是其徒所記孟子必曾略加删定也此非甚緊切以朋友間或有疑此者嘗以此荅之恐未是也伏乞垂誨

或恐是如此

荅董叔重

叅天兩地倚數天之象圓圓者徑一而圍三叅天者叅其一也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兩地者兩其一也故叅其一而為三者因圓象而有三數也兩其二而為四者因方象而為四數也叅天兩地則為數者五故天地之數皆五也三三為六則為老陽老陰之數兩其三一其二則為少陰之數兩其二一其三則為少陽之數故叅天兩地者數之祖也未知是否

圍四者以二為一故其一陰而為二故曰三天兩地今曰兩其二而為四則不得為叅天兩地矣天一而圍三地一而圍四然天全用而地半用故叅天為三而兩地為二也今曰二二為四非是

揲蓍之數以四為主蓋四者數之用也太陽一少陰二少陽三太陰四其位四也分揲掛歸必四營也揲之亦必以四故皆以四為主故老陽三十六少陰三十二少陽二十八太陰二十四皆四約之也及其揲也五四為奇五除掛一四不除掛一皆為四者一所謂奇也九八為偶九除掛一八不除掛一則為四者二所謂偶也是皆以四數為主不知是否

西嘗恐與四揲不相關

河圖之數不過一奇一偶相錯而已故太陽之位即太陰之數少陰之位即少陽之數少陽之位即少陰之數太陰之位即太陽之數見其迭陰迭陽陰陽相錯所以爲生成也天五地十居中者地十亦天五之成數蓋一二三四已含六七八九者以五乘之故也蓋數不過五也洛書之數因一二三四以對九八七六其數亦不過十蓋太陽占第一位已含太陽之數少陰占第二位已含少陰之數少

陽占第一位已含少陽之數太陰占第四位已含太陰之數雖其陰陽各自爲數然五數居中太陽得五而成六少陰得五而成七少陽得五而成八太陰得五而成九則與河圖一陰一陽相錯而爲生成之數者亦無以異也不知可如此看否啓蒙言其數與位皆三同而二異三同謂一三五二異謂河圖之二在洛書則爲九河圖之四在洛書則爲七也蓋一三五陽也二四陰也陽不可易而陰可易陽全陰半陰常從陽也然七九特成數之陽所以成二四生數之陰則雖陽而實陰雖易而實未嘗易也不知是否

所論甚當河圖相錯之說尤佳

陰陽以氣言剛柔則有形質可見矣至仁與義則又合氣與形而理具焉然仁爲陽剛義爲陰柔仁主發生義主收斂故其分屬如此或謂揚子雲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蓋取其相濟而相爲用之意

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

艮其背不獲其身者止而止也所謂靜而止

其所也行其庭不見其人者行而止也所謂動而止其所也靜而止其所者是只見道理所當止處不見已身之有利害禍福也動而止其所者只見道理所當行處不見在人之有彊弱貴賤也古人所以舍生取義殺身成仁者不獲其身也所以不侮鰥寡不畏彊禦者不見其人也然惟不獲其身者乃能不見其人故曰動靜各止其所而必以主夫靜者爲本焉所以自源而徂流也程先生所謂止於所不見則無以亂其心而止乃安是又說

做工夫上言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推說甚善然亦不專在此日用精粗蓋無不然也程先生說自是其所見如夫子彖傳文言未必文王之本意也

答董叔重

辱惠問并以長箋喻及銘墓之意尤以愧仄今年多病異於常時又以築室遷居之擾殊無好況文字本不能作前後所辭甚多但以叔重如此見囑獨不可辭因留來人累日不得功夫此三數日又覺傷冷時作寒熱意緒尤不佳今日

小定方能力疾草定奉寄又更與允夫訂之或有疑則見告可改也但此間辭人之多幸且勿廣爲佳今所作先丈誌文易就亦因得好行狀故不費力數年前有相屬作一大誌銘者事緒既多而狀文全類新唐書體至今整頓不得也允夫所作令祖墓表尤佳近歲難得此文也

與黃子耕

祭禮極難處竊意神主唯長子得奉祀之官則以自隨影像則諸子各傳一本自隨無害也支子之祭先儒雖有是言然竟未安向見范丈既

第所定支子當祭旋設紙牓於位祭訖而焚之不得已此或可采用然禮文品物亦當少損於長子或但一獻無祝亦可也

答黃子耕

熹數年來疾病日侵患難交至氣血凋瘁大非往時之比來日無幾甚思與四方士友并力切磋以求無負師傳之託而不可得每一念之徒增永歎而已子耕近日所用工處頗得力否向時說得致知兩字亦頗散漫望更思之復以見諭也

答黃子耕

新除甚佳闕亦不遠否但聲利海中須人可畏耳前書所謂格物主敬者甚善但主敬方是小學存養之事未可便謂篤行須修身齊家以下乃可謂之篤行耳日用之間且更力加持守而體察事理勿使虛度光陰乃是爲學表裏之實近至浙中見學者工夫議論多乘一邊殊可慮耳

答黃子耕

時事傳聞不一然亦未知是否裹病閑散既無

所效其區區亦不敢深問也示諭且看大學俟見大指乃及它書此意甚善但看時須是更將大段分作小段字字句句不可容易放過常時暗誦默思反覆研究未上口時須教上口未通透時須教通透已通透後便要純熟直得不思索時此意常在心胷之間驅遣不去方是此一段了又換一段看令如此數段之後心安理熟覺得工夫省力時便漸得力也近日看得朋友間病痛尤更親切都是貪多務廣匆遽涉獵所以凡事草率粗淺本欲多知多能下稍一事不

知一事不能本欲速成反成虛度歲月但能反此如前所云試用歲月之功當自見其益矣至於作無益語以本心正理揆之誠是何補於事但人不作自己功夫向外馳走便見得此等事重若果見得自己分上合做底事千條萬端有終身勉勉而不能盡者則亦自當不暇及此矣

答黃子耕

示喻爲學之意甚善但恐更須看令簡潔明白親切令下功夫處約而易守乃佳耳別紙兩條亦覺繁雜本末始終之說只是要人先其本後其末先其始後其終耳不必如此多說也格物只是就一物上窮盡一物之理致知便只是窮得物理盡後我之知識亦無不盡處若推此知識而致之也此其文義只是如此纔認得定便請依此用功但能格物則知自至不是別一事也

格物致知只是窮理聖賢欲爲學者說盡曲折故又立此名字今人反爲名字所惑生出重重障礙添枝接葉無有了期要須認取本意而就中看得許多曲折分明便依此實下功夫方見

許多名字並皆脫離而其功夫實處却無欠闕耳

答黃子耕

示及疑義比舊益明槩矣但尚有繁雜處且就正經平白玩味久當自見親切處自然直截簡易也正淳伯豐近皆得書學皆進益可喜泉漳之間亦得一二學者將來可望不虛爲此行也但經界一事恐未有人承當而豪右不樂異論蠭起遂且悠悠耳在官一年不能爲民興利而除害亦未能盡此爲可恨也長孺之去甚勇但

曾守解事何乃至此昨晚得趙帥書亦云然甚可惜也

答黃子耕

熹憂悴無憀無足言者治葬結廬二事皆在來年今且造一小書院以爲往來幹事休息之處亡時亦可藏書宴坐然已不勝其勞費未知來年復如何也來諭云云足見講學自脩之力甚慰所望所謂動上求靜亦只是各止其所皆中其節則其動者乃理之當然而不害其本心之正耳近脩大學此章或問頗詳今謾録去可以

示斯遠也

或問喜怒憂懼人心之所不能無也而曰有是一者則心不得正而身不可脩何哉人之心湛然虛明以爲一身之主者固其本體而喜怒憂懼隨感而應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然必知至意誠無所私係然後物之未感則此心之體寂然不動如鑑之空如衡之平物之既感則其妍媸高下隨物以應皆因彼之自爾而我無所與此心之體用所以常得其正而能爲一身之主也以此而視其視必明以此而聽其聽必聰以此而食食必知味身有不脩者哉苟其胷中一有不誠則物之未感而四者之私已主於內事之已至而四者之動常失其節甚則暴於其氣而反動其心此所以反覆循環常失其正而無以主於身也以無主之身應無窮之物其不爲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者幾希孟子所論平旦之氣與先立乎其大者正謂此耳

答黃子耕

熹湘中之行初但以私計不便懇辭然愚意尚

無固必既而乃有決不可行者遂至投劾諸公蓋已厭之然猶不肯以此爲名又以病辭然後得免世途艱險乃至如此本非欲以是爲高也歸來已一年矣而卜葬未遂築室未成自春來無日不病見苦脚氣寒熱伏枕已兩日矣大抵血氣日衰雖是舊病亦如新證未知能復得幾時也示諭爲學之意及中庸疑義皆比舊儘詳密矣病中看得恐不子細略疏一二在別紙餘俟旦夕附便奉報也

別紙

所論二先生說中庸以體用言之甚善

呂氏詭激之說本亦無病聖人之道廣大豈以詭激爲事但世之狃常習故者借之以成其私則不可不察耳不可以此而廢彼也

呂氏盡心以知性此語有病躬行以盡性此却得之蓋孟子言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則是人之所以能盡其心者以其能知性故也大學所謂知至而後意誠是也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始生之生義與産字相似忠信所以進德此段初只是解終日乾乾是

終日對越在天之義下文因而說天字道理其間有許多分別如說在其上如在其下亦只是實有此理自然昭著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如今事物莫非天理之所在然一物之中其可見之形即所謂器其不可見之理即所謂道然兩者未嘗相離故曰道亦器器亦道於此見得透徹則亦豈有今與後已與人之間哉

率性之謂道非是人有此性而能率之乃謂之道但說自然之理循將去即是道耳道與性字其實無甚異但性字是渾然全體道字便有條理分別之殊耳脩道之謂教乃是聖人脩此道以爲教於天下如禮樂刑政之類是也諸說多端然細考程先生說其要不過如此其間亦有說得不相似處恐是當時論亦未定也

人心道心之說甚善蓋以道心爲主則人心亦化而爲道心矣如鄉黨所記飲食衣服本是人心之發然在聖人分上則渾是道心也

答黄子耕

病中不宜思慮凡百可且一切放下專以存心養氣爲務但加趺靜坐目視鼻端注心臍腹之

下久自温暖即漸見功効矣

答黄子耕

熹初意到此即遣人招正淳伯豐及余正叔而此間事繁財匱時論又方擾擾令人憂懼不知所以爲計遂未能及不幸因書爲致此意徐觀事勢如何乃敢議此也

答黄子耕

兩書皆領所云云何不安之甚今日仕宦只是如此既未免出來只得忍耐勉其力之所及而已日用之間更看自家分内許多道理甚底是

欠闕底隨處操存隨處玩索不妨自有餘樂何至如此焦躁耶所聞豈有是事政使有便遭貶責亦是臣子之常分但恨力不及耳

答黃子耕

伏枕月餘已分必死自入夏以來却稍輕減但今餘證往來頗亦廢事明年便當七十據禮而論亦合衰殘無足深嘆也但此道衰微方賴朋友潛思固守以無幾於久遠年來僅得伯豐最爲可望乃復盛年奄至大故聞之傷悼不能爲懷非獨以平日往來遊好之情而已聞其親年

高遭此何以堪處江西朋友書來却皆言其子曉事此則猶爲不幸之幸欲遣一人持書致奠并弔其家而力不能辦今有書信不免奉煩爲尋的便附往若相去不遠更得專人取其回書以來尤所望也所喻職事縷縷備悉旣是出來仕宦此等自不能免耗金文字以目昏未能盡讀然其大槩已可見矣改秩後授一湖北淮南僻縣優哉悠哉聊以卒歲此乃今日最上策也

答黃子耕

兩辱手示得詳近況良以爲慰竟從銓部調遠邑而歸旣無冒進之嫌又絕矯亢之累所處甚精吾黨足以增氣矣甚幸甚賀聞湖北深僻民少事稀無迎送督促之煩以優游讀書此今日仕宦之最佳處想歲下了却令兄位下一二事便可行矣自分寧取道應亦不遠但恨相望益遠衰晚沈痼無復相見之期此爲恨耳伯豐子弟如何自其云亡念之不能已蓋朋友中敏悟未有其比意其它日可以任傳付之責者非獨爲遊好之私情也

答黃子耕

知赴官有期僻遠之鄉官事簡少可以讀書進學若如此實做得三年功夫比之奔走塵埃俯仰應接殊未爲失計也來喻更欲於經史中求簡易用功處此亦別無它巧只是且將所已學者反復玩味不厭重複久之當覺意味愈深遠理致愈明白耳此外昔所未學亦有切於脩己治人之實者更以暇時量力探討使其表裏精粗通貫浹洽則於本原之地亦將打成一片無處不得力矣有如衰朽百病交攻常時氣滿心腹今日乍寒痛甚幾不能起觀此氣象餘日幾

何然每開卷及與朋友講論未嘗不覺其有起予之益況如賢者春秋尚富精力尚彊其可不自勉乎安仁經界文字其晝一中所言戶部行下者即是李仲水所行其言本縣指苴者即是當來邑中推廣其說雖未及一一細觀然亦可以見其不苟之意鄉在臨漳訪問打量筭法得書數種比此加詳然鄉民卒乍不能通曉反成費力後得一法只於田段中間先取正方步數却計其外尖斜屈曲處約湊成方却自省事恨爲私意浮議所搖不得盡力其間以見均田平

賦之効今讀所示尤使人悵然也

答曹立之

伊川先生帖摹勒甚精石已謹具但工力未至更旬日亦當可成或即去此亦可屬同官畢其事也范詩無甚發明不知前輩讀書何故却只如此苟簡不可曉也熹近得蜀本呂與叔先生易說却精約好看方此傳寫或未見當轉寄也謙示陸兄書意甚佳近大冶萬正淳來訪亦能言彼講論曲折大槩比舊有間矣但覺得尚有兼主舊說以爲隨時立教不得不然之意似此意思却似漸有拚擺不明白處以故包顯道輩仍主先入尚以讀書講學爲充塞仁義之禍（此語楊子直在南豐親聞其說）而南軒頃亦云傅夢泉者揚眉瞬目云云恐不若直截剖判便令今是昨非平白分明使學者各洗舊習以進於日新之功不宜尚復疑貳祕藏以滋其惑也且又亦有人去臨川自當作書更扣陸兄也進賢宰昨日亦得書論易數條已據鄙見報之未知以爲如何耳

答曹立之

所録示二書甚善但所謂不可以一說片言立

定門戶則聖賢之教未嘗不有一定之門戶以示衆人至於逐人分上各隨其病痛而鍼藥之則又自有曲折然亦分明直截無所隱祕回互令人理會不得也隨己分修習隨己見觀書學者只得如此其至不至明道與不明道則在其人功力淺深恐亦不可謂此爲雖不中不遠者而別求顏曾明道見古人用心底奇特工夫也極欲一見渠兄弟更深究此而未可得向許此來今賤迹既不定想其間此旱暵又未必成來深以爲悵也程丈諸說亦有鄙意所未安者以

未參識不欲劇論但未知立之見得宥辟未發等語如何若已無疑即不須論矣立之所疑太極之說甚當此恐未易以口舌爭也輔養人主心術與開陳善道排抑佞邪正是相資爲用不可作兩事看如公仲之事則人主本有畏相畏義之心而近習之智尚淺故其爲蔽也未深是以幸而有濟若使趙侯之歌者先覺其所薦之能害已而有以間之則公仲者又如何而爲計邪元祐諸公不能開道君心固爲有罪然謂不當斥逐小人使至相激則亦未通但當時施行

有過當處此則不可不監耳陳太丘亦是不當權立故可以逶迤亂世而免於小人之禍若以其道施之朝廷而無所變通則亦何望其能有益於人之國哉然此恐亦姑論其理之當然若熹自爲之則必有甚於元祐諸公之所爲而陷於范滂陽球之禍必矣氣質一定不能自易柰何柰何近得程文文字論及黍尺制度此中無人及文字可討論尚未及報但告羅進賢甚嘗其留意亦以此取怒於府帥使人不自安也立之所與趙子直論事甚佳如熹自度必不能濟當世之務然渠輩作此議論見識亦適可保身不犯世患耳其不能濟世恐亦無以異也

答萬正淳

心生道之說恐未安大抵此段是張思叔所記多以已意文先生之辭恐不能無小失真也繼之者善繼之爲義接續之意言既有此道理其接續此道理以生萬物者莫非善而物之成形即各具此理而爲性也試以此意推之當得其旨也

答萬正淳

所論大槩只是如此但日用間須有箇欛柄方有執捉不至走失若只如此空蕩蕩地恐無撈摸也中只是應事接物無過不及中間恰好處閟理之精涵養之久則自然見得矣

答萬正淳

人傑昨答伯豐書云示及浩氣說所謂浩然之氣集義所生既與道義渾然而無間然道義則實助之以達其用是氣雖生於集而其亦也却能爲道義之助此數語發明集注之說甚佳子約以爲未安乃是大綱上看得了、

分明但上蔡語子約辨之似當然上蔡本因孟子鄉爲今爲之言而生血氣盛衰之論則上蔡之論亦未可專以爲非也觀子約之論誠可見其用功實處但鄙見竊謂界分有未甚明故其辨論多疵病不審先生以爲如何子約之病乃賓主不明非界分不明也不知論集義所生則義爲主論配義與道則氣爲主一向者欲以義爲主故失之若如其言則孟子數語之中兩句已相複矣天下豈有如此絮底聖賢耶子約見得道理大段支離又且固執已見

不能虛心擇善所論不同處極多不但此一義也伯豐說得極分明朋友間極不易得因來喻及此爲之感嘆不能已然子約之老成質實今尤難得但恨未有道理喚得他醒耳

人傑昨得伯豐書云必大向以鳶魚之說請益于紫陽尚未得報近得直卿書與鄙見合試商榷之却以見教直卿書云浴沂一章終是看不出喟然而嘆夫子與點之意深矣集注云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之妙曾晳有見於此故欲樂此以終身如此却是樂此天理之流行而於本文曾晳意旨恐不相似竊意恐須是如此天理方流行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與道不相似而計較係戀之私入之矣夫子無意必固我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政是此意直是與天地相似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子傳之曰天下何思何慮聖人豈教人如死灰槁木曠蕩其心猶徉其一也哉張子曰湛一性之本攻取氣之欲物各付物而無一毫計較係戀之私則致廣大而極高明雖堯舜事業亦不

能一毫加益於此矣後來邵康節先生全是見得此意思明道先生詩中亦多此意此是一大節目望詳以見教人傑竊謂浴沂一章集注甚分明無可疑者其說曰曾點之學有以見夫天理本然之全體無時而不發見於日用之間故其胷中灑落無所滯礙而動靜之際從容如此及其言志則又不過樂此以終身焉無他作爲之念也乃是曾點見得天理之發見故欲樂此以終身今直卿所云固是道理高處然其本意却謂須是如此天理

方流行則是先有曾點之所樂方得[illegible]流行也人傑竊恐全體大用未能瞭然於心目間而欲遽求曾點之所樂則夫事物未接之時此心平靜胷中之樂也或有時而發見然本根不立憑虛亡實亦易至消鑠矣蓋與集注之意未免有差也伯豐所見與之相合鄙意却未敢以爲然伏乞賜教（其一之一諸本皆空取字一本空）

集注誠有病語中間甞改定亦未愜意今復改數句似頗無病試更詳之直卿之說却是做工夫底事非曾點所以答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之

問也況論實做工夫又却只是操之而存是要的處不在如此曠蕩茫洋無收接處也甘節吉甫亦來問此事幷以示之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渾然日用之間隨處發見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適其所履之常而天下之樂無以加焉用之而行則雖堯舜事業亦不外此不待更有所爲也但夷考其行或不揜焉故不免爲狂士然其視三子者規規於事爲之末則不可同年而語矣所以夫子嘆息而深許之

答萬正淳

謝氏曰義重於生則舍生取義生重於義則當舍義取生最要臨時權輕重以取中愚謂舍義取生之說未當所謂生重於義者義之所當生也義當生則生豈謂義與生相對而爲輕重哉且義而可舍則雖生無益矣如此則所爲臨時權輕重者將反變而爲計較利害之私矣尚安能取中乎

此論甚當故明道先生曰義無對

楊氏謂高明者中庸之體中庸者高明之用

恐不可以體用言

此說亦是

楊氏解知者過之爲極高明而不知中庸之爲至解賢者過之爲尊德性而不及道問學恐未安極高明而道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是徹上下貫本末工夫皆是一貫無適而非正也如楊氏之說則上下本末可離而爲二矣

大槩得之更宜體味

游氏引鄒衍談天公孫龍詭辯爲智者之過

亦未當若佛老者知之過也談天詭辨不足以爲知者之過

知者之過非一端如權謀術數之類亦是能行乃是誑妄又不足以及此

呂云剛而寡欲故能中立而不倚夫中立不倚者湛然在中無所偏倚而義理全具者也剛而寡欲恐不足以言之引柳下惠之行爲和而不流夫下惠固聖之和矣然孟子推其有不恭之弊則與中庸所謂和而不流者亦異矣又引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與夫獨

立不懼遯世無悶者爲中立而不倚夫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是乃清者之德豈可便謂之中立不倚哉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固是有中庸之德而窮困在下者如此然專以此事解釋中立不倚之義則名義非所當矣蓋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者以操行言中立而不倚以理義言也

中立不倚亦只是以行言所引獨立不懼者近之不倚是無所阿附之意

呂氏解素隱爲方鄉乎隱素隱行怪爲未嘗行而行之且舉易之隱而未見與孟子之論狂者爲證恐非本意素隱行怪乃是無德而隱而爲怪僻之行者爾意甚分明何必曲爲之說乎

呂說未安

侯氏以夷齊下惠爲素隱行怪恐失之太過若晨門荷蕢沮溺莊列之徒乃可以當此名夷齊下惠雖未爲中庸之至然皆大賢事業恐未易以此名加之也

亦是

呂氏說費隱一章固多差舛然論知與能一段雖非正意却說得易知簡能確實明白有所發明

此不記得無本可檢

游氏說多不可曉但謂其大無外而中無不周故天下莫能載其小無間而中無不足故天下莫能破此說爲無病耳然上文本爲君子之道無往而不中則其下中字有未當耳

既曰未當便不可謂之無病

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

諸人中庸曰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正解此兩句恐是一時問答之語當以論語解仁恕之別爲正

是

或問稱呂氏一本語尤詳實深可玩味未見有可玩味處謂道雖本於天而行之者在人非此章之正意忠恕不可謂之道而道非忠恕不行此所以言違道不遠其意亦恐未安觀程子降一等之説與掠下教人之説斯可見矣其論四者未能之説則曰盡人倫之至

通乎神明光于四海有性焉君子不謂之命則雖聖人亦自謂未能夫以盡人倫之至而自謂未能猶可也通神明而光四海奚暇遽論及此哉（今觀呂氏論四者未能之説亦有意恐未容輕議）呂氏説恐亦不得此句之讀更試考之

游氏引其則不遠爲盡己之忠不以道責人而以人治人取其改而止爲盡物之恕似乎其語未當楊氏説以人治人仁之也伊尹以斯道覺斯民是也恐不當其義（今觀楊氏説亦有可取）宛轉説來亦可通但恐不必如此説枉費言語

張子謂君子之道天地不能覆載恐失之太高子思雖云天下莫能載復云天下莫能破大小兼該可也突天躍淵亦以範圍之内言之今言天地莫能覆載則過矣

亦是

謝氏説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何也人以爲神則神人以爲不神則不神矣按夫子致生致死之説本爲明器發也以致死之爲不仁故必有是明器以致生之爲不智故爲是明器而不可用故曰神明之也

謝氏之意則與此不同矣又其説主乎致生故謂人以爲神則神如此則所謂鬼神者其有無專係乎人心而已無乃似流於作用是性之失乎又曰以爲有亦不可以爲無亦不可這裏有妙理又曰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皆是此意

記得論語説中似有當生者使人致生之當死者使人致死之此却有理（謝氏論語説曰陰陽交而有神形氣離而有鬼知此者爲智事此者爲仁推仁智之合者可以制祀典祀典之意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不可者使人遠之不使人致生之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則鬼神之情

（然豈不昭昭乎）

侯氏曰消息盈虛往來神明皆是理也吉凶悔吝剛柔變化皆是物也恐難分明愚謂是數者皆物也而有理存焉又曰以陰陽言之則曰道以乾坤言之則曰易貫通乎上下則曰誠夫道非陰陽也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程子固言之矣繫辭上曰乾坤其易之門易之緼而謂易爲乾坤則非也且既以貫通上下爲誠矣而又曰摠攝天地斡旋造化動役鬼神闔闢乾坤萬物由之以生死日月由之以晦明者誠也則是誠者乃一作用之物有似乎陰符經之云者而不可謂之貫通上下矣既以鬼神爲形而下者而非誠矣又曰誠無内外無幽明故可格而不可度射審如此說則詩當云誠之格思而不當言神之格思也凡此自相矛盾有不可曉者不審如何

看得是

頴雖天而不亡者存或問以爲侯氏之説而集解繫之楊氏説後孰爲誤也

似是楊氏侯氏皆有此語更攷之若無即是誤也

呂氏楊氏引三年之喪皆有爲妻之文按天爲妻服齊衰杖期而左氏傳昭公十五年王太子壽卒王穆后崩晉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杜氏注云天子絶期惟服三年故后雖期通謂之三年喪審此則是天子之后母儀天下后之喪天子可以絶期而不服故服其喪而通謂之三年也據經文既曰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又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則是三年之喪有爲長子爲妻與嫡孫爲祖故別乎父母之喪也所謂達乎天子則是三年之喪亦有通乎上下者矣今律文與温公書儀皆無爲妻之文獨呂氏楊氏引叔向之說而呂氏之說有可疑者呂氏之說曰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者三年之喪爲父爲母適孫爲祖爲長子爲妻而已天子達乎庶人一也似與今文本旨與今律文書儀皆不同蓋經文分三年之喪與父母之喪而呂氏則合之律文書儀載夫爲妻杖期而呂氏則皆以爲三年也楊氏之說曰三年之喪爲長子

爲妻與嫡孫爲祖故王太子壽卒穆后崩而叔向云云蓋天子爲子爲妻通謂之三年之喪也故曰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則自天子至於庶人無貴賤一也信如楊氏之說則與經之本文無戾而與叔向杜預之言皆合矣愚謂三者之喪爲長子與嫡孫爲祖三年者主當爲後者言之爲妻三年者主天子絕期而言之也蓋在大夫士庶之長子長孫有當爲後者有不當爲後者故有服三年與不服三年之別妻之喪則自大夫以下皆服期故是三年者惟天子皆服之故曰達乎天子也

恐三年之喪只是指父母之喪而言下文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便是解所以達乎天子之意與孟子答滕文公語亦相類

游氏至貴在我至富在我至願在我生生在我之說恐非聖人意思

此等皆衍說

集注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也其言之不一何耶蓋仁有偏言者有專言者專言者心之

德也程子西銘之意是也偏言者愛之理也愛之所施則親親仁民愛物是也

固是如此然心之德即愛之理非二物也但所從言之異耳

所謂道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是也所謂德者智仁勇三者是也此聖人之所謂達道達德天下公共之理也此外更無他道後世學者惑於異端求玄求妙窮高極遠而不知道畢在此而不在彼也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聖人非果不能也亦非姑爲自謙之辭也蓋欲學者知道之極致不在他求而人倫之至即斯道之所在也

呂氏曰所謂道者合天地人而言之所謂人者合天地之中而言之夫道固所以合天地人而言然方論修身以道則不必遽及於此也孟子論仁只說仁人心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則仁者人也之意自是分明今曰合天地之中所謂仁者而言則似謂一人不足以爲仁必合天下之人而後足以爲仁也是其

爲言大而無當不若人皆有之等語爲明白切要而詳盡也

以上二段皆當

呂氏以知所以治人爲聞一以知二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爲聞一以知十恐未安夫治人治天下國家猶曰安人安百姓云爾皆修身之効也聞一知二與聞一知十自是分量不同皆窮理修身之事豈可引爲比也

此等處不必深辨

楊氏曰力行則能推其所爲故近仁楊氏之意蓋指孟子彊恕仁莫近之意而謂推其所爲乃恕之事故引之以解近仁也夫推其所爲正古人所以大過人之事以其猶待乎推所以未遽可謂之仁今楊氏舉此以解力行近仁之說似不爲過而或問謂其不可曉何也

如此則仁字只就愛上說了

楊氏論誠身一節失之輕易其論誠則曰非自外得反求諸身而不知不明乎善則心不可得而誠論不誠則曰豈知一不誠他日舟中之人皆是爲敵國而不知所謂不誠亦儘有淺深也又引莊周鷗鳥之說而曰忘機則非其類可親則其所以說誠身者益差矣又曰反身而至於誠則利仁者不足道也夫反身而至於誠正利仁之事若安仁者則不待於反亦不待乎至於誠而自誠矣

鷗鳥以下所論得之

或問謂隱之見微之顯實之存亡而不可揜者也存亡字有誤否

心廣體胖實之存也如見肺肝實之亡也此當時立文之本意然語誠有病當改之耳

謝氏曰誠是無虧欠忠是實有之理忠近於誠正倒說著忠是無虧欠誠是實有之理蓋盡己之謂忠一有不盡是有虧欠也以其自盡者言之則謂之忠以其實有者言之則謂之誠謂忠近於誠亦非也又曰有我不能窮理人誰識眞我何者爲我理便是我其言過高而且惟理者天下之公認之爲我則驕吝益甚矣

得之

章句中解致曲一段乃是程子之說然一曲之誠至於則形則著則明者是一曲之誠充擴發見而至於無所不誠故能變化否而章句與程子之說但稱一曲之誠著見光輝而所謂誠能動物止一曲之誠耶將無所不誠而能動物耶若張子以明爲餘善兼照楊氏以明爲無物不誠豈疑此而爲說也故楊氏曰曲能有誠誠在一曲也明則誠矣無物不誠也竊疑楊氏之說不爲無理

此章所言正是一曲之誠然致曲者固無曲之

不致也經雖不言意自可見張楊之說恐未爲得不若程子之言爲當

呂曰學不厭所以致吾知教不倦所以廣吾愛自入德而言也亦恐未安子貢之論學不厭教不倦爲仁智正所以形容夫子之聖自是成德事豈可以入德言之乎

得之

楊氏曰大學一篇聖學之門戶其取道甚徑夫聖人之道自有等級由其所造之地如何耳非可以徑取也

甚徑亦言其平直而無回曲耳

呂氏曰誠與神交感則同心者無不應德與氣同運則同類者無不化蓋誠者德之至實神者氣之至妙誠與神以其精者言之故曰交感則同心者無不應德與氣以其統體言之故曰同運則同類者無不化

呂說恐亦未可以爲至論

謝氏謂帝是天之作用處自然之理恐不可以作用言如程氏謂以主宰謂之帝則善於形容者也

得之

楊氏曰無息者誠之體不息所以體誠也非也無妄者誠之體不息者誠之所爲也

得之

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程子兵解極高明而道中庸所謂二事中庸天理也天理固高明不極乎高明不足以道中庸豈以極乎高明者是乃中庸之道非別有高明也又曰理則極高明行之只是中庸以此而例上二句則意皆明矣然

此乃兼費隱貫上下之極至者言之須得張子逐句一義一段之說其義始備其曰尊德性須是將前言往行所聞所知以參驗恐行有錯致廣大須盡精微不得鹵莽極高明須道中庸之道互相發明斯無餘蘊矣今觀或問之說乃謂呂氏因張子之意須更以謝楊二說足之其義始備愚謂三子之說皆非中庸之正意謂之各是一說可也呂氏曰雖有問學不尊吾自得之性則問學失其道雖有精微之理不致廣大則精微不足以自信雖有中庸之德不極高明以行之則同汙合俗今未暇辨乎其他所謂雖有中庸之德不極高明以行之則同汙合俗則是高明中庸自是兩事不相關涉不能極乎高明則道中庸者乃同汙合俗耳豈有同汙合俗而尚可謂之中庸乎豈有同汙合俗之中庸必極高明以行之而復異乎此乃緣文立義而未究程張之指與夫此章之正意也且既以德性廣大高明皆至德問學中庸精微皆至道其言雖不能無失而其意則不害其爲兼舉全體

今曰失道與同汙合俗之云則至德果如是乎又以道之在我道之全體道之上達分始中終之序而謂不先[illegible]乎此充乎此止乎此之類者其失同出一轍今不暇復辨也游楊之說皆以先後循序而言則亦恐非正意特其解經之一說爾大抵此五句之義乃是聖賢竭其兩端之教不容偏廢或偏於一則必陷於異端曲學而不足以知道學之全然而學者之病往往多欲進於德性廣大高明之域而於所謂問學精微中庸者不留意或爲之而不知盡其義極其至焉則其所謂德性廣大高明者是烏足以爲德性廣大高明哉程張之說深得乎此而呂氏之說之意則所重者在德性廣大高明所輕者在問學精微中庸則正與張子之說相反豈得爲因其意乎楊氏又以溫故知新爲道問學之事敦厚崇禮爲道中庸之事亦恐失之遷就本文之意蓋謂溫故者多不知新敦厚者少能崇禮與上三句相類耳若必遷就其說則溫故知新亦可以爲盡精微而敦厚崇禮亦可以爲

尊德性矣又曰道中庸而不極乎高明則愚不肖者之不及則是凡愚不肖皆可以道中庸乎此呂氏則甚焉者也侯氏之說尤無倫次既以禮爲道之物其名禮者既失之矣又以和而至合内外以和行使萬物各當其分謂之禮禮各有其物謂之儀則言禮又不經矣繼之曰統而言之則曰道分而言之則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學禮者見之則謂之禮可也先後不倫輕重失當果何爲哉特其辨楊氏道非禮不止之言之失則

似可取耳其它至德至道之說求仁上達之文義皆失之矣

此段未安

二十九章上三重之說程子言之侯氏述焉程子所謂此與春秋正相合者意尤親切而侯氏所以發明者亦詳備而可觀通乎此則一章之義首尾通貫意脉接續深有餘味且又承上章夫子所言三代之禮則三重爲三王之禮所重之事亦可信矣若如章句所從呂氏之說固亦可通但意味不如程子之長且一章文意斷續如所謂上焉者指夏商下焉者指孔子則是非惟夏商之禮全不可用而孔子之善亦無所施然則夏時商輅與夫春秋之作謂之何哉若謂其不必如此說則下文繼之以故君子之道是上焉下焉皆不可用明矣章句或問攷究推明其必不苟章明辨而明告之

更思

侯氏舉明道堯舜事業如太虛中浮雲之說以解故曰配天一段其引據已不親切繼之

曰尚可得而言也若夫至誠又非特如天如淵配天而已却是發至聖不如至誠豈有此理

至聖至誠非有優劣然聖字是從外說誠字是從裏說

呂氏說以中立大本以庸正大經以下恐皆未安姑辨此二句大本即中也大經即庸也經綸大經立大本即是盡此中庸之道若謂以中而立大本以庸而正大經則中與大本庸與大經皆二物也至謂大經之正親親長

長貴貴尊賢又發明総攝會同更相爲用處儘有功然而不若只論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者爲尤盡大經之義也

得之

楊氏曰大經天理也惇典敷教所以經綸之也大本中也建其有極所以立之也化育和也窮神而後知之也惇典敷教即是經綸大經即是天理非惇典敷教之外別有天理爲大經也建其有極固與立大本之義不同然所謂建其有極所以立大本莫却無病否以化育爲和則其失明矣自聖人人倫之至以下與侯氏之失同而又甚焉

惇敷是經綸典教是大經建是立極是本

侯氏誠則經綸之以下其失與呂氏言以中立大本者同蓋本文之意謂惟天下至誠者固能如此非是以誠去立之知之也

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乃承上文尚絅之意起下文不愧屋漏與慎獨之端蓋道體無所不備而其所以不可離者實在於戒謹恐懼之際惟君子不愧屋漏是所謂知遠之近知風之自也隱微之間雖人所忽而理之善惡則顯然著見惟君子必謹其獨是所謂知微之顯也然而言戒謹恐懼之意則以知遠知風言之謹獨則止以知微言之何也蓋遠之近者以事物而言則其理未嘗不具於吾心風之自者以人倫而言則其用未嘗不本於吾心故言之也詳言微則隱在其中故言之也略今觀章句之釋所謂著乎外者本乎内有諸内者形諸外發明三知之義固已明白若更以愚意參之則上下語脉愈益

通貫精密矣不審如何呂氏卒章之說綱目不明誠如或問之所論者至於以天何言哉以下爲不待言動而人敬信則屬之不愧屋漏之下者非惟失其文意愈錯亂而不備矣如忘法度忘言動德之聲色之者尤過高而無實與其他懸實自得之言者相背馳不可曉矣

以上皆得之

答萬正淳

人傑去歲嘗讀中庸妄意辨析先儒之說今

春錄以求教矣間在鄱陽有一朋友舉或問二十七章之說來言曰先生以德性廣大高明故與厚者爲道之大以問學精微中庸新與禮者爲道之小何也人傑始而疑之因檢章句或問研究是說忽悟其旨蓋此章首言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則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者也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則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者也大小兼該本末不遺行之者其在人乎繼之以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誠謂道

之所以極於至大至小而莫不具舉而無遺者必待至德之人以行之也夫旣論其必至德然後可以行至道之意矣而其指示學者所以進於是道（先生改作脩是德）之工夫則又不可不詳言之於是又繼之曰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所以示學者之於此道不可徒志其大而遺其小得其本而遺其末馳意於高遠而不求夫致知力行之實也知乎此則橫渠之說與夫呂氏游楊之說皆所以發明此理而人傑前日之疑是乃見理不明妄議之也呂氏游楊有未安處或問旣言之矣若楊氏又以溫故知新爲道問學之事敦厚崇禮爲道中庸之事則恐不必如此說以害正意耳侯氏以禮爲道之物不知道之理果何謂也至其辨楊氏道非禮不止之言之失却似可取謹復具此以求教不知先生以爲如何

此說得之但進於是道者未安

答萬正淳

通書謹獨章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以太極圖配之五常配五行則道德配陰陽德陰而道陽也

亦有此理

今士大夫家喪服有稍從禮制者止留意於男子之服若婦人之服止是因仍時服按禮記檀弓婦人不葛帶章注云婦人重要而質不變所重然則婦人喪服衣裳相連如深衣形製而用麻爲帶絰之至期除去只散其要也又云卒哭直變經而已經首經也按喪服

小記正義云婦人有三髽一是斬衰髽二是齊衰布髽今云變首絰是變麻爲葛也不知婦人之首絰是髽之外別有首絰如男子之首絰或髽之用麻用布者即是否若髽之用麻用布者即是絰則麻可變而爲葛若布變爲葛則反重矣乞詳以見敎

麻髽布髽恐是以此二物括髮而爲髻其絰則自加於髽上非一物也當暑目昏不暇檢閱可更詳之

古者一世自爲一廟後世同堂異室是一室之中夫婦相配也若祫祭之位則太祖與妣皆東向昭之位次則高祖西而妣東祖西而妣東皆南向穆之位次則曾祖西而妣東禰西而妣東皆北向亦是夫婦相配今按喪有祔祭必以昭穆蓋卒哭而祔旣行禮畢復返所祔神主於几筵以終喪制至祔廟時却有當遷之祖而所祔神主自爲一世但父在母亡未可祧遷恐須別爲一處以祭其母也又按喪小記云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恐亦是卒哭之祔若親者是妾祖姑

婦却是適婦妾祖姑祭於孫止婦乃傳重入廟者豈可以混於彼乎

凡喪父在父爲主母或先亡父自祔之祖母之室歲時祭之東廂父死乃隨之以入廟耳嫡婦祔於妾祖姑誠似未安然未有考則不得已且從祔於親者之文蓋捨此杜撰不得也

喪小記妾祔於妾祖姑正義云妾毋不世祭於孫否則妾無廟春秋考仲子之宮胡氏云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審如是則天子之元后諸侯之元妃雖曰無子必當配食於廟而其他或繼室或媵妾雖曰有子而即天子諸侯之位者皆當爲壇於廟而別祭之至大祫則祔于正嫡而祭所謂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嫡之說可通於天子也不審如何

妾母不世祭則永無妾祖姑矣向賓文卿亦嘗問此無以答之今恐疏義之說或未可從也爲壇之說恐亦未安祔嫡而祫妾並坐尤爲未便恐於禮或容有別廟但未有考耳

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是同處而各有室廬否

古人宮室之制前有門中有堂後有寢凡爲屋三重而通以墻圍之謂之宮以理言之父子固當同處然所居之左右前後或是他人之居不可展拓不知又如何得同處此等事古今異宜不可得而考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衛人殺州吁于濮衛人立晉三稱衛人是非不相掩也直書而義自見矣滕侯於隱公時書卒書來朝至威公二年以後終春秋之世止稱滕子胡氏以爲因其朝威降而稱子果如是說則威公之

世貶之足矣自是稱子而不侯無乃非惡惡止其身之義乎

沙隨程丈此說甚精曾見之否

胥命于蒲三傳荀卿及胡氏皆有取齊衛二侯之說而或者以謂二侯不由王命相推戴命爲方伯故春秋變文以譏之也愚謂若如或者之說則於文義爲順恐合經意彼春秋諸侯私相要誓誠爲可罪然其私相會聚交政中國雖曰不盟亦未見其有可取也彼所謂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凡交際之間有投合者大率皆然又何足以爲異而必變文深許之乎況齊僖衛宣行事載于春秋誠舉一端如紀會郕丘等事莫非傾險之習則其相命之際不知果何所命乎不要其相命之公私而槩以相命爲可取愚未敢深信史記書齊衛會于徐州以相王似或者胥命之說

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恐當從左氏閔公二年之傳胡氏謂齊人歸者以其喪歸于魯也書曰以歸何以決知其以喪歸于魯乎

且七月齊人以喪歸魯而十有二月其喪方至豈若是其遲遲乎

凡書以歸皆爲以之而歸其國如戎伐凡伯之類

滕侯自威公以後稱子杞侯自莊公以後稱伯又僖二十三年卒而書子二十七年朝而書子後又稱伯竊意當時小國朝會於大國從其爵之大小以納其貢之多少故子產爭承於平丘之會以謂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吳晉黃池之會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

服何以謂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今將以寡君見晉敝邑將改職貢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由此觀之則當時公侯之國以其職貢之不共而自貶其爵者多矣

沙隨説正如此

侵曹伐衛再稱晉侯（先生側邊批云此恐非取正是晉文譎處）辭蓋圍宋之役二國雖不與而其從楚則一也晉文不先加兵於陳蔡鄭許而先侵曹伐衛或是當時事勢有未可者豈有楚人暴橫

諸侯皆南向從楚而得一諸侯用兵以張中國之威春秋遂遽貶之乎（先生側批云康節論五霸功罪之意得之）今以楚人救衛爲善楚貶晉而成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例則文公九年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爲罪趙盾何也既罪趙盾何以又書救乎學春秋者固不可執定例以害大義也至於下書執曹伯畀宋人衛侯出奔復歸與元咺等事則晉侯無所逃責矣

有難言者

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利其國而誘殺之也故名胡氏謂蔡般弒君與諸侯通會盟十有三年矣楚子若以大義唱天下奉詞致討其弒父弒君之罪謀於蔡衆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亂者不越此矣愚謂諸侯與通會盟者楚子爲之會主也以弒君之賊會弒君之賊同惡相求非惟不能討其罪亦不敢討其罪矣今欲圖其國而殺之惡人之常態也是烏可於十有一年之後責楚子以唱大義以討般楚子未暇治也而又責其討般與刑

察矣

甚善

舜孔子先天者也先天而天弗違志壹之動氣也伏羲氏後天者也後天而奉天時氣壹之動志也此數語恐未安伏羲是闡三才之理舜孔子是感和氣之應其引先天後天之説固爲失之引孟子志氣之論尤失其旨其後又言聖人之心感物而動辭意亦差皆以作用觀聖人之失也

胡氏此章似無病更宜詳味但不知文成致

果然否耳

極高明而道中庸中庸雖是常行之道然其德之至則極乎高明高明猶言上達也中庸猶言下學也

極高明而道中庸若如來喻即是上達而下學成何道理此處且當虛心熟玩本文之意參以章句之說便見日用工夫的確處不須容易立說也

有氣稟之惡有陷溺之惡然皆當復之以爲善明道所謂有流而未遠巳漸濁有出而甚

遠方始濁却是說陷溺之惡陷溺之惡此比皆是氣稟之惡則如子越椒之類不常有也

氣稟之性猶物之有萬殊天命之性則一也

氣稟物欲之陷溺此不必論其常有不常有但當致其澄治之功耳

呂氏說率性之謂道一段如禮謂差等節文與天喪服異等儀章異制大意與修道之謂敎相似

呂氏意却在無所撼莫敢爭處見得率性是道也

侯氏引告子生之謂性以解率性却只是說得氣質之性而所謂率性者不專主乎氣質也如曰物之自有也草木之不齊飛走之異稟然而動者動植者植天機自完豈非性乎馬之性健而健牛之性順而順犬吠盜雞司晨不待教而知之豈非率性乎言草木飛走馬牛犬雞之性而不及人之性仁義禮智之爲性則踈略之甚無待於此

侯氏說固踈略然却是宗程先生說但得其言而不得其意故信口言之而爲此踈脫耳

一陰一陽之謂道言天道之流行者也率性之謂道言人物之所以得乎天道者也

一陰一陽之說是

楊氏言仁義不足以盡道恐未安易只說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仁義不足以盡道游楊之意大率多如此蓋爲老莊之說陷溺得深故雖親聞二先生之言而不能虛心反覆著意稱停以要其歸宿之當否所以陽離陰合到急衮處則便只是以此爲主也此爲學者深切之戒然欲論此更須精加考

究不可只恃曰仁與義之言而斷以爲必然也近得龜山列子說一編讀了令人皇恐不知何故直到如此背馳也

侯氏曰君子終日乾乾至無咎者戒謹所不聞也君子終日對越上帝尚何戒謹恐懼之有以聖人之誠則無待乎此也恐未安乾乾夕惕爲戒謹恐懼其說雖可旁通然乾乾夕惕乾九三之事也九三居下之上君德已著聖人之心自是如此中庸言戒謹不睹恐懼不聞乃學者之事比而同之則少差矣且其

說既已如此又曰君子對越上帝尚何戒謹恐懼以聖人之誠則無待乎此其說自相背馳殆不可曉

侯氏說固多疎闊然以乾乾夕惕爲聖人之事戒謹恐懼爲學者之事亦恐未然大抵戒懼惕厲之心則一而成德初學所至自不同耳

張子曰禮亦有不須變者如天序天秩之類時中者不謂此五典五禮生民日用之常君子之所力行者舉不外此常者固此理也凡事不出此五者非五者之外別有箇時中也張子之言如三代所因及所損益之類理雖而事不同也未可遽以爲不然

答萬正淳

兩箇其爲氣也是言浩氣之體用未是以養爲氣主集義以下是推明氣所由生非是論以集義爲主蓋氣雖至剛大配道義然非集義則無以生之非可以行義而掩取之也（如此爲文乃得抑揚之意）

橫渠論易乾卦諸爻恐皆過論大抵易卦爻辭本只是各著本卦本爻之象明吉凶之占當如此耳非是就聖賢地位說道理也故乾六爻自

天子以至於庶人自聖人以至於愚不肖筮或得之義皆有取但純陽之德剛健之至若以義類推之則爲聖人之象而其六位之高下又有似聖人之進退故文言因潛見躍飛自然之文而以聖人之迹各明其義並有高下而德無淺深也然其本意亦甚分明未嘗過爲深巧如橫渠之說也且如初九則是德已成而行未著故衆人未見其德而君子之心確然已有以自信也九二則人見其庸言庸行閑邪存誠之迹又從而化之也九三則雖涉此危地而但進德脩

業之不已也九四則其位愈進其危益甚而亦但知循理不恤其他也九五則以天德居天位而天下莫不仰覩之也上則過極而亢不能無悔矣若以德言則愈進愈高此當爲聖而不可知之地又豈有可悔耶今横渠專以聖人爲說已失本經之指又遂文爲漸進之意又非文言之義凡其龍德正中不在九二而在九三九二之德博而化非進於九三則未免於非理非義之失而其取義前後相妨因繆益訛而轉不得其所矣大抵近世說經者多不虛心以求經之

本意而務極意以求之本文之外幸而渺茫疑似之間略有縫罅如可鉤索略有形影如可執捭則遂極筆模寫以附于經而謂經之爲說本如是也其亦誤矣此數段文義正淳所疑多得之但謂九三天下將歸益當進德修業爲未然乾乾夕惕自是君子之常事今雖處危地而不失其常耳知至知終亦不是言修爲先後之漸只是見德業內外之別蓋心則致誠以進德身則修辭以居業進德者日新居業者無倦與周公繼日待旦意雖略相近而不相似也九四或

是循理而行自無固必耳亦不爲信孚於人而後可躍也

乾有兩乾是兩天也昨日行矣今日又行其實一天耳而行健不已此所爲天行健地平則不見其順必其高下層層地去此所以見地勢之坤順看易傳若自無所得縱看數家反被疑惑如伊川先生教人看易只須看王弼注胡安定王介父解今有伊川傳且只看此尤妙解書難得分曉趙岐孟子拙而不明王弼周易巧而不明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不可著些纖毫私意在其中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之五十一

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一後考異

答董叔重第五書末一本更有一問一答

孟子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恐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之意強恕而行求仁莫近恐有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之意蓋反求諸身而實有此理如仁義忠孝應事接物之理皆實有之非出於勉強偽為到此地位則是以己及物不待推矣未至於此則須強恕以去己私求得天理之公所謂推己及物也未知是否

此說非是

第八書至仁與義則又合氣與形而理具焉

然（一有）亦　而已矣蓋陰陽者陽中之陰陽也柔剛者陰中之陰陽也仁義者陰陽合氣剛柔成質而是理始為人道之極也然仁為陽剛義為陰柔（云云）　所謂動而止其所也（一有）蓋艮之義止而已當止而止止也當行而行亦止也此所謂止其所也

靜而止其所者（云云）　乃能不見其人（一有）未有顧己身之利害禍福而能不累傚於人之彊弱貴賤也　故曰動靜各止其所（云云）是又就做工夫上言猶所謂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之意此蓋發明所以能止之義故其彖傳有曰背故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是以能止也此恐言外之意未必易之本義不知如此看得否

（此書末一本更有一問一答）

或問孟子言仁必對義孔子言仁必配智其不同也銖妄意謂孟子之言指偏言一事之仁也孔子之言指專言包四者之仁也然雖偏言各專一事而不仁亦無以為義雖專言以包四者而不智亦無以為仁其歸亦一而已矣然孟子亦有專言之者如仁人心是也孔子亦有偏言之者如愛人是也故羞惡辭遜凡非者惻隱之心隨感而應者也是非之分素明則惻隱羞惡辭遜之發始各得其當而不悖也故（云云智則）貞而不貞亦無以為元也未知是否

此條大槩近似而語意不密且看他見得道理分明觸處通貫處是甚底可也

答黃子耕　卻無欠闕耳（欠一作少）

別紙（一作答黃子耕別紙）　其實無甚異（本無下無甚字）

季仲水（水一作永）

答萬正淳　今將以寡君見晉（此下一有君字）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五十二

書（知舊門人問答）

答吳伯豐（必大）

熹衰晚無堪學不加進足下過聽辱先以書其所以稱須道說者足以見賢者之志矣然非區區所及也示喻程子格物之說誠若有未易致力者然其曰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蓋極其大小而言之以明是理之無不在而學問之功不可一物而有遺爾若其所以用力之地則亦不過讀書史應事物如前之云爾豈茫然放其心於汗漫紛綸不可知之域哉或人所引易象之數又似太拘所謂明理亦曰明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爲者而已鄙見如此不識賢者以爲如何恐有未安幸復見告也子澄去秋相見甚款近復招之尚未有來信大冶近有萬君人傑者見訪見留之學中氣質甚美議論亦可反復殊不易得云亦嘗得從遊也熹比已丐祠似聞諸公有意聽許適聞張荊州之訃若便得請當一走長沙而歸爾（用力下一本無之意二字）

答吳伯豐

讀書甚善所諭亦有條理但不必如此先立凡例但熟讀平看從容諷詠積久當自見得好處也所論看大學曲折則未然若看大學則當且專看大學如都不知有它書相似逐字逐句一一推窮逐章反覆通看本章血脉全篇反覆通看一篇次第終而後始莫論遍數令其通貫浹洽顛倒爛熟無可得看方可別看一書今方看得一句大學便已說向中庸上去如此支離蔓衍彼此迷暗互相連累非惟不曉大學亦無功力別可到中庸矣況所比校初無補於用力之意徒然枉費心力閑立議論番得語言轉多却於自家分上轉無交涉不可不察也因其本明非是察識端倪把來玩弄以資談說只是因其已知而益廣其知因其已能而益精其能耳與湖南說自不同也知止有定之說似亦未然更以章句或問求之爲佳知至意誠之說則大槩得之矣盤銘是注疏說可自檢看當時以下文多已說故不曾標其名氏耳論孟中庸儘待大學通貫浹洽無可得看後方看乃佳若奔程趂限一向攢了則雖看如不看也近方覺此病痛不是小事元來道學不明不是上面欠却工夫乃是下面元無根脚若信得及脚踏實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踐履自然純熟非但讀書一事也

横渠先生象記得舊傳蜀中本時云亦有御史象今却不記曾見與不見歲久不復可得其真但當兼收以見區區尊仰之意而已但去歲此時同遭論列今又適以比時相見亦可笑也李衛公書如此正不足傳顧其全書遂不復可見殊可惜耳廬陵近數得書一病不輕且幸已平復也金溪一向不得書亦省應荅之煩皇極辨併往此亦一破千古之惑可録一本送正淳皆勿廣爲佳耳

荅吳伯豐

詩傳中有音未備者有訓未備者有以經統傳舛其次者

此類皆失之不詳今當添入然印本已定不容增減矣不免別作補脫一卷附之辨說之後此間亦無精力辦得只煩伯豐爲編集其例如後

詩集傳補脫

周南

樛木　樂只（音止二字合附本字下）

鄘

載馳　無我有尤（尤過也三字合附衆人字下無以我爲有過跡爾八字合附大夫君子字下）

王

中谷有蓷　遇人之不淑矣（淑善也三字合後在歎矣字下）

以上略見條例餘皆依此且用草紙寫來恐有已添者却刪去也又黎黑也古語黎元猶秦言黔首桑柔篇中第二章注中已略言之孟子首篇亦嘗有解今若天保篇中未解可采用其說著於補脫卷中却刪去桑柔篇注或但略言之亦可也更詳之

大序先王以是經夫婦傳曰先王謂文武周公成王必大竊謂二南雅頌固多周公時所作然遂謂周公爲先王則恐讀者不能無疑此無甚害蓋周公實行王事制禮樂若止言成王則失其實矣

芣苢薄言有之傳曰有藏也然其下章曰掇曰捋曰袺曰襭而首章乃先言藏恐非其序必大恐有是得之之義

首章兼舉始終而言後章乃細述其次第詩中亦有此例或於補說中附入亦可也

麟之趾傳以麟與文王后妃以趾與其子故曰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故其子亦仁厚然則下文吁嗟麟兮爲指誰耶

正指公子而言耳

昔育恐育鞫張子之說固善然推之下文及爾顛覆之云意不甚貫不若前說爲順

姑存異義耳然舊說亦不甚明白也

君子偕老象之揥也字書云揥整鬢敘也是否

不識此物姑依舊說字書之說亦與古注不殊也或補脫中附之

齊地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史記索隱曰按今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境無棣在遼西孤竹服虔以爲太公受封所至不然也蓋言其征伐所至之域其說如何

穆陵在密州之西無棣是今棣州更考地志可見索隱恐非

采薇小人所腓傳曰腓猶庇也又引程子曰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也必大按易咸傳曰腓足肚行則先動足乃舉之非如腓之自動也易本義亦曰欲行則先自動由程子前說觀之則腓爲隨足以動之物由後二說觀之則腓爲先足而動明矣不當引之以解此詩之義不若猶庇之云得之生民詩牛羊腓字之傳亦以腓爲庇若施於此詩與上文君子所依意義亦相類也

此非大義所繫今詳兩說誠不合當刪去然板本已定只於補脫中說破可也又百卉具腓又有它訓不知此字竟是何義也

楚茨以下四篇先生謂即豳雅反復讀之其辭氣與七月載芟良耜等篇大抵相類無可疑然又以爲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則恐未然蓋周自后稷以農事肇祀其詩未嘗不惓惓於此今以爲豳風豳頌者皆是也而孟子亦曰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粢盛不潔不敢以祭古之人未有不先於民而後致力於神者恐不必專指公卿言之

此諸篇在小雅而非天子之詩故止得以公卿言之蓋皆畿內諸侯矣

瞻彼洛矣傳以爲諸侯美天子之詩今考其間有以作六師之言則其爲天子之事審矣然二章三章祈頌之語則不過保其家室家邦而已氣象頗狹不若天子所以告諸侯者何也

家室家邦亦趁韻耳天子以天下爲家雖言家室何害又凡言萬年者多是臣祝君之辭

棫樸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傳曰追琢其章所以美其文金玉其相所以美其質然不知所美之人爲誰

追琢金玉以興我王之勉勉爾

那綏我思成集傳鄭氏所引禮記之說程子則曰此特孝子平日思親之心耳若齊則不容有思有思非齊也必大竊謂人心不容無思齊之日特齊其不齊者爾若思其居處之

類乃其致誠意以交乎神者蓋未害其爲齋也未知是否

鄭氏所引者常法也程子之義則益精矣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集註謂三子之對夫子無貶辭則皆許之矣而又載程子之說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夫子不與二說似相牴牾以愚意索之豈非許之者以其材足以有爲而其不與者則未能合己之志歟

不與者不若於曾晳有與點之言耳以孰能爲大之語觀之不害於許其才之可用也

程子又曰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蓋謂子路之意未免有所作爲而曾點所言則皆行其所無事耳使子路有見於此一皆循其理之所當然而不以己意參焉則即曾點之氣象矣然必大攔夫子所以哂子路者特以其言之不讓而已如冉有公西赤之言非不知讓者遂謂之能達此道理可乎必大於此蓋屢致思而有未能灼然者

子路地位已高故見得此理則其進不可量求赤之讓乃見子路被哂而然非實有見也又其地位與曾點之地位甚遠雖知讓之爲美此外更有多少事耶

衛君待子而爲政子曰必也正名乎胡氏之說固正矣然恐夫子以羈旅之臣一旦出公用之而遂諫逐出公此豈近於人情意者夫子若事出公不過具言父子之倫以開曉之使出公自爲去就然後立郢之事可得而議也

此說甚善然聖人之權亦有未易以常情窺測者

管仲於公子糾其可以無死者以其輔之非義故也若子路之死失在不合仕於孔悝耳既食其祿必死其難可也不審於其始而臨難始曰吾於此可以無死也則愚恐世之反側不忠者得以藉口矣

此說甚善然聖人不以不死責管仲何也

子路問事君范氏謂犯非子路所難而以不欺爲難夫子路最勇於義者而何難於不欺

哉特其獨理不盡而好彊其所不知以爲知

是以陷於欺耳

以使門人爲臣一事觀之子路之好勇必勝恐未免於欺也

侯氏所以求生害仁殺身成仁皆義也非仁也仁義本無二學者當於一道上別出先生曰仁義體一而用殊君子之於事有以仁決者有以義決者蓋仁者不以所惡傷所好之體義士不以所賤易所貴之宜必大復推之曰以仁決者因心以爲取舍必無所違乎其

德以義決者即事以權輕重必無所失乎其宜未知是否

此說得之然細看侯氏說亦有些意思試更推之

答吴伯豐

所示諸說別紙報去但且如此推究玩味久當自有得也但前書偶尋未見似其間亦有合報去者今不暇也蘇氏詩傳比之諸家若爲簡直但亦看小序不破終是有惹絆處耳所欲抄集傳緣後來更欲修改一二處且令住寫今須到官方得寫去也廬陵之訃令人痛惜亦苦多事至今未得遣人去也趙守舊相識但不曾通書然亦政不必如此爲人察屬世俗常禮有不可廢者亦且得隨例不須大段立異不濟得事徒爲人所指目憎嫌卻費調護求寬假所虧愈多也沙隨程丈書來甚相知云居頗相鄰想時相見也姜叔權曾相見否資禀篤實不易得近得書亦甚進能與之遊當有益也子耕當已歸豫章時得書否正淳必已赴省矣後來所講如何向來議論似亦傷太快不子細也伯豐所論甚

詳密朋友少及之者更冀勉力副衰朽之望官事更宜加意此後恐音問浸遠難通切祝爲親自愛

答吴伯豐

大學諸說皆善可以補或問之缺矣但毋自欺乃解誠其意之義知未至者固當如此用力然知之至者亦未可便謂不假此也但知未至者禁之雖力而或未能止唯知至然後禁之不難而無不能止耳

純粹至善者也其立辭猶曰純粹是至善云

耳至善二字與大學中至善同否

通書純粹至善猶曰純粹而至善云耳至善與大學理無不同

注云中即禮正即智圖解備矣必大向者侍教時雖已略聞大意今按圖解有曰其行之也中又曰中者嘉之會也所謂中即禮者固明白矣至於正則不過曰其處之也正又曰正者貞之體也智之義固在其中然恐初學者讀之猶未能分明欲乞更詳下一語如何

元亨利貞分配仁義禮智先儒已有定論矣故只如此說意亦自見

五殊二實一實萬分二謂陰陽一謂太極然不曰二氣一理而皆以實目之者蓋曰此皆實有之理非但彊爲之名耳

五二一萬皆實字殊實實分皆虛字以此推之則所謂二實一實者不相礙也

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近見南康一士人云頃歲曾聞之於先生其字有我去承當之意今考經中初無是說

西銘承當之說不記有無此語然實其下承當字不得恐當時只是說稟受之意渠記得不子細也

存吾順事没吾寧也

二句所論甚當舊說誤矣然以上句富貴貧賤之云例之則亦不可太相連說今改云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也不違其志而已没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也不逆其理而已没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夭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似得張子之本意

繼而有師命沙隨云師非師旅之師是師友之師蓋齊王欲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也

兩說未知孰是且缺之亦無害孟子初見齊王便有去志但以有師命不可請故雖少留而終不受祿以至將去而王乃有授孟子室之說孟子遂不受而竟去恐不得以授室爲師命也且若果然亦何不可以請之有乎

決汝漢排淮泗

其說只是一時行文之過別無奧義不足深論況淮泗能壅汝水不能壅漢水今排淮泗而汝

水終不入江則排淮泗而後汝漢得以入江之說有不通矣況存中引李翱南來錄言唐時淮南漕渠猶是流水而汝淮泗水皆從此以入江但今江淮漸深故不通耳此或猶可彊說然運河自是夫差所通之邗溝初非禹迹且若如此則淮又不能專達於海亦不得在四瀆之數矣況說終亦不能通也

宴安之說無之味其言似是無始句法

中庸或問不誤只是文字拙澁不足以達其意耳必有是心之實當連下文讀之乃通如更覺難曉即上句在天者下更添一決字在人者下更添一容字如何

荅吳伯豐

學問臨事不得力固是靜中欠却功夫然欲舍動求靜又無此理蓋人之身心動靜二字循環反復無時不然但常存此心勿令忘失則隨動隨靜無處不是用力處矣且更著實用功不可只於文字上作活計也

荅吳伯豐

示及諸說亦未暇細觀但覺子融之說全無倫理而諸友反爲其所牽亦復擾亂又不且整理其大病根原而計較奇細展轉向枝葉上辨論所以言雖多而道理轉不分明今只合且放下許多閑爭競而自家理會誠之一字是甚道理看得精切分明後却合衆說而剖判之當自見得不如此費分疏也正淳書煩爲附便渠看得文字却儘子細所寄中庸說多得之恐欲見發之却封寄之不妨也沙隨八論及史評有印本望寄及此不須辨後人自有眼目不至如此晦盲也到此只脩得大學稍勝舊本他書皆未暇整頓今又遭此禍患恐不能久於世以此益思亟歸更略下少功夫庶不悞後人枉費心力也

荅吳伯豐

衰晚遭此禍故殊不可堪既未即死又且得隨分支吾謀葬撫孤觸事傷害不如無生也昨承惠書并致奠禮哀感深矣一向無便無從附報但有馳情比想秋清侍奉之餘官學增勝沙隨諸書及茶已領便遽未有物可奉報也此間寓居近市人事應接倍於山間今不復成歸五夫見就此謀卜居已買得人舊屋明年可移目今

且架一小書樓更旬月可畢工也其處山水清邃可喜陳師道伯脩兩殿院之故里也又有吳仲感名賁常與古靈薦目中亦其里人也若得粗了便可歌哭於斯但用度百出非元料所及亦覺費力耳

答吳伯豐

歸來半年卜葬尚未定築室亦不能得了湖南之命出於意外初但以私故懇祠然恐或不得請即求便郡藏拙近聞臨漳經界報罷此是廟堂全不相信政使在官亦當自劾求退其義豈容復出已託人以此告之計其聞此亦難以相彊矣閑中頗有學者相尋早晚不廢講學得以自警然覺得今世爲學不過兩種一則徑趨簡約脫略過高一則專務外馳支離繁碎其過高者固爲有害然猶爲近本其外馳者詭譎狼狽更不可言吾儕幸稍平正然亦覺欠却涵養本原工夫此不可不自反也所寄疑義蓋多得之已略注其間矣小差處不難見但却欲賢者更於本原處加功也

答吳伯豐

巧言令色鮮矣仁游曰便其人志在於善而失其所習則猶可以自反愚謂人之習於不善固無不可反之理然巧令之人又焉有志在於善者是必悔過遷善不復有巧令之習則其志始可得而信耳游氏蓋牽於鮮之爲少而委曲以失之

孔子之意正指人爲巧言令色之時其心已不存耳若能自反則豈不足以爲仁又豈止於鮮仁耶游氏此說無病只是不榛著本文正意

子曰弟子入則孝游氏學文之說固足以深警後世棄本逐末之弊然古之所謂學文者非弄翰墨事詞藻如後世之所謂文也蓋無非格物致知修己治人之實事故既學則必有以究義理之端而趨於聖賢之域矣然則文以滅質博以溺心以爲禽犢以資發冢詐眞以酬僞飾姦言以濟利心古之學者豈有是哉游氏之說有激而云耳然抑揚太過併與古之所謂學文者與後世等而視之不得不辨也

古之學文固與今異然無本領而徒誦說恐亦

不免眞如謝氏之譏也

謝曰小人過於行事君子過於性情此蓋言君子於過能辨之於早耳然行事之過在君子亦恐有未能盡免者惟改之而已如子路之過使止在於性情之微則已自知之可也它人何由而告之乎

性情之發即爲行事行事之本即爲性情但有深淺耳以此分君子小人自是衍說經之本指不在是也

程子曰良易直也又曰良乃善心

或問多此等處後來不能修改蓋已廢之久矣良乃善心之語太泛不如易直之爲切當也

詩三百程子曰思無邪誠是也其言簡矣未審其意謂作詩者以誠而作耶抑謂讀詩者當誠其意以讀之耶曰程子之說特以訓思無邪之義云耳以詩考之雅頌二南之外辭蕩而情肆者多矣則誠之爲言固不可槩以爲作詩者之事也若謂使學者先誠其意而後讀之則是詩之善惡方賴我以決擇而我之於詩反若無所資焉者又何取於詩之教

耶以是觀之程子之言雖簡然誠之一字施之必得其當可也是則集注之云固所以發明程子之意而言之矣

行之無邪必其心之實也思而無邪則無不實矣此程子之意也

范說至矣特王心無爲以守至正一語似贅何也削之則盡美矣

此是經筵進說似亦無害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謝氏謂苟不至於不違之地則與羣弟子無以異者竊恐抑揚太過且以孔門諸子言之所謂至於不違之地者顏子一人而已如謝之說則是羣弟子雖朝夕親炙乎聖人之側與未嘗親見聖人者無以異也

謝氏抑揚誠若太過然亦有此理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周曰學欲默識心通也苟徒出入乎口耳之間而不致思焉則何以致知其言不思之蔽則善矣而所以語學者則有所未盡夫學專言之則兼夫致知力行之兩端若對思而言則致知爲思而學云者

蓋力行之謂也今周氏以出入乎口耳者爲學則學豈誦說而已乎使止於是又何所安耶謝氏曰思知之事也學習之事也此說得之而集注身不親歷之云尤明白矣然程子經解亦曰力索而不問學則勞殆似亦以學爲講論問辨之事何耶然程子固曰博學之云云五者廢其一非學也其不專以講誦爲學審矣經解所言反似不若語録之密如以殆爲勞義亦無考或者傳寫不能無誤云

學是故效見成底事故讀誦咨問躬行皆可名之非若思之專主乎探索也以殆爲勞無所見歐陽公用此殆字又似怠字皆不可曉不若從古說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或問云謝氏所論鬼神之意學者所宜深考也今取其說而讀之其義精矣蓋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所謂神者陽之爲也所謂鬼者陰之爲也故其聚而生來而伸者皆曰神而在人則魂氣爲神陽之屬也散而死反而歸者皆曰鬼而在人則體魄爲鬼陰之屬也天地山川風雷祖考凡曰鬼神云者亦不越是二端而已故事鬼神者必致其敬發其情有以極其在我之誠而後在彼者有來格之理蓋神人之交皆以是氣而爲感通使誠之在我者無以致之則彼之發揚于上者亦何自而聚哉然則鬼神之有無揆之吾誠可矣知此則知謝氏格之遠之之說矣蓋其可不可者理也格之遠之皆吾心之所不容欺者也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皆謂人實致之也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

不知而不可爲也故惟仁知之合者可以制祀典苟不察其理之可不可而祭非其鬼則惑之甚矣世之惑者蓋皆求鬼神於茫昧恍惚之間而不知其所以致之者實在於我故也測度而言未知近否

大槩得之更宜涵泳似更有未細密處大抵陰陽有以循環言者有以對待言者須錯綜分合都無窒礙乃爲得之

子曰君子無所爭周氏於前篇君子不器及此章皆曰君子以仁成名者也然則凡言君

子之爭者皆可以仁之說推之矣恐解經不當如是之拘也

此是王氏說經之弊大抵熙豐以來多此病

子曰射不主皮楊曰容節可以習而能力不可以彊而至集注改容節作中字既不以中爲貫革矣則所謂中者抑如張子所謂不貫革而墜於地者其中鵠爲可知之意否

張子說是儀禮大射鄉射皆以中爲勝非止以容節之得失爲勝負也

荅吳伯豐

所示三條皆善但人心無不思慮之理若當思而思自不當苦苦排抑却反成不靜也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固爲大病然又不察氣質情欲之偏而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近世儒者之論亦有近似之者不可不察也故所見愈高則所發愈暴鬼神之說思之甚精但所疑今日之來格者非前日之發揚者則非是只思上蔡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一句則可見其苗脉矣

荅吳伯豐

鬼神之義來教云只思上蔡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一句則可見其苗脉矣必大嘗因書以問正淳正淳荅云祖考是有底人便是有此理爲子孫者能以祖考之遺體致其誠敬以饗之則所謂來格者蓋眞有此理也然必大嘗讀太極圖義有云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是知人物在天地間其生生不窮者固理也其聚而生散而死者則氣也有是理則有是氣氣聚於此則其理亦命於此今所謂氣者既已化而無有矣則所謂理者抑於何而寓耶然吾之此身即祖考之遺體祖考之所具以爲祖考者蓋具於我而未嘗亡也是其魂升魄降雖已化而無有然理之根於彼者既無止息氣之具於我者復無間斷吾能致精竭誠以求之此氣既純一而無所雜則此理自昭著而不可揜此其苗脉之較然可睹者也上蔡云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陰陽上下只是要集自家精神蓋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在我者既集即是

祖考之來格也然古人於祭祀必立之尸其義精甚蓋又是因祖考遺體以凝聚祖考之氣氣與質合則其散者庶乎復聚此教之至也故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必大前書所疑今日之來格者非前日之發揚于上者固非是矣而正淳之說言理而不及氣若於存亡聚散之故察之不密則所謂以類而爲感應者益滉漾而不可識矣敢再此仰瀆尊聽欲望更賜一言以釋所蔽不勝萬幸

所喻鬼神之說甚精密叔權書中亦說得正當

詳悉大抵人之氣傳於子孫猶木之氣傳於實也此實之傳不泯則其生木雖枯毀無餘而氣之在此者猶自若也此等處但就實事上推之反復玩味自見意味眞實深長推說太多恐反成汨沒也正淳所論誠爲踈略然恐辭或未盡其意耳

答吳伯豐

長沙除命再辭不獲尚有少疑未敢決爲去計亦會足疾微動未容拜受且看旬日如何也所示疑義皆精密可喜已一一報去此亦有十數

朋友然極少得會看文字者不免令熟看注解以通念爲先而徐思其義只尋正意毋得支蔓似方略有頭緒然却恐變秀才爲學究又不濟事耳知約正父莊子相聚甚善前日亦已寄書約正父來官所修纂禮書是時雖未敢決赴長沙然已乞換小郡計必在江湖間也今若成爲湖外之行當踐此約不知渠如何也南康諸書後來頗復有所更改義理無窮儘看儘有恨此衰年來日無幾不能卒究其業正有望於諸賢而於其間如伯豐者尤未易得也正淳書來亦

有意於衡嶽之遊甚幸甚幸子耕久聞其病未得端的且喜向安也商伯所論恨聞之晚然亦但恨語侵黃文叔彼罵邪氣者亦不足恤矣

答吳伯豐

熹始計不審誤爲此來交事之後憂恐萬端旋復奉諱哀殞之餘惴慄尤甚寢驚夢愕便覺斬頭穴胷已在面前矣以此百事不敢措意前月半後宣布霈恩始有復生之望方欲收召魂魄爲所欲爲則召命忽來不復可措手矣禮書又失此機會良可歎息柰何柰何今此之行亦且

歸家侯祠請之報未知如何萬一須出自度亦豈能有補於時空得胥胥往來之譏耳

答吴伯豐

久不聞問數因廬陵親舊問訊得吴漕書乃云已到而暫歸深以爲念今承專使惠書得聞詳實殊以爲慰也來書去住似未定而來人却云已卜近日迎侍之官如此則亦甚便不知定以幾時到官也楊子直爲守呂子約劉季章許景陽皆可與遊斜掾程允夫官亦未滿尚得從容亦可樂也熹今夏一病幾死今幸少安然目苦內障左已不復見物右亦漸昏度更數月即不復可觀書矣辤職告老未得請而向來嘗議殯陵今聞議相先後者皆已行遣勢不容已前月末間已上章自劾寬恩容可逭責言路決不相容旬日間當有所處但因此得遂鐫削便是得請它不敢有所與矣南卿子耕見愛殊厚然告老乃向來病中危殆只從本州保明陳乞意謂朝廷意其已死必便依例降勑不謂乃爾再乞不遂今且休矣論事之傳却未敢發然亦臣子職分所營約自愧見義不明臨事無勇耳近報復爾計旬月間又須有一番行遣嶺海之間不落莫矣老拙或不免隨衆經由當得款會也孟子誤字侯更點勘改定近得正父書問告子上篇此天之所與我者舊官本皆作比字注中此乃亦作比方檢看信然不知此又何也諸疑義略爲條析心目俱昏不能精審有未安處更反覆之爲佳大學中庸近看得一過舊說亦多草草恨未得面論也

答吴伯豐

熹懇避經年今乃得請私義少安皆朋友之助也但目愈昏不復可觀書爲撓耳中間報去數條看得如何此間亦有十數朋友往來講學前此多是看得文字不子細往往都不曾入心記得所以不見曲折意味久之遂至一時忘却今不免且令熟看若到一一記得牢固分明則反覆誦數之間已粗得其意味矣更能就此玩繹不置不患不精熟也入城曾見呂子約程允夫許劉諸人否有所講論否此廬陵劉丞去必便有的便回來幸附數字詳及近況與爲學次第講論異同慰此馳想也

答吳伯豐

所示三條悉已疏去它未盡者後便華續寄示旋得尤佳多則擁併恐看得草草也正淳因書爲致意不知渠後來所進如何此間朋友亦未見有頴脫不羣者而又外有它虞恐不能久相聚也所望於伯豐者不淺更望於本原上益加涵養收斂之功耳

答吳伯豐

熹老大亡狀自致人言為朋友之羞尚賴寬恩得安田里然聞議者經營未已未知終安所稅駕也示及疑義未及奉報但念上蔡先生有言冨貴利達今人少見出脫得者非是小事邇來學者何足道能言眞如鸚鵡此言深可畏耳伯豐講學精詳議論明决朋游少見其比區區期望之意不淺願更於此加意須是此處立得脚定然後愽文約禮之工有所施耳

答吳伯豐

孟子集解序說引史記列傳以爲孟子之書孟子自作韓子曰軻之書非自著先生謂二說不同史記近是而滕文公首章（道性善處）注則曰門人不能盡記其詞又於第四章（決汝漢處）注曰記者之誤不知如何

前說是後兩處失之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所就也論語便是記錄綴緝所爲非一筆文字矣

梁惠王上第三章楊氏謂自不違農時至喪死無憾仁心仁聞而已未及爲政故爲王道之始必大謂使民無憾决非但有其心無其政者之所能致也恐當如集註云爲治之初法制未備耳

此說是

仁者無敵楊氏曰仁者與物無對自不見其有犯我者更誰與校如孟子言仁者無敵亦是此理必大謂楊說蓋自論仁及之非正解此章之指楊氏蓋言仁之理如此孟子乃即事以言乎行仁之效與楊氏說小不同

亦是

梁惠王下第三章尹曰仁者之心至公也

誠即明之謂也

程子意是如此但所引孟子之意不可曉姑闕之可也

明道曰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必大謂自上天之載至脩道之教皆一理也言氣者蓋又於此理之中以人之運用勇決者言之此氣一出正大之理即上天之載因人而著見者也

此說得之

伊川曰氣則只是氣更說甚充塞如化育則只是化育更說甚贊與充塞又早却別是一件事也此言天人一體凡人之所爲皆天也如子之幹蠱乃以父母之體爲之豈得■之吾有助於父母耶故曰凡言充塞云只是指而示之■耳

亦得之

明道曰道有沖漠氣象此道字與義字相對蓋指其體而未及於用也沖漠云者蓋無朕可見之意

同上

此等制度皆不可詳大抵邑居者必有廛稅市區亦應有之耳

第六章伊川曰心生道也此謂天地之心而人得以爲心者蓋天地只是以生爲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謂有理而後有氣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此即所謂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者也

得之

明道見顯道記問甚博曰賢可謂玩物喪志謝不覺身汗面赤先生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據謝之愧赧謂之羞惡可也而以爲惻隱何哉蓋此雖爲羞惡之事而所以能爲羞惡者乃自夫心之德愛之理發之此惻隱所以包四端

同上

明道曰四端不言信信本無在易則是至理在孟子則是氣必大謂信者實有此仁義禮智而已至理元亨利貞也至於孟子所謂氣既曰配義與道則是氣也似有體段形器之可言恐不與信之理同未知是否

信是義理之全體本質不可得而分析者故明道之言如此

公孫丑下第二章楊曰先王之時天下定于一則士於其時無適而非君也則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周衰諸侯各擅其土地士非一國所能專制也故有不爲臣之義必大謂不俟駕孟子蓋謂當仕有官職者其有不爲臣之義者士之未嘗仕者也然亦有往役之義則亦無非臣也若如楊說則天下爲一之時士不復可遂其高而周衰列國之臣無委質之節矣

此論得之近者程沙隨深詆王蠋忠臣不事兩君之言竊疑其言之失將啓萬世不忠之弊夫出疆載質乃士之不得已曾謂以是爲常耶楚漢之間陳平猶得多心之誚況平世乎

滕文公上第三章周人百畝而徹集注云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必大謂井田與溝洫之制不同而近時永嘉諸公及余正父皆謂鄉遂都鄙初無二制不

知何以考之也

此亦不可詳知但因洛陽議論中通徹而耕之說推之耳或但耕則通力而耕收則各得其畝亦未可知也鄉遂都鄙田制不同周禮分明如近年新說只教畫在紙上亦畫不成如何行得耳若如此則有田之家一處受田一處應役彼此交互難相統一官司既難稽考民間易生弊病公私煩擾不可勝言聖人立法必不如此也

滕文公下第九章問退之讀墨篇如何伊川曰此篇意甚好但言不謹嚴便有不是處又曰退之樂取人善之心可謂忠恕然不知謹嚴故失之至若言孔子尚同兼愛與墨子同則甚不可也

未論孔墨之同異只此大小便不相敵不可以對待言也以此而論則退之全未知孔子所以爲孔子者

伊川曰不能克己則爲楊氏爲我不能復禮則爲墨氏兼愛必大嘗聞克己者乃所以復禮也伊川此言乃分爲二事何耶

此等或有爲而言如以事上接下而言忠恕也要之有病不可便以爲通論也

橫渠言孟子不得已而用潛龍也顏子潛龍

勿用者也必大觀橫渠嘗曰學者貴識時顏子陋巷自樂以孔子在焉若孟子時既無人豈可不以道自任以此論之則在孟子非當潛者矣而此乃以為不得已而用者豈橫渠猶以孟子為行未成者歟孟子以時言之固不當潛然以學言之則恐猶有且合向裏進步處橫渠此言極有味也（伊川上仁宗皇帝書有此意）

離婁上第二章程子曰仁則一不仁則二必大疑此語猶所謂公則一私則萬殊之意

此說是

第十三章橫渠曰太公伯夷避紂皆不徒然及歸文王亦不徒然一佐武王伐紂一諫武王伐紂皆不徒然必大謂二人之歸文王特以聞其善養老而已竊恐不為此而出也

亦是

第二十三章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若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可謂能格心者然其效乃遲之於三年之後是其初亦未遽格也孔孟於齊梁魯衛之君終不能改於其德後世若子房魏證亦近能格君者蓋亦幸遇二君之好諫能聽耳必大謂孟子之言理

則然矣而未見其人也雖有萬金良藥必病者肯服然後可責其效若拒而不信或吐而不納固難責其已病之功矣張良之於漢祖乃智術相投魏證之於唐宗亦利害相制耳大人格心之道恐非二子所及也

二十七章仁之實義之實有子以孝弟為仁之本孟子以事親為仁事兄為義何也蓋孔門論仁舉體以該用即所謂專言之仁也孟子言仁必以其配即所謂偏言之者也事親主乎愛而已義則愛之宜者也推其事親者以事其長而得其宜則仁之道行焉

此說是

第十二章橫渠曰不失其赤子之心求歸於嬰兒也此只是還淳反樸之意

橫渠此說恐非孟子本意

第十四章明道曰既得後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必大觀顏子之學具體而微矣然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守之固也如此不知明道放開之說抑何謂耶上蔡亦曰學者須是胸懷擺脫得開始得必大竊謂固滯狹隘固不足以適道然不勉學者以存養踐行之實而遽以此為務此曾點之學非顏子之學也

不知何也

望治之說恐不然

又曰泄邇忘遠謂遠近之人人事也而横渠以祭祀當之又以不泄近爲取紂之事乃有罪不敢赦之義恐牽合不如程子說

此通人與事而言 泄字兼有親信狎侮忽略之意

横渠云湯放桀惟有慙德而不敢赦執中之難如是又曰帝臣不蔽執中也又曰執中者不爲退讓過越之事也其意蓋曰湯之事既未嘗越亦無所退讓以大公之心而行其所當然此其所以爲執中爾

横渠之意應是如此孟子之意則未必然也

又曰不泄邇不忘遠敬事也是不敢忽易之意否

是無所不用其敬之意

程張皆以望道爲望治集注謂文王求道之切如此必大謂博施濟衆脩己以安百姓堯舜猶以爲病文王之心即此心也不知是否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是文王望道如未見之事

二十三章可以取必大謂取之傷廉不難於擇矣若可與不可與可死不可死之間不幸

擇之不精者與其吝嗇寧過與與其苟生寧就死在學者則當平日極其窮理之功庶於取舍死生之際不難於精擇也

此意極好但孟子之意却是恐人過予而輕死也

王彥輔曰死生之際惟義所在則義可以對死者也明道曰不然義無對

義不當偏與死對而可別與不義爲對

二十六章楊氏之說自相抵牾

楊氏類多如此疑其見之未明而精力亦有不逮處耳

答吳伯豐

必大鄉因楊氏謂舜自怨其不能盡孝以感動父母而以孟子所以論小弁者辨之伏蒙批誨云程子亦以舜之怨與小弁不同更思之必大已悉尊意及以孟子二章讀之其敘舜之事與辨小弁之說其爲不同甚明二怨字之義非特不可並觀蓋小弁猶是人子之常情而舜之怨則盛德之事非常情所可及也

得之

必大於說中嘗疑舜象憂喜一段與孔子微服過宋事似不相類未詳伊川並舉而例言之意伏蒙批誨以孟子莫非命也一章之意推之則可見矣必大竊謂象雖不能殺舜然彼既有是心在舜豈得不爲之憂蓋必如是然後謂之盡道與孔子微服過宋事正相類苟付之於命而在我者不自盡焉則與死於桎梏無以異矣

莫非命也只說得微服過宋等舜之事乃是雖

知其將殺已而不能自已其親愛之心亦是並行不悖處而其類自不同也

聖人之於天道必大說嘗疑此句比上文義例似於倒置伏蒙批誨云上字在我其下乃所得所施之不同如此立語亦不爲倒必大今試釋之曰仁之所施厚於父子義之所施盡於君臣禮之所施恭於賓主之際智之所施哲於賢否之辨聖人之所得全夫天理之粹若如此解固未爲倒但似終費注脚斡旋之力又仁義禮智四字謂之在我可也若以此例說聖人二字意亦未安

聖人以身言豈非在我天道以理言豈非所得

答吳伯豐

明道曰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說人性善是也伊川曰若乃孟子之言善者乃極本窮源之性

以上不容說者是指天命本體對其禀賦在人者而言極本窮源者是就人所禀之正理對氣質之性爲說此云繼之者善亦與通書所指不

同乃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可以爲善之意四端之正是也

仁之於父子一段兩嘗請敎然終有未能安者近見錢判官（文子）以仁而施於父子宜相親愛以義而施於君臣宜相契合吾既有禮矣則賓主之際必然見答吾既有智矣則賢者之交必然見知以至德爲聖人則保祐眷顧之休亦天道之所宜昭格者也而事乃有甚不然者姑舉聖人於天道言之堯湯之水旱孔孟之困窮是也夫是以謂之命然其在

吾性所當盡者初不可以自已如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之類故曰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如此解得聖人於天道一句與上四句頗順不知尊意以爲如何

前輩有如此說者與集注之說亦不甚異但所謂命有內外之不同耳又智之於賢者若如此解即語勢倒而不順須如橫渠之說乃拌可更詳之

答吳伯豐

又聞攝事都幕想亦隨事有以及人但趨舍之

決是乃舜蹠之分不幸至此只有一刀兩段然須是自家著力非它人所能預也錄示子約往還書如所謂五氣之盛衰猶是爲理義之消長亦是前輩自有此說今所援引乃是舉輕以明重無不可者不知子約何所疑也恐是不曾子細看上下文便只就此兩句上論得失講論最怕如此不盡彼此之情而屢爲是說說也又如說浩氣之體段即道義之流行此等語殊不可曉自此以下一向勞攘此無它病只是心地不虛戀著舊時窠窟故爲此所障而正理不得見

前耳近日看得讀書別無它法只是除却自家私意而逐字逐句只依聖賢所說白直曉會不敢妄亂添一句閑雜言語則久久自然有得凡所悟解一一皆是聖賢實意思如其不然縱使說得寶花亂墜亦只是自家杜撰見識也（且道孟子裏還曾有一字說浩氣之體段即是道義之流行否）編禮直卿必已詳道曲折祭禮鄉來亦已略定篇目今具別紙幸與寶之商量依此下手編定尋的便旋寄來容略看過（須得旋寄旋看乃佳蓋看多恐不子細又况已成後改費工夫也）却送去附入音疏便成全書也直卿所寄來喪禮用

工甚勤但不合以王侯之禮雜於士禮之中全然不成片段又久不送來至十分都了方寄到故不免從頭再整頓過一番方略成文字此可以爲戒也

祭禮

廟制一（以王制祭法等篇爲首說廟制處凡若此類者皆附之自爲一篇以補經文之闕）

特牲二（依冠昏禮附記及他書類可證者）

少牢三（同上）

有司四（同上）

祭義五（以本篇言士大夫之祭皆爲主諸篇似此者皆附之本篇中間有言天子諸侯祫處却移入祭統）

九獻六（以大宗伯篇首掌先王之目爲主而以礼運礼之大成一章明之周礼及礼記中如此類者皆附其後如周礼遵人醢人司尊彝之屬正與礼運相表裏礼運篇已爲法在自鄉處可更考之依此偏定如禘祫之義則春秋纂例中趙伯循說亦當收載）

郊社七（以大宗伯祀天神祭地祇之目爲主凡諸篇中言此類者皆附之如皇王大紀中論郊社處亦當收入注疏後）

祭統八（以本篇言諸侯天子之禘者爲主凡諸篇言郊廟祀饗之義者皆附其後篇內言士大夫之礼處却移在祭義篇內）

或別立祭祀一篇凡統言祭禮如王制篇內一段周禮大宗伯祀天神祭地祇享人鬼之目及今禮記祭法篇（但除去篇目數句入祭統）凡似此類者冠於廟制之前不注而逐篇本文再出者乃附注疏如何

王制乃通有夏商之法當爲首周禮次之禮記燔柴以下又次之此爲總括祭祀之禮而廟制以下各隨事爲篇由賤以及貴前數類皆然也

答吳伯豐

熹前日奉書說祭禮篇目內郊社篇中當附見逸禮中霤一條此文散在月令注疏中今已拆開不見本文次序然以中霤名篇必是以此章爲首今亦當以此爲首而戶竈門行以次繼之皆以注中所引爲經而疏爲注其首章即以逸禮中霤冠之庶幾後人見得古有此書書有此篇亦存羊之意也疏中有其篇名必是唐初其書尚在今遂不復見甚可嘆也

答吳伯豐

編禮有緒深以爲喜或有的便望早寄來必力日短目力日昏及今得之尚可用力但朋友星散不知竟能得見成書與否深可嘆也所論浩氣語甚的當切中子約之病然猶未悟書來切怛不已不可爬梳雖已竭力告之恐未必能相信也伯豐明敏有餘講學之際不患所見之不精區區屬望之意蓋非它人之比但願更於所聞深體而力行之使俯仰之間無所愧怍而胸中之浩然者真足以配義與道不但爲誦說之空言而已則區區之願也寶之不及別書編禮想用功不輟煩爲致意也

答姜叔權（大中）

程子言性即理也而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兩説正相發明而叔權所論乃欲有所優劣於其間則不惟未達邵子之意而於程子之語亦恐未極其蘊也方君所謂道者天之自然性者天之賦予萬物萬物禀而受之亦皆祖述先儒之舊蓋其實雖非二物而其名之異則有不可不分者且其下文有曰雖禀而受之於天然與天之所以為天者初無餘欠則固未嘗判然以為兩截也但其曰道體無為人心有動則性與心字所主不同不可以此為説耳如邵子又謂心者性之郛郭乃為近之但其語意未免太麤須知心是身之主宰而性是心之道理乃無病耳所謂識察此心乃致知之切近者此説是也然亦須知所謂識心非徒欲識此心之精靈知覺也乃欲識此心之義理精微耳欲識其義理之精微則固當以窮盡天下之理為期但至於久熟而貫通焉則不待一一窮之而天下之理固已無一毫之不盡矣舉一而三反聞一而知十乃學者用功之深窮理之熟然後能融會貫通以至於此今先立定限以為不必盡窮於事事物物之間而直欲僥倖於三反知十之效吾恐其莽鹵滅裂而終不能有所發明也

知仁為愛之理則當知義為宜之理矣蓋二者皆為未發之本體而愛與宜者乃其用也今乃曰義者理之宜則以義為本體之發也不幾於仁內義外之失乎又以仁為性之全德則與方君所謂天理之統體者無一字不相似又以為仁為心體之流行發見則與方君之流動發生之端緒皆以仁為已發之用矣又何足以相識乎方君循其本循其用數語自無病而亦非之恐未安也

答姜叔權

所喻益見灑落甚慰所望但西銘之疑則恐未然橫渠之意直借此以明彼以見天地之間隨大隨小此理未嘗不同耳其言則固為學者而設若大賢以上又豈須説耶伊川嘗言若是聖人則乾坤二卦亦不消得正謂此也

答姜叔權

示喻日用工夫甚善然若論實下工夫處却使

許多名字不著須更趣更約而自然不害發理之默契乃爲佳耳所論西銘名虛而理實此語甚善蓋名雖假借然其理則未嘗有少異也若本無此理則又如之何而可彊假耶

答姜叔權

所云既眞實而又無妄鄙意初不如此只是兩下互說夾持令分明耳如云至公無我至公即是無我無我即是至公豈可言既至公而又無我耶

答姜叔權

示喻曲折何故全似江西學問氣象頃見其徒自說見處言語意氣次第節拍正是如此更無少異恐是用心過當致得如此張皇如此不已恐更有恠異事甚不便也長孺所見亦然但賢者天資慈祥故於惻隱上發彼資禀粗厲故別生一種病痛大抵其不穩帖而輕肆動盪則不相遠也正恐須且盡底放下令胷中平實無此等奇特意想方是正當也

答汪長孺（德輔）

道無方體性有神靈此語略有意思但神靈二字非所以言性耳告子所謂生之謂性近世佛者所謂作用是性其失正墮於此不可不深究也性立天下之有方君之言正得胡子之意但引之以明邵子之言則爲未當耳今反譏其不得胡子之意則誤矣方君所云天地萬物以性而有性字蓋指天地萬物之理而言是乃所謂太極者何不可之有天地雖大要是有形之物其與人物之生雖有先後然以形而上下分之則方君之言亦未大失也而長孺亦非之過矣大抵長孺之性失於太快故多不盡彼此之情

而語氣粗率無和平溫厚之意此又非但言語枝葉之小病也

方君第二說只解易傳意略有未當處其它所論首尾相救表裏相資所得爲多長孺率然攻之而所以攻之之說乃不能出乎方君之所言者若因其說還以自攻則亦不知所以自解矣且方君之語意溫厚詳審而長孺之詞氣輕易躁率以此而論則其得失又有在也

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性之四端所謂情也孟子言之詳矣今曰仁義禮智性之

四端則性又何物耶知方君流動發生之端爲非而不自知仁義禮智爲四端之失何其工於知人而拙於察已耶方君謂仁者天理之統體其統體字固有病而指仁爲性則無失今并非之而又自爲之說曰若謂發生處即是仁庶其近於程子之意則其失亦不異於流動發生之云而與程子發處乃情之言大相反矣凡此更當深玩而徐究析之未可容易輕肆排抵也其論方君不當以當然之理爲義則是而自謂欲處其當者爲義則非其謂方君不當以見於外

者爲義則是而自謂理之始發於心者爲仁則又非也

答汪長孺

示喻功夫長進深所欲聞但恐只此便是病痛須它人見得自家長進自家却只見得欠闕始是眞長進耳又覺得尋常點檢它人頗甚峻刻略無假借而未必實中其人之病此意亦太輕率不知曾如此覺察否此兩事只是一病恐須謙損見得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不是故意姑且如此始有進步處耳

答汪長孺

詳此二說長孺所論爲近之然語言之間有未簡潔處大抵明道先生所謂全體此心者蓋謂涵養本原以爲致知格物之地而已如云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求其放心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亦此意也未可說得太深亦不是教人止於此而已也叔權引援太廣反汨正意更宜相與評之大學定靜乃學者所得之次第本文意自分明與太極說中言聖人事者字雖偶同然指意迥別不當引以爲證也

答汪長孺別紙

大學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二句章句注解新舊說不同

若如舊說則物格之後更無下功夫處向後許多經傳皆爲剩語矣意恐不然故改之耳來說得之

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天陽也氣也所以高也地陰也質也所以深也鬼神變化不測可謂幽矣然造化流行昭著不豈非顯耶

鬼幽神類

程子曰物必有理皆所當窮如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又曰如欲爲孝當知所以爲孝之道如何而爲奉養之宜如何而爲溫凊之節先生補經文乃只說窮其理之所當然而不容已者是但用後一說耳（不知如何）

見得不容已處便是所以然

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

一物之理格即一事之知至固無在彼在此

謹終追遠注曰以此自爲則己之德厚德輔恐此章上爲化民不見有自爲之意謹終追遠自是人所當然不爲化民而後爲之也故己德厚而民德亦歸趣之雖不明言然味其間隱然有此意也

恭近於禮先生或問曰致敬於人固欲其遠恥辱德輔以爲若如此則恭敬非其本心之自然矣又曰不合於節文則或過或不及皆所自取恥辱德輔謂恭而過則有巽在牀下之失而不近於禮若夫不及則謂之不恭矣又烏可責之近於禮哉若說爲恭者本不求遠恥辱則有子不必如此說而巽在牀下失禮於人皆不足計矣此說偏蔽粗率非聖賢之意也又如後說則有子之意只防其過不憂其不及亦是此病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之言有善惡而讀者足以爲勸戒非謂詩人爲勸戒而作也但其言或顯或晦或偏或全不若此句之直截而該括無遺耳

射不主皮楊氏曰容節可習而能先生易容節二字爲中字不知如何楊氏大槩得之但云容節則是全不求中又非射之意也故因其詞而改此二字以補其闕耳

祖考之精神便是自家精神故祭之可以來格至於妻及外親則不知如何但所當祭者其精神魂魄無不感通蓋本皆從一原中流出初無間隔雖天地山川鬼神亦然也

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司命中霤門行人之所用有動靜作止故古人祀之不知然否有此物便有此鬼神蓋莫非陰陽之所爲也五

祀之神若細分之則戶竈屬陽門行屬陰中霤兼統陰陽就一祀之中又自有陰陽也

兩在故不測其義如何

神無所不在或陰或陽故曰兩在

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悌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注云孝悌慈者家之所以齊也推之於國則所以事君事長使民之道不外乎是故三行者修於家則三教者成於國矣詳經之文與注之意蓋言事父

與君之理一也事兄與長之理一也慈幼與使衆之理一也能孝於父則人化其孝而知所以事君能悌於兄則人化其悌而知所以事長能慈其幼則人化其慈而知所以使衆故曰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又曰三行者修於家則三教者成於國蓋上行下效感應之機自然而然也然經文又引康誥如保赤子而云云何也注曰此言慈幼之心非由外得推以使衆亦猶是也蓋作經者又發明孝悌慈人之本心有是三者舉斯加彼初無二致但舉慈幼一端以見其理之[illegible]也非指名齊家之人又推慈幼之心以使[illegible]者也或問乃有曰言此以明在上之人能推[illegible]之心以使衆至於教成於國而凡從[illegible]者以是爲心焉民之不得其所非所患矣則似以爲齊家之人又能推保赤子之心以使衆然後教成於國與前注三行脩於家而三教自成於國之說不同豈非或問自是發明推心之意不與前注相關但教成二字偶用之耳不審然否

此說甚善舊亦疑所解有未安者得此甚快而此間諸朋友說多未合更俟商榷也

答汪長孺

色斯之舉細詢曲折果未中節然事已往不足深念但當謹之於後凡事審諦乃佳耳别紙所論殊不可曉既云識得入病遂見天理流行昭著無絲毫之隔不知如何未及旋踵便有氣盈矜暴之失復生大疑鬱結數日首尾全不相應似是意氣全未安帖用心過當致得如此全似江西氣象其徒有今日悟道而明日醉酒罵人

者嘗舉賈生論胡亥語戲之今乃復見此蓋不約而同也此須放下只且虛心平意玩味聖賢言語不要希求奇特庶幾可捄今又曰先作云云工夫然後觀書此又轉見詭恠多端一向走作矣更宜詳審不可容易也

答李叔文

熹到官之初首辱惠顧陳義甚高顧恨未及少款而從者遽去悵想迨今向者妄以學職延致正欲借重賢德以化邑人不謂滯留豫章未得歸視講席兹辱惠問良以嘆恨熹衰病抗拙不

堪俯仰前月已上祠請命下即行矣代者石侯學行才力皆有以過人者其爲政尤以教化爲先務異時來歸共圖所以發明墜緒興起頹俗固爲未晚幸勿以今日之未暇而遽有所辭避也周子書近思録各一本納上暇日試深玩之餘惟珍重千萬之懇

答李叔文

熹奉别忽許久每深鄉往之懷奉告獲聞比日清秋尊履萬福爲慰秋試不得賢者爲重深以爲恨初見考官説恐在小榜中既又不然殊不可曉華學録能誦首章遠過今所取者相與嘆惜此正未足爲左右輕重也示諭知府丈台意極知不當每三煩瀆然恐向後米貴則此所出金亦可折閲[illegible]已囑法曹面懇更望老兄左右之此郡中諸[illegible]不若它日聞之今亦一面作處置庶幾至冬不至狼狽即無慮矣它諭詳悉深荷留念諸縣施行放苗通計須及七分若逐户全放自不妨[illegible]也何時入城冀得款晤民間利害有闕廢處亦告尤所深望也

答李叔文

熹杜門竊食貧病不足言但操存玩索之功雖不敢廢而未見有以進於前日以是憂愧殆無以見朋友也白鹿知亦嘗一到甚善甚善每念疇昔相與登臨游從之樂未嘗不發於夢寐然亦恨當時所以相切磋者猶有所未盡也相望千里無由復得從容友復如往時耶更願益加講學之功以求義理之歸是所願望

答李叔文

喩及[illegible]學[illegible]甚慰所懷但向來所說性善只是且要人識得本來固有元無少欠做到聖人

乃是恰好纔不到此即是自棄故孟子下文再引成覸顔淵公明儀之言要得人人立得此志勇猛向前如服瞑眩之藥以除深錮之病直是不可悠悠耳求放心不須注解只日用十二時中常切照管不令放出即久久自見功效義理自明持守自固不費氣力也若添著一求仁字即轉見支離無摸索處矣數美之辭乃胡氏說大非孟子平意今亦未須論但看孟子本說足矣此不是要解說性字蓋是要理會此物善惡教自家信得及做得功夫不遲疑耳

答葉永卿

先天之說昨已報商伯矣來喻亦推得行然皆未能究其緼須先將六十四卦作一橫圖則震巽復遇正在中間先自震復而却行以至於乾乃自巽姤而順行以至於坤便成圓圖而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昏旦皆有次第此作圖之大指也又左方百九十二爻本皆陽右方百九十二爻本皆陰乃以對望交相博易而成此圖若不從中起以向兩端而但從頭至尾則此等類皆不可通矣試用此意推之當自見得也

答都昌縣學諸生

温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伊川謂只此一事可師矣如此等處學者極要理會若只認温故而知新便可爲人師則窄狹却氣象也伊川先生之意以温故知新止是一事若謝先生之言則以温故知新猶言極高明而道中庸致廣大而盡精微非徇物踐迹者之所爲如是則氣象似不窄狹與伊川之說不同未審孰是

伊川先生之意蓋以爲此事可師非人能此即可師也所謂只此一事者亦非謂温故知新只是一事故其辭又曰温故則不廢知新則日益斯言可師則是以温故知新爲二事而欲人之師此言耳然於文義有所未安謝說又失之過高要之此章正與學記所謂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者相對試更思之

起予者商也詳觀諸先生說皆以謂禮果可後愚竊謂乎者疑辭也禮後乎猶言禮不可後也故夫子曰起予若使子夏順從夫子之意則不可謂之起予未知是否

此章之說楊氏得之禮不可後者非是夫子於言繪事後素而子夏於其言外發明禮後之意非但順從而已也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者何文也或曰以學文飾之未審是否

伊川先生云學文便是讀書然則詩書禮樂皆文也不但以爲飾而已也

子曰巧言令色詩取令儀令色何也

論語與詩人之意所指各異當玩繹其上下文意以求之不可只如此摘出一兩字看也

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范氏謂武伯弱公室彊私家得免其身而保其族者幸也故孔子告之如此尹氏謂疾病人所不免其遺父母憂者不得已也如以非義而遺其父母之憂則不孝之大者故范氏專爲武伯言尹氏則爲衆人言未知孰是

孟武伯固必有以遺其親之憂者如范氏之云則未可知也聖人之言固必切於其人之身然亦未有衆人不可通行之理也

義之與比伊川先生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直是不入或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是否

義之與比伊川先生似謂有義之人則親比之恐非文意然言義之與比則欲不從不義可知如不及如探湯固是當然然此語意本寬未須看得如此迫切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有君子之道有小人之道三年無改於父所行君子之道可也若其所行小人之道其亦三年無改乎適所以重父

於不義孝子果如是乎

游尹之說得之可熟玩也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先儒謂子貢多言之人故以此告之未審是否

或當有此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異端者雜楊墨諸子百家而言之或曰攻治乎異端謂學而行之適所以害先王之正道也如斯而已下云先王之正道不得行於世也或曰攻乎異端

也此說得之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侯先生曰古之學者非獨言之皆是實能踐履未能踐履而言之所以恥也或曰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同意

侯氏是矣所引子路事亦近之但不甚切耳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伊川先生曰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忠體也恕用也而明道先生云忠恕兩字要除

一箇除不得而吾夫子嘗曰行之以忠是除恕字也又曰其恕乎是除忠字也此一疑也又忠恕果可以盡一一果止於忠恕乎

此一段是論語中第一義不可只如此看宜詳味之行之以忠行處便是恕其恕乎所以恕者便是忠所以除不得也忠恕相為用之外無餘事所以為一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而曾子曰忠恕而已矣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詞也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語錄云子貢問賜也何如是自矜其長而孔子則以瑚璉之器荅之者瑚璉施之於宗廟如子貢之才可使四方可使與賓客言也或者謂子貢因孔子許子賤以君子哉若人之語子貢意孔子不以君子許之而遂有賜也何如之問而孔子以瑚璉之器許之者是未許其為君子也抑嘗聞君子不器之說是以疑之

二說初不相妨但自矜其長意夫子不以君子許之之意則子貢不應若是耳

子曰吾未見剛者（云云）語錄謂目欲色耳欲

聲以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皆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慾曰思而已矣學莫貴於思惟思為能窒慾或曰思而不正不足以窒慾適所以害事思無邪如何

思而不正是亦慾而已矣思其理之是非可否則無不正矣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云云）伊川言天下有至樂惟反身者得之而極天下之欲者不與存焉此言顏子能反身所以有天下之至樂伊川又言顏子簞瓢非樂也忘也二說孰

是

前說至矣後說非不善但恐看者不子細便入老佛去耳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云云） 語錄曰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爲善矣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楊先生尹先生皆言三則惑或者謂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所思又不止三也

橫渠先生曰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已知立心惡講治之不精講治之思莫非術內雖勤而

何厭推此求之可見

孰謂微生高直（云云） 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微生高以直聞而夫子因乞醯知其不直夫審其所以養心者豈在大哉或者謂直無妄之謂也誠之一字由無妄入若微生高未至夫無妄所以如此若至誠則無它事矣未知如何

無妄即誠由無妄入者非也此章之說范氏得之所以害其養心者不在於大此語尤爲痛切日用之間不可不常警省也

荅都昌縣學諸生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顏淵之倫也不仕於大夫亦不仕於諸侯以仲弓之賢猶爲季氏宰若顏閔者夫子之得邦家斯仕矣吾夫子言冉雍仁而不佞蓋冉雍亦顏子之倫也閔子辭費宰冉雍爲季氏宰何也

君子之行不必盡同孟子之論夷惠伊尹可見然冉雍仁而不佞非夫子之言亦不可以此一句定其爲顏子之倫也

十室之邑范氏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者不

誣人也不如丘之好學者不自誣也尹氏又云忠信質也人誰無質乎

注疏之讀恐不成文理蓋其意以爲夫子不應自謂人不如己蓋不察夫聖人而自處以好學爲賢已甚矣范氏誣人自誣之說亦是贅語尹氏人誰無質亦非是此蓋言美質人或有之耳

仲弓問子桑伯子敬事而信矣而仲弓之言有以契吾夫子之心是以其言爲然

居敬之敬與敬事之敬不同試更思之大凡讀書只可以義理求聖賢之意切忌如此牽合說

了便無餘味使人不長進

子游爲武城宰謝先生言未嘗至於偃室蓋其意不爲溫懦以媚說人或者謂澹臺簡易正大之人也謝說得之矣

滅明二事當熟玩味其氣象不可只如此說過無益於學也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明道先生曰好之者如遊它人之園圃樂之者則己物耳或者謂此理唯顏子好學不改其樂得之矣

此章當求所知所好所樂者爲何物又當玩知之好之樂之三節意味是如何又須求所以知之好之樂之之道方於己分有得力處只如此引證殊無益也

樊遲問知樊遲之問一也而夫子對之不同何也

孔門問同荅異者多樊遲三問仁冉問智荅之皆不同必有說矣然且當逐處理會令有歸著即自然見得所荅不同之意今不曉其逐段指意而遽欲論其異同既於己分無益亦終不得

聖人之意也

天厭之伊川既言猶天喪予矣語錄又言天厭吾道或人謂從語錄之說是夫子有怨天之意學者疑之

天喪予即與天厭吾道無異不若是此而非彼然此章之義恐只合從古注說及范說

述而不作夫子自比於老彭不言它事而止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者言古人猶不作猶好古推而上之是古人行事未嘗無所本也

夫子非是要自比老彭而稱此二事蓋自言其

有此二事似老彭耳推而上之以下云云恐本無此意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范先生曰仁唯克己復禮無欲者能之苟有顏子其外不足以爲仁故非三子所及也或者謂子路冉有公西華非不仁也蓋吾夫子不輕以仁予人亦不輕以不仁絕人故於三子爲不知其仁唯宰予爲不仁者孝弟爲仁之本既短喪矣孝安在哉是本不立不仁孰甚焉

當從范氏之說不輕與絕之說亦未端的宰予

不仁若無孝弟爲仁之本一句却如何說大凡說書求義須就實事上看出道理來方有得力處若如此引證要作何用

答白鹿長貳

書院經雨不能無穨損想已加葺治矣聞又得宣城書籍及建昌莊田令侯亦一月中一至此足以爲久遠故事矣三大字本就卓上寫成既摹即拭去今無復可得既已刻成煩且打一本寄來可就脩即就本脩去不可即復磨去亦無緊急用處也諸生今幾人想時討論益有緒山中閒曠正學者讀書進德之地若領袖諸賢同心唱導不以彼己之私介於胷中則後生有所觀法而其敗羣不率者亦且革心矣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五十二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五十三

書　問答（一本作知舊門人問答）

答劉公度　孟容

示喻爲學之意終覺有好高欲速之弊其說亦已見令叔書中矣願更詳之講學不厭其詳凡天下事物之理方冊聖賢之言皆須子細反復究竟至於持守却無許多事若覺得未穩只有默默加功著力向前耳今閒廢書不講而反以持守之事爲講說之資是乃兩失其宜下梢弄得無收殺只成得杜撰捏合而已至謂彼中朋友只有季章一人可望此未論其許與之當否然其言之發亦太輕矣舊見公度不如此只此便是新學效驗向見伯恭說孔子順答魏王問天下之高士而曰世無其人此一句似全不是孔子家法此言有味願試思之如何

答劉公度

所喻世豈能人人同己人人知己在我者明瑩無瑕所益多矣此等言語殊不似聖賢意思無乃近日亦爲異論漸染自私自利作此見解耶不知聖賢辨異論闢邪說如此之嚴者是爲欲

人人同己人人知己而發耶抑亦在我未能無瑕而猶有待於言語辨說耶今者紛紛正爲論易西銘而發雖未免爲失言之過然未嘗以此爲悔也臨川近說愈肆荆舒祠記曾見之否此等議論皆學問偏枯見識昏昧之故而私意又從而激之若公度之說行則此等事都無人管恣意橫流矣試思之如何衡州之去爲有邂逅政不須深自懲創便相學不說話也

答劉公度

建昌士子過此者多方究得彼中道理端的是異端誤人不少向見賢者亦頗好之近亦覺其非否書中所喻衡州數句爲己之意雖切然恐未免有迫切之病也

答劉公度

奮發猛舍之喻甚善然亦須以義理浸灌涵養庶幾可以深固久遠不然一時意氣恐未可恃也如何便敢自保不復變耶

答劉公度

見喻舊見不甚分明更欲別作家計未知底裏果是如何但此事別無奇妙只是見成說底便是道理只要虛心熟玩久之自然見得實處自是不容離叛便是到頭若更欲別求見解即是邪說鮮不流於異端矣君舉春間得書殊不可曉似都不曾見得實理只是要得雜博又不肯分明如此說破却欲包羅和會衆說不令相傷其實都曉不得衆說之是非得失自有合不得處也葉正則亦是如此可歎可歎

答劉公度

所論爲學之意甚善初蓋不能不以爲疑今得如此甚慰意也究觀聖門教學循循有序無有合下先求頓悟之理但要持守省察漸久漸熟自然貫通即自有安穩受用處耳千岐萬徑雜物並出皆足以惑世誣民其信之者既陷於一偏而不可救其不信者又無正定趣向而泛濫於其間是亦何能爲有亡耶平父相處覺得如何似亦未有箇立腳處也因書更勸勉之

答劉仲升

別紙所示季章議論殊不可曉恐不至如此之繆却是仲升聽得不分明記得不子細語脈間轉却他本意不然則眞非吾之所敢知矣大抵

學問專守文字但務存養者即不免有支離昏惰之病欲去此病則又不免有妄意躐等懸空杜撰之失而平日不曾子細玩索義理不識文字血脉別無證佐考驗但據一時自己偏見便自主張以爲只有此理更無別法只有自己更無他人只有剛猛剖決更無溫厚和平一向自以爲是更不聽人說話此固未論其所說之是非而其粗厲激發已全不似聖賢氣象矣季章意思正是如此若只解義有差下字不穩猶未爲深害却是人心道心思理思事等說大段害

事若如其言即是四端之發皆屬人心而頑然不動者方是道心所謂格物者只是分別動與不動而不復計其動之是否矣此於體道之要入德之門皆有所妨決然不是道理無疑但如仲升則又墮在支離昏惰之域而所以攻彼者未必皆當於理彼等所以不服亦不可不自警省更就自己身心上做功夫凡一念慮一動作便須著實體認此是天理耶是人欲耶子細辨別勇猛斷置勿令差誤觀書論理亦當如此剖判自然不至似前悠悠度日矣所論語孟兩條亦似未安此等處且玩索見在意趣不須如此立說枉費心力也

答劉仲升

所諭玩味見成義理甚善然亦須就自己分上體當方見眞實意味也顏子之樂原憲之問此等處說時各是一義其實却只是平日許多功夫到此成就見處通透無隔礙行處純熟無齟齬便自然快活自無克伐怨欲之根不是別有一項功夫理會此事也但未知仲升平日所用功夫如何耳此不可不勉也

答劉季章

劉袁州不謂遂止於此令人心折細讀來書知所以經紀其家者不以生死從違二其心不勝嘆服益見袁州之知人交道之不汚也更望始終此志使其後人有以承繼前人之志千萬之幸也文會規模只如舊耶或有小改易也此間朋友只令專一自看一書有疑問處却與商量似却不枉費功夫然亦未見卓然可望者殊可慮也

答劉季章

賢者比來爲學如何雖未相見然覺得多是不曾寛著心胷細玩義理便要扭捏造作務爲切己所以心意急迫而理未大明空自苦而無所得也熹桂林之行辤免未報未知竟如何此間有數士友講學方就緒從官未必有益若得免行成就得一二學者非小事也

答劉季章

講會想仍舊專看何書此書附廬陵葉尉渠此中人時有往來之便有疑可講不待面諭但覺得季章意思急迫不寛平務高不務切而不肯平心實看道理只此意思亦殊礙人知見也

答劉季章

熹去歲入都不能兩月略無報效罷遣而歸深以自愧今幸復得祠禄杜門養痾足以待盡無足言者但衰病愈甚左目已盲其右亦昏此數日來幾全不見物矣深欲整頓舊書而病愈如此則所謂有補於將來者亦不復可期矣

答劉季章

所喻爲學之意甚善但覺如此私下創立條貫太多指擬安排之心太重亦是大病子約自有此病賢者從來亦未免此今又相合打成一片恐非所以矯偏補敝而趨於顯明正大之塗也聖賢教人自有成法其間又自有至簡約極明白處但於本原親切提撕直便向前著實進步自可平行直達迤邐向上何必如此迂曲繚繞百種安排反令此心不虚轉見昏滯耶

答劉季章

辱書知所苦向安已可行坐深以爲慰比來想彊健勝前矣然計亦不能無廢書冊之功但齋居謹疾當亦自有用心處也熹衰朽杜門無足言者但精神昏憊益甚於前雖不敢廢書然度不復能有長進矣外事絶不敢掛口但見朋友當此風頭多是立脚不住況欲望其負荷此道傳之方來應是難準擬也可慮可慮

答劉季章

曾再到晋輔處否後生知所趣向亦不易得且勉與成就之令彖裹著實做工夫爲佳季章近讀何書作何事業功夫意思比舊如何無疑亦久不得信不知後來於鄙說能信得及否近來福州得黄直卿南康得李敬子説誘得後生多

有知趣鄉者雖未見得久遠如何然便覺得此箇氣脉未至斷絶將來萬一有可望者却是近上一種老成朋友若得回頭便可倚賴乃復安於舊習不肯放下深可歎惜耳益公聞甚康健終日應接不倦深爲可喜熹則衰病日益沈痼死生常理無足深計但恨爲學未副夙心目前文字可以隨分發明聖賢遺意垂示後來者筆削未定纂集未成不能不耿耿耳

答劉季章

王晋輔來求其尊人銘文久已齰舌何敢爲此

以其再來不免題其行狀之後少答其意又慮其便欲刋刻流布則大不便已作書力戒之矣渠又說欲得鄙文編次録木此雖未必果然亦不可有此聲恐渠後生未更事不識時勢不知此是大禍之機或致脫疎書中又不敢深說恐欲蓋而愈章敢煩爲痛說此利害當此時節只得杜門讀書潛形匿迹豈可爲此喧譁以自取禍耶況如老拙蹤迹又比仁里諸賢事體不同彼或可言而此但當默其理勢不難曉也只如今所題跋亦切不可便將出與人看又刻石鏤板二事并望痛爲止之千萬至懇至懇此杜元凱所謂既作之後又復隱諱以避患者固爲可笑然亦以子約之故無以荅其意而浸淫至此全藉賢者相與致力遏其横流千萬幸也

答劉季章

郊霈已行不知黨錮諸人果得及雖辛下坐否所論配義與道其說甚當所以孟子下文便言是集義所生者此正如來喻之意也但子約終看不透殊不可曉前日已爲極力言之不知其信得及否也

答劉季章

省闈不合浩然西歸無愧於心所得多矣甚賀甚賀公度近亦得書自是不肯求去致得如此如近日王與之（龜齡之子）雷季仲陳和父皆以力請得去又何嘗有人苦留之也潘友[redacted]者近亦遭逐正與公度事體一般此輩進不能爲君子退不能爲小人不與人出氣令人憤悶也子約想時相聚渠近書來頗能向裏用力然亦有小未善已爲詳說久之必自見得也景陽前此已嘗附書今不暇再作煩爲致意近日目昏今日又

加手痛作字頗費力也承欲就文義事物上做功夫甚善然讀書且要虛心平氣隨它文義體當不可先立已意作勢硬說只成杜撰不見聖賢本意也

答劉季章

晉輔亦開敏有志趣不易得但涉學尚淺志氣輕率須痛與切磨爲佳耳大學中庸看得如何大學近脩改一兩處旦夕須就板改定斷手即奉寄也比閱邸狀時論似寖平榛中蜿蜒稍稍引去但恐主人意不堅牢或有反覆即其禍愈甚耳

答劉季章

熹今年之病發作雖輕而日月甚久又氣體衰乏精神昏耗大與常年不同亦是年紀催促理應如此不足爲恠但恨平生功夫只到此地頭前面地步有餘而日月有限又不得與朋友之賢者相聚 日夕切磋恐此意思一旦斷絕更爲後賢之憂 耳劉五十哥且得如此攛掇結裹向後事不可知但願前人遺德有以誘其衷者庶幾可望於後耳言之令人於邑短氣也時論靜

作不常子壽事後又有舊爭之激其黨稍違忤者已不能容旦夕必更有一番聳動觀聽底事以扶國是覺得懍懍未知所税駕處但朋友來者無可拒之理得早行遣了亦是一事收殺也子約幸逢寬恩且得有北歸之漸其實高安窮僻無朋友過從之益書疏往來之便却未必得如廬陵也益公寄惠六一集纂次讎正之功勤亦至矣古人所謂後世子雲者信非虛語然亦正自難遇耳

答劉季章

讀書只隨書文訓釋玩味意自深長今人却是背却經文橫生它說所以枉費工夫不見長進來喻似已覺此病者更望勉旃千萬之望然又當以草略苟且爲戒所謂隨看便定是非之心此句最說著讀書之病蓋理無不具一事必有兩途今纔見彼說晝自家便尋夜底道理反之各說一邊互相逃閃更無了期今人問難往往類此甚可笑也

答劉季章

熹衰不免果如所料餘年無幾區區舊學足以自

娛不能深以爲念也若後段則安能保其必無耶所示五條各已附以已意大抵來喻於事理情實多是不曾究竟而專以輕重深淺爲言故不親切更以此意推類求之則可見矣

未盡善也注云舜之德性之也武王之德反之也故其實有不同者其竊謂反之雖異於性之然其至焉則一而已使武王於反之之後猶有未盡査滓至於感格發露著于樂聲則其所反之工夫必有未盡之處矣

樂觀其深矣若不見得性之反之之不同處又豈所謂聞其樂而知其德乎舜與武王固不待論今且論湯武則其反之至與未至恐須有別此等處雖非後學所敢輕議然今但細讀其書恐亦不待聞其樂而後知之也

令尹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固非不仁者之所能爲聖人特許其忠清而不許其仁今因夫子之不許其仁而遂疑二子之忠清未必皆出於理之所當然而猶未免乎怨悔之私則聖人之所以許之者亦有不盡之意矣

二子忠清而未盡當理故但可謂之忠清而未

得爲仁此是就其事上著實研究出來若不如此看即不知忠清與仁有何分別此須做箇題目入思議始得未易如此草草說過也

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注云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然則彼所謂夫子既聖之論豈非極至歟詳本文之意說得雖輕然如此解得又似太過如何

正爲合若聖與仁一段看見得不厭不倦非極至處然夫子之不厭不倦又須與衆人不同故子貢公西華皆有云云之說可更詳之

未可與權集注之末有云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其竊謂天下之事只有一箇理所重在此則其理不外乎此當嫂溺之時只合援之以手雖出於急遽不得已之爲乃天理人事之不容已者也今云有辨開此一線路恐學者因以藉口而小小走作不暇自顧矣如何

既云急遽不得已之爲即是權不可常而經可常自有不容無辨處若只說權便是經都無分別却恐其弊不止開一線路而已

膚受之愬不行爲注云愬冤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其竊恐解得言詞太峻人非昏暴之甚亦未遽至此而乃云因子張之失而告之不惟形容得子張太過且言外求意亦非解經之體如何

且論事理還是如此與否不須疑怕觸忤子張也

答劉季章

眎已具前幅而細看來書方論董子功利之語而下句所說曾無疑事即依舊是功利之見蓋天下只有一理此是即彼非此非即彼是不容並立故古之聖賢心存目見只有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較日用之間應事接物直是判斷得直截分明而推以及人吐心吐膽亦只如此更無回互若信得及即相與俱入聖賢之域若信不及即在我亦無爲人謀而不盡底心而此理是非昭著明白今日此人雖信不及向後他人須有信得及底非但一時之計也若如此所論則在我者未免視人顏色之可否以爲語默只此意思何由能使彼信得及乎然此亦無它只是自家看得道義自不曾端的故不能真知是非之辨而爲此回枉不是說時病痛乃是見處病痛也試思之如何

答劉季章

孟子說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便是仁義未嘗不利然董生却說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又是仁義未必皆利則自不免去彼而取此蓋孟子之言雖是理之自然然到直截剖判處却不若董生之有力也向聞餘論似多以利隨義而言今細思之恐意脉中帶得偏僻病患試更思之如何

答劉季章

近得益公書聞且寓胥輔家甚善所欲改字已別報去前書竟未得下落也文集之議當已罷止此實於彼無益而於此不便衰老扶病如此又豈能更去廣南行脚耶千萬力爲止之更勉其著實爲學勿爲此等慕名徇外之事方是吾人氣象也來喻所云書能益人與否只在此心等說此又是病根不曾除得以鄙見觀之都無許多閑說只著實依文句 玩味意趣自深長不

須如此又只是立説取勝也前與無疑書亦有少講論曽見之否敬子諸人却甚進此亦無他只是渠肯聽人説話依本分循次序平心看文字不敢如此走作閑説耳大率江西人尚氣不肯隨人後凡事要自我出自由自在故不耐煩如此逐些理會須要立箇高論籠罩將去譬如讀書不肯從上至下逐字讀去只要從東至西一抹横説乍看雖似新巧壓得人過然横拗粗踈不成義理全然不是聖賢當來本説之意則於已分究竟成得何事只如臨川前後一二公

巨細雖有不同然原其所出則同是此一種見識可以爲戒而不可學也因見無疑可出此紙大家評量趂此光陰未至晩暮之時做些著實基址積累將去只將排比章句玩索文理底工夫換了許多杜撰計較别尋路脉底心力須是實有用力處乆之自然心地平夷見理明徹庶幾此學有傳不至虛負平生也如於雅意尚未有契可更因書極論勿遽罷休乃所望也

答劉季章

熹再啓熹病愈甚遇寒尤劇如今日則全然轉動不得藥餌雖不敢廢然未必能取效姑復任之無計可爲也所喩已悉但所謂語句偶爾而實却不然者只此分踈便是舊病未除所謂誠於中形於外此又何可諱耶無疑之病亦是如此適答其書説得頗痛快可試取觀可見鄙意此不復縷縷也又謂病只在懶惰者亦只消得此一病便是無藥可毉人之所以懶惰只縁見此道理不透所以一向提掇不起若見得道理分明自住不得豈容更有懶惰時節耶所謂此外無難除之病者亦信未及況自以爲無則其

有者將至矣便敢如此斷置竊恐所以自省者亦太踈耳又謂海内善類消磨摧落之後所存無幾此誠可歎若鄙意則謂纔見消磨得去此等人便不濟事若使眞有所見實有下工夫處則便有鐵輪頂上轉旋亦如何動得它大學定本修換未畢俟得之即寄去王晉輔好且勸它莫管他人是非長短得失且理會教自家道理分明是爲急務此事之外不可使有毫髮雜用心處也然人要閑管亦只是見理不透無頓自已身心處所以如此須更察此有以深矯揉之

乃爲佳耳年來頓覺衰憊殊甚死期將至而朋友間未有大可望者令人憂懼不知所以爲懷季章千萬勉旃乃所深望

答劉季章

熹歲前得益公書報吳伯豐病瘠甚危適得子約書乃聞其訃深爲傷痛近年朋友讀書講學如此君者絶不易得此爲可惜不但交遊之私情也聞後事深荷老兄與無疑周全之足見朋友之義

答劉季章

熹今春大病幾不能起今幸小康然尚未能平步也初意若得未死且當屛棄書冊虛心待盡今又覺不能頓爾捐去亦苦頭緒太多不是老年活計徐當以漸節減也益公清健可喜近答其書論范文正公墓碑事以病草草今始能究其說然自覺語言有過當處不知能不相怪否也伯豐初亦不知其能自植立如此但見其於講論辨得下功剖析通貫非一時諸人所及心固期以遠到不謂乃止於此殊可痛惜今承來喩又得聞其後來所守之堅此尤不易吾道不幸遽失此人餘子紛紛纔有毫髮利害便章皇失措進退無門亦何足爲軒輊耶疾少閒亦可漸理舊聞向前進步否博文約禮不可偏廢雖孔子之教顏氏之學不過是此二事更惟勉旃乃所深望也

答劉季章

熹今年一病狼狽入夏方粗可支吾但衰憊殊甚講貫之樂只一二朋友在此訓導諸孫時時整頓得舊書訓詁閒有差誤而已禮書四散未得會聚參校其它亦更有合料理文字覺得精力不逮皆不復敢萌意矣賢者作何功夫因書

幸及一二

答劉季章

禮書此數日來方得下手已整頓得十餘篇但無人抄寫爲撓蓋可借人處皆畏僞學之汚染而不肯借其力可以相助者又皆在遠而不副近急不免雇人寫但資用不饒無以奉此費耳

答劉季章

益公處所懇是先人墓碑幸垂念但行狀它人未見之更告爲言及得不示外人爲幸也又前

嘗求精舍大字及呈一二文字語次幸并扣之大字願早拜賜鄙文幸痛掊擊也

答許景陽

一別十年彼此皆非復往時矣近見槐陰問答覺得所論皆太寬緩此非言語之病乃是用功處不緊切耳來書所論未發之中恐不如此似看得太過了只是此理對惡而言則謂之善對濁而言則謂之清對四旁而言則謂之中初非有二物但唯聖人爲能全之以致其用衆人則雖有而不能自知是以汨於物欲而亂之耳曾子之說似亦未然嘗謂夫子此機如決積水於千仞之壑故當時曾子一聞便透更無疑滯若如所諭則夫子方是教它曾子漸次消磨曾子元未及下功夫如何便應得箇唯字也此等處且宜虛心玩味不可輕易立說也

與陳伯堅

沙縣寄到新刻責沈文字畫精神非桂本之比此書流傳足使世之聾盲者有所警覺稍知觸淨非小補也但恐土本或不耐久耳瓊學訂文鄙拙不足有所發明亦緣韓兄將滿方遣人來恐其代去匆匆草成不能滿意耳垂喻舊書云云深愧率爾當時之言蓋亦有爲而發以今觀之學者但當深窮聖經使其反之於心而安考之於經而合驗之於外而可行即彼之妄言一覽便破矣若未到此遽欲窮之恐如河南夫子所謂未必能窮而已化爲釋氏矣愚見如此不審尊意以爲如何胡季隨近到此數日明敏有志甚可喜也

答胡季履（大壯）

向來雖幸一見然匆匆於今已二十餘年矣時於朋友間得窺佳句足以見所存之一二顧未得會面爲歉耳今承惠問荷意良勤區區每患世衰道微士不知學其溺於卑陋者固無足言其有志於高遠者又或騖於虛名而不求古人爲己之實是以所求於人者甚重而所以自任者甚輕每念聖人樂取諸人以爲善之意意其必有非苟然者恨不得與賢者共詳之也季隨明敏朋友中少見其比自惟衰墮豈足以副其遠來之意然亦不敢虛也歸日當相與講之有所未安卻望見告得以反復爲幸昆仲家學門

庭非他人比而區區所望又特在於其實而不在於名願有以深察此意也

答胡季隨（大時）

易傳平淡縝密極好看然亦極難看大抵講學須先有一入頭處方好下工夫昨見文叔處所錄近文恐看得文字未子細無意味也不必遠求但看知言是下多少功夫不如此散漫泛說無歸宿也龜山易舊亦有寫本此便不甚的未暇檢尋奉寄不知詹丈所舉不同者何事因風詳論此等處正好商推也道理無形影唯因事

物言語乃可見得是非理會極子細即道理極精微古人所謂物格知至者不過是就此下功夫近日學者說得太高了意思都不確實不曾見理會得一書一事徹頭徹尾東邊綽得幾句西邊綽得幾句都不曾貫穿浹洽此是大病有志之士尤不可以不深戒也

答胡季隨

熹杜門衰病如昔但覺日前用力泛濫不甚切己方與一二學者力加鞭約為克己求仁之功亦粗有得力處也易傳且熟讀未論前聖作易

本指且看得程先生意思亦大有益不必更雜看大抵先儒於易之文義多不得其綱領雖多看亦無益然此一事卒難盡說不若且看程傳道理却不錯也所諭文定專治春秋而於諸書循環誦讀以為學者讀書不必徹頭徹尾此殊不可曉既曰文定讀春秋徹頭徹尾則吾人亦豈可不然且又安知其於他書少日已嘗反復研究得其指歸至於老年然後循環泛讀耶若其不能亦是讀得春秋徹頭徹尾有得力處方始汎讀諸書有歸宿處不然前輩用心篤實決

不如今時後生貪多務得涉獵無根也前書鄙論更望熟究其說雖陋然却是三四十年身所親歷今日粗於文義不至大段差錯之效恐非一旦卒然立論所可破也若如來諭不能俟其徹頭徹尾乃是欲速好徑之尤此不可不深省而痛革之也熹於論孟大學中庸一生用功粗有成說然近日讀之一二大節目處猶有謬誤不住修削有時隨手又覺病生以此觀之此豈易事若只恃一時聰明才氣略看一過便謂事了豈不輕脫自誤之甚耶呂伯恭嘗言道理無

窮學者先要不得有自足心此至論也幸試思之南軒文集方編得略就便可刊行最好是奏議文字及往還書中論時事處確實痛切今却未敢編入異時當以奏議自作一書而附論事書尺於其後勿令廣傳或世俗好惡稍衰乃可出之耳

答胡季隨

易傳明白無難看處但此是先生以天下許多道理散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中將作易看即無意味須將來作事看即句句字字有

用處耳詩六義本文極明白而自注疏以來汩之如將已理之絲重加棼亂近世諸老先生亦殊不覺不知何故如此中間有答潘恭叔問說此甚詳可更扣之當見曲折蓋不如此即六義之名無所用之當時自不必分別祇益紛拏無補於事也近脩詩說別有一段今錄去大槩亦與前說相似恐或可參照耳學問大頭緒固要商量而似此枝節合理會者亦不爲少未得面論徒增耿耿

答胡季隨

所示諸說似於中庸本文不曾虛心反覆詳玩章句之所絕文義之所指尚多未了而便欲任意立說展轉相高故其說支蔓纏繞了無歸宿莫若且就本文細看覺得章斷句絕文理分明即聖人指意所在與今日用力之方不待如此紛拏辨說而思已過半矣恭叔所論似是見熹舊說而有此疑疑得大槩有理但曲折處有未盡耳當時舊說誠爲有病後來多已改定矣大抵其言道不可離可離非道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乃是徹頭徹尾無

時無處不下工夫欲其無須臾而離乎道也（不睹不聞與獨字不同乃是言其戒懼之至無適不然雖是此等耳目不及無要緊處亦加照管如云聽於無聲視於無形非謂所不聞見處却可闕略而特然於此加功也）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乃是上文全體工夫之中見得此處是一念起處萬事根原又更緊切故當於此加意省察欲其自隱而見自微而顯皆無人欲之私也（觀兩莫字即見此處是念慮欲萌而天理人欲之幾最是緊切尤不可不下工處故於全躰工夫之中就此更加省察然亦非必待其思慮已萌而後別以一心察之蓋全躰功夫既無間斷即就此處略加提撕便自無滲漏也）此是兩節文義不同詳略亦異前段中間著是故

字後段中間又著故字各接上文以起下意前段即卒章所謂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後段即卒章所謂內省不疚無惡於志文義條理大小甚明從來說者多是不察將此兩段只作一段相纏說了便以戒慎恐懼不睹不聞爲謹獨所以雜亂重複更說不行前後只是麤蹣過了子細理會便分疏不下也又季隨云純熟未易言也此語恐有病蓋季隨意間常說功夫極至之地窮高極遠決然是不可到如中間熹說讀書須是精熟季隨便云須如文定之於春秋方是精熟今豈易及亦是此意夫謂功夫極至之地如此之高如此之妙則是矜己之獨能知此而以它人爲不知也以爲人不可到則是已亦甘自處於不能也如此則凡講論皆是且做好話說過其與自謂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者雖若有間然其實亦無以大相遠矣不除此病竊恐百事放倒都不到頭非是小失幸深省而痛矯之也又云方其未至純熟天理何嘗不可見乎此又不看本文本意而逞快鬬高隨語生說之過夫中庸本意欲人戒謹恐懼以存天理之實而已

非是教人揣摩想象以求見此理之影也伯謨下一見字已是有病季隨又更節上生枝更不復以純熟自期只要就此未純熟處便見天理不知見得要作何用爲說至此去本日遠以言乎經則非聖賢之本意以言乎學則無可用之實功如此講論恐徒紛擾無所補於聞道入德之效也其他小節各具於所示本條之下幸更與諸君詳評之也

答胡季隨

戒懼者以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當此之時寂然不動只下得涵養功夫涵養者所以存天理也）愼獨者所以省察於喜怒哀樂已發之後（當此之時一毫放過則流於欲矣判別義利全在此時省察者所以遏人欲也已發之發蓋指已發之時對未發而言故云已發之後）不知經意與日用之工是如此否（友恭字潘叔）

此說甚善

惟能加涵養之功則自然有省察之實（周楷伯壽）

此說好然說未透

戒懼乃所以慎獨也涵養省察之際皆所當然未發之前不容著力只當下涵養工夫來教得之省察於已發之時此句之病恭叔已

言之矣正所以存天理遏人欲也恐不可分　一之

作兩事說則不害於相通作一事說則重複矣不可分中却要見得不可不分處若是全不可分中庸何故重複說作兩節

已發之後立語自覺未穩今欲改作欲發之時然欲發即不屬靜不屬動又欲改作已發之初　友恭

作欲發是但亦不是欲發時節別換一心來省察它只是此箇全體戒懼底略更開眼耳

戒謹恐懼慎獨統而言之雖只是道都是涵養工夫分而言之則各有所指獨云者它人不知己所獨知之時正友恭所謂已發之初者不睹不聞即是未發之前未發之前無一毫私意之雜此處無走作只是存天理而已未說到遏人欲處已發之初天理人欲由是而分此處不放過即是遏人欲天理之存有不待言者如此分說自見端的

此說分得好然又須見不可分處如兵家攻守相似各是一事而實相為用也

涵養工夫實貫初終而未發之前只須涵養纔發處便須用省察工夫至於涵養愈熟則省察愈精矣

此數句是

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若就聖人言之聖人能致中和則天高地下萬物莫不得其所如風雨不時山夷谷堙皆天地不位萌者折胎者閼皆萬物不育就吾身言之若能於致字用工則俯仰無愧一身之間自然和暢矣

此說甚實

極其中則大經正大本立而上下位矣極其和則事事物物各得其宜而萬物育矣　一之

此只說得前一截若聖人不得位便只得如此其理亦無虧欠但事上有不足爾

如堯湯不可謂不能致中和而亦有水旱之災　叔恭

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常也堯湯之事非常之變也大抵致中和自吾一念之間培埴推廣以至於裁成輔相匡直輔翼無一事之不盡方是至處自一事物之得所區處之合宜以至

三光全寒暑平山不童澤不涸飛潛動植各得其性方是天地位萬物育之實效蓋致者推致極處之名須從頭到尾看方見得極處若不說到天地萬物真實效驗便是只說得前一截却要準折了後一截元不是實推得到極處也

省察於欲發之時平日工夫不至而欲臨時下手不亦晚乎（大時）若如此說則是臨時都不照管不知平日又如何做工夫也

竊謂操存涵養乃脩身之根本學者操存涵

養便是未發之前工夫在其中矣凡省察於已發正所以求不失其操存涵養者也學者於是二者不可缺一然操存涵養乃其本也諸友互相點檢多得之然却不曾推出所謂根本故論未發之前者竟歸於茫然無著力處或欲推於欲發之初省察則又似略平日之素或兼涵養省察言之者又似鶻突包籠

此一段差勝然亦未有的當見處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即天命之謂性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即率性之謂道也（定）

詳程先生說率性文義恐不如此

未發之時能體所謂中已發之後能得所謂和則發而中節始可言矣而中和未易識也

未發之前纔要體所謂中則已是發矣此說已差又發而中節方謂之和今曰得所謂和然后發而中節亦似顛倒說了記得龜山似有此意恐亦誤矣中和未易識亦是嚇人此論著實做處不論難識易識也

答胡季隨

所示問答皆極詳矣然似皆未嘗精思實踐而

多出於一時率然之言故紛紜繳繞而卒無定說也夫謂未發之前不可著力者本謂不可於此探討尋求也則固無害於涵養之說謂當涵養者本謂無事之時常有存主也則固無害於平日涵養之說謂省察於將發之際者謂謹之於念慮之始萌也謂省察於已發之後者謂審之於言動已見之後也念慮之萌固不可以不謹言行之著亦安得而不察以憙觀之凡此數條本無甚異善學者觀之自有以見其不可偏廢不至如此紛紜競辨也細看其間却有一段

（名一之者）訴得平正的確頗中諸説之病不知曾細考之否

答胡季隨

彼中議論大略有三種病一是高二是遠三是煩碎以此之故都離却本文説來説去都不記得元是説甚底但能教任者實依本分依次序做工夫久久自當去此病也

答胡季隨

南軒集誤字已爲檢勘令却附還其閒空字向來固已直書尤延之見之以爲無益而賈怨不若刋去今亦不必補後人讀之自當默喻也但序文後段若欲刪去即不成文字兼此書誤本之傳不但書坊而已黃州印本亦多有舊來文字不唯無益而反爲累若不如此説破將來必起學者之疑故區區特詳言之其意極爲懇到不知何所惡而欲去之耶且世之所貴乎南軒之文者以其發明義理之精而非以其文詞之富也今乃不問其得失是非而唯務多取又欲刪去序文緊切意思竊恐未免乎世俗之見而非南軒所以望乎後學之意試更思之若必欲

盡收其文則此序意不相當自不必用須別作一序以破此序之説乃可耳若改而用之非惟熹以爲不然南軒有靈亦必憤歎於泉下也久不聞講論之益深以懷想前日諸賢相繼逝去後來未有接續所望於季隨實不勝其懃懇今觀此事竊疑其用力之不篤也更願勉旃以副所望千萬千萬至扣至扣

答胡季隨

元善書説與子靜相見甚歎不知其説如何大抵欲速好徑是今日學者大病向來所講近覺亦未免此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拈出敬字眞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近與朋友商量不若只於此處用力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眞到聖賢究竟地位亦不出此坦然平白不須妄意思想頓悟懸絶處徒使人顛狂粗率而於日用常行之處反不得其所安也不審別後所見如何幸試以此思之似差平易悠久也

答胡季隨

熹衰病之餘幸安祠禄誤恩起廢非所克堪已力懇辭未知可得與否自度尫殘決是不堪繁

劇又況蹤跡孤危恐亦無以行其職兼後日別致紛紛又如衡陽轉動不得出門一步更須審處也但今年病軀衰瘁殊甚秋中又有哭女之悲轉覺不可支吾矣目昏不能多看文字閑中却覺看得道理分明向來諸書隨時修改似亦有長進處恨相去遠不得朝夕討論也易書刊行者只是編出象數大略向亦以一本浼叔綱討以見之今乃聞其有亡奴之厄討此必亦已失去矣別往一本并南軒集幸收之也所喻克己之學此意甚佳但云藉此排之似是未得用

工要領處近讀知言有問以放心求心者嘗欲別下一語云放而知求則此心不爲放矣此處間不容息如夫子所言克己復禮功夫要切處亦在爲仁由己一句也豈藉外以求之哉性其情乃王輔嗣語而伊洛用之亦曰以性之理節其情而不一之於流動之域耳以意逆志而不以詞害焉似亦無甚害也不遷怒當如二先生說無可疑者不貳過亦唯程張得之而横渠所謂歉於己者不使萌於再語尤精約也守漕所發記文屢欲爲之而衰秋以來一向爲女子病熱驚人不得措詞兼觀其所喻爲教者不過舉子事業亦有難措詞者故因循至此今病方小愈未堪思慮勢當小須後也因邵武便草草布此復託象之致之目昏未能他及惟以時進德自愛爲禱大抵爲學不厭卑近愈卑愈近則功夫愈實而所得愈高遠其直爲高遠者則反是此不可不察也

答胡季隨

閑中時有朋友遠來講學其間亦有一二可告語者此道之傳庶幾未至斷絕獨恨相望之遠

不得聚首盡情極論以求眞是之歸尚此悢悢耳君舉先未相識近復得書其徒亦有來此者析其議論多所未安最是不務切己惡行直道尤爲大害不知講論之間頗亦及此否王氏中說最是渠輩所尊信依倣以爲眼目者不知所論者云何復艮之說則程子已盡之不知別有何疑因書循詳及之乃可下語也

答胡季隨

前書諸喻讀之惘然季隨學有家傳又從南軒之久何故於此等處尚更有疑向見意思大段

寛緩而讀書不務精熟常疑久遠無入頭處必爲浮說所動令乃果然良復之義正當思惟方見親切別紙諸疑正當解釋方得分明今乃曰才涉思惟便不親切又云非不能以意解釋但不欲杜撰耳不知却要如何下功夫耶夫子言學而不思則罔中庸說慱學審問謹思明辨聖賢遺訓明白如此豈可舍之而徇彼自欺之浮說耶來書譏項平父出入師友之間不爲不久而無所得愚亦恐賢者之不見其睫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願深省察且將大學論語孟子中庸近思等書子細玩味逐句逐字不可放過久之須見頭緒不可爲人所誑虛度光陰也荊門皇極說曾見之否試更熟讀洪範此一條詳解釋其文義看是如此否君舉奏對上問以讀書之法不知其對云何也

答胡季隨　（怯字恐誤）

學者問曰延平先生語録有曰大抵學者多爲私欲所分故用力不精不見其效若欲進步須打斷諸路頭靜坐默識使其泥滓漸漸消去又云靜坐時收拾將來看是如何使如此就偏處著理會又云學者未怯處只求諸心思索有窒礙處及於日用動靜之間有咈戾處便於此致思求其所以然者又云大凡只於微處充擴之方見礙者大爾又引上蔡語云凡事必有根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將來斬斷便沒事此語可時時經心又云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不惟於進學有功兼亦是養心之要觀此數說直得聖賢用工緊要處但其間有一段云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釋凍解處縱有力持守不過只是苟免顯然尤悔而已恐不足道也竊恐所謂灑然冰釋凍解處必於理皆透徹而所知極其精妙方能爾也學者既未能爾又不可以急迫求之只得且持守優柔厭飫以俟其自得始能顯然免於尤悔其工力亦可進矣若直以爲不足道恐太甚也大時答曰者須常令胸中通透灑落則讀書爲學皆通透灑落而道理易進持守亦有味矣若但能苟免顯然悔尤則途之人亦能之誠不足爲

學者道也且其能苟免顯然悔尤則胷中之所潛藏隱伏者固不爲少而亦不足以言學矣

此一條嘗以示諸朋友有韓漢卿者下語云灑然氷解凍釋是功夫到後疑情剝落知無不至處知至則意誠而自無私欲之萌不但無形顯之過而已若只是用意持守著力遏捺苟免顯然悔尤則隱微之中何事不有然亦豈能持久哉意懈力弛則橫放四出矣今曰學者須常令胷中通透灑落恐非延平先生本意此說甚善

大抵此箇地位乃是見識分明涵養純熟之效須從真實積累功用中來不是一旦牽彊著力做得今湖南學者所云不可以急迫求之只得且持守優柔厭飫而俟其自得未爲不是但欠窮理一節功夫耳答者乃云學者須常令胷中通透灑落却是不原其本而彊欲做此模樣殊不知通透灑落如何令得纔有一毫令之之心則終身只是作意助長欺己欺人永不能到得灑然地位矣

學者問曰遺書曰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爲九層之臺須大做根脚方得恐大其心胷時却無收斂縝密底意思則如何大時答曰心目不可不開闊工夫不可不縝密

答語無病然不知如何地得開闊

學者問曰遺書曰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竊謂學者之於敬常懼其放倒既未能從容到自然處恐寧過於矜持亦不妨也大時答曰頃年劉仲本亦曾舉此條以爲問蓋嘗答之曰敬是治病之大藥矜持是病之旁證藥力既到病勢既退則旁證亦除矣

敬是病之藥矜持是病之旁證此兩句文意齟齬不相照應若以敬喻藥則矜持乃是服藥過劑反生它病之證原其所因蓋爲將此敬字別作一物而又以一心守之故有此病若知敬字只是自心自省當體便是則自無此病矣

學者問曰遺書曰有諸中必形諸外惟恐不直內直內則外必方至論釋氏之學則謂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又似以敬義內外爲兩事矣竊謂釋氏之學亦未有能敬以直內若有此則吾儒之所謂必

有事焉者自不容去之也大時答曰前一段其意之所重在有諸中必形諸外上後一段其意之所重在義以方外上且謂其敬以直内上則有之味有之二字則非遽許之以爲與吾儒之學所謂敬者便可同日而語矣遺書説釋氏有直内無方外者是游定夫所記恐有差誤東見録中别有一段説既無方外則其直内者豈有是也語意始圓可細考之未可如此遽快率然批判也

學者問曰遺書曰釋氏只曰止安知止乎釋氏無實譬之以管窺天只務直上去惟見一偏又却有曰釋氏只到止處無用處無禮義竊謂既無實惟見一偏則其學皆憑虛鑿空無依據矣安可謂其到止處而責之以有用有禮義乎大時答曰釋氏曰止安知止乎此以吾學之所謂止而論之也禪學只到止處無用處無禮義此止字就其學之所謂止而論之也

答語甚善（論程子論釋氏不知止是以吾學所謂止者而言又云釋氏到止處是以彼所謂止者而言）

學者問曰遺書曰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已若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竊謂此一段事釋氏固無之然所謂識心見性恐亦與孟子盡心知性不同盡心者物格知至積習貫通盡得此生生無窮之體故知性之稟於天者蓋無不具也釋氏不立文字一超直入恐未能盡其心而知其性之全也大時答曰釋氏云識心見性與孟子之盡心知性固是不同彼所謂識心見性之云蓋亦就其學而言之爾若存心養性一段則無矣之云所以甚言吾學與釋氏不同也

遺書所云釋氏有盡心知性無存心養性亦恐記録者有誤要之釋氏只是恍惚之間見得些心性影子却不曾子細見得真實心性所以都不見裏面許多道理政使有存養之功亦只是存養得他所見底影子固不可謂之無所見亦不可謂之不能養但所見所養非心性之真耳

學者問曰遺書曰學者所貴聞道若執經而問但廣聞見而已竊謂執經而問雖止於廣

聞見而已須精深究此而後道由是而可得也不然恐未免於說空說悟之弊矣大時答曰所謂學者所貴聞道若執經而問但廣聞見而已蓋爲尋行數墨而無所發明者設而來喻之云謂必須深究乎此然後可以聞道則亦俱墮於一偏矣

執經而問者知爲己則所以聞道者不外乎此不然則雖六經皆通亦但爲廣聞見而已問者似有此意然見得未分明故說不出答者之云却似無干涉也

學者問曰遺書曰根本須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嚮竊謂學者必須先審其趨嚮而後根本可培壅不然恐無入頭處大時答曰必先培其根本然後審其趨嚮猶作室焉亦必先有基址然後可定所向也

先立根本後立趨嚮即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云收得放心後然後自能尋向上去亦此意也

學者問曰遺書曰誠然後能敬未及誠時須敬而後能誠學者如何便能誠恐不若專主於敬而後能誠也大時答曰誠者天之道也而實然之理亦可以言誠敬道之成則聖人矣而整齊嚴肅亦可以言敬此兩事者皆學者所當用力也

敬是竦然如有所畏之意誠是眞實無妄之名意思不同誠而後能敬者意誠而後心正也敬而後能誠者意雖未誠而能常若有畏則當不敢自欺而進於誠矣此程子之意也問者略見此意而不能達之於言答者却答不著

學者問曰遺書曰只外面有些罅隙便走了學者能日用間常切操存則可漸無此患矣大時答曰其中充實則其外無罅隙矣

外面只有些罅隙便走了此語分明不須注解只要時時將來提撕便喚得主人公常在常覺也

學者曰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五峯有曰昧天性感物而動者凡愚也向來朋友中有疑此說謂靜必有動然其動未有不感於物所謂性之欲者恐指已發而不可無者爲言若以爲人欲則性

中無此五峯乃專以感物而動爲善昧天性而歸於凡愚何也大時荅曰按本語云知天性感物而通者聖人也察天性感物而節者君子也昧天性感物而動者凡愚也曰知曰察曰昧其辨了然矣今既不察乎此而反其語而言乃以感物而動爲昧天性者失其旨矣學者又曰曰知曰察曰昧其辨固了然但鄙意猶有未安者感物而動爾樂記曰止云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初未嘗有聖人君子凡愚之分通與節之說今五峯乃云知天性感

物而通者聖人也察天性感物而節者君子也昧天性感物而動者凡愚也是不以感物而動爲淂也更望垂誨大時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格知至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内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於物也人化於物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觀其下文明白如此則知先賢之言爲不可易矣且味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兩句亦有何好而必欲舍

其正意而曲爲之說以主張之乎程子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天理具備元無少欠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曾動來因不動故言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便感非自外來也又曰寂然不動萬象森然已具感而遂通感則只是自內感不是外面將一箇物來感於此也又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言人分上事若論道則萬理皆具更不說感與未感又曰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

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則便自不出來也以此四條之所論者而推之益知先賢之言不可易而所謂感物而動性之欲者不必曲爲之說以主張之矣湘山詩云聖人感物靜所發無不正衆人感物動動與物欲競殆亦與先賢之意相爲表裏云爾

此兩條問者知其可疑不易見得如此但見得未明不能發之於言耳荅者乃是不得其說而彊言之故其言粗横而無理想見於心亦必有自慊不過處只得如此撑拄將去也（五峯云昧天性感物）

而動故問者云五峯乃專以感物而動爲昧天性於五峯本說未見其異答者乃責以動反其語而失其旨問者又疑樂記本文感物而動初無聖愚之別與五峯語意不同而答者但云觀其下文明白知此則知先賢之言不可易而不言其所以明白而不可易者爲如何又謂樂記兩句亦有何好而不言其所以不安之故又引程子四條則又與問者所疑了無干涉但欲以虛聀恐喝而下之安得不謂之贔橫無理而撑拄彊說乎今且無論其他而但以胡氏之書言之則春秋傳獲麟章明有聖人之心感物而動之語而時與廣仲書常論之矣不知今當以文定爲是乎五峯爲是乎要之此等處在季隨誠有難言者與其曲爲辯說而益顯其誤不若附其是非於公論而無與爲愈也須知感物而動者聖愚之所同但衆人昧天性故其動也流賢人知天性故其動也節聖人盡天性故其動也無事於節而自無不當耳文義之失猶是小病却是自欺彊說乃心腹膏肓之疾它人鍼藥所不能及須是早自覺悟醫治不可因循揜諱而忌扁鵲之言也

答胡季隨

所喻兩條前書奉報已極詳悉若能平心定氣熟復再三必自曉然今乃復有來書之喻其言欲以灑落爲始學之事而可以力致皆不過如前書之說至引延平先生之言則又析爲兩段而謂前段可以著力今其如此則似全不曾看其所言之文理所謂反復推究待其融釋者待字之意是如何而自以己意横爲之說也大率講論文字須且屏去私心然後可以詳考文義以求其理之所在若不如此而只欲以言語取勝則雖累千萬言終身競辨亦無由有歸著矣是乃徒爲多事而重得罪於聖人何名爲講學哉故熹不敢復爲論說以增前言之贅但願且取前書子細反復其間所云才有令之之心即便終身不能得灑落者此尤切至之論蓋纔有此意便不自然其自謂灑落者乃是疎略放肆之異名耳疊此兩三重病痛如何能到眞實灑落地位耶古語云反者道之動謙者德之柄濁者清之路昏久則昭明願察此語不要思想準擬融釋灑落底功效判著且做三五年辛苦不快活底功夫久遠須自有得力處所謂先難而後獲也灑落兩字本是黄太史語後來延平先生拈出亦是且要學者識箇深造自得底氣象以自考其所得之淺深不謂不一再傳而其弊乃至於此此古之聖賢所以只教人於下學處用力至於此等則未之嘗言也（熹曾以上部無此等語了恩孟）

（予以下乃頗有之亦有所不得已也）樂記知言之辨前書亦已盡之細看來書似已無可得說但未肯放下此一團私意耳如此則更說甚講學不如同流合汙著衣喫飯無所用心之省事也其餘諸說未暇悉報願且於此兩叚反復自見得從前錯處然後徐而議之則彼亦無難語者幸早報及也

答胡季隨

眞憂患侵凌來日無幾思與海內知友痛相切磨以求理義全體之至極垂之來世以繼聖賢傳付之望而離群索居無由會合如季隨者尤所期重而相去甚遠再見恐不可期此可爲深歎恨也先訓之嚴後人自不當置議論於其間但性之有無善惡則當舍此而別論之乃無隱避之嫌而得盡其是非之實耳善惡二字便是天理人欲之實體今謂性非人欲可矣由是而幷謂性非天理可乎必曰極言乎性之善而不可名又曷若直謂之善而可名之爲甚易而實是也比來得書似覺賢者於此未有實地之可據日月易得深可憂懼幸加精進之力入細著實子細推研庶幾有以自信益光前烈千萬至

望

答沈有開

垂諭所以爲學之意與其所聞於師友間者甚悉既荷不鄙又幸其警益之深也嘗竊妄謂聖賢教人下學上達循循有序故從事其間者博而有要約而不孤無妄意凌躐之弊今之言學者類多反此故其高者淪於空幻卑者溺於見聞倀倀然未知其將安所歸宿也竊窺賢者之所志與其所聞計其同異之間其必有所處矣恨未得相與往還上下其說以卒究其所窮也因來更望時有以警告之實孤陋之深望至於慨念吾黨之凋零而欲以進爲撫世爲不肖者之責此則賢者之失言而非區區之所敢承也

答高應朝

所示講義發明深切遠方學者得所未聞計必有感動而興起者然此恐但可爲初學一時之計若一向只如此說而不教以日用平常意思涵養玩索功夫即恐學者將此家常茶飯做箇恠異奇特底事看了日逐荒忙陷於欲速助長躐等自欺之病久之茫然無實可據則又只學

得一場大話互相恐嚇而終無補於爲己之實也只如三段所舉諸書大指雖同然恐亦須更令子細看得逐段各有下落方能浹洽通貫有得力處若只如此儱侗看了便休却恐只是粗謾政使便做得成亦是揍生做熟久遠畢竟無意味也

答石天民

平生爲學見得孟子論枉尺直尋意思稍分明自到浙中覺得朋友間却別是一種議論與此不相似心竊怪之昨在丹丘見誠之直說義理與利害只是一事不可分別此大可駭當時亦曾辨論覺得殊未相領至與孟子董子之言例遭排擯不審尊兄平日於此見得如何幸更與諸公講論見教意竊以爲今日之病唯此爲大其餘世俗一等近下見識未足爲吾患也

答沈叔晦

衰病如昨無足言者二圖之妄深荷留念立言多枝葉而不既其實充佩警切之戒但區區平日躬所不逮之言與此殊不相似識者當自無疑惟是尋常實有似是而非之論不幸爲人傳出

異日或能亂道誤人爲可懼耳麻沙所刻呂兄文字眞僞相半書坊嗜利非關人所能禁在位者恬然不可告語但能爲之太息而已若大事記則雖非全書而實有益於學者有補於世教區區流傳之意本不爲伯恭計況門外之紛紛者乎

答沈叔晦

帥幕非所以處賢者然自我言之亦何適而不可安耶前日務爲學而不觀書此固一偏之論然近日又有一般學問廢經而治史略王道而尊霸術極論古今興亡之變而不察此心存亡之端若只如此讀書則又不若不讀之爲愈也況又中年精力有限與其汎觀而博取不若熟讀而精思得尺吾尺得寸吾寸始爲不枉用功力耳鄙見如此不審明者以爲如何

答沈叔晦

亦喻兩塗之疑足見省身求善不自滿足之意警發多矣自惟媮惰何以及此況又未得面承事理之間亦有難喻處者何敢容易下語顧以不鄙見屬之厚竊以所喻思之恐所謂聞道讀

書者皆救病之良藥也但未知其所謂道者何道所謂書者何書而所以聞之讀之又如何用其力爾區區更願審扣其人以究其說而決其是非政使其說未必盡是而因此講求同異之間便自可以見眞是之所在向後用力則以前日躬行之實充之且不患其不勇也大抵近年學者求道太迫立論太高往往嗜簡易而憚精詳樂渾全而畏剖析以此不見天理之本然各墮一偏之私見別立門庭互分彼我使道體分裂不合不公此今日之大患也不識明者以爲

如何子約爲人固無可疑但其門庭近日小有變異而流傳已遠大爲學者心術之害甚不得不若口耳近日一派流入江西蹴踏董仲舒而推尊管仲王猛又聞有非陸贄而是德宗者尤可駭異所欲言者甚衆甚衆

與沈叔晦

熹衰病之餘扶曳至此少時爲吏於此接壤頗聞其民俗利病謂或可以少效區區既至乃殊無下手處頃來豐支過此亦以一二事爲寄亦其俗之所甚病今亦未有以報朝廷向來錮感

僅有其名而今乃欲責其實且許郡守自刻困得條上一二未知得見從否亦知今日上下艱窘不敢究言然度已是難施行矣欲行經界半年議尚未定若得遂行却須抹得分數然病久證壞要非一藥所能支也柰何柰何因便附此問訊有以見教願悉聞之正遠唯冀以時加衛以慰吾黨之望不宣

答沈叔晦

克己復禮前說已得之却是看得不子細誤答了今承再喻愈詳密無疑矣

浩然之氣一章恐須先且虛心熟讀孟子本文未可遽雜它說俟看得孟子本意分明却取諸先生說之通者錯綜於其間方爲盡善若合下便雜諸說輥看則下梢只得周旋人情不成理會道理矣近日說經多有此弊蓋已是看得本指不曾分明又著一尊畏前輩不敢違異之心便覺左右顧瞻動皆窒礙只得曲意周旋更不復敢著實理會義理是非文意當否矣夫尊畏前輩謙遜長厚豈非美事然此處才有偏重便成病痛學者不可不知也又非義襲而取之句

內亦未見外面尋義理之意請更詳之橫渠先生言觀書有疑當且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法最妙

凡言易者多只是指蓍卦而言蓍卦何嘗有思有爲但只是扣著便應無所不通所以爲神耳非是別有至神在蓍卦之外也

曾子告孟敬子三句不是說今日用功之法乃言平日用功之效如此有得文義方通未諭糾紛殊不可曉也

不知其仁之說恐未安且未論義理只看文勢已自不通若更以義理推之尤見乖戾矣蓋智自是智仁自是仁孔門教人先要學者知此道理便就身上著實踐履到得全無私心渾是天理處方與作仁如子路諸人正爲未到此地故夫子不以許之非但欲其知理而已也若謂未知者做得皆是而未能察其理之所以然則諸入者又恐未能所爲皆是固未暇責其察夫理之所以然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五十三

朱文公文集五十三卷後考異

答劉季章未盡善也云云必有未盡善之處矣（此後一有）若曰聖人乘象終是微有不同則當別論儻樂以觀之則似太重矣如何

令尹子文之忠云云亦有不盡之意矣（此後一有）竊詳本文之意似不如此恐是看得仁字與忠清事俱重不曾分別求之遂至疑於太過如何

膚受之愬不行焉云云亦未邃至此（未字一本作不）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之五十四

書（問答一本作知舊門人問答）

答孫季和（應時）

所喻平生大病最在輕弱人患不自知耳既自知得如此便合痛下功夫勇猛舍棄不要思前筭後庶能矯革所謂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者也明善誠身正當表裏相助不可彼此相推若行之不力而歸咎於知之不明知之不明而歸咎於行之不力即因循擔閣無有進步之期矣它論數條亦所當講別紙奉報幸併詳之隱括程書豈所敢當當時諸先達蓋嘗有欲爲之而未果者然自今觀之亦似未爲不幸况後學淺陋又安敢議此乎

子約漢唐之論在渠非有私心然亦未免程子所謂乃邪心者却是教壞後生此甚不便近年以來彼中學者未曾理會讀書脩已便先懷取一副當功利之心未曾出門踏著正路便先做取落草由徑之計相引去無人處私語密傳以爲奇特直是不成模樣故不得不痛排斥之不知子約還知對面氣象如此否耳

中庸章句太極解義方是略說大槩若論裏面道理精微曲折知它是更有何窮何盡未須便慮說得太詳只當以玩味未熟分畫未明爲憂蓋自頃年妄作此書至今未見有人眞實下功理會到究竟處也大事記數條其間誠有可疑者如韓信事向來伯恭面論蓋嘗曰其不反不知後來看得如何須是別看出情節來不然不應如此失入也此可更問子約看如何然渠此書却實自成一家之言亦不爲無益於世鄙意所疑却恐其間注脚有太纖巧處如論張湯公孫洪之姦步步掇拾氣象不好却似與渠輩以私智角勝負非聖賢垂世立教之法也諸詩語意清遠讀之令人想見湖山之勝但亦不無前幅所論兩字之病（謂輕弱）耳子陵仲子二絕則甚佳嘗觀荀淑能識剌梁氏而爽已不敢忤董卓至或遂爲唐衡之壻曹操之臣人家父祖壁立千仞子孫猶自倒東來西况太丘側行如此其末流之弊爲賊佐命亦何足怪哉

太極之說與繫辭詳略不同乃是互相發明以[illegible]微之縕最爲有功若只依本分摸揣則亦

何用增此數語而學者又何由知得其中有許多曲折邪大抵近日議論喜合惡離樂含胡而畏剖析所以凡事都不曾理會到底此一世之通患也

明道答横渠書誠似太快然其間理致血脉精密貫通儘須玩索如大公順應自私用智忘怒觀理便與主敬窮理互相涉入不可草草看過如上文既云以其情順萬事即其下云而無情亦自不妨

明道伊川論性踈密固不同然其氣象亦各有

極至處明道直是渾然天成伊川直是精細平實正似文王治岐周公制禮之不同又似馬援論漢二祖也

封建之論甚佳范公之說大抵切於時務近而易行但於制度規模久遠意思大段欠闕如論租庸兩稅等處亦甚疎略也封建一事向見胡丈明仲所論大抵與來喻相似不知曾見之否要之此論須以聖人不以天下爲一家之私作主意而兼論六國形勢以見其利害未嘗不隨義理之是非則可耳以上諸說有未安處却共

反復

答孫季和

縣事想只有倫理學校固不免爲舉子文然亦須告以聖學門庭令士子略知修己治人之實庶幾於中或有興起作將來種子浙間學問一向外馳百怪俱出不知亦頗覺其弊否寧海僧極令人念之亦可憂之端叔兄弟否若救得此人出彼陷穽足使聞者悚動所係實不輕也所疑三條皆恐未然試深味之當自見得古今書文雜見先秦古記各有證驗豈容廢絀不能無

可疑處只當玩其所可知而闕其所不可知耳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決非西漢文章向來語人人多不解惟陳同父聞之不疑要是渠識得文字體製意度耳讀書玩理外考證又是一種功夫所得無幾而費力不少向來偶自好之固是一病然亦不可謂無助也孔氏書序與孔叢子文中子大略相似所書孔臧不爲宰相而禮賜如三公等事皆無其實而通鑑亦誤信之則考之不精甚矣

答石應之

所示文字深切詳審說盡事情想當時面陳又不止此而未足以少回天意此亦時運所繫非人力所能與也更願益加涵養講學之功而安以俟之事會之來豈有終極安知其不愈鈍而後利耶熹衰朽殊甚春間一病狼狽公謹見之繼此將理一兩月方稍能自支然竟不能復舊幸且復得祠祿休養而幼累疾病相仍殊無好況心昏目倦不能觀書然日用功夫不敢不勉間亦細繹舊聞之一二雖無新得然亦愈覺聖賢之不予欺而近時所謂喙喙爭鳴者之亂道

而誤人也無由面論臨風耿耿公謹想已到彼矣彖趣向意味朋友間少得但意緒頗多支離更與鐫切令稍直截當益長進耳

答石應之

聞新阡尚未得卜想今已有定鄉見說大門上世宅兆之勝今日恐之未易可得蓋地有盡而求者無已若欲立窆等則必求如此之地而後用之則恐無時而已耳熹衰病日益沉痼數日來又加寒熱之證愈覺不可支吾相見無期亦勢應爾不足深念猶恨黨錮之禍四海橫流而

賢者從容其間獨未有以自明者此則拙者坐日視而不瞋之深憂也富貴易得名節難保此雖淺近之言然亦豈可忽哉便中寓此以代面訣

答諸葛誠之

示喻競辯之端三復惘然愚意比來深欲勸同志者兼取兩家之長不可輕相詆訾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論而姑勉力於吾之所急不謂乃以曹表之故反有所激如來喻之云也不敏之故深以自咎然吾人所學與緊著力處正在天理

人欲二者相去之間耳如今所論則彼之因激而起者於二者之間果何處也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豪人欲雜於其間恐決不至如賢者之所疑也義理天下之公而人之所見有未能盡同者正當虛心平氣相與熟講而徐究之以歸於是乃是吾黨之責而向來講論之際見諸賢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厲色忿詞如對仇敵無復長少之節禮遜之容蓋嘗竊笑以為正使真是仇敵亦何至此但觀諸賢之氣方盛未可遽以片辭取

信因默不言至今常不滿也今因來喻輒復陳之不審明者以爲如何耳

答諸葛誠之

所喻子靜不至深諱者不知所諱何事又云銷融其隙者不知隙從何生愚意講論義理只是大家商量尋箇是處初無彼此之間不容更似世俗遮掩回護愛惜人情纔有異同便成嫌隙也如何如何所云麤心害道自知明審深所歎服然不知此心何故麤了恐不可不究其所自來也

答項平父（安世）

示喻此心元是聖賢只要於未發時常常識得已發時常常記得此固持守之要但聖人指示爲學之方周遍詳密不靠一邊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若如今說則只恃一箇敬字更不做集義工夫其德亦孤立而易窮矣須是精粗本末隨處照管不令工夫少有空闕不到之處乃爲善學也此心固是聖賢本領然學未講理未明亦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不可不察識得記得不知所識所記指何物而言若指此心則識者記者復是何物心有二主自相攫拏聖賢之教恐無此法也持守之要大抵只是要得此心常自整頓惺惺了了即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耳愚見如此不知子靜相報如何因風錄示或可以警所不逮也伊川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兩句與從上聖賢相傳指訣如合符契但講學更須寬平其心深沉詳細以究義理要歸處乃爲有補若只草草領略就名數訓詁上著到則不成次第耳

答項平父

所喻曲折及陸國正語三復爽然所警於昏惰者爲厚矣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論却是問學上多了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子細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肯放下而熹自覺雖於義理上不敢亂說却於緊要爲己爲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

答項平父

官期遂滿當復西歸自此益相遠令人作惡也罵坐之說何乃至是吾人爲學別無巧妙不過平心克己爲要耳天民聞又領鄉邑賑貸之役不以世俗好惡少改其度深可敬服朋友論議不同不能下氣虛心以求會歸此深可憂誠之書來言之甚詳已略報之可取一觀此不復云也聞宗卿子靜蹤跡令人太息然世道廢興亦是運數吾人正當勉其在己者以俟之耳不必深憤歎徒傷和氣損學力無益於事也

答項平父

所諭讀書次第甚善但近世學者務反求者便以博觀爲外馳務博觀者又以內省爲隘狹左右佩劒各主一偏而道術分裂不可復合此學者之大病也若謂堯舜以來所謂兢兢業業便只是讀書程課竊恐有一向外馳之病也如此用力略無虛閒意思省察功夫血氣何由可平忿欲何由可弭耶無由而論徒增耿耿耳

答項平父

錄寄啓書尤以愧荷稱許之過皆不敢當但覺雖用兩字著題耳至論爲學次第則更儘有商量大抵人之一心萬理具備若能存得便是聖賢更有何事然聖賢教人所以有許多門路節次而未嘗教人只守此心者蓋爲此心此理雖本完具却爲氣質之稟不能無偏若不講明體察極精極密往往隨其所偏墮於物欲之私而不自知（近世爲此說者觀其言語動作略無毫髮近似聖賢氣象正坐此耳）是以聖賢教人雖以恭敬持守爲先而於其中又必使之卽事卽物考古驗今體會推尋內外參合蓋必如此然後見得此心之眞此理之正而於世間萬事一切言語無不洞然了其白黑大學

所謂知至意誠孟子所謂知言養氣正謂此也若如來諭乃是合下只守此心全不窮理故此心雖似明白然却不能應事此固已失之矣後來知此是病雖欲窮理然又不曾將聖賢細密言語向自己分上精思熟察而便務爲涉獵書史通曉世故之學故於理之精微既不能及又并與向來所守而失之所以倀倀無所依據雖於事常淺近之說亦不能辨而坐爲所惑也夫謂不必先分儒釋者此非實見彼此皆有所當取而不可偏廢也乃是不曾實做自家本分功

夫故亦不能知異端詖淫邪遁之害茫然兩無所見而爲其依違儱侗之說以自欺而欺人耳若使自家日前曾做得窮理功夫此豈難曉之病耶然今所謂心無不體之物物無不至之心又似只是移出向來所守之心便就日間所接事物上比較耳其於古今聖賢指示剖析細密精微之蘊又未嘗入思議也其所是非取舍亦据已見爲定[illegible]以察夫氣稟之偏物欲之蔽而得其本[illegible]理之全耶便謂存誠愈固養氣愈充吾恐[illegible]蔽之未審而自許過高異日忽

逢一夫之說[illegible]乃遷惑而不能自安也中間得某正叫[illegible]似此依違儱侗而自處其高不自知其[illegible]陋[illegible]可憐憫以書告之久不得報恐未必能去此苦口也大學章句一本謾往其言雖淺然路脉不差節序明審便可行用幸試詳之

答項平父

所諭義襲猶未離乎舊見大抵既爲聖賢之學須讀聖賢之書既讀聖賢之書須看得他所說本文上下意義字字融釋無窒礙處方是會得

聖賢立言指趣識得如今爲學功夫固非可以懸空白撰而得之也如孟子答公孫丑問氣一節專以浩然之氣爲主其曰是集義所生者言此氣是積累行義之功而自生於內也其曰非義襲而取之也言此氣非是所行之義潜往掩襲而取之於外也其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者言心有不慊即是不合於義而此氣不生也是豈可得而掩取哉告子乃不知此而以義爲外則其不動心也直彊制之而頑然不動耳非有此氣而自然不動也故又曰我故曰告子未

嘗知義以其外之也然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慊處即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即是不合於義故直以義爲外而不求今人因孟子之言却有見得此意而識義之在內者然又不知心之慊與不慊亦有必待講學省察而後能察其精微者故於學聚問辨之所得皆指爲外而以爲非義之所在遂一切棄置而不爲此與告子之言雖若小異然其實則百步五十步之間耳以此相笑是同浴而譏裸裎也由其所見之偏如此故於義理之精微氣質之偏蔽皆所不察而其

發之暴悍狂率無所不至其所慨然自任以爲義之所在者或未必不出於人欲之私也來喻敬義二字功夫不同固是如此然敬即學之本而窮理乃其事亦不可全作兩截看也洪範皇極一章乃九疇之本不知曾子細看否先儒訓皇極爲大中近聞又有說保極爲存心者其說如何幸推詳之復以見告逐句詳說如注疏然方見所論之得失大抵爲學但能於此等節目處有得十數條通透縝密即見讀書凡例而聖賢傳付不言之妙皆可以漸得之言語之中矣

答項平父

所喻已悉以平父之明敏於此自不應有疑所以未免紛紜却是明敏太過不能深潛密察反復玩味只略見一線路可通便謂理只如此所以爲人所惑虛度光陰也孟子之意須從上文看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此上三句本是說氣下兩句是字與非字爲對襲字與生字爲對其意蓋曰此氣乃集義而自生於中非行義而襲取之於外云爾非謂義不是外襲也今人讀書不子細將聖賢言語都錯看了又復將此草本立一切法橫說竪說誑謼衆生恐其罪不止如范甯之議王弼而已也

答項平父

熹一病四五十日危死者數矣今幸粗有生意然不能飲食其勢亦難扶理杜門屏息聽天所命餘無可言者所幸一生辛苦讀書微細揣摩零碎括剔及此暮年略見從上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枝枝相對葉葉相當無一字無下落處若學者能虛心遜志游泳其間自不患不見

入德門户但相見無期不得面講使平父尚不能無疑於當世諸儒之論此爲恨恨耳

答陳抑之（謙）

熹從士友間得足下之名而願交焉爲日久矣衰病屏伏無從際會每以爲恨而聽於往來之言亦知足下之不鄙我而將有以辱況之也年歲以來私家多故不獲以聲問先自通於隷人茲承枉書感愧亡量顧陳義高遠雖古之賢人君子懼不足以堪足下之意而熹之愚何敢當之以自取笑耶然竊亦嘗有聞於先生長者矣

勤勞半丗汨没於章句訓詁之閒黽勉於規矩繩約之内卒無高奇深眇之見可以驚丗而駭俗者獨幸年來於聖賢遺訓粗若見其坦易明白之不妄而必可行者私竊以爲儻得當丗明達秀穎之士相與講之抑彼之過彊此之不及吾道庶其明且行乎三復來書果若有意於此幸甚幸甚竄伏窮山未知見日繼此書疏之往來猶足以見區區也餘惟藏器勉學慰此遐想

答俞壽翁

太極之書屢所見不同論未易合故久不報又思理之所在終不可以不辨近方以書復之其說甚詳未知彼復以爲如何也極不訓中此義甚的然自先儒失之久矣未必今人之失也德功渾象之說誠如所喻此公好學而病多蓋不專在言語文字之間也來喻有志未勉有見未徹此見賢者自知之明見子靜曾扣之否愚意則以爲且當損去浮華還就自己分上切近著實處用功庶幾自有欲罷不能積累貫通之效若未得下手處恐未免於臆度虛談之弊也

答應仁仲

大學中庸屢改終未能到得無可改處大學近方稍似少病道理最是講論時說得透纔涉紙墨便覺不能及其一二縱說得出亦無精彩以此見聖賢心事今只於紙上看如何見得到底每一念此未嘗不撫卷慨然也

答應仁仲

自幾道來聞欲相訪日佇來音比歸不至深以悵然後得呂子約書乃知已嘗經婺女竟爾相失尤以爲恨歸來乃領向來三月所惠書雖已遠猶足慰意也比日秋冷遠惟德履佳勝熹一出狼狽不可言幾道必已詳言之矣歸來已決杜門之計讀書益有味但祠請專人往期未返未知此事定復何如度亦不出三五日當見果決也甚久欲一見賢者今既不遂因書有以見告者切幸不外啓蒙小學二書偶未有本後便續寄去中庸等書未敢刻聞有盜印者方此追究未定甚以爲撓也因便布此未能盡所欲言正遠珍重

答應仁仲

熹衰病之餘災患復不可堪趙氏聘幣無置之

之所故遣歸之今旣不受未有以處[illegible]來喻納之於壙則今已葬且此間之葬例[illegible]亦時有意外之患欲置少田以給墓户則亦不必如此之多欲以施諸鄉人之爲橋道者則似於義亦無所當反復思之唯有別以它女再結姻好之爲善而家間諸女及孫雖多而年歲無相當者其最長者才十有二耳似此再三籌度皆未有計不知賢者何以教之使於義稍安而無所疑也聞幾道太夫人至爲悲慟變食此意尤不敢忘耳熹出處之計未知所定亦復類此漸中

士友亦頗有知其曲折者要是杜門藏拙爲上計耳

答應仁仲

久不聞問小兒歸被告乃知向來體中嘗不佳證亦不輕又喜只今已漸平復竊計比日起居益快健氣體愈清實也但累年命駕之約未知能復踐言否熹亦益衰精神筋力皆已非復昔時勢亦不能遠適何由一承晤語以遂心期念之令人悢悢不能爲懷也禮書方了得喪禮已前已送致道令與四明一二朋友抄節疏義附入計必轉呈有未安者幸早見教尚及改也湖禮以後黄婿携去廬陵與江右一二朋友成之尚未送來計亦就草藁矣前賢常患儀禮難讀以今觀之只是經不分章記不隨經而注疏各爲一書故使讀者不能遽曉今定此本盡去此諸弊恨不得令韓文公見之也易本義不謂遂達几下舊讀此書每於先儒之說有所不快因以妄意管窺一二亦不自意推尋至此尚恨古書放失聞見單淺今又衰惰不能卒業不知明者何以教之更望詳賜誨諭毋使有待於後世

之子雲也正遠切所以道自重益綏壽祉千萬至望

答應仁仲

久不聞問辱書爲慰信後清和恭惟求志從容尊履多福如聞亦苦目疾莫不至甚妨事否熹則左目全盲右亦漸不見物矣來日幾何學不加益而罪戾日聞未知明者何以警策之也惠許來訪固所幸願顧見屬之意有所不敢承耳何時披晤談此堙鬱更祈珎衛副此真禱

答應仁仲

熹勸講士狀竟煩罷斥杜門念咎畢此餘生爲幸甚矣比來衰悴愈甚支離加以耳重目盲殊費醫治良以爲撓然亦老態之常不足怪也因便草草（向見朋友編春秋例鄙意亦欲如此正如來喻所云也）

熹目盲不能親書所喻編禮如此固佳然却太移動本文恐亦未便耳老病益侵而友朋相望皆在千百里外恐此事不能成爲終身之恨矣向在長沙臨安皆嘗有意欲藉官司之力爲之亦未及開口而罷天於此學如此其厄之何邪可歎可歎

答周叔謹（葉公繼改姓字）

應之甚恨未得相見其爲學規模次第如何近來呂陸門人互相排斥此由各徇所見之偏而不能公天下之心以觀天下之理甚覺不滿人意應之蓋嘗學於兩家不知其於此看得果如何因話扣之因書喻及爲幸也熹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太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功夫覺得胸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着實體察收拾爲要其餘文字且大概諷誦涵養未須大段著力考索也

答周叔謹

叔謹想且留彼應之相聚所講何事文字且虛心平看自有意味勿苦尋支蔓旁生孔穴以汩亂義理之正脉中庸謹思之戒蓋爲此也子約書來說得大段支離要是義理太多信口信筆縱横去得說得轉闊病痛轉深也如所論功夫二字太露之類亦是此樣所云須如顏子方無一毫之非禮此說却是但未知其意向在甚處若云人須以顏子自期不可便謂已至則可若

謂顏子方能至此常人不可學他即大不可想渠必不至此誤但亦只是每事須著一句纏繞今不直截耳公謹來書依舊說得太多更宜省約爲佳也祝汀州已成兄次不知赴官能入山否朝廷方遣使命行經界議鹽法此亦振民瘼弊之秋但恐不免少勞心力耳彦章書來云欲見訪却不見到不知何故所論二人外内之偏信然此等處只是容易窄狹自主張太早了便生出無限病痛耳彼既相信不及勢亦無如之何莫若且就己分上著力之爲急也

答周叔謹

喪禮前書已報大槩適再考儀禮經五服皆有之一在首一在要大小有差斬衰條下傳中已言之故不復言耳要絰之下又有帶斬衰絞帶齊衰布帶是也蓋絰帶以象吉服之大帶此帶則象吉服之革帶但其一端立貫之還以插於要間非齊衰則止用布帶而無要絰也右本在上者齊衰絰之制以麻根處著頭右邊而從額前向左圍向頭後却就右邊元麻根處相接即以麻尾藏在麻根之下麻根搭在麻尾之上綴

殺之有纓者以其加於冠外故須著纓方不脫落也辟領儀禮注云辟領廣四寸則與闊中八寸也兩之為尺六寸與來書所言不同不知何故詳此辟領是有辟積之義雖廣四寸須用布闊四寸長八寸者摺其兩頭令就中相接即方四寸而綴定上邊於領之旁以所摺向裏平面向外如今袑之有褶即所謂辟積也溫公所謂裳前幅作三㡇者是也如此即是一旁用八寸兩旁共尺六寸矣管屨疏屨今不可考今略以輕重推之斬衰用今草鞋齊衰用麻鞋可也麻鞋卒伍所著者

答周叔謹

示喻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為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為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於旦暮而多為說以害之也論語別本未曾改定俟便寄去然且更意就日用處做涵養省察工夫未必不勝讀書也

答周叔謹

所示仁說差勝往時但所引熹說亦有誤字處

恐又錯認了更略契勘為佳然書中所說收拾放心乃是緊切下功夫處講學乃其中之一事今但專一於此下功不須思前算後計較得失講學亦且看直截明白處不要支蔓來書所謂雖若小異然亦不甚相遠者全是子約舊時句法也

答王季和（鉉）

別紙之喻具悉至意嘗謂道之在人初非外鑠而聖賢垂訓又皆懇切明白但能虛心熟讀深味其旨而反之於身必有以信其在我而不容

自己則下學上達自當有所至矣但讀書不可貪多今當且以大學爲先逐段熟讀精思須令了了分明方可改讀後段如此庶易見功久久浹洽通貫則無書不可讀矣

答王季和

來示備悉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觀孔門之教則其所從言之者至爲卑近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而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若其高第弟子多亦僅得其一體矣以夫子之聖諸子之賢其於道之全

體豈不能一一言盡之以相授納而顧爲是拘拘者以狹道之傳畫人之志何哉蓋所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略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跂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鄉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自是而往俛焉孳孳斃而後已而其所造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諸而預期也故夫子嘗謂先難後獲爲仁又以先事後得爲崇德蓋於此小差則心失其正雖有鑽堅仰高之志而反爲謀利計功之私矣仁何自而得德何自而崇哉聊誦所聞以答下問之意至於菴記大字之需則非學之急亦老懶之所不暇也舒大夫向嘗相見於會稽所論未合今想其學益有成矣聞其政亦甚佳有本者固如是也不及爲書因見幸略道意

答傅子淵（夢泉）

荆州云亡忽忽歲晚比又得青田教授陸兄之訃吾道不幸乃至於此每一念之痛恨無窮想平生師資之義尤不能爲懷也所示江陵問答讀之敬夫之聲容怳若相接悲愴之餘警策多矣但其間尚有鄙意所未安者更容熟復續奉報歸納也大抵賢者勇於進道而果於自信未嘗虛心以觀聖賢師友之言而壹取決於胷臆氣象言語只似禪家張皇鬬怒殊無寬平正大沉浸醲郁之意荆州所謂有拈搥竪拂意思者

可謂一言盡之然左右初不領略而渠亦無從語此愚所深恨也德起得賢友益書來甚激昂已報之云更須講學封殖不可專恃此矣

答傅子淵

示喻戰栗之義反復思之終未能曉豈以宰我如此注解便涉支離不能簡易故耶熹看此章只是宰我錯解了故聖人深責之不謂其纔下注解便成支離如來喻之云也細詳來喻是意外生說附會穿鑿有不勝其支離者舉此一端恐區區所見與賢者不同不但此一事也示及得朋進學之盛深慰鄙懷然二包定夫書來皆躐等好高之論殊不可曉顯道本領只是舊聞正苦其未能猛舍不謂已見絶於旦評也

答傅子淵

示喻所以取舍於前日之論者甚悉率爾之言固不能保其無病然道體規模功夫節目只是一理是則俱是非則俱非不容作兩種商量去彼取此也暇日平心定氣試一思之或有以變化氣質而捄一偏之弊則於成已成物之際未必無小補耳

答傅子淵

示喻所得日益高妙非復愚昧所能窺測但願更於小心密察處稍加意焉則所謂主敬窮理者殆亦緝熙光明之所不可已者而初亦不在渙然心喻者之外也包黃諸君各精進捐去舊習甚善但恐似此一向捐虛則又只是改換名目也超宗遠來殊未有以副其意者却似於已分著實處未知用力又與諸兄大相反也已喻其就彼商量雖稍過於簡約亦無害耳

答陳正已（剛）

往歲得呂東萊書盛稱賢者之為人以為十數年來朋友中未始有也以此心願一見而無從得中間聞欲來訪甚以為喜不久乃聞遽遭閔凶深為傷怛繼以未嘗通問不欲遽脩慰禮今者辱書荷意良厚且審秋辰殘暑孝履支福又以為慰示喻為學大致及別紙數條皆已深悉但區區於此有不能無疑者蓋上為靈明之空見所持而不得從事於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之實下為俊傑之豪氣所動而不暇用力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本是以所論皆有厭平實而

趍高妙輕道義而喜功名之心其浮陽動敚意往往發於詞氣之間絕不類聖門學者氣不知向來伯恭亦嘗以是相規否也熹自年十四五時即嘗有志於此中間非不用力而所見終未端的其言雖或誤中要是想像臆度所幸內無空寂之誘外無功利之貪全此純愚以至今日反復舊聞而有得焉乃知明道先生所謂天理二字却是自家帖體出來者眞不妄也沖漠無朕一段恐未可輕議若當此時萬象未具即是上面一截無形無兆後來被人引入途轍矣賢者正作此見何乃遽謂古今無人作此語耶敬以直內近思錄注中別有一語先生指意甚明蓋雖不以爲無然未嘗以爲即與吾之所謂敬以直內者無毫髮之差也許渤爲人不可知其詳語錄中又有一處說其人晨起問人寒暖加減衣服加減一定終日不易即是天資篤厚之人容有不聞陽牕害者非必有寄寂之意而欲其不聞也況此條之下一本注云曷嘗有如此聖人則是先生蓋亦未之許也但歎美其純德與世間一種便儇皎厲之人氣象懸隔亦可尚耳此等皆未可輕易立說詆薄前賢也注疏之學却不須如此主張蘇子由議論自是一偏之說亦何足爲準的也哉董仲舒所立甚高恐未易以世儒詆之今日病痛正爲不曾透得道義功利一重關耳若處置匈奴一節便使從來才智之士如婁敬賈誼亦未免此來諭於此子奪之間不能無高下其手者豈立意之偏而不自覺歟近來浙中怪論蠭起令人憂歎不知伯恭若不死見此以爲如何也

答陳正己

示喻縷縷皆聖賢大業熹何足以知之然亦未得一觀即爲朋友傳玩遂失所在今不復能盡記但覺所論不免將內外本末作兩段事而其輕重緩急又有顛倒舛逆之病究觀底裏恐只是後世一種智力功名之心雖強以聖賢經世之說文之而規模氣象與其所謂存神過化上下同流者大不侔矣若戊子年間所見果與聖賢不異即其所發不應如此以故鄙意於此尤有不能無疑者未得面論徒增耿耿耳

答朱子繹

知讀大學甚善大抵其說雖多多是爲學之題目次第緊要是格物兩字却未曾說著下手處故學者之讀此而不得其要者類如數遺弃之齒而求有獲亦没世窮年而無得矣須著精神領略箇大體規模便尋箇的當下手處著實用功始是會讀大學也

答路德章

所與子約書甚善但謂東萊遺言有涉於經濟維持者別爲一事而異於平日道學之意則恐亦未免有累於東萊也龜山嘗譏王氏之學離

內外判心迹使道常無用於天下而經世之務皆私智之鑿正謂此耳又謂儻遇漢祖唐宗亦須有爭不得且放過處亦是舊時意思尚在方寸之地只有一毫此等見識便是枉尺直尋底根株直須見得正當道理分明不容些兒走作即自然無復此等意思雖欲宛轉回護亦有所不可得矣古之聖賢以枉尺直尋爲大病今日議論乃以枉尺直尋爲根本若果如此即孟子果然迂闊而公孫衍張儀真可謂大丈夫矣德章已見大意自不必如此說因筆及之亦恐餘證未解聊復云云耳儀禮編已收此間朋友亦有能辦此者春秋想亦不暇用工此文字未爲切已然亦可惜中廢但稍減課程令日力有餘不至忙迫即玩索涵養之功不至欠闕矣

答路德章

所喻水到渠成之說意思畢竟在渠上未放水東流時已先作屈曲準備了矣豪釐之差千里之繆孟子程子所以爲有功於天理有力於聖門有德於後學者正在此處不知何故前日直如此看倒了今日雖欲回頭而尚爲舊習所牽

不得自由也

答路德章

奉一日告獲聞安勝爲慰但聞忍窮益堅未有卒歲之計則未能不相爲動心也然詳來喻似所以處者亦有未盡善蓋若謂羞於出入則不應去冬未覺而今夏方覺謂厭請託則此等以義裁之一切不與人自不能相干謂所入不足自資則又將去此而有求其得失既未可期而豐約亦未可料此恐皆非所以決爲去就之實或者但以平日意氣不能俯仰而忽然有所激

觸遂憤然爲此而不暇顧計耳大抵德章平日爲學於文字議論上用功多於性情義理上用功少所以常有憤鬱不平之意見於詞氣容貌之間而所向者無非崎嶇偪仄不可容身之地此在世俗苟且流徇之中觀之固亦足爲高然在吾輩學問義理上看則豈非膏肓深錮之疾而不可以不早治者耶即今且置此勿論而以所喻讀論孟者言之則所謂不愛把來作口頭說話故不敢作問而隤於寡陋者豈亦不爲憤鬱不平之氣所發耶夫學者讀書有疑而不能自決故不得已而不能不問今人無疑而飾問以資談聽者固不足道然遂懲此而不問則未知其果已洞然而無疑耶抑有疑而耻自同於飾問遂欽默以自愚將未至乎有疑而不能問遂發其憤悶肆其忌克而託於不問以自欺也若已洞然而無疑則善矣然非上智之資不能及若不幸而彷彿於後兩者之所謂則吾恐其深有妨於進學而大有害於養心也昨見編集春秋叢嘗奉勸此等得暇爲之不可以此而妨吾涵養之務正爲此爾但當時又見所編功緒

已成精密可愛他人決做不得遂亦心利其成不欲一向說殺以今觀之則所謂爲人謀而不忠者無大於此乃始惕然自悔自咎蓋不獨爲賢者惜之也讀書爲學本以治心今乃不唯不能治之而乃使向外奔馳不得休息以至於反爲之害是豈不爲迷惑之甚乎德章氣節偉然非流輩所可及私心常所愛敬而區區之懷猶有未得盡者每竊以爲愧且恨也因風布問輒盡言之想所樂聞不至以爲罪也

答路德章

示喻縷縷備悉然其大槩皆自怨之詞以此存心亦無感乎德之不進而業之不脩也吾人爲貧只有祿仕一途可以苟活無害於義彼中距臨安不遠豈不能一爲參選計而長此覊旅乎此則未論義理而只以利害計之亦未得爲是也大抵是日前爲學只是讀史傳說世變其治經亦不過是記誦編節向外意多而未嘗反躬內省以究義理之歸故其身心放縱念慮粗淺於自己分上無豪髮得力處此亦從前師友與有責焉而自家受病比之它人尤更重害此又

姿禀不美而無以洗滌變化之罪也今日正當痛自循省向裏消磨庶幾晚節救得一半而一向如此苟簡自恕若不怨天即是尤人殊非平日所望於德章者也來諭每謂熹有相棄之意此亦尤人之論區區所以苦口相告正爲不忍相棄耳若已相棄便可相忘於江湖何至如此忉怛愈增賢者忿懟不平之氣耶只今可且捺下身心除了許多閑說話多方擘畫去參了部授一本等合入差遣歸來討一歇泊處將論語孟子正文端坐熟讀口誦心惟雖已曉得文義亦須逐字忖過洗滌了心肝五臟裏許多忿懥怨毒之氣管取後日須有進步處不但爲今日之路德章而已也向見伯恭說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敢打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閑看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爲變化氣質之法不知平時曾與朋友說及此事否德章從學之久不應不聞如何全不學得此子是可謂不善學矣

答路德章

闕期不遠便可得祿襄陽古郡多前賢遺迹宦游得此亦正自不一惡也示喻爲學功夫果充此言何患不進但讀書亦須隨章逐句子細研窮方見意味若只用麤心但求快意恐終無以滌蕩塵埃剗除鱗甲也直卿在此間以來書所云渠殊不省然聞過則喜吾人正當勉力不須便懷不平之意必求伸己而屈人也踏雪之遊果能踐約幸甚

答康炳道

所論學者之失由其但以致知爲事遂至陷溺此於今日之弊誠若近之然恐所謂致知者正是要就事物上見得本來道理即與今日討論制度較計權術者意思功夫逈然不同若致得吾心本然之知豈復更有所陷溺耶正坐論事而不求理遂至生此病耳熹於此非敢有所與奪但見邪說橫流恐爲吾道之害故不得不極言之信之與否則在乎人焉若既排闢之又假借之則恐其弊將有甚於養虎而遺患者矣然區區於此亦固未嘗有所絕於人而不與其進也彼若幡然覺悟去邪歸正又豈熹之所能拒哉東萊文字須子細編類成編乃可商量但此

事亦不宜甚緩盖人生不堅固若過却眼前諸人即此事無分付處矣

答郭希呂（津）

示喻銘敘此非有所愛但老病心力衰耗不能盡給四方之求不得不自爲性命計耳鄙性拙直向使可爲即已爲之何至今日更煩再喻然後作、耶況今文經一番悲惱尤覺昏憊、決不能辦此且銘重於敘既已作銘若有餘力何惜於、敘而費許多詞說分踈耶誠之若是合下不肯承當即不應爲希呂發書以其所不欲者施於人若以其重而不敢爲則意已任其重者矣渠在今日必不容復有詞也恐此未必誠之之意只是希呂不相亮必欲意自爲之而故爲此說耳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而古之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所以全交千萬深察乎此言憐其衰老勿破已成之例以速其就於死地幸甚幸甚

答郭希呂

知讀論孟不廢甚善且先將正文熟讀就自己分上看更考諸先生說有發明處者傳觀而審取之凡一言一句有益於己者皆當玩味未可便恐路徑支離而謂所有不必講也墓銘之額更著宋字亦佳伯謨必已報去矣大抵石長即以十字爲兩行石短則以九字爲三行隨事之宜可也

答郭希呂

示喻所以居家事長之意甚善甚善此事他人無致力處正唯自勉而已但謂學問大端不敢躐等言之則鄙意有所未曉者夫學問豈以他求不過欲明此理而力行之耳但其功夫所施有序而莫不以愛親敬長爲先非謂學問自是一事可以置之度外而姑從事於孝友之實也故意竊願昆仲相與深察此意而講於所謂學問之大端者以求孝弟之實則閨門之內倫理益正恩義益篤將有不期然而然者矣若以學問爲一大事不可幾及而汲汲然徒弊精神於科舉文字之間乃欲別求一術以爲家庭雍睦悠久之計竊恐天理不明人慾橫生其末流之弊將有不可勝慮不可勝防者不審賢者以爲如何

答鄭希呂

來喻縷縷似未悉前後鄙意者蓋人心有全體運用故學問有全體工夫所謂孝弟乃全體中之一事但比他事爲至大而最急耳固不可謂學者止此一事便了而其餘事可一切棄置而不問也故聖賢教人必以窮理爲先而力行以終之蓋有以明乎此心之全體則孝弟固在其中而他事不在其外孝弟固不容於不勉而他事之緩急本末亦莫不有自然之序苟不明此則爲孝弟者未免出於有意且又未必能盡其理而爲衆事之本根也今以六經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諸書考之可見矣希呂自謂多病故不能精思博學而姑用力於其所及則固已爲自棄而猶可諉曰近本若遂以爲孝弟之外更無學問則其繆見甚矣且誠多病而不能精思博學矣則又曷爲而苦心竭力以從事於科舉之文耶此之不爲而彼之久爲雖曰不厚於利而薄於義吾不信也希呂其更思之書院規摸且隨事隨力爲之却就事實上考察整理方見次第不須如此預先安排記文扁牓尤是外事但

此等意思即見浮淺外馳之驗若於學問全體上切己處用得功夫即氣象自當深厚宏闊矣太極西銘通書各註一本試熟讀而思之亦求理之一端也大抵學者不可有放過處事久之不已雖無緊要功夫亦有得力處也

答鄭希呂

示喻縷縷備悉然所謂收心正心不是要得漠然無思念只是要得常自惺覺思所當思而不悖於義理耳別紙所示看得全未子細更宜加功專看大學首尾通貫都無所疑然後可讀語孟語孟又無所疑然後可讀中庸今大學全未曉了而便兼看中庸用心叢雜如此何由見得詳細耶且更耐煩專一細看爲佳日月易得大事未明甚可懼也

答時子雲

來喻滿紙深所未喻必是當時於此見得太重所以如此執著放捨不下今想未能遽然割棄但請逐日那三五分功夫將古今聖賢之言剖析義利處反復熟讀時時思省義理何自而來利欲何從而有二者於人孰親孰疏孰輕孰重

位不得已孰取孰舍孰緩孰急初看時似無滋味久之須自見得合剖判處則自然放得下矣捨此不務紛紛多言思前筭後矣轉纏縛一生出不得未論小小得失政使一旦便登高科躡顯官又須別有思量擘畫終不暇向此途矣試思之如何向編近思録欲入數段說科舉壞人心術處而伯恭不肯今日乃知此箇病根從彼時便已栽種培養得在心田裏了令人痛恨也

答毛舜卿

示喻功夫次第似覺頭緒太多今且以敬義二

字隨處加功久久自當得力義利之間只得著力分別不當預以難辨爲憂聖門只此便是終身事業亦不須別妄想向上一路也

答王伯豐（洽）

參以三數之也伍以五數之也如云什伍其民如云或相什伍非直爲三與五而已也蓋紀數之法以三數之則遇五而齊以五數之則遇三而會故荀子曰窺敵制變欲伍以參注引韓子曰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又曰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參而

漢書趙廣漢傳亦云參伍其賈以類相準皆其義也易所謂參伍以變者蓋言或以三數而變之或以五數而變之前後多寡更相反覆以不齊而要其齊如河圖洛書大衍之數伏羲文王之卦曆家之日月五星章蔀紀元是皆各爲一法不相依附而不害其相通者也綜字之義沙適得之然錯綜自是兩事錯者雜而互之也綜者條而理之也參伍錯綜又各自是一事參伍所以通之其治之也簡而疏錯綜所以極之其治之也繁而密

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者伏羲畫卦之法也說卦天地定位至坤以藏之以前伏羲所畫八卦之位也帝出乎震以下文王即伏羲已成之卦而推其義類之詞也如卦變圖剛來柔進之類亦是就卦已成後用意推說以此爲自彼卦而來耳非眞先有彼卦而後方有此卦也古注說賁卦自泰卦而來先儒非之以爲乾坤合而爲泰豈有泰復變爲賁之理殊不知若論伏羲畫卦則六十四卦一時俱了雖乾坤亦無能生諸卦之理若如文王孔子之說則縱橫曲直反覆相

生無所不可要在看得活絡無所拘泥則無不通耳

易中先儒舊法皆不可廢但互體五行納甲飛伏之類未及致思耳卦變獨於彖傳之詞有用然舊圖亦未備頃嘗脩定今寫去可就空處填畫卦爻而以彖傳考之則卦所從來皆可見矣然其間亦有一卦從數卦而來者須細考之可以見易中象數無所不通不當如今人之拘滯也

（右・・初・・掛　左・・・・）今於圖中如此添脩當已明白矣

答楊深父

示喻自患柔懦不立而欲務於寬大含容此正以水濟水之謂也前此所以奉告但欲賢者日用之間不昧此心更於應接事物處各求其理之所在則喜怒哀樂自無偏倚而皆中節矣不審賢者以爲如何

答楊深父

所喻諸疑固嘗面論若未能判然莫若條陳所疑章解而句辨之當有所決不可只如此泛論也（略剟如某章某說某句如何當取而不取過處未安太甚三說亦然乃見所疑之實）禮樂刑政之爲教如寒暑生殺之爲歲此何所疑若如來意則道外有物而刑政專出於申商矣此類更宜寬著心胷子細推驗不可只將尋常小小意見窺測也觀橫渠先生論周禮天官處亦可見矣

答汪子卿

一別累年疾病多故不獲以時致問訊第積馳仰正思之來辱手書兩通意厚禮勤有非區區淺陋所敢當者然足以見好學之篤雖老而不忘也信後冬深寒暖不常不審尊候何如伏惟

起處萬福眞犬馬之齒雖在賢者之後然今亦是老境平生爲學非不究心然未有大得力處三復來誨皆其力之所未能及者而何足以少助於高明但荷意之勤亦不敢隱其固陋耳竊味來書所引論語數條言仁甚悉而所論反復亦不爲不詳獨於仁之一字義理意味與其所以用力之方皆未之及豈其於此固有以默契而忘言也耶不然則仁之所以爲仁者初未嘗曉然有見於心而的然有得於己吾恐所謂不違不害者之茫然如捕風繫影之無所措而所

以處夫窮通得喪之際者或未能泰然無所動於其中也長者之明雖不至此然以所謂變通之術者觀之則有以見其未免於彼之重而此之輕也昔子貢無諂無驕之問蓋自以爲至而（夫子以爲未若樂與好禮何哉無諂無驕則尚局於貧富之中樂且好禮則已超然乎貧富之）外也然其所以至此則必嘗有所用其力矣非規規於兩者之間有所校計抑遏而求出於此也又況於自料其必有所不安而預爲變通之計則恐其所立又將出於無諂無驕之下也無疑矣區區鄙意竊願長者於此姑無恤其他而

深探聖賢之言以求仁之所以爲仁者反諸身而實用其力焉則於所以不違不害者皆如有物之可指而窮通得失之變脫然其無與於我矣不識高明以爲如何若有未安幸復見教也

答趙幾道（師淵）

所論時學之弊甚善但所謂冷淡生活者亦恐反遲而禍大耳孟子所以舍申商而距楊墨者正爲此也向來正以吾黨孤弱不欲於中自爲矛盾亦厭繳紛競辯若可羞者故一切容忍不能極論近乃深覺其弊全然不曾略見天理彷彿一味只將私意東作西捺做出許多詖淫邪遁之說又且空腹高心妄自尊大俯視聖賢蔑棄禮法只此一節尤爲學者心術之害故不免直截與之說破渠輩家計已成決不肯舍然此論既明庶幾後來者免墮邪見坑中亦是一事耳

答趙幾道

昔時讀史者不過記其事實摭其詞采以供文字之用而已近世學者頗知其陋則變其法務以考其形勢之利害事情之得失而尤喜稱史

遷之書講說推尊幾以爲賢於夫子寧舍論孟之屬而讀其書然嘗聞其說之一二不過只是戰國以下見識其正當處不過知尊孔氏而亦徒見其表悅其外之文而已其曰折衷於夫子者實未知所折衷也後之爲史者又不及此以故讀史之士多是意思粗淺於義理之精微多不能識而墮於世俗尋常之見以爲雖古聖賢亦不過審於利害之筭而已唯蘇黃門作古史序篇首便言古之聖人其必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

殺於義理大綱領處見得極分明提得極親切雖其下文未能盡善然只此數句已非近世諸儒所能及矣惜其從初爲學功夫本無次序不曾經歷不能見得本末一一諦當只其資質恬靜無他外慕故於此大頭段處窺測得箇影響到此地位正好著力卻便墮落釋老門户中去不能就聖賢指示處立得脩己治人正當規模以見諸事業傳之學者徒然說得此箇意思而其意之所重終止在文字言語之間其徒雖極力推尊之然竟不曾有人能爲拈出此箇話頭

以建立宗旨者亦可恨也其論史遷之失兩句亦切中其膏肓不知近日推尊史記者曾爲略分解否耳今日已作書偶思得此語聊復奉告不審以爲如何也

答劉仲則（棐）

示喻學問之道不專在書冊而在持身接物之間理固如此然便全舍去書冊不復以講學問辨爲事則恐所以持身接物之際未必皆能識其本原而中於幾會此子路人民社稷何必讀書之論所以見惡於聖人也試以治民理事之餘力益取聖賢之言而讀之而思之當自覺有進步處然後知此言之不妄也大學章句一通謾奉致思之地大抵讀書唯虛心專意循次漸進爲可得之如百牢九鼎非可以一嚼而盡其味也

答黃晁仲

所論爲學功夫甚善但若果是見得日用周旋無非至善則亦不必大段著力把捉卻恐迫切而反失之但且悠悠隨其所向便是持守久之純熟自見次第矣讀書且就分明處看覷涵泳

不必過爲考索久之浹洽自然通透也向說小善不足爲重輕非是以小善爲不足爲但謂要識得大體有用功處不專恃此爲本領耳善之所在即當從之固不可以其小而忽之也

答沙縣宋宰（南強）

跧伏山間聽於道塗與凡士友之言具知政績之美竊謂今之爲吏者救過目前不得一意於撫摩之政久矣乃如執事者出乎其間民不告勞而官無廢事是可尚已知聞當路頗已相知更願益修其在我者其實所夫則其聲愈閎將

不可拚政不必有意於其間也

答楊簡卿（迪）

久不聞問辱書審聞新正以來侍奉吉慶爲慰又知已遂書考又得史君薦削尤以爲喜但所論趙帥書在吾友妙年何遽汲汲如此向使前舉未登科不成如今亦要舉狀關陞也平生不敢爲此故亦不欲以此施之於人不喜人宛轉爲人求知故亦不欲作此等書又復思之無以應命但有一言爲贈冀賢者抗志高明有以自拔於流俗乃所望耳井伯雖實相愛然似未知

所以相愛也

答江夢良（史）

示喻學校曲折具悉雅志今時教官能留意如此者誠不易得然更在勉其學業雖未能深解義理且得多讀經史博通古今亦是一事不可只念時文爲目前苟簡之計也

答吳宜之（南）

所論爲學之功若如所言則是大段勇猛精進非復昔人矣然前後屢聞此言而及至相見則生情態庶究然只是舊人元未有毫髮改變則今日之云鄙意固有所未敢信也且不唯所說之病不曾去而省已粗疏發言輕易之病又更增長以此爲學所謂卻行而求前也

答吳宜之

他說紛紜皆是不肯安於義命之意以宜之才氣若稍加靜重潛心向學何所不至今乃一味浮躁自立一種苟簡自恕議論讀之令人腹煩如謂世人習俗薄惡難卒與語而欲委曲開導之竊詳此意恐自未免於薄惡而難與語也今日決意登舟無可言者但願更思此言痛自收

斂猶可救得一半若只如前日意思他時之困當有甚於今日者雖欲悔之不能及也所謂學者舍科舉文字未有可從事者不知此語何爲而發若如鄙意則科舉文字之外學者儘有合用力處此賢者所當深念也

答吳宜之

覩來書所論它人長短得失無不精當但平日所見所以讀書爲學之意處己接物之方則甚有不相似者豈其務外者多而反身或闕耶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願宜之

常思此句念念向裏就切己處做功夫他人之長短得失非吾之所當知也陳公之賢固樂聞之然公私多事何能及此新詩固有佳句然亦非事之急況欲投獻求知於人此鶩外之尤者不可以不戒史論正亦未須遽作且務窮經觀理深自涵養了取自家身分上事爲佳

答吳宜之

承書知已爲入都計今想已到矣但熹身在閩遠豈能爲人宛轉求館求試若能如此則親戚間如黃直卿輩當先爲圖得矣兼平生爲學只

學固窮守道一事朋友所以遠來相問亦正爲此今若曲徇宜之之意相爲經營則是生師之間去仁義而懷利以相接矣豈相尋問學之本意耶

答吳宜之

所喻易說誠是太略然此書體面與它經不同只得如此點掇說過多著言語便說殺了先儒注解非是不好只爲皆墮此病故不滿人意中間便欲稍移經下注文入傳中庶得經文意思更寬而未有功夫到得今病衰如此更有無限

未了底文字恐爲沒身之恨矣

答徐斯遠（文卿）

文叔作縣不作著實工夫狼狽至此如何著力辟置之說臨難苟免尤爲非義如何可萌此意況未有可求處耶子耕得近信否所苦如何想已向安如今後生遲鈍者不濟事其開爽者又多騖於文采子耕近來覺向裏甚可喜也

答徐斯遠

彥章守舊說甚固乃是護惜己見不肯自將來下毒手彈駁如人收得假金不敢試將火煅如

此如何得長進僧家有琉璃瓶子禪之說正謂此耳

答徐斯遠

昌父志操文詞皆非流輩所及至此適值悲撓未能罄竭所懷然大槩亦已言之不過欲其刋落枝葉就日用間深察義理之本然庶幾有所据依以造實地不但爲騷人墨客而已今渠所志雖不止此然猶覺有偏重之意切己處却全未有所安也斯遠亦不可不知此意故此具報幸有以交相警切爲佳耳彥章議論雖有偏滯

不通之病然其意思終是寄褁近實有受用處也

答林昌甫（蕃）

斯遠殊可念吾人當此境界只有固窮兩字是著力處如其不然即墮坑落塹無有是處矣尤是文士巧於言語爲人所說易入邪徑如近世陳無已之不見章雷州呂居仁之不答梁師成蓋絕無而僅有之爲可貴也

答徐彥章

承喻諄複益見精詣鄙意竊謂未發之前固不可謂之無物但便謂情性無二更無虛靜時節則不可耳蓋未發之前萬理皆具然乃虛中之實靜中之動渾然未有形影著莫故謂之中及其已發然後所具之實理乃行乎動者之中耳來喻本欲自拔於異端然却有侵過界分處而主張太過氣象急迫無沈浸醲郁之味尤非小失願且寬平其心涵泳此理而徐剖析於毫釐之際然後乃爲真知儒佛之邪正不必如是之迫切也前日見論語說中破伊川先生孝悌爲仁之本之說此正是於情性之際未能分別恐

當更加玩味未可卒然立論輕詆前賢也致中和一節亦告深思毋以先入之說爲主甚幸甚幸

答徐彥章

示喻主善之云甚佳但善中有動靜二者相對而言則靜者爲主而動者爲客此天地陰陽自然之理不可以寂滅之嫌而廢也更望虛心平氣徐以思之久必有合矣若固執舊聞舉一廢百懼非所以進於日新也

答徐彥章

熹前日拜狀而還信已行遂不得附深負不敏之愧兩日偶看經說有疑義數條別紙奉扣并前書送令郎處尋便附致幸反復之使得以發恩爲望說中中和動靜尤是大義此處一差非唯錯會經旨且於道體便不分明而日用工夫常有急迫之意無深沉安靜氣象恐不可草草放過也

答徐彥章（論經說所疑）

純於善而無間斷之謂一此語甚善但所論老釋之病體用之說則恐未然蓋老釋之病在於

彖曰反復其道當連下句

日月寒暑晦明可言反復死無復生之理今作一例推說恐墮於釋氏輪廻之論

天地之心與赤子之心恐更有商量（程子與呂與叔問答可見請試詳之）

中行獨復合內外之道以下未曉其說恐是牽誤不然則爲說太高交之時義學之等級似皆未契

一陽來復與雷在地中只是一義蓋陽生於閉藏之中至微而未可有爲之時也今曰不拘乎一則以二者各爲一義矣恐未安也

然必有事焉此句本承時習謹獨即所謂有事今乃中間下一然字則似以事字爲工夫之條目矣恐或未然孟子說中已別論矣

不勉而中之中以未發言恐未安此中字却是發而無過不及之中聖人之心當發而發不待著力而自無過與不及之差非謂不待著力而常不發也誠由動言亦未安謂未動之時未嘗有誠可乎

中者無過不及之謂又曰和者中之異名若就

厭動而求靜有體而無用耳至於分別體用乃物理之固然非彼之私言也求之吾書雖無體用之云然其曰寂然而未發者固體之謂也其曰感通而方發者固用之謂也且今之所謂一者其間固有動靜之殊則亦豈能無體用之分哉非曰純於善而無間斷則遂晝度夜思無一息之暫停也彼其外物不接內欲不萌之際心體湛然萬理皆備是乃所以爲純於善而無間斷之本也今不察此而又不能廢夫寂然不動之說顧獨牴老釋以寂然爲宗無乃自相矛盾

邪大抵老釋說於靜而欲無天下之動是猶常寐不覺而棄有用於無用聖賢固弗爲也今說於動而欲無天下之靜是猶常行不止雖勞而不得息聖賢亦弗能也蓋其失雖有彼此之殊其倚於一偏而非天下之正理則一而已嗚呼學者能知一陰一陽一動一靜之可以相勝而不能相無又知靜者爲主而動者爲客焉則庶乎其不昧於道體而日用之間有以用其力耳

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七世之廟萬夫之長說皆未安

已發處言則可蓋所謂時中也若就未發處言之則中只是未有偏倚之意亦與和字地位不同矣未發只是未應物時雖市井販夫厮役賤隸亦不無此等時節如何諱得方此之時固未有物欲泥沙之汨然發而中節則雖應於物亦未嘗有所汨直是發不中節方有所汨若謂未汨時全是未發已汨後便是已發即喜怒哀樂之發永無中節之時矣恐不然也於本有操持涵養之功便是靜中工夫所謂靜必有事者固未嘗有所動也但當動不動動必中節非如釋

氏之務於常寂耳

尊德性以下皆至德之方語似未瑩大抵發育峻極三千三百皆至道其人則至德之人也此五句皆所以修至德而凝至道也尊德性所以充其發育峻極之大道問學所以盡其三千三百之小下句放此以其大小兼該精粗不二故居上居下有道無道無所不宜非止為知禮也

中庸二字各有所主以為異名亦未安也

明道中庸說問之前輩乃呂與叔後來傳者之誤也

天地之大以下所說與上文不連貫鑿著也謂與察於人倫之察同亦未安鳶飛魚躍咸其自爾將誰使察之耶有察之者便不活潑潑地矣

所求乎子（句）以事父未能也（句）主意立文皆與大學絜矩一節相似人多誤讀今詳來說似亦可疑

明則動動以下當從程子說皆以他人而言孟子在下位一章全用中庸語其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即謂此也

大哉聖人之道以下至其此之謂歟別是一章知化育不必言如乾知太始之知

反古之道以下文考之非不師古之謂也三重當從呂氏說下焉者若謂衰周以下恐當善字不得須別有說矣

孟子之不動心當從程子能無畏難而動其心乎之說則一章之指首尾貫通矣丑非疑孟子以得位為樂而動其心故孟子所答之意亦不為此詳味可見矣

量敵慮勝是孟施舍識亡人不能無懼之言

縮直也儀禮禮記多有此字每與衡字作對下文直養之說蓋本於此乃一章大指所繫不可失也

必有事焉如言有事于上帝有事於顓臾之類非是用力之地乃言須當用力也正者等待期望之意與春秋傳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之正同古注以望字釋之是也忘者失其所有事助長者望之不至而作爲奮迅以增益之也

告子論性五說是同是別生之謂性其義如何

七月一詩而備三體乃鄭氏不達周禮籥章之義而生此鑿說不足據信今考周禮不遺餘力而反信此何耶

關雎之淑女以指嬪御恐非詩意

中即和也和即中也此語已辨於前恐更須子細不可如此草略說過分體用者未必誤學者却恐爲此說者能自誤耳

皇極立之於此四方之所取正此說甚善但不知所謂絜矩者其義云何據此皇極與所惡於上無以使下一節之意似不同也

答包定之

近聞永嘉有回祿之災高居不至驚恐否講習家庭得以從事於孝恭友弟之實非行思坐誦空言之比也然探索涵泳又不可廢不審所讀何書更能溫習論語并觀孟子尚書之屬反復諷誦於明白易曉處直截理會爲佳切忌穿鑿屈曲纏繞也陳國錄徐太丞諸公曾相見否亦頗得同志相與切磋否此間今年朋友往來不定講學殊無頭緒甚思定之用意精密不易得也千萬勉旃以慰遠懷

答包定之

中庸實未易讀更且虛心玩味久當自得大抵其說雖無所不包然其用力之端只在明善謹獨所謂明善又不過思慮應接之間辨其孰爲公私邪正而已此窮理之實也若於此草草放過則亦無所用其存養之力矣若更如此用力必自見得其它文義意指有合商量處便中却可垂喻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五十四

朱文公文集第五十四卷後

考異

答項平父又復將此草本（復一作便）

閣中八寸也（一無也字）

答傅子淵前日之論（前日一作日前）

答布呂性命訃耳（命下一有之字）

答徐斯遠却全未有所安（却一作都）

答徐彥章操持涵養（一作涵養操持）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五十五

書（知舊門人問答）

答潘謙之（柄）

所喻心性分別不知後來見得如何性只是理情是流出運用處心之知覺即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以智言之所以知是非之理則智也性也所以知是非而是非之者情也具此理而覺其爲是非者心也此處分別只在毫釐之間精以察之乃可見耳愛恭宜別喜怒哀樂皆情也以前說推之可以三隅反矣看論語只看集注涵泳自有味集義或問不必句句理會却看一經一史推廣此意尤佳

答潘謙之

所示問目如伊川亦有時教人靜坐然孔孟以上却無此說要須從上推尋見得靜坐與觀理兩不相妨乃爲的當爾易說大槩得之但一陰生之卦本取一陰而遇五陽之義今如此說亦佳但更須子細看不知能兼此兩意否萃卦三句是占詞非發明萃辭之意也此此是諸儒說易之大病非聖人係辭焉而明吉凶之意卜円之

吉占特於巽之六四言之此等處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只得虛心玩味闕其所疑不可強穿鑿也成性成之者性成字義同而用異成性是巳成之性如言成説成法成德成事之類成之者性是成就之意如言成巳成物之類神之所爲與祐神同與神德行之神小異法象變通如此説亦得但不免微有牽合之病耳近日別看甚文字有疑幸語及也

答潘謙之

孟子首數篇與齊梁君語大抵皆爲國治民

之事特患學者不能用之耳即義利之對而定所趨充易牛之心以廣其善端閨門之內妻子臣妾皆有以察其溫飽均其勞佚而無尊賤之倂焉亦與民同樂之意又何往而非切身之事哉

所論孟子書首若能如此推類反求固不害爲切巳但初學者便教如此看却又添了一重事不若且依本文看逐處各自見箇道理久久自然通貫不須如此費力也

樂天畏天不同以仁者而居小國固不免爲智者之事使智者而居大國則未必能爲仁者之舉何者智者分別曲直未必能容忍而不與之較如仁者之爲也

得之

禹稷顏子時不同而出處不同乃義之宜伯夷伊尹時同而出處異一是則一非一善則一惡孟子何以皆謂之聖人耶

謂伯夷伊尹所爲爲非恐未安

許行欲君民並耕則於人無貴賤之別欲市價不貳則於物無貴賤之差事雖異而意則同

孟子因齊王易牛以發其不忍之心因夷之

厚葬其親以箴其兼愛之失皆因其發見處以啓之

得之

伊川云養志莫如敬以直內此是就未發上説孟子所謂自反而縮以直養而無害集義所生皆指事而言就巳發上説孟子方辨告子故專救其偏

孟子論養氣只合就巳發處説程子説養志自是當就未發處説各是一義自不妨內外之交養不可説孟子爲救告子義外之失而姑爲此言也

恐大人所以為大人者不過不失其赤子之心而已

論赤子之心恐未然若大人只是守箇赤子之心則於窮理應事皆有所妨矣

王子墊以人之為士下既不為農工商之事上又未有鄉大夫之職故疑其若無所事者

孟子言士雖未得位以行道而其志之所尚則有仁義焉

尚志之說甚善志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同蓋未見於所行而方見於所存也

說大人則藐之蓋主於說而言如曰見大人則藐之則失之矣

得之

於不可已而已一節以仁言於所厚者薄一節以義言夫不可已而已當厚而薄則怠惰自私而無力行篤義之心而失之不及矣或有發憤勇進者則又失之助長迨夫意氣一衰則私心邪念潰出而不可遏此又失之太過也

仁義之說未是進銳退速之說亦未精切蓋其病正在意氣方盛之時已有易衰之勢不待意氣已衰之後然後見其失也

盡心第一章游氏以知天為造其理事天為履其事固善矣然夭壽不貳一節又乃承上二節而言上乃知而行之此乃守而不變游氏之說恐未當

夭壽不貳亦是知天之效但游氏說得下句太輕耳

或問中以楊氏所識王氏之失為非是柄鑿以高明之與中庸雖非二物然細分之亦不為無別中庸者理之所當然也高明者理之所以然也聖人處己應物固無二道然處己而盡其理之當然者所以為中庸也知處己所以當然之理則高明也應物而盡其理之當然者所以為中庸也知應物所以當然之理則高明也王氏判而為二固非矣而楊氏又渾然無所區別則亦不察中庸高明所以得名之實也其曰智不足以致知明不足以盡誠者其意蓋以智為高明誠為中庸但明字與誠字不類而反與上句所謂智者為一律豈牽於自明而誠之語而誤乎若如其意竊欲易曰知不足以致知誠不足以力行惟

不足以致知故以高明為淵深微妙而非局於一事為之末而不知高明所以為中庸惟誠不足以力行故以中庸為出於人力之所勉強而非天理之自然而不知中庸所以為

高明此則王氏受病之處

高明是說中心所存不為物欲之所累處非指理而言也

首章明道第四說云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似以孟子所言為氣稟之性若以為氣稟之性則固有善惡矣不得專謂之善也以下文水流之喻觀之則又似以氣稟本善發而後有善惡也使氣稟皆善則所發之惡何自來哉

孟子所言不是氣稟之性但是性自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只說箇善字所謂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者正謂此也

橫渠冰水疑釋之喻似亦無害但以受光照納為言則幾於釋氏所謂一靈真性者矣其所謂未嘗無者豈以其[redacted]之中實無一物之不具耶此則心之知覺而非性之實體也

既如此說即是有害矣

舜察邇言所以無智者之過蓋智者之過常在於鶩高遠而厭卑近也

舜之智不過非獨為此一事須以全章體之

舜隱惡而揚善聽言之道當如此蓋不隱其惡則人將恥而不言矣後之當進賢退不肖之任者亦以隱惡揚善盜兼包并容之名是不知隱惡揚善之義也

隱惡揚善不為進賢退不肖言乃為受言擇善者發也

和而不流則非不恭之和中而不倚則非執一之中中和而不流不倚者擇之精有道而不變者守之固擇之精則不患乎道之難明守之固則不患乎道之不行能勉乎此則無賢智之過矣章句中謂四者各有次序不知如何豈不流尚易而不倚為難如富而無驕易貧而無怨難乎

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須就強字上看如此說無功夫矣

武王周公之所以為達孝者柄竊以為舜之

大孝所遺之至不幸也文王之無憂所遺之至幸也至幸與至不幸皆不可以為常惟武王周公之孝而天下通行之孝也

恐無此意

章句中以學知利行為仁困知勉行為勇竊恐未盡乎仁勇之德也夫仁者安仁固不容以利行為言知仁勇皆謂之達德則勇固通上下而言也不可專以困知勉行者目之以柄觀之三知三行云者所以總言達道達德之在人其氣質雖有不同而及其至之則一也三近云者言人未至乎達德而求至之者其用功當如是也殴不必以三知三行分知仁勇如何

此等處且虛心看到並行不悖處乃佳

敬大臣則不眩章句中以為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則不眩也柄竊覲下文官盛任使之意似以為不使之役役於細事乃所以敬之也惟其不役役於細事故其精神暇逸不至昏眩而迷於大體也

不然

二十七章既言大哉聖人之道矣而後以優優大哉冠於禮儀之上者蓋言道體之大散於禮儀之末者如此

得之

二十四章成己仁也成物智也以柄觀之論語以學不厭為智誨不倦為仁又與此相反且學不厭與成己雖皆在己之事然一則學以明其理一則實體是理於吾身一知一仁猶可言也若夫成物乃仁之事何所與於智而歸之耶

若非有智何以成物

二十章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夫子非使後人不得復古也但以為生於春秋之世既無得位之理徒欲以匹夫之微而復古之道則不可耳使得時得位何不可者

反古之道連上文愚賤說

前輩多以夫子損益四代之制以告顏子而又曰吾從周其說似相牴牾者然以二十八章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之意觀之則

子之從周特以當時所用而不得不從耳非以爲當盡從周若答爲邦之問乃其素志耳

得之

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世猶言世上也法是法度則是準則有可跂之實故言法言未見於行事故以其言爲準而行之也

得之

答楊至之（至）

所喻詩序既不曾習詩何緣便理會得只今且看四子書後所題依其次序用心講究入得門户立得根本然後熟讀一經子細理會有疑即思不通方問庶有進處若只如此泛泛揭過便容易生說雖說得是亦不濟事况全未有交涉乎所說易傳恐亦方是見得皮膚如何便說得易之大全無餘蘊矣向嘗面說至之有膚淺之病不知曾究其所以然而加濬治之功否後之歸來春後曾復來否子順子能爲學復如何彼中朋友後之講論可師叔子得守可法諸友若能頻與切磋必有益也漳州朱飛卿近到此病

作未得細講陳淳者書來甚進異日未可量也

答楊至之

率性之說大概得之然亦有未精密處

修道之教當屬何處亦出乎天耳

君子中庸章二文字不用亦可但恐讀者不覺故特下此字要得分明耳

人皆曰予知一條說得是中庸不可能一條亦然然三者亦是就知仁勇上說來蓋賢者過之之事只知就其所長處著力做去而不知擇乎中庸耳

中立不倚之說當於或問中發之

素隱行怪一章文義極分明如何看不破聖人之言固渾然其中自有條理毫髮不可差非如今人鶻圇儱侗無分別也

及其至也或問中已如此說足以相發明侯氏之說如何是非令體中之不能者更請子細看

未能一焉固是謙辭然亦可見聖人之心有未滿處各見一義自不相妨也況此兩章正相連如何見得不是一意

不見不聞此正指隱處如前後章只舉費以明

隱也

進德次第甚明不須疑著柔遠人亦然

物之終始或問說得極分明請更詳之不須便立異議也

上焉者上天下者其上不容有人故只得以時言之上文極分明矣

代明之說細碎無理

答李守約（閎祖）

讀書之法無他唯是篤志虛心反復詳玩爲有功耳近見學者多是率然穿鑿便爲定論或即

他所傳聞不復稽考所以日誦聖賢之書而不識聖賢之意其所誦說只是據自家見識撰成耳如此豈復能有長進前輩蓋有親見有道而其所論終不免背馳處者想亦正坐此耳所說持敬工夫恐不必如此徒自紛擾反成坐馳但只大綱收斂勿令放逸到窮理精後自然思慮不至妄動凡所營爲無非正理則亦何必兀然靜坐然後爲持敬哉

答李守約

所示課程及日用功夫甚善但有疑難當識以

像問然亦不可不時時提起閑看儻或相值殊勝問而後通也

答李守約

克己復禮爲仁曾子言容貌顏色辭氣而其要在動正出之際

大抵得之但曾子之語功夫更在三字之前此特語其効驗處耳

自古皆有死集註云無信則雖生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爲安恐語有未瑩

安字極有味更宜玩之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程子曰便見聖人與仲弓用心之小大謂仲弓爲蔽於小則可若曰仲弓必欲舉賢之權皆出於己有若要譽而市恩者則恐仲弓之賢未必至是

程子之意固非謂仲弓有固權市恩之意而至於喪邦但一蔽於小則其害有時而至此亦不爲難矣故極言之以警學者用心之私也

衛君待子而爲政胡氏所謂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於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於名正矣然孔子之於衛重非山臣親非貴戚之

御則恐衛君之未能安已以聽之也

胡氏之言乃聖人大用之全體但其間曲折之微聖人須更有隨宜裁處處不患其不從也若但令出從蒯聵爲輒之私計則可其如衛國何哉程子論請討陳常處云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此可見聖人之用矣

衛公子荆善居室

言居室則似是處家之意

定公問一言可以興邦舊點言不可以若是爲句今以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作一句不識別有微意否

如集注說恐二字亦自相應以若是絶句恐不詞也

夫子不荅南宮适

适雖非問然其言可取則亦不應全然不答疑其實有貶當世而尊夫子之意夫子不欲承當故不答耳

管仲奪伯氏駢邑

亦嘗疑蘇說少異然牽於愛而存之此但當用吳氏說引荀子以證之可也

避地避世避色避言

所遇不同固有未及徵於色而已發於聲者矣

閔祖比會江西一士人謂太極圖主靜之論乃出於老氏之說

江西士人大抵皆對塔說相輪之論未嘗以身體之故敢如此無忌憚而易其言耳

敬齋箴云須臾有間毫釐有差

須臾之間以時言毫釐之差以事言皆謂失其敬耳非兩事也

十月未嘗無陽之說發明程子之所未盡至爲明白

此理分明列莊之徒蓋已窺見之矣故有密移之說

答李守約

三詩甚善然爲學當以修身窮理爲急不患不能此也師禮自度未有以大爲朋友之益故不敢當來喻似未悉鄙懷也

答李守約

示喻爲學之病此非他人所能與直須痛自循省勇猛奮發方有下工夫處若只如此悠悠恐無入德之期也

答李守約

所喻春秋難讀固然大抵今所可見者但程先生所謂大義數十炳如日星然亦時有所謂隱之於心而未能愜當者況其精微之意乎此須異時別商量也集古後錄甚荷留念但向見傳漕處本中有一跋古鍾鼎帖銘載程伯壽說或分一字作兩三字或合兩三字爲一字者甚有理後來見尤延之說常州有葛子平推此說以讀尚書甚有功以是常欲得之而悔當時不及傳錄今此本乃無之不知何故試煩更爲尋訪

恐有別本只爲檢此一段來也

答李守約

熹目益盲而中庸未了數日來不免力疾整頓一過勢須作三書章句或問粗定但集略覺得尚有未全備處今併附去煩子細爲看過記辯併往冊頭有小例子可見去取之意但覺刪去太多恐有可更補者可爲補之或有大字合改作小字小字合改作大字者煩悉正之早遣一介示及爲佳章句或問中有可商量處幷喻及

答李守約

中庸看得甚精章句大槩已改定多如所論但致中和處舊來看得皆未盡要須兼表裏而言如致中則欲其無少偏倚而又能守之不失致和則欲其無少差繆而又能無適不然乃爲盡其意耳蓋致中如射者之中紅心而極其中致和如射者之中角花而極其中又所發皆中無所間斷近來看得此意稍精舊說却不及此也

答李守約

熹向來所苦只是勞心所致尋以般移應接內外勞擾遂不寧而愈乃知君逸臣勞眞養生之要訣也

答李守約

所喻庶母之名亦未正庶母自謂父妾生子者士服緦麻而大夫無服若母則儀禮有公子爲其母之文今令甲其下亦明有注字曰謂生已者則是不問父妻父妾而皆得母名矣故注中則有嫡母之文又以明此生已者之正爲母也至如封敘封贈亦但謂之所生母而不謂之庶母也通典之說未暇檢但以公子爲母練冠麻衣既葬除之爲比則承宗廟社稷之重者恐不

得爲父所生之祖者毋持重矣更俟病間續致奉報數日因人説琴譜爲考之頗有條理然不能琴不識其聲但以文字求之恐未必是亦須面論

答李守約

所問喪禮久以病勢侵迫無復心情可以及此又見所説皆已失其大體而區區於其小節若隨宜區處則恐亦自失其正而陷於以禮許人之罪故一向因循不能奉報今又承專人以來不免以屬劉用之令其條析具如別紙又不知

能行否也大率平日見得賢者鄉學之意雖力而終不免多有世俗之心凡事必生死轉回護遮前掩後之意常不快意今乃悉見於此蓋其處已處人無不然者不知亦嘗内省及此否耶

答李守約

王子合過此説失解曲折甚以爲恨此等事遲速自有時節若斷置得下則自與我不相干矣上蔡於此發明甚有力正好於實地上驗之也前書所問誠字之説大槩已得之禽獸於義禮上有見得處亦自氣禀中來如飢食渴飲趨利

避害之類而已只爲昏愚故上之不能覺知而下亦不能作僞來喻上文蓋已言之不知如何又却更疑著也大中之説不記向來所論首尾此亦只是無事之時涵養本原便是全體隨事應接各得其所便是時中養到極中而不失處便是致中推到時中而不差處便是致和不可説學者方能盡得一事一物之中直到聖人地位方能盡得大中之全體也仁包五常之説已與令裕言之大抵如今朋友就文義上説如守約儘説得去只恐未曾反身眞箇識得故無田

地可以立脚只成閑話不濟事耳

答李守約

前日所喻舉世皆謂當然者亦皆敢以爲不然但恐禍福之來亦有定分非智力所能免不欲枉作此怨怨耳若謂與時消息閔逝行而不悖也

答李守約（一本作答李勝可）

所論克復工夫甚簡潔知用心之精切也但依此用力更加講學之功則必有所至矣前所寄者今答于後史論大槩亦甚正也

好仁惡不仁章某竊觀之人之姿禀固有偏重如此如顔孟之事亦可見矣顔子嫉惡不仁之事罕見於經可謂好仁者於孟子則辨數不仁者之情狀無一毫少貸可謂惡不仁者

此說得之

斯仁至矣至若來至之意

昔者亡之今忽在此如自外而至耳如易言來復實非自外而來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正之爲言猶有待乎用力之意非如動容貌出辭氣文意自然

言君子所貴於道者在此三事而籩豆之事則其所賤也動出非是全不用力正亦非是大段用力

惟正之而非僞飾所以爲可貴耳更詳集注以解經文自見曲折

驕吝章集註曰驕矜誇吝鄙吝某竊思之似謂誇其有於己驕也不以其有與人吝也然又載程子之言曰驕氣盈吝氣歉夫自以爲有餘則氣盈自以爲不足則氣歉似於集注之說不同

吝之所有乃驕之所恃也故驕而不吝無以保其驕吝而不驕無所用其吝此盈於虛者所以必歉於實而歉於實者所以必盈於虛也

執御章集註謂然則吾當執御矣則以爲夫子負執御至於末後載尹氏之說曰吾將執御矣則以爲夫子之設詞某竊以後說於上下文意爲順

黨人之稱孔子如此不知孔子當以嘗執賤事告人而辭其無所成名之大耶當故爲自屈之詞以顯其所稱之失耶二者氣象之大小必有能辨之者

沽之哉哉之爲義以常例言之則爲疑辭集注直曰固當賣之而不以爲疑詞何也

哉本歎辭其或爲疑辭者亦歎以疑之也此言沽之哉而繼以待價則不得爲疑辭矣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伊川曰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求焉集注不取何也

有字與與字相應若爲不與求則有當作得矣恐不然也

不忮不求不嫉人之有故無害人之心此之謂不忮不耻己之無故無貪欲之心此之謂不求則是以一人而兼二病然末後載呂氏說曰貧與富交強者必忮弱者必求似非此意而於本文不明如何

不嫉人之有不耻己之無正是呂氏意不知更

有何疑更詳言之
不得其醬不食醬者當是鮓醢之物
如魚膾不得芥醬麋腥不得醢醬則不食謂其
不備或傷人也
孟子口之於味章言人之性命有此二端自
口之嗜味以至四體之嗜安逸形氣之性君
子有弗性焉自仁之於父子以至聖人之於
天道道義之性君子性之猶舜所謂人心道
心之在人特要精別而力行之耳
看得儘好

答李時可
中庸非自成己而已也章求之章句曰誠雖
所以自成然在我者無僞則自然及物矣蓋
仁皆性之德故在內外無二道所以時措之
而各得其宜也審如是說則是以仁知為合
內外二道而非以誠為合內外之道恐於合
字有疑
唯誠為能盡仁知之德而合內外之道章句語
有未瑩處耳
中庸不見而章章求之章句則曰不見而

以配地言不動而變以配天言何也且觀上
下文雖先言博厚次言高明先言配地後言
配天然繼此而論天地山川則又以天為稱
者是參錯綜而言之耳不必以地為先也
此等處不須深求只是隨文贊嘆大略看過可也
中庸喜怒哀樂未發謂已中正萬物育焉竊
謂中也者言性之體也此屬天命之謂性和
也者言道之用也此屬率性之謂道致中和
者言敎之推也此屬脩道之謂敎伏讀章句
或問則致中和專言自己之事恐欠推以及

人敎句（已字疑之字誤正字疑止字誤）
說曰天下之大本天下之達道則只是此箇中
和便總攝了天地萬物不須說推以及乎人也
前章今承先生曲賜指教思之大槩有二說
能推致中和之極而又得時得位以行之則
道民以德齊民以禮以吾之先知覺彼之後
知以吾之先覺覺彼之後覺使中和之化浹
于天下然後中道之所感格天地以位萬物
以育此以事言者也雖不得位以行之而既
以全大中之極致即天地之所以定位者也

既已全至和之極致即萬物之所以育者也

此以理言之也

所論中和兩段大意皆是但前段說得新民意思大多致和處猶可如此說若致中却如何得天下之人皆如吾之寂然不動而純亦不已耶只是自家有些小本領方致得和然後推以及人使人觀感而化而動天地感鬼神耳自其已成而論之則見天地之位本於致中萬物之育本於致和各有脉絡潛相灌輸而不可亂耳

誠者物之終始章云云

凡有一物則其成也必有所始其壞也必有所終而其所以始者實理之至而向於有也其所以終者實理之盡而向於無也若無是理則亦無是物矣此誠所以爲物之終始而人心不誠則雖有所爲皆如無有也蓋始而未誠則事之始非始而誠至之後其事方始終而不誠則事之終非終而誠盡之時其事已終若自始至終皆無誠心則徹頭徹尾皆爲虗僞又豈復有物之可言哉此即向來所說之意但章句或問說得都不分明故讀者不能曉今得時可反復闡

辨方說得到次第兩處皆須更定此可并以示守約也

答李時可

所喻子文事大槩得之但專以愛言似未盡耳嘗聞延平先生說三仁事云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此語推之則子文合下便有未仁處不待語其愛之不廣然後知其未仁也三仁之心只欲紂改過而圖存比干之殺身蓋非得已箕子亦偶未見殺耳非有意於爲奴也事勢既爾微子自是只得全身以存先王之祀皆理不

得不然者使其先有殺身強諫之心則亦不得爲仁人矣

答李時可

示喻執中之說程先生云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明此中字無過不及之中初非未發之中也向於中庸章句序中曾發此義今謾錄去

答李時可

所論大學之要甚善但定靜只是知止之効不須言養之以定靜又別做一項工夫也所引孟

敬子章集注中語有餘云者恐是有素豈印本之誤耶然莊敬誠實涵養亦非動容貌正顏色出詞氣之外別有一段工夫只是就此持守著力至其積久純熟乃能有此効而不費力耳魯秉周禮蓋於是時地醜德齊之中猶能守得舊日禮樂文章耳若三綱九法之亡則當時諸侯之國蓋莫不然亦非獨魯之責也

答李時可

諸家說見今方尋檢元祐說命無逸講義及晁以道葛子平程泰之吳仁傑數書先附去可便

參訂序次當以注疏爲先疏節其要者以後只以時世爲先後可也西山間有發明經旨處固當附本文之下其統論即附篇末也記得其數條理會點句及正多方多士兩篇可併攷之

答李時可

所寄堯典以日視頗艱又有他冗未暇討究已付諸朋友看必俟其看了却商量也書序不須引冠篇首但諸家所解却有相接續處恐當作注字附于篇目之下或低一字作傳寫而於首篇明著其繆亦可但恐諸家先無此說即且闕之以俟書成別加訂正也王氏書義序中明言其雱說然荆公奏議却云一一皆經臣手今但以序爲正可也餘未報者併俟後信

答李時可

所喻固知孝思之切於此不能自已者然風色如此不論他人雖賢昆仲寧能保其不漏露於三族之間耶此須他日面見子細商量亦未爲晚但恐衰朽風燭不定則是天之命也亦無可奈何矣書說緣此間禮書未了日逐更無餘功可及他事只略看得禹貢如冀州分爲三段頗

有條理易照管而諸州皆只作一段則太闊遠而叢雜矣恐皆合依冀州例而逐句之下次注其人曰某地在某州某縣其古今州縣名不同有複見者亦並存之以備參考段後低一字大書右某州第幾節以圈隔斷而先儒有辨論通說處即亦大字附於其下（如論于河逆九江等與今所取程說只有辨而無解大是欠闕須更子細補說）若今日自有所疑有所斷則更低一字寫之（如論沿系及汳恐晁說爲是其說周草章程泰之說著力說然亦不通蓄梁山在同州近河猶可言河流波及若岐山則在今鳳翔府自京兆府西去猶有六七百里據地里圖可見其地勢之高且遠河水何由可及耶此類須截其本說而斷以非是則讀

（者體然矣）如無此兩項則各留一二行空紙以俟恐後有補入者其導山處須以四列爲四段導水則一水爲一段段後亦如前例云右導山第幾節右導水第幾節其通論疑斷亦如之如此則庶幾易看矣所寄冊子今却封還請依此格目作一草卷便中寄及也

答劉定夫

所喻爲學之意甚善然說話亦已太多鄙意且要得學者息却許多狂妄身心除却許多閑雜說話著實讀書初時儘且尋行數墨久之自有見處最怕人說學不在書不務佔畢不專口耳下梢說得張皇都無收拾只是一場大脫空直是可惡細讀來書似尚有此意思非區區所欲聞也

答劉定夫

來書詞氣狂率又甚往時且宜依本分讀書做人未須如此胡說爲佳

答包顯道揚

所諭致曲如此說於功夫無不可但盡性乃是自然盡得不可謂之直處用工耳致曲只是於

惻隱處擴充其仁羞惡處擴充其義耳雖在一偏此却如何少得耶大率來喻依舊有忽略細微徑趨高妙之意子淵書來云顯道於異說已自洗濯熹固疑之今以此驗之乃知果如所疑也

答包顯道

既未免讀書則不曾大段著力理會復是何說向見前輩程文從頭罵去如人醉酒發狂當街打人不可救勸心甚疑之今乃知其病之有在也

答包詳道

詳道資稟篤實誠所愛重前書云云非以苟相悅也但觀所與顯道講論竊恐却與去歲未相見時所見一般蓋熟處難忘所驟聞者未能遽入而復失之耳大學鄙說近看尚有未安處却是未甚平正方略窮究根未得奉呈然使賢者見之愈未必信大抵如熹所見愈退而愈平賢者所見愈進而愈險彼此不同終未易合且當置之各信其所信者即看久遠如何耳顯道根本處亦且是從前所見但添得此中些子話如

敏道令弟則立論又甚高尤非熹之所敢知耳

答包詳道

示喻爲學之意自信不疑如此他人尚復何説然觀古人爲學只是升高自下步步踏實漸次解剥人欲自去天理自明無似此一般作捺紐捏底功夫必要豁然頓悟然後漸次脩行也曾子功夫只是戰兢臨履是終身事中間一唯蓋不期而會偶然得之非是别有一節功夫做得到此而曾子本心嚮向必欲得此然後施下學之功也所論當論是非不當論平險者甚善然

是則必平正縁不是故有險耳此説甚長非幅紙可既也

答包詳道

示喻曲折足見進道之力然若謂氣質之偏只得如此用力則固不失爲近本而於獨善其身有得力處今却便謂聖門之學只是如此全然不須講學纔讀書窮理便爲障蔽則無是理矣顔子一問爲邦夫子便告以四代之禮樂若平時都不講學如何曉得禮記有曾子問一篇於禮文之變纖悉曲盡豈是𡖖然都不講學耶東坡作蓮華漏銘譏衛朴以己之無目而欲廢天下之視來喻之云無乃亦類此乎

答包敏道

示喻已悉求放心固是第一義然如所謂執則一定而浩然獨存使赤子之心全復於此而明義之本先立於此然後求聞其所未聞求見其所未見則亦可謂淩躐倒置而易其言矣聖賢示人模範具在近世乃有竊取禪學之近似者轉爲此説以誤後生後生喜其爲説之高爲力之易便不肯下意讀書以求聖賢所示之門户

而口傳此説高自標致亂道誤人莫此爲甚三復來喻恐未免此因便布聞未知明者以爲如何第深僭率之愧而已

答包敏道

承喻麤心浮氣剥落向盡開君意味殊不淺自許如此他人復何所道區區但覺欲寡其過而未能耳

答包敏道

所喻已悉但道既不同不相爲謀不必更紛紛今後但以故人相處問訊往來足矣九卦若如

此說却似與前幅自相矛盾也一笑

答符舜功叙

嘗謂敬之一字乃聖學始終之要未知者非敬無以知已知者非敬無以守若曰先知大體而後敬以守之則夫不敬之人其心顛倒繆亂之不暇亦將何以察夫大體而知之耶

答符復仲初

聞向道之意甚勤向所喻義利之間誠有難擇者但意所疑以爲近利者即便舍去可也向後見得親切却看舊事只有見未盡舍未盡者不

解有過當也見陸丈回書其言明當且就此持守自見功効不須多疑多問却轉迷惑也

答符復仲

且讀易傳甚佳但此書明白而精深易讀而難曉須兼論孟及詩書明白處讀之乃有味耳

答符國瑞

辱書具道爲學之志又見令叔爲言曲折甚善旣有此志則窮理飭躬處且當勉力未可便肆虛談厭末求本恐或流於輕妄而反失之也所需墓額偶苦臂痛不能寫然仁人孝子所以顯

親者正亦不在此也

答黃幾先

示喻已悉但旣曰各勉其志以自立而有待於歲寒則何必爲此縷縷而煩執禮之恭哉衰病比劇辭功遣人行速布此不及詳然亦無以詳爲矣

答陳超宗

示喻向來鄙論有未盡者甚善甚善但爲學雖有階漸然合下立志亦須略見義理大槩規模於自己方寸間若有箇惕然愧懼奮然勇決之

志然後可以加之討論玩索之功存養省察之力而期於有得夫子所謂志學所謂發憤政爲此也若但悠悠泛泛無箇發端下手處而便謂可以如此平做將去則恐所謂莊敬持養必有事焉者亦且若存若亡徒勞把捉而無精明的確親切至到之効也但如彼中誠是偏頗向日之言正爲渠輩之病却是賢者之藥恐可資以爲益耳以今觀之政不必爾但將聖賢之言事理就己心上作一處看隨得隨守則久久自有開明處也

答陳超宗

示喻已悉但如此安排布置都是病痛原[illegible][illegible]欲修礼安立標榜尤是大病若是真實做工夫底人只此一念之間便著實從脚根下做將去何暇如此擬議非點邪不須深議他人得失政恐未免反爲彼所笑也

答陳超宗

示喻自覺已與舊時迥別但未免間有小失果能至此甚慰所望但向來商量及得近書所論似於著實下功處猶未親切不知如何便得到

此恐可且更向裏用心將此等向外點安排底心一切掃去久久或有長進耳若如此說今日用功明日見効則其不曾下功斷可知矣

答顏子堅

包顯道在此數稱吾子之賢每恨未獲一見厚書備見雅志亦足以當晤言矣然所謂古人學問不在簡編必有所謂統之宗會之元者則僕之愚於此有未論也聖人教人博文約禮學問思辨而力行之自灑掃應對章句誦説以至於精義入神酬酢萬變其序不可誣也若曰學以

[illegible]不可不看若夫二字與中庸好學近乎智上子曰二字相似皆失於刪去者也

聖人作絶句舊見蜀中印本有如此點者似亦有理又人生十年曰幼亦爲絶句學字自爲一句下文至百年曰期頤皆然似亦得之■取於人此與孟子治人治於人食人食於人語意相類於人者爲人所取法也取人者人不來而我引取之也下文來學往教即其事之實也■齋戒儀禮雖無娶妻告廟之文而左傳曰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是古人亦有告廟之禮

不知何故不同耳

答潘恭叔

（大柢此本 本一作是）

成於樂如學樂誦詩舞勺舞象豈不是學者事舜命夔典樂教胄子豈不是學者事但漸次見效直至聖人地位始可言成耳

敖惰讀者多以爲疑嘗欲於或問中補數語以發之而未暇大柢此本有一等人上不至於可親愛畏敬下不至於可賤惡哀矜使人視之泛然不入念慮者耳然於此而猶以恐其有偏爲戒則豈真敖忽而忘之哉

身行心得爲貴而不專於簡編則可若曰不在簡編而惟統宗會元之求則是妄意躐等以陷于邪說詖行之流而非聖賢所傳之正矣抑觀來書詞氣之間輕揚傲誕殊無謹厚篤實之意意者吾子於下學之功有未嘗加之意者不知往年見張陸二君子其所以相告者果何事也又聞不念身體髮膚之重天叙天秩之隆方將毀冠裂冕以從夷狄之教則又深爲憫然不意吾子知尊敬夫而所趨者若是豈亦所謂統宗會元者之爲祟而使吾子至於此邪顯道不能

諫止已失朋友之職節夫更有助緣尤非君子愛人之意也聞已得祠曹牒髡剃有期急作此附遞奉報願吾子於此更入思慮或意已決亦且更與子靜謀之必無異論而後爲之似亦未晚如曰不然則道不同不相爲謀僕不知所以爲子計矣

答熊夢兆

天命謂性充體謂氣感觸謂情主宰謂心立趨向謂志有所思謂意有所逐謂欲

此語或中或否皆出臆度要之未可遽論且涵泳玩索久之當自有見

或云學者天資庸常舊習未去便令他學中則恐墮廢弛循常習故去須是奮發有豪邁之氣出得舊習了然後求中所以孔子道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竊謂所學少差便只管偏去恐無先狂後中之理

或人之說非惟用力處有病亦說壞了中字後說得之

或云明道說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了此便是徹上徹下語且道如何是徹下語居處恭

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形而下者然於此須察其所以恭所以敬所以忠其來由如何以至耳目鼻口視聽言動皆然了此便透頂上去便是天命天性純乎天理此是形而上者是徹上語是一體渾然底事元無兩般能了此則他禪宗許多詭怪說話皆見破

若如此說是乃自陷於異端而不自知又如何見得他破

常學持敬讀書心在書爲事心在事如此頗覺有力只是瞑目靜坐時支遣思慮不去或

云只瞑目時已是生妄想之端讀書心在書

爲事心在事只是收聚得心未見敬之體

靜坐而不能遣思慮便是靜坐時不曾敬敬則只是敬更尋甚敬之體似此支離病痛愈多更不曾得做功夫只了得安排杜撰也

每有喜好適意底事便覺有自私之心若欲見理莫當便與克下

此等事見得道理分明自然消磨了似此迫切却生病痛

上蔡對伊川也只是去箇矜字上蔡才高所以病痛盡在此

此說[illegible]

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欲其成立此謂之誠心耶

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何則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決

待人接物之道如何

知所以處心持己之道則所以接人待物自有準則

近專看論語精義不知讀之當有何法

則無方法但虛心熟讀而審擇之耳

安老懷少恐其間多有節目今只統而言之恐學者流爲兼愛矣

此是大槩規模未說到節目處

學者有志於仁雖其趨向已正而心念未必純善豈得言無惡也

志於仁則雖有過差不謂之惡惟其不志於仁是以至於有惡此志字不可草草看

富貴貧賤不以道得不去處之說此只爲大賢已下設若大賢以上則處富貴貧賤只如一更不消如此說

聖賢之言多是爲學者發若是聖人分上固是不須說不但此章而已也

聖人不勉不思今書載傳授之旨云允執厥中下一執字似亦大段喫力亦何

聖人固不思不勉然使聖人自有不思不勉之意則罔念而作狂矣經言此類非一更細思之

孔子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言樂不至於淫哀不至於傷今詩序將哀樂淫傷說作四事說似錯會論語意以此疑大序非孔

子作

此説得之大序未知果誰作也

大雅小雅或謂言政事及道故謂之大雅止言政事故謂之小雅竊恐不可如此分別

如此分別固非是然但謂不可分別則二雅之名又何以辨耶

五伯秦穆未嘗主盟中夏乃與其數晉悼嘗為盟主却楚服鄭何故不與

此等無所考且依舊説又有昆吾豕韋大彭之説亦兼存之可也

竊謂釋氏之失一是自私自利厭死生為學大體已非二是滅絕人倫三是徑求上達不務下學偏而不該其失固不止此然其大與無越是三者

未須如此立論

釋氏言輪回轉化之説所傳禪長老去何處託生其迹甚著者是謂氣散而此性靈不滅伊川聞之曰若謂既斃之氣復為方伸之氣與造化殊不相似似與性靈之説不相干如何

此等處窮理精熟自當見得未可如此臆度論

也

答安仁吳生

去歲辱書無便可報今又承專人枉問極感至意且知志尚之高遠為可喜也然二復來示蓋已自謂所得之深而自信不疑矣復何取於老拙之無聞而勤懇若是耶以為見教則僕未嘗有請於吾子以為求知於僕則易簡理得可久可大之君子似不應若是其汲汲也且僕於吾子初未相識聞之來使則知吾子之齒甚少而家有嚴君之尊焉今書及詩序等乃皆嵬岸倨

肆若老成人之為者至於卒然以物饋其所不嘗饋之人而不稟其父兄之命則於愛親敬長之良知良能又若不相似也吾子自謂已得是心而明是理僕不知吾子之所謂心者果何心所謂理者果何理也夫顏子之樂未嘗自道曾皙之志非夫子扣之再三而不置亦未嘗肯遽以告人也豈若是其高自譽道而惟恐人之不我知也哉相望之遠不知吾子師友淵源之所自恐其所以相告者未得聖賢窮理脩身之實而徒以空言相誤使吾子陷於狂妄恣睢之域

而不自知其非也所惠紙筆硯墨受之無說不敢發封復以授來使矣吾子其於聖賢小學之教少加意焉則其進有序而終亦無所不至矣

答趙然道（師雍）

足下求官得官今所從官又去親庭不遠足以往來奉養君親之義爲不薄矣今乃無故幡然自謂棄一官如弃涕唾何始慮之不審而乃爲此傲睨之詞耶此鄙拙之所未諭也荆門之訃聞之慘怛故舊凋落自爲可傷不計平日議論之同異也來喻又謂恨不及見其與熹論辨有

所底止此尤可笑蓋老拙之學雖極淺近然其求之甚艱而察之甚審視世之道聽塗說於佛老之餘而遽自謂有得者蓋嘗笑其陋而譏其僭豈今垂老而肯以其千金易人之弊帚者哉又况賢者之燭理似未甚精其立心似未甚定竊意且當虛心擇善求至當之歸以自善其身自此之外蓋不惟有所不暇而亦非所當預也向有安仁吳生書來狂僭無禮嘗以數字答之今謾錄去試一觀之或不爲無補也所喻篤孟子字多不暇三大字適冗亦未及於然此亦何

能有助於學而徒使老者勞於推染耶

答康戶曹（仲穎　一本無仲字）

熹衰懶杜門少與人接頃歲偶見足下省闈條對之文愛其詞氣議論之不凡每恨無因緣相見數爲士友言之兹辱惠書乃知此意嘗得徹聞而又喜賢者之不予鄙也示喻縷縷足見所存之遠大矣然嘗以熹所聞聖賢之學則見其心之所存不離乎日用尋常之近小而其遠者大者自不待於他求初不若是其荒忽放浪而無所歸宿也故曰下學而上達又曰學問之道

無它求其放心而已矣此聖賢終身事業熹也少而嘗有志焉今老且死尚恨未能有以得其彷彿之萬分也足下不以愚言爲無取幸試思之異時肯來姑約其從與否熹將望足下之有聽而有以得之也

答邵叔義（一本無叔義二字有機字）

遂辱惠書良荷厚意而長牋短幅表裏殫盡尤見雅志之高遠也高侯教士養民之績已悉書之如來喻之云矣但衰晚多病目暗神昏序事之外無能有所發明此爲愧耳至於高侯之爲

以教與足下之所以學亦恨未得其詳然竊意必欲實為此學亦當有以自致其力於日用之間存心養氣讀書窮理積其精誠循序漸進然後可得決非一旦慨然求歎而躐等坐馳之所能至也

答邵叔義

竊聞下車以來究心職業設施注措類非俗吏之所能者甚善甚盛委喻祠記深認不鄙初以衰病之餘心力衰耗兼前後欠人文字頗多不敢率爾承當又念題目甚佳非欲附名其間使

後人知賢大夫用心之所在但見有一二文字未竟度須更數日方得下筆九月間更令一介往山間取之為幸絜矩之義乃少日間之先友范公名如圭字伯達其說如此義理切當援据分明先儒訓說皆未及也今得仁者表而出之豈惟學者之幸蓋今百里之人與異時臨莅所及無不蒙被其澤幸甚幸甚大學鄙說舊本紕陋不足觀近年屢加刋訂似頗得聖賢之遺意怱怱未暇抄録求教

答邵叔義

所喻日用工夫如此數語誠是要切然亦須真踐其實乃為有益不然徒為牆壁標榜反招譏訕也

答邵叔義

子靜書來殊無義理每為閉匿不敢廣以示人不謂渠乃自暴揚如此然此事理甚明識者自當知之當時若便不答却不得也所與左右書渠亦錄來想甚得意大率渠有文字多即傳播四出唯恐人不知此其常態亦不足深怪吾人所學却且要自家識見分明持守正當深當以

此等氣象舉止為戒耳太極等書四種謾附呈恐有所疑却望疏示徐丞處想時有便也吳大年極荷留念想且留番陽也

答湯德遠

示喻為學之意極為高遠非愚慮所及然未知所論於聖賢之言以何為據其用力次第果如何此必有親切懇實可以循序而進者乃為吾儒之學如其不然恐未免陷於佛老之邪說非熹之所敢知也

答王德修

熹兒侍先君子官中祕書是時和靜先生實爲少監熹嘗於衆中望見其道德之容又得其書而抄之然幼穉愚蒙不能識其爲何等語也既長從先生長者游受論語之說徧讀河南門人之書然後知和靜先生之言始有以粗得其味然既不得親受旨旨而其高第弟子如老丈者又未得見以信其所粗得者果先生之意否也正叔之來既獲聞所以相予之意甚厚又得其所聞於左右者一二信乎河南夫子所謂終有守者其傳固如此也其慰甚幸一二說頃歲蓋嘗

見之其間尚有未盡曉處恨未得面叩耳讀論語詩二後感歎今日學者不沒於利欲之塗即流於釋氏之徑往往視此爲迂闊卑近亦無恠其迷於入德之方也

答蘇晉叟（森）

示喻爲學之意比之前日加邃暢矣牛山之木一章比類觀之甚善但論心與性字似分別得太重了有直以爲二物而各在一處之病要知仁義之心四字便具心性之理只此心之仁義即是性之所爲也梏之反覆顛倒之詞蓋有互換更迭之意如平旦之氣爲旦晝所爲所梏而亡之矣以其梏亡是以旦晝之所爲謬妄愈甚而所以梏亡其清明之氣者愈多此所以夜氣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也（舊說夜氣不存此是惟程先生說夜氣之所有者良知良能也此意最分明更詳之）是豈人之情也哉此句辭得亦太迂曲存亡出入一節乃是正說心之體用其妙不測如此非獨能安靖純一亦能周流變化學者須是著力照管豈專爲其已放者而言耶今專指其安靖純一者爲良心則於其體用有不周矣書中所論性情者得之但

亦須更以心統性情一句參看便見此心體用之全自寂然不動以至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無非此心之妙也儀象法要須過三衢已得之矣今承寄示尤荷留念但其間亦誤一二字及有一二要切處却說得未相接不知此書家藏定本尚無恙否因書可稟知府文丈再爲讎正庶幾觀者無復疑惑亦幸之甚也西銘說極可笑渠今春寄來前日紛紛此亦其一端後來又嘗請對詆橫渠尤力不答乃退向非天日清明此亦足爲學者之禍也

答蘇晉叟

示喻已悉但心統性情一語更宜玩味令其同異分合之際判然不疑即於窮理脩身到處得力耳易圖昨亦有書粗論其意後來有少改更脩改未畢它日當寄去論孟解乃爲建陽衆人不相關白而輒刋行方此追毀然聞鬻書者已持其本四出矣問之當可得然乃是靜江本之未脩者亦不足觀也近爲此事所撓甚悔傳出之太早也

答蘇晉叟

所喻大槩皆近之但頗傷冗雜及論仁字未當更宜虛心玩味不必外求但將此見在所說者子細反復之自然見得簡約條暢也持敬格物功夫本不相離來喻亦太說開了更宜審之見得不相離處日用間方得力耳

答蘇晉叟

別紙所示一一報去程先生云性即理也此言雖約而其親切有要省人處可更就此思之大抵讀書且當隨文熟看俟其詞旨曉析貫通然後自有發明未可遽捨本文別立議論徒長虛見無益於實也

漆竊謂性體純靜無善惡之可名愚知之可分而情與才者則實寓於此性夫人稟賦之初自非聖人生知安行不俟矯揉其他氣質往往滯於一偏而才也者遂有高下清濁之異人苟隨其所偏而任其情則賢者僅止於賢而不賢者無復可■善惡之流自此分矣則是學之不可以已故賢者即其才之善而抑其偏則情之所發無非循性之自然久久不已得性之全則與聖人一矣不賢者即其

才之不善而矯其偏則情之所發始能裁制以求合乎天理之正進■不已漸履其常常而久之則亦純合乎此性固有之善而與聖人亦一矣故循性之情則情不離性情隨質遷則性因習遠情不離性聖域攸歸性因習遠終焉下愚中庸曰及其知之一也又曰及其成功一也至一之地其純靜明潔大同之始乎致一之功其博學篤志不已之力乎漆擬欲以是爲性情與才之辨乞賜批誨

性情與才之辨當熟考孟子及程先生諸說而

反之於身即今何者是性何者是情何者是才須令一一實有下落方有下功夫處如此泛論非惟條理不明名言多誤而用力處亦不親切更乞思之

溱竊謂易之體用天地人物安然自有至信至順底道理停停當當不以人而過不以人而不及此易之體也中也宜也時也粹然一契於至當之理此易之用也人何以晦是之體反是之用夫人汨之以情僞亂之以私欲回視其身不啻如虛舟飄瓦尚何覺知此體

此用爲如何哉必也主敬以直其內立義以方其外損益盛衰之理隨時裁制以就其宜自然出入起居之際易之全體不隔毫釐而易之大用無或偏蔽體用混融妙理純契一天地之闢闔鬼神之動靜至矣盡矣不可有加矣溱擬欲如是讀易乞賜批誨

易本卜筮之書而其畫卦繫辭分別吉凶皆有自然之理讀者須熟考之不可只如此想象貿歟若可只如此儱說便了即夫子何用絕韋編而獺溱簡耶

學原於思不思則不得然而溱竊復以謂學得之之心又學者之患不審先生以爲然否更乞誨教

方其思時自是著覓得之心不得但思則自當有得如食之必飽耳

溱竊謂學者儘收歛儘安靜去道儘近儘放逸儘流蕩去道儘遠不知先生以爲如何

理固如此不須如此安排後章倣此

程先生云知至至之始條理也知終終之終條理也其義何如乞賜批誨

學者之初須是知得到方能行得末後須是行得到方是究竟故程先生又云知至至之主知知終終之主行此語亦可更考玩也

答蘇晉叟

示及自警詩甚善然頗覺有安排揍合之意要須只就日用分明要切處操存省察而此意油然自生乃佳耳

答蘇晉叟

所示文字足見潛心之力但知須更於分明平實處看乃見端的一向如此恐浸淫入禪學去

矣

答蘇晉叟

先墓之文每以爲念前此病足之後脾胃衰弱不能飲食精力疲怠不能支吾近方小康而目盲愈甚其一已不復見物矣加以應接紛紜日間見客寫書更無少暇以故久未能下筆積欠頗多非獨賢者所屬爲然也今又重以僞學得罪明時姓名蹤跡無日不掛議者之口又豈作爲文字治伐金石之時耶所示文字敬且收藏萬一未死之閒幸蒙寬恩蕩滌瑕垢乃當有以報耳在親迎黄岩未歸正以向來奏補僥冒自疑未敢令赴試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五十五

考異

答潘謙之卜田之吉占（一無占字）

答楊至之朱飛卿（一作朱雲卿）

答李守約

主靜之說（下旬非己）

（儒之所宜言）

李守約問須史有閒（下有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氷而寒耶攘有望）

天常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不斁

答郤不及此也（下有集畧例當如所諭或問集畧日夾不能多看俟稍得即奉報也）

答所論克復工夫（一作答李時可）問不忮不求（下有章思背思也）

答包詳道示諭曲折足見進道之力（力一作方）然因緣相見（因緣下一有可以）

書（知舊門人問答）

答趙子欽（彥肅）

昨承寄及文字意謂一時思索偶有所未至故率易報去今承示喻乃平日所深體而實見者甚愧輕發然所謂深體而實見者乃止如此在賢者似尤不直如此便休也刪遺書之卞精採易傳之未至此在當日楊尹諸先達猶未敢輕言之今日安敢議此耶只如所示屯卦之說深所未曉若欲以此揍補易傳七分之心恐合不著也大率近日學者例有好高務廣之病將聖人言語不肯就當下著實處看須要說教玄妙深遠添得支離蔓衍未論於己無益且是令人厭聽若道理只是如此前賢豈不會說何故却只如此平淡簡短都無一種似此大驚小恠底浮說蓋是看得分明思得爛熟只有此話別無可說耳其曰只說得七分者亦言沈酣浸漬自信自得之功更在學者自著力耳豈是要別添外料釀玄酒而和大羹也耶且如元亨利貞四字文王本意在乾坤者只與諸卦一般是大亨而利於正耳至孔子作彖傳文言始以乾坤爲四德而諸卦自如其舊二聖人之意非有不同蓋各是發明一理耳今學者且當虛心玩味各隨本文之意而體會之其不同處自不相妨不可遽以己意橫作主張必欲挽而同之以長私意增衍說終日馳騖於虛詞浮辨之間而於存養省察日用之功反有所損而無所益也去歲承書之日適有江西傳子淵在坐蓋嘗聞足下之說而以示之子淵不善也熹猶未以爲然自今觀之則拙者之見果爲有愧於子淵矣願賢者深思而有以反之勿使熹爲終有愧也

答趙子欽

示喻訥言敏行之意甚善然前書鄙論亦非謂都不講究而專務力行也正爲聖言微指本自精約不當如是支蔓以求之恐其愈多而愈遠耳

答趙子欽

示喻虛一之說甚善此本聖人所不言今著一句便成贅語來喻推說其理甚當但以四十九蓍握而未分爲太極之象則恐亦未穩當蓋太

極形而上者也兩三四五形而下者也若四五九蓍可合而命之曰太極之象則二三四五亦可合而命之曰太極之體矣蓋太極雖不外乎陰陽五行而其體亦有不離乎陰陽五行者熹於周子之圖書之首固已發此意矣若必其所象毫髮之不差則形而上下終不容彊於匹配若曰各隨所指而言則與其以揲而未分者象太極反不若以一策不用者象之之爲無病也明者試復思之如何

答趙子欽

自反研幾之喻極感至意不敢不勉但他論有未能無疑者如詩樂起調畢曲之法乃自古所傳如此音調方有歸宿不可紊乱溫公書儀誠有未盡合古制處然兼而存之自可考見得失今以其一詞之不合便欲削去似亦草率且彼以俗尚而雜古禮吾以臆見而改古樂安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耶堂室制度必已得其詳實因便早幸示及方欲葺數椽之居或可取以爲法耳子静後來得書愈甚於前大抵其學於心地工夫不爲無所見但便欲恃此陵跨古今更不下窮理細密功夫卒并與其所得者而失之人欲横流不自知覺而高談大論以爲天理盡在是也則其所謂心地工夫者又安在哉

答趙子欽

禮圖未暇詳考亦是素看此篇不熟猝乍看未得若更得冠昏禮二圖容并考之乃爲幸耳室户之牖並列於前不知以幾分爲户幾分爲牖房在室東而無北壁不知其南户有扉否（房之户當中耶近東角耶近西角耶）兩階當直東西序之中而上耶近兩楹而上耶近兩壁而上耶須先定此地盤間

架乃可議其升降出入幸亦并作一圖子細見示也易説用意甚精然鄙見却有未安處似是爲説太精取義太密或傷簡易之趣更俟詳玩別奉扣也

答趙子欽

熹數年来有更定舊書數種欲得面論而不可得大抵愚意常患近世學者道理太多不能虛心退步徐觀聖賢之言以求其意而直以己意彊寘其中所以不免穿鑿破碎之弊使聖賢之言不得自在而常爲吾説之所使以至劫持縛

東而左右之甚或傷其形體而不恤也如此則自我作經可矣何必曲躬俯首而讀古人之書哉不識明者以爲如何

答趙子欽

禮圖甚精但病軀尚爾支離正甫到此未久亦大病數十日今又迫歸遂不得子細商訂但昨來黄墳考得堂序制度頗與來示不同亦未暇參考折中正甫計必持歸幸爲詳之因來喻及也易說用意固甚精密愚意亦素謂易學不可離却象數但象數之學亦須見得大槩摠領方

可漸次尋探今但如此瑣細附合恐聖人之意本未必爾而虛費功力也大抵讀書須見得有曉不得處方是長進又更就此闕其所疑而反復其餘則庶幾得聖人之意識事理之眞而其不可曉者不足爲病矣正甫趨向持守甚不易得但看文字亦尚多彊說處此學者之通患如前輩亦或未能免先聖所謂寛以居之子張所謂執德不洪正爲救此病耳不識明者以爲如何無由面話書札不得究所欲言而衰晚疾病恐不久在世間或能早爲命駕一來使區區懷抱得以傾倒而萬一得有取焉亦非小因緣也此間雖有士友數輩然與之語往往不能盡人意一旦溘然此事便無所寄不得不爲之慮耳大學語孟說各一通謾往此近日所脩定然尚覺得有硬說費力處頗爲一閱見日面論須盡去此等病方見聖人本意也

答詹子厚

便中辱書良足爲慰但所寄喻趙二書及復齋行實奠詞三復悲歎不能自已嗚呼世豈有斯人耶銘墓誠願効區區但時論如此兩三年來

不敢爲人作一字而猶不免今譴責方新豈敢干犯且當謹藏以俟雷霆之威有時或息而熹偶未死則終不敢食此言耳萬一溘先朝露則諸賢之言自足紀於後世亦不待熹而顯幸密以告汪喻默會此意勿以語人也

答詹子厚

罪戾之餘幸亦粗遣不足云云子欽之逝念不能忘前書所報刊行易說事不知尚及止否計其書多說象數似亦不妨但是有些這下氣息令人憎嫌耳可中安在書中說欲此來不如成

行否因通書幸爲致意并問汪正父所在也熹聞禮書漸可脫槀若得二公一來訂之尤佳然不可語人恐速煨燼之災也

答曾泰之 初

所示鄉黨辛章疑義此等處且當闕之却於分明易曉切於日用治心脩己處反復玩味深自省察有不合處即痛加矯革如此方是爲己功夫不可只於文字語言上著力也彼中士子有來學者亦可以此告之意論語集注未嘗皆引胡先生說所傳恐誤此書之作只是解說訓詁

文義免得學者況觀費力然所謂玩味省察功夫却在當人不在文字也

答徐載叔 賡

知放船下都爲排雲叫閽之舉此意甚壯示及槀草詞氣奔放而叙事詳密病中目昏略一披覽甚快鄙意所論亦切中今日之弊如經題破碎近日尤甚前日江東未得請時嘗欲到官後檢舉諸州所申入一文字劾其戲侮聖言之尤者一二人雖或未必聽從亦且令人傳笑少警昏俗既不戒行此事又且已今讀來示如癢得搔也但此事更有根本今徒然說得病痛不知如何下藥又此於治體僅爲一事而文書浩瀚已如此恐萬機之暇亦不能詳覽也更略簡節之并與施行之目一二陳之乃爲佳所喻學者之害莫大於時文此亦救弊之言然論其極則古文之與時文其使學者弃本逐末爲害等爾但此等物如淫聲美色不敢一識其趣便使人不能忘政當以爲通人之蔽不當以是爲當務而切切留意也放翁之詩讀之爽然近代唯見此人爲有詩人風致如此篇者初不見其著意

用力處而語意超然自是不凡令人三嘆不能自已蓋愛之者無罪而害之者自爲病耳近報又已去國不知所坐何事恐只是不合做此好詩罰令不得做好官也

答徐載叔

專人示問尤荷厚意但觀所論枝葉太繁標榜太多似於古人爲己之意有不相似者未知謝陸二公曾以此奉箴否竊謂此非小病遂而不反尤悔之積將有不可勝言者辨說雖精無補也

荅葉正則適

來書毫毛鈞石之喻是乃孟子所謂尋尺者此等議論近世蓋多有之不意明者亦出此也古人爲已之實無多言語今欲博考文字以求之而又賫之於膠擾未定之胷次宜其愈求而愈不得也既未知其實之所在則所謂百餘年來之所講貫者果指何事以乞之而遽以爲未合於聖賢之中耶

荅葉正則

向見人家抄録靖康事有耿黃門箚子論祖宗致治不如熙豐之盛者數條不當專以祖宗爲法後有欽廟批語若曰昨降某事指揮失於思慮尚賴師傅大臣正救其失前命更不施行當時不曾録得後閱實録長編之屬皆無此事不知今尚有考處否耿之誤國固非一事然此一章乃定公孔子所謂一言者恐不可不著之史籍以爲永監也

荅葉正則

所喻二説之未安具悉雅意但熹則以爲雋聞者中也獨得者過也賢者之所以未然者不及也其詳雖有未得盡聞者然大約當不出此此看破則千里同風不待片言而群疑決矣

荅葉正則

向來相見之日甚淺而荷相與之意甚深中間寓舍並坐移晷覩左右之意若欲有所言者而竟囁嚅不能出口前後書疏往來雖復少見鋒潁而亦未能彼此傾倒以求實是之歸但見士子傳誦所著書及荅問書尺類多籠罩包藏之語不唯它人所不觧意者左右亦自未能曉然於心而無所疑也世衰道微以學爲諱上下相狥識見議論日益卑下彼既不足言矣而吾黨之爲學者又皆草率苟簡未曾略識道理規模工夫次第便以已見摶量湊合撰出一般説話高自標置下視古人及考其實則全是含胡影響之言不敢分明道著實處竊料其心豈無所疑只是已作如此聲勢不可復謂有所不知遂不免一向自瞞彊作撑拄且要如此鶻突將去究竟成就得何事業未論後世只今日旁觀便須有人識破未論它人只自家方寸如何得安穩耶如來書所謂在荆州無事看得佛書乃若

世外瓌奇之說本不能與治道相亂所以[illegible]辨爭亦是讀者不深考爾此殊可駭不謂正則乃作如此語話也中間得君舉書亦深以講究辨切爲不然此蓋無他只是自家不曾見得親切端的不容有毫釐之差處故作此見耳欲得會面相與劇談庶幾彼此盡情吐露尋一箇是處大家講究到底大開眼看覷大開口說話分明去取直截剖判不須得如此遮前掩後似說不說做三日新婦子模樣不亦快哉孟子自許雖行霸王之事而不動其心究其根原乃只在

識破詖淫邪遁四種病處今之學者不唯不能識此而其所做家計窠窟乃反在此四種病中便欲將此見識判斷古今議論聖賢豈不誤哉相望千里死亡無日因書聊復一言不審明者以爲如何然勿示人恐又起閙無益而有損也

若見得道理分明便無爭殺決不暇讀佛書若偶讀之亦須便見得其亂道誤人處愈親切不至爲此言矣試以此一端思之可見得失劉晉夫比閙相去不百里暑中未得欵會同志難得但恐自處已太高了不肯放下就

實做工夫耳年來見得此事極分明乃知曾子實以魯得之而聰明辨博如子貢者終不得與聞於此道之傳眞有以也

答徐居厚（元聘）

大病新復正要將護不可少有激觸損動眞氣讀書度未能罷且歇得數月亦佳將來看時亦且適意遮眼自有意味正不必大段著力記當損人心力使人氣血不舒易生疾病況古人之學自有正當用力處此等止是隨分開廣規模若專恃此亦成何等學問耶前此屢欲言

之而匆匆不暇今亦不特爲養病發也今人但見孔子問禮問官無所不學便道學問只是如此却不知得它合下是甚次第大底本領方有功夫到此若只將自家此等小小見識而學養子而后嫁豈不悞哉至於平心和氣却是吾人學問根本亦不爲病然後當著力也

答趙履常（崇憲）

示喻讀書遺忘此亦士友之通患無藥可醫只有少讀深思令其意味浹洽當稍見功耳讀[illegible]亦作但經書難讀而此經爲尤難蓋未開卷[illegible]

已有一重象數大槩功夫開卷之後經文本意又多被先儒硬說殺了令人看得意思局促不見本來開物成務活法廷老所傳鄙說正為欲救此弊但當時草草抄出踈略未成文字耳然試略考之亦粗見門戶梗槩若有他說則非吾之所敢聞也

答方賓王（誼）

伏自先人實與先侍郎丈有遊從之好而熹蚤歲又得以州縣小吏趨走幕府之下辱愍薦焉衰悴無堪不能有以報效萬一每念知顧之重未嘗不愧且歎也屏居衰僻病懶相仍又不能一通問訊門下然知舊間亦未嘗不詢扣動靜而鄉往不忘也屬者入都不能半月而匆匆以去乃辱專人追路惠以手書意寄勤厚三復增歎且審即日極暑尊候萬福又以為慰示喻為學之意親切的當而不失其序近日所見朋友講習未有能及此者甚慰鄙意但以所謂三條槪之恐前日講貫之功猶有未究其極者而今日所謂操存涵養者又不免離却前日所講別作一段不言不語底功夫也大學之序自格物致知以至於誠意正心不是兩事但其內外淺深自有次第耳非以今日之誠意正心為是即悔前日之格物致知為非也不識明者以為如何如延平行狀中語乃是當時所聞其用功之次第今以聖賢之言進修之實驗之恐亦自是其一時入處未免更有商量也程子所論心指已發後書明言此固未當則是一時言語不免小差須如後說乃為無病蓋性為體情為用而心則貫之必如橫渠先生所謂心統情性者其語為精密也忠信之說大槩甚善但理之是非事之當否恐當於是非羞惡之端論之忠信之得名未必為此設也道旁客舍草草布此言不盡意恐有未安更俟垂喻有書只託呂子和發書至婺女彼中時有便也未由面講豈勝悵然唯冀以時珍衛用慰遠懷千萬之望

答方賓王

別紙所喻甚善向亦見浙中士友多立一偏之論故爾過憂然存養之功亦不當專在靜坐時須於日用動靜之間無處不下功夫乃無間斷耳心性情之說亦已得之但性即理也今以為

萬理之所自出又似别是一物康節先生[illegible]者道之形體此語却似親切也又云靜而不知所存則性不得其中性之必中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但為人失其性而氣習昏之故有不中而非性之不得其中也鄙意如此未知是否

答方賓王

性者道之形體因記先生誨而思之姑以所見布稟知言云性立天下之有蓋萬物之所以有者以是而已茍無是則氣化將斷絶生物有窮終矣故曰陰陽之根柢造化之樞紐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而道之體也然前賢之論性未嘗一及於此而必以人物稟受動靜而言者蓋性不能捨物而自立捨物而論性則性蓋不可得而名如乾坤毀則無以見易矣道也者言天之自然也性也者言天之賦予萬物萬物稟而受之者也雖稟而受之於天然與天之所以為天者初無餘欠然則性與天道非二體也語其分則當然目道體無為也人心則有動焉而萬事萬物人倫物理感通變化之機莫不備具而仁義禮智所

以立人極也譬之人有是身頭目手足各攸職而不相亂而身之用乃全性即理也而繼之以康節之語妄意恐出於此未知是否義愈精則言愈難矧以淺陋恐不足以發其蘊乞賜詳誨

性者道之形體乃擊壤集序中語其意蓋曰性者人所稟受之實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也事物之理固具於性但以道言則沖漠散殊而莫見其實惟求之於性然後見其所以為道之實初不外乎此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亦以此而言耳來諭所云自是胡氏知言之意與此不相關也

或者曰易傳曰雖無邪心茍不合正理皆妄也乃邪心也誼舊常疑此語以為離邪即歸於正所謂閑邪存其誠非閑邪之外別有誠可存也但閑邪則誠自存矣後來方覺看得不精元不曾實體得只是將言誠尋求所以草草如此夫莊敬持養此心既存亦可謂之無邪心矣然知有未至理有未窮則於應事接物之際不能處其當則未免於紛擾而敬

亦不得行焉雖與流放而不知者異然苟不合正理則亦未免為妄與邪心也故致知所以為大學之首與其用力之次第則先生所作大學傳所引程子游氏胡氏之言數條是也但莊敬持養又其本耳近來學者多說萬理具於心苟識得心則於天下之事無不得其當而指致知之說為非其意大率謂求理於事物則是外物誼竊謂知者心之所覺吾之所固有蓋太極無所不該而天下未嘗有心外之物也惟其汩於物欲乱於氣習故其知乃始蔽而不明而敬以持之思以通之者亦曰開其蔽以復其本心之知耳程子曰凡一物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者豈皆窮之於外哉在物為理處物為義所以處之者欲窮其當則固在我矣程子曰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則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矣所謂渾水與明快非自外來蓋亦開其蔽而本心之明漸見耳此心分量之大而運用之無窮豈一事一物之所能該一事適其當它日或未然則亦不得為[illegible]

正必也如程子所謂覺悟貫通於天下萬[illegible]之理無一毫之不盡則義精而用妙始可以言盡心知性矣不知或者識心之說豈一超直入者乎

所論易傳无妄之說甚善但所謂雖無邪心而不合正理者實該動靜而言如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雖無邪心而只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於有意之私然只此亦是不合正理既有不合正理則亦邪妄而何恐不可專以莊敬持養此心既存為無邪心而必以未免紛擾敬不得行然後為有妄之邪心也所論近世識心之弊則深中其失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蓋將推此以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識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是以古人知益崇而禮益卑今人則論益高而其狂妄恣睢也愈甚得失亦可見矣

或者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謂仁義二字包括人道無遺然而仁難言也嘗即聖賢言心

處及程子講論及此者觀之亦隨有所見此因讀程子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此語以身體之似有省處而後於聖賢之言與程子之説似可類推夫仁者天理之統體而存乎人者蓋心德之合而流動發生之端緒也心之具衆理猶穀種之包容生意而其流動發生之端即所謂生之性故曰惻隱之心仁之端而元者善之長也夫穀之生而苗長而秀成而實根條花葉形色臭味各有定體不可相錯然莫不根於種

而具於生之性譬之萬事萬物之理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以至於徙履之微語默之暫亦皆有爲當然不易之理莫不根於心而具於流動發生之端此義之名所以立而體用所以兼備也故曰理一而分殊蓋循其用則散殊雜擾變化無窮而大本一原初不貳也只此二者包括人道已盡然人之有是身則有自私之蔽心既不宰而情爲之主發不以正而人之生道息焉故斯須之間有不存則君子之不仁者有矣蓋須是於統體上看其發用一出於天理之公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事事物物莫不皆然始爲盡人之道矣子寸

嘗許人以仁者如此

所論仁字大槩近之而以發生流動之端緒爲仁則是孟子所謂惻隱之心程子所謂陽氣發處皆指情而言之不得爲仁之體矣又所謂事物之理皆具於流動之端然後見義之名所以立而體用所以兼備此語亦似微有義外之病大抵仁字專言之則冥然而難名必以仁義禮智四者兼舉而並觀則其意味情狀互相形比

乃爲易見蓋人之性皆出於天而天之氣化必以五行爲用故仁義禮智信之性即水火金木土之理也木仁金義火禮水智各有所主獨土無位而爲四行之實故信亦無位而爲四德之實也仁義禮智同具於性而其體渾然莫得而見至於感物而動然後見其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用而仁義禮智之端於此形焉乃所謂情而程子以謂陽氣發處者此也但此四者同在一處之中而仁乃生物之主故雖居四者之一而四者不能外焉此易傳所以有偏言則一事

專言則包四者之說固非獨以仁爲性之統體而謂三者必已發而後見也大抵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是非辭遜情也心則統乎性情者也以此觀之則區域分辨而不害其同脉絡貫通而不害其別庶乎其得之矣

答方賓王

前書所喻思索皆甚精密不敢草草奉報嘗徧以示諸來學者使各以意條析之近方略爲刊訂欲因發文便人轉以寄呈而臨行適病不能料理簡書令人檢尋不復可得方以爲撓而後

問適至欲追思錄寄而心氣衰弱如墮渺茫不復可得今姑據所見略具別紙幸一觀之有所未安却望報及

性者道之形體乃擊壤集序中語其意若曰但謂之道則散在事物而無緖之可尋若求之於心則其理之在是者皆有定體而不可易耳理之在心即所謂性故邵子下文又曰心者性之郛郭也以此致之所論之得失可見矣

人之應事有不出於意欲之私而但以不見義理之當然遂陷於不正者多矣董子所謂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辭者正爲此耳恐不必專以此心之存爲無邪心敬不得施然後爲有邪心也

心固不可不識然靜而有以存之動而有以察之則其體用亦昭然矣近世之言識心者則異於是蓋其靜也初無持養之功其動也又無體驗之實但於流行發見之處認得頃刻間正當底意思便以爲本心之妙不過如是擎夯作弄做天來大事看不知此只是心之用耳此事一過此用便息豈有只據此頃刻間意思便能使

天下事事物物無不各得其當之理耶所以爲其學者於其功夫到處亦或小有効驗然亦不離此處而其輕肆狂妄不顧義理之弊已有不可勝言者此眞不可以不戒然亦切勿以此語人徒增競辯之端也

仁義禮智性也體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情也用也統性情該體用者心也今曰流動發生之端即所謂生之性又曰萬事之理莫不具於流動發生之端此義之名所以立而體用所以兼備似未安也蓋孟子所謂四端即程子所謂陽

已發處不當以是爲性而義之名則自其未發之時固已正矣羞惡之心則其發見之端也所示諸說皆詳密足見用功之深其論天下無心外之物一條尤善鄙意所未安者只此數處爾諸人所辨雖不可見然其大槩具於此矣或有未安却望疏示

答方賓王

前書下詢數條類皆精當故夫未發之云乃其初年議論後覺其誤即已改之但舊說已傳學者又不之察便欲模刻爲害不細往時嘗別爲

編次正爲此耳然誤本先行此本後出遂不復售甚可恨也赤子之心伊川先生最後一書言之甚詳蓋人心莫不有未發之時不但赤子爲然而赤子之心亦莫不有已發之時不得專指爲未發也衞輒之事遺書中亦有兩句與胡傳相似（劉質夫所錄明道先生語）胡蓋祖其意而不悟其失之豪釐之間也此事舊嘗疑之近日亦方與朋友說及得來示適契鄙懷知閱理之不苟也其他無可疑者恨未得面講耳

答方賓王

前書所論大學論語大槩皆得之但大學次序亦謂學之本末終始無非己事但須實進得一等方有立脚處做得後段功夫眞有効驗爾非謂前段功夫未到即都不照管後段而聽其自爾也聞道方是理會得爲人底道理從此實下功夫更有多少事豈可便謂都無餘事但到此地即所見不差眞有廣居可居正位可立大道可行向上自然有進步處耳

答方賓王

熹前日看所寄易說不子細書中未敢察察言

之近書後歸故居道間看得兩冊始見其底蘊如言四象及先天次序皆非康節本指其它亦多杜撰如九轉圖引魏伯陽參同契張平叔悟眞篇尤爲無理亦自不曉參同契中所說道理可惜用許多功夫都不濟事大抵易之一書最不易讀而今人喜言之正所謂畫鬼神者殊不知只是瞞得不會底於自己分上成得何事而世人自有曉得者亦不可得而欺也熹向來作啓蒙正爲見人說得支離因竊以謂易中所說象數聖人所已言者不過如此今學易者但曉

得此數條則於易略通大體而象數亦皆有用此外紛紛皆不須理會矣間已見之嘗試推攷自當見得其第二篇論太極兩儀四象之屬尤精識得其說則知聖人畫卦不假纖毫思慮計度而所謂畫前有易者信非虛語也然此書所論彼書之失幸勿語人又生競辨區區但恐老兄或信其說而講求之則枉費功夫故專附此奉報爾

答方賓王

沉君易書詞太汗漫讀之多所未解不敢遽下語其間揲蓍右手餘五之說甚新而整似若有理但恐不可謂之歸奇尚有可疑耳易於六經最爲難讀穿究太深附會太巧恐轉失本指故頃嘗爲之說欲以簡易通之然所未通處極多未有可下手處只得闕其所不知庶幾不至大差繆耳

答方賓王

所寄易說却以上內諸疑義所得甚多其未安者亦各附己意於其下并此封內幸更詳之前書所論易說已詳然怱怱尚多未盡大抵多是未得古人正意而好自立說此今世讀書者之通病也

視其所以一章誼謂所以所爲也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所爲雖曰善矣抑不知其意之所發爲利乎爲義乎所爲合於義所發亦以義則固善矣又當察其平日所存所守果一出於正乎至是則亦盡觀人之法矣范氏曰視其所以知其用心之邪正觀其所由考其所行之歸趣疑倒說了

察其所安正是察其所由之安與不安若其爲善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則君之安矣范氏之說誠未當也

學而不思則罔一章誼竊意學謂視聖賢所言所行而效之也思謂研窮其理之所以然也徒學而不窮其理則罔罔謂昏而無得則其所學者亦粗迹爾徒思而無踐行之實則殆殆謂危而不安則其所思者亦虛見爾學而思則知益精思而學則守益固學所以致廣大思所以盡精微

學不專於踐履如學以聚之正爲聞見之益而

言

知之爲知之一章誼謂學者之於義理於事物以不知爲知用是欺人或可矣本心之靈庸可欺乎但知者以爲已知不知者以爲不知則雖於義理事物之間有不知者而自知則甚明而無蔽矣故曰是知也以此眞實之心學問思辨研究不舍則知至物格心正意誠之事可馴致也夫子以是誨子路眞切要哉此章言之若易而於學者日用間關涉處甚多要當步步以是省察則切身之用蓋無

窮也

此說甚善

德不孤一章按程子自有二說曰各以類聚曰與物同曰爲善者以類應有朋自遠方來此一說也曰一德立而百善從之至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此又一說也南軒云善言之集良朋之來與夫天下歸仁是亦不孤而已則是兼用程子二說不知如何

德不孤易中所說與論語不同德盛逢原者易之說也善以類應者論語之說也各指所之不

可兼用

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一章誼謂天理精微深妙無窮惟知至物格者然後能盡之苟有一毫未盡則心體未能周流而無滯也其於事物之間能自保其應之而必當乎信者理之全體實有諸己而無不盡之謂漆雕開所見甚大而不肯安於小自察其精而不容以自欺則其立志之宏而進道之勇何可量哉此夫子所以悅之

此一章語意駁雜多病更加玩索爲佳

不念舊惡一章不知舊惡爲何事怨是用希不知怨是人怨己或己怨人如蘇氏說則指意皆明又不知可以爲據否程子不明說舊惡竟未知此章之所指歸也

舊惡是他人前日之過如其冠不正之類前日雖已望望然去之然今日正冠而來則亟其改過而不念前日之過矣

夫子爲衞君一章誼謂本意只是衞君以父子爭國夷齊以兄弟讓位類而言之則輙之罪著矣楊氏辯論最爲詳盡但輙之罪則在

據國拒父無父子之義而叔齊雖有父命乃以天倫爲重而逃去之則以叔齊當輒輒之罪何所容於天地間乎似不必引郢以爲說毋有之間其不爲郢發也明矣其後說爲勝然所謂輒乃先君之命者按左氏靈公嘗欲立公子郢矣輒乃郢讓之夫人立之不知此言别有所據否如所謂蒯聵以父爭輒便合避位國人擇宗室之賢者立之斯爲至當然猶疑輒之逃避當在靈公既薨而夫人欲立之時如此則庶乎叔齊之風焉不知是否

此說甚善

吾無隱乎爾一章誼謂聖人之作止語默無非教也唯聖人然後能之蓋聖人全體是此理無物不體無時不然也故以此語二三子亦道其實爾若如謝氏楊氏之說則是我與二三子共此理其仰觀俯察與夫百姓日用者莫非此理之流行則恐舉物而遺其則將有運水般柴揚眉瞬目之意矣不知如何

亦善

子路問事鬼神一章誼謂由聚散故有生死

由幽明故有人鬼而所謂理則無有聚散幽明之異也學者求盡乎理可也盡乎事人之理則鬼神之理不外是知其所以生則死之理可見亦即其著見者而致其知實其行而已不然將求諸恍惚湛昧之域終亦不知焉耳矣

亦善然事人之道未易盡所以生者亦未易知也

不踐迹一章程子謂循塗守轍不知塗轍爲何也張子所謂成法不知何者爲成法未有以見其所指之實也

循塗守轍猶言循規蹈矩云爾

仲弓問焉知賢才而舉之一章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又云便見仲弓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而已反覆思之未得其說乞略示梗槩

人各舉其所知則天下之事無不舉矣不患無以知天下之賢才也興邦喪邦蓋極言之然必自知而後舉之則遺才多矣未必不由此而喪

邦也

語子貢一貫之理諠謂五常百行人倫物理紛紜雜揉不可名狀是可謂有萬而不同者矣然一體該攝乎萬有而萬殊歸乎一原循其本而觀之則固一矣即其用而驗之則是其本行乎事物之間斯所謂一以貫之者也聖人生知固不待多學而識學者非由多學則固無以識其全也故必格物窮理以致其博主敬力行以反諸約及夫積累既久豁然貫通則向之多學而得之者始有以知其一本而無二矣子貢致知之功已至其於事物之間灼然知天理之所在而不疑特未究夫一之為妙爾夫子當其可而問之發其疑而告之故能聞言而悟不逆於心觀夫子於曾子之外獨以告子貢則其不躐等而施者抑可見矣諸儒以多學為病者不知其意如何

此說亦善

答方賓王

閒中頗得講學之友否比來道術分裂人自為師頃胡公所謂人人各說一般見解誑嚇衆生

原缺

却令且回令別寫附來也知其練事勤職甚慰人意頃一再試郡吏無人可使始知人才難得若不加意收拾緩急真無可恃也常平之積所在空虛無以為水旱之備此誠可慮然去年只緣和糴故樂土亦為凶歲此又未有可為之時也不知莫府之議何以處此耶

答方賓王

病軀雖幸小康然亦未能輕健老境益侵而德學不進朋友間亦未見卓然可望以為永久之託者甚可懼也

答方賓王

懇辭遂請深荷上恩第孤迹殊未可保且得私義少安俯仰無愧它則不暇計爾舊書讀之覺得平淡著實中意味愈長亦有一二朋友漸知路徑閑中少足自慰也但時論咄咄逼人一身利害不足言政恐坑焚之禍遂及吾黨耳

答方賓王

德聞知有進處甚善此亦賢者切磋之力但不知時論既爾能不退轉否耳周南仲書來甚勤然覺得安排準擬之意多而無驀直向前之氣

若一向如此遲回擔閣恐難得入頭處也所喻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間斷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耳講學功夫亦是如此莫論事之大小理之淺深但到目前即與理會到底久之自然浹洽貫通也

答陳師德（定）

熹愚不肖早嘗涉學歲月逝矣老大無聞靜循初心每自愧歎過承下問其何以稱厚意之辱然嘗聞之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實學者立身進步之要而二者之功蓋未嘗不交相發也然夫子教人持敬不過以整衣冠齊容貌爲先而所謂致知者又不過讀書史應事物之間求其理之所在而已皆非如近世荒誕怪譎不近人情之說也左右玩意之久於此蓋必已深有得矣更願勉旃而無或怠焉則亦何事於他求哉抑讀書之法要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乎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

益於學哉故程子又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言殊有味惟困於遠求而無得者知之亦願左右者之識之也

答陳師德

示喻格物持敬之方足見鄉道不忘之意甚善甚善持敬正當自此而入至於格物則伊川夫子所謂窮經應事尚論古人之屬無非用力之地若舍此平易顯明之功而必搜索窺伺於無形無迹之境竊恐陷於思而不學之病將必神疲力殆而非所以進於日新矣況聞左右體羸多病尤當完養思慮毋令過苦成就德器以慰士友之望

答吳申

所喻從祀曲折乃向者令郎吏於監學畫到如此因問楊廣文元範渠住學久亦云實然遂依本畫之近到都下遍問知識亦皆云爾決不誤也

答李周翰

熹跧伏累年不獲以時候問作止區區鄉往蓋不自勝今歲適滿六十而衰病支離無復四方

之志恐不復得遂旣見之願矣茲辱惠書[illegible]感歎來喻詳複益見謙光又愧向來妄論之率爾也然是非得失之間正當精察而明辨或者內實安於舊習而陽爲是言則非熹之愚所望於高明也無由面論臨書浩歎

答李周翰

示喻縷縷備見本末但原說之辨歲月浸久不復記憶獨髣髴其間頗有陽尊孔子而陰主瞿聃之意耳今乃承有未全伏罪之言又恐當時看得不子細也所謂終焉位天地育萬物厚人

倫者乃吾道之正亦未見其上文不知盛意之微果何所寄未容遽陳鄙見便中幸復有以教之則雖自顧無關可抽無鑰可啓然亦不敢不披露胷臆以求訂證也

答朱飛卿

某承先生誨以持敬某自求病痛是氣衰不能勝其怠惰如頭容欲直手容欲恭則時或不能即此便是持敬不純私意已行矣窮理不知其當然今遂欲一一如禮則力困實微不得不知但存之於心而四體則少寬之終

可以有得而無害於敬否

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待著意安排而四體亦自舒適矣著意安排則難久而生病矣

某此欲窮理而事物紛紜未能有灑落處近惟見得富貴果不可求貧賤果不可逃耳

此是就命上理會須更就義上看當求與不當求當避與不當避更看自家分上所以求之避之之心是欲如何且其得喪榮辱與自家義理之得失利害孰爲輕重則當有以處此矣

先生授以詩傳且教誨之曰須是熟讀其詩

熟讀一二篇未有感發竊謂古人教人兼以聲歌之漸漸引迪故最平易又疑鄭衛之諸詩皆淫聲小學之功未成而遽教以淫聲恐未能使之知戒而適以蕩其心志否抑其聲哀思怨怒自能令人畏惡故雖小子門人亦知戒乎其欲令弟姪輩學詩尚疑此未敢曉以文義

詩且逐篇旋讀方能旋通訓詁豈有不讀而自能盡通訓詁之理乎讀之多玩之久方能漸有感發豈有讀一二遍而便有感發之理乎古之

學詩者固有待於聲音之助然今已亡之無可柰何只得熟讀而從容諷味之耳若疑鄭衛不可爲法即且令學者不必深究而於正當說道理處子細消詳反復玩味庶不枉費工夫也

人常有清明昏濁之殊此固是氣稟然心不能不隨氣稟而少異夫口耳目心皆官也不知天賦之氣質不昏明清濁其口耳目而獨昏明清濁其心何也若曰心理本不異惟爲氣質所拘而不能自明然夷惠伊尹非拘於氣質者處物之義乃不若夫子之時孟子論

三子蓋謂其智不若夫子夫是非之心智也豈三子能充其惻隱羞惡辭遜之心而獨於其是非之心不能充之乎

口耳目等亦有昏明清濁之異如易牙師曠離朱之徒是其最清者也心亦猶是而已夷惠之徒便是未免於氣質之拘者所以孟子以爲不同道而不願學也

孟子盡其心者知其性也

盡心之說當時見得如此故以爲意誠之事後來思之以只是知至之事當更尋舊說考之不

文且只平看不必以所以二字爲關鍵也

改踐形說

人皆有是形便有是理故曰形色天性也性即理之謂也然衆人有是形而不能全其形之理故有形雖人而心實禽獸是不足以踐其形矣惟聖人能全其形之理故可以踐其形也伊川先生所謂充人之形充字極分明矣

改誠意章說

誠意一章來喻似未曉章句中意當云人意之發形於心者本合皆善惟見理不明故有不善

雜之而不能實其爲善之意今知已至則無不善之雜而能實其爲善之意則又無病矣又善惡之實於中者皆形於外但有爲惡之實則其爲善也不誠矣有爲善之實則無爲惡之雜而意必誠矣純一於善而無不實者即是此意未嘗異也

答鄭子上（可學）

前此所患書歸來乃得之所論詳悉此間朋友難得如此會思索者今子書所說易中庸亦甚子細今幷答去具在別紙更熟玩之自見曲折也

程氏易傳已甚詳細今啓蒙所附益者只是向來卜筮一節耳若推廣旁通則離不得彼書也程先生說易得其理則象數在其中固是如此然泝流以觀却須先見象數的當下落方說得理不走作不然事無實證則虛理易差也不知歲暮或春暖能一來否此間難得人講論每深懷想耳

答鄭子上

所論大槩多得之偶以事出近村不曾帶得書來不及一一奉報其間亦有一二合商量處旦夕當別有便却附書也孟子求放心一條尋常亦草草看了以今觀之眞是學問之要不可不留意也

答鄭子上

所喻人心道心之說比舊益精密矣但常如此虛心精察自然見得舊說是非漸次長進矣甚善甚善今說如云必有道心然後可以用於人心以下數語亦未瑩也所謂守得定方可以致知窮理此說甚當孟子云學問之道無它求其放心而已豈是此事之外更無它事只是此本不立即無可下手處此本旣立即自然尋得路逕進進不已耳易中占辭其取象亦有來歷不是假說譬喻但今以說卦求之多所不通故不得已而闕之或且從先儒之說耳論語說已注在卷中幸更詳之有便復以見喻也二子同往金華或相見幸有以規切之

答鄭子上

道心之說甚善人心自是不容去除但要道心爲主即人心自不能奪而亦莫非道心之所爲矣然此處極難照管須臾間斷即人欲便行矣

通書等何故不曾寄去今往一本所疑附錄數條亦略要見脉絡相連處耳不足深致疑於其間也但第三十六章注中二字當作一字西銘卒章兩句所釋頗未安試更思之如何向來諸書近來整頓愈精密矣只是近處難得學者肯用心耳此道之傳不絕如綫甚可憂歎唯冀益加勉厲以副所望

答鄭子上

此却有數士友相聚然極難得可共學者緣人爲功利浸漬壞了腹心尤難鐫鑿甚可歎

惰也

答鄭子上

所諭大學之疑甚善但覺前日之論頗涉倒置故讀者汨沒不知緊切用功子細看來經文只是就大體規模上推說將來耳非謂實經此漸次等級然後及於格物也故後來頗削舊語意以此耳補亡不能盡用程子之言故略說破亦無深意也大抵看大學須先緊著精神領略取大體規模却便回來尋箇實下手處著緊用功不可只守著此箇行程節次便認作到頭處也

賦題之說若論詩人本意則湛露云云只是興發下句之詞未有他意而說者推以取義則似有今日之論亦不害於義理但露以陽晞猶諸侯稟王命以從事非謂陽盛而露晞如王道盛而諸侯衰滅也治道去泰甚誠出於黃老之意然吾言亦頗有近似者但在用者如何若看得準則定當不可易處然後隨其深淺而不求備焉此則儒者之去泰甚也若一切漫滅十分放倒而曰吾姑去泰甚焉則是被淫邪遁之詞而非所以爲訓矣聖賢惡似而非正爲此也尚安得捨吾不可易之權度而徇彼漢儒黃老之餘哉不知子上以爲如何趙推書云談義理者多被擯黜不知其間有能及此意者否然此勿以示人恐又生競辯譊譊可憎也別紙已注其下卒章幸深留意也

答鄭子上

子晦書煩致之或相見間鄉里公共利害告之無嫌也君平之說鄙見正如此南蒯事國語中所記尤詳可檢看也

答鄭子上

來書所問鬼神二事古人誠實於此處直是見得幽明一致如在其上下左右非心知其不然而姑爲是言以設教也後世說設教二字甚害事如溫公之學問雖一本於誠而其排釋氏亦曰吾欲扶教耳此只是看道理不透非獨欺人而并以自欺此大學之序所以必始於格物以致其知也平康正直則來喻得之矣但不知剛克柔克謂自克耶抑謂勝彼耶此上四句須看得有歸著乃無窒礙耳

答鄭子上

所示論語數條備見別來玩索功夫偶以病意思昏憒未暇細觀不敢草草奉報此間亦有朋友數人往來講學但久病倦甚無力應酬無以副其遠來之意新舊諸書尚有合整頓處頭緒不一亦以病倦不復能如舊日趲得課程未知何時復得會面所欲言者無窮臨書徒悵然也

答鄭子上

此心之靈即道心也道心苟存而此心虛則無所不知而豈特知此數者而止耶

此心之靈其覺於理者道心也其覺於欲者人心也昨答季通書語却未瑩不足據以爲說

使學者於致知上循序而進則凡所謂道德齋禮之類皆舉之矣

格物致知乃是就此等實事功夫上窮究非謂舍置即今職分之所當爲而泛然以窮事物之理待其窮盡而後意自誠心自正身自脩也

意不誠則撓亂其心牽連引動無所不至能誠意則心自正意雖不誠心固不可欺

此說甚善但不知既謂心不可欺何故却可撓動請更詳之

善端無時而不呈露於外又云尚何待於發見哉又云只於居處恭執事敬上用力即天理常存何時而不發見

既知善端無時而不呈露則當知無時不有下功夫處不可謂常時都不發見必待其有時發見而後可加功也若如所論只於恭敬上用功夫則又只是存養之事若便以此爲格物功夫則是程先生所謂若但敬而不知窮理却是都無事者矣須知遇事而知其當然即是發見就

此推究以造其極即是格物但且如此用功則所謂妄有所指而流於空虛未有所見而苟且自止之病亦不必慮矣

知至意誠一段

來喻得之舊說有病近已頗改定矣其它改處亦多恨未能録寄也

論易傳

易之爲書本爲卜筮而作然其義理精微廣大悉備不可以一法論蓋有此理即有此象有此象即有此數各隨問者意所感通如利涉大川

或是渡江或是涉險不可預爲定說但其本指只是渡江而推類旁通則各隨其事

論中庸

此書從前被人說得高了更不曾子細推考文意若細讀而深味之其條理脈絡曉然可見非是固欲如此剖析自是并合不聚也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至故君子謹其獨也若不分作兩段則是故君子云云故君子云云此兩處豈不重複況不可須臾離與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戒謹恐懼於不睹不聞與謹其獨分明是兩事

驗之日用之間理亦甚明只是今人用心麤淺下工不親切故不見其不同耳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雖是聖人自責之詞然必其於責人之際反求諸己而見其於道之全體曲折細微容有不能無不盡處如舜之號泣于旻天之類但當於此負罪引慝益加勉厲而不敢自恕焉耳以此見得古人文字關鍵深密直是不草草似乎中庸博學審問兩段亦非強爲分別如庖丁眼中自是不容有全牛也請更詳之

答鄭子上

此心之靈其覺於理者道心也其覺於欲者人心也可學蒙喻此語極有開發但先生又云向答季通書語未瑩不足據以爲說可學竊尋中庸序云人心出於形氣道心本於性命而答季通書乃所以發明此意今如所說却是一本性命說而不及形氣可學竊疑向所聞此心之靈一段所見差謬先生欲覺其愚迷故直於本原處指示使不走作非謂形氣無預而皆出於心愚意以爲覺於理則一本於性命而爲道心覺於欲則涉於形氣而

爲人心如此所見如何

中庸序後亦改定別紙錄去來喻大槩亦已得之矣

告子問性云云解云蓋指血氣知識爲性下又云近於後世佛家所謂作用是性之說又云告子謂人之甘食悅色性之自然蓋猶上章知覺運動之意也可學謂甘食悅色固非性而全其天則則食色固天理之自然

此說亦是但告子却不知有所謂天則但見其能甘食悅色即謂之性耳

告子先云義猶杯棬而下云以人性爲仁義其意蓋謂仁義出於本性但下文又指仁爲在内疑告子本皆以仁義爲外既得孟子說略認責以爲内而尚未知其所以愛故猶執義爲外告子知所以愛之由乎仁則亦知義之不離乎仁矣仁内義外之說不知告子何以附於食色性也之下可學竊疑告子指食色爲性以爲由心出故亦略指愛以爲在心初意亦只如此看適細推之似亦不以仁爲性之所有但比義差在内耳

盡心知性云云可學每讀先生書解於文義之間最不草草如君子深造之以道夜氣不足以存它人便不認之以足以兩字先生拈出而一段之意皆全故可學因此每觀書於文義之間一字不敢放過蓋古人文字高下曲折之間皆其意所寓故於此一段雖先生之說指意明白而竊有疑焉伏乞批示

論其理則心爲粗而性天爲妙論其功夫則盡爲重而知爲輕故云所謂知其心者即是知性而知天者也三者只是一時事但以表裏虛實反復相明非有功夫漸次也三者初無分別故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亦言其本一物耳所謂深造夜氣看得甚子細此書近爲建陽人販賣甚廣不知有幾人看得此意出來亦可歎耳

答鄭子上

有子言其爲人也孝悌只是言尋常人如此則好犯上者鮮矣其言頗輕下文孝弟其爲仁之本言即重蓋世間自有一等孝悌人而不知仁正是由而不知耳然則此一段當於

務字立字上著工夫

上兩句是說道有本末務本是工夫當於務字立字上著工夫

志學一段伊川先生謂聖人未必然亦只是爲學者立法先生注中亦取此說又云聖人生知安行非有進爲之漸然其乾乾不已之心未嘗自足則其極至之妙必有日新而又新者故其言如此愚鄙未曉且欲從伊川說如何恐識未至而彊求之徒有揣摩料想之病而無確實自得之功

聖賢之學非常情所能測依約如此須有與他人不同處耳

子謂韶盡美一段先儒皆引征伐以說武王謂其樂聲自不能掩今注云其實有不同亦是指其聲耶或謂其聲雖皆美推原其義則自有不同也

美者其功也善者功之所以立即指遜征伐是也

吾道一以貫之一章前注云此皆借學者而言在聖人則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是也（忠恕二字本是學者分上事不曾刪去忠也恕也）今注去上一句雖云至誠無息萬物各得其所而不明指其爲忠也未適如何

道體無二而聖人（今改作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此注是後來改本解釋極明白矣

答鄭子上

或謂伊川先生令尹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使聖人爲之是仁否先生曰不然聖人爲之亦只是清忠先生解云心德全體非事爲一節可論但二子之清忠使聖人爲之固只是清忠莫亦是仁中之清忠與二子異孔子謂二子之清忠而未仁可學謂二人既未仁則清忠亦未至似此反觀之如何

此說得之

回也三月不違仁尹氏曰三月言其久若聖人則渾然無間矣可學觀尹氏之意蓋以不違仁與安仁異必則聖人之安仁則無間斷若只如顏子之不違則雖欲無間斷不可非謂不違仁已至極特有間斷耳又不知尹氏之意果是如此否

此亦得之

天生德於予一章上蔡云使其能害己亦天也龜山亦然諸家多從之先生解云言必不能違天害己可學謂衰亂之世氣運差謬福善禍淫容或有失若天理則卓然常在如許盛德必不應殺得故伊川云聖人極能斷致以理

伊川說是夫子正意謝楊說是推說餘意亦不可不知也

泰伯及周之至德

此兩段且寬著意思看事救伐紂事雖不同然其隨時順天則一而已

答鄭子上

太極圖曰無極而太極可學竊謂無者蓋無氣而有理然理無形故卓然而常存氣有象故闢闔斂散而不一圖又曰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太極理也理如何動靜有形則有動靜太極無形恐不可以動靜言南軒云太極不能無動靜未達其意

理有動靜故氣有動靜若理無動靜則氣何自而有動靜乎且以目前論之仁便是動義便是靜此又何關於氣乎他說已多得之但此處更須子細耳

誠與仁之名所以異者誠自其渾然不動言之而仁則已流出矣故在濂溪圖誠爲太極而通書謂誠無爲於圖陽動屬仁於易元屬仁程先生亦謂生之理便是仁推此可見

自性言之仁字亦未流出但是其生動之理包得四者其實與誠字所指不同須更辨得分明始得

在臨漳問仁公先生曰仁在內公在外可學謂仁然後能公程說則是公然後能仁不知未仁何以能公

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己功夫極至處故惟公然後能仁理甚分明其曰公而以人體之則是克盡己私之後只就自身上看便見得仁也

大學云在止於至善程先生所謂理之精微不可得而名姑以至善目之也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程先生云仁者善之本乃是自發出說與大學非有二善如孟子說性善自情觀之亦是因發以見其善而其本善者固昭然而不可掩也程先生所謂姑以至善目之者乃所以極形容其精微耳所謂精微之不爲善而借此以名之也近世諸儒論性往往執此說謂性不可以善名而必欲置之於渾淪茫昧之地乃是粗見其外而不精見於內故其說差

其說得之

命者天之所以賦予乎人物也性者人物之所以禀受乎天也然性命各有二自其理而

言之則天以是理命乎人物謂之命而人物受是理於天謂之性自其氣而言之則天以是氣命乎人物亦謂之命而人物受是氣於天亦謂之性

氣不可謂之性命但性命因此而立耳故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非以氣為性命也

人生有壽夭氣也賢愚亦氣也壽夭出於氣故均受生而有顏子盜跖之不同賢愚出於氣故均性善而有堯桀之或異然竊疑天地間只是一氣所以為壽夭者此氣也所以為賢愚者亦此氣也今觀盜跖極愚而壽顏子極賢而夭如是則壽夭之氣與賢愚之氣容或有異矣明道誌程邵公墓云以其間遇之難則其數或不能長亦宜矣吾兒其得氣之精一而數之局者歟詳味此說氣有清濁有短長其清者固所以為賢然雖清而短故於數亦短其濁者固所以為愚然雖濁而長故其數亦長不知果然否

此說得之貴賤貧富亦是如此但三代以上氣數醇濃故氣之清者必厚必長而聖賢皆貴壽且富以下反是

儒釋之異

儒釋之異正為吾以心與理為一而彼以心與理為二耳然近世一種學問雖說心與理一而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故其發亦不合理卻與釋氏同病又不可不察

和靖論敬以整齊嚴肅然專主於內上蔡專於事上作工夫故云敬是常惺惺法之類

謝尹二說難分內外皆是自己心地功夫事上豈可不整齊嚴肅靜處豈可不常惺惺乎

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然謂之愛物則愛之惟均今觀天下之物有二等有有知之物禽獸之類是也有無知之物草木之類是也如數罟不入洿池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聖人於有知之物其愛之如此斧斤以時入山林木不中伐不鬻於市聖人於無知之物亦愛之如此如佛之說謂衆生皆有佛性故專持不殺之戒似若愛矣然高宮大室斬刈林木則恬不加恤愛安在哉竊謂理一

而分殊故聖人各自其分推之曰親曰民曰物其分各異故親親仁民愛物亦異佛氏自謂理一而不知分殊（佛氏未必知理一但借此言）但指血氣言之故混人民物為一而其它不及察者反賊害之此但據其異言之若吾儒於物竊恐於有知無知亦不無小異蓋物雖與人異氣而有知之物乃是血氣所生與無知之物異恐聖人於此須亦有差等如齊王愛牛之事施於草木恐又不同

此說得之

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常不移而氣不常定中庸曰大德必得其名必得其位必得其壽理固當如此然孔子無位顏子夭死蓬蓽之士固有老死而名不著者豈非氣使之然耶故君子道其常而不道其非常然竊疑理先而氣後今理既不足以勝氣則凡福善禍淫之說不驗常多何以為天地之常經意謂氣雖不同然亦隨世而異堯舜禹以聖人在上天下平治以和召和則氣亦醇正而隨於理如春秋戰國之時刑殺慘酷則氣亦隨之而變而理反不能勝此處亦當閱於人[illegible]

此於前段論性命處已言之矣雖是所感不同亦是元氣薄耳

答鄭子上

誠仁天下之理一而已然誠體也仁義禮智皆在其中仁用也與禮義智皆為誠中之一理仁為生動之理包含義禮智則又合為一全理又只是誠之推耳

理一也以其實有故謂之誠以其體言則有仁義禮智之實以其用言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實故曰五常百行非誠非也蓋無其實矣又安得有是名乎

性命若生而知之者渾然盡善則氣自氣理自理兩不相關又必說氣質自生知而下雖是天理無虧然卻繫於氣氣清而理明氣濁則理晦二者常合故指為氣質之性言此理視氣以為進退非以氣質亦為性命也

生而知者氣極清而理無蔽也學知以下則氣之清濁有多寡而理之全缺繫焉耳

儒釋前承所答云

吾以心與理爲一彼以心與理爲二亦非固然如此乃是其所見處不同彼見得心空而無理此見得心雖空而萬物咸備也雖說心與理一而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亦是見得不真故有此病此大學所以貴格物也

敬得批教反覆思繹乃知只有動靜之異而無內外之別又云二人亦各就一處言之

敬字工夫乃聖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間斷子上於講論處儘詳密却恐此處功夫未到所以不甚精明於己分無得力處須更於此子細著力以固根本爲佳

荅鄭子　一

近修何業因來幸語及也此間夏間精舍有數朋友自熹避地入山遂皆散去今則其室久虛蓋火色如此想彼自不敢來此亦不敢顧其來也閑中看得舊書一過有所未安隨筆更定恨相去遠不得相與討論也

荅鄭子上

病中不敢勞心看經書閑取楚詞遮眼亦便有無限合整理處但恐犯忌不敢形紙墨耳因思古人是費多少心思做下此文字只隔一手猶無人理會得深可歎息也所編左氏文字如何若有人寫旋寫得數段來亦甚幸也病中不敢出門已累月精舍亦鞠爲茂草塊坐無語偶便附此臨風依然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五十六

考異

荅前日看所寄易說（云云）先天次序（序一作第）

荅鄭子上既知善端無時而不呈露（云云）苟且自此（苟且一作流於）

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第五十七

書（知舊門人問答）

答林一之（揆）

疑問兩條至誠之說固難躐等遽論熹於四子後序中已略言之矣不謂一命集注甚明恐未詳考之過宜且平心寬意反復玩味必當自見或與朋友講之亦必得其說也

答林一之

所示疑義悉已附注鄙見於其下大抵向來見賢者言語論議頗多繁雜牽連之病今者所示

亦復如此此是大病須痛掃除凡有文字只就一段內看並不須引證旁通如此看得久之自直截也養氣一章却條暢所以如此只為此章不雜其它說支蔓耳此得失之證甚明不待遠求也

答林一之

二解垂示足見別後進學之功悲死亡慘未暇細考然其大指似已多得之矣但西銘中申生伯奇事張子但要以此心而事天耳天命不惑自無獻公吉父之惑也集注所疑亦甚精密但天之生物不容有二命只是此一理耳物得之者自有偏正開塞之不同乃其氣稟使然此理甚明程張論之亦甚詳悉可更詳考當見其意告子之失乃是不合以生為性正是便認氣為性故其稟不能不同此亦當更細消詳也二十五畝為貢恐是印本多二十字此眼前事不應如此之誤至如實皆什一之說記得亦用廬舍折除公田二十畝如先儒之舊但此却只說得百畝而徹耳七十而助之法則須就公田七十畝中尅除廬舍而貢計則亦可揍成什一注中

必是不曾說此一節此間無本檢不得然此亦是大槩依約不見古法果如何且當取其大指之略通可也如來喻商人以七畝為助此語亦踈蓋貢助異法貢則直計其五畝之入自賦於官助法則須計公田之中八家各助七畝只得五十六畝其十四畝須依古法折除一家各得一畝若干步為廬舍方成八家各助耕公田七畝也如謂熹說商人九分取一周人十分取一恐亦非熹本文商人九分取一除廬井則為十分取一如前所云固自分明周人則鄉遂溝洫

用貢法而自賦自不妨十分取一唯都鄙井田用助法則爲九一然如前說去其廬井則亦不害爲十之一矣周人未嘗專用九一也張子遺法不可見李泰伯平土書集中有之亦不在此然此等姑綴之亦無害正唯義理之大原與日用親切功夫不可不汲汲耳

答李堯卿（庚申）

示及疑義已悉眷報但恐且當據見成文義反復玩味自見深趣不必如此附會立說無益於事也安卿書來看得道理儘密此間諸生亦未有及之者知昏期不遠正爲德門之慶區區南官亦喜爲吾道得此人也鄧守下車既久諸事當一新鹽筴已囑鄭丞趙糾言之未知能勇爲否

所示鬼神之說甚精更宜玩索使凡義理皆如此見得有分別而無滞礙則理其可窮矣但所云非實有長存不滅之氣魄者亦須知未始不長存耳

答李堯卿

集注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妄意推求其說以謂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固仁也而亦莫非愛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亦仁也而亦莫非愛也所以安之所以信之所以懷之此則理也非愛也理則根原來處雖然不可易者也愛則指其見於用者言之故愛屬乎情愛乃仁之一事理屬乎性而理乃仁道之大全故愛不是仁而愛之理則仁也理者性也愛者情也性則體情則用仁之爲道本性而該情而心乃性情之主乎主乎性則所以然之理莫不具於心主乎情則所當然之愛莫不發於心由是而理完於此由是而愛行於彼皆心有以主之則仁豈非心之德歟

愛之理所說近之心之德更以程子穀種之譬思之

道千乘之國章集註謂五者相承各有次序竊意有土有民無非事者敬其事則心專在是纔敬便有信底意思民便有觀感之心不敬則心不在焉事便鹵莽便無終始全無誠意何以示信於民哉既敬而信則主一之功

到而無不慈費者其自奉必薄必能節以制度矣制度無非出於民者既知省節必是以民爲念而知所以愛之也愛之則不敢傷之必欲厚其生然非及時以耕則其生亦無自而厚故使之必不違其時矣不審於相承之意是否

此等處須看有能如此後方能如此之意又看有能如此後又不可不如此之意反復推之乃見曲折

主與尸其別如何既設主祭於其所又迎尸祭於其奧本是一神以奧爲尊以主爲卑何也宗廟之祭設尸謂以人類求之五祀有尸其義如何

不是尊奧而卑主但祭五祀皆設主於其處則隨四時更易皆迎尸於奧則四時皆然而其尊有常處耳据禮家說祭山川亦有尸其詳不可考矣

論韶武者大槩不出揖讓征伐二條程子則兼大傳爲說集注兼性之反之爲說以中庸三知三行觀之及其成功一也既謂之成功則

一而見於樂又有不同之實何也莫是生知安行終不可得而並雖曰學知利行有可企及之理恐亦只是全盡得許多道理論其天成渾然處其氣象終有間否

不惟大傳之說不足信但看兩聖人事業氣象自是有等差如性之反之成功雖一然武王地位終是覺得有痕迹在

樊遲問知告以敬鬼神而遠之在三代之時民間所謂鬼神士則有五祀與其先祖此樊遲之所當祭想無後世之所謂淫祠者告以敬而遠莫只以五祀爲戒也然以子路請禱觀之則曰禱爾于上下神祇程子謂子路以古人之誄對則是子路但舉此誄詞謂其有此禱之理爾意不在指所禱之神以爲請否

鬼神固不謂淫祀然淫祀之鬼神既不當其位未能除去則亦當敬而遠之耳

先生答安卿忘食忘憂是逐事上看一憤一樂循環代至今略借一事明之學樂至於三月不知肉味此發憤忘食底意及其得之深乃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此樂以忘憂底意

想其逐事上皆有此義故一憤一樂循環代至然亦不以此而終身其言不知老之將至蓋謙巳勉人耳覩耳順從心之年樂且不可得而言況所謂憤耶

此說得之然亦太拘滯矣須看它立言意思如何不可似此泥著也

明道先生云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某竊意宅百揆總元戎之任與高卧草廬愿然自樂者其理則一本無小大之分所謂禹稷顏回同道也萬變乃人之萬變在吾心實無一事吾之所以爲心者蓋無入而不自得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而已不審是否

吾之所以爲心者如何而能無入而不自得此須意會不可只作閑話說過便休也

太王有翦商之志而太伯不從太王欲傳位季歷以及昌則太伯遜位而去莫是翦商之事在我雖不從而難必於後人若不遜位而去則又兄弟爭國違父之命巳先失德此所以固讓也太王既有避狄之心何故又萌翦商之志於數十年之前莫是以其理與天命推之知商之必亡周家世世脩德知不能違天命之眷付邪方其去豳也爲民之故不欲驅之鋒鏑及其傳季歷以及昌亦爲民之故必欲拯之水火之中故避狄翦商亦時焉耳而巳事雖不同其心則一均之爲民無所利也

太伯只是不欲爲此事耳今亦未見其曲折不須如此穿鑿附會也

成於樂是古人眞箇學其六律八音習其鍾鼓管絃方底於成今人但借其意義以求和順之理如孟子樂之實樂斯二者亦可以底於成否

古樂既亡不可復學但講學踐履間可見其遺意耳故曰今之成材也難

子罕言利程子謂計利則害義害義則勿道可矣罕言何也

有自然之利如云利者義之和是也但專言之

則流於貪欲之私耳

夫子教人不出博文約禮二事在門人莫不知有此學惟顔子獨於博約之間有所造有所得故高者有可攀之理堅者有可入之理在前在後者有可從而審其的之理非其其它僅可以弗畔而已此門人之所以不可企及也

此說得之

升堂摳衣用兩手則手中無所執矣若有贄及執圭則升堂有不必摳衣但防其不至攝齊否

執圭而升則足縮縮如有循自不至攝齊矣

執圭上如揖下如授既曰平衡而又有上下莫是心與手齊如迹趨之間其手微有上下但高不至過揖下不至過授否

得之

明衣之制

未詳當闕

答李堯卿

禘說舉趙伯循謂魯太廟以周公爲始祖以文王爲配趙莫只是以意推之否

春秋纂例中引證甚詳

每事問之義如何

蓋平日講學但聞其名而未識其器物未見其事實故臨事不得不問耳

比干之忠方始謂之仁然亦只是一事之仁

詳味孔子之言比干恐不只是一事之仁

祭有小大有天地之祭山川之祭社稷之祭又有所謂五祀之祭及先祖之祭不知隨其大小各有其神耶抑天地間只一理感通耶

竊嘗思其說天地之間自其成形而觀之或小或大不能無別故王者既爲天下之主則天地之大王者當之故王者祭天地而推之諸侯爲一國之主則境內之名山大川諸侯祭之士爲一家之法則家之有門戶中霤之屬爲士者祭之若夫社稷則專爲民而設凡有土有民者莫不各有所建社稷而祭之必有祖而祖在所祭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莫不有先祖之祭若論小大之制則因王公士庶而爲之等差其祭秩不能無分別也若論其

所以致祭之理則所謂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誠之不可揜如則上而王者之於天地下而士庶之於五祀祖先其感通只一理耳上祭謂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即此而推天地精神便是王者精神其鬼神之德感通之理不容有所分別也妄意推求不審是否

大槩如此然更有分別曲折處宜詳味之

三代革命何故要改正朔夏時既正必欲改之商周無乃好異而未盡相承之義春夏秋冬以成一歲此時序之正必欲改之無益於事秖見亂天時耳其改之之義謂何

改正朔所以新民之耳目古人蓋有深意而子丑之月亦有可爲歲首之義

孔子於定公時欲隳三都欲以其甲兵孟氏不肯隳郕圍之不克聖人舉事自是精審何故郕不肯從命及圍之又不克何也

三都當隳是時又有可隳之勢故因而乘之孟氏亦非不肯隳但其守者不肯因喚醒了孟氏耳

某往年與先兄異居不知考禮經輒從世俗立家先龕子妄意按温公書儀立牌子　不知用古尺只用匠者尺頗長大且嘗植於趺考用紫囊妣用緋囊考妣共用一木座從上單下至趺伏承台誨云而今不可動謹惟再有懇請家中所設之上既不可動尋常只講俗節之祭向來祭禮行於先兄之家時祭及禰祭某曾預陪祭執事之列自先兄去後舍姪承祭祀祧高祖而祀先兄爲禰某家中既有家先上關高祖之祭下無禰祭於心實不安欲於時祭畢移饌一分祭高祖於某家某主之遇當祭禰之月亦欲私舉禰祭如何若舉此二祭又成支子有祭庶子祭禰於禮經不合

此事只合謹守禮文未可遽以義起也況有俗節自是展哀敬之誠乎

某家中自高祖而上三墓埋沒草間高祖墓又被曾叔祖以不利其房下欲改葬方發故壙見其中甚溫燥倉皇掩塞墓面磚石狼藉自先世皆不及整三墓相去三四里之內又在田頭某往來其下甚不遑安今欲重修整春秋薄講墓祭之禮令舍姪主之不審於親盡之墓合祭否

墓祭無明文雖親盡而祭恐亦無害

自高祖至禰忌日之衣服飲食當如何衆子孫當何如伯叔父母兄弟孫姪嫡子衆子及再從三從已往忌日又當如何

橫渠忌日衣服有數等今恐難遽行且主祭者易以黲素之服可也

答李堯卿

前書所喻大學改字處已報右薄矣鄭氏字不必去亦無

害也盡字固可兼得切意恐切字却是盡於內之意若只作盡字須兼看得此意乃佳耳康誥小序以爲成王封康叔之書今考其詞謂康叔爲弟而自稱寡兄又多述文王之德而無一字及武王者討乃是武王時書而序者失之向來於或問中嘗有此一段後覺其非急遂删去之今亦不必添也但存此一句讀者須自疑著别去推尋也

答李堯卿

或問所釋皆因經文獨致知舉程子五條於格物之前何也莫是格物致知亦難截然分先後故或問於此章一袞說去否

格物致知只是一事難分先後

窮理舉延平先生說推其意亦不出於程子謂其規模之大條理之密有所不逮者莫是延平窮一事必待其融釋脫落然後别窮一事若偶於此一事尚未能遽爾融釋是終爲此一事所拘不若程子云且别窮一事或先其易或先其難此便是所不逮處否

程子之言誠善然窮一事未透又便别窮一事亦不得彼謂有甚不通者不得已而如此耳不可便執此說容易改換却致功夫不專一也

窮理之學於六十四卦大象便是貫通處否

貫通須是無所不通如此說却拘束了

經文先從明明德於天下節次說來說至下工夫之處始謂致知在格物又從物格知至節次說去說至成功之終處謂天下平所以如此反覆推說者欲人知夫進功之序則不可不勉又知夫成功之終則不可不至於傳之十章則專以進功爲言蓋進功之序在學者當深知其然則成功之驗自可黙耳此傳文釋經之意也

此說得之

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此語形容得浩然之氣莫是那相關不斷底意可以見浩然者本自聯屬又交花對語便是無不慊與不餒底意否

只是大意如此難似此逐字分析也

仁聖通上下言聖則造其極孟子於三子清和任各以聖言之此語涉於通上下否

三子清和任正是造其極處

天地之塞吾其體云云塞者日月之往來寒暑之迭更與夫星辰之運行山川之融結又

五行質之所具氣之所行無非塞乎天地者

塞字意得之

答陳安卿（淳）

仁字近看未審認得意是否請質諸明訓之下夫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生所得以爲心者其體則通天地而貫萬物其理則包四端而統萬善蓋專一心之全德而爲性情之主即所謂乾坤之元者也故於此語其名義則以其冲融涵育溫粹渾厚常生生而不死因謂之仁人惟己私蔽之是以生道息而天

理隔遂頑然不識痛痒而爲忍人人之所以體乎仁者必此身私欲淨盡廓然無以蔽其所得天地生物之體其中真誠惻怛藹然萬物之春意常存徹表徹裏徹巨徹細徹終徹始渾是天理流行無一處不匝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貫如一元之氣流行無間斷乃可以當渾然之全體而無愧若一處稍有病痛一微細事照管不到一頃刻稍有間斷則此意便私私意行而生道息理便不流通便是頑麻絕愛處烏得渾全是仁如人之一身渾是血氣周流便是純無病人纔一指血脉不到便是頑麻不仁處顏子三月不違仁三月之後則微有少違然當下便覺融化依然復不見其違焉竊意三月之內渾是中心安仁底氣象三月之後便是勉而中否

中後又不須勉但久則又不免於有違耳志學是於斯道方識得大綱大體其心一直向乎此以求之視聽寢食講論思索無時不念念在此更不參差揷雜轉處却顧遲回於天理人欲之間而不決此即格物致知用工

處也立是於大綱大體已把得定確然有主於中持之堅守之固而不爲外物所遷奪此即誠意正心脩身用工處也不惑是於大綱大體中又極節目纖悉皆昭晰明徹灼然真知其蘊而無一理之或疑矣此即物格處也知天命是又總其精粗大小根原所自來處全體廓然洞明而會萬理於一本矣此即知至處也耳順是我與理一徹表徹裏無間隔違逆聲纔入心便通不待害有以聽於彼凡入吾聞者無非至理精義此又物格知至之

熟處也從心則心體渾淪是義理如一團光潤良玉如百鍊明瑩精金至是則非由我矣

凡有動皆隨心之所之行便行止便止喜便喜怒便怒惻隱便惻隱羞惡便羞惡無不從容大道上行而莫非準繩規矩之至絶不容一毫有我於其間此又意誠心正身修之熟處也不審如此分別得否

立是物格知至而意誠心正之效不止是用工處不惑知命是意誠心正而所知日進不已之驗以至耳順則所知又至極而精熟矣餘則來說得之

孔文子何以謂之文據其妻太叔事亦大節目處悖理傷義如此其它更不足道矣孔子却不沒其善而許以好學下問何也恐此句直就問謚處說當時人作此謚其本意所取者在此故特因其說而言之亦姑語其大槩而已非美其有是善而許之否

此章固因論謚而發然人有一善之可稱聖人亦必取之此天地之量也

陳文子棄馬十乘章集注云去之它國不能審度輕重而卒反於齊焉輕重字何所指而言之恐重只是告他國不能請方伯連帥以討崔子之罪而輕又不能終守其自潔之節乃戀戀復反其故居云

陳文子以崔子弑君而去齊可也它邦未有是事乃以為猶崔子而去之所謂不審輕重者此也

再斯可矣只是就季文子身上行事處說在學者窮索理義則思之思之而又思之愈深而愈精豈可以數限而君子物格知至者萬事透徹事物之來皆有定則從容以應之亦豈待臨時方致其思不審此語只是文子事抑衆人通法皆當以再為可 不容有越思邪而程子又何故只就為惡一邊說也

物格知至者應物雖從容然臨事豈可不思況未至此又豈可不熟思耶故以再思為衆人之通法盖至此則思已熟而事可決過則惑矣

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有人實無憾朋友之心但於日間合用之物貧無財置之也艱故或敝則闕其用亦不能恝然忘情於是物而不為之嘆惜不審此於無憾意有妨否

雖無憾於朋友而眷眷不能忘情於已敝之物亦非賢達之心也

可也簡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上句可使南面亦有可字此可字乃賞許之與不可字意不同不審以何別之（不可之不疑下字之誤）

可字單稱與下文有所指者不同

不如樂之者此樂字與顏子之樂意思差異否

較其大槩亦不爭多但此樂之者之字是指物而言是有得乎此道從而樂之也猶樂斯二者之樂樂循理之樂如顏子之樂又較深是安其所得後與萬物爲一泰然無所窒礙非有物可

玩而樂之也

發憤忘食是始者著力去求之時樂以忘憂是後來有得而安之時二者先後自不同而氣象亦自不相扯按集注意是二者齊著力到老如何是二者之辨處恐在學者於此有先後之截而聖人生知安行徹始徹終渾是如此將那箇截做先將那箇截做後但以其字而言則且如是分別否抑嘗玩味此章三句固是謙己勉人如此然亦可見聖人之心別無它從生至死全渾淪在義理中相與周

流不少離而身世事物之念皆灑然不凝於胷次也不審是否

忘食忘憂是逐事上說一憤一樂循環代至非謂終身只此一憤一樂也逐事上說故可遂言不知老之將至而爲聖人之謙辭若作終身說則憤短樂長不可并連下句而亦不見聖人自貶之意矣來喻未然而集注亦未盡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蓋胷中和樂然後於食能甘美而飫飽臨乎哀戚之地此心爲之感動而吾之哀

樂亦與然於食蓋不下咽矣豈能甘美而飫飽也哭者哀之至弔死而至於哭必其情之厚者非尋常行弔比也其恩感傷悴中情之所形必不能頓然遽釋於一哭之退而便歌樂此二者皆天理自然而然真情自有所不忍處而非人所強爲者聖人但由天理行順之而不逆耳是謂情性之正本中而達和而仁之所以流行者也然質之日用間則此事更有曲折如臨乎有喪者之側主人固留飲或辭之不得或與長者同行長者留則少者

有不得而辭者辭以實則形主人之非禮辭以疾則僞難拚力辭而峻拒則又恐嫌情而近於硜硜之信果不知如何爲當其有情輕不至於哭但以尋常行弔者恐亦不能終食之間不化或感物而笑樂或燕會於它所與夫送人之葬而與飮胙燕賓等類不審有妨無妨如何若謝氏此章之說其末意恐施於情厚而當哭者則未穩否

聖人情性之正當於哀未遽忘處看謝氏乃以忘處爲正豈習忘養生之餘習耶聞韶忘味之

說亦然恐皆過矣所喻行弔而遇酒食此須力辭必不得已而留亦須數辭先起不可醉飽

程子曰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又謂命爲中人設上智更不言命然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又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又曰公伯寮其如命何皆斷以命而安之之辭何也命遇之說望爲剖示

三語皆必其不能爲害之詞與不得已而聽命以自安者不同也

伯夷何以只知有父命而不知有天倫叔齊何以只知有天倫而不知有父命恐是在伯夷則其兄弟係於己而父命係於公以二者權之則父命爲尊而兄弟爲卑在叔齊則其父子繫於己而天倫係於公以二者權之則天倫爲重而父子爲輕否

以天下之公義裁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以人子之分言之則又不可分輕重但各認取自家不利便處退一步便是伯夷叔齊得之矣胡氏春秋後有謹始例說得好

子路請禱集注舉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程

子曰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祐也范氏亦曰子之於父臣之於君有疾而禱禮之常也然世俗纔疾病則靡神不禱靡祀不脩此乃燭理不明而惑於淫怪不知死生有命在天彼沉寃滯魄安能壽之而安能夭之是特鄉閭庸夫庸婦鄙陋之見耳今子路如此學而諸家如此說則亦有此理而或可爲之耶

疾病行禱者臣子之於君父各禱於其所當祭士則五祀是也子路所欲禱必非淫祀但不當請耳故孔子不以爲非而但言不必禱之意

聖人憂世覺民之心必終其身至死而不忘耶抑當憂世覺民非其時此意亦嘗在懷但不戚戚發露也若終其身常不忘則不見聖人胷中休休焉和樂處若時或恬然不戚戚發露則又不見聖人於斯人其心相關甚切處若憂世之心與和樂之心並行而不悖則二者氣象又爲如何

聖人之心樂天知命者其常也憂世之心則有感而後見耳

君子於其所當怒者正其盛怒之時忽有當

喜事來則如何應將應怒了而後應喜耶抑中間且輟怒而應喜喜了又結斷所怒之事耶抑當權其輕重也

喜怒迭至固有輕重然皆自然而應不暇權也但有所養則其所應之分數緩急不失輕重之宜耳

先生嘗說善人不足任道狷者剛介有守有骨肋做得事如曾子孟子皆過於剛如文帝是善人只循循自守武帝有狷底氣象足以大有爲又嘗說孟子比原憲則憲狷介謹守有餘然不足以任道孟子便擔當做得事其

說狷字意不同何也

狂者志高可以有爲狷者志潔有所不爲而可以有守漢武帝不是狷恐聽之不審也武帝近狂然又不純一不足言也

爲善則福報爲惡則禍報其應一一不差者是其理必如此抑氣類相感自如此耶

善惡各以氣類相感而得其應便是理合如此

淳向者道院中常問未發之前是靜而靜中有動意否先生答謂不是靜中有動意是有動之理淳彼時不及細審後來思之心本是

箇活物未發之前雖是靜亦常惺在這裏惺便道理在便是大本處故謂之有動之理然既是常惺不恁地瞑然不省則謂之有動意亦豈不可耶而先生却嫌意字何也恐意字便是已發否抑此字無害而淳聽之誤也凡看精微處恐易差更望示教

未動而能動者理也未動而欲動者意也

人心是箇靈底物如日間未應接之前固是寂然未發於未發中固常恁地惺不恁瞑然不省若夜間有夢之時亦是此心之已動猶

晝之有思如其不夢未覺正當大寐之時此時謂之寂然未發則全沉沉瞑瞑萬事不知不省與木石蓋無異與死相去亦無幾不可謂寂然未發不知此時心體何所安存所謂靈底何所寄寓聖人與常人於此時所以異者如何而學者工夫此時又以何爲驗也

寤寐者心之動靜也有思無思者又動中之動靜也有夢無夢者又靜中之動靜也但寤陽而寐陰寤清而寐濁寤有主而寐無主故寂然感通之妙必於寤而言之

昏禮用命服程子嘗論之矣然以得爲恱言之恐涉於以利言也若其意在於爲悅則終是令人有作容不審於禮果合如何淳正月欲行親迎欲只用冠帶如何

昏禮用命服乃是古禮如士乘墨車而執鴈皆大夫之禮也冠帶只是燕服非所以重正昏禮不若從古之爲正

答陳安卿

大學舉吾十有五章來教云立是物格知至而意誠心正之效不止是用功處不惑知命是意誠心正而所知日進不已之驗以至於耳順則所知又至極而精熟矣淳竊疑夫立者確然堅固不可移奪固非真知不能然此時便謂物已格知已至恐莫失之大快否又事物之理精微眇忽未至於灼然皆無疑惑萬理根原來處未洞見天命流行全體安得謂之知已至曰所知日進不已則是向前猶有可進步又安得全謂之至而耳順又云所知至極而精熟又何言之重複也而集注於耳順條方云知之至又何也凡此皆淺見未

喻抑此之旨在聖人分上言則聖人合下本是生知義理本是昭著自兒童知已至極本無疑惑天命全體本無蔽隔當入大學則亦漫勘驗其所以然隨衆做些小致知格物工夫雖做此工夫而與衆超越云云若以學者爲學之序言則自其志學時方一一做致知格物工夫以考察夫義理積十五年之功至於確然有立時是亦真有所知然後能然未可便謂物已格知已至

細思此意只得做學者事看而聖人所說則是

它自見得有略相似處今又竊測它不得也正如曾子借忠恕兩字發明一貫之妙今豈可謂聖人必待施諸己而不願然後勿施於人也然曾子所借猶有跡之可擬此則全不可知但學者當以此自考耳

來教孔文子章云此章固因論謚而發然人有一善之可稱聖人亦必取之此天地之量也淳謂自聖人平心泛論人物言之則凡有一善之可稱雖元惡大憝亦必取之如天地之量無所不容自學者精考人物言之則聖

人所取之善當實體以爲法而其不善則亦當知所以自厲

大槩是如此然不必說得太過却覺張皇無涵蓄意思

再斯可矣再字未詳如何方是一番思如何方是再番思

事到面前便斷置了是一番思斷置定了更加審訂是第二番思

桓魋其如予何匡人其如予何公伯寮其如命何來教云三語皆必其不能爲害之辭與

不得已而聽命以自安者不同淳竊謂三語皆是必其不能爲害之辭此便是聖人樂天知命處見定志確斷然以理自信絕無疑忌顧慮之意雖曰命而實在主於理渾不見有天人之辨彼不得已而聽命以自安者本不顧天理義之當如何但以事勢無可奈何遂委之命以自遣而實未能自信乎命與聖人之所謂命者自不同程子所謂命爲中人設即此等所謂命耳故在聖人分上則此等命不足道也是則聖人之所謂命與常人之所

謂命者事同而情異焉不審是否（聖人所謂命者莫非理）

上二語是聖人自處處驗之已然而知其決不能害已也下一語是爲子服景伯等言知其有命而未知其命之如何但知公伯寮之無如此何耳

來教論夷齊云以天下之公義裁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以人子之分言之則又不可分輕重但各認取自家不便利處退後一步便是伯夷叔齊得之矣淳詳此竊謂諸侯繼世

襲封所以爲先君之嗣而爵位内必有所承上必有所稟而大倫大義又不至於相悖端可以光付託而無歉然後於國爲正伯夷叔齊以天倫言之則伯夷主器之嫡在法固當立然不得先君之命則爲無所承烏得以嗣守宗廟而有國也以父命言之則叔齊固有命矣然伯夷長也叔齊弟也叔齊之德不越於伯夷其父乃舍嫡立少是一時溺愛之私意非制命以天下之公義者也亂倫失正王法所不與何可以聞于天子而撫國也此皆在己有礙而不利便處此在伯夷所以不敢拂天倫自處以壓父命之尊只得力辭而不受而決然不敢以或受在叔齊所以不敢恃父一時之命以壓天倫之重只得固讓而不爲而決然不敢以或爲此是據其分之所當然以求即乎吾心之安蓋不如是則於心終不安爲伯夷者是不受之先君不受之天王而受之於弟爲叔齊者是成父之非命而干王法也豈得爲受國之正乎

此說得之但更看求仁得仁處

再問子路請禱

大槩是如此但推得太支蔓如云禱尒于上下神祇是引此古語以明有禱之理非謂欲禱于皇天后土也

又嘗疑集注曰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夫自其論聖人所以無事於禱者其義固如此然此一句乃聖人自語也聖人之意豈自謂我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哉不審此問少曲折更如何

聖人固有不居其聖時節又有直截擔當無所推讓時節如天生德於予未喪斯文之類蓋誠有不可揜者

小學載庾黔婁父病每夕稽顙北辰求以身代而今文此下更云數日而愈果有此應之理否若果有應之之理則恐是父子一氣此精誠所極則彼既餒之氣因復爲之充盛否抑此適遭其偶然亦實非關於禱實無轉夭爲壽轉禍爲福之理人子於此雖知其無應之之理而又却實行其禮則恐心是不相似

禱是正禮自合有應不可謂知其無是理而姑爲之

来教云寤寐者心之動靜也有思無思者又動中之動靜也有夢無夢者又靜中之動靜也但寤陽而寐陰寤清而寐濁寤有主而

無主故寂然感通之妙必於寤而言之淳思此竊謂人生具有陰陽之氣神發於陽魄根於陰心也者則麗陰陽而乘其氣無間於動靜即神之所會而爲魄之主也晝則陰伏藏而陽用事陽主動故神運魄隨而爲寤夜則陽伏藏而陰主靜故魄定神蟄而爲寐神之運故虛靈知覺之體爗然呈露有苗裔之可尋如一陽復後萬物之有春意焉此心之寂感所以爲有生神之蟄故虛靈知覺之體沉然潛隱悄無蹤跡如純坤之月萬物之生性不可窺其朕焉此心之寂感所以不若寤之妙而於寐也爲無主然其中實未嘗泯而有不可測者存呼之則應驚之則覺則是亦未嘗無主而未嘗不妙也故自其大分言之寤陽而寐陰而心之所以爲動靜也細而言之寤之有思者又動中之動而爲陽之陽也無思者又動中之靜而爲陽之陰也寐之有夢者又靜中之動而爲陰之陽也無夢者又靜中之靜而爲陰之陰也又錯而言之則思之有善與惡者又動中之動陽明陰濁也無思

而善應與妄應者又動中之靜陽明陰濁也夢之有正與邪者又靜中之動陽明陰濁也無夢而易覺與難覺者又靜中之靜陽明陰濁也一動一靜循環交錯聖人與衆人則同而所以爲陽明陰濁則異聖人於動靜無不一於清明純粹之主而衆人則雜焉而不齊然則人之學力所係於此亦可以驗矣

得之

宰予晝寢云云　予雖非顏閔之倫而在聖門亦英才高第皆聖人所深屬意者而予懈怠如此故云云

學者自是不可懈怠非有已前許多說話也

又前段云吾職分已脩而吾事業已畢乎吾生[illegible]已足而吾將俯仰無愧乎云云

義理無窮若自謂四事都了而可以自安則雖不晝寢而已爲懈怠矣此段大支蔓語氣頗似張無垢更宜收斂就親切處看此書可否兩言而決耳何用如此說作耶

仁者先難而後獲　先難克己也既曰仁者則安得有己私恐此仁者字非指仁人而言疑

脉猶曰所謂仁云者必先難後獲乃可謂之

仁

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語意正如此仁者雖已無私然安敢自謂已無私乎來示數卷此一樣病痛時時有之

又集注曰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處下心字是如何豈此處便已是仁者之心耶抑求仁而其心當如是也曉此一字未徹

仁者之心如是故求仁者之心亦當如之

又呂氏四句正是解此意四句然不憚所難爲一句似亦只說得先難意而後獲意思不切如何

當時本欲只用呂說後見其有此未備故別下語又惜其語非它說所及故存之於後耳

述而第三十二章旣以爲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許而第二章學而不厭誨人不倦集注又謂皆我所不能有或者疑聖人之意不應如此相反欲以第二章亦爲自許之詞而何有於我哉只謂其何但我有此衆人皆能如此

庶前後意不相背淳爲說以破之曰聖人之言各隨所在而發未嘗參差掎雜當其有挪夫子以聖且仁者故夫子辭之而不敢當因退而就夫爲之不厭誨之不倦以自處此是爲謙之意是辭高而就卑也及人以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二事歸之夫子則又辭之以我所未嘗有此時爲謙之意是辭其有能以就無能也二處之言雖相襲而意之所主各自不同

不居仁聖已爲謙矣以學不厭誨不倦爲無有

又謙之謙也至於事父兄公卿一節則又謙謙之謙也蓋聖人只見義理無窮而自已有未到處是以其言每下而益見其高也

論語或問說桓魋匡人不能違天害已處此問病處亦與晝寢章相類

聖人旣知天生德於我決無可害之理矣而避患又必周詳謹密者何耶（云云此身爲天地所託至重云云）

患之當避自是理合如此衆人亦然不必聖人爲然也

君子坦蕩蕩坦蕩二字只相連俱說氣象謂只是胷懷平坦寬廣亦抑坦字就理說由循理平坦然後胷懷寬廣也

只合連說看下文對句可見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集注云盛德之容中正和平陰陽合德竊嘗因其言而分之以上三截爲陽而下三截爲陰似乎有合然又以上三截爲陰而下三截爲陽亦似有合未知所決抑聖人渾是一元氣之會無間可得而指學者強爲之形容如且以其說自分

三才而言則溫然有和之可挹而不可屈奪則人之道也儼然有威之可畏而不暴於物則天之道也恭順卑下而恬然無所不安則地之道也自陽根陰而言則溫者陽之和厲者陰之嚴威者陽之震不猛者陰之順恭者陽之主安者陰之定自陰根陽而言則溫者陰之柔厲者陽之剛威者陰之慘不猛者陽之舒恭者陰之肅安者陽之健蓋渾然無適而非中正和平之極不可得而偏指者也

此說推得亦好

泰伯之事集注云云當時商室雖衰天命將勢猶未也大王乃萌是心睥睨於其下豈得不謂之邪志泰伯固讓爲成父之邪志且自潔其身而以所不欲者推之後人何以爲至德集注所謂豈無至公之說又果如何

翦商乃詩語不從亦是左氏所記當時必有所据看書中說肇基王迹中庸言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則可見矣此聖賢處事之變不可拘以常法處而太伯之讓則是守常而不欲承當此事者也其心即夷齊之心而事之難處則

有甚焉尚以成父之邪志責之誤矣

以能問於不能章集注採尹氏幾於無我幾字只就從事一句可見邪抑併前五句皆可見邪犯而不校亦未能無校此可見非聖人事

顏子正在著力不著力之間非但此處可見又

只就從事上看便分明不須更說無校之云也

篤信好學猶篤行之云不是兩字並言既篤而又信否集注云篤厚而力也何謂厚而力

只是其心加隆重於此而又懇切於爲之既

不輕信而又不苟信否

篤信只是信得牢固不走作耳未有不輕信苟信之意不輕不苟却在好學上見

泰伯第十六章蘇氏有是德無是德之說所謂德者是原於天命之性否

德字只是說人各有長處不必便引到天命之性處也

恫而不愿愿字何訓或謂謹愿則有不放縱之意或謂原慤則有朴實之意二說各不同不審其義果如何第十七篇鄉原章亦引荀

子愿慤之說

二說無甚不同鄉人無甚見識其所謂愿未必眞愿乃卑陋而隨俗之人耳

集注又曰侗無知悾悾無能竊意侗者同也於物同然一律瞋無識別是猶是也非猶是也悾者空也悾而又悾是表裏俱悾無寸長之實

此亦因舊說以字義音韻推之恐或然耳此類只合大槩看不須苦推究也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集注云言以是爲善非謂必欲如是也竊謂善者微有未穩善者則有嘉善之意此不厭但不嫌遠而已蓋聖人平日簡淡

以下文推之聖人凡事子細初無簡淡之意若如所說則記者當云膾不厭粗食不厭糲乃爲正理不應反作如此說也

不得其醬不食集注云惡其不備也竊疑惡字太重似見聖人有意處

惡其不備非惡其味之不美但忌其貪味不苟食耳

集注中仲尼不易爲夫子何也若如中庸第二章所辨則恐在當時爲可耳

不曾如此理會恐亦不須如此理會也中庸或問乃爲近年有以此疑中庸非子思之作者故及之耳

文之爲說大要只是有文理可觀之謂蓋凡理義之載於經籍而存乎事物之間與夫見於威儀華采而爲盛德之輝光形於禮樂制度而爲斯道之顯及所引爲有文理之可觀者皆是云云

物相雜故曰文如前所說是也如下面分別諸說則恐未然如曰則以學文何以見其不爲威儀華采禮樂制度耶

大學疑或問云人物之生莫不得其所以生者以爲一身之主近改物字作類字竊意類字意固不重疊而字似少開不若只依物字

向來改此類字蓋爲下文專說人之明德故不可下物字若作物字即須更分別人與物之所以異乃爲全備近已如此改之矣

或問云既真知所止則其必得所止若已無甚間隔竊疑若已字辭旨恐未明白（欲改作亦非有甚間隔）

若字意自分明未是真無間隔也

格物章或問云其所以精微要妙不可測度者乃在其真積力久心通默識之中此句曉之未詳

此處細看當時下語不精今已改定

或問又曰所謂豁然貫通者又非見聞思慮之可及也此句曉之未詳不審此只是方其正一　格物時猶可勉勵用工夫以格之如所謂豁然貫通處則必真積之久從容涵泳優游純熟不期而自到非强探力索可擬議以至耶抑是既到豁然貫通地位便是真知透徹云云若於此而猶用力思索便是沛然自得

前說只以文義推可見何待如此致疑耶

或問所引書降衷以下八言雖皆所以證夫理而其相次莫亦有序否嘗試推之降衷自天賦於人而言秉彝自人稟於天而言衷者理之至善而無妄也彝則理之一定而有常也常即善之所爲因有是善故能常衷者統

言彝則指定言此二句方舉其大綱而下文則詳之天地之中統言天地間實理渾然大中無所偏倚爲萬邦之極而萬物之生莫不以是爲樞紐也此比所謂衷則又加確矣天命之性指是理降而在人爲賦生之全體而性則實即夫天理之中而非有二者是二言者一言天一言自天而人又所以兼明夫天賦於人而詳其降衷之意也仁義之心仁義乃即天命之性指其實理而心則包具焉以爲體而主於身者也此比所謂彝則又加實

矣天然自有之中又細言是理之散於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然一定之則無過無不及皆天之所爲而非人之力者而其實又不外於其心此二句又就性而言合衷彛而結之蓋萬物雖各有當然無過不及之理然揔其根原之所自則只是一大本而同爲一理也此理人物所共由天地間所公共所以謂之道而其體則統會於吾之性非泛然事物之間而不根於其内也竊疑此下更宜以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以包天人事物體用動靜内外終始一貫爲說似於八言之下其意尤爲圓也而不之取不審何也

當時只以古今爲次第未有此意周子語意差遠故不得引以爲證恐却費注解也

延平格物之說原其意亦自程子說中得之云云

又嘗疑前面反復論難專以程說爲主蓋不可以復加矣至此叚引延平說則又曰有非他說所能及未易以口舌爭其辭似抑揚低昂有左程右李別立一家之意

它說是指門人說語意自明何疑之有

傳言謹獨正就誠意著工夫處說或問又就意已誠之後說夫意之誠者旣無所不盡眞能慊快充足仰不愧俯不怍到此地位其勢決然自不能已矣而猶曰不敢弛其謹獨之勞焉所以防慮省察使其日新又新而不至於間斷何也恐此時所謂謹獨與向時所謂謹獨者大不同

兩說不見其不同但一說到此恰好著力不可間斷耳

絜矩或問云各得其分不相侵越廣狹長短平均如一此四句曉之未詳

所惡乎左便是左邊人侵了自家左邊界分而我惡之故我亦不以此待右邊人而不侵它右邊之左如此方得左邊界分分明又以所惡乎右者度之方得右邊界分分明上下前後亦莫不然則四至所向皆得均平而界分方整無偏廣偏狹之病矣

作新民是成王封康叔之語而或問中曰武王何也

此書序之誤五峯先生嘗言之舊有一叚辨此

後以非所急而去之但看此與酒誥兩篇只說文王而不及武王又曰朕其弟小子封又曰乃寡兄勗（武王自稱猶今人云劣兄）則可見矣（周公初基一節是錯簡）

又雜疑中庸序曰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人心只是就形氣上平說天生如此未是就人爲上說然上文又曰或生於形氣之私乃却下私字何也私恐或涉人爲私欲處說必與上智不能無人心句不相合

不審如何

如飢飽寒煖之類皆生於吾之血氣形體而它

人無與焉所謂私也亦未便是不好但不可一向狥之耳

程子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如先生舊時亦嘗有壽母生朝及大碩人生朝與向日賀高倅詞恐非先生筆不審又何也豈在人子自己言則非其所宜而爲父母待親朋則其情又有不容已處否然恐爲此則是人子以禮律身而以非禮事其親以非禮待於人也其義如何

小學一章是力量不足故過了處然亦或有不得已者其樣各不同也

程子以心使心之說竊謂此二心字只以人心道心判之自明白蓋上心字即是道心專以理義言之也下心字即是人心而以形氣言之也以心使心則是道心爲一身之主而人心其聽命也不審是否

亦是如此然觀程先生之意只是說自作主宰耳

貧者舉事有費財之浩瀚者不能不計度繁約而爲之裁處此與正義不謀利意相妨否

竊恐謀利者是作這一事更不看道理合當如何只論利便於己與不利便於己得利便則爲之不得則不爲若貧而費財者只是目下恐口是不相應因斟酌裁處而歸之中其意自不同否

當爲而力不及者量宜處乃是義也力可爲而計費吝惜則是謀利而非義矣

中庸尚絅條以爲己立心明之象不露如何

（象字疑高）以爲己立心明之象莫是有實在其中只要自溫好不用人知否

此說得之然更宜詳味

答陳安卿

泰伯為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嘗因是而推設使文王當武王之時則革命之事亦為之否乎武王處文王之地則服事之禮亦如文王否乎竊恐此處皆繫乎天不由乎人使云果欲有為則亦不容文王不欲為天果未欲有為則亦不容武王必欲為聖人之心廓然大公如衡之平彼此一無所偏惟其來而順權以應之耳初何容心預安排指擬於

其間文王武王易地則皆然不審是否（此非本章正義但欲因其事變看聖人心耳）張子謂一日天命未絕則為君當日天命絕則為獨夫天命絕否視之人情而已不審一夫之心未解還得為天命猶未絕否抑許大公天下之命豈偏在一夫上到此則聖人用權之地惟幾微義精者乃可以決之自不容以常法論也

詳考詩書則文武之心可見若使文王漠然無心於天下斂然終守臣節即三分之二亦不當有矣然此等處正夫子所謂未可與權者食肉

不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

高堅前後大槩只是譬其無階可升無門可入無象可執捉也然而考其高堅前後之實恐亦不外乎日用行事之近即是日用間事但其理如是之高堅玄妙耳高是理義原頭上達處（如性天道所由也）堅是理義節會難考處（如數端參錯盤根錯節處）前後是理義變化不居處仰者望而不及之鑽者鑿而不通之忽瞻則視之方微見也忽則視之又未定也此正用工憤悱懇篤之際而萬疑畢湊欲融未融之時也

所謂欲罷之慈亦易萌於此矣而夫子在前却循循善誘不亟不徐而教有其序既博我以文使我有以廓其知而無一理不洞研諸心又約我以禮使我有以會其極而無一理不實踐諸己至此則堅高前後之旨趣要歸亦不外乎其中而有可從升之級有可從入之門有可執守之象矣是以日益有味而中悅懌雖欲罷而自不能已於是又即從鑽博約之功於未精密而猶可以容吾力者一一極盡更無去處然後向之所以為堅高前後

者始瞭然盡在目前如渠決水通大明之中睹萬象真見其全體之實卓爾直立於其所昭著親切端的確定而無纖毫疑礙濆遁之處矣然欲更進一步實與夫子相從於卓爾之地則無所由蓋前此猶可以用力此則自大而趨於化自思勉而之不思勉介乎二者之境所未達者一間非人力之所能爲矣但當據其所已然從容涵養勿忘勿助至於日深月熟則亦將忽不期而自到而非今日之所須知也不審是否

卓爾即是前日高堅前後底今看得確定卓然爾如巍巍蕩蕩底今從頭徹底皆分明卓然盡在目中無有遺遁卻會堅底今皆融泮自成條理卓然森列於中不容紊亂前後捉摸兩不定者今則前者灼見其卓然在前不可移於後後者灼見其卓然在後不可移於前不是高堅前後之外別有所謂卓爾者也

諸家多以前爲過後爲不及恐無此意前後只是恍惚不可認定處將以前者爲是耶忽又有在後者焉非前者又似未是實擬議不

著若見得端的時皆是時中無過不及諸家又以卓爲聖人之事卓卻是中然亦恐未可便說中則卓字意又看不切矣

此說甚善昔聞李先生說此章最是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至親切處其言有味前後固非專指中字然亦彷彿有此意思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嘗因是推之道無一息之停其在天地則見於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終萬古未嘗間斷其在人則本然虛靈知覺之體常生生不已而日用萬事亦無一非天理流行而無少息故舉是道之全而言之合天地萬物人心萬事統是無一息之體分而言之則於穆不已者天之所以與道爲體也生生不已者心之所以具道之體也純亦不已者聖人之心所以與天道一體也自強不息者君子所以學聖人存心事天而體夫道也不審是否（楊）

（此章有不斷之說亦猶解中庸誠死而不亡之意皆是蹈空說處）

此亦得之但范氏說與道爲體四字甚精蓋物生水流非道之體乃與道爲體者亦可更詳之

學道立權章集注舉楊氏曰信道篤然後可與立且篤信是好學以前事既篤信而後能好學也今此於既學適道之後却言篤信何也恐信字徹首徹尾不可分先後如篤信而後好學者方只信箇大槩既學之後而又信道篤者是真知而信之所信意味自不同其言各有主而此意所引篤學又應立字為切否

信道篤三字誠有未盡善者

鄉人儺古人所以為此禮者只為疫癘乃陰

陽一帶不和之氣游焉非有形象附著人乃天地精氣所會故至誠作威嚴以驅之則志帥充實精氣彊壯自無疑忌怯懦而有可勝之理否但古人此禮節目不可考想模樣亦非後世俚俗之所為者

後漢志中有此想亦近古之遺法

顏子無所不說與終日不違聞一知十語之不惰等類若以知上言之則此時方只是天資明睿而孝力精敏於聖人之言皆深曉默識未是於天下之理廓然無所不通猶未得

全謂之物已格知已至而復其本心光明知覺之全體處蓋是時猶有待於聖人之言故也至於所謂卓爾之地乃是廓然貫通而知之至極與聖人生知意味相似矣不審是否

恐是如此

鄉黨瓜祭陸氏謂魯論瓜作必而李氏一篇又是齊論則今此書非漢時魯論之篇乃後世相傳集三論皆有混其間否（此雖非大義所係亦當知）

之

何晏序云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為之注然今

不可得而分矣舊亦嘗病其如此矣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自天道言未發之前聖與愚同此一大本未有是四者之事而均涵是四者之理及其發也衆人之所自然中節處亦宛然是本底形見亦與聖人底無異自人道言則聖人未發全醒定既發則全中節衆人未發則本然底固在而瞋然不省其發則雖有中節時節亦其不中者多矣如中庸此節四句據本文正義恐只是推原性情之本統就天道言若上

文兩節乃是說人工夫言所以存中和之體而下文一節則言天之極又所以致中和之用也然或問中曰以其天地萬物無所不該故曰天下之大本以其古今人物之所共由故曰天下之達道則此處又不特是未分不在其中矣

旣云大本達道則無一物不在其中矣

理有能然有必然有當然有自然處皆須兼之方於理字訓義爲備否且舉其一二如惻隱者氣也其所以能是惻隱者理也蓋在中有是理然後能形諸外爲是事外不能爲是事則是其中無是理矣此能然處也又如赤子之入井見之者必惻隱蓋人心是箇活底然其感應之理必如是雖欲忍之而其中惕然自有所不能以已也不然則是槁木死灰理爲有時而息矣此必然處也又如赤子入井則合當爲之惻隱蓋人與人類其待之理當如此而不容以不如此也不然則是爲悖大理而非人類矣此當然處也當然亦有二一就合做底事上直言其大義如此如入井當惻隱與夫爲父當慈爲子當孝之類是也一泛就事中又細揀別其是是非非當做與不當做處如視其所當視而不視其所不當視聽其所當聽而不聽其所不當聽則得其正而爲理非所當視而視與當視而不視非所當聽而聽與當聽而不聽則爲非理矣此亦當然處也又如所以入井而惻隱者皆天理之真流行發見自然而然非有一毫人爲預乎其間此自然處也其它又如動靜者氣也其所以能動靜者理也動則必靜靜必復動其必動必靜者亦理也事至則當動事過當靜者亦理也而其所以一動一靜又莫非天理之自然矣又如親親仁民愛物者事其所以能親親仁民愛物者理見其親則必親見其民則必仁見其物則必愛者亦理也在親則當親在民則當仁在物則當愛其當親當仁當愛者亦理也而其所以親之仁之愛之又無非天理之自然矣凡事皆然能然必然者理在事先當然者正就事而直言其理自然則貫事理言之也四者皆不可不兼該

而正就事言者必見理直截親切在人道爲有力所以大學章句或問論難處惟專以當然不容已者爲言亦此意熟則其餘自可類舉矣

此意甚備大學本亦更有所以然一句後来看得且要見得所當然是要切處若果得不容已處即自可默會矣

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李公前所問蓋以仁字純就生人之類而言其謂人字不當如此説而李公以爲先生説緊要在人字上今承批教復未之然其請畢愚見而折衷焉竊謂此段之意人字只是指吾此身而言與中庸言仁者人也之人自不同不必重看緊要却在體字上蓋仁者心之德主性情宰萬事本是吾身至親至切底物公只是仁之理專言公則只虛空說着理而不見其切於己故必以身體之然後我與理合而謂之仁亦猶孟子合而言之道也然公果如之何而體如之何而謂之仁亦不過克盡己私至於此心豁然瑩淨光潔徹表裏純是天理之公生生無間斷則天地生物之意常存故其寂而未發惺惺不昧如一元之德昭融於地中之後無一事一物不涵在吾生理之中其隨感而動也惻然有隱如春陽發達於地上之豫無一事非此理之貫無一物非此生意之所被矣此體公之所以爲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雖或爲義爲禮爲智爲信無所往而不通也不審是否

此說得之不然則如釋氏之捨身飼虎雖公而不仁矣

先生批答李公有云比干不止是一事之仁竊謂比干不止是一事之仁只說此一事見其有仁耳蓋此大節目上不昏昧則是性綱已舉其餘自可類從然許夫子所以許之之意蓋亦重在此處以是爲主而於全德無所妨故耳固非謂止此一事有仁而其它尚有不仁處亦非謂全體渾然無闕而不容止以此一事偏指之也故此三仁之仁與一事之仁固異而與合下來全仁者亦自不同先生答李公又云吾之所以爲心者如何而能無

入而不自得須要理會竊謂須是知止有定然後無入而不自得也

得之然亦須有涵養工夫也

呂氏孟子惻隱說云蓋實傷吾心非譬之也然後知天下皆吾體生物之心皆吾心彼傷則我傷非謀慮所及非勉強所能此所謂皆吾體皆吾心者亦只是以同一理言之否

非但同理亦同氣也

心說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所以爲生物之主者天之心也人受天命而生因全得夫天之所以生我者以爲一身之主渾然在中虛靈知覺常昭昭而不昧生生而不可已是乃所謂人之心其體則即所謂元亨利貞之道具而爲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即所謂春夏秋冬之氣發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故體雖具於方寸之間而其所以爲體則實與天地同其大萬理蓋無所不備而無一物出乎是理之外用雖發乎方寸之間而其所以爲用則實與天地相流通萬事蓋無所不貫而無一理不行乎事之中此心之所以爲妙

貫動靜一顯微徹表裏終始無間者也人惟拘於陰陽五行所值之不純而又重以耳目口鼻四支之欲爲之累於是此心始梏於形器之小不能廓然大同無我而其靈亦無以主於心矣人之所以欲全體此心而常爲一身之主者必致知之力到而主敬之功專使胸中光明瑩淨超然於氣稟物欲之上而吾本然之體所與天地同大者皆有以周徧昭晣而無一理之不明本然之用與天地流通者皆無所隔絶間斷而無一息之不生是以方其物之未感也則此心澄然惺惺如鑑之虛如衡之平蓋真對越乎上帝而萬理皆有定於其中矣及夫物之既感也則妍蚩高下之應皆因彼之自爾而是理固周流該貫莫不各止其所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自無分數之差而亦未嘗與之俱往矣靜而天地之體存一本而萬殊動而天地之用達萬殊而一貫體常涵用用不離體體用渾淪純是天理日常呈露於動靜間夫然後向之所以全得於天者在我真有以復其本而維天於穆

之命亦與之爲　已矣此人之所以存夫心之大略也王承　正云看得儘有功但所謂心之體與天地同大而用與天地流通必有徵驗處更幸見教淳因復有後篇所謂體與天地同其大者以理言之耳蓋通天地間惟一實然之理而已爲造化之樞紐古今人物之所同得但人爲物之靈極是體而全得之總會於吾心卽所謂性雖會在吾之心爲我之性而與天固未嘗間此心之所謂仁卽天之元此心之所謂禮卽天之亨此心之所謂義卽天之利此心之所謂智卽天之貞其實一致非引而譬之也天道無外此心之理亦無外天道無限量此心之理亦無限量天道無一物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天此心之理亦無一物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吾心（那箇不是心做那箇道理不具於心）天下豈有性外之物而不統於吾心是理之中也哉但以理言則爲天地公共不見其切於己謂之吾心之體則卽理之在我有統屬主宰而其端可尋也此心所以至靈至妙凡理之所至其思隨之無所

不至大極於無際而無不通細入於無倫而無不貫前乎上古後乎萬古而無不徹近在跬步遠在萬里而無不同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亦不過充吾心體之本然而非外爲者此張子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心者也所謂用與天地相流通者以是理之流行言之耳蓋是理在天地間流行圓轉無一息之停凡萬物萬事小大精粗無一非此理流行吾心全得是理而是理之在吾心亦本無一息不生生而不與天地相流行人惟欲淨情達不隔其所流行然後常與天地流通耳且如惻隱一端近而發於親親之間親之所以當親是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虧其所親者耳一或少有虧焉則天理隔絕於親親之間而不流行矣次而及於仁民之際如老者之所以當安少者之所以當懷入井者之所以當怵惕亦皆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失其所懷所安所怵惕者耳一或少有失焉則天理便隔絕於仁民之際而不流行矣又遠而及於愛物之際如

方長之所以不折胎之所以不殺殀之所以不夭亦皆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害其所長所胎所殀者耳一或少有害焉則天理便隔絶於愛物之際而不流行矣凡日用間四端所應皆然但一事不倒則天理便隔絶於一事之下一刻不貫則天理便隔絶於一刻之中惟其千條萬緒皆隨彼天則之自爾而心爲之周流貫匝無人欲之間焉然後與元亨利貞流行乎天地之間者同一用矣此程子所以指天地變化草木蕃以

形容恕心充擴得去之氣象也然亦必有是天地同大之體然後有是天地流通之用亦必有是天地流通之用然後有是天地同大之體則其實又非兩截事也王丞批此篇後截稍近又只天命性心雖不可謂異物然各有界分不可誣也今且當論心體便一向與性與天衮同說去何從而不可若見得脫灑一言半句亦自可見更宜涵養體察淳再思之體與天地同大用與天地流通自原頭處論竊恐亦是如此然一向如此則又涉於過

高而有不切身之弊不若且只就此身日用見定言渾然在中者爲體感而應者爲用爲切實也又覺聖賢說話如平常然此二篇辭意恐皆過當併望正之

此說甚善更寬著意思涵泳則愈見精密矣然又不可一向如此向無形影處追尋更宜於日用事物經書指意史傳得失上做工夫即精粗表裏融會貫通而無一理之不盡矣

答陳安卿

知在王丞處甚善且得朝夕講學有商量也昨所寄諸說久已批報但無便可寄今并附還又堯卿一紙煩爲致意達之也前此所問七祭事据禮合以甲之長孫爲之乃是若其不能則以目今尊長攝行可也如又疾病則以次攝似亦無害異時甲之長孫長成却改正亦不妨也爲僧無後固當祭之無可疑但宗祭說未暇細考後便奉報

答陳安卿

淳前日疑大學或問然既真知所止則其心得所止若已無甚間隔其間四節蓋亦推言

其所以然之故有此四者淳竊謂貴能知所止者必貴能得所止而定靜安慮上下一以貫之當下便一齊都了中間實無纖毫間隔乃聖人地位事也上文若已無云者其接真知所止必得所止之意誠爲快然既曰無矣而又繼以甚者則是亦有些間隔而不甚多之辭也恐甚字與無字又不相應否然曰所以欲將若已無字换爲非有字

若之爲言似也雖似如此而其間亦有少過度處也徒步勇往勢雖必至而亦須移步略有漸次也

孟子所謂盡心今既定作知至說則知天一條當何繫屬繫之知性之下而盡心之前與知性俱爲一衮事耶抑繫之盡心之下乃知至後又精熟底事耶夫三者固不容截然分先後然就其間細論之亦豈得謂全無少別

知性則知天矣據此文勢只合在知性裏說

一之寄問誌石之制在士庶當如何題温公謂當書姓名恐所未安夫婦合葬者所題之辭又當如何

故進士（或云處士）某君夫人某氏之墓（下略諱名字鄉里等歲子孫及葬之年月）

一之卜以三月半葬併改葬前妣祔于先塋以前妣與其先丈合爲一封土而以繼妣少間數步又別爲一封土與朋友議以神道尊右而欲二妣皆列於先塋之左不審是否然程子葬穴圖又以昭居左而穆居右而廟制亦左昭右穆此意何也

一之所處得之昭穆但分世數不爲分尊卑如父爲穆則子爲昭又豈可以尊卑論乎周室廟制太王文王爲穆王季武王爲昭此可考也

明器亦君子不死其親之意

熹家不曾用

答陳安卿

太極者天地之性而心之體也一元者天地之心而性情之會也陰陽慘舒者天地之情即性之流行而心之用也不審是否

程子曰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更以此語參看

前者納去心說後來覺得首語說天心不[illegible]

當今改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所以爲生物之主者天之心也不知是否

改得語意全備甚善

先生荅黃父鬼神說云所謂非實有長存不滅之氣魄者又須知其未始不長存爾廖子晦見此謂長存不滅乃以天地間公共之氣體言之浮恐只是上蔡所謂祖考精神即自家精神之意耳王子合以爲二說只是一意若非公共底則安有是精神耶不審何從

上蔡說是

魂魄二字向聞先生說發用處是魂定處是魄記事處是魄小兒無記性不定疊皆是魄不足又先生荅梁文叔書謂鼻之知臭口之知味魄也耳目中之煖氣魂也淳竊以爲魂不離氣魄不離體魂則氣上一箇活處其所流行而不息發越而有生意者也魄則體上一箇精處其所真實確定凝然而不散漫者也

魂魄且如此看不須更支蔓（近諭問未能無疑姑之自見得失今不須求也）辛所與吳丞論者則太支離矣王丞說魂即是氣魄即是體卻不是須知魂是氣之神魄是體之神可也（佛氏說地水火風亦相類）月之不受日光處其魄也故十六以後謂之生魄其受日光處則其陽氣之明也故初二三以後謂之生明蓋日月只是陰陽之氣非實有形質也

明道先生曰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舊認作未生以前天理未有所降賦時近思此說恐幾太過人既未有生則不得謂之性也明矣更何待如此言耶疑此所謂以上云者似只說其從未感物以前至於所以生之始云耳恐非離人言天虛說未生以前事也

此說費力恐只合仍舊更思之

赤子之感於物有天然發處有發以人處如啞嗚震悸則天然之發也如飲乳轉盼孩笑者則發以人處也又有人之天處有人之人處如良知良能人之天也順情則喜逆情則怒凡其耆好則人之人處也

所以感者皆從外生所以應者皆從中出

靜中之知覺伊川以復言之乃其未發者也然先生復卦贊曰生意藹然具此全美又曰有萌其萌有惻其隱又似有生意何也嘗思

之群陰固蔽之中一陽之萌生生之心就本位上已略萌出其端但未到發達出於外耳是所謂闖然者在人則為萬事沈寂之際其中虛靈知覺有活物者存即此便是仁者生生之心就生體已微露出其端矣但未到感動出於外耳是所謂有岀其萌者與伊川說無異惻隱則又在岀萌已後乃已發見處達而為惻隱也若以時運言則丑盡子初為復以月運言則晦盡朔交為復以日運言則黑極而微露於東為復在人言則赤子初生者復也以神識言則神初發知者復也

闖字後来亦欲改之但未有穩字耳岀萌惻隱却是正指初發處日運以下有說得太遲處更消息之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七

補遺

李堯卿問近思錄生之謂性性即氣一段

此段看得好更詳味之（在明衣之制未詳當缺後）

陳安卿問子賤之成德實出於聖門夫子歸於魯多賢者聖人謙厚於此事可見而蘇氏說恐未盡

不然在一樣病痛時苟有之之後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五十八

書（知舊門人問答）

答張仁叔 敘

居敬行簡程子意與仲弓不同當以仲弓之言為正

不改其樂近覺集注克已復禮之目說得未盡已改作傳文約禮之序矣更思之所說不改其樂學者不能躐進唯子貢之無諂可為此語有病可并思之

孟之反一段所說支離非聖人本意

約之以禮禮字便作理字看不得正是持守有

節文處（克己復禮之禮然）

醫書不仁之說所論得之但亦須實見此理不可只如此說過也

用之則行則字之意恐不如此

富不可求此章之意但方言其不可求耳未遽及夫求之而得禍也兩意雖略相似而大不同可更審之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若如此說則道與物為二矣況其文義本不如此集註說得甚明可更詳之

霍光臨大節亦大有虧欠處

耐久行遠之說得之但不如如何見得仁以爲己任之重仁是何物又如何其任也可更思之一易再易之說問之果然或恐中原地美其瘠土亦勝此間之膏腴也

什一之法傳於今者大略如此其詳則不可得而知矣以孟子考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其輕重又不同而考之周禮則行助法處有公田而行貢法處無公田也孟子集注中似已言其大略可更詳之此等亦難卒曉須以周禮爲本而參取孟子班固何休諸說訂之庶幾

可見髣髴然恐終亦不能有定論也但不可不盡其異同耳

粟一石直錢三十衣一歲而止用錢三百可見古來錢重然其賣買皆然則人亦不以爲病也其他蓋不可考云

李悝百畝而收百五十石者粟也鼂錯百畝而收不過百石者似恐是米然則其多少固自有不同矣

所論律呂恐看得未子細須作一圖子分定十二律之位却於中間空處别用紙作一小論子寫五聲之位當心用紙條穿定令可輪轉却依通典十二律之均逐一認定分别正聲子聲則自見得次序分明不可只如此空說也蓋正聲是全律之聲（如黄鍾九寸是也）子聲是半律之聲（如黄鍾四寸半是也）一均之內以宮聲爲主其律當最長其商角祉羽之律若短即用正聲或有長者則只可折半用子聲此所謂一均五聲而分正聲子聲之法也十二律既自有正聲又皆有子聲以待十二均之用所謂黄鍾大呂太簇無子聲以其一均之內商角祉羽四聲皆短於本律故也若

以中呂爲宮則黄鍾爲祉而當用子聲矣若以蕤賓爲宮則大呂爲祉而當用子聲矣若以林鍾爲宮則太簇爲祉而當用子聲矣此十二律所以皆有子聲也試更用此推之當自曉得不然即須面論乃可通也

所論三月不違仁人之生也直先難後獲齊魯之變中庸之德博施濟衆默而識之德之不脩志於道四教仁遠等章說皆得之然亦更宜詳味

答楊仲思

來諭仁說似亦未嘗如云仁以行之則心無不一此語甚有病又云無思無慮之時每加提省此亦非是所謂敬者只是要專一耳初不偏在靜處也又聞尊丈遠出不知是往何許尊年獨旅恐非所宜爲子弟者當有以代其勞也漳州陳安卿書來甚長進不易得也

答楊仲思

所論仁字大意得之更宜子細就此玩味庶幾漸次簡潔分明仍就實處加功勿令間斷乃實爲己物耳不然辨析雖精無益於得也

答楊仲思

前書所問數條皆大義也但字義同異之間分別未明故難遽曉今但看橫渠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一段將此兩箇性字分別自生之謂性以下凡說性字者孰是天地之性孰是氣質之性則其理自明矣公仁之說亦是如此公則無情仁則有愛公字屬理仁字屬人克己復禮不容一毫之私豈非公乎親親仁民而無一物之不愛豈非仁乎以此推之意亦可見

答楊仲思

所示疑義若據易文即艮其背即是止其所之義而伊川說作兩般恐非經之本指然其言止欲於無見乃非禮勿視勿聽之義於學者亦不爲無用更思之

答謝成之

衰病老益衰今年尤甚亦理之常無足怪者況身外之悠悠又可復置胷中耶所恨聞道既晚而行之不力上無以悟主聽下無以變時習而使斯文蒙其黮闇是則不能無愧於古人耳所示二典說大槩近似目昏尚未及細看此中今年絕無來學者只邵武一朋友見編書說未備近又遭喪俟其稍定當招來講究亦放詩傳作一書彼編所看後篇得接續寄來尤幸恐當有所助耳但三山林少穎說亦多可取乃不見編入何耶李氏說爲誰其論放勛字義與林說正相似又以欽哉爲戒飭二女之詞則正與鄙意合也蓋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皆堯語其下云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乃是史記其下嫁二女於嬀水而爲婦於虞氏於是堯戒以欽哉正

如所謂必敬必戒者乃叙事之體也自孔傳便以女于時以下爲史官所記故失其指耳諸詩亦佳但此等亦是枉費功夫不切自已底事若論爲學治已治人有多少事至如天文地理禮樂制度軍旅刑法皆是著實有用之事業無非自已本分内事古人六藝之教所以游其心者正在於此其與玩意於空言以校工拙於篇牘之間者其損益相萬萬矣若但以詩言之則淵明所以爲高正在其超然自得不費安排處東坡乃欲篇篇句句依韻而和之雖其高才合揍

得著似不費力然已失其自然之趣矣况今又出其後正使能因難而見奇亦豈所以言詩也哉東坡亦自曉此觀其所作黄子思詩序論李杜處便自可見但爲才氣所使又頗要驚俗眼所以不免爲此俗下之計耳

答黄道夫

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其性其形雖不外乎一身然其道器之間分際甚明不可亂也若劉康公所謂天地之中所謂命者理也非氣也所謂人受以生所謂動作威儀之則者性也非形也今不審此而以魂魄鬼神解之則是指氣爲理而索性於形矣豈不誤哉所引禮運之言本亦自有分別其曰天地之德者理也其曰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者氣也今乃一之亦不審之誤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周子曰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所謂真者理也所謂精者氣也所謂則者性也所謂物者形也上下千有餘年之間言者非一人記者非一筆而其說之同如合符契非能牽聯配合而强使之齊也此義理之原學者不可不察

答黄道夫

示喻性氣之説甚善但則者人之所以循乎天循字恐未安蓋則之一字方是人之所受乎天者至於所謂養之以福乃所謂循乎天耳西銘天地之塞似亦著擴充字未得但謂充滿乎天地之間莫非氣而吾所得以爲形骸者皆此氣耳天地之帥則天地之心而理在其間也五行

謂水火木金土耳名一其性則爲仁義禮智信之理而五行各專其一人則兼備此性而無不善及其感動則中節者爲善不中節者爲不善也

答李子能 允宗

累承喻及爲學之意甚善甚善但如此用力頭緒太多令人紛擾無進步處故謾先生說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若只於此用力自然此心常存衆理自著□用應接各有條理矣近思錄前三四卷專說此事近修定大學解亦說得

此次第分明近思必已有之大學今往一本可細考之依此節次做一兩年功夫自當見得門路立得根本也陳後之持守見識皆不易得不知今年曾後來城中否與之講貫當有深益劉叔文守得亦好但未知後來所見如何耳爲學十分要自己著力然亦不可不資朋友之助要在審取之耳宋飛卿遠來見此相聚但亦苦多病未能子細說及子能也

答李敬子 燔

示喻縷縷具認雅意但爲學功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玄妙之可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則即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即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且隨深淺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效到有疑處方好尋人商量則其長進通達不可量矣若即今全不下手必待他日遠求師友然後用力則目下蹉過却合做底親切功夫虛度了難得底少壯時節正使他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涵養之質可受鉗錘未必能眞有

益也

答陳叔向 葵

去歲南遊辛遂既見之願别後忽忽踰年欲致一書未暇而便至竟辱先施之感愧不可言示喻學者不能身踐而鶩於空言此誠今世莫大之患然亦不善讀書者之咎耳吾之設豈端使然哉大抵聖賢之教無一言一句不是入德門户如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尤爲深切眞當佩服存省以終其身不但後學也但道體無盡人見易偏內外本末又不可一不兼舉此亦所當

知耳

答舒提幹

示喻兩條深荷發藥偶奉祠已得請姑爲辟色辟言之計蓄固之裼恐亦正坐不能知難而退耳所刻二書竊意賢者於鄭注呂說之云猶有未深考者願少加詳焉而擴其義理之不合者復以見教則幸甚幸甚

答顏子壽（鋒）

昨辱枉顧并示長書具悉雅意但君子行身自有法義固不求於苟異亦不期於必同至於行道濟時用舍行藏又有非人力所能必致者聖賢之教歷歷可考如賢者之所論是乃謀利計功之意非熹之所敢聞也大率近世此說甚熾人心不正而習俗不美正坐此耳願更思之毋爲卒陷溺也

答邊汝實

所欲言者不過前夕然亦非謂全然不事其心但資次等級未應遽爾超躐須物格知至然後意可誠心可正耳

答李次張

承留意七篇之指想深有所契義利之際固當深明而力辨然伊洛發明未接物時主敬爲善一段功夫更須精進乃佳不爾幾無所據以審夫義利之分也試以此質之南軒當亦以爲然耳

答方平叔（銓）

伏承遠貽書劄禮意甚勤而所以教誨責望之者甚至熹愚不肖懼不足以當也顧獨惟念自省事來聞師友之訓讀聖人之書觀其教人不過講學修身以全其所受於天者出爲世用則隨其大小推吾之所有以及人至於用與不用合與不合則直任之蓋未嘗以是必於人亦未嘗以是變於己以此自信誓將終身由之而不自知其力之果足以有至焉否也今讀來教其觀於當世之變詳矣然諰諰然常有憂其不合而必於求合之意其責君子也已詳其徇小人也已甚是雖憂世之心甚深而古之聖賢非不憂世者其規模氣象似或不如此也孟子曰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也輕其論狂猖鄉原之得失以及君子

經之意尤所謂深切而著明者孔子亦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有志之士深省乎此亦可以判然無疑於舜蹠之間矣不審明者以爲如何

答王欽之

承喻編次程書以類相從此亦用功之一端若求之於此而驗之於日用思慮作爲之間玩索操存無所偏廢則窮理居敬之功交相爲助而所造其極矣玩物喪志之戒乃爲求多聞而不切己者發遺書又有不可外面只務泛觀物理正如游騎無所歸之說亦爲此耳至於義理雖明而踐履不至者則亦多端或是知之未深或是行之不力或是氣質之偏有難化處在彼誠爲累禠然在我觀之但當內自警省不使加乎其身而不可以此遽起輕視前輩之心且疑講學之無益也因下問之及輒效其愚未知中否有未當者却望垂喻

答王欽之

所須問目竊謂不必如此但取一書從頭逐段子細理會久之必自有疑有得若平時泛泛都

不著實循序讀書亦說義理不精且是心緒支離無箇主宰處與義理自不相親又無積累功夫參互考證驟然理會一件兩件若是小小題目則不足留心擇其大者又有躐等之弊終無浹洽之功非區區所以望於尊兄者故不敢承命浼聞但願頗采前說而以論語爲先一日只看一二段莫問精粗難易但只從頭看將去讀而未曉則思思而未曉則讀反復玩味久之必自有得矣近年與朋友商量亦多以此告之然未見有看得徹底者人情喜新厭常乃如此甚可歎論語二十篇尚不耐煩看得了況所謂死而後已者又豈能辦如此長遠功夫耶

答王欽之

來書謂窮理不必泥古人言句固是也然亦豈可盡捨古人言句哉程夫子曰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求其當否皆窮理也夫講道明理別是非而察之於應接事物之際以克去己私求夫天理循循而進無迫切陵節之弊則亦何患夫與古人背馳也若欲盡舍去古人言句道理之

不明是非之不別泛然無所決擇雖欲惟出處語默之察譬之適越者不知東西南北之殊而僕僕然奔走於途其不北入燕則東入齊西入秦耳

答胡平一（元衡）

白鹿間極留念甚善甚善所謂時文之外別無可相啓發者語似過謙此亦在夫爲之而已豈眞有限隔而不容一窺其門户哉所喻三代正朔之說舊嘗疑此而深究之卒至於不可稽考而益重其所疑因置不論今讀來喻考究雖詳

然反復再三亦未有以釋所疑也如云周家記年必首十一月而春秋乃書春正月又云未嘗改月號以冬爲春假夏月而亂周典則未知春秋所謂春正月者其下所書之事爲建子月之事耶建寅月之事耶若云建子月事則春正月者豈非改月號而以冬爲春若云建寅月事則是用夏正月而亂周典矣安得云未嘗云云如是耶前人蓋已見此不通故爲胡氏之學者爲之說曰春正月者夫子意在行夏之時而以建寅之月爲歲首也其下所書之事即建子月之事無其位而不敢自專也如此則或可以不礙然春秋所書之月遂與月下之事常差兩月則恐聖人作經又不若是之紛更多事也凡此之類反復推說儘有可通亦儘有可難雖嘗遍問前輩亦未有決然堅定不可移之說竊謂讀書凡若此類與其求必通而陷於鑿且又虛費日力而無補於日用切己之功則似不若闕之之爲愈也若夫所謂日用切己之功則聖賢言之詳矣其在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者文義分明指意平實讀之曉然如見父兄說門內事無片言

半詞之可疑者什八九也曷爲不少置其心於此而必用意於彼之崎嶇哉因書附報偶及於此幸明者有以察之也

答楊志仁（璋）

示諭不省所謂然不知賢者之所爲學者欲得之於己耶欲見稱於人耶觀此用心灼見差誤請便就此推究來歷痛與掃除乃爲格物之實耳不然此心外馳不著自己徒然誦說恐無所益也

答楊志仁

兩書所喻存養工夫甚善甚慰固知他人不能如此著實用工但此亦是依本分事正不須把來作奇特想只合趂此心地明淨處大著實懷將世間道理精粗表裏從頭至尾理會一番交他真箇通透無疑礙處方是向進若只守此些箇不敢放開每看義理亦只揀取玄妙高遠無形無象處方肯理會如此則遂成偏枯倒向一邊將爲有體無用之學而與老佛無以異矣所論理氣先後等說正坐如此怕說有氣方具此理恐成氣先於理何故却都不看有此理後

方有此氣既有此氣然後此理有安頓處大而天地細而螻蟻其生皆是如此又何慮天地之生無所付受耶要之理之一字不可以有無論未有天地之時便已如此了也張子說得晝力惟是太極通書數章說得極分明熹解得又極分明可更子細看便自見得也浩然之氣若據孟子所言即合儘就粗處看不須如明道先生之說若欲理會明道先生說底則亦只合就日用間已身上回頭識取不須如此說作費力也日月至焉者說顏子即誠不可如此說今既明言回也其心三月不違其餘則但能如此則其工夫疏密久近較然可見何爲而復有此疑耶且曰非本文之義則未知以本文之義爲當如何耶至德之論又更難言論語中只有兩處一爲文王而發則是對武王誓師而言一爲泰伯而發則是對太王翦商而言若論其志則文王固高於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於文王若論其事則泰伯王季文王武王皆處聖人之不得已而泰伯爲獨全其心表裏無憾也不然則又何以有武未盡善之嘆且以夷齊爲得仁耶前此

諸儒說到此處皆爲愛惜人情宛轉回護不敢窮究到底所以更不敢大開口說令人胷次憒憒自欺自誑此病不小想賢者尤當疑駭未敢以爲然也然當更思之若信未及即且放下向後時時提起略一審玩便自見得也通老聞欲見訪顒俟其來不及作書因見煩爲致意然又恨志仁有書社之役不能偕來爲不滿耳

答徐子融（昭然）

所論浩氣甚善甚善大率子融志氣剛大故所見亦如此簡徑直截無支離纏繞之弊更願益

加詳審就下實頭切處推究體認久當有以自信不爲高談虛見所移奪也見正叔說向得曾參參一唯之旨深有契合此正是大病今只此一唯尚且理會不得如何欲更向他頭上過去也

答徐子融

子融志趣操守非他人所及但若從初心不向裏故雖稠人廣坐閉眉合眼而實有矜能畏衆之心非不讀書講義而未嘗潛心默究剖析精微但據一時所見粗淺意思便立議論說來說

去都無意味徒費筆舌如向來所論雞抱卵事才卿便取僧言以爲至當而不究彼之所事與吾不同之實固爲疏略而子融力攻其失乃不於此著眼而支離蔓衍但言雞不合抱卵而不知檢點其所抱之非卵凡皆類此全不子細只向外走自己分上了無所得故中間數爲賢者言之所謂向外非謂子融不能閉眉合眼也想子融自恃有此便謂已能向裏而人不知故心不服而有此門之辨至於詞氣俱厲殊駭觀聽然味其言如所謂無鬼神無釋氏者皆無義理夫鬼神二字著於六經而釋氏之說見行於世學者當講究識其眞妄若不識得縱使絕口不談豈能使之無邪子融議論粗率不精大率類此若是果能向裏思量分别詳細豈至此耶今詳來書所謂觀書究義反身順理攻其惡毋攻人之惡者依舊是錯認話頭若只似日前做功夫即所究之義所順之理所攻之惡皆恐未眞實也且講論是非正爲自家欲明此理不是攻人之惡若理會得是於自家分上儘有得力處若看錯了即終日閉口不說是非刻地不是矣

此蓋日前窮理未精便自主張得重又爲不勝己者妄相尊奬致得自處太高將義理都低看淺看了今若覺悟須且虛心退後審細辨認令自己胸中了然不惑庶幾有進步處耳

答徐子融

有性無性之說殊不可曉當時方叔於此本自不曾理會率然間等揀難底問着若照管得到則於此自合不答自只教他子細熟讀聖賢明白平易切實之言於己分上依次第做功夫方有益於彼而我亦不爲失言卻不合隨其所問

卒然答之致然一向如此狂妄此熹之罪也駟不及舌雖悔莫追然既有此話頭又不容不結末今試更為諸君言之若猶未以為然則亦可以忘言矣伊川先生言性即理也此一句自古無人敢如此道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者也橫渠先生又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名義亦甚密皆不易之至論也蓋天之生物其理固無差別但人物所稟形氣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全之異耳若所謂仁則是性中四德之首非在性外別為一物而與性並行也然惟人心至靈故能全此四德而發為四端物則氣偏駁而心昏蔽固有所不能全矣然其父子之相親君臣之相統間亦有僅存而不昧者然欲其克己復禮以為仁善善惡惡以為義則有所不能矣然不可謂無是性也若生物之無知覺者則又其形氣偏中之偏者故理之在是物者亦隨其形氣而自為一物之理雖若不復可論仁義禮智之彷彿然亦不可謂無是性也此理甚明無難曉者自是方叔暗昧膠固不足深責不謂子融亦不曉也至引釋氏識神之說則又無干涉蓋釋氏以虛空寂滅為宗故以識神為生死根本若吾儒之論則識神乃是心之妙用如何無得但以此言性則無交涉耳又謂枯槁之物只有氣質之性而無本然之性此語尤可笑若果如此則是物只有一性而人却有兩性矣此語非常醜差蓋由不知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墮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為一性正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來耶況亦非獨周程張子之言為然如孔子言成之者性又言各正性命何嘗分別某物是有性底某物是無性底孟子言山之性水之性山水何嘗有知覺耶若於此看得通透即知天下無無性之物除是無物方無此性若有此物即如來喻木燒為灰人陰為土亦有此灰土之氣既有灰土之氣即有灰土之性安得謂枯槁無性也又如挾其性而遺之以下種種性說尤為可笑今亦不暇細辨但請虛心靜慮詳味此說當自見得如看未透即且放下就平易明白切實

熟玩索涵養使心地虛明久之須自見得不須如此信口信意馳騁空言無益於己而徒取易言之罪也如不謂然則請子融方叔自立此論以爲宗旨熹亦安能必二公之見從耶至於易之說又別是一事今於自己分上見成易曉底物尚且理會不得何暇及此當俟異日心虛氣平萬理融徹看得世間文字言語無不通達始可細細商量耳此等若理會不得亦未妨事且闕所疑而徐思之不當便如此咆哮無禮也

答徐子融

熹今年一病幾至不可支吾午節後方能強起比前一二年幾似爭十年氣血矣老境如此無足怪者亦有朋友十數人在此相聚絕少得頴悟懇切者前日病中猛省亦不可全責學者深自恐懼今幸稍蘇更當益加策勵庶幾不負所以來之意但恨相去差遠不得子融爲之表率使相觀而善耳前書所論方叔之說大槩已是但其末云性有昏明則又將性作知覺看矣試更思之如何

答宋深之（之源）

熹往者入城幸一再見雖人事怱怱未得款語然已足以自慰矣別後不得奉問積有馳情茲辱惠書獲聞比日侍奉佳慶進學有日新之功尤以忻沃經史諸說足見玩理脩辭之意可爲後生讀書之法屬以病目方讀得一二篇其詞氣深博而義理通暢此可喜也異時益求勝己之友相與講明古人爲己之學而力行之則其所進當有不止於此者矣三聖相授允執厥中與孟子所論子莫執中者文同而意異蓋精一於道心之微則無適而非中者其曰允執則非徒然而執之矣子莫之爲執中則其爲我不敢爲楊朱之深兼愛不敢爲墨翟之過而於二者之間執其一節以爲中耳故由三聖以爲中則其中活由子莫以爲中則其中死中之活者不待權而無不中中之死者則非學乎聖人之學不能有以權之而常適於中也權者權衡之權言其可以稱物之輕重而游移前卻以適於平蓋所以節量仁義之輕重而時措之非如近世所謂將以濟乎仁義之窮者也至於孔孟言性之異則其說又長未易以片言質然略而論之

則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也雜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蓋以爲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其所習之遠耳以理而言則上帝之降衷人心之秉彝初豈有二理哉但此理在人有難以指言者故孟子之告公都子但以其才與情者明之譬如欲觀水之必清而其源不可到則亦觀諸流之未遠者而源之必清可知矣此二義皆聖賢所罕言者而近世大儒如河南程先生橫渠張先生嘗發明之其說甚詳具在方冊者今倉司所印遺書即程氏說而張氏之書則蜀中自有版本不知亦嘗考之否熹自十四五時得兩家之書讀之至今四十餘年但覺其義之深指之遠而近世紛紛所謂文章議論者殆不足復過眼信乎孟氏以來一人而已然非用力之深者亦無以信其必然也舊嘗擇其言之近者別爲一書名近思錄今往一通了翁貴沈墨刻亦可見前輩師友源流併以奉寄幸細讀之有疑復見告也令弟叔季詩易之說亦甚詳明區區所望蓋不殊前之云也

答宋深之

且附去大學中庸本大小學序兩篇幸視至大學當在中庸之前熹向在浙東刻本見爲一編恐勾倉尚在彼可就求之此三本者昆仲且分讀也近年學者多不讀書見昆仲篤志如此甚不易得所恨相聚之晚不得盡吐腹心前日臨岐不勝忡悵然講學貴於實見義理要在熟讀精思潛心玩味不可貪多務得搜獵敷衍便爲究竟也二序待次略爲呈白恐有指摘處便中幸喻及也

答宋深之

大學是聖門最初用功處格物又是大學最初用功處試考其說就日用間如此作功夫久之意思自別見得世間一切利欲好樂皆不足以動心便是小小見効處也荀揚言性得失志記前語首尾云何然此等處若於自己分上見得分明則亦不待人言自然見得矣但恐讀書之時無爲己之意只欲以資口耳作文字即意思浮淺看他義理不出也

答宋深之

示喻知止之說足見留意然所謂止乃萬物各有定理之謂要在格物窮理乃可知之知之不疑然後此心有定而可以應物非強遏而力制之也格物功夫前書已爲録去然亦未盡旦夕當再寫一本去也前本千萬且勿示人看今有疑處乃有進處耳科舉事業初無高論賢者俯就蓋有餘力旣知有命之說則日用之間內外本末不須作兩截看必先了此然後及彼也戴監廟夕聞其名講學從容必有至論李隨允升相聚各有何說因來一一録示庶知彼中進學次第也

答宋深之

示喻大學所疑已悉格物無傳爲有闕文章句已詳言之卒章是推治國之道以平天下文意甚明亦已詳說不知何故尚以爲疑豈讀之未熟耶更宜玩味不厭煩複則自分明矣格物致知是大學第一義脩己治人之道無不從此而出終身要得受用豈是細事來喻乃欲不勞而俟其自格一何言之易耶近世學者氣輕質薄不耐持久每以欲速之心懷徼幸躐等之望又

有科舉世俗之學以奪其志所以常若有所驅督迫逐而不暇從容以及乎有成也

答宋深之

所喻大學以格物爲先此得之矣但以致知爲致其所以格物而謂格物爲及人及物之事則似於文義殊未詳也向來寫去大學說其間固未盡善近已復多改更然其所載程先生說此二處文理極分明又并功夫節次一時俱盡不知何故看得如此草率竊意此病從平日科舉之學壞了心術致得如此適答子容書已極言

之矣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程先生曰爲己者欲得之於己也爲人者欲見知於人也）又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程先生曰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此是古今學者君子小人之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處切宜審之

答宋深之

示喻爲學之意益以精專而兄弟相勉見於詩什深慰老懷又知更有蘇范諸賢相與切磋尤以爲喜所問持養觀書之說前此講之已詳約而言之持養之方不過敬之一字而讀書則世間無一事是不合知者但要循序量力而進耳

五峯之書知言爲精然其間亦不能無小小可議處其他往往又不能及故向來敬夫不欲甚廣其傳今想廣仲之意恐亦有所難言者非靳惜也南軒文此間鏤版有兩本其一袁爲序者差不雜黃州亦有官本篇秩尤多然多是少作可恨也此間本無見存者不及寄去後得之當別附便耳然讀書要須辨得精粗得失乃於己分有益若但泛然看過即枉費功力矣韓子於道見其大體規模極分明但未能究其所從來而體察操履處皆不細密其排佛老亦據其所

見而言之耳程先生說西銘乃原道宗祖此言可以推其淺深也近似之說固應辨析以曉未悟然須自見得己分上道理極分明然後可以任此責如其未然而欲以口舌校勝負恐徒起紛競之端而卒無益於道術之明暗也孟子論鄉原亂德之害而卒以君子反經爲說此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況異端邪說日增月益其出無窮近年尤甚蓋有不可勝排者惟吾學既明則彼自滅熄耳此學者所當勉而不可以外求者也澤之密之不及別狀意不殊前相望數千里會見無期惟千萬力學自愛

答宋容之（之汪）

所喻讀書未能有疑此初學之通患蓋緣平日讀書只爲科舉之計貪多務得不暇子細慣得意思長時忙迫凡看文字不問精粗一例只作如此涉獵（如東坡易解乾卦中說性命繫辭中說道處數章及潁濱解孟子浩然之氣處皆是此類無一字成言語）今當深以此事爲戒洗滌淨盡別立規模將合看文字擇其尤精而最急者且看一書一日隨力且看一兩段俟一段已曉方換一段一書皆畢方換一書先要虛心平氣熟

讀精思令一字一句皆有下落諸家注解一一通貫然後可以較其是非以求聖賢立言之本意雖已得之亦且更如此反復玩味令其義理浹洽於中淪肌浹髓然後乃可言學耳只如所論大學以正心誠意爲本此便是不子細處且讀試考經文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何者爲先後耶其他如好樂苟善不害於正之說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說敬必以誠爲先之說亦互有得失但終是本領未正未容輕議便使一一剖析將去亦恐未必有益可且就此三四義上子細

思索勿正心即更看古注及諸先生說後便見喻爲佳就此反復殊勝泛論也大抵科舉之學誤人知見壞人心術其技愈精其害愈甚正恐前日所從師友多是只得此流令以上來諸說求之則此所聞於石鼓者恐亦未免於此也

答宋澤之

自頃人還辱書之後不能再致問訊尋有臨漳之役道里益遠音問益難通徒增悵想而已今春不幸長子喪亡哀痛不堪亟請祠以歸行過三山始遇來使并領書五通乃知先丈郎中已

遂窀穸之奉及前此遣人與今再遣曲折備見昆仲顯親傳遠之意悠久誠確有人所甚難者又不勝其悲歎也即此盛夏雨寒遠惟侍奉佳福銘文之喻昨承喻及極知不能然念先契之厚固已心許久矣今茲人來適此禍難初意决不能辦欲且遣還來人俟向後稍間爲之別尋的便附去既而思之昆仲越數千里而來求銘再遣使而後得達此意已不可孤向後因循未必得償此諾則何以見先丈於地下遂留來人隨至建陽輟哀排冗亟爲草定繕寫封內但鄙拙不文無以發揮行治之實而事狀所載亦有不能悉書者一則志狀之體詳略自應不同二則慮其欲益而反損（恐所記未時事之顯）第三則病其頗涉於神怪此三說者更望高明有以察之也今且寫得一本旦夕事定別抄數本寄都下託范文叔發遞附便必可達也及承深之遂承遺澤即登仕版以究先公欲行未盡之志而澤之容之亦將讀書求志以承家學之傳此皆區區之所深望而垂問勤懇又見不自滿足之意但千里遠書難盡心曲今且以其大者言之大抵今

之學者之病最是先學作文干祿使心不寧靜不暇深究義理故於古今之學義利之間不復能察其界限分別之際而無以知其輕重取捨之所宜所以誦數雖博文詞雖工而秖以重爲此心之害要須反此然後可以議爲學之方耳向者蓋亦屢嘗相爲道此然賢者意中未甚明了終未免以文字言語爲功夫聲名利祿爲歸趣今以所述事狀觀之亦可驗其不誣矣若諸賢者果以愚言爲不繆則願且以定省應接之餘功收拾思慮完養精神暫置其所已學者

勿令洶湧鼓發狂閙却於此處深察前所謂古今之學義利之間粒剖銖分勿令交互則其輕重取舍之極自當判然於胸中不待矯揉而趣操自分聖學之門庭始可以漸而推尋矣此是學者立心第一義此志先定然後脩己治人之方乃可決擇而脩持耳人還無以爲意臨漳所刻諸書十餘種謾見遠懷書後各有題跋見所爲刻之意近思録此舊本增多數條如買櫝還珠之論尤可以警今日學者用心之繆家儀鄉儀亦有補於風教幸勿以爲空言而輕讀之也

答陳器之

所示四條第一第三兩條得之但以公爲仁似未精伊川先生明言仁道難言惟公近之非以公便爲仁又云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竊詳此意公之爲仁猶言去其壅塞則水自通流然便謂無壅塞者爲水則不可更以此意推之可見仁字下落也又中之爲義固非專爲剛柔相半之謂然當剛則剛當柔則柔當剛柔相半則相半亦皆自有中也試更思之如何

答陳器之（問玉山講義）

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蠭起往往以性爲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則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爲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而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儱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爲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

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遡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旣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

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始之義焉則惻隱羞惡恭敬是三者皆有可爲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爲但分別其爲是爲非爾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旣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象故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猶元氣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閒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

答葉味道（賀）

所諭旣袝之後主不當復于寢此恐不然向見陸子靜居母喪時力主此說其兄子壽疑之皆以書來見問因以儀禮注中之說告之渠初乃不曾細看而率然立論及聞此說遂以爲只是注說初非經之本文不足據信當時嘗痛闢之考訂甚詳且以爲未論古禮如何但今只如此

卒哭之後便除靈席則孝子之心豈能自安邪其後子壽書來乃伏其謬而有他日負荊之語今偶不見當時往還舊牘因更以他書考而論之如大戴禮諸侯遷廟篇云君及從者皆玄服則是三年大祥之後既除喪而後遷矣其詞但告遷而不言祔則是既祔之後主復于寢而至此方遷于廟矣如穀梁云易檐改塗禮志云更釁其廟則是必先遷高祖於太廟夾室然後可以壞釁其故廟而納祖考之主又俟遷祖考於新廟然後可以壞釁其故廟而納新祔之主矣如左氏云特祀於寢而國語有日祭之文（韋昭曰謂日上食於祖祢）則是主復寢後猶日上食矣但穀梁所謂練而壞廟乃在三年之內似恐太速禮志所謂釁廟而移故主乃不俟其廟之虛而遽壞之恐非人情左氏所謂祔而作主則與禮經虞主用桑者不合所謂烝嘗禘於廟則與王制喪三年不祭者不合（疑左氏此說乃當時之失杜氏因之遂有國君卒哭而除服之說皆非禮之正大率左氏言禮多此類也）皆不足信而國語日祭月祀時享既與周禮祀天神祭地祇享人鬼之名不合韋昭又謂日上食於祖祢月祀於曾高時

享於二祧亦但與祭法略相表裏而不見於他經又主既復寢而日祭之則其几筵未知當俟臨祭而後設耶或常設而不除也此類皆無明文更當詳考又古者廟有昭穆之次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故祔新死者于其祖父之廟則為告其祖父以當遷他廟而告新死者以當入此廟之漸也今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以西為上之制而無復左昭右穆之次一有遞遷而羣室皆遷而新死者當入于其祢之故室矣此乃禮之大節與古不同而為禮者猶執祔于祖父之文似無意義然欲遂變而祔于禰廟則又非愛禮存羊之意竊意與其依違牽制而均不免為失禮曷若獻議於朝盡復公私之廟皆為左昭右穆之制而一洗其繆之為快乎

答葉味道

祔說向嘗細攷欲以奉報意謂已遣今承諭却未收得必是不曾遣去然今又尋不見大抵禮注穀梁皆謂練而遷廟大戴禮諸侯遷廟其說亦然此是古人必以練而遷其几筵於廟而猶日祭之如横渠之說然今人家廟只有一間祖

考同之豈容如此況又已過時只得從溫公之儀亦適當世人情之宜雖攷之於古少有不同要未爲大失禮也錢君所論亦甚精詳但謂既祔之後主不當復于寢則似未安蓋祔與遷自是兩事祔者奉新死之主以祭于其所當入之祖廟而并祭其祖若告其祖以將遷于它廟（若士二廟則此祖已適當遷于夾室矣）而告新死者以將遷于此廟也既告已則復新死者之主於寢而祖亦未遷比至於練乃遷其祖入它廟或夾室而遷新死者之主于其廟耳其未遷于廟與既遷而未祥饋羞自如他日如此則廟自不虛寢亦有饋皆非如錢君所慮也頃年陸子壽兄弟親喪亦來問此時以既祔復主告之而子靜固以爲不然直欲於卒哭而祔之後徹其几筵子壽疑而復問因又告之以爲如此則亦無復問其禮之如何只此卒哭之後便徹几筵便非孝子之心已失禮之大本矣子靜終不謂然而子壽遂服以書來謝至有負荊請罪之語今錢君之論雖無子靜之薄而其所疑亦非也不知味道看得如何幸更與毅講之復以見告也

答葉味道

五服飲食居處之節昨嘗聞其略但喪大記有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之文注云義服恩輕不知自始死至未葬之前可以通行何如但一人嚮隅滿堂不樂服既不輕而飲食居處獨不爲之制節可乎

禮既無文不可強說竊意在喪次則自當如本服之制歸私家則自如其或可也

喪大記三年之喪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爲母爲妻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不知小功緦獨無明文其義安在

禮既無文即當自如矣服輕故也

親迎男女遭喪之禮曾子問之詳矣今有男就成於女家父而未歸若婿之父母死女之本喪如之何若女之父母死其女之制服如之何

此乃原頭不是且放在塗之禮行之可也然既嫁則服自當降既除而歸夫家耳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

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云云如未有吉日獨不當弔乎

恐無不弔之理

賀去冬侍坐承斟酌古今之制謂居喪冠服當與吉服稱其制度等級已略言及近見親戚有居母喪用温公寬袖襴衫布幞頭取其與吉服相符而又加首絰要絰而去温公之布四脚不知可行否

今考政和五禮喪服却用古制準此而行則亦無特然改制之嫌却恐吉服須講求一酌中制度相與行之耳

昔侍先生見早晨入影堂焚香展拜而昏暮無復再入未知尊意如何

向見今趙丞相日於影堂行昏定之禮或在燕集之後竊疑未安故每常只循舊禮晨謁而已

按雜記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不主（此謂姑姊妹無子寡而死也）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或曰主之而祔於夫之黨（妻之黨自主之非也夫之黨其祖姑也）今賀有姑其夫家■反歸父母家既耆耄他日捨兄弟姪之外無爲主者但不知既無所祔豈忍其神之無歸乎

古法既廢鄉家里尹決不肯祭他人之親則從宜而祀之別室其亦可也

女子適人爲父母服期傳云不貳斬也賤婦喪母遂於既葬卒哭而歸繼看喪大記曰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既葬而歸注云歸謂歸夫家也其既葬而歸者乃婦人爲祖父母爲兄弟之爲父後者耳賀雖令反終其月數

而誤歸之月不知尚可補塡乎因思他人或在母家彼此有所不便不可以待練之久其不可以不歸也又如之何

補塡如今追服意亦近厚或有不便歸而不變其居處飲食之節可也衣服則不可不變此亦以意言之深恐不免汏哉之誚也

答葉味道

省闈想甚得意奏名必在前列但尚未見後塲題目不知主司意鄉如何要之得失已有定分人徒自爲擾擾耳改字不若只就舊名之爲安

門生之禮若在髙等恐例須謁見卽不可廢若只在行間亦不必詣之也禮書未能得了而衰病日侵恐未必能究竟此事也漢卿必時相見四方更有何朋友在都下凡百宜以謹密爲上事了能一過此相聚否李敬子尚留此志尚堅苦不易得但看義理未甚明徹細密耳

答徐居甫

寓向看五峯言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同體而異用兩句頗疑同體異用之說然猶未見眞有未安處今看得天理乃自然之理人欲

乃自欺之情不順自然卽是私僞不是天理卽是人欲二者面目自別發於人心自不同寓常驗之舉動間苟出於天理之所當爲胷中自是平正無有慊媿自是寛泰無有不足接人待物自是無乖迕學者雖不常會如此要是此心存時便如此此心不存則不如此須是讀書講義理常令此心不間斷則天理常存矣若有放慢時節任人欲發去則胷中自是急迫麤率自是不公不正爲不善事雖不欲人之知胷中自是有愧赧然亦自不可揜如何要去天理中見得人欲人欲中見得天理二者夐然判別恐說同體不可亦恐無同行之理若曰心本爲利却假以行與那眞於爲義者其迹相似如此說同行猶可今下天理人欲字似少分別未審是然否

項與欽夫商量此兩句謂同行異情者是謂同體異用者非請更詳之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一章集注之說備矣寓看來一節密似一節志於道則心心念念惟在人倫日用之所當行者决不向利欲邊

去其志定矣據於德如孝親悌長等事皆吾所自得而行之者慮有照管不到時節當據守之而勿失則吾之所得者實矣依於仁則全其本心之德而不間於人欲之私生生之體自流行不息工夫至此亦云熟矣此三節自立脚大綱以至工夫精察如此志道卽夫子志學處以等級次第言耳據德大略如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之類謂其能守也依仁如貧而樂富而好禮謂其不違仁也游於藝是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未知此說通否

此段看得好但所引貧富者不相似
孝弟爲仁之本章注謂仁者心之德愛之理顔淵問仁章又謂仁者心之全德合二處推明其說未審當否心德則生道也蓋天地以生物爲心故人得之以爲心者謂之仁其體則同天地而貫萬物其理則統萬善而包四端論其名狀則沖和溫粹渾厖涵蓄常生生不死乃得謂之仁焉此即乾之元在四時而爲春者也以仁而主四者則隨其地分發爲羞惡爲辭遜爲是非莫不各當其所若不以

仁爲主而以別箇爲主則但見不相對副但見乖隔不順且天地失其所以爲主而人亦不得其所以生者矣此所以言仁專一心之德者豈不以其維綱管攝之妙乎敬愛之理只從孝弟上發明自孝弟而推原其本則惟有此理耳所謂以仁爲孝弟之本是也孝弟而廣充其用則爲仁民愛物之事所謂爲仁以孝弟爲本是也寓恐心之德以專言愛之理以偏言專言之本則發爲偏言之用偏言之用則合於專言之本不可以小大本末二

之也自仁道之不明也人惟拘於氣稟蔽於私欲則生道有息而天理不行否隔壅塞不能貫通如人疾病血氣不運於四支則手足頑麻不知痛癢而醫者亦謂之不仁人能有以體乎仁必其無一豪之私得以間其生生之體使之流行貫注無有不達無有不徧然後爲能全其心之德愛之理也此顔子之克己仲弓之敬恕與聖人居處恭執事敬博學篤志切問近思等處正欲使工夫縝密也必磨洗蕩滌其私使無一豪之留所以喚此仁

使之充長條達無不周徧則心德自全而仁斯在我矣伏乞嚴喻

此段大意得之但愛之理未可以用言耳更味之久當浹洽自見得失也

敬之一字初看似有兩體一是主一無適心體常存無所走作之意一是遇事小心謹畏不敢慢易之意近看得遇事小心謹畏是心心念念常在這一事上無多岐之惑便有心廣體胖之氣象此非主一無適而何動而無二三之雜者主此一也靜而無邪妄之念者

亦主此一也主一蓋兼動靜而言靜而無事惟主於往來出入之息耳未審然否

謂主一兼動靜而言是也出入之息此句不可曉

寓一日訪蕃叟先生因說孟子盡心知性處陳先生云人須是知得始得若不知得就事上做得些小濟得甚事寓以爲此說甚然陳先生問盡其心者作如何說寓對言心統性情會衆理而妙萬物者也心最難盡惟是知得性方能盡得心能盡其心者以知其性故也蓋性者理之得於天而自然者也如君之仁父之慈子之孝以至於日用之所當爲者皆有箇根原來歷處惟知之無一毫之不盡無一節之不極然後吾心之體至通至明無所蔽惑斯爲盡其心矣陳先生以爲不然乃言甚事不從心生只要盡得此心凡所存主凡所動作起居使合於理便是盡得此心此心既盡則自能知性如耳之聽正聲目之視正色手足舉動合禮皆是性寓云向所聞於先生長者與此不同耳目手足只是形耳目手足之所以能如此者方是性陳先生曰某之所以與朱文不同者正以此耳公下稍自知其說爲是某之用意不同恐難猝合寓所聞如此未得其精但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一句盡上一箇者字下應一箇也字不知語脉當如何說寓之所對不畔尊旨否

此段論得甚好但恐下稍不長進則反見彼說爲是耳今日正好著力也

寓向在道院問親迎禮先生言親迎以來從温公婦入門以後從伊川云廟見不必俟三月只遲之半月亦可蓋少存古人重配著代之義今婦人入門即廟見蓋舉世行之近見鄉里諸賢頗信左氏先配後祖之說豈後世紛紛之言不足據莫若從古爲正否

永嘉有儀禮之學合見得此事是非左氏固難盡信然其後說親迎處亦有布几筵告廟而來之說恐所謂後祖者譏其失此禮耳

禮支子不祭祭必告宗子然諸子之嫡子有是襲爵其次子始立宗大夫士以嫡子爲宗所以上承祖宗之重下垂百代之傳而不敢

少慢者後世禮教不明人家多以異姓爲後寓所見鄉里有一人家兄弟二人其兄早亡無後遂立異姓爲後後來弟却有子及舉行祭禮異姓子既爲嫡主與凡題主及祝版皆用其名若論宗法祭惟宗子主之其他支子但得預其祭而已今異姓爲後者既非祖宗氣血所傳乃欲以爲宗子而專主其祭乎寓意欲以從弟之長者共主其祭事亦同著名行禮庶幾祖先之靈或歆享之不知可以義起否伏乞裁教

立異姓爲後此固今人之失今亦難以追正但預祭之時盡吾孝敬之誠心可也

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此古人因變而變常爲得情性之正然先王制禮因人情而爲之節文必情與文稱乃爲得宜寓恐弔喪之日不飲酒食肉可以施於有服之親或情分之厚者若弔泛常之人只當於行弔之時不飲酒食肉弔畢則復常既與死者平時分踈但則少變平日以存古意可也未審尊意以爲然否

有服則不但弔日不飲酒食肉矣其他則視情分之厚薄可也

答徐居甫

君子之道費而隱章

鳶飛魚躍是子思喫緊爲人處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是孟子喫緊爲人處皆是要人就此瞥地便見得箇天理全體若未見得且更虛心涵泳不可迫切追求穿鑿注解也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蓋夫婦則情意密而易於陷溺不於此致謹則私欲行於玩狎之地自欺於人所不知之境人倫大法雖講於師友之前亦未保其不壞於幽隱之處儻知造端之重隱微之際恐懼戒謹則是工夫從裏面做出以之事父兄處朋友皆易爲力而有功矣

本只是說至近處似此推說亦好

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恐非謂天能生覆而不能形載地能形載而不能生覆人猶有憾處恐只在於陰陽寒暑之或乖其常吉凶災祥之或失其宜品類之枯敗夭折而不得

遂其理此雖天地不能無憾人固不能無憾於此也

既是不可必望其全便是有未足處

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都是就善處說如斷獄一人以爲當死一人以爲當罰今酌其中而行之否

然所謂中非如子莫之所執也

鬼神爲德注云體物是其爲物之體不知此體字是體用之體還復是體質之體

鬼神者氣之往來也須有此氣方有此物是爲物之體也

答徐志伯（浩）

示喻堂銘極荷不鄙三數年來不敢開口道一字尚且無著身處今安敢爲此以重其罪又使餘波所濺及於賢者乎兼堂中四壁環列前輩之象吾乃幅巾便服而遊燕寢卧於其中似亦非便鄉聞劉子澄在衡陽作朱陵道院自居正堂而以兩廡爲前賢祠堂嘗竊疑其非是恨渠已去不及正之也横渠先生亦言傳得夫子畫像而無可設之處正爲此耳幸試思之此雖細

故其間亦自不容無義理也

答鄧衛老（絅問近思錄）

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乾

如何見得天之健處

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　云云　絅謂偏言一事仁之用也專言四者仁之體也仁之用莫若愛仁之體則愛有所不能盡必包四者論之而後仁之體可見

仁之一事乃所以包四者不可離其一事而别求兼四者之仁也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莫只是不饒舌心要在腔子裹莫只是不放却否所謂腔子之義豈禪俗語耶

腔子猶言軀殼耳只是俗語非禪語也滿腔子只是言充塞周徧本來如此未說到不饒處下句所說得之

凡物有本末不可分爲兩段事灑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絅竊謂是其然者人事也所以然者天理也下學而上達也

大槩是如此更詳玩之

楊子拔一毛不爲云云　絅竊謂三子皆執一而不知權故也使楊子之拔一毛不爲施之在陋巷之時即顔子矣墨子之摩頂放踵施之三過其門不入之時即禹矣故所謂中者惟可與權者能之

楊墨學不足以知道其心偏而不中豈復能爲禹顔之事可更思之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顔子仲尼樂處所樂者何事絅謂孔顔之所樂者循理而已矣

此等處未易一言斷且宜虛心玩味兼考聖賢

爲學用力處實下功夫方自見得如此硬說無益於事也

曾點漆雕已見大意絅謂大意者得非天理流行之妙聖賢作用之氣象與二子智中灑落無一毫虧欠安行天理之至蓋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但二子已能窺測乎此未必身造乎此也故曰已見大意

且如此說亦未有病然須實下功夫眞有見處方有意味耳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絅謂夾持者豈內外並進之謂乎直上者豈進進不已之謂乎

直上者不爲物慾所累而倒東來西之謂也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理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眞與妄爾

識字是緊要處要識得時須是學始得

横渠先生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巽之請問先生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妄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

横渠先生之意正要學者將此題目時時省察使之積久貫熟而自得之耳非謂只要如此說殺也

明道先生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絅謂此正在勿忘勿助之間也今作字忽忽則不復成字是忘也或作意令好則愈不能好是助也以此知持敬者正勿忘勿助之間也

若如此說則只是要字好矣非明道先生之意也

伊川在講筵不曾請俸又不求封叙綱謂若是應舉得官便只當以常調自處雖陳乞封蔭可也

本以應舉得官則當只以常調自處此自今常人言之如此可也然朝廷待士却不當如此伊川先生所以難言之也但云其說甚長則是其意以爲要當從科舉法都改變了乃爲正耳近看韓魏公論不當使道士於正殿設醮而不知設醮之非亦是此類須說到廢道士而罷設醮方是究竟也

介甫言律是八分書綱謂八分者豈王氏謂其深刻猶未及於十分也

律所以明法禁非亦有助於教化但於根本上少有欠闕耳八分是其所長處二分乃其所闕此言是他見得者蓋許之之詞非譏之也

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只是均平又曰井田卒歸於封建乃定綱按張氏言治大抵以井田封建爲主程先生論封建頗取柳子厚之說而范唐鑑亦推廣之至胡氏嘗見乃力詆子厚并排擯范其說反與程門不合何也

遺書中只有一條論封建而取柳子厚者其他處却不如此恐此一段乃記錄之誤也范氏說多苟簡不足爲法胡氏之論雖正然其言利害亦有所偏要之封建郡縣互有利害但其理則當以封建爲公耳此類且徐講之非今日所急也

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爲佛矣綱素不喜讀異端之書然徒知其跡而未究其去著偶遇辯詰詞

必窮矣綱自度決不至陷溺則亦不至騁辯然一物不知君子所恥也不知於此當何以處之

理有未窮則胷中不能無疑礙雖不陷溺亦偶然耳況未必不陷溺耶至於欲騁辯而恥不知尤是末節不足言但窮理功夫不可有所遺然又當審其緩急之序也

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窻前草不除去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又曰子厚聞生皇子（云云）綱謂此即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所得以爲心

者蓋仁之事也聖賢千言萬句所謂傳心者惟此而已

大槩然矣但不可只如此說了便休須是常切玩味涵養也

答鄧衛老

昨所示卷子又無便不得報所論鬼神者甚有條理不易看得如此但說乾健處云只行之一字便見草率之甚下文云云則又全不應所問矣恐可更深思而詳說之也又以楊墨爲學仁義而過亦非是彼乃正爲不識仁義耳非學之過而不得中也曾點之說乃不真實之尤者今亦未須便論見處且當理會如何是實下功夫底方法次第而用力焉又當自有得耳若只如此揣摸籠罩將去即人人會說更要高妙亦得但不濟事反害事耳

答張敬之（顯父）

梁惠王移民移粟之政周官廩人之職未嘗廢孟子非之者豈以惠王不知仁政之本耶

此無異議但當熟玩孟子所說王政之始終其措置施行之方略次第耳

孟子答齊宣王愛牛一段

此等處與上章亦無甚異但要熟讀詳玩耳

必有事焉一段顯父謂此二者界限極難分別蓋不致力則便無所事而幾於忘才著意則未免預期欲速而流於助但將心平鋪謹守則又未見脫灑處

此一段依孟子本文只合就養氣上說集注言之備矣明道先生移就持敬上說却是養氣已前一段事功夫雖密然恐不若且依孟子看也

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夷子既知此說便當一親疏合貴賤方得今却曰施由親始則是又將親疏對待而言豈非吾之愛又有差等哉其詞氣牴牾信乎遁而窮矣

夷之所說愛無差等此是大病其言施由親始雖若粗有差別然亦是施此無差等之愛耳故孟子但責其二本而不論其下句之自相矛盾也夷之所以卒能感動而自知其非蓋因孟子極言非爲人泚之心有以切中其病耳此是緊要處當著眼目也

滕文公之問適迫而孟子所以答之者若無

可爲謀者極其規模所就亦不過太王畏狄保國之事至於萬章之問宋而孟子遽以成湯樂天之事反覆告之豈滕之地褊小不足以有爲而王偃滅滕伐薛敗諸侯之兵果有可畏之實耶

彊弱者勢也得失者事也宋滕之彊弱有異故其得失之效不同但其一事之如此而爲得如此而爲失則其理未嘗不同耳若曰以彊弱爲得失則是彊者常得弱者常失也豈其然乎

以善服人則有心於求勝故人得以勝之以善養人則至誠樂與而人自心悅誠服其原亦判於公私義利之間也

以善服人者唯恐人之進於善也如張華之對晉武帝恐異人更立令主則江南不可取之類是也以善養人者唯恐人之不入於善也若湯之事葛遺之牛羊使人往爲之耕之類是也

孟子既以智爲始聖爲終則智者致知之事聖者極至之名其終復曰智巧聖力是智反妙於聖矣南軒以爲論學則知聖有始終之序語道則聖之極是智之極者也此說似可以破前所疑不知如何

智是見得徹之名聖是行得到之號有先後而無淺深也聖而不智如水母之無鰕亦將何所到乎

孟子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而周子有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是又以善惡於動處並言之豈孟子就其情之未發而周子就其情之已發者言之乎

情未必皆善也然而本則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唯反其情故爲惡耳孟子指其正者而言

也周子兼其正與反者而言也莊子有遁天倍情之語亦此意也

頃蒙見教云往者同安因聞鍾聲遂悟收心之法顯父不揆驗之信然

當時所說聞鍾聲者本意不謂如此但言人心出入無時鍾之一聲未息而吾之心已屢變矣

潮汐月臨子午則潮王其理謂何豈以子者陽之始午者陽之極月爲陰屬故其氣交激而至此耶

潮汐之說余襄公言之尤詳大抵天地之間東

西爲緯南北爲經故子午卯酉爲四方之正位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爲節耳以氣之消息言之則子者陰之極而陽之始午者陽之極而陰之始卯爲陽中酉爲陰中也

答張敬之

向所示問目看得路脉全未是又多未曉此章之正意而遽引他說以雜乎其間展轉相迷彼此都曉不得不濟得事且當依傍本文逐句逐字解釋文理令其通透見得古人說此話是此意了更將來反覆玩味久之自有見處不須如此比類也聖智巧力之說則已得之矣此便是看他處底樣子也又論聖賢優劣此亦是癡人比較父祖年甲高下之說學問工夫都不在此枉費心思言語之力也

答丁寶臣（碩）

十二月十一日熹扣首上啓丁君省元老友頃幸接承便辱垂問雖喜用意之高遠然竊觀容止之間未甚和粹意其未似聖門學者氣象而所問又太多而不切有不容以一詞相反復者用是默默不知所對及承訪逮至於再三而不免少露鄙懷則足下已艴然於色而不欲聞矣自是以來彼此之懷終不相悉而今者承書謙有督過之意三復以還愧怍亡已夫道在生人日用之間而著於聖賢方冊之內固非先知先覺者所獨得而後來者無所與也又非先知先覺者所能專而使後來者不得聞也患在學者不能虛心循序反復沈潛而妄意躐等自謂有見講論之際則又不過欲人之同己而不求其益欲人之知己而不求其正一有不合則遂發憤肆罵而無所不至此所以求之愈迫而愈不近也足下誠以是而深思之則熹之前日所以告足下者已悉矣足下之學其是非得失亦明矣如以爲然繼此見問敢不敬對如曰不然則高明之蘊必有非愚昧所及知者幸寬其咎而姑自信其說焉可也惠況江蟹感領至意江茶五瓶少見微意布則例不敢受前日柯國材之子來饋亦已郤之非獨於左右爲然也

答丁寶臣

來喻富貴利達莫非天命軒冕儻來似未可必是見信道之篤然反復其言乃於得失之間未

免有方人之意似又全未得力何耶未由面扣臨風馳想切冀以時自愛益遜志於義理之學是所願望

答鄭[redacted]良

示及疑義足見勉學之意已略奉答但大抵用意未甚親切更宜虛心詳味未要生疑只且似林一之看養氣章順文看去足矣久之自當有見處有疑處也

答黃嵩老

大抵人情苦於猶豫多致因循一向嬾廢今但心所欲爲向前便做不要遲疑等待即只此目下頃刻之間亦須漸見功效矣年運易往時不待人況中歲以後尤宜汲汲也

答黃令裕

示喻道之大本末有眞見之期此只是急迫之病道之大本豈別是一物但日用中隨事觀省久當自見然亦須是虛心游意積其功力庶幾有得若一向如此急迫則方寸之間躁擾不寧終無可得之期矣

答黃令裕（一作黃敬之）

所喻日用功夫甚親切但更就此勉力爲佳然書策亦不可廢若一向如此又恐偏枯別生病也左氏之說未暇及此若論當讀之書何止左氏但朋友只看論語孟子已無餘力何暇更及他書也

答黃令裕（一作黃敬之）

收書雖見鄉道之切然更宜寬以居之使其優柔漸漬有以自得乃爲有益正不在如此迫切也大學文義通貫所不難見須更反復要見下手用力處而從事焉乃爲有諸己耳若只如此安排布置口說得行未至未當得功夫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五十八

考異

答徐子融有性無性之說不容不結亦（一作結抹）
第二十版

安能必二公之見從（安能一作安敢）
第二十二版

答宋深之大學是聖門最初用功處（云云）然此等處（一作然此等語）
第二十五版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五十九

書問答（一本作知舊門人問答）

答林正卿

季通書來亦謂正卿甚進不知乃有異論如此此正是渠病處蓋不先其在己而欲廣求於外所以向裏不甚得力又不察學者才識之高下而槩欲其無所不知所以誤得他人亦多馳騖於外吾人嘗識其好處而略其所偏也聞渠謫居却能自適亦甚不易歸期正不須問旬呈亦不必求免如陳了翁尚以作諫官及被謫猶著白

布衫繫麻鞋赴旬呈朝廷行遣罪人正欲以此困辱之若必求免是不受君命也不受君命不受天命也而可乎所論易大槩得之但時事人位等字說得太早今只可且作卦爻看看得通透了到些說處方說得平居無事處時應事之法是第二節事也如乾之初九只是陽氣潛藏之象未可發用之占耳若便著箇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隱而未見行而未成底人坐在裏面便死殺了非所謂潔靜精微者若會得卦爻本意却不妨當此時居此位作此人也頃年嘗因人問易應之曰公嘗看羅某課否易之模樣便只是如此也後有人問豈以其不足告而云爾耶此錯認了話頭也試思之

答林正卿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

分奇偶便是畫積畫便成卦卦中看畫便是爻若如所說只是引證作文不知四句之義又如何說諺所謂鶻侖吞棗者是也何由知其味耶

伏羲畫卦以寫陰陽之變化文王周公作繇爻辭以斷天下之疑孔子作彖象以推明事

物當然之理然爻畫既具而三者已備乎其中前聖後聖互相發明耳

此說近之然亦未盡

所以名卦之例非一端有兼取二義二象者有專取二義者有專取二象者有兼取二象與人情者有專取人情者有兼取二象與陰陽之位者有取爻畫之多寡者有取爻畫兼二象者有取變卦者有取爻畫之形與二義者有不可曉者

只逐卦玩索當見各有意味不須如此安排牽

多涉淺勞心費力不濟得事
家人卦乾剛也施於家則離兌說也施於家則亂坤靜也施於家則廢震動也施於家則擾坎艮非所取義惟明而順家之道也
穿鑿得不好
革與睽相類睽上火下澤則不相入此火在澤下有變革之理睽中女在前少女在後有相離之義而此以中女繼少女故曰革
鑿
豫四以震体之陽爲陰主如大臣轉天下之危爲安上無爲而下佚樂故曰豫
此等處孔子分明說順以動豫理甚分明安得舍之而自爲說耶大病只是著力安排不曾虛心玩味耳
中孚外剛中柔至誠惻怛之人也
得無色厲內荏之姦耶大抵此一類都不是此特其小失耳
以伏羲易觀之則看先天圖如寒暑往來陰陽代謝若有推排而又莫知其所以然者以文王周公易觀之則六十四卦之名乃十

變以後之私記三百八十四爻乃三變奇偶之私記潛龍牝馬等物如今之卦影勿用利有攸往等語如今斷卦之文以孔子易觀之則卦名者時也事也物也初二三四五上者位也而初上又或爲始末之義九六者人之才也處其事居其時用其物其才位適其所當則吉不然則凶（始末一本作始終）
此說近之然乃知此而又不免爲前段之支蔓穿鑿何耶（然乃一本作然既）
易有取兩卦象以爲法者有取卦名之義而思所以處之者有取二義而思所以處之者
亦不必如此籠罩
易疏論連山歸藏一以爲伏羲黃帝之書一以爲夏商之書未知孰是
無所考當闕之
論上下二經爲文王所分果可信否
亦不必論
論六十四卦重於伏羲果否
此不可考或耒耜市井已取重卦之象則疑伏羲已重卦或者又謂此十三卦皆云蓋取則亦

疑詞未必因見此卦而制此物也今無所考只説得到此以上當且闕之但既有八卦則六十四卦已在其中此則不可不知耳

答林正卿

所示易疑恐規模未是蓋讀書之法須是從頭至尾逐句玩味看上字時如不知有下字看上句時如不知有後句看得都通透了又却從頭看此一段令其首尾通貫然方其看此段時亦不知有後段也如此漸進庶幾心與理會自然浹洽非惟會得聖賢言語意脉不差且是自己

分上身心義理日見純熟若只如此匆匆檢閲一過便可隨意穿鑿排布硬説則不唯錯會了經意於己分上亦有何干涉耶且如看此幅紙書都不行頭直下看至行尾便只作旁行橫讀將去成何文理可試以此思之其得失亦不難見也

答林正卿

季通云亡凡在同志無不痛傷然人生要必有死遲速遠近亦何足較聞其臨行却甚了了區處付屬皆有條理亦足強人意也所示中庸疑

義略此條析奉報大率朋友看文字多有淺迫之病淺則於其文義多所不盡迫故於其文理亦或不暇周悉兼義理精微縱橫錯綜各有意脉今人多是見得一邊便欲就此執定盡廢他説此乃古人所謂執德不洪者非但讀書爲然也要須識破此病隨事省察庶幾可以深造而自得也

答曹元可

示喻爲學之意仰見造詣之深不勝歎仰然嘗聞之爲學之實固在踐履苟徒知而不行誠與

不學無異然欲行而未明於理則所踐履者又未知其果何事也故大學之道雖以誠意正心爲本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所謂格物致知亦曰窮盡物理使吾之知識無不精切而至到耳夫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蘊則已具於聖賢之書故必由是以求之然欲其簡而易知約而易守則莫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篇也是以頃年嘗刻四古經於臨漳而復刻此四書以先後其説又略述鄙意以附書後區區於此所以望於當世之友朋者蓋已切矣歸來只有數

本旨爲知識持去不得納呈然彼間相去不遠自可致之不難也讀之有得後以見教千萬之望

答李巽卿

所喻進學處事之意省察警懼固當如此然頭緒太多却成紛擾但將聖賢之書小立程課熟讀深思反復玩味以此栽培浇灌自有長進處不必如此閑計度也

答程次卿

示喻存心之說此固爲學之本然來喻又有所謂有是事必有是理者不知又何從而察之耶若如所謂當應事然後思是事之理當接物然後思是物之理則恐思之不豫而無所及若豫講之則又陷於所謂出位而思念慮紛擾之病竊意用力之久必有說以處此矣幸明告我得以反復之

答龔惟微

聞進學不倦之意甚幸甚幸但春秋之說向日亦嘗有意而病於經文之大略諸說之太煩且其前後牴牾非一是以不敢妄爲必通之計而姑少緩之然今老矣竟亦未敢再讀也來喻以爲他處皆可執其一說以爲據獨即位之說爲難通愚恐其所執之說未必聖人之眞意而非獨即位之說爲無據也若只欲爲場屋計則姑取其近似而不害理者用之若欲眞實爲學則不若即他書之易知者而求之庶明白而不差也

答龔伯著

示喻以門户之故不免兩用其心於道全未有得此今日士子之通患但窮達有命非可力求若其有之當不待求而自至如其無之求亦奚益唯道義在我人皆有之而求無不得今乃以彼而易此其於利害之筭可謂明矣願以此而反思之庶乎其有決也

答汪叔耕

十月二十三日熹扣首啓叔耕茂材鄉友尊書并示詩文論說甚富三復不置足以見鄉道之勤衞道之切而所以用力於詞章者又若是其傳而篤也顧惟衰晚於道既無所聞不足以堪視予之意而少日粗親筆研終不能窺作者藩

辭且自覺其初無補於身世遂用絕意棄去不爲今數十年矣又無以知所論之中失而上下其說也然私竊計之鄉道之勤衛道之切不若求其所謂道者而修之於己之爲本用力於文詞不若窮經觀史以求義理而措諸事業之爲實也蓋人有是身則其秉彝之則初不在外與其鄉往於人孰若反求諸己與其以口舌馳說而欲其得行於世孰若得之於己而一聽其用舍於天耶至於文詞一小伎耳以言乎邇則不足以治己以言乎遠則無以治人是亦何所與

於人心之存亡世道之隆替而校其利害勤懇反復至於連篇累牘而不厭耶足下志尚高遠才氣明決過人遠甚而所以學者未足以副其天資之美熹竊惜之又念其所以見予之厚而不忍忘也不敢不盡其愚足下試一思之果能舍其舊而新是圖則其操存探討之方固自有次第矣請繼今以言人還姑此爲報向寒千萬以時爲親自愛不宣熹再拜

答汪叔耕

來書所論向來爲學次第足以見立志之高矣

然雜然進之而不由其序譬如以枵然之腹入酒食之肆見其肥羹大胾餅餌膾脯雜然於前遂欲左拏右攫盡納於口快嚼而亟吞之豈不撐腸拄腹而果然一飽哉然未嘗一知其味則不知向之所食者果何物也今承來喻將欲捐其逐末玩華之習而加反本務實之功則善矣然所論周程傳授次第恐亦有未易言者而以太極圖爲有單傳密付之三昧則又近世學者背形逐影指妄爲真之弊也夫道在目前初無隱蔽而衆人沉溺膠擾不自知覺是以聖人因

其所見道體之實發之言語文字之間以開悟天下與來世其言丁寧反復明白切至惟恐人之不解了也豈有故爲不盡之言以愚學者之耳目必俟其單傳密付而後可以得之哉但患學者未嘗虛心靜慮優柔反覆以味其立言之意而妄以己意輕爲之說是以不知其味而妄意乎言外之別傳耳不揆論中所談儒佛同異得失似亦未得其要至論所以求乎儒者之學而以平其出入之息者參之又有忘心忘形非寐非寤虛白清鏡火珠靜月每現輒變之說則

有大不可曉者不知儒者之學自六經孔孟以來何嘗有是說而吾子何所授受而服行之哉所以求之者如是之雜無怪乎愈求而愈不得也而反自謂將從主靜持敬應事接物以求之則有沒世而不能達者是豈應事接物主靜持敬之罪哉如此不已不唯求之不得而已愚恐其必將有狂易喪心之患竊爲吾子憂之不敢不以告也幸且置此而即聖賢之言平易明白之處虛心平氣熟玩而躬行之玩之深則理自明行之篤則力自進持之以久亹亹而上達焉則道體精微之妙聖賢親切之傳不待單傳密付而已了然心目之間矣其他所論亦儘有合商量處未暇悉陳然根本若正則此等枝葉亦不待辯而明矣史論却勝他書然姑少後之而先其本則其所至又當不止此也大學章句一本附往古人爲學規模及今日用力次第盡在此矣幸試詳之勿以爲老生常談而忽之也

答李元翰

元翰前日說得儘近似今看所示又說開了蓋前日所說元非實見故把捉不定又會走作爾

如前日云存得此心即便是仁此句甚好但下面說合於心者行之不合於心者勿爲又說從義上去了不干仁事矣今所寫來者乃先存得此心一句便只說合於心爲之（云云）却是全說不著也今且只以孟子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兩句看來便見仁義之別蓋仁是此心之德纔存得此心即無不仁如說克己復禮亦只是要得私欲去後此心常存爾未說到行處也纔說合於心者（云云）則便侵過義人路底界分矣然義之所以能行却是仁之用處故學者須是此心常存方能審度事理如其不然則方寸之間自無主宰亦不復能審度可否而行所當行矣此孔門之學所以必以求仁爲先蓋此萬理之原萬事之本且要先識認得先存養得方有下手立脚處爾其他所論未穩者多但先看此一節久之自見得也

答陳與叔　夔良

弟子職音韻

此非大義所繫不暇深考

夔良竊意弟子職一章自先生施教弟子是

則以下似言學莫先於立教（云云）自志無虛邪以下又詳言其學之之功如此（云云）

此說得之然亦本無與義不必如此之詳也

蔓良竊意弟子職一章論教學之方其所以敬親事長從師受業與夫洒掃應對進退之要皆括乎是自二章至末十二章又分明條具其節目之詳由早至夜周旋從事蓋爲纖悉其四章第三饌饋注饋謂選具在食蓋饌乃訓具食饋訓進食恐饋者是進具在之食疑進字誤作選字未審如何又飯是爲卒注

既飯而食則卒義未能通五章三飲二斗注三飯必毀二斗及左執虛豆斗是何器毀義如何左執虛豆欲何用六章拚前扱祭扱字何訓用何物搜斂所祭置之何地八章葉適已葉義如何（葉見箕舌此句即曲禮扱謂以箕自鄉者也）章措揔之法注揔設燭之束類今本作何物（曰段中小字先生批）

此數條多所未詳但貳是周禮再貳一貳之貳蓋必所食已盡而增益之也故執虛挾匕視其不足者而貳之但豆中有物而謂之虛此不可曉爾

大學明明德新民皆欲止於至善而傳之一章結語止言自明而二章結語乃言無所不用其極

二章兼明自新新民之事故通結之下章又自正解止於至善之意初不相妨也

胡子知言曰天下莫大於心患在不能推之爾莫久於性患在不能順之爾莫成於命患在不能信之爾不能推故人物內外不能一也不能順故死生晝夜不能通也不能信故富貴貧賤不能安也先生嘗以延平先生讀

正蒙書語示蔓良此後五峯胡子書竟未敢看然此段語已嘗熟誦自見得說心著大字推字性著久字順字命著成字信字爲有理恐大亦是與天地同體之意久只是常而不變之意成只是一定不易之意否

此段好但點出兩處理會不得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程子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竊意其要在謹獨

莫是工夫無間斷否

川流不息天運也純亦不已聖人之心也謹獨所以爲不已學者之事也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集注以上一截說仁之體下一截說仁之術而程子於此二截乃合而言曰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

程子合而言之上下句似不相應不若分作兩截看然惟其仁者之心如此故求仁之術必如此也

答陳與叔

所示疑義各已批鑿附回幸更思之且於義理上留心制度名物少緩亦不妨也

答方履之

杜門讀書謝去場屋自討已決矣復何言迷聞高風第劇歎尚但所謂難者過之不復致疑此則汎汎悠悠恐不得力目前雖似無事向後無歸宿處茫然如未始學者則恐不免却有多事之累也平生見朋舊間好資質而似此者多矣私心嘗竊深歎惜之故不顧瞽者之爲之也因便寓書并此奉曉幸試思之以爲如何也

答方若水（壬）

龍巖之行若問得實使無罪者不以冤死而有罪者無所逃刑此非細事也靜退之說亦甚善但今亦未是教人求退只是要得依本分識廉耻不敢自衒自鬻以求知求進耳然亦須是讀書窮理使方寸之間洞見此理知得不求只是本分求著便是罪過不惟不可有求之之迹亦不可萌求之之心不唯不得說著求字亦不可說著不求字方是眞能自守不求人知也

答方子實（芹之）

昨者經由幸獲一見別又數月豈勝馳情令叔來承書獲審比日秋冷德履佳勝爲慰喜比幸粗遣無足言長泰令兄幸得同事相去不遠亦時相見也跋語殊犯不韙更勸刻畫爲媿益深耳示喻主敬之說先賢之意蓋以學者不知持守身心散漫無緣見得義理分明故欲其先且習爲端莊整肅不至放肆怠墮庶幾心定而理明耳程子無適之適訓之訓往而讀如字論語無適之適訓專訓主而讀如的其音義皆不同

不當以此而明彼細考之可見程子之云只是持守得定不馳騖走作之意耳持守得定而不馳騖走作即是主一主一即是敬只是展轉相解非無適之外別有主一主一之外又別有敬也

答何巨元（進之）

杜門讀書固爲可樂而入居學校又可推以及人想賢者於此亦不憚應接之煩也示喻人物之說未知康節之意果如何但如來喻以陰陽分之似亦有理大抵先天圖自復至乾爲陽自遇至坤爲陰陰陽所主旣有淑慝之分則人物所禀亦不能無純駁之辨也手探足躡出於一時之謬說無足深論當時但以遇在上而復在下故以手足言之耳四端之說若以體用言之則體爲首而用爲末若自其發處而言則發之初爲首而發之終爲末二說亦不相妨熟玩之可見也匆匆奉報幸更思之有所未安復以見喻幸甚

答程成甫

熹服膺二先生之教有年矣雖幸得誦其詩讀其書然猶以未得識其子孫爲恨茲迺辱書欣感無量且承叙述世次行治之詳使得聞之又嘆大賢之後中間留落不偶至於如此甚者遂至淪陷隔絕而無聞獨幸賢者於此乃能守其門戶而不失其問學之傳猶足以自慰也今郡博士又能屈致以爲學校之重其所以望於賢者豈不欲其服先生之服誦先生之言行先生之行以警動其學者而勉勵之哉荷意之勤敢申其說以致區區之意惟左右者念之

答靈文卿

辱書知進學不倦之意甚善甚善但自以不能致疑便謂賢於辯論而不能行者似有臨深爲高不求進益之病亦未免爲自畫也彼以空言生辯我以實見致疑自不相妨固不當以似彼爲嫌而倦於探討亦不當一槩視彼皆爲空言而逆料其全無實見也顏子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曷嘗敢是己非人而自安於不進之地哉程先生說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長進此不可不深念也知日誦四書時時省察此意甚善但不知何故都無所疑恐只是從頭讀過不曾逐段

思索玩味所以不見疑處若果如此則不若且看一書逐段思索反復玩味俟其畢而別換一書之為愈也近思錄說得近世學問規模病痛親切更能兼看亦佳也公謹未及附書相見煩致意渠從呂東萊讀左傳宜其於人情物態見得曲折今乃如此不解事何耶德章似亦不安其官頗有責上責下而中自恕之意皆是學問不得力處吾輩觀此真當痛自警省實下工夫也

答竇文卿

為學之要只在著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己身心上

理會切忌輕自表襮引惹外人辯論枉費酬應分却向裏工夫

答竇文卿

示喻問學之難豈獨今日吾黨但當日加持守省察之功而不廢講誦討論之業專以古人之為己者為師而深以今人之為人者為戒則庶乎其無負平生之志矣

答竇文卿

夫為妻喪未葬或已葬而未除服當時祭否不當祭則已若祭則宜何服

恐不當祭熹家則廢四時正祭而猶存節祠只用深衣涼衫之屬亦以義起無正禮可考也節祠見韓魏公祭式

未葬不當祭時或遇先忌又不知當祭否若祭則又何服

忌者喪之餘祭似無嫌然正寢已設几筵即無祭處恐亦可暫停也

凡題主男子婦人無官稱者宜何書

伊川主式已詳言之可考也

夫在妻之神主宜何書何人奉祀若用夫則題嬪某氏神主旁注夫某祀否夫祭妻而云

奉事莫太尊否（事恐當作祀）

旁注施於所尊以下則不必書也

古者父在子為母期夫為妻期其練祥禫之祭皆同今制夫為妻服與古同而子為母齊衰三年則夫為妻大祥之日乃子為母小祥之祭矣至於子為母大祥及禫夫已無服其祭當如何恐只是夫為祭主其辭曰夫某為子某薦其祥事如曾子問宗子為介子之禮不識可否

今禮几筵必三年而除則小祥大祥之祭皆夫主之但小祥之後夫即釋服大祥之祭夫亦恐

須素服（如弔服可也）以祭但改其祝詞亦不必言爲子而祭也

父在母沒父既除朞之後子尚爲母服只見父之時當以何服

此於禮無文但問喪有父在不杖之說可更檢號議參訂之

子之所生母死不知題主當何稱祭於何所祔於何所

今法五服年月篇中母字下注云謂生巳者則但謂之母矣若避嫡母則止稱亡母而不稱妣

以別之可也（伊川先生云祭於私室）

禮記曰妾母不世祭於子祭於孫止又曰妾祔于妾祖姑既不世祭至後日子孫有妾母又安有妾祖姑之可祔耶不知合祭幾世而止

此條未詳舊讀禮亦每疑之俟更詢考也

妾母若世祭其孫異日祭妾祖母宜何稱自稱云何

世祭與否未可知若祭則稱之爲祖母而自稱孫無疑矣

答李公晦

所喻數條蘇氏遠慮之說只是譬喻未必專以地言謀道一章若取舊說則二語爲複出矣兼又有以學求祿之嫌恐不若今文協而義精也知及仁守之說則是但此亦泛言如云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古之聖賢亦未嘗無此戒也恕之示義亦佳先儒訓詁直是不草草也正思所言覽之令人感歎偶其鄉人有在此者當轉致其家也至之一族被擾非常極可念渠近日講論儘精細但前日忽不思難生此事端累及無辜爲可恨耳聞其敵近日遣人四出捕緝至有來

此登門尋覓者惜不及知不得收縛送官耳近日章徐皇甫黃商伯四章各出何人之手幸密批示

答李公晦

墓銘前已爲令叔言之矣若無此慮豈敢辭也子約之亡深可痛悼不知諸公能因此事惻然於中盡還諸遷客否如其不然春陵之請適足爲禍亦尚未見復之當即作書以力止其行耳近日鮮子曰（日字疑）任德翁文字當已見之宣春之詬至今未知此近事之驗也

答李公晦

所喻四說往歲在彼固皆聞之只是欠却明理說如東坡所謂不以火照終不明耳說詩近修得國風數卷舊本且未須出甚善

答李敬子

辱遠訪深以不及一見爲恨然得所留書而讀之益知賢者之有志於學而又持守之重以爲喜也大抵爲學當以存主爲先而致知力行亦不可以偏廢縱使己有一長未可遽恃以輕彼而長其驕吝克伐之私況其有無之實又初未

可定乎凡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則即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但當堅守常自警覺不必妄意推求必欲舍此拙法而別求妙訣也

答劉履之

衰朽益甚思與朋友反復講論而外事紛擾不能如願如履之者又相去之遠不得早晚相見爲恨然此事全在當人自家着力雖日親師友亦須自做功夫不令間斷方有入處得箇入處則隨時游心自不相妨雖應科舉亦自不爲科舉所累也

答楊子順履正

示喻其悉古人之學雖不傳於天下而道未嘗不在於人心但世之業儒者旣大爲利祿所決潰於其前而文詞組麗之習見聞撥拾之工又日夜有以滲泄之於其後使其心不復自知道之在是是以雖欲慕其名而勉爲之然其所安終在彼而不在此也及其求之而茫然如捕風繫影之不可得則曰此亦口耳之習耳吾將求其躬行力踐之實而爲之殊不知學雖以躬行力踐爲極然未有不由講學窮理而後至今惡

人言仁言恕言西銘言太極者之紛紛而吾乃不能一出其思慮以致察焉是惡人說河而甘自渴死也豈不誤哉承許枉臨尚須面論（紛〻一本作紛紛）

答楊子順

來書所論爲學大意似已得之但賢者本自曾說說得相似却不爲難只恐體之未實即此所說皆是空言不濟事耳又以後書孟子之說考之即前書所謂講明義理以爲涵養培殖之地者似若未精此處尚且未精則其本領工夫恐未免亦類此也孟子所云必有事焉乃承上文

集義而言語脉通貫即無敬字意思來歷但反復讀之便自見得不假注釋矣明道之語却是借此四句移在敬字上說非解此章文義不若伊川先生之說爲得本文之意然其解正字即是助長則亦未安記得一處說正之之甚遂至於助長此語却差近然猶有所未盡也若看得本文語脉分明而詳考集注以究其曲折子細識認見得孟子當時立意造語無一字無來歷不用穿鑿附會枉費心力而轉無交涉矣來書所云孟子不肯指認說欲學者體認此處喫緊

工夫又云學者纔要修身正心便是助長告子釋氏之學皆坐此爾又云但嫌於迂曲其文以從注釋此皆非是而第二條爲尤甚請更詳之也

答楊子順

所諭數條皆善如克己復禮工夫只是如此著實用力久之自然見効若只如此做閑話說過則不濟事矣天下歸仁亦是略以其効言之非是便能使天下皆知吾之仁也但言若能如此則雖天下之人亦無異詞耳人稱不稱固非己

之所急但其効自必至此如食而飽飲而醉亦固然之理也云天下皆歸吾仁之中却是太作意說得張皇了仁義禮智是性之四德四端乃其發處乃所謂情也孟子論性而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正指其發處以明其本體之有是耳非直指四端爲性也鍾鼓有特懸者有徧懸者其特懸者器大而聲宏雜奏於八音之間則絲竹之聲皆爲所掩而不可聽故但於起調畢曲之時擊其本律之懸以爲作止之節其徧懸者則聲器皆小故可以雜奏於八音之間而不

相凌也不知今世所謂大樂者其制如何但以理推之意古者當如此耳魂氣之說近之但伊謂魂爲知則又未可大抵氣中自有箇精靈底物即所謂魂耳正名一義乃可與權者之事今以常情論之決不能合不若且置勿論而於君臣父子大倫之正深致察焉則亦不待他求而其輕重取舍之間當自知所處矣（此亦食肉之馬肝不須深論也）至於書中所說則狷忿之外加以猜防意思殊覺鄙陋此是氣質本不高明寬廣又爲學日淺未有得力處所以不免如此今且未論其它

只夫子乘桴之歎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爲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他胷次耶若此等處放不下更說甚克己復禮直是無交涉也至之粗疎不如子順細密然此等處却似打得過正好相切磋也儀禮此間所編已略定便遽未暇詳報亦恨賢者未能勇於自拔不能一來共加刊訂耳

答楊子順

謂一陰一陽之謂道已涉形器五性爲形而下

者恐皆未然陰陽固是形而下者然所以一陰一陽者乃理也形而上者也五事固是形而下者然五常之性則理也形而上者也試更思之即可見矣

答楊子順

所示疑義若據易文即艮其背即止其所之義而伊川說作兩般恐非經之本指然其言止欲於無見乃非禮勿視勿聽之義於學者亦不爲無用更思之

答李寶之

祭禮略看已甚可觀但特牲第一條準前篇例合入祭義耳其他更俟詳考續奉報唯祭法及宗廟兩篇附諸篇後不見祭祀綱領恐須依向寫去者移在諸篇之前爲祭禮之首但舊作兩篇太細碎今可只通作祭法一篇（如此則王制一段周禮事鬼神之所及祭法本文皆可全載不必拆開矣祭法禘郊祖宗更攷國語去取又鄭注恐不可用）次特牲次少牢次有司次諸侯釁廟次諸侯遷廟次祼獻（以名篇但前篇之例依儀禮本文皆自下而上故其序當如此）次祭義內事（此如來示合祭義祭統爲之通言上下祭先之義故又加內事二字以別後篇）次中霤次郊社次祭義外事（此爲中霤郊社兩篇之義其諸祭等說亦附此）

此祭禮篇目也其他大傳外傳向已附去者可并爲之只此目中祭義（內外二篇）及中霤郊社二篇亦未編定幸并留念也禘郊祖宗之說公穀國語家語趙氏春秋纂例中說橫渠禮說皆當考也

祭法祭義及遷廟附記三篇今附還可照前說重行爲佳中霤郊社二篇可并編定其祭義內外事兩篇并處諸篇之後亦佳祭法內郊之祭也一章當入外事篇他皆放此

答吳仲[illegible]（玭）

熹滯鈍之資總角聞道終躬求之未有得也賢者誤聽以爲可與言者誨諭詳悉皆非熹所敢當也而令弟仲方判院之來又幸數得從容開警雖多然所未合者亦不少熹既以乍到疾病公私紛冗而匆匆遽歸之際仲方亦不甚佳遂不得竟其說至今以爲恨也蓋道之體用雖極淵微而聖賢言之則甚明白學者誠能虛心靜慮而徐以求之日用躬行之實則其規模之廣大曲折之詳細固當有以得之燕閒靜一之中其味雖淡而實腴其旨雖淺而實深矣然其所以求之者不難於求而難於養故程夫子之言曰學莫先於致知然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而邵康節之告章子厚曰以君之材於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相從林下一二十年使塵慮銷散胷中豁豁無一事乃可相授正爲此也今觀來諭似於義理未有實見而強言之所以談經則多出於新奇立意則或流於偏宕而辭氣之間又覺其無溫厚和平斂退篤實之意是固未論其談之是非而此數端者已可疑矣豈於先賢指示入道之方猶有所未講耶抑已講之而用力有未至耶若熹之愚無以及此然苟不鄙不敢不盡其愚而又不敢摘一辭之未達一義之未安以浼高明之聽也區區拙直言不能文恕其僭帥千萬之幸

答吳斗南（人傑）

竊伏山間久聞德義且知著述甚富每以未得亟見其人而盡讀其書爲恨茲辱惠問并寄古易刊誤二書所以見屬之意甚勤且厚非熹淺陋之所能堪也比日春和敬惟撫字有相尊履萬福二書三復不能去手可謂極精博矣鄙意尚有欲奉扣者迫此治行之冗未能盡布別紙略見一二幸復有以告之他書承許盡以見寄何幸如之但洪範詩樂二論尤欲早得之或其餘未能悉辦且先得此幸甚幸甚來書又謂方思所以收其放心而患於未有以自入此見高明之志又將有意於古人爲己之學不但爲言語誦說之計而已區區不敏尤所敬歎蓋竊嘗謂今之人知求雞犬而不知求其放心固爲大惑然苟知其放而欲求之則即此知求之處一

念怍然是亦不待別求入處而此心體用之全已在是矣由是而持敬以存其體窮理以致其用則其日增月益自將有欲罷而不能者矧以執事之明而加意焉則其見聞之博參考之詳亦何適而非窮理之地哉如其不然則是直爲玩物喪志而已固知賢者不屑爲此然熹之愚不得不爲執事者慮之也感見與之勤不敢隱其固陋伏惟察焉旦夕南去相望益遠惟幾以時自愛亟膺召用肸時書來慰此窮寂千萬之望

別紙（一本作答吳斗南）

古易既畫全卦繫以彖辭又再畫本卦分六爻而繫以爻辭似涉重複且覆卦之法不知何所考據近歲林栗侍郎乃有此說然其法又與所論小異不知曾見其書否渠亦自以爲先儒未發之祕則是古未嘗有是說也且如所論以用九爲少陽用六爲少陰如此則當爲用七用八矣何九六之有乎此與啓蒙陋說正相南北不審今當定從何說因筆幸見喻也

呂伯恭頃嘗因晁氏本更定古易十二篇考訂頗詳然據淳于俊之說便以今王弼易爲鄭康成易嘗疑其未安今得所示分別鄭王二本乃有歸著甚善甚善然不知別有何證據也

未有文字已有此書謂有此理則可謂有此書則不可

繫辭恐并彖辭亦是蓋彖繫於全卦之下而爻辭分繫於逐爻之下其經只是連書并在卦下不再畫卦如今所定之本也

彖傳釋彖辭象傳釋爻辭繫辭傳則通釋卦爻之辭故統名之曰繫辭傳恐不可改繫辭傳爲說卦蓋說卦之體乃分別八卦方位與其象類故得以說卦名之繫辭傳兩篇釋卦爻之義例辭意爲多恐不得謂之說卦也

大傳言繫辭者四今攷其二上文皆兼卦爻而言恐不得專以爲爻辭其一雖專指爻辭則爻辭匠繫辭之一也其一爲七八九六而言七八九六雖是逐爻之數然全卦七八則當占本卦辭二爻七八則當占兩卦辭全卦九六則當占之卦辭卦辭固不害其爲繫辭也

晁氏舉謂乾之坤曰見羣龍無首吉則覆卦之說

有不可行者矣

漢書刋誤固多熹所未諦然其暗合者亦多但劉氏所斷句如項羽傳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儒林傳出入不悖所聞者此類甚多皆與史記合恐當表而出之以見其非出臆斷唯爲原廟渭北一條頃見一書辨渭之間有於字亦其明證但今不記此出處徧檢史記漢書之屬皆無之恐或記得幸批喻也

劉氏所疑亦自有舛誤處如溝洫志第二條於楚字本文自屬下句下文有於齊於蜀字皆是句首而劉誤讀屬之上句乃不悟其非而反疑本文之誤補遺未之正也

楚詞協韻一本納上其間尚多謬誤幸略爲訂之復以見喻尚可修改也

答吳斗南

便中奉告感慰亡量比已改歲竊惟履此泰亨倍膺多祉熹承攝於此忽已踰年疾病侵凌無一日好況請祠不遂經界之役得請後時不可舉手少須三五月即復告歸矣世路艱棘不若歸卧田里以休餘年及人之事非復吾力之所及矣每誦先聖不夢周公之嘆未嘗不慨然也承受代改秩亦既有期甚以爲慰不知諸公相知者爲誰鼎之有實宜謹所之我仇有疾乃無尤耳前寄諸書竟未得細考然疑諸儒之說有不足信據者要當審擇而遴取之乃無誤耳今此所寄却得一觀恨讀書少未能有以上下其論然亦有一二疑處假開多事便人行速未暇一一奉扣姑錄一二別紙奉呈幸一一批報頃見東漢討羌檄日辰與通監長歷不同又沈存中筆談所載朱浮傳引天作詩目今范書印本

亦與不記前書曾奉問否今亦見紙尾幸併喻及也李彥平所見趙顏子不知何人莫是永嘉趙彥昭否其所論學大意甚佳然恐於窮理功夫有所未至則亦只冥行終不能升堂睹奧直入聖賢之域也裒集程門諸公行事頃年亦嘗爲之而未就今邵武印本所謂淵源錄者是也當時編集未成而爲後生傳出致此流布心甚恨之不知曾見之否然此等功夫亦未須作此來深考程先生之言其門人恐未有承當得此衣鉢者此事儘須商量未易以朝耕而莫穫也

心不耐閒亦是大病此乃平時記憶討論慣却心路古人所以深戒玩物喪志政爲此也此後且當盡心一意根本之學此意甚善今人陷於所長決不能發此聽信身心也佛學之與吾儒雖有略相似處然正所謂貌同心異似是而非者不可不審明道先生所謂句句同事事合然而不同者眞是有味非見得親切如何敢如此判斷耶聖門所謂聞道聞只是見聞玩索而自得之之謂道只是君臣父子日用常行當然之理非有玄妙奇特不可測知如釋氏所云豁然大悟通身汗出之說也如今更不可別求用力處只是持敬以窮理而已參前倚衡今人多錯說了故每流於釋氏之說先聖言此只是說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念念不忘到處常若見此兩事不離心目之間耳如言見堯於羹見堯於牆豈是以我之心還見我心別爲一物而在身外耶無思無爲是心體本然未感於物時事有此本領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恐亦非如所論之云云也所云禪學悟入乃是心思路絕天理盡見此尤不然心思之正便是天理流行運用無非天理之發見豈待心思路絕而後天理乃見耶且所謂天理復是何物仁義禮智豈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豈不是天理若使釋氏果見天理則亦何必如此悖亂殄滅一切昏迷其本心而不自知耶凡此皆近世淪陷邪說之大病不謂明者亦未能免俗而有此言也子合便人督書甚速草草布此手痛後作不能究所欲言何時面談倒此留臆正遠唯千萬自愛爲禱

答吳斗南

所示廟議乃全用左氏臨于周廟一條爲說然不知似此安排有何經據如高祖以下通爲禰廟已非所安又皆以西爲上乃後漢同堂異室之制無復左昭右穆之分非古法也若如江都集禮所載孫毓之說却似可信而所示舊八廟圖近之不知是誰所定但其圖又以廟皆東向而以北爲昭南爲穆乃是室中祫祭之位而非廟制耳周有帝嚳廟禮書並無此文左傳亦無此說似難臆斷況僖祖只可比后稷又與帝嚳不祧似如此牽合如熹之陋固不敢盡信況[illegible]

廷諸賢皆深於禮者恐亦未敢便依此改作也草木疏用力多矣然其說蘭蕙殊不分明蓋古人所說似澤蘭者非今之蘭（澤蘭此中有之尖葉方莖紫節正如本草所說若蘭草似此則決非今之蘭矣）自劉次莊以下所說乃今之蘭而非古之蘭也今並引之而無結斷却只辨得畦畹二字似欠子細又所謂蕙以蘭推之則古之蕙恐當如陳藏器說乃是若山谷說乃今之蕙而亦非古之蕙也此等處正當若擘乃見功夫今皆如此放過似亦太草草矣荼恐是蓼屬（見詩疏載芟篇）故詩人與堇並稱堇乃烏頭非先苦而後甘也又云荼毒蓋荼有毒今人用以藥溪取魚荼是其類則宜亦有毒而不得爲苦苣矣如薺如飴乃詩人甚言周原之美舊室之悲如易之載鬼詩之童羖非荼實能甘也熹讀書最少然見此類不能無疑者尚多則恐此書亦更少子細也若論爲學則考證已是末流況此又考證之末流恐自此不須更留意却且收拾身心向裏做些工夫以左右之明其必有所至矣若遂困於所長而不知所以自反則熹之愚竊爲賢者惜之也因便奉報不覺傾倒勿過勿

過南北相望未知見日千萬珍重以副願言

答輔漢卿（廣）

示喻所疑足見探討不倦之意前時所報實有錯誤已令直卿子細報去矣熹向於中庸章句中嘗著其說今并錄去可見前說之誤也漢卿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味衆人之所不味雖向來金華同門之士亦鮮有見其比者區區之心實相愛重但恨前日相見不欵今又相去之遠無由面講以盡鄙意更幾勉力卒究大業

答輔漢卿

近況如何旣失楊館之期後來別有相聚處否讀書旣有味想見自住不得近看舊作諸書其間有說未透處見此略加刊削深覺義理之無窮也

答輔漢卿

所記鄙語亦有小小差誤處便中未暇詳報并所改書亦未暇寫寄不知近讀何書有疑示及此間今歲絕無人來只所招上饒某人早晚講論耳

答輔漢卿

知從居寬曠不廢讀書足以爲慰此間年來應接差繁然苦多病不能用力文字間又無朋友共講間有一二則其鈍者既難揍泊敏者又不耐煩有話無分付處甚思賢者相聚之樂也諸書無人整頓抄寄然改處亦不多但所録語儘有商量恐非面不能盡耳風力稍勁而此一等人多是立脚不住千萬更加勉力以副所期餘祝自愛而已柴中行聞鄭漕言考校之語其詞甚壯亦聞之否

答輔漢卿

年滿七十禮合休致又以罪戾不敢自上奏牘百端懇禱僅得州郡申省狀一紙今託常寧游宰附與郎吏投之已子細寫與十弟更煩賢者同爲分付此事或觸禍機不可知但已斷置一切不計較矣恐有浮議相阻止者幸勿聽也比來看何文字做何工夫亦頗有進處否向所寄來冊子方爲看得一半其間亦有不足訝者其小未備者已頗爲補足矣後便方得寄去也精舍亦有朋友數人相聚李敬子胡伯量尚未去早晚頗有講說但每相與共恨賢者之不同此樂也只是禮書不能得成又以氣痞不可凭几恐此事又成不了底公案也省榜非久當出不知一番朋友得失如何味道閑寓書館今尚留否耶其在彼者頗皆相見否當此時節立得脚定者亦甚難得人況更向上事耶

答輔漢卿

省闈不利亦是時節如此看此火色且得安坐喫飯已是幸事豈可別有冀望耶承許秋涼相訪甚幸此箇道理功夫本不可有間斷時節目

下雖無人講貫自己分上思索體認持守省察自不可頃刻虛度如此積累功夫則其間必有所大疑亦必有所大悟一旦相聚覿面相呈如決江河更無凝滯矣今以謝致仕表附便去令十弟分付投下及更料理一二事渠相見必自說及恐有可疑合商量處亦望與之剖決也昨承許借博古圖甚欲見之但重滯如何得來可更試爲籌度也

答輔漢卿

精舍有朋友十數人講學頗有趣仲秉甚不易

遠來看得文字亦好但恨漢卿不同此會耳

答陳思誠（景思）

承喻爲學之意與其所聞於師友而服膺弗失者甚慰甚幸然此乃近世所謂詭僞之學而斥去之者向來雖或好之今亦隱諱遁逃之不暇以賢者之門地聲迹蓋將進爲於斯世者而乃有意於此何嗜好之異耶夫名實義利爲己爲人之判正則之言是也但其所爲者要當真實有用力處所不爲者要當深自省察蚤戒而預遠之是乃所謂徵驗之實不然則提空名以鄉道而實無以自拔於流俗之所爲則亦君子之不取也荷意之勤率易布此不識以爲然否然勿以語人又千萬之懇也

答陳衛道（肇）

踈示所見此固足以自樂賢於世之沉迷汨沒之流遠矣但猶有許多節次脉絡何耶然以釋氏所見較之吾儒彼不可謂無所見但却只是從外面見得箇影子不曾見得裏許真實道理所以見處則儘高明脫洒而用處七顛八倒無有是處儒者則要得見此心此理元不相離雖毫釐絲忽間不容略有差舛才是用處有差便是見得不實非如釋氏見處行處打成兩截也嘗見龜山先生引龐居士說神通妙用運水般柴話來證孟子徐行後長義竊意其語未免有病何也蓋如釋氏說則但能般柴運水即是神通妙用此即來喻所謂舉起處其中更無是非若儒者則須是徐行後長方是若疾行先長即便不是所以格物致知便是要就此等處微細辨別令日用間見得天理流行而其中是非黑白各有條理是者便是順得此理非者便是逆著此理胸中洞然無纖毫疑礙所以才能格物致知便能誠意正心而天下國家可得而理亦不是兩事也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只生此民時便已是命它以此性了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稟故謂之性非有塊然一物可命爲性而不生不滅也蓋嘗譬之命字如朝廷差除性字如官守職業故伊川先生言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其理甚明故凡古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盡性便是盡得此君臣父子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養得此道而不害

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略無餘欠非虛語也此說甚長非幅紙可盡然其梗槩於此可見不審明者以爲如何因風示及有所未契尚容反復也

答陳衞道

示喻謹悉但今欲爲儒者之學却在著實向低平處講究踐履日求其所未至所謂樂處却好且拈向一邊久遠到得眞實樂處意又自别不似此動蕩攪貼人也性命之理只在日用間零碎去處亦無不是不必著意思想但每事尋得一箇是處即是此理之實不比禪家見處只在儱侗恍惚之間也所云釋氏見處只是要得六用不行則本性自見只此便是差處六用豈不是性若待其不行然後性見則是性在六用之外别爲一物矣譬如磨鏡垢盡明見但謂私欲盡而天理存耳非六用不行之謂也又云其接人處不妨顚倒作用而純熟之後却自不須如此前書所譏不謂如此正謂其行處顚錯耳只如絕滅三綱無父子君臣一節還可言接人時權且如此將來熟後却不須絕滅否此箇道理

無一息間斷這裏霎時間壞了便無補塡去處也又云雖無三綱五常又自有師弟子上下名分此是天理自然他雖欲滅之而必竟絕滅不得然其所存者乃是外面假合得來而其眞實者却已絕滅故儒者之論每事須要眞實是當不似異端便將儱侗底影象來此畀占眞實地位也此等差互處舉起便是不勝其多寫不能窮說不能盡今左右既是於彼留心之久境界熟了雖說欲却歸此邊來終是脫離未得熹向來亦曾如此只是覺得大槩不是了且權時一齊放下了只將自家文字道理作小兒子初上學時樣讀後來漸見得一二分意思便漸見得他一二分錯處迤邐看透了後直見得他無一星子是處不用著力排擯自然不入心來矣今云取其長處而會歸於正便是放不下看不破也今所謂應事接物時時提撕者亦只是提撕得那儱侗底影象與自家這下功夫未有干涉也鄙見如此幸試思之還說得病痛著否因來却見喻也中庸欲脩改未得功夫然看文字亦不可如此一輥念過便只領略得儱侗影象不

見裏面間架詳密毫髮不可差處須是且看一書一日只看一兩段俟其通透浹洽然後可漸次而進也（必竟之必恐當作畢）

答陳才卿

前書所論方叔所說不同者只是渠以知覺爲性此是大病後段所謂本然之性一而已矣者亦只是認著此物而言耳本領既差自是不能得合今亦不能枉費言語但要學者見得性與知覺字義不同則於孟子許多說性善處方無窒礙而告子生之謂性所以爲非者乃可見耳

才卿所論中庸戒懼謹獨二事甚善但首章之說性或通人物或專以人而言此亦當隨語意看不當如此滯泥也蓋天命之性雖人物所同禀然聖賢之言本以修爲爲主故且得言人而修爲之功在我爲切故又有以吾爲言者如言上帝降衷于民民受天地之衷以生不可謂物不與有孟子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不可謂他人無此浩然之氣也又謂微細之物亦皆有性不可以仁義禮智而言微物之性固無以見其爲仁義禮智然亦何緣見得不是仁義禮智此類亦是察之未精當更思之又謂所謂率性只就人物當體而言却欲刪去而言之三字此亦誤矣道只是性之流行分別處非是以人率性而爲此道也謝氏天地不恕之論所說亦未當凡此之類有本不須致疑者但且虛心反復當自見得不必如此橫生辯難枉費詞說也

答陳才卿

子顏一室蕭然有以自樂令人敬嘆看詩且如此亦佳大凡讀書須且虛心參驗久當自見切忌便作見解主張也王山所說當已見之若嫌

離析即却教它捏做一團也所答守約書大槩得之更當虛心玩味當更純熟也（離析下一本無即字）

答陳才卿

秋試不遠計不免小忙然以義理觀之此亦當有處也來書所喻大率少寬裕之氣有勁急之心如此不已恐轉入棒喝禪宗矣切宜省覺不可一向如此也子融看得文字痛快直截可喜想時相見正叔在此無日不講說終是葛藤不斷也

答陳才卿

方叔子耻曾相見否方叔看得道理儘自穩實却是子耻去歲在此講論多不合處中間盍嘗苦口言之後來一向不得書不知能相信否以渠堅苦力量朋友間豈易得覺微有向外欲速意思便做出許多病痛學者於此豈可不痛加省察或因通書幸爲致意

答陳才卿

詳來示知日用功夫精進如此尤以爲喜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捨者亦不待求而得不待操而存矣格物致知亦是因其所已知者推之以及其所未知只是一本元無兩樣工夫也

答陳才卿

新詩甚佳康節胸懷未易窺測須更於實地加功若只就之乎者也上學它恐無交涉也

答陳才卿

熹碌碌如昨但年老益衰已分上自未有得力處朋友功夫亦多間斷方以爲憂而忽此紛紛遂皆不敢爲久留計未知天意果何如也

答陳才卿

傅漕赴部何時可歸待次之間且勉其讀書爲學亦非細事也熹今年足疾爲害甚於常年氣全滿凭几不得緣此禮書不得整頓且看向後病勢又如何若有可奉煩者即奉寄也禮學是一大事不可不講然亦須看得義理分明有餘力時及之乃佳不然徒弊精神無補於學問之實也

答陳才卿

知看儀禮有緒甚善此書雖難讀然却多是重複倫類若通則其先後彼此展轉參照足以互相發明久之自通貫也此間所編直卿及用之兄弟分去謄寫尚未送來熹以苦氣痞殊甚不能俯伏几案歲晚諸人或來即開正不免作數月功夫自聽對讀或可了也傅兄相聚看得甚文字想其家務不能專一不免小作課程而今其日有常度則積累久之自見功效矣明年只在水北即亦相去不遠猶不廢切磋之益也子耻山益孤高深可歎羨一書却煩達之

答陳才卿

精舍朋友往來不常早晚頗有講問之樂但病

軀應接比之日前煩費力耳禮書得直卿劉用之在此漸可望頓然亦多費功夫甚恨相去之遠不得賢者之助也所示儀禮所疑此等處難卒說但看時隨手劄記向後因讀它處邂逅或有發明自不費力今徒守此一處反成擔閣虛度光陰不濟事也其它更讀何書子融相聚有何講論因筆及之所願聞也

答陳才卿

熹衰病如昨加以患難今歲夏間復失一小孫秋來又有仲婦之戚悲傷之餘羸困益甚細讀

來喻知亦有疾患不知何故然亦深為怛然也示喻憂懼所奪工夫不進此亦別無他巧但得勉力向前爾

答陳才卿

正叔別後書來復有疑問已詳報之說其轉寄才卿可便依此作日用功夫不須更生疑慮空費談說還却光陰也

答陳才卿

彼中相聚子弟幾人有可告語者否此亦時有朋友往來但難得身心純一功夫不間斷者可

答陳才卿

所喻誠意之說只舊來所見為是昨來章句却是思索過當反失本旨今已改之矣正叔子融相聚累日多得講論甚恨才卿獨不在此也諸書二兄處皆有本歸日必同觀有疑幸詳諭及康節文字二兄亦已見之熹亦不能盡究其說只啓蒙所載為有發於易它則別成一家之學季通近編出梗槩欲刊行旦夕必見之然亦不必深究也

答陳才卿

熹衰晚甚幸復安外祠之禄深以自慶但使賢

者為亂憂不無愧耳大學章句或問比復略修大旨不殊但稍加精約耳中庸亦更欲刪訂大抵舊書太冗也遇事固不當有所厭然謂欲放令此心疏豁無所執滯此却恐硬差排不得著意開放却成病痛但且守常程久之純熟自然疏豁乃佳耳子融說得樂意生香處甚痛快但恐又轉入舊腔裏也

答陳才卿

正叔遽至於此令人痛傷人生虛浮朝不保夕

深可警懼眞當勇猛精進庶幾不虛作一世人也

答余正叔

示喻已悉前日所論正爲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虛驕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間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則恐亦未免於昏憒雜擾而所謂敬者有非其敬矣且所謂集義正是要得看破那邊物欲之私却來這下認得天理之正

事事物物頭頭處處無不如此體察觸手便作兩片則天理日見分明所謂物欲之誘亦不待痛加遏絕而自然破矣若其本領則固當以敬爲主但更得集義之功以祛利欲之蔽則於敬益有助蓋有不待著意安排而無昏憒雜擾之病上蔡所謂去却不合做底事則於用敬有功恐其意亦謂此也正叔本有遲疑支蔓之病今此所論依舊墮在此中恐亦是當時鄙論不甚分明致得如此故今復如此剖析將去使正叔知得鄙意不是舍敬談義去本逐末正欲兩處用功交相爲助正如程子所謂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者耳今亦不須更生疑慮別作商量但請依此實下功夫久遠純熟便自見得也前日三詩首篇討功程字是大病根而其下亦未見的實用功得力之處後二篇亦未見踐言之效只成虛說尤犯聖門大禁大槩皆是平日對塔說相輪慣了意思致得如此須是勇猛決烈實下功夫力去此病不可似前泛泛悠悠虛度時日也

答余正叔

示喻日用工夫甚副所望然前者所論未嘗欲專求息念但以爲不可一向專靠書冊故稍稍放教虛閑務要親切自己然其無事之時尤是本根所在不可昏惰雜擾故又欲就此便加持養立个主宰其實只是一个提撕警策通貫動靜但是無事時只是一直如此持養有事處便有是非取舍所以有直內方外之別非以動靜眞爲判然二物也上蔡之說便是如此亦甚要切但如此警覺久遠須得力爾千萬且於日用間及論語中著力令有个會通處即它書亦不

難讀爾

答余正叔

熹一出無補幸已還家又幸奉祠遂請且得杜門休息閒讀舊書雖衰聾之心不敢狃忘然疎遠之分亦不敢不安何也別後讀書觀理復增勝否喜歸家只看得大學與易修改頗多義理無窮心力有限柰何柰何唯需畢力鑽研死而後已耳

答余方叔大猷

所喻別紙奉報幸更思之有所未安復以見告

講論不厭精審方見義理之眞然亦須是虛心平氣方能精審若以一時粗淺之見便自主張即無由有進處也

大猷竊謂仁義禮智信元是一本而仁爲統體故天下之物有生氣則五者自然完具無生氣則五者一不存焉只是說及本然之性先生以爲枯槁之物亦皆有性有氣此又是以氣質之性廣而備之使之兼體洞照而無不徧耳

天之生物有有血氣知覺者人獸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絕而但有形質臭味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則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故人爲最靈而備有五常之性禽獸則昏而不能備草木枯槁則又并與其知覺者而亡焉但其所以爲是物之理則未嘗不具耳若如所謂纔無生氣便無此理則是天下乃有無性之物而理之在天下乃有空闕不滿之處也而可乎他說皆得之但謂敬只是防去此等以復於理語意未切須知敬即此心之

自做主宰處更宜用力即自見得也

答趙恭父（師恭）

惠書得聞爲學之志固已甚幸又觀所論條目甚詳皆學者通患顧非親曾用力不能知耳大抵只是主敬功夫不至致得間斷但日用間常自提撕勿令昏惰則久久自長進矣

答趙恭父

所示諸說備見用意之精然看得皆過高不平穩若一向如此說即非唯令人解經不得雖聖賢亦無開口處凡有言語皆爲剩物矣又說曰

用間以見光景不覺喜悅此亦非好消息且宜就平實明白處看道理是非久之自然開明安隱無疑滯也儀禮文字却好致道一篇已入注疏他時諸篇皆當放此或所附之文有難曉者亦當附以注疏也致道告歸甚令人作惡此間事渠能言之更不縷縷認得門路却不錯但恐未有勤懇積累工夫凡百更相勸勉爲佳耳

答趙恭父

謹終追遠游氏曰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追之厚之至也竊意游氏意恐指凡事而言非專爲喪祭而發夫顏此非爲人愴悽非謂其終之當謹　遠之當追是皆天理人心不能自已非若凡事玩於常情故終謹於始而及其終也往往易以忽　爲近及遠也往往易以忘（非謂下元本空一字共六一本作義）

聖人之言爲衆人發非專爲賢者發也故其所言皆理之所當然而人多不能然者若皆如來喻則世間更無倩死忘先之人不待堯舜而比屋常可封矣曾子亦不須說此兩句程子亦不當兼說喪祭也

富貴是人之所欲一章恐亦不可小看看此自非頗閱以上工夫至到者恐未易言

看文字只虛心隨文平看豈有所說本小而演作大看之理此章之指更宜深玩方見實用力之處

原思爲之宰疑亦以類相從而別爲一章未詳

此類亦多分得不同如仲弓子桑顏淵子路不曾分子賤子貢回也冉求却分了蓋一時失於點對然非大義所繫不能易也要之不若皆析爲二乃佳

賢哉回也章集注云今不敢妄爲之說其竊疑下克己復禮之云已煞爲學者說破却似剩著此語

不曾說樂處如何所樂何事也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章竊疑唯我與爾之與是訓同則誰與吾不與之與是訓許故竊以爲恐難合作一章詳集注意夫子行三軍必與已同意子路自謂若行三軍則舍我復誰同耶但覺得氣象太粗暴若作兩章而不害其相蒙則字義既明而氣象亦不覺至如此也

分章已見前說但與字恐難作兩般說子路問

得粗暴是其氣象如此雖作兩章然粗暴亦只在也況彼之粗暴吾又安能追而抑之耶

吾止吾往也竊意文義恐吾者聖人自吾也若如所解即句內字數不足聖人之言不如是之造作奇巧也

君子不以紺緅飾注云君子謂孔子下文蘇氏曰此孔子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比二義兼存以待學者之自擇未有一定之說

集注解回也其庶乎屢空章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竊疑又字似作兩截蓋樂道故能安

貧而安貧所以樂道也世間亦有資美而能安貧者皆以爲知道可乎更思之

論篤是與章集注云云詳此文義恐只是說不可以言取人下文又言不可以貌取人何也色莊便是兼著貌字

祭義

深愛和氣一節承上文孝子之祭不詘不愉不欲等語而發非獨爲敬齊之色一句也其下乃

述邇雜記孝事未必爲祭發也所編者但取其相關者附之經下其全篇且與泛存祭統先於祭義亦無害也

鄉飲酒義謹按此篇自鄉飲酒之義而下先儒以爲記鄉大夫飲賓于庠序之禮自鄉飲酒之禮而下先儒以爲記黨正飲酒于庠序以正齒序之位今詳考其文由前之說則有所謂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云云固足以見賓興之意由後之說則有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之類亦足以證序

齒之事但其竊疑儀禮所載鄉飲只是鄉大夫與其賢能而以禮賓之不知說禮者何取於黨飲而記爲是義據鄭注云漢郡國以十月行此飲酒蓋取黨正之說然則自鄉飲酒之禮而下豈自成一章之文乃世儒述其所以有取於黨正之義而因以傳益之耶淺陋未得其說

此無他義只是作記者并舉之耳

燕義首載庶子官一節未詳據文勢恐當以諸侯燕禮之義爲篇首而置庶子官一節於

篇末乃成文耳

當如此

内則一篇文理密察法度精詳見古先聖王所以厚人倫美教化者無所不用其全某疑中間似有難看處如飯黍稷稻粱（止）大夫於閣三士於坫一一節與上下文似不相蒙豈特載此因以著夫貴賤品節之差耶又凡養生（止）玄衣而養老一節疑王制文重出不然亦豈先王之成法因子事父母而達之天下以及人之老哉又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止）

至於犬馬盡然而况於人乎一節雖承上章養老之文而云然此篇既曰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則是古昔盛時朝廷所下教命恐不應引到曾子之言疑是他簡脫誤在此耳又凡養老五帝憲（止）皆有惇史一節疑錯簡恐或當在上文玄衣而養老之下又淳熬（止）以與稻米爲酏一節亦疑錯簡恐或當屬上文冬宜鮮羽膳膏羶及雉兎皆有芼之下自此外數節上下井井有條獨此未易曉暢養老一節舊亦疑之似當削去（曾子惇史兩節亦然）但說飲食處未知如何更詳考之（所削去者亦須別收勿使漏失）

其比在侍側見余正甫云奔喪投壺兩篇可補儀禮之闕心甚喜之近見禮記釋文引鄭氏篇目注獨此二篇注云實曲禮之正篇也餘皆否某竊詳謂之正篇則非先儒雜記之文又按儀禮疏云儀禮亦名曲禮又禮器注云曲禮謂今禮也禮篇多亡本數未聞其謂鄭氏所謂今禮即指儀禮而言然則可補儀禮之闕似無疑矣内則附昏禮後作傳文亦善少儀附相見禮則疑未安蓋其間數節見

少儀已編入本篇矣餘爲雜記恐不足以相證而徒足以相亂耳未知是否禮經殘缺可疑者不能一二數凡此非敢汎然煩瀆師聽但據眼前編集文字因致愚慮於其間理既有疑問不容已自餘不惟不敢肆其狂斐即亦未暇及悉告尊察

少儀亦是無收附處且因篇首之言而附之耳若以爲疑不知却今如何區處幸批報也

答楫恭父

所論數條皆善然當實用其力乃見意味徒爲

空言雖多無益也大學或問所改首尾兼該本末具備若只讀一半截便下注脚宜其不能不有偏倚之疑也鄙意却嫌全提直指四字近禪學語未暇改也又論亦有眞知而自欺者此亦未然只此自欺便是知得不曾透徹此間非晚有嘗鼠藥而中毒者幾致委頓只此便是不曾眞知砒霜能殺人更何疑耶然又不是隨衆略知之外別有眞知更須別作道理尋求但只就此略知得處著實體驗須有自然信得及處便是眞知也所說退人一步低人一頭者此則甚

善致道恐亦不可不聞此說可更相勉勵今已是不得已而從官唯有韜晦靜默勿太近前爲可免於斯世耳一或不幸爲人所知便不是好消息也

答趙恭父

所論大學則似不必如此致疑此等大槩諷詠略見經意以助知新之功耳如此拘滯却成支蔓而墮於舉學之所訶矣要之淇澳言其明德而可以新民以見明德之極功烈文因言非獨一時民不能忘而後世之民亦不能忘以見新民之極功自是語勢當然況又無可疑耶親賢樂利上四字皆自後人而言下四字或指前王之身（親賢）或指前王之澤（樂利）又皆毫分縷析無可疑者可試考之當自見得也

答趙恭父

道心雖微然非人欲亂之則亦不至甚難見惟其人心日熾是以道心愈微也

人之所以爲人以其有是性耳君云性之所以爲性則語意太重複矣

君子之時中與索隱行怪兩章未是可更將章

句反覆體認不須便如此立說也

體羣臣子庶民子字與呂說不異體字雖小不同然呂說大意自好不欲廢也勸者所以致吾親愛之心而慰悅其意也親親似多一字然非大義所繫不能深論也

前知之說章句中說得已自分明

經綸大經立大本似亦是看得章句未熟

知遠之近亦不必如此迫切却有不實之病知風之自一句尤無著落須看交寬平著實乃佳耳

大學若從物格上看下去即不可不如此之意甚少更詳之

答趙詠道

熹求道不力衰晩無聞學問之勸不知所以爲報然少嘗聞之天下有正理唯博學審問謹思明辨不先自主於一偏之說而虛心以察衆理之是非乃可以自得於一定之說而無疑若得一先之言而媛媛姝姝自以爲足便謂天下之美易於此則不唯不足以得天下之正理亦歸於陋而已矣胡子曰學欲博不欲雜欲約

不欲陋此天下之至言也願明者以是思之若曰佛老之說衆人亦知其非豈以彼之明智而肯取以爲用此殆侏儒觀優之論今固未論有見於吾道者之如何但讀近歲所謂佛者之言則知其源委之所在矣此事可笑非面見極談不能盡其底裏然爲學之初便欲窮其說之是非而去取之則又恐緑衣黃裏之轉而爲裳也如涉大水渺無津涯要當常以聖賢之言爲標準則不至於陷矣令弟致道在此相聚數月雖未能悉力銳進亦似頗識爲學之門户經由必

能具道此間曲折凡此所未及言者可問而知不暇盡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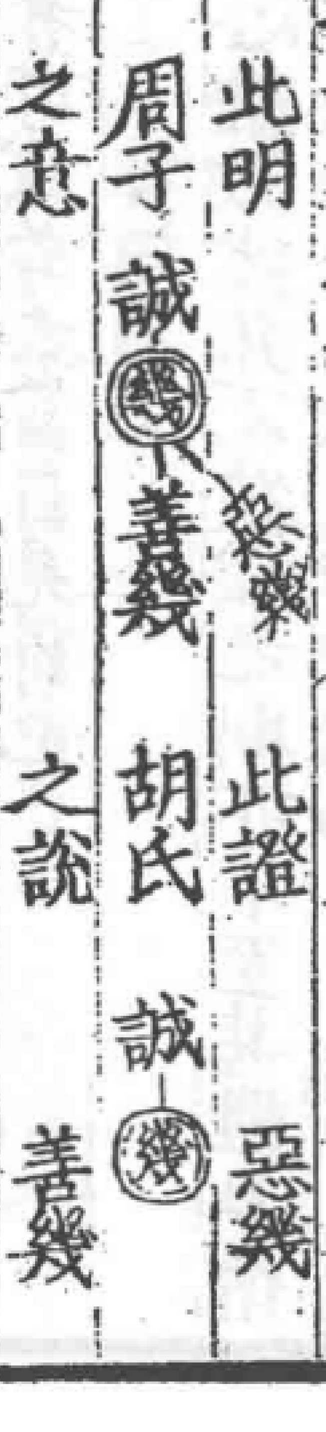
答趙致道（師夏）

所疑理氣之偏若論本原即有理然後有氣故理不可以偏全論若論稟賦則有是氣而後理隨以具故有是氣則有是理無是氣則無是理是氣多則是理多是氣少即是理少又豈不可以偏全論耶

答趙致道

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此明人心未發之體

而指其已發之端蓋欲學者致察於萌動之微知所決擇而去取之以不失乎本然之體而已或疑之以謂有類於胡子同體而異用之云者遂妄以意揣量爲圖如右



善惡雖相對當分賓主天理人欲雖分派必省宗孼自誠之動而之善則如木之自本而榦自榦而末上下相達者則道心之發見天

理之流行此心之本主而誠之正宗也其或旁榮側秀若寄生疣贅者此雖亦誠之動則人心之發見而私欲之流行所謂惡也非心之固有蓋客寓也非誠之正宗蓋庶孽也苟辨之不早擇之不精則客或乘主孽或代宗矣學者能於萌動幾微之間而察其所發之向背凡其直出者爲天理旁出者爲人欲直出者爲善旁出者爲惡直出者固有旁出者橫生直出者有本旁出者無源直出者順旁出者逆直出者正旁出者邪而吾於直出者

利導之旁出者遏絕之功力既至則此心之發自然出於一途而保有天命矣於此可以見未發之前有善無惡而程子所謂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又曰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蓋謂此也若以善惡爲東西相對彼此角立則是天理人欲同出一源未發之前已具此兩端所謂天命之謂性亦甚汙雜矣此胡氏同體異用之意也

此說得之而圖子有病已略改定更詳之

四子言志一條程子曰夫子與點蓋與聖人之意同便是堯舜氣象使子路若達爲國以禮道理却便是這氣象也何也蓋爲國不循理道則必任智力不任智力則循理道不能出此二途也曾點有見乎發育流行之體而天地萬物之理所謂自然而然者但吾不以私智攖之則天地順序而萬物各得其所此堯舜事業也子路則以才氣之勝自以爲雖當顛沛敗壞不可支持之處而吾爲之亦能使之有成子路誠足以任此矣然不免有任智力之意故志意激昂而氣象勇銳不若曾

點之閑暇和平也然不曰理而曰禮者蓋言理則隱而無形言禮則實而有據禮者理之顯設而有節文者也言禮則理在其中矣故聖人之言體用兼該本末一貫若曾點則見其體而不及用識其本而違其末所以行有不掩而失於狂歟

得之

上蔡云佛氏之言性如儒者之言心釋氏之言心如儒者之論情蓋釋氏以作用者爲性而儒者以主宰爲心所以相似也釋氏以

是而生者爲心儒者以感物而動者爲情所以相似也大要釋氏不識理故其言遂低一級故雖欲歸於清淨寂滅而卒不能離乎形而下者也然雖遂低一級而僅相似即其僅相似者實大不同何也其於作用則不分眞妄而皆以爲眞其於感物則不分眞妄而皆以爲妄儒者則於其中分眞妄云耳此其大不同也

大槩亦是

荀子言性惡禮僞其失蓋出於一大要不知其所自來而二者亦互相資也其不識天命之謂而以人欲橫流者爲性不知天秩之自然而以出於人爲者爲禮所謂不知所自來也至於以性爲惡則凡禮文之美是聖人制此以返人之性而防遏之則禮之僞明矣以禮爲僞則凡人之爲禮皆反其性矯揉以就之則性之惡明矣此所謂互相資也告子杞柳之論則性惡之意也義外之說則禮僞之意也

亦得之

答趙致道

人心道心一章其上三句只循中庸章句敘說看未有所疑所謂允執厥中之中不知指何者而言若言時中恐於提綱挈領處未還及此若言未發之中則所謂人心道心正是因已發而言兼未發之時亦難以言執今欲於人受天地之中上看未知可否

程子曰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如此則所謂允執厥中正時中之中矣惟精惟一正是提綱挈領處此句乃言其効耳

程子言仕宦奪人志或言爲富貴所移也愚意以爲不特言此但才仕宦則於窒礙處有隨宜區處之意浸浸遂入於隨時徇俗之域與初間立心各別此所謂奪志也不知程子之意果出於此否又不知人未免仕宦而有此病又何以救之敢乞指誨

所論奪志之說是也若欲救此但當隨事省察而審其輕重耳然幾微之間大須着精彩也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五十九

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九

考異

答汪叔耕來書（[illegible]）熹扣首啓前此人還奉書草草深以未得面論爲恨專人至此荐辱枉書獲聞新歲以來起居佳勝爲慰

必儀亦是無妝附處（一無妝字）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

書（知舊門人問答）

答朱朋孫

長書垂示尤荷不鄙所論爲學之意又足以見雅志之所存也夫學非讀書之謂然不讀書又無以知爲學之方故讀之者貴專而不貴博蓋唯專爲能知其意而得其用徒博則反苦於雜亂淺陋而無所得也今一旦而讀八書則其茫然而不得其要也豈足怪哉顧且致精一書優柔厭飫以求聖學功夫次第之實俟其心通意解書冊之外別有實下功夫處然後更易而少進焉則得尺得寸雖少而皆爲吾有矣欲爲沙隨程丈立祠甚善但衰病不堪思慮曲折已報余正父矣幸察之

答周純仁

彼中既有故舊可以相依氣候亦須差勝嶺外又在鄉里遠亦時得親闈安問於理似亦可少安年來時論似亦漸平昨已又聞廟堂一番除拜固不足爲吾道之重輕然於故舊或略能垂意但在自己分上只合閉門堅坐聽其所爲切

不可因此便起妄念徒爾紛紜有損無益也所欲買書偶小兒赴銓未歸已爲託相識置到付之來人數在别紙可自檢點付來楮券殊少不足於用已爲兊數券買去然尚有不能盡買者及所補印漢書不知是要何等紙板様大小如何其人未敢爲印有便子細報及當續爲印也閑中無事固宜謹出然想亦不能一併讀得許多似此事人來往勞費亦是未能省事隨寓而安之病又如多服燥熱藥亦使人血氣偏勝不得和平不但非所以衛生亦非所以養心竊恐

更須深自思省收拾身心漸令向裏令寧靜閑退之意勝而飛揚躁擾之氣消則治心養氣處世接物自然安穩一時長進無復前日内外之患矣

答周純仁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止）既成萬物也本義（云云）其竊謂止言六子用文王八卦之位者以六子之主時成用而言故以四時爲序而用文王後天之序下言六子用伏羲八卦之位者推六子之所以主時成用而言故以陰陽交合爲義而用伏羲八卦之序蓋陰陽各以其偶合而六子之用行所以能變化盡成萬物也伏羲八卦則兊震以長男而合少女艮巽以長女而合少男皆非其偶然故自動萬物者莫疾乎雷至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皆别言六子之用故以四時之次言之而用文王八卦之序下則推其所以成用於陰陽各得其偶故用伏羲八卦之序若上用伏羲卦次則四時失其序下用文王八卦則兊震艮巽皆非其偶矣伏羲卦序與今

卦序不同不知是孔子創爲之而作序卦耶抑自文王周公繫辭之後已更伏羲之序如此而孔子特以序卦明其義耶

伏羲自是伏羲卦序文王周公自是文王周公卦序

答周南仲（南）

往歲湖寺雖嘗獲一面而病冗不能款扣餘論後乃得見廷對之文切中時病深以歎服益恨相去之遠不[illegible]會聚以講所聞也茲辱惠書及見寄通具啓[illegible]從切磋之益深以爲慰此[illegible]雪

寔德履佳福熹頑鈍之學晚方自信每病當世道術分裂上者於佛老下者流於管商學者既各以其所、便先入者爲主而又驅之以其好高欲速之心是以前者既以自誤而遂以自欺後者既爲所欺而復以欺人文字愈工辨說愈巧而其爲害愈甚不有明者孰能舍其舊而新是謀哉來喻許以所疑下詢幸甚大抵聖賢之言已是明白真實說盡道理讀者但能虛心一意循序致詳使其句內無一字之不通則其道理無一豪之不察矣切不可爲人大言相誑

如九方皐相馬之說著而妄意馳逐於言語之外也方賓王每書來說得道理儘有歸著知與遊從可謂得友恐今已歸嘉禾也周叔謹行草草附此不能究所言政遠切祈珍重

答周南仲

承喻教學相長之意尤副所望但爲學之序必先成己然後可以成物反復來示似於自己分上未免猶有所闕恐不若且更向裏用工也此心此理元無間斷虧欠聖賢遺訓具在方冊若果有意何用遲疑等待何用準擬安排只從今日爲始隨處提撕隨處收拾隨時體究隨事討論但使一日之間整頓得三五次理會得三五事則日積月累自然純熟自然光明矣若只如此立得箇題目頓在面前又却低徊前卻不肯果決向前真實下手則悠悠歲月豈肯待人恐不免但爲自欺自誑之流而終無得力可恃之地也何程二君能招致之甚善甚善來書已報之矣何兄書中問及三事雖未要切然已是能著實講究若更精進未可量也後來之秀未見有能勇往直前探討忍耆以續傳道之脉茲爲

可歎耳

答周南仲

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爲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慊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言自脩者知爲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爲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它人所不及知而己獨知之者故必謹之

此以審其幾焉

答周南仲

此言小人陰爲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爲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爲戒而必謹其獨也

答孟良夫（猷）

示喻爲學之意甚善但伊洛垂訓以持敬爲先此要切之語若不於此處立得根本即讀書應

事忽惟計度徒成紛擾卒無歸宿之地若能於此用力則動靜之間無適而不爲學矣有書數冊託茂實送學中與諸生共之能往一觀當有益也聞當路有奉薦者足見公論之不泯甚慰然更深其本以須時用乃所望耳

答許生（中應）

去歲辥象先過此極道左右賢德令聞之美甚恨跧伏無因緣相見今者乃承惠書一通反復讀之益見所以求道鄉學之意深以爲幸至於稱引前輩比擬非倫則有所不敢當也左右以

應舉覓官羡名好事之學爲不足學而欲講求義理以求脩己治人之方固已不繆於所趨矣夫道之體用盈於天地之間古先聖人既深得之而慮後世之不能以達此於是立言垂教自本至末所以提撕誨飭於後人者無所不備學者正當熟讀其書精求其義考之吾心以求其實參之事物以驗其歸則日用之間諷誦思存應務接物無一事之不切於己矣來喻乃謂讀書逐於文義玩索墮於意見而非所以爲切己之實則愚有所不知其說也世衰道微異論蠭

起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爲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於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僥倖一旦恍然獨見然後爲得蓋亦有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辭氣之間脩己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不相似者左右於此無乃亦惑其說而未能忘耶夫讀書不求文義玩索都無意見此正近年釋氏所謂看話頭者世俗書有所謂大慧語錄者其說甚詳試取一觀則其來歷見矣若曰儒釋之妙本自一同則凡彼之所以賊恩害義傷

風壞教聖賢之所大不安者彼既悟道之後乃益信其為幻妄而處之愈安則亦不待它求而邪正是非已判然於此矣又如所謂寧有人皆得見之過無或有不睹不聞之歟夫中庸之言正謂道體流行初無間斷是以無所不致其戒懼非謂獨戒懼乎隱微而忽略其顯著也若如來喻則人所共見之處間斷多矣而曰循是存養不疾不徐吾恐其未免為好高欲速之尤者也至如孟子所謂非義襲而取之文義本自分明而今學者未嘗細考但據口耳相承以至施

安失所者蓋十人而二五也既勤下問不敢不盡其愚然亦未暇詳究其曲折幸深察之當否俟報也近至富沙見陳守舍人說及建閣藏書事欲以記文見委而未得其詳今叔張卿元善蔡兄季通書備見首末偶數日腳氣發作不能飲食而右臂亦痛至不能親執筆儢臥支離口占布此知代期不遠它日病起草得記成當因萍卿轉達代者或同官中必有能竟其事者但恐文詞鄙俚議論不同未必可用耳

答章季思康

辱書具悉雅志大抵聖賢之教不過博文約禮四字博文則須多求博取熟講而精擇之乃可以浹合而通貫約禮則只敬之一字已是多了日用之間只以此兩端立定程課不令間斷則久之自有進步處矣

答顏伯奇昆仲椅招

聖門設教具有科條持守講習要當各致其功無所偏廢而不使有頃刻之間斷焉則當有以自得其趣矣

答杜叔高斿

往歲辱訪於湖守自以佳篇為贈讀之知所志之不凡然恨去國怱怱未得從容盡所懷也茲辱枉書并寄兩論詞意奇偉則所以知足下者益以深矣顧念頃與仁里諸賢[illegible]講此事尚多未契足下必已聞之[illegible]恐言為是則固無今日之辨[illegible]以為非則[illegible]語為哉聖遠道晦人心頗僻險詞怪說雜然並起不憚於誣天罔聖詭經破義而務以適其利欲之私自非剛健明哲之士確然以勝私復理為己任者鮮不惑焉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其兆已見於此甚可

誤也足下試以愈言思之反諸其身而驗以聖賢之明訓必有以得其本心之正然後可以燭理應事而無不合毋徒苦心勞力為此傅會穿鑿而卒以陷溺其良心也

答杜叔高

示喻克己之說甚慰所望道理分明本如大路聖賢又如此指示提撕不為不切今人都不理會却別去千生萬受杜撰百般胡說亂道於自己分上了無分毫利益只可誑嚇它人然亦只誑嚇得不識底人若被識道理人傍邊冷看處

甚模樣此區區所以於前日面論之際不能不失笑於賢者之言也今承來喻乃知後來思之有得力處此又見賢者資質本自過人但從前本欲誑人却反為人所誑今日一聞逆耳便能發瞎於心不易得也然克己固學者之急務亦須見得一切道理了了分明方見日用之間一言一動何者是正何者是邪便於此處立定脚根凡是己私不是天理者便克將去不但輕躁二字也辛丈相會想極款曲今日如此人物豈易可得向使早向裏來有用心處則其事業俊

偉光明豈但如今所就而已耶彼中見聞豈不有小未安者想亦具以告之渠既不以老拙之言為嫌亦必不以賢者之言為忤也

答程珙

示喻正名之說胡氏所論固有未盡然其大義謹嚴而聖人之妙用變通又自有不可測者不可以私情常識議其方也如以為疑則食肉不食馬肝未為不知味姑置此而議其切於吾身者焉可也

答王南卿

熹方幸閑中得與一二學徒整理舊書而忽蒙恩收用雖實衰老不敢以遠為辭但恐迂踈議論多與時背一辭不獲比已再上傳聞諸公亦無相彊之意計必得之矣萬一未遂則又未知所以為計也示及隊圖雖不知其然須讀曹公杜牧孫子見其所論車乘人數諸說皆詳未言左右二人蔡季通亦論此事以為周禮車制皆合今得此書乃知前輩已嘗用之而有效矣是書可傳無疑也跋尾所論皆精當與季通辨荊公事則必未然家有荊公與襄敏公手帖數紙見嘗

時事若非荆公力主於內則羣議動揺決難成功但是後來裏敏見其它政事多出於聚斂掊克之意故不免有異論耳若論熈河之事則二公實同心贊無異説也幸試思之恐須略轉換過乃可取信其帖今録以上呈荆公政事固多失然此一事却是看得破也

答王南卿

長沙除命深感上恩但老病衰嬾昏塞廢忘恐不能堪一道之寄而再辭不獲上語丁寧伏讀皇恐遽欲起拜而鄙意尚有少疑又苦足疾未

容拜受遂且宿留更須旬日可決去就萬一可往不知老兄能一乗與相過否所欲扣者千條萬端非面不能究但恐不成行即此會又未可知耳所段後語甚佳但恐金人立唃氏後一節恐不足深辨耳彼於我為外臣而反連夏虜以為邊患則我之討伐自為義舉彼於金虜非相吞之國則金人立之以樹黨在彼不失為遠交近攻之計而終假存亡繼絶之名又足以使之怨我而德彼亦其狡計之過人也豈足為義舉哉且唃廝囉既有罪則當時討其所立之子自

不為過正不必以討其叛孫自解雖或金虜能立廝囉所立之後亦未足以愧我而為賢也又謂因進陣法而或以咎荆公亦不記是誰説然此事只合論其取之是非而其瑣細皆不足較若果是矣則雖進陣法亦何不可之有耶又云今為荆公之累恐此句亦未甚穩不知盛意是謂我累彼耶彼累我耶若我累彼則此語可用而非所為立説之意不然則恐當改之為安或云今以荆公為累語意似覺深厚也妄論如此目昏不見字老草勿恠而并詳之幸幸甚甚陣

法印本有便求數冊

信州有濡水集印本乃長安人李復之文記董氊非唃廝囉之子乃盜廝囉之妻而竊其國不知曾見之否事冗不暇細看更考之也

答王南卿

陣法細看尚有誤處如上卷第五板陣法內右邊兩隊各欠馬軍紅點二十五人第四版陣法凡馬軍後並無押隊照隊中卷第一版四十萬人而增之至三十萬其四字當作由字幸更詳考恐更有此等當改正也

答汪易直

示喻尊名之意極荷不鄙但今朋友必已有所稱往時忘記奉和後便幸批示或已得先端明本旨卽不必改也疑義數條意皆甚正但首章管仲事程子所推聖人本意恐已得之蓋其不死子糾而從桓公乃是先迷後得如今叛逆而遭赦宥自無可死之理然此事夫子當時不曾明言但今以其言專取其功而略無譏貶之詞可以推見之耳若果有罪則聖人必有微詞以見功過不相掩之意不特如此說矣故疑程子此義講之甚精而鄙意所疑則其必若當死而不死則後雖有功亦不復取此則未安耳功自功過自過若過可以掩功則功亦得以掩其過矣康節先生論學春秋者當先定五伯之功罪而以五伯為功之首罪之魁此語最為切當然非獨論古事為然也見諸行事則操賞罰之權持黜陟之柄者亦當以是為心乃能盡用一世之材以濟天下之務而不失其正耳仁之一字以其德而言則必心無私而事當理乃能當之若其功則惟利澤及人有恩有惠便可稱之初

不計其德之如何也偶來城中人事冗擾且略為論此條試更思之餘俟還家奉答別附便也夫子說可與立未可與權程子說春秋大義易見而時措從宜者為難知此等處更宜致思思而得之則所示數條皆可類推矣然此不可以強通却須反求諸心向性分上講究存養始當有以自得耳未由面論臨風馳想切幾力學自愛

答汪易直

示喻自訟之篇足見立志為己之切尤以為慰此正大學所謂誠其意者然意不能以自誠故推其次第則欲誠其意者又必以格物致知為先蓋仁義之心人皆有之但人有此身便不能無物欲之蔽故不能以自知若能隨事講明令其透徹精粗巨細無不貫通則自然見得義理之悅心猶芻豢之悅口而無待於自欺如其不然而但欲禁制抑遏使之不敢自欺便謂所以誠其意者不過如此則恐徒然為是迫切而隱微之間終不免為自欺也舊說大學此章蓋欲發明此意而近日讀之殊覺未透因略更定數

句今謾録去試深察之以爲何如也近思小本失於契勘致有差誤此乾事不敬之罪也後來此間書坊别刋得一本卷尾所增已附入卷中仍削去重出數字矣偶未有别本旦夕求得續當附去也

答彭子壽（龜年）

齋銘之屬豈所敢承况此病餘昏憊將何以發明聖賢之旨爲日用功夫之助乎然竊聞之大學於此雖若使人戒夫自欺而推其本則必其有以用力於格物致知之地然後理明心一而

所發自然莫非眞實如其不然則雖欲防微謹獨無敢自欺而正念方萌私欲隨起亦非力之所能制矣竊意高明於此非有所未察特因來喻僭復言之以爲誠能於此益致其功則亦無待於褻御之箴而學日益進德日益修矣

答彭子壽（以日不足一作不足日以）

垂喻中庸疑義别紙甚詳乃知賢者於此方且以講求經旨究極精微以日不足爲事世間利害固未易以入其胷次也修道之教修之者固專出於人事而所修之道則天地萬物之理莫不具焉是乃天人之合亦何害其爲同耶又論尊孫之説張游不同蓋此章首尾以誠爲本而推其所以誠者乃出於明善故釋其文義且得以誠爲言如大學之序始於格物而其後乃云壹是以脩身爲本亦此類也隱微顯見之分當時偶見如此而謾序之若疑未安置之無害此非大義所繫不足深論也智仁勇經文本不曾分若以爲疑亦不足論但諸家所分却未穩當必欲分之則須從今説乃爲盡善若如來喻則仁字不合列於三德之中而又位於其次蓋聖

人之言其名理隨處輕重所指不同讀者須隨其輕重而讀之乃見其意不可一槩死殺排定也鄙見如此不審明者以爲如何如復未安更望報及也

答折子明

伏蒙鐫喻先正墓文使人三返而勸懇益至熹雖至愚心非木石豈不惻然有動於中亦何忍爲此牢辭固拒以逆盛意實以衰悴心目俱疲不堪思慮檢閲而兩年以來名在罪籍每讀邸報觀其怒目切齒之態未知將以此身終作如

何處置然後快於其心未嘗不惕然汗出浹背沾衣也是以比來絕不敢爲人作一字近所祈懇百拜而辭者已數家矣若以尊喻之嚴遽弛此禁則四面之責紛然而至從之則召禍不從則取怨反復思之未見其可兼餘年無幾疾病侵凌神思昏然豈有精力可以給此切告矜亮貸此殘生不勝千萬哀懇之至

答劉君房（元城之孫）

先正忠定公有德有言沒而不朽百世之下聞者興起而熹之外舅聘士劉公嘗得親見而師

事之熹少時猶及竊聞其餘論於忠定公之言行志節詳矣是以雖不得及其門墻而想望其聲容猶若相接不止於今世紙上所傳而已也今辱惠書乃知其後人所以繼業承家之意如此而所以見顧者又甚厚非淺陋之所敢承也但來喻頗以未有世其祿者爲憂此則賢者慮之過矣先德遺風具在方冊有能誦其言行其行不替其志節則所以世其家者孰大於是彼區區之外物何足道哉又承類次遺文已就篇帙見便爲之序引以傳來世此則又豈晚生妄意所敢幾及但願亟遂鋟木傳之其人使熹與有聞於大體之純全則爲幸甚矣

答劉君房

所喻讀易甚善此書本爲卜筮而作其言皆依象數以斷吉凶今其法已不傳諸儒之言象數者例皆穿鑿言義理者又太汗漫故其書爲難讀此本義啓蒙所以作也然本義未能成書而爲人竊出再行模印有誤觀覽啓蒙本欲學者且就大傳所言卦畫蓍數推尋不須過爲浮說而自今觀之如論河圖洛書亦未免有剩語要

之此書自是難讀不若詩書論孟之明白而易曉也此是僞學見識不審明者以爲如何

答曾無擇

所示疑義悉已報去但覺得多是在外邊看未有箇入頭處須更虛心靜慮將聖賢言語從裏面親切處看出來庶幾見得意味不爲空言不然似此泛濫含胡無益於事終久不得力也

答曾無疑（三五）

昨承枉書奉報草草方以爲愧忽辱再告益荷眷勤且審比日涼秋起處佳福足以爲慰詩卷

寵示於認不鄙之意三復以還既歎其精麗警拔之不可及又重歎其不爲大言險語以投世俗之耳目也然承諭及爲學之意則似所志又有不止於此者此尤區區所樂聞但未知雅意姑欲粗一闚其藩籬而爲彼善於此之計耶抑將勇革舊習而真欲一蹴以至道也如前之說則非區區所敢知如後之說則如來喻之云固非不善然欲自是以求道則恐亦未免爲空言也大率人之爲學當知其何所爲而爲學又知其何所事而可以爲學然後循其次第勉勉而

用力焉必使此心之外更無異念而舊習之能否世俗之毀譽身計之通塞自無一毫入於其心然後乃可幾耳此固未易以毫楮既而承見語亦將有以枉顧之期矣儻得面論庶竭鄙懷顧此迂闊于觸科禁恐非賢者進取之利更冀審處於未動之前毋使貽後日之悔焉乃所願也

答曾無疑

辱書良以爲慰而反復來喻已得雅志之所存則區區所疑亦不敢隱也蓋嘗聞之孟子之言有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此君子所爲而學也然欲存此則必有以識此之爲何物而後有以存之既識之則所以存之者又必勉勉孜孜而不少懈焉然後乃可幾也此君子之所以爲學者而終身勉焉唯恐一毫之不盡而不敢少貳其心者也今足下自謂學無本原心常駁雜豈亦自覺其未嘗用力於此而然耶此其自知亦明矣然又欲因其固有而循習之則亦可以殊塗而同歸則未知足下所謂固有者爲何物又如何而循習之與何者爲殊塗又同歸於何許也又謂雖舊習之

未忘而未嘗爲學之累則又未知今之新者爲何學而昔之舊者若何而能不爲之累也凡此所云竊恐非獨熹之愚有所不解意者足下之心亦未必能列其孰爲同異而孰爲是非也足下幸試思之其然乎其不然乎如其果然則願姑以前者所引孟子之言爲主而博考古昔聖賢之遺訓以參驗之則夫人之所爲而學與其所以學者不待外求而得之於我向之所謂固有所謂同歸者始爲有以識之而知昔之舊者真不足　而果有累乎今日之新矣人之爲學

必其有以先識乎此而知取舍之所定然後其功夫利病可得而言如其不然徒爲論說皆是空言無下落處無所補於事也景陽季章於此皆嘗有聞雖未知其後來所進如何然苟善取之亦當有以爲助矣吾人既不見用於世只有自己分上一段功夫若見得門戶分明端緒正當實用得些子氣力乃可以不負降衷秉彝之重此外瑣瑣一知半解正不足爲重輕也不審明者亦有意乎

答曾無疑

示諭爲學之方固得其要然若只如此便了則論語只須存此兩條其餘皆可以削去矣聖人教人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蓋於理之巨細精粗無所不講然後胷次光輝明徹無所不通踐履服行無非真實似不當如此先立界限預設嫌疑以自障礙也

答曾無疑

承喻令兄遷期於禮聞訃便合成服當時自是成服太晚固已失之於前然在今日祥練之禮却當計成服之日至今月日實數爲節但其間

忌日却須別設祭奠始盡人情耳

謂聖人以喜怒動其志固爲不可若謂都無所動則是聖人心如木石而喜怒之見於外者特爲僞耳豈有是理哉此等處須是存養體驗自做得些工夫當自見之難以臆識懸斷也

學習之習與傳習之習非有不同傳即謂所學也大抵博學審問學之事也謹思明辨而力行之習之事也集注中所載諸先生說甚備可細考之

來喻忠恕二說皆近之熹鄉來所論正謂如此近復細觀乃有未盡已於論語集注中更定其說矣試詳考之當見曲折所謂竊恐狂鶩高遠者視之云云却不當如此顧慮終身行之自是學者事於聖人何所預哉

蓍數之說其義亦精但不知所謂老陰老陽其數則一少陰少陽其數乃三是如何蓋四象之變極於六十有四老陽十二老陰四少陽二十少陰二十八乃自然之數不容增減揲者隨其所得而言之又何慮其不可觀變耶

揲法初爻成則便止有三十二卦二爻成則便

上有十六卦三爻成則便止有八卦四爻成則便止有四卦五爻成則便止有二卦亦是自然次序節次可見今所疑者亦何嫌哉

揲蓍之法周禮領於太卜之官討其法度必甚詳密今皆不可見矣獨賴大傳有此數句可以略見彷彿而以今推之亦無不可通處學者既不得見當時舊法則亦且當守此不當妄以私意橫起計度也蓋因揲蓍然亦猶是其類若以木替行筭金錢當之則其去著益遠矣又如所言交重之論亦所未曉交者拆之聚故為老陰重者單之積故為老陽亦何疑之有乎然此六爻既成而畫地以記之象耳於揲法初無所預也

答曾無疑

所論為學之意甚荷不鄙但若果有所得出言吐氣便自不同纔見如此分疎解說欲以自見其能而唯恐人之不信便是實無所得自明眼人觀之固不待其詞之畢而有以識之矣孝悌忠恕若淺言之則方是人之常行若不由此即日用之間更無立脚處故聖人之教未嘗不以為先如所謂入則孝出則悌忠恕違道不遠是也若極言之則所謂通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而曾子所以形容聖人一貫之妙者亦不過如此又非如前者言之可易而及也故大學之道必以格物致知為先而於天下之理天下之書無不博學審問謹思明辨以求造其義理之極然後因吾日用之間常行之道省察踐履篤志力行而所謂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忠恕之一以貫之者乃可言耳蓋其所謂孝悌忠恕雖只是此一事然須見得天下義理表裏通透則此孝悌忠恕方是活物如其不然便只是箇死底孝悌忠恕雖能持守終身不致失墜亦不免但為鄉曲之常人婦女之檢押而已何足道哉今且以所舉有子曾子之言觀之似於文義之間全未考究雖近世先覺如程夫子之言所以發明其妙者恐皆未嘗過目而經心而況於其它義理精微千差萬別豈能一一會其旨歸也哉故熹竊以為今日與其自辨以求合枉費言語枉費心力不若一切放下便依此說且將大學論語反覆熟讀而因程子之言與其門人數

公之說以求聖賢之指意所在句句而講字字而思使無毫髮不通透處則自不須如此安自拘束強作主張也無疑試更思之恐或可信則一兩月間天氣差暖或能乘興一來面罄其說庶幾彼此殫盡免至如此擔閣虛費光陰也曁景製作甚精三衢有王伯照侍郎所定官曆刻漏圖一編亦與此同曆象之學自是一家若欲窮理亦不可以不講然亦須大者先立然後及之則亦不至難曉而無不通矣北宮黝似孟施舍孟子本文無此語不知尋常如何曉會此句

未敢輕論其得失也

答曾無疑

子約書來必盛稱無疑之爲人但不知中間相聚所與切磨誦說者果爲何事計於緊要親切處亦未必能盡所懷爾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丈夫有志者豈當爲此悠悠泛泛徘徊猶豫以老其身乎

答曾擇之（祖道）

禮即理也但謂之理則疑若未有形迹之可言制而爲禮則有品節文章之可見矣人事如五者固皆可見其大槩之所宜然到禮上方見其威儀法則之詳也節文儀則是曰事宜細者之

忠恕二字其本義只是學者衆人之事曾子所言乃借此以形容聖人一貫之妙程子之言又借天地造化之體用以明聖人之事須作三節看見得各有下落則一章之指自通貫矣更徐玩之非欲速所能達也

此說未然但漆雕語意深密難尋而曾點之言可以玩索而見其意若見得曾點意則漆雕之意亦可得矣且看程子說大意兩字是何意二

子見得是向甚處如何見得

答曾擇之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也

仁者心之德猶言潤者水之德燥者火之德愛之理猶言木之根水之原試以此意思之

盡己之謂忠祖道初以爲盡吾心之所至而無一毫自隱先生以爲語未瑩祖道再思之恐止是竭盡吾心而無一毫不足之義

後語轉踈前語只自隱二字不切須知不必自隱然後爲不忠但有不盡處便是病也

主一無適之謂敬

此等語須力行之方見得真實意味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

更就天人上看

義者事之宜也

更以孟子說義處推之

忠恕

曾子忠恕二字便是一以貫之底注脚可更以二程先生及上蔡說反復體認仍以集注之說參之便見聖賢之意直是細密不是泛然儱侗

說話

以約失之者鮮矣

約有收斂近裏著實之意非徒簡而已（上蔡說得好）

德不孤

此德不孤與易中說德不孤不同此但言有德者聲氣相求自不孤立故必有鄰易中却是說敬義既立則內外兼備則其德盛而不孤也

漆雕開曾點

二子是信箇甚底又是如何地信曾點語可更以集注為主子細體驗仍看上蔡之說發明得亦親切

三年之喪而復有朞喪者當服朞喪之服以臨其喪卒事則反初服或者以為方服重不當改衣輕服不知如何

或者之說非是

卒哭

百日卒哭乃開元禮以今人葬或不能如期故為此權制王公以下皆以百日為斷殊失禮意古者士踰月而葬葬而虞虞而卒哭自有日數

何疑之有但今人家諸事不辦自不能及此期耳若過期未葬自不當卒哭未滿一月則又自不當葬也

答曾擇之

前書所說欲於一字中推尋曲折不知後來看得如何恐亦不必如此但從頭看到要緊處更加功夫子細辨別而不緊要處亦不可草草則久之自然浹洽貫通精粗一致矣季章說致曲處不知如何今亦不記當時所說大抵彼中朋友看得文字踈略不肯依傍先儒成說反覆體

驗而便輕以已意著字下語止使得其大意中間亦不免有空闕處相接不著欲革此弊莫若凡百放低且將先儒所說正文本句反覆涵泳庶幾久久自見意味也

答曾擇之

所論曾點大意則然但謂漆雕開有經綸天下之志則未必然正是已分上極親切處自覺有未盡耳雖其見處不及曾點之開闊得處未至如曾點之從容然其功夫精密則恐點有所不逮也以此見二人之規模格局大槩不相上下

然今日只欲想象聖賢胸襟灑落處却未有益須就自家下學致知力行處做功夫覺得極辛苦不快活便漸見好意思也天下歸仁之說程先生是說實事呂與叔恐不免墮於虛見其得失自可見也季宏之來只是要求跋尾全然不曾講學却須曾理會作文大率彼間士人多是如此鄉外走作不曾鄉裏思量論其淵源蓋有不得不任其責者矣甚可嘆也因其告歸附此爲報熹衰病沈痼腹心之患已成尚思更與朋友講論此事少革流弊以垂永久賢者無事更能見過相聚旬月是所望也

答王才臣

來諭縷縷備見雅志然於讀書窮理所得所疑未有以見教者而較短量長非人是己之意實多若果有得於義理之歸恐不應更有此病也明者思之以爲如何苟有取焉則願置此而姑相與實講所疑乃千萬之幸也無疑書來其大指與左右亦相似已詳報之或因過目併以一言論其得失可也六詠之需非敢忘之實以年來纂次禮家文字頭項頗多衰病之餘精力向

盡無暇可及亦覺未是急務故不敢以奉浼爾格齋大字此却好箇題目顧未知所以充之者如何寫字亦非所難適此兩日寒甚衰病拘攣不可轉動向後晴煖當試爲之以奉寄也承有枉顧之意尤荷不鄙若得會而彼此傾倒以判所疑何幸如之未間千萬及時專力使有箇端的用心處庶幾合并之日有可討論也子直詩甚佳南谷之篇尤有餘味已輒爲題其後因書幸以報之也

答廖周卿正

比來爲況如何讀書探道亦頗有新功否郡歲月易得義理難明但於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沉潛反復庶於聖賢之教漸有默相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眞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是無有別用力處矣因書信筆不覺縷縷切勿爲外人道也

答李誠之（諶）

特承寄示新刻二先生祠記并柱長書一通記文鄙淺而書意勤厚非區區所敢當也然先生

之道即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所傳之道先生之書即所以發明六經孔孟之書初非別有玄妙奇特自爲一家之說而與古之聖賢異軌殊轍也世之君子固未必嘗讀其書而驟讀其書亦未能遽曉是蓋不唯不知程氏之學實乃并與古昔聖賢之學而不之知也舉世昏冥恬不覺悟而其聰明辯博能爲文字語言名有氣槩才力者則其惡之爲尤甚今以門下之才之美宜已無愧此數者而其用心獨不然蓋不唯立祠伐石以著其尊慕之意而來書之喻又將不鄙迂陋而辱問津焉此其志豈獨賢於今世之士也哉竊感下問之勤故粗論其梗槩如此近所刊定大學章句一通今致几下所欲言者不能外此幸一讀而三思之其必將有以得之而異時所以見於文章事業者愈有光矣僭率皇恐

答李誠之

昨蒙不鄙俾撰先正文集後序自知不文不足以副厚意顧以先契之重鄉往之深且欲託此以少見尊獎節義別嫌明微之意以是不敢力

辭而輒草定其說以求商訂區區之心蓋未敢自以爲是也所欲更定尊復明辟四字刊去繁冗者語精切前輩所謂自有穩字正此謂也玩味歎服不能自已但平賊之功雖由外濟之語乃是區區鄙意分功紀實以息爭論之微指朱丞相所記當時之事非不詳明正以欲專其功而反詆呂張爲敗事又其後深詆李趙諸公誣謗乃甚故讀者往往心非而鼻笑之并與其可信者而不信之也願熟思之恐不可改如何

答徐崇父（僑）

日用功夫且得如此照管莫令間斷久之浹洽自有見處亦不須別立標的便計工程也敖惰之說如所引孟子隱几而臥而以為當然則已得之矣何必疑其非本有耶不但孟子如孔子取瑟而歌亦是此類但大學之意却是恐人於此一向偏却更不照管今當看此重處識取正意受用省察不必向閑慢處枉費思索也子顏時時往來甚佳才卿得託門館甚善其人有立作看得道理亦子細儘好從容講論也

答林叔恭

為學只要致誠耐久無有不得不須別生計較思前算後也

答潘子善（時舉）

辱書備知學問之志甚善甚善杜門獨學與周旋師友之間學之難易固不同矣然其用力實在於我非他人所能代也況彼中朋友以書來者已自數人切切偲偲相觀而善故亦不可謂之全然無助特更在勉力而已

答潘子善

便中兩承惠書深以為慰比日秋涼所履佳勝熹衰病涉秋似有向安之漸但辭職告老皆未報可日深慄惕之懷耳恭父留此甚久儘得從容因其行草草附此其它恭父必能言之未間唯冀以時自愛眷集一一佳慶

諸疑問各疏其下矣恭父當能道其詳

答潘子善（問易傳近思錄）

大畜彖曰能止健大正也傳曰能止乎健者非大正則安能據大畜天在山中之象則是能止其健於下也今曰止乎健者不知是止於健還是止其健耶伏乞批誨

能止健言以艮之止止乾之健也傳意亦是如此但其文勢似倒它亦多此類也

習坎八卦中獨坎加習字說者多矣未知義果如何

此等不必深求其說

習坎卦義傳云一始於中有生之最先者也故為水夫陽氣之生必始於下復卦之象是也今曰始於中其義如何

氣自下而上為始程說別是一義各有所主不相妨然亦不可相雜

咸上六咸其輔頰舌竊意此爻宜有悔吝而
不言悔吝何也
吉凶悔吝係乎邪正此但見其不足以感人之
意耳未見有失故不得以悔吝言也
遯九三畜臣妾吉傳曰係吝之私恩懷小人
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得其心爲吉
也小人女子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若專以
私恩懷之未必不有悔吝而此爻以爲吉何
耶
此爻不可大事但可畜臣妾耳御下而有以懷

之未爲失正但恐所以懷之者失其正耳
大壯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無攸利
艱則吉傳以艱字爲遇艱困則失其壯而得
柔弱之分故吉竊意不能退遂而無所利則
是已艱困矣而又曰遇艱何也恐此艱字只
作艱難其事而不敢求進不已則吉如大畜
九三利艱貞之艱說如何
當如大畜之例
晉序卦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傳曰物
無壯而終止之理既壯盛則必進竊意物進

而後至於壯盛既壯盛則衰退繼之矣今曰
壯盛則必進此義如何
物固有壯而後進者亦有進而後壯者各隨其
事而言難以一說拘也且以十二月卦論大壯
之爲夬夬之爲乾豈非壯而後進乎至乾乃極
而衰耳
晉傳曰晉之盛而無德者無用有也然大有
可謂盛矣而卦有卦德不知如何
元亨利貞本非四德但爲大亨而利於正之占
耳乾卦之彖傳文言乃借爲四德在它卦元不

當以德論也
晉六三衆允悔亡傳曰或曰不由中正而與
衆同得爲善乎曰衆所允者必至當也竊謂
世固有不義而得衆如齊之陳氏魯之季氏
者矣顧可以爲善乎
易是虛設之辭不可以實迹論若以卦象言之
則順而麗乎大明自不應有不善也
家人有嚴君焉傳曰家人之道必有所尊嚴
而君長者謂父母也如此則嚴君作兩字說
然自舊諸家只作一字說未知如何

所尊嚴之君長也

蹇初九大蹇朋来傳以其無剛陽之臣不足以濟蹇竊謂自古患君之不剛明耳未有有其君而無其臣者也傳又以李固王允周顗王導爲言竊意當時正以無剛明之君故耳設使有之數子未必能有爲也更乞指教

讀易當看卦畫時節不可以此論

夬彖曰居德則忌傳曰則約也忌防也謂約立防禁則無潰散某於此義不能無疑更乞批報

未詳

艮行其庭不見其人傳曰庭除之間至近也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外物不接内慾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夫人豈能不交於物而孑然自立於世哉意此所謂不交者謂非己之所當應則雖在至近而猶不見也若非所當應亦感之而動則非所以爲止矣未知是否

熟讀彖傳之詞可見文義艮其背乃止其所之意程傳恐非本文之旨

啓蒙述旨篇云仰觀俯察始畫奇耦教之卜筮以斷可否不知伏羲之後文王周公之前未有卦及辭何以定吉凶敢乞批示

此無可考但周禮三易經卦皆八別皆六十有四則疑已有辭矣

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竊意仁只是人心一箇生理不知以生字訓得否

不必須用一字訓但要曉得大意通透耳

明道先生曰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

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竊謂切問近思是主於致知忠信篤敬是主於力行知與行不可偏廢而此條之意謂隨人資質各用其力而其至則一如是則亦有行不假於知者未知如何伏乞指教

切問忠信只是泛引切己底意思非以爲致知

力行之分也質美者固是知行俱到其次亦豈有全不知而能行者但因持養而所知愈明耳

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與用不知如何分

恕之所施施其愛耳不恕則雖有愛而不能及人也

人之為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已自有所至矣竊意若以聖人為標準何不可之有若無所指擬茫然而去將何所歸宿哉伏乞指教

忌先立標準如孟子所謂勿正者學者固當以聖人為標準然豈可日日比並而較量之乎觀顏子喟然之嘆不於堅高瞻忽處用功却就博文約禮上進步則可見矣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夭而已竊謂知所攝養者則多壽者肆其嗜慾者則多夭喪是死生脩夭亦可變也故程子以火為喻與此說不合如何

正蒙之言恐不能無偏

橫渠云心要洪放又曰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孫思邈云膽欲大而心欲小竊謂橫渠之說是言心之體思邈之說是言心之用未知是否

心自有合要大處有合要小處若只著題目斷了則便無可思量矣

且見得路逕後各自立得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竊謂門庭豈容各立耶有所未解伏乞指教

此是說讀六經只要從師講問且識得如何下工夫便是立得門庭却歸去依此實下工夫便是歸而求之

答潘子善

此奉從容累月別去不勝悵惘比日秋冷計還舍之久諸況安適家務酬酢之餘當亦不廢學也此間朋友去多來少早晚亦且講論如常但精力愈衰愧無警切之功耳

答潘子善

所論爲學之意善矣然欲專務靜坐又恐墮落那一邊去只是虛著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

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昭著矣然著箇戒謹恐懼四字已是壓得重了要之只是略綽提撕令自省覺便是工夫也所示數條今各奉答可更詳之所論孟子大學說正心處不知敬仲如何說（如何是二說相似處如何是有此四者心便不正）可更扣之須盡彼說方可判斷未可便以已意障斷它人話頭也純仁可念此間方爲季通遠謫作惡忽又聞此其禍乃更甚於季通使人不能忘懷然此中近日改移新學復爲僧坊塑象摧毀要齊斷折令人痛心彼聖賢者尤不免遭此厄會況如吾輩何足道哉精舍春間有朋友數人近多散去僅存一二未有精進可望者亦緣無長上在彼唱率功夫殊無次第諸友頗思董叔重也

或疑清廟詩是祀文王之樂歌然初不顯頌文王之德止言助祭諸侯既敬且和與夫與祭執事之人能執行文王之德者何也某曰文王之德不可名言凡一時在位之人所以能敬且和與執行文王之德者即文王盛德之所在也必於其不可容言之中而見其不

可掩之實則詩人之意得矣讀此詩想當時聞其歌者真若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又何待多著言語委曲形容而後足之哉妄意如此不知是否

此說是

谷風詩四章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集傳以爲興體某疑是比體（未知如何望指教）君無下面四句即是比既有下四句則只是興矣凡此類皆然非獨此章也

事君數斯辱矣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某竊以爲事君而納忠交友而責善職所當然而心之不能已者本非有求榮求親之心恐胡氏之說不能無過未知如何

胡氏說盡人情未有不是處

柳下惠進不隱賢集註謂不隱賢不枉道也某竊疑與下文必以其道意莫若嘗否（尚乞指教）

兩句相承只作一意讀文勢然也

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微罪不知是指魯言

是孔子自謂也耶乞指教

自謂

知性則知天矣不知知性便能知天亦有淺深耶乞指教

窮理到知天處自然見得

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某竊謂此章是借飢渴之害以言人心之害所謂人心之害恐不止為貧賤而已凡一切欲有求之不得而遂不暇擇焉皆是也所謂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者謂人能無以飢渴害口腹之類為其心害則不憂其不及人矣未知如此說得否

此章從來有兩說以意則此說勝蓋不欲人以利欲害其心如飢渴之害口腹也以語則不以飢渴之害動其心者為切於文義未知果孰是但後說差不費力耳

溫公稽古錄秦論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秦之謂矣又引賈生之論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某竊謂秦以虎狼并天下設使守之以道且不可保況又非其道耶論者不當徒咎其守之非道而不論其攻之已不善也　更乞指教

賈生溫公之論若究其極固為有病然彼其立論非為攻取者謀以為可以如是取之而無害也乃為既得之後而謀以為如是則或可以守耳今且試以身處胡亥子嬰之地而自謀所以處之之宜則彼前日取之之逆者既不可及矣吾乃可以拱手安坐以待其亡耶

魏論溫公謂魏太祖取天下於盜手而非取之于漢室某於此有所未喻蓋盡忠以事君與衰而撥亂此人臣之職也安可因其危亂自多其功遂掩取之耶今有巨室一夕寇至據其室廬而攘其貨財有強奴悍僕却其群盜而復其室廬不歸之於主而遂以為己有謂吾取之於盜手而非取之於主人其可乎溫公之論殆將啓天下姦雄之心故不能無疑併乞教誨

溫公此論殊不可曉知其非是足矣不須深論前賢之失也

答潘子善

所論為學工夫亦甚穩密尤以為喜更切加力

乃所望也楊敬仲其人簡淡誠慤自可愛敬而其論議見識自是一般又自信已篤不可復與辨論正不必徒爲嘵嘵也

答潘子善

欽明文思其謂恐當從去聲讀若只作思慮之思未見其發揮於事業處

作去聲讀爲是

克明俊德（止）黎民於變時雍俊德或以爲己之明德或以爲俊德之士百姓或以爲民或以爲百官未知二說如何若以大學之序觀之則俊德爲己之明德百姓爲民似無可疑者

俊德當依大學說百姓程先生以爲畿內之民是也

平秩南訛敬致林氏謂如周禮致日之致此乃致南方之中星耳未知是否

致日乃考日中之景如周禮土圭之法非考中星也

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林氏謂自戒自董自勸未知此說如何

九歌今亡其詞不可稽考以理觀之恐是君臣相戒如賡歌之類

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未知申字如何看

此是三篇之叙第一句說皋陶謨第二句說大禹謨第三句說益稷所謂申之即所謂汝亦昌言者也此書伏生本只是二篇皋陶謨益稷之間語勢亦相連孔壁中析爲三篇故其序如此亦不足據而說者又多失之甚可笑也

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允出茲在茲諸說皆以禹欲舜念皋陶而林氏以爲禹自言其念之如此未知二說如何

林說是

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疑是稱皋陶未知是否若以爲稱皋陶則下句禹曰俞者爲何所俞耶恐此八字是皋陶之言禹善之而問其詳故皋陶復說下句解此八字之義或云此八字是言皋陶之德諧字下別有皋陶之言今脫去未知是否姑存之可也

亦行有九德或以爲人之性行或以爲君之

行未知二說當何從

亦行有九德泛言人之行有此九德故言其人之有德則當以此而論之載采采古語不可曉當闕之

夙夜浚明有家（止）亮采有邦古注以爲可以爲卿大夫及諸侯林氏以爲卿大夫諸侯用此三德六德之人未知孰是

林說恐得之猶孝經說爭臣之類蓋曰如是足矣非必以是爲限也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不

知明畏是兩字還是一字林氏以爲聰明言視聽明畏言好惡未知如何

林氏以是明畏言天之所明所畏所明如明明揚側陋之明（上明字）所畏如董之用威威用六極之意

以出內五言林氏以爲宮商角徵羽之言古注以爲仁義禮智信之言未知當孰從

未詳當闕（自侯以明之以下皆然）

闕石和鈞竊謂皆只是鈞石之名如周禮嘉量之類耳未知是否

殆是

鬼神其依龜筮協從不知是已卜還是未卜恐是初未嘗卜

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林氏謂是誓衆之辭非言昏迷天象之人

以上文考之林說非是然此篇自可疑當闕之

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據古注云道德善言其竊意言足聽聞自當作一句言吾之德言之足使人聽聞彼安得不忌之未知是否

是

賁若草木兆民允殖諸家說多不同未知當如何看

連上句言天命不僭明白易見故人得遂其生也

自周有終古注及諸家皆以周訓忠信竊謂以忠信自周則可以忠信訓周恐未安未知如何

自周二字本不可曉

王惟庸罔念聞諸家皆於庸字絕句竊謂只作一句讀以庸訓用如說命中王庸作書以

告之庸未知是否六字一句

若虞機張諸家皆訓虞爲度羅謂只作虞人說如何

作虞人爲是

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諸說不同不知此四爲字當如何音

四爲字並去聲爲上者輔其德而不阿其意之所欲爲下者利於民而不徇己之所安

武成一篇諸家多以爲錯簡然反覆讀之竊以爲自王若曰以後皆是史官歷敘以前之事雖作武王告羣后之辭而實史官敘述之文故其間如有道曾孫周王發及昭我周王之語皆是史官之言非武王當時自稱如此也亦如五誥中王若曰以下多是周公之語若如此看則似不必改移亦自可讀又旣生魄恐是晦日旣者言其魄之旣盡也以歷推之當爲四月晦未知此篇先生尋常如何看

王若曰以下固是告羣后之辭兼敘其致禱之辭却與湯誥相類但此詞却無結殺處只自敘其功烈政事之美又書戊午癸亥甲子日辰亦非誥命之體恐須是有錯簡然自王氏程氏劉原父以下所定亦各不同舊嘗考之劉以爲王語之末有闕文似得之彼有七經小傳否可檢看又漢書曆志謂是歲有閏亦是也

洪範之書林氏以爲洛出書之說不可深信謂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猶言天奪之鑒也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猶言所謂天誘其衷也又云洪範之書大抵發明彝倫之敘本非由數而起又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猶言天乃錫王勇智耳不必求之太深也其竊謂　河出圖洛出書易中明有此說豈得而不之信耶未知林氏之說如何望折衷

便使如今天錫洛書若非天啓其心亦無人理會得兩說似不可偏廢也

八庶徵曰時林氏取蔡氏說謂是歲月日之時自五者來備而下所以申言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之義自王省惟歲而下所以申言曰時之義某竊謂此時字當如孔氏五者

各以其時之說爲長林氏徒見時字與雨暘燠寒風五者並列而爲六則遂以此時字爲贅不知古人之言如此類者多矣且仁義禮智是爲四端加一信字則爲五常非仁義禮智之外別有所謂信也故某以爲時之在庶徵猶信之在五常不知是否

林氏之說只與古說無異但謂有以歲而論其時與不時者有以月而論其時與不時者有以日而論其時與不時者可更推之

其讀書至盤庚及五誥諸篇其疑不可數舉若以諸家之說勉強解去亦說得行但恐當時指意未必如此耳如此等處只得姑存之

漳州所刻四經書序有此說

如何

需卦六四出自穴上六入于穴程傳謂穴物之所安也本義謂穴者險陷之所某以爲謂之險陷之所正得坎體之象未知是否

爻卽究也

訟六三或從王事無成本義謂必無成功以與象辭從上吉也之意不協又與坤六三文言亦不協竊意本義是直作占辭解如此（未知是否）易中經傳不同如此處多且兼存之然經意是本傳辭是第二節話也

小畜九五富以其鄰本義謂巽體三爻同力畜乾鄰之象也據程傳則曰以一陰畜五陽某竊謂以統體言之固是以一陰畜五陽然就九五而言則下與四比上與下連爲鄰之象謂巽三爻同力畜乾自見得自上畜下之意分明未知是如此否

更以泰卦不富以其鄰對之即可見其文意

大過上六爻本義謂是殺身成仁之事莫是如晉荀息之類否

荀息所處未得爲成仁者

遯小利貞本義謂小人也按易中小字未有以爲小人者如小利有攸往與小貞吉之類皆大小之小耳未知此義如何

經文固無此例然以彖傳推之則是指小人而言今當且依經而存傳耳

豐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程子曰鬼神者造化之跡然天地盈虛

即是造化之跡矣而復言鬼神何耶

天地舉全體而言鬼神指其功用之迹似有人所爲者（以謙卦彖辭推之尤明白）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本義云賾雜亂也訓詁皆云深也未知如何

先儒有此訓今忘記檢不得字書無賾字（𦣝凵同義）只作嘖云大呼也左傳曰嘖有煩言非謂深也若是深義即與隱深遠三字一義矣且又何以云不可惡乎

本義云變化云爲故象事可以知器言事有祥故占事可以知來不知變化云爲主於人而言否

變化者陰陽之所爲云爲者人事之所作

幽贊於神明而生蓍本義謂蓍生滿百莖其謂恐只與立卦生爻同義猶言立蓍而用之耳

卦爻是人所畫蓍是天地所生不可作一例說兼以立蓍而用之爲生蓍亦不成文理

勞乎坎其恐勞字當作去聲讀

恐或如此然此一節多難曉處

辟雍天子之學不知從來是天子之學名還是文王始爲之後遂以爲定制亦如皐門應門始立於太王而後遂以爲天子之門也

見不得

召旻第六章集傳作賦體竊疑是比體

作比爲是

仁者不憂集注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其嘗推之恐只是此心常存不暇閑思慮惹起閑煩惱耳未知是否

未是

春秋鞏師師其謂春秋爲聖人襃貶之書其說舊矣然聖人豈損其實而加吾一字之功哉亦即其事之固然者而書之耳如鞏師師之類是也蓋不待君命而固請以行則書之如是宜也或以爲若是則一代之事自有一代之史春秋何待聖人而後作哉曰春秋即魯史之舊名非孔子之創爲此經也使史筆之傳舉不失其實聖人亦何必以是爲己任惟官失其守而策書記注多違舊章故聖人即史法之舊例以直書其事而使之不失其

實耳初未嘗有意於襃之貶之也以是而觀春秋庶足以見聖人光明正大之意而非持失一字之功以私榮辱之權也惟夫不失其實則爲善者安得而不勸爲惡者安得而不懼孟子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宜哉不知書帥師如何見得其不待君命而行之罪又如何見得舊例合如此書此須更有商量未達則闕之可也

答潘子善

漢志引武成篇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此與古文合但一二字差）又曰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顏氏曰今文尚書之辭） 又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顏氏曰亦今文尚書也）又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孟康曰逸書篇名） 今按伏生今文尚書無武成獨孔氏古文尚書乃有此篇今顏氏注劉歆所引兩節見其與古文不同遂皆以爲今文尚書不知何所考也諸家推曆以爲此年二月癸

閏四月丁未爲十九日庚戌爲二十二日（若無閏即四月無丁未庚戌）然二日皆在生魄之後則古文爲倒而此志所引者爲順但其言燎于周廟似無理耳況古文此篇文皆錯繆安知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十四字非本在示天下弗服之下丁未祀于周廟之上而王若曰以下乃大告武成之文耶（此說以湯誥考之爲是） 畢命古文有此篇其年月日與此同而王命作冊乃序文唯豐刑爲無據然年月之下亦有至于豐字豈又若伊訓之方明耶但古文之序冊下更有畢字孔傳以爲命爲冊書以命畢公如此則全不成文理本文似亦有闕語疑作冊二字乃衍文而闕一公字也以此可見劉歆所見古文已非其正而今本亦有闕誤難盡信也孟康便以豐刑爲逸書篇名則亦不復本上文自有畢命矣此又誤之甚也（此恐是劉氏七經小傳之說當考）

答潘子善

所喻主一功夫甚善千萬更加勉力爲佳書說今再報去去歲寄子八月間已寄往黄巖矣不知何故未到然大抵看得似皆疎淺更宜玩索

其間曲折意味方有得力處也學禮之意甚善然此事頭緒頗多恐精力短包羅不得今可且讀詩俟他日所編書成讀之未晚書雖讀了亦更宜溫習如大學語孟中庸則須循環不住溫習令其爛熟爲佳春秋一經從前不敢容易令學者看今恐亦可漸讀正經及三傳且當看史功夫未要便穿鑿說褒貶道理久之却別商量亦是一事也公食禮至今未寄來已報恭叔致道趣之矣子約之亡深可傷痛此間蔡季通亦死貶所尤可惜目前便覺無人說得話也

答潘子善

洪範中休徵咎徵諸家多以義推說竊以爲五者不出陰陽二端雨寒陰也暘燠風陽也肅謀深沉而屬靜陰類也故時雨時寒應之乂哲聖發見而屬動陽類也故時暘時燠時風應之狂反於肅急失於謀故恒雨應之未知如此看得否

大槩如此然舊以雨屬木暘屬金燠屬火寒屬水而或者又欲以雨屬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其說孰是可試思之

旅獒人不易物諸家皆讀易如字某竊意當讀作輕易之易

恐不然

時庸展親諸家多訓展作信是否

展審視也不當訓信

召誥文只說召公先至洛而周公繼至不說成王亦來也然召公出取幣入錫周公乃曰旅王若公其辭又多是戒成王未知如何

此蓋因周公以告于王耳但洛誥之文則有不可曉者其後乃言王在新邑而其前已屢有問

答之詞矣可試考之

立政茲乃三宅無義民據此三宅即上文宅事宅牧宅準之宅今孔氏蘇氏以爲居無義之民猶舜典五宅三居之意呂氏以三宅無義民一句桀德惟乃弗作往任謂當桀之時三宅者曾無義民未知二說孰長

呂說是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不知何故敘於太史尹伯庶常吉士之下呂氏以爲諸侯之官未知是否

謂三官之副與其屬耳（亞謂小司徒之屬棣則下士也見周禮序官）

奠麗陳教則肆麗字據孔氏音力馳反施也諸家多作附麗之麗謂土著也奠麗謂養之陳教則教之未知其說如何其竊謂從孔氏說亦自平直奠麗者謂定其所施之號令也陳教則陳其所以教之之道也肆或訓勞習愚意謂從習爲長未敢自決尚幸批誨

前篇有以麗訓刑者肆當訓習

爾無以釗冒貢於非幾

幾者事之微也

康王釋喪服而被袞冕且受黃朱圭幣之獻諸家皆以爲禮之變獨蘇氏以爲禮之失

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蓋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已奉嗣王祗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即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韓文外集順宗實錄中有此事可考）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己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

程先生文集中主式與古今家祭禮長短不同所謂古尺當今五寸五分弱不知當用今何尺古今家祭禮中有古尺樣較之今尺又不止五寸五分注云省尺省尺莫是今淮尺否

主式適檢二書高低雖有少不同然本只要見式樣其高廣之度自有尺寸初不取此爲準也省尺乃是京尺溫公有圖子所謂三司布帛尺者是也會稽司馬侍郎家必有此本可轉求之其圖并有古尺數等此舊有之今久不見矣

答潘子善

六月二十七日熹頓首久不聞問便中辱書具審比日所履佳勝又知已遂親迎良以爲慰熹衰病益侵本無足言最是氣痞不可伏几觀書殊以爲撓耳近日作何工夫前此問目已嘗奉報矣此間朋友亦有十餘人頗有講論之益然亦皆不能久留也不知秋冬間能率諸同志一來爲旬月之集以盡所欲言者否因便口占布此草草餘唯以時自愛

答余彝孫範

有憂有懼者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若志立則氣定矣故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有憂有懼者內有所慊也自省其內而無所病則心廣體胖而何憂何懼之有夫子之語固已明白完備今以志立氣定爲言則是未嘗熟復本文而別生枝節也

文中子曰仁義教之本先王以是繼道德此先道德而後仁義之說也

此說得之

大學知止以至能得孟子自得以至逢原或以二章次第相似範以爲不然大學知止而下乃孟子欲其自得之事至於能得乃自得處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此乃自得後所進愈不止也

此亦得之但聖賢之言各有所指其次序深淺隨事而言不可如此牽合此說猶爲粗可通耳

不耕穫不菑畬程子易傳爻辭恐未明白範竊謂無不耕而穫不菑而畬之理只是不於耕而計穫之利如程子所解象辭推之以解爻辭則可

易傳爻象之辭雖若相反而意實相近特辭有未足耳爻辭言當循理象辭言不計利循理則不計利計利非循理也但改之經文則傳與來說於文義之間皆若有可疑者若曰不耕而穫則多却而字若曰不於耕而求穫之利則又須增數字方通嘗謂此爻乃自始至終都不營爲而偶然有得之意耕穫菑畬舉事之始終而言也當无妄之世事蓋有如此者若以義言則聖人之無爲而治學者之不要人爵而人爵從之皆是也大抵此爻所謂无妄之福而六三則所謂无妄之禍也

艮六三不拯其隨程子謂二不得以拯三之不中則勉而隨之不拯而惟隨也恐惟字未的當若不拯而惟隨則如樂正子之於子敖冉求之於季氏也當只言不拯其所隨故其心不快如孔孟之於時君諫不行言不聽則去而已勉而隨之恐非時止之義

得之

大司樂祀天地四望皆文之以五聲至於祀天神地示人鬼獨用宮角徵羽而不及商或

曰祭尚柔又何以統言五聲耶一變致羽物六變致象物有感則無不通但不可以次序先後言然下管鼗鼓而鳥獸蹌簫韶九成而鳳凰儀又若有次序先後豈所感有淺深故其應如之耶（但一本作似）

五聲蓋揔言之其用則不及商也沈存中筆談亦有說然此等今無所考未須深究感有淺深古注之說已詳然今亦未睹其實也

司服卿大夫加以大功小功則自卿大夫而上皆無此者何也

此義周禮䟽中其說已備中庸所謂期之喪達乎大夫是也乃古人貴貴之義呂氏之說詳矣（精義君子反經叚亦有說）然亦是周公制禮以後方如此故檀弓又云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大凡禮樂制度若欲理會須要從頭做功夫不可只如此章草略說一二但恐日力未遽及此不若且專意於其近者爲佳耳（章字疑草字之誤）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

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

考異

温公稽古錄攻守之勢異也（下一作）其竊以爲守固不當如此守攻亦豈可如此攻耶秦之兼并天下不啻如禦人於國門之外者設使守之有道且不可況又非其道耶然則論秦之亡者豈可徒咎其守之非道而不論其攻之已不善哉更乞指教

答潘子善欽明文思（一作）其竊謂思猶慮思之思若只作思慮之思未見發於事業處惟

從去熟讀則見其發於事業者莫不切中情否煥然可觀彷彿如論語中倫中慮之類未知是否伏乞批誨

鬼神其依龜筮協從（下一作）不知已是曾卜一番了還是未曾卜按文義恐是已曾卜了禹更請枚卜故舜言其不必再卜之意鬼神其依者以鬼神不可得而知但人謀既協則鬼神亦必依之亦是言向者卜時已是無可疑者今不必更卜也未知是否伏乞批誨

武成一篇言其醜之既足也（下一有）先生批

云此句非是

豐天地盈虛（豐下一有象以）造化之迹（下一作

今既言天地而復言鬼神未知如何

幽賛於神明而生蓍（下一作本義）引龜筴

傳蓍生滿百莖為蓍其竊謂生字似只當

與下面對立卦立字生爻生字同例看所

謂生蓍者猶言立蓍而用之耳未知是否

勞乎坎（下一作據下文云萬物之所）歸也

故曰勞乎坎竊意勞字當作去声讀未知

是否

辟雍天子之學（一作云云）於倫鼓鍾於樂辟雍註

云辟雍天子之學也不知辟雍從來是天

子之學否還是文王始為之及周有天下

遂以為天子之學亦如臯門應門始立於

太王而後遂以為天子之門耶

（又有一問云）小序麟趾詩雖衰世之公子皆信

厚如麟趾之時也此句似無義理江有汜

詩是媵自作非美媵也此二處下皆未曾

註未知如何

（答云）當補

某謂春秋為聖人褒貶書（上一作某讀春秋

至翬師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處

畧窺見聖人所以作春秋之意僭易録呈

伏乞指敎

洪範中（云云）竊以為（下一作此猶易中取象相

似但可以彷彿看而不可以十分親切求

也庶徵雖有五者大抵不出於陰陽二端

而已雨寒陰也（云云）

旅獒人不易物（下一作惟德其物諸家皆讀

易如字某竊意當作去聲讀蓋此二句接

上文無替厥服與時庸展親之意謂人不

敢輕易其物惟知德其物也德其物者謂以

所賜之物為德也至下文德盛不狎侮却

自是別生意不與惟德其物相接諸家往

往以惟德其物之德接下文德盛不狎侮

之德而不以接上　展親之意故以易

作如字讀未知是否

時庸展親諸家多訓展作信謂信其親親之

意某竊意只作展省之展自是平直未知

是否

爾無以釗冐貢於非幾（一作思夫人自亂於威儀爾無以釗）冐貢於非幾

幾字多訓危其竊謂幾即事也猶萬幾之幾冐貢于非幾謂冐進于非所當爲之事未知是否

康王釋喪服而被袞冕受虎賁之逆于南門之外且受黄朱圭幣之獻諸家皆以爲禮之變獨蘇氏以爲失禮使周公在必不爲此未知當此際合如何區處

所謂古尺（上一作）程先生文集中主式與古今家祭禮中主式長短濶狹不同不知此二書開時皆曾經先生校過否

易傳文象云云三下一無則字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一

書（問答 一本作知舊門人問答）

答林德久（至）

示喻進學之意甚善甚善從事於此自當有味但畏間斷不接續爾然續與不續其機亦在我而不在人也

答林德久

收斂之喻足見信道之勇然須博約相資方有進步處而讀書之法又只是要專一久自見功難以歲月期速效也易說大槩多與啓蒙相出入但後數條旁通衆說亦有功俟更徐考奉報然既知其無取自不必深究王輔嗣所謂縱或復值而義無所取此一言切中事理中間亦嘗有數語論之後便寫寄也向在玉山道間見徐彥章說離爲龜故卦中言龜處皆有離象如頤之靈龜損益十朋之龜以其卦雖無離而通體似離也頤六爻損自二至上益自初至五此其求之巧矣然頤猶取龜義而無取於離損益則但言其得益之多而義亦不復繫於龜矣今乃不論其所以得益之故以爲求益之方而必窮

其龜之所自來亦可謂枉費心力矣大學歸來不暇整理蓋此等多因朋友辯論間彼此切磨說得細密今無事時自作文字却有搜索不到處因暇試爲追記前日所論便中示及或便可用也昨在玉山學中與諸生說話司馬宰令人録來當時無人劇論說得不痛快歸來偶與一朋友說因其未喻反復曉譬却說得詳盡因并兩次所言録以報之試取一觀或有助於思索也

答林德久

殿記正以病思昏塞不能有所發明爲愧斯遠書來疑一兩處已報之矣恐更有未安且更商量未可便入石也彭書荷留意此公之去深爲可惜今外廷尚得諸人扶持未至甚有過事但本根之慮外間無由知其深淺令人憂歎耳所喻日用功夫甚慰所望但云一著力便覺多事此恐未然此心操舍存亡只在瞬息間本不須大段著力然又不可不著力如此久之自然見效若如此論竊恐非曉定須別求捷徑矣窮理亦無它法只日間讀書應事處每事理會便是雖若無大頭段增益然亦只是積累久後不覺自浹洽貫通正欲速不得也易象說似未條暢所論小過中孚先儒之說却似未爲過也熹所論別紙録去然其大意不過欲姑存而未論耳後書所疑不知後來看得曉然未耶熹嘗愛韓子說所以爲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佛老而言之所以不能不異在諸子中最爲近理蓋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老佛之言則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是一箇虛空底物裏面包得四者今人却爲不曾曉得自家道理只見得它說得熟故如此不能無疑又纔見說四者爲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磊塊其間皆是錯看了也須知性之爲體不離此四者而四者又非有形象方所可撮可摩也但於渾然一理之中識得箇意思情狀似有界限而實亦非有墻壁遮攔分別處也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亦只於發處言之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類是於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本

體無著莫處故只可於用處看便省力耳所引程子之言乃暢潛道本前輩疑其間或非先生語以今觀之誠是不精切也所論春不可以包夏秋冬亦未然若如所論則是元字是揔説下面須更添一字與亨利貞别爲四德矣豈理也耶禮智二字當時只是漫説初無緊要然亦不可不理會得今但以四時觀之即自可見也中庸游楊説得不精切不必深求中庸對高明而言是就事物上説各要得中而平常正是三千三百底事安得不謂之小凡此類更熟味之自見意思也目盲作此數紙已極費力未能盡鄙意如更有疑處中附數字來子細反復此處正好劇論也

答林德久

目盲益甚它疾亦浸劇辭免未報且爾杜門無足言也新齋已略就而學子至者終少難得頴悟可告語篤信肯用力之人兀坐殊憒憒耳賢者數學之功當日有緒見讀何書有可商量者便中示及一二爲幸

答林德久

新齋雖就而竹木未成陰學者居之多不安然今歳適有科舉之累來者亦無多人又病中無氣力不能與人劇論甚覺負其來意也疑義兩紙各已奉報鬼神之説只且如此涵泳聖賢諸説久自分明不必穿鑿彊作見解也持敬之云誠如所喻此是最緊切處大病之餘又苦目昏讀書不得兀坐終日於此甚有味也界限之説亦是要見得五者之在性中各有體段要得分辨不雜不可説未感時都無分别感物後方有分别也觀程先生沖漠無朕一段可見矣德脩王丈逝去甚可惜雖其所講未甚精到然朴厚誠實今亦難得此等人也

答林德久

所示疑義各附鄙説於其後近覺向來所論於本原上甚欠工夫間爲福州學官作一説發此意欲寫奉寄以斯遠亟欲附家報未能辦俟後便也中庸章句已刻成尚欲修一兩處以或問未罷亦未欲出次第更一兩月可了大抵日困應接不得專一工夫今又目盲尤費力爾不知天意如何且留得一隻眼了些文字以遺後來

亦是一事今左目已不可治而又頗侵右目矣

伊川曰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而已曷嘗有孝悌來事親從兄雖人之良能論性之體則仁義禮智所謂孝悌乃仁之發見者未知是否伊川所以謂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

伊川先生固曰仁性也孝悌用也此可見矣

夫子溫良恭儉遜伊川以爲盛德光輝接見於人者也學聖人者其德性當如何涵養恐是時敬爲先否

持敬固是本原然亦須隨事省察去其不如此者

因不失其親二程先生謂信恭因不失親近於義禮橫渠先生謂不失親於可賤之人當從何說

橫渠得之但全章文意却微有病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一章伊川以爲且爲學者立下一法所以勉進後人橫渠以爲行著習察則皆聖人進德次序二說不同未知孰是今讀集註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因其近似以自名所謂近似之說未能盡曉

此三說未須理會只且就自己分上點檢

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中庸皆以爲誠之事初無節次以耳順爲不思而得不踰矩爲不勉而中所謂不思不勉有十年工夫未知如何

同上

欲是聖人作用處否妄意聖人所謂從心所欲蓋自志學至此則純是義理心之所欲即道體流行自不踰乎天則莊老猖狂妄行蹈乎大方立脚處義理皆差彼所謂大方豈眞法度也未知是否

欲字分明聖人作用處却難曉如此解經轉見迷昧矣猖狂妄行便是不依本分了

上蔡曰聖人未嘗無思故有所欲未嘗放故不踰矩聖人之心澹如止水體用未嘗相離竊意無思收與放恐是學者分上事

上蔡語無病

四十而不惑伊川曰明善之徹又曰言不惑則自誠敢問不惑已至誠之地位否若橫渠言不惑則於功用上見二說如何

二先生之言未嘗有異更宜玩索

由誨汝知之乎竊意子路勇於進其於學問恐欠深潛密察之功故夫子誨之者如此上蔡謂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為學者當知千歲之遠六合之外為學者所不必知死生鬼神之所以然非窮神知化者不足以與此夫子嘗告之以未知生未能事人正子路從事於功用之間豈強其所未易知者恐非誨其務實之意

不必如此說上蔡之說且以文意論之已自不

是也

巧言令色鮮矣仁諸儒皆以爲其心未必不仁志在於善而失其所習與若實之以君子之德雖巧令未爲過竊意巧令者務悅於人失其本心甚矣若如諸說恐離心迹於二而容悅於外者曰吾心不如是也可乎

諸說蓋爲鮮字所惑又爲詞欲巧令儀令色所牽皆以詞害意之失故伊川先生直截說破云謂非仁也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此足以破千載之謬矣

伊川曰心具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能盡何緣知性知天觀諸先生議論皆謂盡心而後知性知天而先生盡心第一章以謂知性而後能盡心與諸先生議論不同如孟子教人皆從心上用功不知先自知性始當從何處實下工夫敢告指教

以文勢觀之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言人之所以能盡其心者以其知其性故也蓋盡心與存心不同存心即操存求放之事是學者初用力處盡心則窮理之至廓然貫通之謂所謂知性即

窮理之事也須是窮理方能知性性之盡則能盡其心矣

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若直字絕句則直仍論氣之體若剛字絕句則直是養氣矣二者未知孰是如楊遵道錄伊川語與龜山語錄嫌將一物養一物之說則直爲絕句至常思之人心平氣定不爲私慾所誘氣之本體覺廣大不可屈一爲私意所撓則便有歉所謂直養而無害者是全義理去私慾否

以直養而無害即上文自反而縮之意人能集

義則無不直而氣浩然矣

配義與道伊川謂以義理養成此氣合義與道又云既生得此氣語其體則與道合語其用則莫不是理義配義與道自養氣者而言或自養而既成者也龜山謂氣無聲之可名故難言之也而以道義配之所以著名也一似氣道義各爲一物姑借此以明彼爾尹和靖謂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其體則名曰道其用則名曰義學者能識之然後能養之則三者皆一事而氣爲之主兩說未知如何

集註謂合而有助之詞亦未能盡破（僣）所告開發集註說得分明更宜深考當見不敢曲從楊尹之意

必有事焉而勿正二程多主於敬一說須當集義是承上文是集義所生者而言所謂必有事則積集衆善工夫否

孟子上下文無敬字只有義字程子是移將去敬字上說非孟子本意也集註亦可細玩

有子以孝悌爲仁之本孟子分事親從兄爲仁義之實義主敬或主於事之宜也以宜爲主而敬在其中

故者以利爲本故者謂其本如是也或是已然之故也謂其本如是則自其稟受之初者觀之若已然之故則必待端緒著見而後可也伊川謂必求其故者只是欲順而不害之謂所謂順利者得非中庸率性之道而人爲不得叅於其間耶又曰凡性之初未嘗不以順利爲主則是性本順利不待矯揉成就也此只就性之本而言也至觀順杞柳之性與夫水無有不下兩章則性本善凡所謂不善

皆拂其本也伊川二說恐叅合看而後全也如龜山以故爲氣質之性竊類莊子去智與故之言蘇黄門亦有此說不知如何

故者已然之迹也如性之有仁義禮智不可得而見而惻隱羞惡恭敬是非則有已然之迹矣然四者之發非有所矯揉而後成也非以利爲本耶（楊蘇之說皆非是蘇之失尤甚此類須痛與辨析方見功夫）

孟子論三聖獨伊尹不言聞其風者亦不言其流弊如夷惠者何也豈以其樂堯舜之道於畎畝之中必待湯往聘之乃幡然而起行

正近於聖之時也

此恐亦偶然耳如所論者恐或亦有之也

知聖一章自集大成也者以下舊見鄉人陳先生説孟子教學者集大成門户故分知聖始終之事以示人謂其知有偏全則行亦有偏全必自致知而入也竊觀此章前言聖人之時後方兼明智聖始終之義獨言孔子者恐爲知聖功用而言也三子者或不足於知或知有所偏也如横渠謂聖者不勉而中不思而至似不特知之事也豈所謂知亦生而

知之者否

孟子此言固專爲孔子而發然亦可見三子欠闕處及學者功夫次第不少説教學者以集大成門户及聖人之功用而言也集大成乃聖賢地位極至處豈有門户之可言然其所謂知有偏全則行亦有偏全必自致知處而入則得之矣

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程氏謂善亦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若指上文氣禀而言則如子越椒之生世偶有之不應禀氣賦形有善惡存焉若指下文水就下而言則若有可使爲不善之意然濁水沙石非水本然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此語未曉所指

此章性字説得最雜有是説本性者有是説氣禀者其言水之下與水之清亦是兩意須細分别耳

生之謂性一章集註以知覺運動者言也仁義禮智性也嘗觀釋氏之説正以知覺運動者爲性今其徒之説亦有以是靈靈昭昭者爲非者前此常被其惑今析性與氣而言性

之大本雖已分曉更有疑處久賦氣成形之後便有知覺所有知覺者自何而發端又死之後所謂知覺運動者隨當與形氣俱亡性之理則與天地古今周流而無間横渠所謂非有我之得私者而有形聚成物形潰反原之説如何釋氏以謂覺性常存不受沉墜如其説誠有一物在造化之外老氏亦謂死而不亡至於聖人之於喪祭求諸幽漠如此其至者果有物無物耶

知覺正是氣之虚靈處與形器查滓正作對也

魂遊魄降則亦隨以亡矣橫渠反原之說程子蓋嘗非之今東見錄中不可以旣反之氣復爲方伸之氣此類有數條皆爲此論發也喪祭之禮是因其遺體之在此而致其愛敬以存之意思又別

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孟子謂人之材無有不善伊川謂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淸則才淸氣濁則才濁才則有善不善性則無不善其說似與孟子相反或四端著見處是才或所以能充拓者爲材也

性旣本善則才只可爲善爲氣有不善故才有不善耳然孟子不論氣之病集注言之詳矣請更詳之

君子不謂性命一章上言不謂性也下言有性焉上下言性不同恐上是氣質之性下是天地之性否橫渠所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正本此意否

以口之於味之屬爲性非專指氣質蓋以理之屬於血氣者而言如書之言人心也中庸章句序中已詳之可考

大而化之之謂聖橫渠謂大而化不可爲也在熟之而已矣此則與易之擬議以成其變化同或說大猶有迹化無迹謂充實光輝者使泯然無形迹之可見竊疑與釋氏銷礙入空之說相似不知如何

孟子說化字與易之變化不同後說得之然非銷礙入空之謂更分別之自可見矣

橫渠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橫渠所謂性者恐兼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而言否所謂心者倂人心道心言否

非氣無形無形則性善無所賦故凡言性者皆因氣質而言但其中自有所賦之理爾人心道心亦非有兩物也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脩道則謂之敎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

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係今與後已與人至竊謂此段論至理徹上徹下本自完具初無天人微顯之間誠敬者所以體當是理者也一不誠敬則幾於無物矣其能貫通而無間此終始專在誠敬上著力是否

此是因解乾字乾字即是天字遂推言許多名字只是一理而各有分別雖各有分別又却只

是一箇實理誠者實理之謂也非論人當以誠敬體當是理也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唯敬而無失最盡至

竊謂此段論中之體直上直下無所偏倚發而中節雖謂之和而中之體固存所論出則不是者出謂發而不中節者否敬而無失持養於未發之前否

出則不是蓋謂發即便不可謂之中也且如喜而中節雖是中節便是倚於喜矣但在喜之中無過不及故謂之和耳

答林德久

別紙所論敬爲求仁之要此論甚善所謂心無私欲即是仁之全體亦是也但須識得此處便有本來生意融融洩洩氣象乃爲得之耳顏子不改其樂是它功夫到後自有樂處與貧富貴賤了不相關自是改它不得仁智壽樂亦是功夫到此自然有此効驗來喻雖亦無病然語意終未親切活絡更宜涵養玩索更於仁智實處下工夫則久當自見矣酉室所聞未見全書恐

是陳長方所記此只有震澤記善錄乃淮郡印本想已有之其間議論亦多可疑也

答林德久

近地教官闕次必遠既非祿養之宜又不更治民亦使人怠惰苟簡非所以磨厲器業似不若參選擬一近闕丞佐之屬爲佳也熹屛居如昨朋舊多勸謝客省事者亦嘗試之似難勉強又揀別取舍却恐反生怨怒不若坦懷持之若合須過嶺此亦何可避也

答林德久

欲次闕中足得為學未為失計要之仕官只合從選部注擬是家常茶飯令人于堂慣了不覺其非故有志之士亦不免俯首其間爲人所前却此可爲後來之戒也無事靜坐有事應酬隨時處無非自己身心運用但常自提撕不與俱往便是功夫事物之來豈以漠然不應爲是耶疑義已略用已意說釋其後恐有未安更望反復大抵似用意未精齩嚼未破也漢卿甚不易得想亦難得相聚也齋中自去秋後空無一人亦幸省事今復頗有來者然亦不多目前未見

卓然可望也唯江西吳必大伯豐者相從累年明敏過人儘能思索從事州縣隨事有以及民而自守勁正不爲時勢所屈甚不易得今乃不幸短命而死甚可傷悼耳

答林德久

熹疾病益侵氣痞足弱不能屈伸屏居無事尚能讀書而以病故不能俯伏几案所幸猶有一二朋友早晚講論少足爲慰耳引年告老昨以鄉閭橫議官吏過憂久不得上至煩臺評播告後乃得之尸居餘氣何足爲世重輕而每煩當

路注意如此既以自歎又自笑也二陸祠記甚佳此題目本不好做想亦只得且如此說過耳幕中無事儘可讀書不知比來作何功夫因書幸略及之也武成錯簡尋常如何讀韓退之與大顛書歐蘇之論孰當因風幸及之

答林德久

盡心知性之說恐未然今亦未論義理如何只看文勢者也二字便可見近有朋友引得其民者得其心也以證之亦自有理若如所論私意脫落無有查滓爲盡心即不知却如何說存心

兩字兼既未知性即是於理尚有未明如何便到得此田地耶此處一差便入釋氏見解矣此理甚明更宜思之況知者有漸之詞盡者無餘之義其意象規模自應有先後也太虛實理正是指形而上者而言既曰形而上者則固自無形矣然謂之無理可乎以此思之亦自曉然也

答歐陽希遜（謙之）

所示疑義比舊甚進所未安各已踈出幸更思之因風喻及也所謂徒守紙上語擬規畫圓摸矩作方此初學之通病然尚有不能守紙上之

語雖擬規矩而不能成方圓者而未必自知其非也必愚計之但且謹守規矩朝夕模之不暫廢輟積久純熟則不待模擬而自成方圓矣切不可輒萌妄念求之於言語文字之外也

觀孔子言仁如告顏子以克己復禮所以爲仁之機殆若發露而無餘蘊至孟子論仁雖嘗指人心而言然其意使人自惻隱之心推之要其旨歸多主於愛之一辭雖所以指示於人者豈不精切而確實然不似聖人之言仁廣大渾全而使人自得於精思力行之餘也意者孟子適當夫好戰嗜殺人之時爲救焚拯溺之計不可不自夫受病之所而藥之歟

程子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惻隱之類偏言之也克己之類專言之也然即此一事便包四者蓋亦非二物也故論語集注中云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也此言極有味可更思之不可謂孟子之言不如孔子之周徧孟子亦有專言之者仁人心是也孔子亦有偏言之者愛人是也又謂孟子以世人好殺而言惻隱亦非也孔子雖不以義對仁然每以智對仁更宜思之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君子之所以重乎此者爲其發乎吾身而非有待於外也爲其得於不勉不思而非出於造作而然也豈若籩豆之事器數之末皆身外之物可以品節劑量安排布置而爲之者乎

曾子之意只是說人之用力有此三處此大而彼小此急而彼緩爾亦未說到不勉不思處籩豆之事固是末節然亦非全然忽略而不以爲意但當付之有司使供其事而非吾之所當切切留意者耳所云身外之物以下云云者尤非本文之意也

論語集註曰曾點氣象從容辭意灑落其竊想像其舍瑟之際玩味其詠歸之辭亦可以略識其大槩矣程子謂其便是堯舜氣象竊嘗以程子之意求之所謂堯舜氣象者得非若所謂不以位爲樂與夫有天下而不與之意乎集註又云是雖堯舜事業固優爲之不知所謂事業者就其得於己者而言就其得

於事功者而言孟子之所謂狂者盖謂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所謂行不掩焉者若曰言不顧行行不顧言所行不能掩其所言也不知曾點行不掩焉者何處可見檀弓曰季康子死曾子倚其門而歌於此而作歌可以見其狂否

曾點氣象固是從容灑落然須見得它因甚到得如此始得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得它做得堯舜事業處不可以一事言也行有不掩亦非言行背馳之謂但行不到所見處耳倚門而歌亦略見其狂處只此舍瑟言志處固是聖人所與然亦不害其為狂也過此流入老莊去矣

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集註云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某竊味氣體之充與下面浩然之氣兩个氣字大意似同而精微密察處略似有異前面氣字若專主形於外者而言後面氣字若專主發於內者而言

氣無二義但浩然之氣乃指其本來体段而言謂體之充者泛言之耳然亦非外此而別有浩然之氣也

反身而誠者知至之功強恕而行者力行之事知之在前行之在後與篇首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文勢略同未審是否

反身而誠乃是反求諸身而實有是理如仁義忠孝應接事物之理皆眞有之而非出於勉強偽為也此是見得透信得及處到此地位則推己及物不得勉強而仁在我矣下言強恕而行者蓋言未至於此則當強恕以去己私之蔽而求得夫天理之公也

孟子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集註云言四體雖不能言而其理自可曉也似若指在人而言

集註此義近看得似未安恐只是說四體不待安排而自然中禮也

舜不告而娶告則廢人之大倫則娶為重而告為輕不幾於禮輕而色重賢者飢餓於土地賙之則受免死而已則免死為重潔身為輕不幾於禮輕而食重

禮固重於食色矣然禮亦有大體小節之殊而食色所係亦自有小大緩急之不同孟子言之詳矣無可疑也

答歐陽希遜

所示卷子已悉跡其後矣時舉處亦有三紙可互見也元德爲況如何元聘已歸未也吾人爲學自爲己事豈以時論而少變千萬勉力

謙之前此請問曾點氣象從容辭意灑落堯舜事業亦優爲之先生批教云曾點氣象固是從容灑落然須見得它因甚得到如此始得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得它做得堯舜事業處謙之因此熟玩集註之語若曰但味其言則見其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之妙而用舍行藏了無所與於我見得曾點只是天資高所見處大所以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之妙惟其識得這道理破便無所係累於胷中所謂雖堯舜事業亦優爲之自其所言以逆諸其日用之間而知其能爾也何者堯舜之聖只是一箇循天理而已然曾點雖是見處如此却無精微縝密工夫觀論語一書點

自言志之外無一語問答焉則其無篤實工夫可見矣使曾點以此見識加之以鑽仰之功謹於步趨之實則其至於堯舜地位也孰禦本朝康節先生大略與點相似伏乞指教

人有天資高自然見得此理眞實流行運用之妙者未必皆由學問之功如康節二程先生亦以爲學則初無不知也來喻皆已得之大抵學者當循下學上達之序庶幾不錯若一向先求曾點見解未有不入於佛老也

謙之前此請問語孟仁不同處先生批教曰集註中云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也此言極有味可更思之近來却覺看得論語中答諸弟子問仁處如告之以主敬行恕告之以先難後獲之類往往不是先藥其人之病痛則是其人未到仁者地位未可以抽關啟鑰告之且爲它安下一箇爲仁底根脚根脚乎正牢固然後却可語之以仁若答子貢之問直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此可以觀矣樊遲問仁告之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胡氏以爲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又其

最後乎似得聖人之意矣若是根脚不穩而語之以仁縱使能用力焉果能爲我有乎根脚既正雖不告語之亦自然能尋求向上去也前此讀論語見聖人答問仁之語其說不一便將作聖人言仁廣大周徧底意思看了是以求其要領而不可得却把孟子言仁處看小了遂謂孟子之言不如孔子廣大周徧今此却看得孟子所言惻隱之心與夫人心等語乃是實指仁之端倪學者便可體認尋求便有着實下手處於此益見得所謂心之德者乃是仁之眞體蓋事事要得此心之安不使有一毫之不足處而愛者乃是仁之實不以吾身之外皆無與於我而一毫不卹也程子以西銘爲仁之體其以此歟不知是否伏乞指教

此段看得大有病告樊遲三語便與告顔淵仲弓都無異故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安得謂姑爲之安立根脚乎若此只是安立根脚即不知如何方是正下手爲仁處耶大率孔子只是說箇爲仁工夫至孟子方解仁字之義理（如仁之端仁人心之類）然仁字又兼兩義非一言之可盡故孔子教人亦有兩路（克己即孟子仁人心之說愛人即孟子惻隱之說）而程子易傳亦有專言偏言之說如熹訓釋又是孟子程子義疏可更詳之

謙之前此請問孟子程子論才處曾妄爲之說曰性無不善而氣有清濁人之有昏明強弱者氣使之然也才發於性固無有不善也氣稟之清而本性常用則才固無不明且強也氣稟之濁而本性障蔽則或有以梏其才之美而使之昏且弱矣氣稟昏濁既蔽其性之善則遂併與其才而失之何者性固才之根本也此孟子所謂不能盡其才而非才之罪也故夫氣之清則能盡其才氣之濁則不能盡其才然其才發於性自人氣之有清濁而後才始有盡不盡者焉則夫昏明強弱其本固不係於才而繫於氣也（已上前時請問之語）此時先生賜答不以爲不可然謙之近來玩味孟子本文與集註之說又覺前說殊未爲當孟子之言若曰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可見其性之善也夫人之受此性以生

也則必具此形體也有此形體則其才能固具於此形體之中若是器爲刃也必能刺物也是器爲舟也必能行水也是故有此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心能思而求之以充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心是所謂盡其所能也彼其不思不求不知所以充之者非無是能也不知所以盡其所能也其所以不盡其所能者則禀是氣之濁與夫陷溺其心者也程子所謂學而知之即孟子求則得之之論也程子所謂自暴自棄即孟子不盡其才之論也二說雖異不害其爲同也不知是否伏乞指教謙之又觀集註曰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竊疑昏明是氣強弱是才不知於才字上下昏明字如何伏乞指教

氣禀之殊其類不一非但清濁二字而已今人有聰明通達事事曉了者其氣清矣而所爲或未必皆中於理則是其氣之不淳也人有謹厚忠信事事平穩者其氣醇矣而所知未必能達於理則是其氣之不清也推此類以求之才自見矣

程子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又曰人生而靜已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謙之竊意明道所言生之謂性與告子所言生之謂性不同明道之意若謂人生而後方始謂之性前此天命流行未有所寄寓只可謂之善不可謂之性然以無可得名又是性之本源只且謂之性若論其體段則不可謂之性此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性即氣氣即性蓋必禀是氣然後人之形體始立必命之以是性然後人之良知良能始具必有是性而後有是氣必有是氣而後有是性二者盖不能以相離也人物未生之時天命之流行雖其未有底止不可謂之性而性之本眞實渾然而無所間雜人物已生之後氣質之成形雖其理已命于人始得謂之性而性之本體始與氣質交雜而有待於察識其端倪矣程子所謂性即氣氣即性非謂氣便是性性便是氣蓋言其不相離也此程子所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蓋以此

也不知是否伏乞指教

此段近之

程子曰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者是氣稟使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謙之竊考夫下文所引水流爲喻是所謂不是元有兩物相對而生也然既謂之流而復有濁則非自幼而惡矣既曰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則不可謂之惡亦不可不謂之性矣既曰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汚

有流而未遠已有所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又曰清濁雖不同然不可謂濁者不爲水也謙之竊以謂既是初流出時無濁者則後來雖有濁者或是泥沙溷之外物汩之不是元初水裏面帶得濁來到此方見也此則孟子所謂陷溺其心者也豈得以惡爲不可不謂之性哉程子之言必有深意伏乞指教

此所謂泥沙外物正指氣稟而言

程子曰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近觀先生答嚴時亨所問云易

大傳言繼之者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與程子之說似若有異伏乞指教

明道先生之言高遠宏闊不拘本文正意如此處多若執其方而論則所不可通者不但此句而已須知性之原本善而其發亦無不善則大傳孟子之意初無不同矣

鄉黨非帷裳必殺之集註云朝祭之服用裳正幅如帷要有襞積而旁無殺縫其餘如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襞積

而有殺縫矣所謂有襞積恐是若今裙制近要有殺（入聲）是也要半下謂近要者狹半放下面齊也齊倍要謂向下者闊倍於上面要也不知旁無殺縫之制如何恐是深衣之制裳下面是裁布爲之近要者殺從其小以就半下之法所以旁有殺縫也伏乞指教

此讀集註遺下首句故其下皆無文理昨乍看之亦自曉不得也今添此句讀之自合見得分明矣帷裳如今之裙是也襞積即是摺處耳其幅自全安得謂近要者有殺縫耶

論語君子周而不比字舊音毗志反集註無音古註集註皆爲偏黨之義義之與比舊音毗志反集註音必二反孟子顧比死者一洒之與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其義與音又俱備無可疑者若御者且羞與射者比集註亦爲偏黨之義音必二反不知比字爲偏黨之義者皆當作必二反如何至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集註曰比連也音去聲所謂去聲者想却是作毗志反否伏乞指教

記得此字是用賈昌朝羣經音辨改定比今之諸侯一處改未盡耳更俟契勘然亦無甚緊要今目昏甚此等處恐不暇料理矣

孟子曰我不貫與小人乘貫舊音慣註曰貫習也集註無音亦曰貫習也恐是不須音轉亦可此等不應以煩瀆尊聽鄉里後生或來質問不敢以私意揣量以告伏乞尊察

貫若不音慣不知讀作何字如有別音即須補之若依舊只是貫字則自不須音也此不暇檢可更詳之後便批來

答歐陽希遜

所論程先生鳶飛魚躍必有事焉之語元德亦以爲疑此乃爲或問中舊說所誤今詳味之方見程先生說鳶飛魚躍是子思喫緊爲人處以其於事物中指出此理令人隨處見得活潑潑地必有事焉是孟子喫緊爲人處以其教人就己分上略綽提撕便見此理活潑潑地也非以其文義相似而引以爲證也今看中庸且看子思之意見得分明即將程先生所說影貼出便見所引孟子之說只是一意不可以其文字言語比類牽合而使爲一說也凡若此類更宜深思

所論鬼神一章全不子細援引太多愈覺支離不見本經正意可且虛心將經文熟看甚不能曉處然後參以章句說教文義分明道理便有去著體物之義兩處說得如此分明足可致思乃更泛然而問可見元不曾入思慮也祭統所說如有見聞論語所說祭神如在皆是主於祭者而言此章言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是主於鬼神而言自有賓主如何却如此看（体物使人兩句更須深體）又來喻言如其神之在焉非真有

在者也此言尤害理若如此說則是僞而已矣又豈所謂誠之不可掩乎昭明焄蒿悽愴䟽說非是昭明謂光景焄蒿謂氣象悽愴使人神思灑淅如漢書云風肅然者穿我答問一章所論鬼神正與中庸相表裏今且先看令中庸意思分明却看此章便見子細

智仁勇一章雖非經文正意然文勢相聯讀者亦須識得去著方見義理大小精粗縱橫貫穿無空闕處今觀所論全未致思至如所引論語仁者安仁智者利仁豈是不知有此兩句所以如此筆之於書決須更有深意今乃如此草草看過率然發問殊非所望於朋友也

答嚴時亨（世文）

五行之生各一其性

氣質是陰陽五行所爲性即太極之全體但論氣質之性則此全體墮在氣質之中耳非別有一性也

明道言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

人生而靜是未發時以上即是人物未生之時不可謂性才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墮在

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然其本體又未嘗外此要人即此而見得其不雜於此者耳易大傳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雖曰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雜也

程子以忠爲天道恕爲人道莫是謂忠者聖人之在己與天同運而恕者所以待人之道否

聖人處己待人亦無二理天人之別但以體用之殊耳

放於利而行多怨南軒獨以爲己之怨人

南軒說固有此理只是此章語意只合如古註及程子說不容一語可兼二意虛心平氣靜以察之當自見得不可以其近裏而遷聖人之本意以就之也

發己自盡謂忠循物無違謂信所謂發己莫是奮發自揚之意否循物無違未曉其義如何

發己自盡但謂凡出於己者必自竭盡而不使其有茍簡不盡之意耳非奮發之謂也循物無違謂言語之發循其物之眞實而無所背戾如大則言大小則言小言循於物而無所違耳

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楊墨皆是邪說無大輕重但墨氏之說尤出於矯僞不近人情而難行故孟子之言如此非以楊氏爲可取也孔墨並稱乃退之之繆然亦未見得是與原道之作孰先孰後也

簡易（引呂東萊解禹貢一段）

此說大槩得之然亦不必言先爲其難大抵只是許多道理須要理會得分明後方無窒礙不費力而自簡易耳如治亂繩若不解放得開豈能自成條理而不紛糾耶

三重當從伊川之說

伯者之事不得爲善此章正與上章相發明乃是相承爲文非隔章取義也

六言六蔽說

此亦但疑其文有不同耳先立題目又令復坐而後言之亦似太鄭重也

答嚴時亨

問目各已批出請更詳之禮書近方略成綱目但疏義雜書中功夫尚多不知餘年能了此事否當時若得時亨諸友在近相助當亦汗青有期也淅中朋友數人亦知首尾亦苦不得相聚未有見日千萬自愛更於義理切身處著實進得一步則所以守此身者不待勉而固矣

某昨來請問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傳云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不在又可見矣各一其性周子之意固是指五行之氣質然水之潤下火之炎上木之曲直金之從革土之稼穡此但可以見其氣質之性所稟不同却

如何便見得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此性字是指其義理之性）之無不在也莫是如上一節所謂五行異質而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而皆不能離乎太極即此可見得否覺得此處傳文似猶欠一二轉語每讀至此未能釋然先生答云氣質是陰陽五行所爲性即太極之全體但論氣質之性則此全體墮在氣質之中耳非別有一性也某反復思之誠非別有一性然觀聖賢說性有是指義理而言者有是指氣禀而言者却不容無分

而高不事之心足明禮閾以至私故人之財而納其尾女規學宮之地而改爲僧坊諒眢考覈以非誣政使竄投而奚憾不虞恩貸乃誤保全第令少避於清班尚許仍居於散秩悤爾書之來下恍歲律之還周視要國詎止於旬時蓋存遷就逮數惡難從於末减猶聽者循口誦以還心銘敢遂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兼覆載明極照臨作福作威總大權而在己曰賢曰佞付公論於得人謂罰刑固足以懲姦而播告豈容於匿指式敷顯號編警吳寮臣敢不深省昨非細

尋今是年齡晩雖然後効之無期肝膽輪囷尚喜孤忠之有在誓堅死守覲眷生成

致仕謝表

臣熹言四月二十三日準尚書省遞到勑牒一道伏奉聖旨宜守本官致仕臣已於當日望闕謝恩訖者投閑置散方疑宿負之未償引户杖年忽慶湛恩之純被適符恍請遂沐殊私揖杖知榮戀軒增慨（中謝）伏念臣聖朝賤士幽谷鄙生自審凡材每抱遺經而永歎人嗤僻學雖逢盛旦以何施乃誤選掄過叨任使然計出藩而

而靜是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此已上誠有不容說者然自孟子以來至於周程諸先生皆善言性者其大要指人物所得以生之理而言親切著明今謂其所說皆不是性可乎性理之說本自精微今謂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無乃使人致思於杳冥不可致詰之境乎明道此段文意首尾大要是推明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竊詳易係言繼之者善正謂大化流行賦與萬物無有不善孟子言性善止是言義理之性人所均稟初無不善皆是極本

窮源之論引此以明人生氣稟理有善惡似不相侔不知明道所見是如何先生答曰人生而靜是未發時已上即是人物未生之時不可謂性才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然其本體又亦未嘗外此要人即此而見得其不雜於此者耳易大傳言繼善即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雖曰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雜也以上是人物未生之時是某思慮所未到伏讀批誨指示親切却覺得先

生之謂甚明而明道之説益有可疑何者人物未生時乃是一陰一陽之謂道而天命之流行所謂繼之者善便是以上事何故言以上不容説方其人物未生固不可謂性及人物既生須著謂之性雖則人生已後此理墮在形氣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然氣稟不能無善惡者性之流也義理之有善無惡者性之本體也然皆不可不謂之性要在學者隨所請善自去體認取今謂才説性時便已不是性深恐啓人致思於杳冥不可致詰之境而大傳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則命之道也未可謂之性孟子言性是指已生之後乃易大傳所謂成之者性而非所謂繼之者善也明道却云凡人説性只是説得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此尤不可曉近思録一書皆是刪取諸先生精要之語以示後學入德之門戶而首卷又是示人以道體所在編入此段必不是閑慢處旣有所疑未容放下再此扣請乞恕再三之瀆

此一段已詳於希遜卷中矣明道先生如此處

多若以本文論之則皆不可曉矣要當忘言會意別作一格看可也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一章夫子旣語之以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正是使之盡言一旦進用何以自見及三子自述其才之所能堪志之所欲爲夫子皆不許之而獨與曾點看來三子所言皆是實事曾點雖答言志之問實未嘗言其志之所欲爲有似逍遙物外不屑當世之務者而聖人與此而不與彼何也集註以爲味曾點之言則見其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之妙而用舍行藏了無與於我是雖堯舜之事業蓋所優爲其視三子規規於事爲之末不可同年而語矣某嘗因是而思之爲學與爲治本來只是一統事它日之所用不外乎今日所存三子却分作兩截看了如治軍旅治財賦治禮樂與凡天下之事皆是學者所當理會無一件是少得底然須先理會要教自家身心自得無欲常常神清氣定涵養直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程子所

謂不得以天下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事物者是矣夫子嘗因孟武伯之問而言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聖人固已深知其才所能辦而獨不許其仁夫仁者體無不具用無不該豈但止於一才一藝而已使三子不自安於其所已能孜孜於求仁之是務而好之樂之則何暇規規於事爲之末緣它有這箇能解横在肚皮裏常恐無以自見故必欲得國而治之一旦夫子之問有以觸其機即各述所能子路至於率爾而對更無推遜求赤但見子路爲夫子所哂故其辭謙退必竟是急於見其所長聖門平日所與講切自身受用處全然掉在一偏不知今日所存便是後日所用見得它不容將爲學爲治分作兩截看了所以氣象不宏事業不能造到至極如曾點浴沂風雩自得其樂却與夫子飯疏食飲水樂在其中顔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襟懷相似程子謂夫子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

水不能改其樂也謂顔子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要知浴沂風雩人人可爲而未必能得其樂者正以窮達利害得以累其心而不知其趣味耳夫舉體遺用漆身亂倫聖門無如此事全不可以此議曾點蓋士之未用須知舉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吾天理自然之安方是本分學者曾點言志乃是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無入而不自得者故程子以爲樂而得其所也譬如今時士子或有不知天分初無不足游泳乎天理之中大小大快活反以窮居隱處爲未足以自樂切切然要做官建立事功方是得志豈可謂之樂而得其所也孟子謂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孟子所謂君子所性即孔子顔子曾點之所樂如此如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物各付物與天地同量惟顔子所樂如此故夫子以四代禮樂許之此浴沂風雩識者所以知

堯舜事業曾點固優爲之也然知與不知在人用與不用在時聖賢於此乗流則行遇坎則止但未用時只知率性循理之爲樂正以此自是一統底事故也龜山謂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外邊用計用較假饒立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如子路當蒯聵之難知食焉不避其難而不知衛輒之食不可食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後來所成就止於如此正爲它不知平日率性循理便是建功立事之本未到無入不自得處夫子之不與其有以知之矣所見如此不背馳否乞與訂正

此一段說得極有本末學者立志要當如此然其用力却有次第已爲希遜言之矣

答嚴時亨

生之謂性一章論人與物性之異固由氣稟之不同但究其所以然者却是因其氣稟之不同而所賦之理固亦有異所以孟子分別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有不同者而未嘗言犬之氣牛

之氣人之氣不同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一章亦是如此若如所論則孟子之言爲不當而告子白雪白羽白玉之白更無差別反爲至論矣程先生有一處有隙中日光之論最爲親切更須詳味於同中識其所異異中見其所同然後聖賢之言通貫反覆都不相礙若只據一偏各說道理則互相逃閃終身間隔無復會通之時矣

杞柳之性固可以爲桮棬然須斫伐裁截矯揉而後可成故孟子言戕賊杞柳而後可以爲桮棬也若杞柳可以爲桮棬而楩楠不可以爲桮棬又是第二重道理與此元不相入不當引以說也此等處須且虛心看它聖賢所說文義指意以求義理之所當乃爲善學若如所論徒爲紛擾不惟枉費思慮言語而反有害於窮理之實也

多慾之說固有此理但恐如此包羅費力聖人之言簡易平直未必如此屈曲且依程先生說爲善

五行太極便與生之謂性相似以爲同則同中

有異以爲異則未嘗不同
親親長長貴貴尊尊賢皆天下之大經固當各有
所尚然亦不可以此而廢彼故鄉黨雖上齒而
有爵者則俟賓主獻酬禮畢然後入又席于尊
東使自爲一列不爲衆人所壓亦不壓却它人
即所謂遵也（遵亦作僎）如此則長長貴貴各不相妨
固不以齒先於爵亦不以爵加於齒也
祭五祀說見於月令註疏甚詳可自考之
越紼之說註雖簡疏必詳此等可自換看居喪
不祭伊川橫渠各有說若論今日人家所行則
不合禮處自多難以一槩論若用韓魏公法則
有時祭有節祠時祭禮繁非居喪者所能行節
祠則其禮甚簡雖以墨縗行事亦無不可也
喪禮自葬以前皆謂之奠其禮甚簡蓋哀不能
文而於新死者亦未忍遽以鬼神之禮事之也
自虞以後方謂之祭故禮家又謂奠爲喪祭而
虞爲吉祭蓋漸趣於吉也酹酒有兩說一用鬱
鬯灌地以降神則唯天子諸侯之禮有之今其
書士不可深考一是祭酒蓋古者飲食必祭人
以鬼神自不能祭故代之祭也今人雖存其禮

而失其義不可不知
禮必本於太一高氏說恐不然
贛州所刊語解乃是鄭舜舉侍郎者（名汝諧）中間
略看亦有好處但如所引數條却似未安今且
論其一二大者如三仁之事左傳史記所載互
有不同但論語只言微子去之初無面縛啣璧
之說今乃捨孔子而從左氏史遷已自難信又
不得已而曲爲之說以爲微子之去乃去紂而
適其封國則尤爲無所據矣此乃人道之大變
聖賢所處事雖不同而心則未嘗不同故孔子
歷舉而並稱之且皆許其仁焉更須玩索未可
輕論也絶四之說尤爲無理且更虛心看集註
中所引諸先生說不必如此求奇失却路脉也

答曾光祖（興宗）

知別後爲學不倦甚慰然所謂念欲刻苦加勤
又恐遂成助長之患而致知之功亦非旦夕可
冀則似未得箇下手處也大綱且得以敬自守
而就其間講論省察便是致知知得一分便有
一分功夫節節進去自見欲罷不能不待刻苦
加勵而後得也但目下持守講學却亦不得不

刻苦加勵不須遽以助長爲憂也

答曾光祖

所示問目甚慰所懷此是求其放心乃爲學根本田地既能如此向上須更做窮理功夫方見所存之心所具之理不是兩事隨感即應自然中節方是儒者事業不然却亦與釋子坐禪攝念無異矣所論内外賓主之辨意亦得之但語猶未瑩須知在内之日多即是爲主在内之日少即是爲客耳主式乃伊川先生所制初非朝廷立法固無官品之限萬一繼世無官亦難遽易但繼此不當作耳（有官人作主不妨）牌子亦無定制竊意亦須從主之大小高下但不爲判合陷中可也凡此皆是後賢義起之制今復以意斟酌如此若古禮則未有考也大學或問之誤所疑甚當中間已脩定矣今内去兩本幸收之偶歸故居監視社倉交米草草作此不暇它及正遠千萬進學自愛只如前所論用功久之自當有進蓋已得其要領不易如此切己致思也

答曾光祖

熹行役已涉建昌之境垂老復出非力所堪深

以愧歎耳所示爲學之意甚善此事元無窮盡不可計功程但當勒躬盡力看到甚地位耳

答曾光祖

所詢喪祭之禮程張二先生所論自不同論正禮則當從橫渠論人情則伊川之說亦權宜之不能已者但家間頃年居喪於四時正祭則不敢舉而俗節薦享則以墨衰行之蓋正祭三獻受胙非居喪所可行而俗節則唯普同一獻不讀祝不受胙也（如此則於祧祖以別議補乎矣）不遷主禮經所說不一亦無端的儀制竊意恐當以大祥前一日祭當遷之主告而遷之然後次日撤几筵奉新主入廟似亦稍合人情幸更詳之此事尚遠可徐議之也

答曾光祖

橫渠曰仲尼絕四意有思也夫子嘗言學而不思則罔又言君子有九思今橫渠之言與此相反

絕四是聖人事不思不勉者也學者則思不可無但不可有私意耳

伊川易傳序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

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典禮則辭無所不備其曰象曰辭固皆理之所寓然其曰體用一源未知三者以何為體以何為用又所謂典禮者無非天敘天秩之自然不知於會通處如何而觀易中之辭何者備之

上四句其說已見於太極圖解後統論中矣觀會通是就事上看理之所聚與其所當行處辭謂卦爻之辭

橫渠云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其謂實有諸已乃能為仁雖仁有久近之不同然非有諸已不能也其所以三月日月者特主義理客氣消長分數之多寡耳非三月日月有內外賓主也

所謂實有諸已乃能為仁不知實有是有何物為仁是為何事知得此意方可理會內外賓主之辨

明道曰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它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興宗未曉其說

人有目畏尖物者明道先生教以室中率置尖物使見之熟而知尖之不刺人也則知畏者妄而不復畏矣（便疑當作使）

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其生謂言行事為之見於外者既有所省便是未得安然無事

答曾景建

辱書文詞通暢筆力快健蔚然有先世遺法三復令人亹亹不倦所論讀書求道之意亦為不失其正所詆近世空無簡便之弊又皆中其要害亦非常人見識所能到也然文字之設要以達吾之意而已政使極其高妙而於理無得焉則亦何所益於吾身而何所用於斯世鄉來前輩蓋其天資超異偶自能之未必專以是為務也故公家舍人公謂王荊公曰文字不必造語及摹擬前人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況又聖賢道統正傳見於經傳者初無一言之及此乎至於讀書則固吾事之不可已者然觀古今聖賢立言垂訓亦未始不以孝弟忠信收斂身心為先務然後即吾日用之間參以往訓之指反覆推窮以求其理之所在使吾方寸之間虛明洞徹無纖芥之不盡然後意誠心正身脩而推

以治人無往而不得其正者是若但泛然博觀槩論以爲如是而無非學如是而無非道則吾恐其無所歸宿不得受用而反爲彼之指本心講端緒者所笑矣鄙見如此幸試思之有所未安復以見告甚幸甚幸錄示先大父司直公所記龜山先生語前此所未見然以其它語推之知其誠出於龜山無疑也所示佳篇句法高簡亦非世俗所及然憤世太過恐非遜言之道千萬謹之尤所願望

答曾景建

便中孚書備知向來徧參反求始末而又深以主一窮理得所歸宿爲喜也比日秋清計所履益佳勝從事於斯亦當益有味矣然二事知之甚易而爲之實難爲之甚易而守之爲尤難主一之功固須常切提撕不令間斷窮理之事又在細心耐煩將聖賢遺書從頭循序就平實明白處玩味不須貪多但要詳熟自然見得意緒若鶩於高遠涉獵領解則又不免如向來之清談欲求休歇而反成躁亂也示及與柴君書甚善不知渠以爲如何今人亦未說到此異端之敝自是己分上差卻入路欠卻功夫其迷溺者固無足道其慨然以攘斥爲己任者又未免有外貪內虛之患亦徒爲譊譊而已若之何而能喻諸人哉幸更思之若於己分上眞實下得切己功夫則於此等亦有所不暇矣

答曾景建

所示詩文疑問其間頗有曲折俟黃兄歸奉報熹以臺評蒙恩鐫免尚爲輕典感幸深矣而所連及反罹重坐令人愧惕今因其行草草附此恐其在塗有合料理事得爲垂念幸甚其人辨

博多所該綜亦可款扣也

答曾景建

前此孚書蔡季通行曾附數字奉報矣所論主一之功甚善但讀書須更量力少看而熟復之只依文義尋箇明白處去自然有味不在極力苦思轉求轉遠也先德所抄龜山語以它書考之不妄然卻不及向來所記雜說數條必是又有李蘭遂所定也所問兩條三省事鄙意正如此後段之云亦可謂恠論矣今旣知其繆便直置之不須與辨且自理會己分功夫可也科舉

之學在賢者為餘事但公家自有文章大宗師何故不學而學它人不好處一向如此不惟議論不正當併與文章亦成虎薄無餘味矣爾雅未暇細看然此等亦未須閑費日力也

答曾景建

季通遠役深荷愛熱之意今想已到地頭矣其所論律曆尤精詣恨與賢者相聚不久未極其底蘊也三篇甚勝卒章尤工而僕不足以當之也爾雅竟未暇細考但釋親篇恐非如所刊定也禮書已略定但惜無人錄得亦有在黃直卿

處者聞言父在彼必能傳其梗槩然此間後來又有續修處及更欲附以釋文正義卒未得便斷手耳乾坤性情之說以三隅反之何疑之有性情本是一物特以動靜而異其名耳

答曾景建

別紙七條第一論勿動勿思者動可以該思而思不可以該動故聖言如此非有先後淺深之序也但立語用功自是合如此耳第二論曾點言志以為便欲進取揖遜泰和氣象殊非本意彼亦但自言其日間受用處而自它人觀之則見其或出或處無所不可雖堯舜事業亦優為之非專指揖遜而言也第三論問答衛君一條以為有所畏避亦非是此只是禮合如此耳此等處相似而不同只差毫釐便有公私之異不可不察也第四論呂氏恍惚之說未有大病不須如此迴避且認取正意可也（上章亦然）第五責原壤三語須作一句看若只老而不死則聖賢固有壽考者豈可以其竊天地之機而謂之賊耶第六射宿亦不必如此說第七按史記之言如此必有所據非馬遷自造之語也蓋今關雎三

章皆是關雎之亂其前必有散聲序引之類有聲無詞而此其卒章也若止第三章是亂則史之言不如此矣此七條者其首二義更宜思之第二條尤須體認不可草草其下五條則皆非所急又看得差了且須虛心認取聖賢立言之旨人用功之正意不可只如此容易立說也

答曾景建

參同舊本深荷錄示已令蔡伯靜點對附刻新本之後矣但龍虎經却是取法參同亦有不曉其本語而妄為模放處如論乾坤二用周流六

虛處可見蹤跡試考之可見也近來不知所觀何書或有所見因風筆示若得來此春暖與吉父相約俱來以踐前約豈勝幸甚征苗之說甚新但恐其它無此比數兼若如此則禹自當班師不待伯益贊之而後決矣此等無所考據不若姑置之而涵泳於義理之實之爲得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一

考異補遺

答林德久伊川曰心具天德（條內）與諸先生議論不同（下一本有）盡心知性此是大學第一皆從心上用功（下一本有）如操舍存亡求放心之類

答嚴時亨還聖人之本意以就之也（下一本有問）禮無大小未嘗不重於食色不可謂食色有時而重於禮食色重處是亦禮之重（下一本有答）此章無他可疑熟讀本文自可見矣

答曾光祖仲尼絕四意有思也（下一本有[illegible]）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二

書（知舊門人問答）

答張元德（洽）

細讀來書知進學之意不倦甚慰讀書切忌貪多唯少則易以精熟而學問得力處正在於此苟爲不熟不如稊稗非虛語也大學等書近多改定處未暇錄寄亦有未及整頓者如論孟兩書甚恨其出之早也此間事雖不多然亦終日擾擾少得暇看文字甚覺歲月之可惜也通書太極之旨更宜虛心熟玩乃見鄙說一字不可易處政使濂溪復生亦必莞爾而笑也若如所論則所謂靜者別在四者之外而不相管矣而可乎顏子所以發聖人之蘊恐不可以一事言蓋聖人全體大用無不一一於顏子身上發見也孰不可忍亦不必如此說此等處有兩說當時存之皆不偶然更宜詳玩也武成文字不曾帶來不能盡記春秋之說尤所未究此類又是一種功夫未曉即且闕之可也易數之說近有一書謾往讀之來問所疑已悉具其中矣古經向見其切成之本後未得也計此亦是劉公少

時作不然則亦以其多而不能精故耶其間諸說尤草草也

答張元德

示喻欲來未能之意此固無可如何但日月侵尋縱不得親師友亦須自作工程潛思默究令胷中明徹見得道理都無疑礙方是於踐履功夫有進步處若只如此悠悠閑過了誠可惜耳所示諸說似未尋着縫罅雖已各注其後然只如此講學恐未有深益也名齋之意甚善然着實用功不須如此安立標榜處雖亦未有大害

然亦便見用心淺處若實做得功夫是當自無暇及此等不急之務也大學近已刋行今附去一本雖未是定本然亦稍勝於舊也臨漳四子四經各往一本其後各有跋語可見讀之之法請詳之所問易數雖非講學所急然亦見用意未精且更推尋爲佳若如此自見得一門户決須自信得及正不必問伊川横渠說如何也若前人說已分明則此書不作矣正爲說者太支離不說者又太簡略所以不得已而作孔氏雜說寫了多時今附還其間多是抄出江鄰幾嘉祐雜志也

答張元德

示喻爲學之意似覺未甚果決專一更宜勉力科場不遠想不免分了功夫然此等得失眞實有命若信未及放不下亦須且將此字頓在面前政使未全得力亦可減得些小分數不爲無助夫子所謂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正謂此也甘君處見送行語令兄意亦甚佳兄弟自爲博約想有味也但甘君詞筆頗工而趣向未正數日苦口告之未知能勇決否耳所喻易數大槩近

之但此等自然法象深玩索之自見端的初見似人安排而實非人所能安排也以一爲三以一爲二所謂一者謂一揲所得之奇偶未是一爻也一奇爲三故三奇爲九方得老陽之爻一偶爲二故三偶爲六方得老陰之爻兩偶一奇乃爲少陽之七兩奇一偶乃爲少陰之八此數甚明但看得不子細耳甘君歸可更切磋之人材難得可惜只如此汩沒了一生也

答張元德

衡陽之訃想已聞之深足傷歎然當路攻擊意

殊未已今雖如此亦恐更有追削禁錮之類而一時善類次第皆不可保吾輩閑中講學固爲美事然亦恐有不可測者此方深以爲懼而賢者乃以勸彭文何也熹幸已得祠差可自安近與學者講論尤覺横渠成誦之說最爲徑捷蓋未論看得義理如何且是收得此心有歸著處不至走作然亦須是專一精研使一書通透爛熟都無記不起處方可別換一書乃爲有益若但輪流通念而數之不精則亦未免枉費工夫也須是都通透後又却如此溫習乃爲佳耳所

說易傳極有難記當處蓋經之文意本自寬平今傳却太詳密便非本意所以只舉經文則傳之所言提挈不起貫穿不來須是於易之外別作一意思讀之方得其極尋常每欲將緊要處逐項抄出別爲一書而未暇大抵讀書求義寧略毋詳寧踈毋密始有餘地也（詳故碎密故拘）歐嚴譚君近來看得又如何更望以此相勉但於所讀之書經文注脚記得首尾通貫浹洽方有可玩繹處如其不然泛觀雜論徒費日月決無所益也所論新法大槩亦是如此然介甫所謂勝流

俗者亦非先立此意以厭諸賢只是見理不明用心不廣故至於此若得明道先生與一時諸賢向源頭與之商量令其胷中見得義理分明許多人欲客氣自無勵著亦不患其不改矣若便以不可與有爲待之而不察其所欲勝之流俗亦眞有未盡善處則亦非所以爲天下之公而自陷於一偏之說矣頃見趙丞相所編諸公奏議論新法者自有數卷其言雖不爲不多然眞能識其病根而中其要害者殊少無惑乎彼之以爲流俗之浮言而不足恤也至如祧廟一

事當時發言盈庭多者累數千字而無一言可以的當與介父爭是非者但令人只見介父所言便以爲非排介父者便以爲是所以徒爲競辨而不能使天下之論卒定於一也此說甚長非面論未易究

答張元德

來書所論通復二字甚密然亦有未切處繼之者善云者造化流行萬物方資以始而未實也成之者性云者物生已實造化與物各藏其用而無所爲也在人則感物而動者通也寂然不

動者復也以此推之圖象隱然不待多言而自可黙喻矣四德則陰陽各二而誠無不貫安得不謂五行之性乎凡此更反復之當自見也太伯之事正也太王王季文武之事權也權而不失其正則並行而不相悖矣此義聖人蓋難言之君看未透且姑置之不必深致疑亦不必多爲説也廟議看得似亦未精子孫之於祖考恩雖無窮而義則有止不可過不可不及亦並行而不悖且以周而言之欲使之黜后稷而祖文武固世俗淺薄之論若遂欲使之越后稷而祖

帝嚳以至於無窮又賢者過之之失也

答張元德

配義與道之説殊不可曉大抵讀書須且虚心静慮依傍文義推尋句脉看定此句指意是説何事略用今人言語襯帖替換一兩字説得古人意思出來先教自家心事分明歷落如與古人對面説話彼此對答無一言一字不相肯可此外都無閑雜説話方是得箇入處怕見如此棄却本文肆爲浮説説得郎當都忘了從初因甚話頭説得到此此最學者之大病也故程先生有説書非古意轉使人薄漢儒下惟講誦未必是説書又説作論語解已是剩了又以毛公説詩爲有儒者氣象觀此等處其意蓋可見今説配義與道却不就孟子上理會如何是義如何是道如何是氣如何地配便一鄉掉開了只單説箇道字已是無捉摸處又將道字訓作行字尤無交渉説得愈多去理愈遠矣今合且先理會如何是義却就義字上推如何是道道之與義同異如何如何又要氣來配他配字又是何意（適撿集注説得儘分明了不知嘗子細看否）只此數字分明即

孟子意思分明可見而程子所謂沖漠氣象亦在其中初非有二説也子約所説亦未免向別處去如此支離轉無交渉却恐不免眞爲擎拳竪拂者所笑矣其它所論時習率性鳶魚等説今皆未暇論論得亦未有益可且理會此配義與道令分明便中早報及也

答張元德

人心雖未有喜怒哀樂而物欲之根存焉則固已偏於此矣故於其所偏者得之則喜且樂失之則怒而哀無復顧義理也

此段說得是但物欲之根存焉之說恐未然人固有偏好一物者然此一物未上心時安得不謂之未發之中乎欲下功夫正當於此看取子約心性之說甚可駭來喻所引孟子甚當（蔡云孟子論性而以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爲說亦不可謂失心性之辨二）性難知而心可盡所謂盡其心者如程子所謂當處便認取（此句不干事）與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知性也）積習既久脫然貫通之謂也（盡心也）又如論語集注所云隨事精察（知性也）而未知其體之一（盡心也）眞積力久而將有所得此即盡心知性之案（此段內注字係先生筆）心性一物知則皆知但盡之爲難耳又性可逐事言心則舉其全體也

禹惡旨酒一章

此等處只逐句看不必如此牽合

天王狩于河陽

春秋熹所未學不敢強爲之說然以人情度之天王狩于河陽恐是當時史策已如此書蓋當時周室雖微名分尚在晉文公召王固是不順然史策所書想必不敢明言晉侯召王也李催郭汜朱全忠盜賊徑恣唯力是視亦未必曾讀春秋見有此事而效之也

習靜坐以立其本而於思慮應事專一以致其用以此爲主一之法如何

明道教人靜坐蓋爲是時諸人相從只在學中無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無事固是只得靜坐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功夫則却是釋子坐禪矣但只著一敬字通貫動靜則於二者之間自無間斷處不須如此分別也

語孟或問乃丁酉本不知後來改定如何

論孟集注後來改定處多遂與或問不甚相應又無功夫修得或問故不曾傳出今莫若且就正經上玩味有未通處參考集注更自思索爲佳不可恃此未定之書便以爲是也

答張元德

嘗讀歐陽公論許世子止之事未免疑之及讀胡文定公傳未足以破其疑洽纖而考之左氏公羊之傳自明但後人因穀梁不嘗藥之說遂執此一句以爲止之罪如此而已殊不考左氏曰許悼公瘧飲世子止之藥卒公

羊曰止進藥而藥殺也此可以見悼公之死於藥矣當時之事雖未有明文而治嘗觀近世治瘧者以砒霜鍛而餌之多愈然不得法不愈而反殺人者亦多矣悼公之死必此類也不然當時所進非必死之藥止偶不嘗而已則公羊何以謂之藥殺世子何爲遽棄國而出奔孟子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以刃與政有以異乎進藥而藥殺可不謂之弑哉其所以異於商臣蔡般者過與故之不同耳心雖不同而春秋之文一施之者以臣子之於君父不可過也如此觀之似足以正近世經傳之失而破歐公之疑不識先生以爲如何

胡文定通旨中引曾吉父說如律中合御藥誤不如本方造御舟誤不牢固之類已有此意矣但考之於經不見許止棄國出奔之事不知果何謂也

答張元德

舊與朋友說話每恠其不解人意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近方覺得學者讀了書聽了話元不曾

著心記當紬繹玩味至有兩年看一部易傳都不記得緊要處者雖其根鈍使然亦是不肯用力乃知橫渠教人讀書必欲成誦真是學者第一義須是如此已上方有著力處也歐嚴二君後來曾相見否此中甚難得人深可憂懼也所望以永斯文之傳者如二三君蓋無幾人也

答甘吉甫

此間爲況幸亦如常但朋友自不敢住多已引去亦隨時之義也所示之說今却附還大抵看得未甚浹洽言多窒礙且宜少讀而益加潛心反復玩味之功也

中庸言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妄意以爲健順用也仁義禮智之性體也健順二字在上者先言用而後言體又以配上文先言陰陽而後言五行未知是否

健順之體即性也合而言之則健順分而言之則曰仁義禮智仁禮健而義智順也

先生前歲論伊尹樂堯舜之道一段云樂堯舜之道須是見得是獨自底非是衆家常住底今歲先生又言衆家常住底何者非堯舜

之道又言若堯舜之道便是衆家常住底則不消更說堯舜

後說近是但所記語有差今亦不記當時因何說此也

蔡丈云天根是好人之情狀月窟是小人之情狀三十六宮是八卦陰陽之爻其疑人物二字恐未可便以善惡斷之又言三十六宮都是春即月窟亦爲春也

陽善陰惡聖賢如此說處極多蓋自正理而言二者固不可相無以對待而言則又各自有所主康節所詠恐是指生物之源而言則正氣爲人偏氣爲物爲陰陽之辨季通所論却是推說然意亦通也

答甘吉甫

集注中說曾點處有樂此終身一句不知如何

觀舜居深山之中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豈不是樂此以終身後來事業亦偶然耳若先有一豪安排等待之心便成病痛矣注中若無此句則此一轉語全無收拾答它聖人問頭不著只如

禪家擎拳竪拂之意矣

君子所以異於人以其存心非蒙賜教謂存心者處心也集注又曰以仁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而直卿說是以其心之所存處看它念念在何處某以爲若如先生之誨則是以仁禮存在心中若直卿之言則是以心存在仁禮上二說孰是

直卿說得亦是但要本文意義順似注說又須知不是將心去存在仁禮上亦不是將仁禮存在心裏也

蔡丈言天根爲好人之情狀月窟爲小人之情狀又云陰陽都將做好說也得以陰爲惡陽爲善亦得伏蒙賜教以爲陽善陰惡聖賢如此說處極多蓋自正理而言二者固不可相無以對待而言則又各有所主某疑康節先言天根月窟是合偏正而言後言以爲都是春者是專以正者言之不知是否

看遺書中善惡皆天理及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不可以濁者不謂之水等語及易傳陽無可盡之理一節即此義可推矣更以事宜考之只如

鴟梟蝮蝎惡草毒藥還可道不是天地陰陽之氣所生否

答林退思（補）

知讀書有漸甚善甚善但亦須且讀一書先其近而易知者字字考驗句句推詳上句了然後及下句前段了然後及後段乃能真實該徧無所不通使自家意思便與古聖賢意思泯然無間不見古今彼此之隔乃爲真讀書耳

答林退思

某區區之見亦惟以儒者職分實不易盡今之學者皆有小器易盈之患於所當知或聞而不講或講而不精是以見道不全而應用有闕用是憤悱不遑自安懼所見之有偏則所至之不遠反復聖賢之典泛參百氏之書師事名儒以證所疑以質所見庶幾識斯道之全體明入德之大方事有大變則有以處之時有大幾則足以應之顧瞻海內之君子自治嚴密規摹廣大而進修不已體用兼該本末具舉惟先生一人今屈於貧困寸步不能自致不獲以酬其所欲身雖在此而心則

在函丈也其在天地間甚不足道亦知不肯爲小人儒慨念往古道學素明到春秋時賢士大夫議論與夫經理其國尚有標置正學既晦人物便不耐檢點資稟粹温者間有暗合古人仁心處尚足以維持國體使意脉未絶資稟奇偉者間有暗合古人仁政處尚足以把持事務使世變未極更要進前擔負自應是去不得此某所以欲汲汲講究成己之仁成物之知庶幾識古人所謂大學者今以乏財不得進拜函丈誰其成就之律曆兵法要識端涯莫指其蹤古今損益大變職分所當急朝夕看諸儒之論以己見揣摩迄不知其旨鄉間諸賢無有收而教之者只得將六經涵泳耳

某聞明學問之全體而後可以底夫大成蓋知至其所至而不能終其所終者有矣未有不知至其所至而能終其所終者也孔門之高弟若子夏子游子張止於有聖人一體則造夫全體者寧有幾人然全體之不知則有同門異戶之患雖欲有其一體不可得矣古

之君子所以終日孜孜惟恐學不足以知性命之正才不足以成天下之務識不足以周萬物之情者以爲不如是則有所偏倚而無以立乎其大者也大者之不立猶不登泰山無以見天下之小不遊大海無以見衆流之同歸一源所存既卑安藜藿之甘難語太牢之味固有以聰明爲障思慮爲賊自以爲見性成佛終不明寂然不動之體也以智力之所操持謀畧之所駕馭自許以致功立業終不明行所無事之知也渉獵先民之論泛觀

古今之書自許以博學多聞終不知皮之不存毛將焉傅也夫是之謂無以立乎其大者也若知從事於其本而以道之全體爲準的則學足以知性命之正必通乎死生之説而異端不能惑矣才足以成天下之務則坦然見王道之易行不至於不以覺之所以治民者治民矣識足以周萬物之情則所識前言往行無非畜德不至泛濫無統迄無立身之地矣君子反經而已經正則由天下之正路而業可大也德可新也血氣有盛衰而與陞

俱生者未嘗變也所遇有窮達在我未嘗有加損也智及乎此則可與造全體矣某雖昏蒙尚知自勉追懷古人夫豈無志今世英才誰肯自卑今欲考百氏之同異收斂其偏以求其全鄉居僻陋書册無所取欲廣交四方之名人合其所長用以自反貧窶無資寸步不能自致深慮日月易流有負初志結茅爲庵以退爲名奉親之暇涵泳六經退省乎日用之間自求日新之功庶乎有得焉耳敢望先生發揮其義

來示備悉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觀孔門之教則其所從言之者至爲卑近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而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若其高第弟子多亦僅得其一體夫以夫子之聖諸子之賢其於道之全體豈不能一言盡之以相授納而顧爲是拘拘者以狹道之傳晝人之志何哉蓋所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略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跂望之勞亦

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鄉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自是而往俛焉孳孳斃而後已而其所造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詣而預期也故夫子嘗以先難後獲爲仁又以先事後得爲崇德蓋於此小差則心失其正雖有鑽堅仰高之志而反爲謀利計功之私矣仁何自而得德何自而崇哉聊誦所聞以答下問之意至於庵記大字之需則非學之急亦老懶之所不暇也舒大夫向嘗相見於會稽所論未合今想其學益有成矣聞其政亦甚佳有本者固如是也不及爲書因見幸略道意

答王晉輔（峴）

爲學大槩且以收拾身心爲本更將聖賢之言從頭熟讀逐字訓釋逐句消詳逐段反復虛心量力且要曉得句下文意未可便肆己見妄起浮論也

答王晉輔

示喻卒哭之禮近世以百日爲期蓋自開元失之今從周制葬後三虞而後卒哭得之矣若祔則孔子雖有善殷之語然論語中庸皆有從周之說則無其位而不敢作禮樂計亦未敢遽然舍周而從殷也況祔于祖父方是告祖父以將遷它廟告新死者以將入祖廟之意已祭則主復于寢非有二主之嫌也（主復于寢見儀禮鄭氏注）至三年之喪畢則又祫祭而遷祖父之主以入它廟奉新死者之主以入祖廟（此見周禮鄭注及橫渠先生說）則祔與遷自是兩事亦不必如殷之練而祔矣禮法重事不容草草卒哭而祔不若且從溫公之說庶幾寡過耳

答王晉輔

自去秋冬及此開正三辱枉書皆無便可報無疑人來又承惠問尤以爲慰訊後已復改歲遠惟感時追慕孝履支勝憙病益深無可言者前書所論告子之說此等議論不須置意中亦不須容易與之辨論且只自家理會聖賢之所已言而求其旨意之所在久之精熟自然見得是

來不著問人矣大學已領便中却欲更求十數本可以分及同志也太極西銘切不須廣蓋世間已自有本爲此冗長無益於事或徒能相累耳徐侍郎所欲鏤版之書恨未之見然此等亦不必看徒亂人耳且著實向裏就切近明白實處理會便不誤人也此間諸書南康板本成後亦無甚人修改處不知有黑點子者是何本也只看其間有大同小異處子細咨問季章參考得失便自見得若有所疑切冀見諭當爲契勘奉報也南軒之書多未斷手而不幸即世而或

者不察一例流傳使人不能無遺恨所以前此爲之刊削別爲定本蓋推本其遺意非敢以私見輒有去取也如大愚之說兼看亦佳但其規模亦太闊遠不若且就本經文義上爛熟咀嚼之爲愈也無疑人到多日偶以雪寒不能作書而其人不能久候口占布此殊不盡意正遠千萬節哀自愛

答王晉輔

荐承委喻極荷不鄙實以多病畏事不敢作文字以故前此不敢聞命今不獲已輒以數字附于行狀之末少見鄙意然已覺太露筋骨切告勿以示人恐彼此不穩便非獨罪戾之蹤爲有害也向來子約每言鄉孝之意甚美然於愚意竊恐務實之意未若好名之多孝道之志未若爲文之力此亦鄉黨習尚流風之弊其所從來也遠宜賢者之未免也自今以往更願反躬自省以擇乎二者之間察其孰緩孰急以爲先後始屛舊習而取凡聖賢之言若大學若論孟若中庸者朝夕讀之精思力行以存而廣使道義之實有以悅於心而充諸己則自將無慕於外

而所以顯親揚名者必有以異乎前日之爲矣若 以名位之爲尊言語之爲麗聞譽之爲誇而汲汲乎伐石攻木以爲事則是非獨老拙羞之抑子約平生所望於賢者亦將大不滿於泉下矣所喻鄙文何乃爲此曲折已託劉季章言之此豈止載禍相餉而已耶

答王晉輔

所喻跋語今再寫去臨川者亦累問不得報此書度已浮湛不可得矣今亦不須問也疑義足見向斈之意墓祭不可考先儒說恐是祭土

但今俗行拜掃之禮其來已久似不可廢又墳墓非如古人之族葬若只一處合爲一分而遥祭之亦似未便此等不若隨俗各祭之爲便也其他闕文數處或是或否皆非講學之急務況集注中又已有說甚明自可觀考不必問也畏縮之說蘇黃門亦云然非本文之意兼集注中亦已有定論禮書縮訓直者非一它日當見之乃先儒之舊不可易也范碑曲折嘗以鄙意請於益公未蒙剖決然此公揚歷之久更事爲多必有見處後生況亦未須遽論此事豈可因此

便議前輩之失非所以致敬於達尊也程納所編年譜是終身看得此事不透深可憐憫渠元不曾寄來却是身後爲人在廣州鏤板方得見之甚恨不得及早止之做此話欄没了期也然世間識者亦少但恐後世有明眼人指點出來耳吾友今亦未須理會此等且理會自家着緊切身要用底道理久之見識漸明履踐漸實自不被人瞞亦不須與人辨論紛爭也季章耿介於人有責善之益重九後若未來可力致之逸君獨斈無師友之益不知不覺過失日滋功夫無由長進不可忽也景陽悼亡可念才臣書未到巽伯亦未有人來書守黎文迂迴難通今後只託人寄臨川劉教授處可也不知渠書中有何說每念仁里諸賢相與甚至而未得與之痛相切磨悠悠歲月日益晚莫良以爲恨如無疑亦然也因見各煩爲致此意

答杜仁仲良仲

自頃聞昆仲之名而願得一見久矣中間僅得識良仲之面而於仁仲尚復差池至今爲恨兹者乃承不鄙致問許以來辱此意厚矣然理義

不外於吾身但能反躬力索毋使因循有所間斷則無不得之理孟子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者此也願益勉旃以副此望異時有以自得之則雖相望之遠亦不異於合堂同席而居矣

答杜仁仲

示喻爲斈之意甚善操存舍亡此外無著力處但常切提撕勿計功效久當自得力耳理固不可以偏正通塞言然氣稟既殊則氣之偏者便只得理之偏氣之塞者便自與[illegible]是理之在人亦不能無偏塞也横渠論[illegible]有大小昏

明而照納不二其説甚備可試考之人心道心
不能無異亦是如此然亦不須致疑但惟精惟
一是著力要切處耳魂魄之説檢詳備矣文叔
書中亦論此已答之可取一觀來諭得失亦已
具其中也

答杜仁仲

得文叔書具道才質之美恨未一見茲辱惠書
喜聞比日所履佳勝示喻爲李之意甚善若果
見得端緒常切提撕不少自恕則氣質昏弱非
所病矣千萬勉旃少副所望

原缺

答杜仁仲

良仲示喻敬字工夫甚善凡聖賢之言皆貫動
靜如云求其放心亦不是閉眉合眼死守此心
不令放出也只是要得識此心之正如惻隱羞
惡之類於動靜間都無走失耳所論氣稟有偏
而理之統體未嘗有異亦得之明道又謂不可
以濁者不爲水亦是此意也但謂神即是理却
恐未然更宜思之仁仲所論朝聞夕死則愚意
見得二先生之説初不甚異蓋道即事物當然
不易之理若見得破即隨生隨死皆有所處生

一見耳或能相與一來大幸向見指説殊勝書
問往還也

答池從周

前此辱書未報今又承惠問尤以愧感詢及所
疑足見嗜學之意但讀論語大學亦是初學門
户且得如此向前更有多少功夫豈可便慮其
雜但此二書亦須反復熟讀著力研究乃可見
其意耳所問論語首章但將所學反復思繹常
切遵行便是時習之之久自有説處此只是
爲學實事別無深遠旨趣也汎愛雖非初學之

切務然既與物接若都恝然與之相忘亦非義
理自是須泛愛也觀賢者之意似只欲以兀然
自守爲是故所論每每如此願少概廓之不然
只終不免於昏陋狹隘而無所發明也

答胡文叔（瑨）

承書喻及先世交遊之好不勝感愴三復書詞
乃知有志傳家之學又以爲慰今世徇俗爲人
之學固不足道其稍知用心於内者往往又以
騖於高遠而失之是可歎也來喻之云似已察
於此者但常專心致志思繹踐行有疑則與同

志講而明之則庶乎其有得矣

答潘坦翁（履孫）

集注解多聞擇其善者而從謂所從不可不擇多見而識謂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攷其恐經文止曰識之未有皆存善惡以備參攷之意

本文之義只如此不容別爲之說蓋擇字生於從字識則未有便從之意故不言擇善也

子與人歌而善程子曰歌必全章也與劉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同某未曉其義

反之猶言從頭再起也若只就中間接續便和則不成全章矣故必使其歌已畢從頭再起然後和之則得全章程子意蓋如此然其意亦恐未盡也

師摯之始關雎之亂其謂亂者指其成言之爾蓋樂章至亂而始成不要其成無以見其美盛爾非專指亂而言也

此等處今不得聞古人之樂難以深論且如集注大槩說過可也

不踐迹一章集注曰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

其謂質美故不爲惡未學故不能知古人所以行者而踐之惟其不踐跡故亦無自而入於室也

集注用程張二先生說其理甚精恐非如來喻之云也更詳之

答奚仲淵

示喻所聞足見志道躬行之實慰幸歎仰蓋不勝言但孟子論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非謂集義於此以養彼浩然之氣也又謂不必於應用處斟酌是否亦恐未免離內外判心迹之病聖

賢所謂義者正欲於應用處斟酌耳但日用功夫自有先後緩急不可先其細者而緩於大體恐仲淵意是如此若其不然恐更合商量也義理之間誠當明辨然非有格物致知與敬以直內之功則亦難明而易失來喻所謂熟處難忘者恐坐此也然亦學者之通患如熹正苦此而未能自脫耳伯起舊游每病其不以此事爲急今乃能勇猛精進如此人固未易量也討左提右挈長者之力爲多異時歸老田間復得此一益友爲幸甚矣趙德廣在此日相見殊愧不能

有以發其志意者昨見所與渠書當知所以自勉也

答黎季忱

示及兩卷各已批注封還幸細考之語孟更須寛心細意看令通徹易則恐未易讀如此穿鑿枉費心力也蓋易本卜筮之書故先王設官掌於太卜而不列於學校學校所教詩書禮樂而已至孔子乃於其中推出所以設卦觀象繫詞之旨而因以識夫吉凶進退存亡之道蓋聖人當時已曉卜筮之法與其詞意所在（如謊田狩即實是田狩謊祭祀即實是祭祀征伐昏媾之類皆然非譬喻也）故就其間推出此理耳若在今日則已不得其法又不曉其詞而暗中摸索妄起私意竊恐便有聖賢復生亦未易通與其虛費心力於此不若且看詩書禮樂之爲明白而易知也然大學論孟中庸又在四者之先須都理會得透徹方可略看易之大指亦未爲晚今所論論語尚爾未通豈宜遽及此耶

答傅敬子

昨承遠訪別來又已累月得書欣審比日所履佳勝講學須且著實自家理會寛著意思涵泳思索方能有得如今來所喻亦須且自看有疑處方好商量若只如此泛問不濟事又所記心性之語亦似語脉中不無差誤今不省記當時如何説也所欲大字及二卦説尤是兒戲若真實做功夫何用此等裝飾耶

答傅誠子

兹承惠書足見好學之篤已足爲慰矣比想冬溫所履佳勝所示疑問皆有急迫之意此最爲學之害須且放下只平平地讀書玩味其意理會未得處且記著時時拈起看恐久之須有得力處若只如此枉費心力不濟事也幾微之間善者便是天理惡者便是人欲纔覺如此便存其善去其惡可也何難剖析之有第一條亦不須得如此理會且討箇書讀換却許多勞擾久之須放得下第三條既知得大有妨害便掃除了何問之有如此紛紜自作纏繞無了期也

答髙國楹

所喻不能處事乃學者之通病然欲別求方法力與之競轉成紛擾而卒無可勝之理不若虛

心讀書觀理收拾念慮使之專一長久則自然精明而此病可除矣但讀書亦有次第且取其切於身心者讀之若經理世務商略古今竊恐今日力量未易遽及且少緩之亦未爲失也

答常鄭卿

聞學中諸事漸有條理尤以爲喜學校規矩雖不可無亦不可專恃須多得好朋友在其間表率勸導使之有鄉慕之意則教者不勞而學者有益今得擇之復來則可閑之以招致其餘矣鄙意又恐更須招致得依本分識道理能作舉

業者三數輩參錯其間使之誘進此一等後生亦是一事但此須緩緩子細圖之恐其間有趨向不同反能爲害則不濟事也頃年又見黃叔張在此作教官時教小學生誦書旬日一試如答墨義然立定分數考察去留似亦有益（小學教諭見無職事可掌使作其責似亦兩便）試推此類多爲之塗以收拾教養之則人情感悅當無扞格之患矣

答李晦叔（煇）

所説工夫亦且如此做去看久遠如何有疑却喻及吳掾亦聞其人根處有何議論邪隆興江

法曹有書寄渠處必時有便也其人清苦力學但溺佛好穿鑿耳令弟今在何處前得其書未能別答所論須子準的甚善但難如此泛論須子細説出日用工夫次第曲折方見得是非耳幸以此意語之也

答李晦叔

所論持敬讀書表裏用力切須實下功夫不可徒爲虛説然表裏亦非二事但不可取此而舍彼耳其實互相爲用只是一事纔説性字便是以人所受而言此理便與氣合了但直指其性

則於氣中又須見得別是一物始得不可混并説也江掾所言物性本惡安有是理來諭已得之矣更切涵養爲佳耳

答李晦叔

持敬讀書只是一事而表裏各用力耳若有所偏便疑都不曾做工夫今且逐日著實做將去未須比量難易計較得失徒然紛擾不濟事反害事要今日用之間只見本心義理都不見有它物方有得力處耳所問祭禮各以所見報去可更詳之闕宮曹多學禮説唐人議論可識扣

之可撿看也江法掾清苦力學不可多得人之所見要亦未能盡同但偏執不通輕於述作此爲大不便耳

程氏祭儀謂凡配止以正妻一人或奉祠之人是再娶所生即以所生母配㸌竊謂凡配止用正妻一人是也若再娶者無子或祔祭別位亦可也若奉祀者是再娶之子乃許用所生配而正妻無子遂不得配享可乎

程先生此說恐誤唐會要中有論凡是嫡母無先後皆當並祔合祭與古者諸侯之禮不同古

今家祭禮中亦有此段但恐彼無本耳

夫主不可以二者也四明高氏之說云耳㸌詳此意謂有宗子之家主祭故庶子止以其牲祭于宗子之家可也是不可以有二主也今人若兄弟異居相去遼遠欲各祭其父祖亦謂不可以二主乎

兄弟異居廟初不異只合兄祭而弟與執事或以物助之爲宜向見說前輩有如此而相去遠者則兄家設主弟不立主只於祭時旋設位以紙牓標記逐位祭畢焚之如此似亦得禮之變也更詳之

魏公贈謚只告于廟疑爲得禮但今世皆告墓恐未免隨俗耳更冀裁之

大抵讀書當擇先儒舊說之當於理者反覆玩味朝夕涵泳使與本經之言之意通貫浹洽於胷中然後有益不必段段立說徒爲觀美而實未有得於心也

答李晦叔

所問數條大槩相類只是所從言之不同其實則無異義但虛心遊意兼存而並觀之久當自

見其實固並行而不悖也程子不得於言之說恐記者之誤不必深疑呂后稱制武氏革命事體不同自分明光武追廢自其私意不得爲中理也

答李晦叔

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先生於集注中去却上句血字及下句氣字無今南康所刊本又却仍舊從范說不知如何氣一也主於心者則爲志氣主於形體者即爲

血氣范氏本說蓋如此向來誤去其本文兩字
後來覺得未穩故改從舊說

集注解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謂知有命而信
之人不知命則避害趨利何以爲君子而解
公伯寮愬子路章乃云聖人於利害之際則
不待決於命而後安二說似相反某謂公伯
寮章指聖人言所以不決之於命而此章乃
爲欲爲君子者而設不知如何

來說是也上蔡說得此意思好語録中有之

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乃是持敬用力之久便

覺得身心如此東萊謂操存則血氣循軌而
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恐是此意某
嘗試之誠覺得如此然於鬧處又却不然

東萊此說是也然不當作兩句看此處只是放
去收來頃刻間事只一操字已是多了不須如
此著意安排也

先生須著次對實以侍講之故除此與伊川
除說書而授朝官者何異伊川罷說書而辭
朝官先生罷侍講而辭待制事體實同伊川
素不曾陳乞封叙先生既用次對奏薦又却
力辭職名學者多未喻陳和父以爲伊川出
處與先生不同居其位則受其恩數乃理之
常至他日不合而去但當辭其職耳不當并
辭恩數　不知如何

此事不敢自分疎後世須自有公論也

子事父母劉元承所編二先生語録謂婦拜
於堂下子不當拜於堂下蓋父子主恩婦乃
義合

子婦一例恐不當有分別溫公祭畢獻壽雖言
叔立如祭所之位而不言陞降恐亦皆在堂上

也

爲長子三年及爲伯叔兄弟皆朞服而不解
官爲士者許赴舉不知當官與赴舉時還吉
服耶衰服耶若須吉服則又與五服所載年
月異矣

此等事只得遵朝廷法令若心自不安不欲赴
舉則勿行可也當官則無法可解罷伊川先生
看詳學制亦云不禁冒哀守常此可見矣但雖
不得不暫釋衰亦未可遽純吉也

答李晦叔

大學或問中陰陽五行之說先生答黃寺丞云陰陽之爲五行有分而言之有合而言之煇嘗推之云云

分合之說固如此然就原頭定體上說則未分五行時只謂之陰陽未分五性時只謂之健順及分而言之則陽爲木火陰爲金水健爲仁礼順爲智義

或問曰然於其正且通之中又或不無清濁美惡之異故其所賦之質又有智愚賢不肖之殊煇竊嘗謂命可言所賦性可言所受而智愚賢不肖是其所稟之氣有清濁美惡之不同也先生却以智愚賢不肖不歸於所稟而歸於所賦何耶

賦猶俗語云分俵均數之意書傳之說或以性言或以形言當隨處看

或問曰然而本明之體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雖其昏蔽之極而恍惚之間一有覺焉則即此介然之頃而其本體已洞然矣煇竊詳數句只是發明本明之體終有不可得而昧之意若就學者用工夫上說則恍惚之間斷無自覺之理須是格物致知誠意正身脩身功夫次第曲折然後本明之體可得而明

若是冥然都無覺處則此能數著是何人耶此是最親切處所宜深察

答李晦叔

煇曩者因舉肌膚之會筋骸之束兩句竊意謂與東萊所謂操存則氣血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正是此意先生批誨云此說是也然不必作兩句看煇因思之未見有重疊處

此等處只是閑說不須著力更下注脚在貫心力

先生又批誨云此處只是放去收來頃刻間事只一操字已是多了不須如此著意安排也煇竊謂心之存亡出入特繫於人之操舍如何耳但聖人則不操而常存衆人則操之而後存也先生云只一操字已是多了煇久而未喻近者看龜山解七十而從心所欲之義謂聖人從容中道無事乎操然後始悟先

生批誨之意正是爲己有者說若心不能無放則固不可不操但太著意安排是助長也未審先生以爲如何

此是至親切處龜山之說亦不謂此須反之於心只就放去收來時體看只此操時當處便存只要功夫接續不令間斷耳

煇竊嘗謂學者却須當常存此心於莊端靜一之中毋使一毫私意雜乎其間則方寸之間自有主宰不致散漫走作而虛靈洞徹之本體庶乎可以默識矣然欲真實識其虛靈洞徹之本體則又須是日與義理相親克去己私然後心之本體可得而識

罷却許多閑安排除却許多閑言語只看操則存一句是如何亦不可重疊更下注脚

煇竊嘗謂自昔明明德於天下者亦須由格物致知功夫次第曲折然後始能自明其明德也今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便能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修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格物致知之功略不煩於用力焉豈不墮於不擇其本而直圖其末之弊

若欲正心誠意須是格物致知然若說道各格其物各致其知則似不成言語只得如此說過如云一是皆以修身爲本豈是删了上四事耶

或問曰但其氣質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以聖之於愚人之與物相與懸絕而不能同耳煇竊詳此段所說氣質物欲分聖愚人物處似覺可疑若以清濁分聖愚偏正分人物則物欲厚薄淺深一句復將何指若謂指聖愚則聖人無物欲之私若謂說人物則物又不可以淺深厚薄論未曉

清濁偏正等說乃本正蒙中語而呂博士中庸詳說又推明之然亦是將人物賢智愚不肖相對而分言之即須如此若大槩而論則人清而物濁人正而物偏又細別之則智乃清之清賢乃正之正愚乃清之濁不肖乃正之偏而橫渠所謂物有近人之性者又濁之清偏之正也物欲淺深厚薄乃通爲衆人而言若作有無則此一等人其少難入羣隊故只得且如此下語若以爲疑則不若改聖字作賢字亦省得齊辨而聖人自不妨超然出於其外也

橫渠先生曰祔葬祔祭極至理而論只合祔一人夫婦之道當其初婚未嘗約再配是夫只合一娶婦只合一嫁今婦人夫死而不可再嫁如天地之大義然夫豈得而再娶然以重者計之養親承家祭祀繼續不可無也故有再娶之理然其葬其祔雖爲同穴同几筵然譬之人情一室中豈容二妻以義斷之須祔以首娶繼室別爲一所可也熚竊看程氏祭儀謂凡配用正妻一人或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即以所生配熚嘗疑之謂凡配止用正妻一人是也若再娶者無子或祔祭別位亦可也若奉祀者是再娶之子乃許用所生配而正妻無子遂不得配享可乎先生答云程先生此說恐誤唐會要中有論凡是嫡母無先後皆當並祔合祭與古者諸侯之禮不同熚竊疑橫渠乃是及至理而論不得不然若欲處之近人情只合從先生所答

夫婦之義如乾大坤至自有等差故方其生存夫得有妻有妾而妻之所天不容有二況於死而配祔又非生存之比橫渠之說似亦推之有太過也只合從唐人所議爲允況又有前妻無子後妻有子之礙其勢將有甚杌隉而不安者唯葬則今人夫婦未必皆合葬繼室別營兆域宜亦可耳

問 欽

理固如此然須實用其力不可只做好語說過人當有以培養之然後積漸純熟向上有進步處

答余國秀（宋傑）

所謂貼裏者但謂不可向外理會不干己事及求知於人之類耳若學問之功則無內外身心之間無粗細隱顯之分初時且要大綱持守勿令放逸而常切提撕漸加嚴密更讀聖賢之書逐句逐字一一理會從頭至尾不要揀擇如此久之自當見得分明守得純熟矣今看此冊大抵不曾著實持守而遽責純熟之功不曾循序講究而務極精微之蘊正使說得相似只與做舉業一般於己分上全無干涉此正不貼裏之病也以下數段皆是此病不能一一論辨也

宋傑嘗謂聖人之道簡易明白而學者所以處

已接物大抵以和爲貴故每覺有順從苟且因循之失然纔著意擧一二事又覺有矯枉過正之病

旣知如此便速改之何問之有凡事亦自有恰好道理更精察之則無過直之弊矣

宋傑竊惟古人多處貧困而泰然不以累其心不知何道令値窮困若一切不問則理勢不容已若欲辦集則未免有丧志醜顏之事窮須是忍忍到熟處自無戚戚之念矣韓退之盛山詩序說玩而忘之以文辭也 云云 文辭

事苟能玩而樂之尚可以忘仕進之窮通況一日誦聖賢之言探索高遠如此而臨事全不得力此亦足以見其玩之未深矣

答余國秀

始嘗推測人之身所以與天地陰陽交際處而不得其說旣讀太極圖說其中有云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竊謂交際處於此可見然形化旣定雖不復氣化而大化之流行接續如川流之不息凡飮食呼吸皆是流通處此身雖由父母生而莫非天地陰陽之化此其所以有天地具情性而可以參天地賛化育也歟

其大槩來歷固是如此然須理會得其性情之德體用分別各是何面目始得須遂一體認玩味令日用間發見處的當分明也

又嘗因推測人之身而并及於物以至動植之殊各極其本原而察之竊謂陰陽五行之氣化生萬物其淸濁偏正之不同亦從初有定而其後大化流行亦不能變易如人之心爲萬物之靈麟鳳龜龍之靈知猩猩鸚武

能言之類皆是從初如此後來亦如此

以身而言則所以爲耳目鼻口四肢百體者此有當然之理以至爲衆人爲百物皆然不可不一一辨別得非是只要如此推說也

竊嘗因求放心而謂視聽思慮由己時是心存不由己時是心放李敬子以爲合理時是心存且謂其有認氣爲心之病

孟子說存其心養其性只是要人常常操守此心不令放逸則自能去講學以明義理而動靜之間皆有以順其性之當然也

竊謂人性本具衆理本明萬善由氣質物欲之雜所以昏蔽上智之資無此雜故一明盡明無有查滓中人以降必有此雜但多少厚薄之不同耳故必逐一求明明得一分則去得一分之雜直待所見盡明所雜盡去本性方復學者體此以致復性之功不知如何

此說是但須是實識得其裏面義理之體用乃為有以明之不可只如此鶻突說過也

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恐只是知氣稟物欲之累故吾心之理與聞見脗然

契其決如此顔子不違如愚亦是如此若子有聞云云則其立志雖勇然用力亦似覺艱恐亦未免為氣稟物欲所累也

同上

氣稟物欲均為害性然物欲之害易見氣稟之害難知然氣稟有二若昏而不明則隨所學可以漸進於明若偏而不中則強者只見得聖賢剛處弱者又只見聖賢寬和處不知如何

所學漸明則所偏亦當漸覺矣

體察情之動處

為學功夫固當有先後然亦不是截然今日為此明日為彼也且如所謂先明性之本體而敬以守之固是如此然從初若都不敬亦何由得有見耶

先生序此四者為格物之先竊謂學者欲從事於學必先明乎此而後進學之功有實地之可據苟為不然則終覺散漫無統而所學終無所歸宿矣

或問中此段只是說從自己身心上推去到

物上都有許多道理但要逐節逐件識得不一只要如此包說也

答李敬子（燔）余國秀（宋傑　一本無余國秀）

燔氣質躁迫每於先生強摒力取之戒積漸涵泳之訓玩味用功但臨事時終覺為害今只靠定視聽言動常於此四事上著力又以義理融液之頗覺得力然終是病根常在

不須如此做伎倆但才覺時便克將去莫更計較功効遲速也後段放此

燔竊謂顔子四勿今人非不欲如此只為不

知其孰爲禮孰爲非禮顏子所以纔聞克復之語便知請問其目纔聞四勿之語便承當去雖是姿質絕人亦必是素於博文約禮上用功今之學者且先以博約爲先而四勿之戒隨其所知施之應酬漸漸望其貼近庶有實効

既知如此何不用力然博文約禮亦非二事而異時之深純亦不外乎今日之勉強也

燔竊妄謂性之者多由內以達諸外而自不廢夫在外之功反之者多資外以養乎內始有契夫內之理如顏子之四勿曾子之省與夫博文約禮動容正顏之事皆資外養內之事也今之學者唯當悉意於此

勿之省之亦由內要之內外不是判然兩件事也

燔竊謂先生教人只是欲人持敬致知克己以復其性其間條目却自多端

自做功夫看即自見得不須如此泛問也

燔謂敬齋箴後面似少從容意思欲先生更著數語使學者遵守庶幾無持之太嚴不

安樂之弊

前已言之矣

燔祖妣捐弃朋友以劉煇嫡孫承重事見告遂申州以請于朝續准報許後見范蜀公亦嘗論及乃知輝非苟然者而舜弼始終以爲此事只當從衆今事已無及但朋友間不幸而值此不知當如何

若父是祖之嫡長子已是父之嫡長子即合承重無疑如其不然則前日之舉爲過於厚亦不必以爲悔也朋友之問則但當以禮律告之不可使人從己之誤也當言循理守法不當言從衆

燔嘗疑伊川平日斷不肯與人作墓誌不知其意何在至太中及明道又却用之而其叔父姪女之類亦復自作何也

伊川先生初無斷不作志之説疑以不能甚工於文又或未必得其事實故少作耳集中亦有叔父墓誌者施之於家可無前二者之慮也

燔家中舊有祖產今欲稟家叔諸房各以人口多少備辦經用儲之堂前以爲久遠圖[illegible]

之計然衆志難諧未有所處諸位各辦歳計其力不能辦者如之何此須熟慮博訪其宜不可草草也

燔免喪之後親戚朋友勸以赴部以病不能行或以爲教官可以請祠燔欲姑守前志且爲養病讀書計

未知不仕之意有何義理只可自以大義裁之不須問人亦非它人所能決也若無正定義理則爲貧而仕古人有之不須如此前卻也

燔嘗謂欲君德之美當重保傅之選欲士風之美當正教取之法欲吏道之良當久其任欲民俗厚當興禮樂欲彊甲兵當倣寓兵之意欲足財用當急農桑之務

大槩是如此然須更讀書窮理博觀古今聖賢所處之方始有實用不爲空言也

燔謂後世人才不振士風不美在於科舉之法然使便用明道賓興之論伊川看詳之制則今之任學校者皆由科舉而出亦豈能遽變而至道哉

明道所言始終本末次序甚明伊川立法始[illegible]

爲之兆耳然欲變今而從古亦不過從此規模以漸爲之其初不能不費力矯揉久之成熟則自然丕變矣

燔謂釋老之學所以舛謬只緣未能致知但據偏見直情徑行所以與吾道背馳使其能求通於聖人則其所至豈小小哉又嘗求二氏之學所以盛衰之故釋氏主於心緣其就根本上用力故久而愈熾老氏主於身緣其所執亦淺狹故久而微削

且熟觀義理久之自然精密未須如此揣定立

法也

燔外家司姓外祖早世外曾祖復子一戴姓者戴死無子只一女舅氏爲之服三年喪且合葬祖塋祠之家廟慶稟之舅氏遷戴氏葬之它所改外祖合葬外　祖母之側除戴氏之享使其女主之量分産業使之備禮享今雖未行而朋舊多以爲然續又思之（云云）

初說甚善然亦有一句未是以河廣之義推之可見又思以下則又過矣不共戴天謂父母見殺而其人不死者耳移之於此似非其倫若[illegible]

如此則禮經何爲而制服邪夫死而嫁固爲失節然亦有不得已者聖人不能禁也則爲之制禮以處其子而毋不得與其祭焉其服之亦明矣

燔見朋友間多有增親年以希恩霈者且悔之又恐兄弟間有堅欲陳乞者燔以爲不若作一狀子剌破乞備申省部照會方爲堅決

兄弟若欲陳乞但委曲爲陳不可誣親以欺其君之意是矣何必作此痕迹邪

燔因與朋友論及冒貫赴試事以爲豈可不

攻獨國秀以爲不須攻幸一言以定衆志

不知要如何攻若只經官陳狀乞從行約束即不妨若指名告示衆衆毆擊則非所宜矣

燔竊謂明德新民不是自己一切事都做了後方去新民隨所及所值而爲之耳

兩語有病

至善乃萬理盡明各造其極然後爲至善是自然底道理如此說不得

爲善如堯舜文王之爲聖湯武之爲征伐周公之爲臣孔子之爲師伊尹之爲志顏子之爲學又謂至善在己則爲天命之性在事則爲率性之道推之天下則爲脩道之教此聖人之事也若學者則就教上尋求向上去到得極處皆只一般元無加損

說得未是亦不須如此閑說

知止能得燔嘗謂洞然無蔽之謂知確然有實之謂得明則誠矣

近之但語未瑩

知善之明也得身之誠也

近之

慮謂知之充精而心思所值無不周悉

是

燔謂知止則志不惑亂而有定鄉志定則此心無擾而靜心靜則此身無適而不安心靜身安則用自利事物之來不特能即事見理又能先事爲防如後甲三日後庚三日之云其於事之終始先後已至未然皆無遺鑒皆無失舉矣如是而後爲得其所止則可以謂之誠有見善而誠極是矣

此段得之

燔謂知則知其所當然處則并極其未然知是閑時知得處是到手後須要處置得是

燔謂知止有明而未誠處得止則一一皆誠矣到得至誠田地上面更有變化不測在

未須如此閑思想看文字且理會當處義理漸覺意味深長乃佳如此支離不濟事也

燔謂大學之意當持敬以養其所知之本格物以廣其所知之端使吾心虛明洞徹舉無不燭則是非當否各以呈露而至善所在自不容有所蔽矣周舜弼以謂知止者非萬理併皆昭徹然後謂之知止一事便有一理即其所知而求得其所止所謂能得者非是動容周旋各當其則一事得其所止如仁敬孝慈之類皆為至善若必以動容周旋當則言之則將使學者沒世窮年無復可以知止而得其所止矣

經之所言是學之等級然知有淺深得有大小存乎其人難以一槩論也

物有本末（云云）燔謂先後之中更有輕重本末之先後重始終之先後輕

不須如此分別枉費心思道理又不如此無益而有害也

燔謂注文於明明德於天下者之下似少自己推之之意

經文次序已自詳悉何用更說

或問於明明德於天下處只言誠意正心脩身而不及致知又益以親親長長而不及齊家治國平天下顧闕其指

致知所以明之親親長長即齊家之大者

平天下之事蓋新民之極功則用益廣而法宜益詳今考傳文則皆感發維持之意而不及乎它似未免乎略

平天下章以絜矩推之而詳言同貨利公好惡之事其法可謂詳矣何謂略耶

大學傳九章其家不可教竊疑可字當為能字

彼之不可教即我之不能教也可之與能彼此之詞也若作家不能教則不詞矣

傳之九章大率皆躬行之事而未及乎為政

八章亦然

成教於國則政事之施在其中矣但須以躬行爲本故特詳之本末輕重固自不同也

宋傑嘗於親愛而辟上用功如兄之子常欲愛之如己子每以第五倫爲鑒但愛己子之心終重於愛兄之子

常欲二字即十起之心也須見得天理發見之本然則所處厚薄雖有差等而不害其理之一矣

僩近於家間區處一二事便覺上下睽隔情意窩薄欲遂置而不問則諸事不整不知且只於身上自理會莫屑屑問它如何

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宋傑嘗觀傳文論脩身在正其心嘗每用力自克亦頗得力而敎子不以爲然以謂若論是當須還是喜怒中節乃可然宋傑今日之所謂得力者仍是隨意之所便者以致力而實未深察夫不能自已者也

正心之功若自知至意誠中來則不須如此安排而自無不正矣未到此地則亦隨力隨分省察持守可也不須如此計較且向格物處用功

乃爲知所先後耳

僩謂喜怒憂懼之氣心實帥之帥稍動搖氣不聽命則必有是四者之累學者固當逐件上用功然非先正其帥亦未見其爲全功也

如此則與此傳文意全然背戾矣試更推之如何

誠意謹其發正心存其體又曰誠意者實所發於我而我命之心正則不問寂感而本體常在

兩條說意誠皆未安

宋傑嘗觀傳之六章注文釋自欺謹獨處皆以物欲爲言或問則兼氣稟言之似爲全備

此等處不須疑語意自合有詳略處也

宋傑竊謂動於物欲而假善以自欺易識而易治雜於氣稟而爲善之不切難識而難治欲得精察氣稟之爲害而克治之當以何道

考之經文可也

僩居常好善惡惡覺得直是分明然或至自傷其和而施之於人亦多彊猛固必而無容養之意夫好惡貴其切如此而病復隨之者何

哉

此等處自覺是病便自治之不須問人亦非人所能預也

康叔臨淵以為一物格則一知至燔謂所謂物格者乃衆理俱窮相發互通以至透徹無復餘蘊然後為格若謂一物明一知進則可一物格一知至則不可

伊川先生曰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

叔臨又謂或問所謂內外昭融內謂理之在己者外謂理之在物者

內謂理之隱微處外謂理之周徧處

燔謂釋氏不務格物而但欲自知故一意澄定而所見不周盡吾儒靜以養其所知之本動以廣其所知之端兩者互進精密無遺故所見周盡而有以全其天然自有之中

大槩近之然亦未盡

或問所謂詣其極而無餘隨所詣然不盡燔謂詣其極猶渠成隨所詣猶水隨渠至

譬喻未精然亦不須如此模寫

程先生說學者之知道必如知虎者燔謂不待勢法迫驅而自不能已無所為而樂於為之者真知者也然知而習習而熟又精思而後浸得其真其非一知即能洞徹也

此亦以中人言之前已略論之

宋傑讀書遇曉不得處即掉下再三讀之竟不曉即置不復問不知其病何在

其病在是

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宋傑

人之過惡豈可輕論但默觀之而反諸己或有未明則密以資於師友而勿暴於外可也

論天地之所以高深燔

天之外無窮而其中央空處有限天左旋而星拱極仰觀可見四遊之說則未可知然曆家之說乃以筭數得之非鑿空而言也若果有之亦與左旋拱北之說不相妨如虛空中一圓毬自內而觀之其坐向不動而常左旋自外而觀之則又一面四遊以薄四表而止也

康節天地自相依附之說燔以為此說與周子太極圖程子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義一致非曆家所能窺測

康節之言大體固如是矣然曆家之說亦須考之方見其細密處如禮記月令疏及晉天文志皆不可不讀也（近見一書名天經只是近世人所作然類集古今言天者極爲該備不知曾見之否）

鬼神之所以幽顯上蔡云動而不已其神乎滯而有迹其鬼乎燔謂鬼雖爲屈而必散似無滯留於迹之理（云云）

神顯而鬼幽上蔡滯而有迹之語誠如所論其它大槩亦是如此然夫子所以答季路之問者又所當思也

小學注子事父母孫事祖父母同燔謂諸父諸母親同服同而不及之者何哉

諸父異宮非可以徧詣而定省之且若如此則將不得專乎事父母矣此愛敬之等差也

程先生齋不容有思之說燔嘗以爲齋其不齋求與鬼神接一意所祭之親乃所以致齋也祭義之旨似未爲失不知其意果如何

祭義之言大槩然爾伊川先生之言乃極至之論須就事上驗之乃見其實

程先生云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燔謂物之大旨各有精要若泛求之殆亦徒爲紛紛無所底止

伊川先生所論格物功夫數條須通作一義看方見互相發明處如此一條須與求其所以奉養溫清之法者通看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二

六十二卷考異補遺

答張元徳來書所論通復（云云）諸無不貫（下一本作）

故以爲五行之性亦無可疑更請詳之太伯之事正也文武之事權而不失其正也此義並行殆不相悖若看未透且闕之亦無害若見得義理表裏洞然則自見得有下落矣荆公廟議亦須看得禮家文字熟後方見得無可疑者今人正欲廢稷不祀賢者乃并嚳以上而遂之無窮此觀過於黨之論也

答李晦叔横渠先生曰附葬附祭（云云）不得配享可乎（下一本有）煇舊嘗以此請問先生（下無答字有）後來拜領批誨（云云）諸侯之禮不同（下有）伏詳先生批誨已自極合人情然横渠所說又如此尋常舍弟亦疑祔祭之義爲未安適與横渠所論暗合煇竊疑横渠（云云）只合從先生（下無答有）所說萬一從横渠說則前妻無子而祀奉者却是再娶之子又將何以處之

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第六十三

書（知舊門人問答）

答胡伯量（泳）

治喪不用浮屠或親意欲用之不知當如何處

且以委曲開釋爲先如不可回則又不可咈親意也

李敬子說居喪欲嚴内外之限莫若殯於廳上庶幾内外不相通周舜弼云終喪不入妻室雖漢之武夫亦能吾人稍知義理當不待防閑之嚴而自不忍爲矣

敬子說是古人殯於西階之上設倚廬於庭中皆在中門之外也

某舊聞風水之說斷然無之比因謀葬先人周旋思慮不敢輕置既以審諸己又以詢諸人既葬之後略聞或者以爲坐穴坐向少有未安便覺惕然不安乃知人子之喪親盡心擇地以求亡者之安亦未爲害然世俗之人但從時師之說專以避凶趨吉爲心既擇地之形勢又擇年月日時之吉凶遂致踰時不

葬其竊謂程先生所謂道路窰井之類固不可不避土色生物之美固不可不擇然欲盡人子之心則再求衆山拱揖水泉環繞藏風聚氣之地至於擇日則於三日中選之至事辦之辰更以決於卜筮某山不吉某水不吉旣得山水拱揖環繞於前又考其來去之吉凶雖已脗合又必須年月日時之皆合其說則恐不必如此不知然否

伊川先生力破俗說然亦自言須是風順地厚之處乃可然則亦須稍有形勢拱揖環抱無空闕處乃可用也但不用某山某水之說耳

某昨者嘗葬之時結屋數椽于先壠之西旣葬後與諸弟常居其間庶得朝夕展省且免在家人事混雜敬子以爲主喪者旣葬當居家蓋神已歸家則家爲重若念不能忘却令弟輩宿墓時一展省可也程先生論古人直是誠實處最可觀又以貧之舜致云廬墓一節不合聖賢之制切不須爲之某旣聞此二說不欲更遂初志日即則在家間中門外別室更常令一二弟居宿墳菴某時一展耳未知可否

墳土未乾時一展省何害於事但不須立廬墓之名耳

士虞禮記曰卒哭明日以其班祔禮記曰卒哭明日祔于祖父又曰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開元禮政和禮皆曰禫而祔伊川先生橫渠先生喪紀皆曰喪二年而祔溫公書儀雖卒哭而祔然祔祭畢只反祖考神主於影堂仍置亡者神主於靈座（此是儀禮注）以爲不忍一日未有所歸則旣祔自當遷主于廟若似主于靈坐以盡哀奉之意則先設祔祭又復文具不知書儀之意如何續觀先生復陸教授書云吉凶之禮其變有漸卒哭而祔者漸以神事之復主于寢者猶未忍盡以事死之禮事之也又按儀禮始虞之下猶朝夕哭不奠書儀亦謂葬後饋食爲俗禮如此則几筵雖在但以朝夕哭爲猶有事生之意爾（儀禮朔月奠下鄭注大祥之後則四時祭焉如此則朔奠於祭後亦似不廢未知是否）某向來卒哭後旣失祔祭之禮不知可以練時權宜行之否併乞盼教

祔與遷是兩事卒哭而祔禮[illegible]以遷廟則大戴記以爲在練祭之後然又云主祭者皆玄服又似可疑若曰禫而後遷則大祥便合徹去几筵亦有未便記得橫渠有一說今未暇檢俟後便寄去

按禮居喪不吊其送葬雖無明文然執紼即是執事禮亦有妨鄉俗不特往吊送喪凡親舊家有吉凶之事皆有所遺不知處此當如何

吉禮固不可預然吊送之禮[illegible]不可廢所謂禮從宜者此也

居喪月朔殷奠爲[illegible]擧行

薦新告朔吉凶相襲似不可行未[illegible]經服或已除者入廟行禮可[illegible]不可行如韓魏公所謂節祠[illegible]爲新行之可也

居喪貧窘多事哀思不能接續常存遇時節時終覺勉強不知如何

思親之感發於自然但不以事奪之可也此只

豈可別作道理計較而必其哀之至耶

某居喪讀禮欲妄意隨所看所見逐項編次如書儀送終禮之篇目仍取儀禮禮記朝制條法政和儀略之類及先儒議論以次編入庶幾得以維持哀思不知如何

有餘力則爲之不必問人若力未及即且先其功夫之急切者乃爲佳耳

某始成服時據三禮圖溫公書儀高氏送終禮參酌爲冠經衰裳腰經絞帶按禮衰麻合用生麻布今之麻布類經灰治雖縷數不甚密然似與有事其縷無事其布之緦異不知於禮合別造生布或只隨俗用常時麻布爲之（先生於此處批云若能别造生布則别造可也）

此等處但熟考注疏即自見之其曲折難以書尺論也然喪與其易也寧戚此等處未曉亦未害也廖庾字西仲大冶縣人有喪服制度

又按程先生定主式中尺法注云當今省尺五分弱初欲用此及以裁度覺全然短狹舜弼云沙隨程氏尺法與今尺相近曾聞先生以爲極當其尺法已失之殺不若且只以人

身爲度其乃遵用及因讀禮見鄭氏注苴經大經之下云中人之扼圍九寸以今人之手約之覺得程先生之法深合古制未審先生當時特取沙隨尺法者何意（續得沙隨尺法此古尺只長六）

附

尺據溫公有圖後人刻之於石其說甚詳沙隨所据即此本也

又按三禮圖所畫苴絰之制作繩一圈而圈之又似以麻橫纏與畫繩之文不同疑與先儒所言環經相似不論其制又質之周丈云

當只用一大繩自喪冠頸前繞向後結之或以一繩兩頭爲環別以小繩束其兩環其遂遵用然竟未能明左本在下之制近得廖丈西仲（名東）所畫圖乃似不亂麻之本末紐而爲繩屈爲一圈相交處以細繩繫定本垂於左末屈於內似覺與左本在下之制相合然竟未知適從不知當如何

未盡曉所說然恐廖說近之（廖丈說每得之若相去不遠可面扣）也

又按三禮圖經之四旁綴短繩四條以繫子

武周丈云就武上綴帶子四條其竊疑用繩者似爲宜但未知旣用繩則齊衰以下武旣用布繫經亦當用布否

此項不記今未暇檢可自詳看注䟽

又周丈以苴經著冠武稍近上處廖丈以爲繫冠於經上經在冠之武下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經當在武之外

又按喪服大傳苴經大搹五分去一以爲帶書儀因論五分去一以爲腰經然考喪服經

文只言苴經鄭注謂在首腰皆曰經如此則以絞帶獨小五分之一而首經腰經皆大搹惟士喪有腰經小焉之文鄭注乃謂五分去一不知當以此爲據否然喪服所以總二經而兼言之覺無分別伏乞指誨

此如道服之横欄但綴處稍高耳儀禮喪服用布有尺寸衣只到帶處此半幅乃綴於其下以按之廖說是也

其向借到周丈舊所録喪禮内批云先生說衰服之領不比尋常衫領用那帛盤旋爲之

只用直布一條夾縫作領如州府承局衫領然此見黃丈寺丞乃云常以此稟問先生報云如承局衫領者乃近制杜撰非古制只當如深衣直領未知是否

周說誤也古制直領只如今婦人之服近年禮官不曉乃改云直欄衫又於其下注云謂上領不盤遂作上領欄衫而其領則如承局之所服耳黃寺丞說近是但未詳細耳

又按喪服記云衽二尺有五寸注謂凡用布三尺五寸周丈云三尺五寸布裁爲兩處左右相沓此一邊之衽也更用布三尺五寸如前爲之即兩邊全矣及觀廖丈圖說則惟衰服後式有之似只用三尺五寸之布裁爲兩衽分爲左右亦相沓在後與心聲晳圖合但恐不足以掩裳之兩際如何（先生批云既分衽兩旁便足以掩裳之兩旁矣）以丈尺計之恐合如廖說可更詳之廖圖煩畫一本并其注釋全文錄示

又按書儀要經交結處兩旁相綴白絹帶繫之使不脫周丈云以小帶綴衰服上以繫絰

繼改廖丈之說謂以二小繩牢綴於要絰相交處以紐繫腰絰象大帶之紐約用組也三說言繫要絰不同不知孰是

廖說與温公之說同似亦是注疏本文可更考之

又按儀禮絰五分去一以爲帶始疑帶即絞帶續又觀齊衰以下帶用布不用麻則布帶必難以圍量喪服所指須別有義但未知絞帶大小以何爲定（先生批云此等小節且以意定而徐考之可也）書儀謂以細繩帶繫於其上恐指絞帶（先生批非是）然絞帶以爲束要絰以爲禮則絰在上矣未委然否

吉禮先繫革帶如今之皮束帶其外又有大帶以申束衣故謂之紳凶服先繫絞帶一頭作環以一頭穿之而反扱於腰間以象革帶絰帶則兩頭皆散垂之以象大帶此等處注疏言之甚詳何不熟考而遠遠來問耶女之服古禮不可考今且依書儀之說可也

答胡伯量

喪大記有吉祭而復寢之文疏謂禫祭之後同月之內值吉祭之節行吉祭訖而復寢若

不當四時吉祭則踰月吉祭乃復寢不審所謂吉祭即月享或禘祫之禮否

月享無明文只祭法國語有之恐未足据吉祭若疑謂禘祫之屬然亦無明據今以義起可也不然即且從大記疏說

比者祥祭止用再忌日雖衣服不得不易惟食肉一節欲以踰月爲節不知如何

踰月爲是

忌日之變呂氏謂自曾祖以下變服各有等級聞先生於諱日亦變服不知今合如何

唐人忌日服黲今不曾製得只用白生絹衫帶黲巾

主式用尺程先生所謂省尺者先生以爲即溫公三司布帛尺不知其制長短如何

溫公有一小圖刻石偶尋不見然此等但得一書爲据足矣不必屑屑較計不比聲律有高下之差也

先兄乃先人長子既娶而死念欲爲之立後但既立後則必當使之主祭則某之高祖亦當祧去否

既更立主祭者即祠版亦當改題無疑高祖祧去雖覺人情不安然别未有以處也家間將來小孫奉祀其勢亦當如此可更考之

中月而禫

中月而禫猶曰中一以上而祔漢書亦云間不一歲即鄭注虞禮爲是故杜佑亦從此說但檀弓云是月禫及踰月異旬之說爲不同耳今既定以二十七月爲期即此等不須瑣細如此尋討枉費心力但於其間自致其哀足矣

答李繼善 孝述

前此雖未識面然辱惠書知託事契而來書所喻辭氣激昂意象懇確三復竦然竊喜公家後來之秀世不乏人也所喻數條已得用力之端此事無它巧但就已用力處更著功夫反復純熟自當别有見處無假它求也

答李繼善

所示疑義各以所見附于左方矣來喻甚精到但思之過苦恐心勞而生疾析之太繁恐氣薄而少味皆有害乎涵養踐行之功耳其餘曲折敬子元思必能言今日疾作執筆甚艱不容悉

答李繼善

中間朞慘諒不易堪所示條目已悉奉報矣幸更參攷之敬子每稱賢者志業之美甚恨無由相見然天所賦予不外此心而聖賢遺訓具在方冊苟能厲志而悉力以從事焉亦不異乎合堂同席而居矣千萬勉旃

答李繼善

嫡子已娶無子而沒或者以為毋在宜用尊厭之例不須備禮

宗子成人而無子當為之立後尊厭之說非是

嫡子死而無後當誰主其喪

若已立後則無此疑矣

昨者遭喪之初服制只從俗苟簡不經深切病之今欲依古禮而改為之如何

服已成而中改似亦未安不若且仍舊

政和儀六品以下至庶人無朔奠九品以下至庶人無誌石而溫公書儀皆有之今當以何者為據

既有朝奠則朔奠且遵當代之制不設亦無害但誌石或欲以為久遠之驗則畧其文而淺瘞之亦未遽有僭偪之嫌也嘗見前輩說大凡誌石須在壙上二三尺許即它日或為畚鍤誤及猶可及止若在壙中則已暴露矣雖或見之無及於事也此說有理

檀弓云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程張二先生以為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三年却都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無主在寢哭於何處若如左傳杜氏注士虞禮鄭氏注所說於經又未有所見不知如何

周禮卒哭而祔其說甚詳殷禮只有一句餘不可考孔子之時猶必有證驗故善殷今則難遽復矣況祔與遷自是兩事謂既祔則無主在寢者似考之未詳若謂只是注文於經無見即亦未見注疏之所以不可從者不當直以注為不足信也

檀弓既祔之後唯朝夕哭拜朔奠而張先生以為三年之中不徹几筵故有日祭溫公亦謂朝夕當饋食則是朝夕之饋當終喪行之不變與禮經不合不知如何

此等處今世見行之禮不害其爲尊而又無嫌於僭且當從之

納主之儀禮經未見書儀但言遷祠版於影堂別無祭告之禮周舜弼以爲昧然歸匣恐未爲得先生前書又云諸侯三年喪畢皆有祭但其禮亡而大夫以下又不可考然則今當何所據耶

横渠說三年後祫祭於太廟因其祭畢還主之時遂奉祧主歸於夾室遷主新主皆歸于其廟此似爲得體鄭氏周禮注大宗伯享先王處似

亦有此意而舜弼所疑與熹所謂三年喪畢有祭者似亦暗與之合但既祥而撤几筵其主且當祔于祖父之廟俟祫畢然後遷耳比已與敬子伯量詳言之更細考之可見

答甘道士

所云築室藏書此亦恐枉費心力不如且學靜坐閑讀舊書滌去世俗塵垢之心始爲眞有所歸宿耳

答陳道士

示及諸賢題詠之富得以厭觀欣幸多矣又

更欲結茅山巓巖棲谷飲以求至約之地此意尤不可及但若如此則詩篇法籙聲名利養一切外慕盡當屛去乃爲有下手處又不知眞能辦此否爾

與晏亞夫（淵）

奉別逾年思念不置然一向不聞問不知何時到家州擧得失復如何也比日冬寒爲況想佳門中尊幼一一佳適熹去歲到闕不及五旬而罷罷前一日送范文叔於北關歸家未久已聞劉德脩亦罷歸矣游判院相見不及款而別近

亦聞其補外不知今在何許信蜀士之多奇也亞夫別後進學如何向見意氣頗多激昂而心志未甚凝定此須更於日用之間益加持敬工夫直待於此見得本來明德之體動靜如一方是有入頭處也因夔州江教授便人附此託趙守轉致地遠不能多談唯千萬進德自愛而已

與晏亞夫

長沙之別忽忽累年都不聞動靜深以爲念度周卿來略知還家已久不審比日爲況定何如德門尊少計各平安家居爲學所進復如何也

衰遲年疾病今歲差勝然氣體日衰自是無復彊健之理所幸初心不敢忘廢亦時有朋友往來講習偽學汙染令人恐懼然不得辭也周卿相見必能道此間事與所商榷之曲折因其歸謾附此紙相望之遠會面無期唯以慨嘆耳

與晏亞夫

一別累年都不聞動靜不審比日爲況何如計且家居奉養讀書求志不必遠游以弊歲月也熹衰朽疾病更無無疾痛之日明年便七十矣區區偽學亦覺隨分得力但文字不能得了恐

爲千載之恨耳蔡季通呂子約吳伯豐相繼淪謝深可傷歎眼中朋友未見有十分可望者不知亞夫比來所進如何今因建昌包君粥書之行附此奉問別後爲學功夫次第所得所疑可因其還一二報及渠說欲求甚醫書必能自言曲折幸略爲訪問也去年度周卿歸嘗託致意不知曾相見否劉范李游諸賢計各安健前此便中亦時得通聲問也無由會面千萬進學自愛以慰千里想望之懷目昏燈下草草

答郭子從叔雲

復男子稱名然諸侯薨復曰皐某甫復某甫字爲可疑又周人命字二十弱冠皆曰某甫字之五十以後乃以伯仲叔季爲別今以諸侯之薨復云甫者乃生時少者之美稱而非所宜也

此等所記異詞不可深考或是諸侯尊故稱字大夫以下皆稱名也但五十乃加伯仲是孔穎達說据儀禮賈公彦疏乃是少時便稱伯某甫至五十乃去某甫而專稱伯仲此說爲是如今人於尊者不敢字之而曰幾丈之類

銘旌

古者旌既有等故銘亦有等今既無旌則如溫公之制亦適時宜不必以爲疑也

重

三禮圖有畫象可考然且如溫公之說亦自合時之宜不必過泥古礼也

古者男子殊衣裳婦人不殊裳今以古人連屬之裳加於婦人殊裳之制加於男子則世俗未之嘗見皆以爲迂且怪而不以爲還也若考得古制分明改之固善若以爲難即且

俗亦無害

大帶申束衣革帶以佩玉佩及事佩之等喪服無所佩旣有要絰而絞帶復何用焉

絞帶正象革帶但無佩耳不必疑於用也（革帶是正帶以束衣者不專為佩而設大帶乃申束之耳申重也故謂之紳）

主式祠版

伊川主式雖云殺諸侯之制然今亦未見諸侯之制本是如何若以為疑則只用牌子可也安昌公荀氏是晉荀勗非孫氏也但諸書所載厚薄之度有誤字耳士大夫家而云幾郎幾公或

是上世無官者也

江都集禮晉安昌公荀氏祠制云祭版皆正側長一尺二分博四寸五分厚五分八分大書云云今按它所引或作厚五寸八分通典開元禮皆然詳此八分字連下大書為文故徐潤云又按不必八分楷書亦可必是荀氏全書本有此文其作五寸者明是後人誤故也（若博四寸五分而厚五寸八分則側面濶於正面矣決無此理當以集礼為正）

孤哀子

溫公所稱蓋因今俗以別父母不欲混并之也

宜從之亦無害

並有父母之喪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其虞也先重而後輕同葬同奠亦何害焉其所先後者其意為如何也

此雖未詳其義然其法具在不可以已意輒增損也

周制有大宗之禮乃有立適之義立適以為後故父為長子權其重者若然今大宗之禮廢無立適之法而子各得以為後則長子少子當為不異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者不必

然也父為長子三年者亦不可以適庶論也

宗子雖未能立然服制自當從古是亦愛禮存羊之意不可妄有改易也如漢時宗子法已廢然其詔令猶云賜民當為父後者爵一級是此禮意猶在也豈可謂宗法廢而諸子皆得為父後乎

曾子問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恐亦宜擬開元禮除喪之後束帶相見不行初昏之禮趨喪後事皆不言之何也

邇喪之後男居外次女居內次自不相見除喪而後東帶相見於是而始入御開元之制必有所据矣

曾子問取文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服用斬衰恐今亦難行也

未見難行處但人自不肯行耳

諒闇以他經考之皆以諒闇爲信默惟鄭氏獨以爲凶廬天子居凶廬豈合禮制

所引翦屏柱楣是兩事注音知主反似是從手不從木也蓋始者戶北向用草爲屏不翦其餘至是改而西向乃翦其餘草始者無柱與楣簷著於地至是乃施短柱及楣以柱其楣架起其簷令稍高而下可作戶也來喻乃於柱楣之下便云既虞乃翦而除之似謂翦其屏而并及柱楣則誤矣諒陰梁闇未詳古制定如何不敢輒爲之說但假使不如鄭氏說亦未見天子不可居廬之法來喻所云不知何據恐父子細也（滕文公五月居廬是諸侯居廬之驗恐天子亦須如此）

既除服而父之喪亦遷於影堂耶將與母之主同在寢耶

遷主無文以理推之自當先遷也

儀禮父在爲母

廬履冰儀是但今條制如此不敢違耳

內則云女子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言二十三年而嫁不止一喪而已故鄭并云父母喪也若前遭父服未闋那得爲母三年則是有故二十四而嫁不止二十三也

內則之說亦大槩言之耳少遲不過一年二十

四而嫁亦未爲晚也

離之謂以一物隔二棺之間於槨中也魯則合並兩棺置槨中無別物隔之魯衛之祔皆是二棺共爲一槨特離合之有異

二棺共槨蓋古者之槨乃合衆材爲之故大小隨人所爲今用全木則無許大木可以爲槨故合葬者只同穴而各用槨也

明器

禮既有之自不可去然亦更在斟酌今人亦或全不用也

招魂葬

招魂葬非禮先儒已論之矣

伊川葬說其穴之次設如尊穴南向北首陪葬前爲兩列亦須北首故葬圖穴一在子穴二在丑穴三在亥自四至七皆隨其東西而北首而丙午丁獨空焉是則伊川之所謂北首者乃南向也又云昭者當南向則穆者又不可得而然也

此兩節不曉所問之意恐是錯看〻〻請更詳之昭南向穆北向是廟中祫祭之位於此論之尤不相關

實葬

壙中實築甚善

伊川先生葬法有謂其穴安夫婦之位坐堂上則男東而女西卧於室中則男外而女內在穴則北方而北首有左右之分而無內外之別

按昏禮良席在東北上此是卧席之位無內外之別也

其祖已葬係南首其後將族葬則不可遷而北首則祖墓不可復遷而昭穆易位

未見後葬不可北首之意昭穆之說亦不可曉

祔

當如鄭說伊川恐考之未詳也但三年之後遷主于廟須更有禮頃嘗論之今并錄去○李繼善問納主之儀禮經未見書儀但言遷祠版於影堂別無祭告之禮周舜弼以爲昧然歸匣恐未爲得先生前書有云諸侯三年喪畢皆有祭但其禮亡而大夫以下又不可考然則今當何所據耶答云橫渠說三年後祫祭於太廟因其祭畢還主之時遂奉祧主歸於夾室遷主新主皆歸于其廟此似爲得禮鄭氏周禮注大宗伯享先王處似亦有此意而舜弼所疑與熹所謂三年喪畢有祭者似亦暗與之合但旣祥而撤几筵其主且當祔于祖父之廟俟祫畢然後遷耳此已與敬子伯量詳言之更細考之可見○又答王晉輔云示喻卒哭之禮近世以百日爲期蓋自開元失之今從周制葬後三虞而後卒哭得之矣若祔則孔子雖有善殷之語然論語中庸皆有從周之說則無其位而不敢作禮樂

計亦未敢遽然舍周而從殷也況祔于祖父方是告祖父以將遷它廟告新死者以將入此廟之意已祭則主復于寢非有二主之嫌也（主復于寢見儀禮鄭氏注）至三年之喪畢則有祫祭而遷祖父之主以入它廟奉新死者之主以入祖廟（此見周禮鄭注及橫渠先生說）則祔與遷自是兩事亦不必如殷之練而祔矣禮法重事不容草草卒哭而祔不若且從溫公之說庶幾寡過耳

卒哭

以百日爲卒哭是開元禮之權制非正禮也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孔子以獻子加於人一等矣今之居喪者當以獻子爲法不可定以二十七月爲拘

獻子之哀未忘故過於禮而孔子善之所論恐未然也

影堂序位

古者一世自爲一廟有門有堂有寢凡屋三重而墻四周焉自後漢以來乃爲同堂異室之廟一世一室而以西爲上如韓文中家廟碑有祭初室祭東室之語今國家亦只用此制故士大夫家亦無一世一廟之法而一世一室之制亦不能備故溫公諸家祭禮皆用以右爲尊之說獨文潞公嘗立家廟今溫公集中有碑載其制度頗詳亦是一世一室而以右爲上自可檢看伊川之說亦誤昭穆之說則又甚長中庸或問中已詳言之更當細考大抵今士大夫家只當且以溫公之法爲定也

庶人吉凶皆得以同行士禮以禮窮則同之可也故不別制禮焉不審若然否

恐當如此

今有人爲其父尊信浮屠若子若孫皆不忍改將何時而已恐人子之遭此勿用浮屠可也至於家舍所敬形像必須三年而後改不知如何

如此亦善

答郭子從

古人六禮自請期以前皆用旦親迎用昏若妻家相去遠只得先一日往假館於近次早迎歸如何

只得如此

主人揖壻入壻北面而拜主人不答拜何也

乃爲奠鴈而拜主人自不應答拜

鄉人多先廟見舅姑然後配不知如何

不是古人必三日廟見謂必宜其家中夫婦已定意思然後可以廟見成禮之明日便當見舅姑畢方往見於女氏之父母婦至男家未敢便廟見故壻往女氏亦未敢見其父母及其家廟親戚也緊要只是溫公與伊川禮男至女家溫公本爲是女至男家伊川底爲是古人親迎必乘焉

答葉仁父

他喻已悉但平生所聞人有此身便有所以爲人之理與生俱生乃天之所付而非人力所能爲也所以凡爲人者只合講明此理而謹守之不可昏棄若乃身外之事榮悴休戚即當一切聽天所爲而無容心焉其自至者亦擇其可而受之其不至者則無求之之理也此是終身立脚地位不可分寸移易孔孟所說極是分明區區早從師友即幸見得此理故嘗以此自勉亦不敢不以此待人所以平生未嘗求知於人亦不欲爲朋友求知唯其一二或以貧老困厄不得其所則嘗言之然亦絕無而僅有也如吾友者於學尚可以勉而亦未爲甚貧且老而困厄之久者故前此累承喻及皆非區區所欲聞而以方有詭僞之禁故不欲盡其言亦意賢者當默曉也而今所喻雖若小異於前似終未悉鄙意故不得已而索言之幸試思之中夜以興痛自省察或能奮然一躍盡脫從前三四十年見聞染習之陋不亦快哉不亦快哉

答葉仁父

示喻祭禮曲折府中自有古今家祭禮印版諸家之說皆備如伊川主式亦在其間可令人置一本試詳考之即可見矣但古人當時所傳恐或未真今別畫一樣去可更參考如不同即當以此爲定也廟中自高祖以下每世爲一室而考妣各自爲主（同匣）兩娶三娶者伊川則謂廟中只當以元妃配而繼室者祭之他所恐於人情不安唐人自有此議云當並配其說見於會要可考也（亦在印本古今祭禮中）出妻入廟決然不可無可疑者爲子孫者只合歲時就其家之廟拜之

若相去遠則設位望拜可也（此無經見但以意究如此可更與知禮者議之）族祖及諸旁親皆不當祭有不可忘者亦放此例足矣諸家之禮唯韓魏公司馬溫公之法適中易行（今皆見印本中）但品味之屬隨家豐約或不必如彼之盛而韓氏齋享一條不可用耳始祖先祖之祭伊川方有此說固足以盡孝子慈孫之心然嘗疑其禮近於禘祫非臣民所得用遂不敢行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故古者大夫以下極於三廟而干祫可以及其高祖今用先儒之說通祭高祖已爲過矣其上世久遠自合遷毀不當更祭也

與王元石

昨日所喻抄禮書欲俟向後整頓有序即發去蕭中但不知彼中分付何人點檢指授幸留數字於此詳道所以然者容并寄去爲幸或有餘力得爲別抄一本見寄尤幸也

答孫敬甫

未及識面猥辱惠書知雅志之不凡甚以爲慰所喻何君近亦得書尚恨未際然不知其與賢者向來所講爲何事也寧川師友盛言篤實者

後謂誰何既曰篤實而自知其有談玄說妙之過則又何故而反疑學之有捷徑因以墮於輕易放曠之失耶凡此曲折皆所未曉更俟詳以見告然後可議也子約之言蓋爲近之而主一無適者亦必有所謂格物窮理者以先後之也故程夫子之言曰涵養必以敬而進學則在致知此兩言者如車兩輪如鳥兩翼未有廢其一而可行可飛者也世衰道微異說蠭起其間蓋有全出於異端而猶不失於爲己者其他則皆飾私反理而不足謂之學矣凡此皆因來喻而及之而程子之兩言雖所未論猶將力爲賢者陳之者也敬之與否只在當人一念操舍之間而格物致知莫先於讀書講學之爲事至於讀書又必循序致一積累漸進而後可以有功也反復來書覺有俊氣頗恐於此有不屑耳誠能折節而屈首於斯焉其必有以得之矣近思錄中橫渠夫子所論讀書次第最爲精密試一考之當得其趣使還布此薄冗不暇他及

答孫敬甫

便中再辱手示欣審比日侍養佳慶所諭爲學

本末甚詳乃悉前書所謂世道衰微異言蠭出其甚乖刺者固已陷人於犯刑受辱之地其近似而小差者亦足使人支離繳繞而不得以聖賢爲歸歧多路惑甚可懼也願且虛心徐觀古訓句解章析使節節通透段段爛熟自然見得爲學次第不須別立門庭固守死法也來人云往昭武不復俟報章今遇此便途中草草奉報未能究所欲言正遠惟以時自愛

答孫敬甫

熹歸來粗遣但今夏一病狼狽殊甚辭職請老

皆未得如所欲加以盲廢不可覲書頗以爲撓耳示喻爲學之意甚善甚善但敬之一字乃學之綱領須更於此加遇使有所據依以爲致知力行之地乃佳耳大學向來改處無甚緊要今謾往一本近看覺得亦多未親切處乃知義理亡窮未易以淺見窺測也天台朋友有趙師郯主簿者尤佳宣城亦有可與共學者否耶

答孫敬甫

熹衰病年例春夏須一發今年發遲者此衰年老態欲死之漸亦不足怪也祠官雖幸得請[illegible]

時論洶洶未有寧息之期賤迹蓋未可保然對使無愧於吾心則可已它非智慮所能避就也所喻因習次隱微之病而知心之不可不存此意甚善要之持敬致知實交相發而敬常爲主所居既廣則所向坦然無非大路聖賢事業雖未易以一言盡然其大槩似恐不出此也年來多病杜門閒中見得此意頗端的故樂以告朋友也所論至善之意甚善其終烈文一章尤有力如陸氏之學則在近年一種浮淺頗僻議論中固自卓然非其儔匹其徒傳習亦有能脩其

身能治其家以施之政事之間者但其宗旨本自禪學中來不可揜諱當時若只如晁文元陳忠肅諸人分明招認著實受用亦自有得力處不必如此隱諱遮藏改名換姓欲以欺人而人不可欺徒以自欺而自陷於不誠之域也然在吾輩須但知其如此而勿爲所惑若於吾學果有所見則彼之言釘釘膠粘一切假合處自然解拆破散收拾不來矣切勿與辨以起其紛挐不遜之端而反爲卞莊子所乘也少時喜讀禪學文字見杲老與張侍郎書云左右既得此[illegible]

柄入手便可改頭換面却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大夫接引後來學者（其大意如此今不盡記其語矣）後見張公經解文字一用此策但其遮藏不密所以漏露處多故讀之者一見便知其所自來難以純自託於儒者若近年則其爲術益精爲說浸巧拋閃出没頃刻萬變而幾不可辨矣然自明者觀之亦見其徒爾自勞而卒不足以欺人也但杲老之書近見藏中印本却無此語疑是其徒已知此陋而陰削去之然人家必有舊本可考偶未暇尋訪也近得江西一後生書有兩語云瞋目

扼腕而指本心奮髯切齒而談端緒此亦甚中其鄉學之病然亦已戒之姑務自明毋輕議彼矣信筆不覺縷縷切勿輕以示人又如馬伏波之譏杜季良也所論太極之說亦爲得之然此意直是要得日用之間厚自完養方有實受用處不然則只是空言而反爲彼瞋目切齒者所笑矣切宜深戒不可忽也南康語孟是後來所定本然比讀之尚有合改定處未及下手義理無窮玩之愈久愈覺有說不到處然又只是目前事人自當面蹉過也大學亦有删定數處未

暇錄去今只校得詩傳一本并新刻中庸一本與同到程書祭禮并往所寄楮券適足無餘詩及中庸乃買見成者故紙不佳然亦不闕翻閱也毀板事近復差緩未知何謂然進卷之毀不可謂無功但已入人心深所毀者抑其外耳所詢蔭補事實難處然官年實年之說朝廷亦明知之故近年有引實年乞休致者而朝廷以官年未滿却之不知亦可前期審之於省曹否耶

答孫敬甫

所示大學數條皆極精切由是充之使存養講

學之功各盡其極更在勉之而已然大學所言格物致知只是說得箇題目若欲從事於其實須更博考經史參稽事變使吾胷中廓然無毫髮之疑方到知止有定地位不然只是想象箇無所不通底意象其實未必通也近日因脩禮書見得此意頗分明又見得前賢讀書窮理非不精詣而於平常文義却有牽強費力處此猶是心有未虛氣有未平而欲速之意勝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如來喻作新民一條亦頗覺有傷巧處恐作傳者初無此意大抵此傳皆是信

手拈來自然貫穿親切證當無許多安排也所
格物一條亦似傷冗頃時蓋嘗欲效此體以
其闕而不能就故只用己意爲之蓋無驅市
人以戰之才只得用趙人也所論聽訟之說則
甚善向亦嘗有此意而未及言蓋每不能無媿
於此如所云南康田訟之類是已然此事今亦
不記不知當時曲折如何恐或別有說也易傳
初以未成書故不敢出近覺衰老不能復有所
進頗欲傳之於人而私居無人寫得只有一本
不敢遠寄俟旦夕抄得却附便奉寄但近緣僞

學禁嚴不敢從人借書吏故頗費力耳

答孫敬甫

所論才說存養即是動了此恐未然人之一心
本自光明不是死物所謂存養非有安排造作
只是不動著他即此知覺炯然不昧但無喜怒
哀樂之偏思慮云爲之擾耳當此之時何嘗不
靜不可必待冥然都無知覺然後謂之靜也去
年嘗與子約論之渠信未及方此辨論而忽已
爲古人深可歎恨今錄其語謾往一觀深體味
之便自可見也又論誠意一節極爲精密但如

所論則是不自欺後方能自慊恐非文意蓋自
欺自慊兩事正相抵背纔不自欺即其好惡眞
如好好色惡惡臭只爲求以自快自足如寒而
思衣以自溫飢而思食以自飽非有牽強苟且
姑以爲人之意纔不如此即其好惡皆是爲人
而然非有自求快足之意也故其文曰所謂誠
其意者毋自欺也而繼之曰如惡惡臭如好好
色即是正言不自欺之實而其下句乃云此之
謂自慊即是言如惡惡臭好好色便是自慊非
謂必如此而後能自慊也所論謹獨一節亦似

太說開了須知即此念慮之間便當審其自欺
自慊之向背以存誠而去僞不必待其作姦行
詐干名蹈利然後謂之自欺也小人閒居以下
則是極言其弊必至於此以爲痛切之戒非謂
到此方是差了路頭處也其餘文義則如所說
推究發明皆已詳密但以上兩節當更深考之
則首尾該貫無遺恨矣然此工夫亦須是物格
知至然後於此有實下手處不可只以思索議
論爲功而已也此段章句或問近皆畧有脩改
見此刊正舊版俟可印即寄去但難得便或只

寄輔漢卿令其轉達也正命之說乃是平日脩身謹行經常之法若到殺身成仁捨生取義處豈可以其不得正命而避之乎至於近世前輩有大名節者其處心行事之得失雖非後進所敢輕議然其與聖賢做處有不同者亦須識得不可依違苟且回互而曲從也又如所論銷破供帳之類果是好士大夫決不如此亦不待問而明但恐亦有疏略不以為事而失照管者則不可知今亦不當便以此責人但自家所處不當如此耳父妾之有子者禮經謂之庶母死則

為之服緦麻三月此其名分固有所係初不當論其年齒之長少然其為禮之隆殺則又當聽從尊長之命非子弟所得而專也陰陽家說前輩所言固為正論然恐幽明之故有所未盡故不敢從然今亦不須深考其書但道路所經耳目所接有數里無人煙處有欲住者亦住不得其成聚落有舍宅處便須山水環合略成氣象然則欲掩藏其父祖安處其子孫者亦豈可都不揀擇以為久遠安寧之慮而率意為之乎但不當極意過求必為富貴利達之計耳此等事自有酌中恰好處便是正理世俗固為不及而以為高論者似亦過之也朋友之喪古經但云朋友麻則如弔服而加麻絰耳然不言日數至於祭奠則溫公說聞親戚之喪者當但為位哭之不當設祭以其神靈不在此也此其大槩如此亦當以其厚薄長少而為之節難以一定論也小詞前輩亦有為之者顧其詞義如何若出於正似無甚害然能不作更好也

答孫仁甫（自丝）

未見顏色辱書甚寵豈以賢兄嘗有講論之舊

而有取於其言耶甚媿且感不勝言也所論今世講學之士愈衆而聖人之道愈隳此切至之論也然又有謂不必王道之行而天下之治可立而待者則恐賢者所講之學非聖人之學亦無怪其講者愈衆而道愈隳也大抵天之生物便有常性方寸之間萬善皆足聖人於此不過教人保養發揮先成諸己而後及於物耳故聖人已遠而萬世之下祖述其言能出於此者乃為得其正統其過之者則為墮於老佛之空虛其不及乎此者則為管晏為申商又其每下者

則不自知其淪於盜賊之行而猶欲自託於講學其亦誤矣道之隳也不亦宜乎賢兄近書所論似有端緒想暇日相與評之固宜漸有定論毋爲久此悵悵也便還病倦草草

答孫仁甫

奉告反復其詞又知賢者英邁之氣有以過人而慮其不屑於下學且將無以爲入德之階也夫人無英氣固安於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爲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此學者之通患也所以古人設教自洒掃

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消磨其飛揚倔強之氣而爲入德之階今既皆無此矣則唯有讀書一事尚可以爲攝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故今爲賢者計且當就日用間致其下學之功讀書窮理則細立課程奈煩著實而勿求速解操存持守則隨時隨處省覺收斂而毋計近功如此積累做得三五年工夫庶幾心意漸馴根本粗立而有可據之地不然終恐徒爲此氣所使而

不得有所就也只如所問舜及東漢二事恐亦出於一時信筆之所及非思之不得積其憤悱而後發也所與子約書曾得其報否不知其說云何後便略報及也

答余正甫

厚書相與之義甚厚而陳義又甚高三復感歎不知所言然嘗竊謂天下之理萬殊然其歸則一而已矣不容有二三也知所謂一則言行之間雖有不同不害其爲一不知其一而強同之猶不免於二三況遂以二三者爲理之固然而

不必同則其爲千里之繆將不俟舉足而已迷錯於庭户間矣故明道先生有言解經有不同處不妨但緊要處不可不同耳此言有味也所示中庸大學諸論固足以見用力之勤者然足下不以僕爲愚方且千里移書以開講學之端而先有以脅之曰是不可同同即且爲荆舒以禍天下則僕尚何言哉姑誦其所聞如前者足下儻有意而往復焉則猶將繼此以進也

答余正甫

受甲

去歲北使弔祭君臣皆衰服受之殯宮但辭日適當南内問安之日遂即其處吉服受之不知何故如此又聞頃將高宗之喪王丞相必欲歸南内見使人會有力爭之者遂不果未聞正衙受弔之說不知何從得之也

短喪

漢文葬後三易服三十六日而除固差賢於後世之自始遭喪便計二十七日而除者然大者不正其爲得失不過百步五十步之間耳此亦不足論也如楊敬仲之說未嘗見其文字但見章疏以此詆之私竊以爲敬仲之說固未得爲合禮然其賢於今世之以朱紫臨君喪者遠矣向見孝宗爲高宗服既葬猶以白布衣冠視朝此爲甚盛之德破去千載之謬前世但爲人君自不爲服故不能復行古禮當時既是有此機會而儒臣禮官不能有所建明以爲一代之制遂使君服於上而臣除於下因陋踵訛至於去歲則大行在殯而孝宗所服之服亦不復講深可痛恨故熹嘗有文字論之已蒙降付禮官討論然熹既去國遂不聞有所施行不知後來竟

如何也今詳來喻欲以襴幞居喪而易皂衫爲禫固足以爲復古之漸然襴幞本非喪服而羔裘玄冠又夫子所不以弔者是皆非臣子所以致哀於君父之服也竊謂當如孝宗所制之禮君臣同服而略爲區別以辨上下十三月而服練以祥二十五月而服襴幞以禫二十七月而服朝服以除朝廷州縣皆用此制燕居許服白絹巾白涼衫白帶選人小使臣既祔除衰而皂巾白涼衫青帶以終喪庶人吏卒不服紅紫三年如此綿蕝似亦允當不知如何（初喪便當制古喪服以臨別制布幞頭布公服布革帶以朝乃爲合禮）

姨舅

姨舅親同而服異殊不可曉禮傳但言從母以名加也然則舅亦有父之名胡爲而獨輕也來喻以爲從母乃母之姑姊妹而爲媵者恐亦未然蓋媵而有子自得庶母之服況媵之數亦有等差不應一女適人而一家之姑姊妹皆從之且禮又有從母之夫之文是則從母固有嫁於他人而不從母來媵者矣若但從者當服小功則不從者又當服何服也凡此皆不可曉

難以強通若曰姑守先王之制而不敢改易固爲審重然後王有作因時制宜變而通之恐亦未爲過也

嫂叔

若如來喻則嫂叔之服有二弔服加麻一也兄弟妻降一等二也不知二者將孰從乎又所謂兄弟同居者乃爲小功以下即不知此降一等者之夫又是何兄弟也凡此於禮文皆有未明不知何者爲是幸更熟考詳以見喻也

魏元成加服

親當時所加曾祖之服仍爲齊衰而加至五月非降爲小功也今五服格仍遵用之雖於古爲有加然恐亦未爲不可也徵奏云衆子婦舊服小功今請與兄弟之子婦同服大功其加衆子婦之小功與兄弟之子婦同爲大功按儀禮自無兄弟子婦之文不知何據乃爲大功而重於庶婦竊謂徵意必以衆子與兄弟之子皆朞而其婦之親踈倒置如此使同爲一等之服耳亦未見其倒置人倫之罪也嫂叔之服先儒固謂雖制服亦可然則徵議未爲大失但以理論外

祖父母止服小功則姨與舅自合同爲緦麻徵反加舅之服以同於姨則爲失耳抑此增損服制若果非是亦自只合坐以輕變禮經之罪恐與失節事讎自不相須也蓋人之姿禀見識不同或明於此而暗於彼或得於彼而失於此當取節焉不可株連蔓引而累罪併贓也

大夫之妾

此段自鄭注時已疑傳文之誤今攷女子子適人者爲父及兄弟之爲父後者已見於齊衰期章爲衆兄弟又見於此大功章唯伯叔父母姑

姊妹之服無文而獨見於此則當從鄭注之說無疑矣

爲夫之姊妹長殤

兄弟姊妹不可偏舉恐是如此

神坐上右

漢儀后主在帝之右不知見於何處若只是後漢志注中所引漢舊儀則與史之正文不同恐不足爲據（史記禘祫類皆云太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而舊儀獨云高皇帝南向高后右坐昭西向穆東向恐是妄說）若別有據則又未可知也但禮云席南鄉北向以西方爲上東向西向以南

方爲上則是東向南鄉之席皆上右西向北
之席皆上左也今祭禮考妣同席南向則考西妣東自合禮意開元釋奠禮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亦以右爲尊與其所定府君夫人配位又不相似不知何也大率古者以右爲尊如周禮云享右祭祀詩云既右烈考亦右文母漢人亦言無能出其右者是皆以右爲尊也又若今祭禮一堂之上祖西考東而一席之上考東妣西則舅婦當聯坐矣此似未便也

南首

按士喪禮斂章鄭注云尸南首至遷柩于祖乃注云此時柩北首及祖又注云還柩鄉外則是古人尸柩皆南首唯朝祖之時爲北首耳非溫公創爲此說也若君臨之則升自阼階西鄉撫尸當心是尸之南首亦不爲君南面弔而設也又史記背殯棺之說按索隱謂主人不在殯東將背其殯棺立西階上北面哭是背也天子乃於階上南面而弔也正義又云殯宮在西階也天子弔主人背殯棺於西階南立北面哭天子於阼階北立南面弔也按此二說則是設北面者乎北面耳非尸北面也

孟子

此間所有大官本孟子皆作北字注中亦作北方殊不可曉然孟子古注亦有與正文相背者如士憎兹多口正文增字從心而注訓增爲益則是謂當從土矣至其下文引詩皆有慍字又似解增字爲憎惡之意是注亦不足爲憑也但此北字正文與注皆同而無文理恐是一處先誤而後人并改以從之耳今不可考但尋其義理當作此字無疑也

迸四惡

迸屛通用來喻得之舊亦嘗見此碑但不知如此推說耳

記

今所定例傳記之附注者低一字它書低二字禮記則以篇名別之記之可附經者則附于經不可附者則自仍舊以補經文之缺亦有已附於經而又不欲移動舊文者則兩見之不知此例如何

答余正甫

其所謂禮經闕略不無待於後人不可謂古經定制一字不可增損來喻以爲若遽增損恐啓輕廢禮經之弊

熹昨來之意但謂今所編禮書內有古經闕略處須以注疏補之不可專任古經而直廢傳注耳（如子爲父下便合附以嫡孫爲祖後及諸侯父有廢疾之類）其有未安則亦且當論其所疑別爲一書以俟制作之君子非謂今日便欲筆削其書也（如姨舅嫡婦庶婦兄弟子之婦之服之類古經固未安魏公之論亦有得失）然遂以爲慮啓廢經之弊而不敢措一詞於其間則亦非通論矣

居喪朝服

麻冕乃是祭服顧命用之者以其立後繼統事于宗廟故也受冊用之者以其在廟而凶服不可入故也（舊說以廟門爲殯宮之門不知是否）若朝服則古者人君亮陰三年自無變服視朝之禮第不知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冢宰百官各以何服治事耳想不至便用玄冠黑帶也後世既無亮陰總已之事人主不免視朝聽政則豈可不酌其輕重而爲之權制乎又況古者天子皮弁素積以日視朝衣冠皆白不以爲嫌則今在喪而白布衣冠以臨朝恐未爲不可但入太廟則須吉服而小變耳

喪服外親母黨妻黨之親者只有一重不見有旁推者

熹昨以前者所喻以從母爲姨母之爲姪娣而隨母來嫁者故引禮有從母之夫之文是則從母固有嫁於他人而不從母來媵者矣若但從者當服小功則不知不從者又當服何服也蓋以疑前喻之不然非謂從母之夫當有服也今來喻乃如此益非所疑之意矣幸更詳之

昨來所喻云魏元成以兄弟子之婦同於衆子婦爲倒置人倫者今又見喻云禮經大抵嚴嫡故重衆子婦不得伉嫡故殺之世父母叔父母與兄弟之子服均於朞則爲旁尊而報服是不當混於衆子子婦也

禮經嚴嫡故儀禮嫡婦大功庶婦小功此固無可疑者但兄弟子之婦則正經無文而舊制爲之大功乃更重於衆子之婦雖以報服使然然於親疏輕重之間亦可謂不倫矣故魏公因太宗之問而正之然不敢易其報服大功之重而

但升嫡婦爲耆乃正得嚴嫡之義升庶婦爲大功亦未害於降殺之差也前此來喻乃深譏其以兄弟子婦而同於衆子婦爲倒置人倫而不察其實乃以衆子婦而同於兄弟子之婦也熹前所考固有未詳所疑固有未盡而今承來喻又如此亦非熹所以致疑之意也幸更詳之

作傳者曰子夏雖未知其眞然以今日視之相去二千載孰愈傳者之去周只六七百年耳

熹之初意但恐鄭說爲是耳非欲直廢傳文也然便謂去古近者必是而遠者必非則恐亦不得爲通論矣

神座尚右

古人設席夫婦同几恐不當引後漢各爲帳坐之禮爲證況其所注自與正史本文不同耶又如下條席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東向西向以南方爲上鄭氏既以上爲席端則考坐在席端妣坐在席末於禮爲順今室中東向之位配位在正位之北亦自有明文也

南苟

必謂乃當北首亦無正經可考只喪大記大斂陳衣君北領大夫士西領儀禮士南領以此推之恐國君以上當北首耳然不敢必以爲然若無他證論而闕之可也

答余正甫

亡狀黜削乃分之宜唯是重貽朋友羞辱殊不自安耳禮書後來區別章句附以傳記頗有條理王朝數篇亦頗該備只喪祭兩門已令黃壻攜去依例編纂次第非久寄來首尾便略具矣但其間微細尚有滲漏傳寫訛舛未能盡正更須費少功夫而附入疏義一事用力尤多亦一面料理分付浙中朋友分手爲之度須年歲間方得斷手也不知老兄所續脩者又作如何規模異時得寄示參合考校早成定本爲佳若彼此用功已多不可偏廢即各爲一書相輔而行亦不相妨也

答余正甫

示喻編禮并示其目三復歎仰不能已前此思慮安排百端終覺未穩今如所定更無可疑雖有少倒置處（如弟子職曲礼少儀不居書首之類）然亦其勢如此

無可柰何也喪祭二禮別作兩門居邦國王朝之後亦甚穩當前此疑於家邦更無安頓處也其間只有一二小小疑處（恐所取太雜其間雖有僞書如孔叢子之類又如國語家語雖非僞書然其詞繁冗又反爲正書之累又如不附周禮如洪範五事等目若不取周禮而雜取何休等說恐無綱領是乃名尊周禮而實貶之設使便欲徹朝事篇亦恐在後而非其序此爲大事看處更告詳之又如不附注疏異義如嫡孫爲祖之類云欲以俟學者以三隅反如此則何用更編此書任其纖觀而自得可也此亦一大節目當試思之其他些小俟草本成後議未晚此二大節却須先定將來剪貼費力又是一番功夫也）所喻買書以備剪貼恐亦不濟事蓋嘗試爲之大小髙下既不齊等不免又寫一番不如只就正本籤記起止直授筆吏寫成之爲快也又脩書之式只可作草卷疏行大字（欲可添注）每段空紙一行（以備剪貼）只似公案攅疊成卷逐卷各以紙索穿其腰背（史院修書例如此取其便於改易也）此其大略也始者唯患未有人可分付如來書所喻二人者其一初不相熟其一恐亦未免顧慮道學之累近忽得劉貴溪書欣然肯爲承當此是大奇特事豈非天相此書之窮而欲大振發之乎今以此書託渠奉寄然渠亦只歲杪當代從人不可不早遣彼也此間有詹元善大卿舊爲周禮學今亦甚留意

見禮目之書甚嘆伏極欲一見而私居無力不能致甚以爲恨也但渠亦好國語等書熹竊以爲唯周禮爲周道盛時聖賢制作之書若此類者皆衰周末流文字正子貢所謂不賢者識其小者其閒又自雜有一時僭竊之禮益以秉筆者脂粉塗澤之謬詞是所以使周道日以下衰不能振起之所由也至如小戴祭法首尾皆出魯語以爲禘郊祖宗皆以其有功於民而祀之展轉支蔓殊無義理凡此之類棄之若可惜而存之又不足爲訓故小戴殊別其文不使相近讀者猶不甚覺豈亦有所病於其言歟又如祭法所記廟制與王制亦小不同不知以何爲正此類非一更望精擇而審處之蓋此雖止是纂述未敢決然去取然其間輕重予奪之微意亦不可全鹵莽也竊意一種繁冗破碎（如國語等及賈子篇之類）假託不眞（如孔叢之類）今都且寫入類將來却別作一外書以收之庶幾稍有甄別不至混亂或今寫淨本時此等可疑者便與別編却依正篇次序排次使足相照亦自省力更在雅意裁決也大學中庸等篇不必寫注疏其他有度數者

不可無也此間今夏整頓得數篇今雖多不入類然曲禮玉藻保傅等學禮一條最有功所釐析亦頗詳細又小正月令校得頗詳（小正恐須如此寫方見經傳分明不可以其非古而合之也）教法及他篇恐亦或有可取者今并附往（凡未粘背者皆是此法最不善故前有摺疊作卷之說）又呂芸閣書及潘恭叔趙致道所編今亦并往恐亦可備采擇（呂書甚精潘趙亦有得失）又儀禮之記零卷恐可暫時粘綴今亦附去（別各有目）零卷已無用餘者用畢可附來也其他所須文字建翁必能爲轉借如有闕者却告示喻當悉力爲辦去若前書所要剪貼諸書必欲得之亦可致也

答吳元士

來教云凡樂黃鍾爲宮太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祉南呂爲羽此五者聲律之元也今之五聲獨角聲不得其正以六十律齊之乃姑洗部依行之聲耳姑洗部有五律四律合姑洗下生蕤賓部律獨依行一律合中呂上生黃鍾部律然則今之角聲雖曰依行實爲中呂中呂而下正合還宮之次是以名爲中呂宮而古名清角者以依行本爲姑洗而清

於姑洗故謂之清角（蕤賓二字當作應鍾恐是筆誤然兩本皆同更望詳之）又曰姑洗一聲十徽律在徽前應在律後者中呂聲高不能生黃鍾部第一律生黃鍾部第一律者姑洗部之依行也依行爲宮生黃鍾部包育爲祉包育生林鍾部謙待爲商謙待生大蔟部未知爲羽未知生南呂部南呂爲角然則當十徽者正依行宮也十徽以依行爲應故姑洗律在徽前序或然也

今詳此論角聲不得其正發明精到前此所疑皆釋然矣但依行之說則凡十二律皆自黃鍾三分損益上下相生以極乎中呂而以琴考之自龍齦以下至七徽之東凡十二律之位其遠近疎密往來相生亦與律寸符合京房雖增爲六十律然亦十二正律相生已徧然後乃生執始（係第十三律）以至依行（係第五十三律）遂生包育以極乎南事而終焉其序正與禮運正義六十調同但自黃鍾右旋歷應無南夷林蕤中姑夾太大以爲諸宮之次方其未遍十二律以及中宮之時正律不生子律而琴自南呂上生姑洗亦未見其有不合而須變以爲子律也今曰琴之角聲

乃姑洗部之依行則未知其何自而來忽破此例且將來下生之時不知其將復爲應鍾耶抑遂爲包育也復爲應鍾則數不合便爲包育則從此抹過姑洗以下八正律依行以前四十子律皆成無用矣若曰用正律時自未應遽用子律自無射爲宮之後方用執始以下子律則中呂爲宮又自用內負子律而生黃之分動以下四律初不用依行也至於太蔟之形晉爲宮乃夷汗爲祉依行爲商包育爲羽謙待爲角則是依行未嘗爲中呂之宮且其短長雖若鄰於中

呂而其分部實居姑洗亦不得而應於十徽也凡此反復求之竟未之得偶別思得一說具於後段中宮調說中更望垂教

來教云古黃鍾今慢角調三正角（姑洗中聲）古清角今正宮亦名中呂宮三清角（中呂中聲）又曰若下其角聲於大弦十一徽而取其應則可以復古之正調矣

今詳此說慢角三爲姑洗者從大弦十一徽調之而應其弦緩也清角三爲中呂者從大弦十徽調之而應其弦急也以此推之則王侍郎所說直以第一弦爲中呂者清角法也不知其說是如此否其間尚有未曉者別見後段

古黃鍾宮調（亦曰慢角）

今詳來教既曰古黃鍾宮調則此一均正是黃鍾爲宮正聲之調而琴中聲氣之元也又曰今謂之慢角調則是今世猶有此調也然不知今之琴曲何者爲此調何以世俗都不行用而唯以中呂爲宮也且既知其誤則改而正之似無難者今長者雖知其然而猶未免有傳習之久莫之能改之歎則又似有未易改者此又何也

又此但以見行中呂宮調緩其一弦以爲正角則其餘弦之相應者恐亦須有差舛不知合與不合并行改易若不改易而但抑按以求其合既謂之黃鍾正宮又似不當如此此皆未曉更望指喻

中呂宮調（亦曰正宮亦曰清角）

今詳來教此但以古黃鍾正調緊第三弦之散聲而因以爲宮耳雖不得姑洗正角之位然角聲所占地位甚廣自十一徽之西以盡乎九徽之東皆角聲之位也今既不循常而欲緊其聲

則於其中雖移一律初亦不出本聲之位不必更以京房子律推之強改姑洗之依行使屬中呂然後爲得也但既以第三弦爲宮則其下即便可就按第六弦黃清以爲祉四弦林鍾爲商七弦太清爲羽五弦南吕爲角（皆應於十徽其散聲則自爲祉）（羽宮商如故）其上兩弦則聲濁而勝於本宮故不入調而以爲應（宮應祉商應羽散聲自爲宮商）來教謂以旋宮命之故曰中呂之宮者正謂此也然詳此調以中呂爲角則已不得角聲之正以角聲爲宮則又不得宮聲之正又就少宮少商以爲祉羽而反以正宮正商爲祉羽之應則其遷就雖巧而顛倒失正亦甚矣以此竊意或非古樂旋宮正法但不知其自何時而變耳然當時若且私行此調而不廢本曲則人猶得以識其是非今乃反以所變爲正宮而本曲遂不可見則今之所謂琴者非復古樂之全明矣故東坡以爲古之鄭衛豈亦有見於此耶

旋宮諸調之法

以上黃鍾中吕首尾二宮其法略可見矣但其中吕一宮未有以見其爲古樂旋宮之正法可若是正法則其餘十一律亦當各自爲宮若非正法則其本調亦當并考然後其法乃備故古說有隨月用律之法而來教亦謂不必轉軫促弦但依旋宮之法而抑按之正謂此也然亦難只如此泛論須逐宮指定各以何聲取何弦爲唱各以何弦取何律爲均乃見詳實又以禮運正義之說推之則每律既已各爲一宮每宮亦合各有五調而其逐調用律取聲亦各有法此爲琴之綱領而前此說者皆未嘗有明文誠闕典也欲望暇日定爲一圖以宮統調以調統聲令其賓主次第各有條理則覽者曉然可爲萬世之法矣（若作此圖先須作二圖各具琴之形體徽弦尺寸散聲之位然後以一圖附按聲聲律之位以一圖附泛聲聲律之位則於宮調圖前所附三聲皆以朱字別之刻版則爲白字）

十徽十一徽

舊說七弦隔一調之六弦皆應於第十徽而第三弦獨於十一徽調之乃應故角聲兼應兩律而其餘四聲皆止應一律前此故嘗請問而角聲兼應兩律之辨則固已蒙指示矣然依行之說愚意終有所未曉也已於前章再論之矣往

於七弦隔一之應不同在於一徽則又嘗思之七弦散聲為五聲之正而大弦十二律之位又衆弦散聲之所取正也故逐弦之五聲皆自東而西相為次第其六弦會於十徽則一與三者角與散角應也二與四者祉與散祉應也四與六者宮與散少宮應也五與七者商與散少商應也其第三第五弦會於十一徽則羽與散羽應也義各有當初不相須故不得同會於一徽無他說也

答周深父

所示疑義已悉第一條語意尤駁雜未易遽言第二說克己字頃嘗見人說此略似來喻而更精密初看似好然細考本文恐不若只作勝己之私之安穩也第三條孟子說得已自詳悉正切中今日向外走作之病且只平看自有警發入處意味深長似此推說却覺支蔓不親切也大抵人要讀書須是先收拾身心令稍安靜然後開卷方有所益若只如此馳騖紛擾則方寸之間自與道理全不相近如何看得文字今亦必多言但且閉門端坐半月十日却來觀書

自當信此言之不妄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二

考異補遺

答胡伯量

治喪不用浮屠（一本作）治喪不用浮屠法而老母之意必欲用之違之則咈親意順之則非禮不知當如何處

李敬子說居喪（一本作）舊見親舊家居喪多略於內外之限其間頗多犯禮李文云如不

得已殯勿於堂上只於廳上帷次夾截勿令相通庶稍可杜絕此弊某聞此言後自先人捐棄遂用李文說諸孤寢處柩旁無故不入中門似覺稍免混雜後以質之周文云終喪不入妻室雖漢之武夫亦能之吾人稍知義理者當不待防閑之嚴而自不忍為矣某竊疑周文之言未容不知果當何從

士虞（上有）竊按士虞（云云）

橫渠先生喪紀（上作）又皆長須三年而附向来

不暇深考只謂禮疑從重始有循俗繼考溫公書儀雖是卒哭（云云）（此是儀禮注中說下一作）揆之人情却似可行然以爲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云云）

着復主于靈坐庶幾人子得盡其朝夕哀奉之意則又似不須先設祭以爲祔之之名不知書儀之意如何竊觀麻沙所印先生文集中有復陸教授書大槩云吉凶之禮其變有漸先王制禮盖本人情卒哭而祔者漸以神事之復主于寢者猶未忍盡以事死之禮事之也竊意文集所說固是深察乎仁人孝子之情然禮記言祔亦別有指又且儀禮始虞之下（云云）如此（下一作）則几筵雖在朝夕哭之外全然無事文集以先王制禮爲言者但以朝夕哭爲猶有事生之意別有所據（云云）

按儀禮居喪不弔（一本作）某自執喪之後營墳外几幹皆不敢出直至葬後方出謝人雖知士喪服有成服拜賓之文然竊疑惑不

敢循用不知緩出可否又旣出之後親舊有喪事在鄉俗常禮必須往吊且往送喪按禮居喪不弔其送葬雖無明文然執紼即是執事在禮亦有所妨據鄉俗不特往弔送葬凡親舊有吉凶之事皆有所遺凶事送遺固已悖禮吉禮尤覺不安不知處此二事當如何

居喪月朔殷奠（一本作）某居父喪時遇月朔先行殷奠次入影堂薦新雖於常事頗能不廢第先後之序似乎紊亂又旣奠之餘哀情未盡便薦獻疑未爲安李丈云莫若先薦新而後朔奠然亦覺不安遇冬至歲節雖知禮有喪不祭之文然未敢輕廢影堂之祀但行禮之際稍從簡略周丈云旣居重喪何暇如此不知居重喪者歲時常祀合與不合擧行殷奠薦新可與不可並擧伏乞裁誨

居喪貧窶多事（一本作）居父母之喪旣葬之後哀思不能（云云）

某居喪讀禮（一本作）某自居喪以来於哭泣之

餘家事之隙與諸弟日讀喪禮今妄意擬
隨所看見逐項編次如書儀送終禮之篇
目而更加詳焉取儀禮禮記朝制條法政
和儀畧之類及先儒議論以次編入固知
僭越妄易不應爲此然區區哀誠止欲與
弟輩盡心考禮庶幾得以維持哀思不知荷
某始成服時（下一作以荒迷中無所考據鄉俗之制用麄布作襴衫及三梁冠者爲腰絰纘之見不安遂用三禮圖云云）送終禮（下本有）一麻沙所印心
声啓所畫格式質之周丈參酌爲冠絰衰裳
腰絰紋帶粗已了辦第其間尚多有未安

敢以就正按禮衰麻合皆用生麻布（云云）之
縷異（下一本作）不知要得當乱時合當別造生布爲之或只
隨俗用常時麻布爲之（云云）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四

書（知舊門人問答）

答鞏仲至（豐）

聞名願見爲日久矣玆辱枉顧乃遂夙心慰幸
可量別後又承惠問并示武夷佳句獲聞于役
之暇不廢山水之娛賦詠從容曲盡佳致尤以
爲喜比想已還官次久矣霜寒之後繼以暄暖
諒惟幕府有相起處多福熹衰病益甚最苦拘
攣不能信詘起居動作皆有所妨樞帥經由以
此不得敬謁然聞其寛和盡下想於賢佐必知

所敬禮也昌父入城未歸計必還此度歲矣偶
便寓此病軀憚於憑几口占不謹幸深原照

答鞏仲至

掌承轉致近問獲聞比日春序浸暄幕府優游
起處佳福足以爲慰熹衰病拘攣日甚一日死
生長短本所不計但未死之前轉動不得亦令
人無況耳告老之章以郡未肯騰奏雖荷其見
憐不欲使觸禍機然鄙意已決無所復顧爲此
宿留令人腹煩耳樞帥經由不及一見荷其眷
書之意甚勤繼此未敢爲問往來多能道其啟

事之美而來書之所發明尤足起人意也子約子弟近得書云歲前明招大火其柩幾不免幸而獲全却不知其厚葬之說但得汪時發書似頗有所不快意不知曲折如何也叔昌老不長進亦是前日向外意多脚根不牢實耳輕棄箪瓢之句令人深省顏未知真樂所在則雖欲不棄而不可得此須别有箇著力處乃是恃耳武夷續詩讀之無非向來經行所歷景物宛然益歎摹寫之妙詩序縱横放肆多出前人未發之祕但詆江西而進宛陵不能不駭俗聽耳少時嘗讀梅詩亦知愛之而於一時諸公所稱道如河豚等篇有所未喻用此頗疑張徐之論亦未爲過至於寂寥短章閑暇蕭散猶有魏晉以前高風餘韻而不極力於當世之軌轍者則恐論者有未盡察也不審賢者雅意謂何所録警策二卷者亦可使得一見耶此人還日幸望録寄千萬之望

貴眷郎娘一一佳裕兒輩象間感感昌父昨日得書已到家矣寄詩甚富孤瘦亦益甚矣憲基王幹前日過此嘗託致區區今有一書與之爲轉達書中囑渠一二事幸爲扣其可否以語直卿也

答鞏仲至

稍不聞問已劇馳情昨日遞中承告之辱獲審比日春和幕府多餘暇履佳適良以爲慰録寄舊詩得以快讀惟嚴精切歎服深矣驚歎之句得其全篇又深感慨也但梅詩之評未能盡解當俟得所集録始敢扣也張巨山乃學魏晉六朝之作非宗江西者其詩閑澹高遠恐亦未可謂不深於詩者也坡公病李杜而推韋柳蓋亦自悔其平時之作而未能自拔者其言似亦有味不審明者視之以爲如何也無由面論臨風快想因来更望切磋究之老病久已無複此夢亦聊以暇日銷憂耳告老之章已上但已差晚爲可恨故舊諸賢不得不任其責也留徐方脫囚拘彭曾幾墮穽擭世途艱險吁可畏哉然亦何可避也

答鞏仲至

遞中兩辱惠書并有詩筒之貺寵念勤矣又知小姪劉親皆以乘念之故得以竊食益深感愧信後清和恭惟幕府有相起處佳福所需惡語尤荷不鄙此於吾人豈有所愛但近年此等一切廢置向已許爲放翁作老學齋銘

後亦不復敢著語高明應已默解不待縷縷自辨數也抑又聞之古之聖賢所以教人不過使之講明天下之義理以開發其心之知識然後力行固守以終其身而凡其見之言論措之事業者莫不由是以出初非此外別有岐路可施功力以致文字之華靡事業之恢宏也故易之文言於乾九三實明學之始終而其所謂忠信所以進德者欲吾之心實明是理而眞好惡之若其好好色而惡惡臭也所謂修辭立誠以居業者欲吾之謹夫所發以致其實而尤先於言語之易放而難收也其曰修辭豈作文之謂哉今或者以修辭名左右之齋吾固未知其所謂然設若盡如文言之本指則猶恐此事當在忠信進德之後而未可以遽及若如或者賦詩之所詠歎則恐其於乾乾夕惕之意又益遠而不相似也鄙意於此深有所不能無疑者今雖不敢承命以爲記然念此事於人所關不細有不可以不之講者故敢私以爲請幸試思之而還以一言判其是非焉至於佳篇之貺則意益厚矣顧惟頓拙於此豈敢有所與三復以還但知

贊歎而已然因此偶記頃年學道未能專一之時亦嘗間考詩之原委因知古今之詩凡有三變蓋自書傳所記虞夏以來下及魏晉自爲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爲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故嘗妄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爲一編而附于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爲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爲一編以爲之羽翼輿衛（且以李杜言之則如李之古風五十首杜之秦蜀紀行遣興出塞潼關石壕夏日夏夜諸篇律詩則如王維韋應物輩亦自有蕭散之趣未至如今日之細碎卑冗無餘味也）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吾之耳目而入於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爲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然顧爲學之務有急於此者亦復自知材力短弱決不能追古人而與之並遂悉棄去不能復爲況今老病百念休歇寧尚復語此乎然感左右見

顧之重若以爲可語此者故聊復言之恐或可以少助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之勢也來喻所云漱六藝之芳潤以求眞澹此誠極至之論然恐亦須先識得古今體製雅俗鄉背仍更洗滌得盡腸胃間風生葷血脂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未然竊恐纖濁爲主芳潤入不得也近世詩人正緣不曾透得此關而規規於近局故其所就皆不滿人意無足深論然旣就其中而論之則又互有短長不可一槩抑此伸彼況權度未審其所去取又或未能盡合天下之公也此

說甚長非書可究它時或得面論庶幾可盡但恐彼時且要結絶修辭公案無暇可及此耳記文甚健談盡事理但恐亦當更考歐曾遺法料簡刮摩使其淸明峻潔之中自有雍容俯仰之態則其傳當愈遠而使人愈無遺憾矣僭易併及愧悚之深不審明者於意云何亦幸有以反覆之也長溪王君之詩竟如何此有一黃子厚者其詩自楚漢諸作中來絶不類世人語人亦少能知之近以社倉出內議察不謹狼狽憂鬱以至於死甚可傷也放翁詩書錄寄幸甚此亦

得其近書筆力愈精健頃嘗憂其迹太近能太高或爲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此晚節計今決可免矣此亦非細事也仙遊之政無人肯爲推出此理勢之常無足怪者況在渠家法又自不當計此耶偶得浙漕去秋策問謾錄去不知曾見之否淸議固知不可泯滅然能出此亦不易也熹病益甚跬步不能自致而神昏氣塞支體酸痛殆非久作人間客者矣休致之請前月初間附便以行至今寂然未聞可報恐所附人遲滯不達設更淹留當自有臺劾施行不待催督

矣

答鞏仲至

久不聞問良以鄉往前日便中特承惠書具聞近況足以爲慰訊後劇暑恭惟幕府有相尊履佳福熹衰病沈痼日甚一日告老之章且幸得請將謂世已相忘然猶未脫誰何之域尸居餘氣何足加念彼亦正自過慮也遠承垂問深感愛念殘敬固非所敢當者然亦悵異時不得託名文集中耳修斆齋名本意乃如此然易之本旨自有先後前書固已言之矣栗字再見虞書

皆莊敬謹嚴之意以是名齋非徒有取於木也扁榜便欲為書偶數日臂痛不能運筆且當少須也說詩之繆甚愧率爾然後來細讀前後所示諸篇始能深味雋永之趣蓋已自成一家之言矣豈當復有所措說於其間哉但來書所論平淡二字誤盡天下詩人恐非至當之言而明者亦復不以為非是則熹所深不識也夫古人之詩本豈有意於平淡哉但對今之狂怪雕鎪神頭鬼面則見其平對今之肥膩腥臊酸鹹苦澁則見其淡耳自有詩之初以及魏晉作者非

一而其高處無不出此左右固自以為亦嘗從頭看得一過而諳其升降沿革矣則豈不察於此者但恐如李漢所謂謂易以下為古文因以為無所用於今世不若近體之可以悅人之觀聽以是不免有是今非古之意遂不復有意於古人之高風遠韻耳又謂有意於平淡者即非純古然則有意於今之不平淡者得為純古乎又謂水落石出自歸此路則吾未見終身習於鄭衛之哇淫而能卒自歸於英莖韶濩之雅正者也鄙見如此幸試思之以為如何也荊公唐選本非其用意處乃就宋次道家所有而因為點定耳觀其序引有費日力於此良可惜也之嘆則可以見此老之用心矣夫豈以區區掇拾唐人一言半句為述作而必欲其無所遺哉且自今觀之其所集錄亦只前數卷為可觀若使老僕任此筆削恐當更去其半乃厭人意耳不知此說明者又以為如何也放翁近報亦已掛冠蓋自不得不爾近有人自日邊來云今春議者欲起洪景盧與此老付以史筆豈爲湖山以就閒曠已而當路有忌之者其事遂寢今日此

等好事亦做不得然在此翁却且免得一番拖出來亦非細事前書蓋已慮此乃知人之所見有略同者或云張伯子實唱其說此亦甚不易也得江西書云孫從之亦已物故人物眇然令人短氣此亦非人力所能為也留衛公一書恐有的便煩為遣去似聞樞帥已有奉祠之命不知然否果爾必送來因得過留為數日之欵幸甚

答鞏仲至

遞中辱書獲聞比日盛暑著幕府優游起居超勝

良以爲慰新詩見寄尤荷不鄙讀之便覺烏石靈源去人不遠當此炎燠洒然如羾寒門而濯清風也記文更完莊重詳實足以傳遠悟老眞不朽矣放翁筆力愈健但恨無故被天津橋上胡孫擾亂却爲大耳三藏覷見柳州南澗等詩最是放不下者但其氣格高遠旨趣幽深故讀之者苦不甚覺此亦古今文字言語得失利病之所由可不察哉景迂誌文謾令錄示亦幸渠文要自不可曉也氣候不佳故舊中時復塌了一兩人令人鬱鬱仲止不謂乃能自立如此深

可愛敬尤喜南澗之有後足強人意也黃巖老中間過此亦嘗相訪惠詩一篇甚佳亦見其刋行小集冠以誠齋之詩稱其似蕭東夫且謂東夫似陳後山而平生未見東夫詩也此事至爲淺末然看却魏晉以前諸作便覺無開口處甚可笑耳焦山瘞鶴銘下有冬日泛舟詩一篇句法旣高字體亦勝與銘文意象大略相似必是一手作者自題王姓而名逸近世好事者亦少稱之獨趙德夫金石錄題識頗詳而以作者爲王瓚必是當時所傳本其名尚完也今選詩中有此名字而此詩體製只似唐人恐又或非一人不知亦嘗見之否中間託陳安行子弟問之云從來無聞及者獨張機仲臨鎭時嘗遣人摹之因得數本今往一通幸試考之以爲如何也熹病日益侵無足言者承欲公潤謁告還浙千萬迂轡爲數日之留當得欵晤以盡所欲言者

答鞏仲至

熹以氣痞益甚不能親布前幅來書在遞角中而詩卷乃似有拆動處不知何故以此知遠書亦難多談也向說簡齋詩有合改定處如能爲之料理幸爲印一本來只用粗紙廢得就冊塗改附回改正易爲力呂書奏議近方得見印本因得詳考當日規模機會深可歎息但其間亦不免有漏落此間人有寫本與此互有詳略其間擊人者恐其子弟避仇刪去如密奏條畫誅范瓊計策後卒施行其語亦是一大公案不知何故亦不載也前書方報黃子厚之死今有方伯謨者亦死矣其詩比子厚更溫潤可觀方進未已乃年甫五十而逝尤足傷惜也

此閒有劉叔通者亦能詩今日得其兩篇謾

以寄呈不識高明以爲如何也熹又上

答鞏仲至

比日秋冷恭惟幕府燕閑起處佳福此間數日前一水非常今幸無它聞下流頗有所損不知果如何但兩意未已早稻十分成熟而不得以時收割此爲可慮耳近日得昌父斯遠書附到書一角今附往中有大卷意必是詩累年不見斯遠一字欲發封觀之又不欲破戒或看畢幸轉以見示也但斯遠肯闕不偶家無内助嗣續之計亦復茫然急欲爲謀婚之計而未有其處不知親舊間亦有可爲物色處否想二公書中亦須說及此事渠來見囑此間無處可致力只得并奉浼也

答鞏仲至

前蔡君歸奉書及此專人又奉手告欣審比日秋暑尊候萬福一水遠近多罹其害此間亦然所不及門者三五尺耳簡齋詩已領但得閩本就校即刋脩覆校尤易爲力日夕稍暇或取此間所有者塗改寄呈也呂公奏議恨未見鄭武子所校本鄭乃其客必無舛繆也王瓚詩識卿

所喻劉詩得經題品甚幸旦夕當令錄數篇奉寄也所論自刋詩文此風極可笑又可歎也樓記姊銘筆力甚勁歎仰亡已尹少稷文近世誠不易得晚節狼狽殊可惜也兒銘不可曉亦不但此篇不知當時何以得重名於世也日鑄之惠感領厚意來使立俟未有以爲報也

答鞏仲至

前日人還草草附報殊不盡意比秋益涼恭惟起處多勝陳詩誤字今別用紙錄去須逐字分付修了看過就此勾消了方再付一字乃可無誤此雖細事然亦須經歷方見自然成法也樓記不知已入石未細看尚有兩三處可疑具之別紙幸更詳之也匆匆附遞不暇它及未由承晤千萬自愛

答鞏仲至

武夷非建山之全體不待辨而知且於此上下文無所屬似成剩語若欲破蘇公茶圃之說則語又太略兼亦本不相關也漕司所領茶事止爲土貢玉食之一端耳非如他路與鹽法並行而領於一司也今云鹽爲大而茶次之似非事

實又卓運之策此殊不閑不知其説果如何也夫爲政者材可以勝乎事事不可以勝乎材此兩句頗類舉子文然亦謂欲其材之勝乎事不欲事之勝乎材則可今此語勢似未安姑試深味之可見可以二字正富公碑中趙濟能捨之類也熹上呈

答鞏仲至

置中奉告欣審此日秋清尊履佳福兩詩三讀併領嘉惠尤增慰懌但鄭君之爲人不復記憶有如來示誠不易得也宗司刻石簡嚴得體書

亦清婉可愛安濟則似太詳雖云合有許多說話然亦當有所取舍觀前輩所作可見也率易及此如何如何帥官撕蓋欲以見廟堂之舊然不知於古亦有初否似不若只書職名之爲正也昌父得書欲來相訪而病復大作但能口占一紙及寄來病時手寫詩一編清苦寒瘦如其爲人其間亦有斯遠仲止數詩皆有思致足以慰離索但未知訊後病已差未耳直卿久不得書聞有徙家之興此固所欲但於泝衆徒之計則恐失之便無以爲生亦須細商量若論作官則誠不若衆徒之[illegible]辰過門云欲請見亟附此紙不能究[illegible]小愈今復大作拘攣痠痛有甚於前矣

放翁得近書甚健謾知之著書考誤無別本當於番易求之但恐題跋者恐其累己已遣投削耳

答鞏仲至

稍不聞問積有馳情比日冬温恭惟幕府多暇動履有休眷集郎娘一一佳慶熹老病衰朽有加無瘳置之不足道也但書課未畢而不能俯

躬伏几以究其業此爲悵恨耳適聞詔司行下發諸舉子食租米[illegible]實錄赴司送納不省何謂前政辛勤規畫爲此活人之計其心甚仁其惠甚遠何忍一旦遽破壞之耶今之從政者固不可以此望之特[illegible]者適從事於其間則似不宜有此耳不審文書所下亦嘗關由參署而後行抑吏輩徑[illegible]之而初不以白也州縣得之宜便行下無復商量所幸今非饑歉之時且得宿留故爲奏和幸更審之雖無忌詞之用不知亦可且與行下仍舊收又香詞此一縣所有不多

不過八百餘斛糶之得千緡耳帥司不待此而後富而徒使自是以往生子之家失救援之助且將復起故時殺棄之風則作俑之過將於誰責而可耶設若必有急切須至移用則向時後山千緡之米似却可以抽回蓋彼處已有社倉市户村民一例請貸初無間隔不必爲此偏惠以厚游手而又初無收貯之地又無專掌之人以今夏私糶之事驗之亦可見其無用而有害矣若不收回將來不過又只如此或更別生大害貽累後人不若及今行下令其收拾撥管候

來春以後得價之時發糶解赴使司之爲便也兼此事今年行得非常乖繆追呼驚擾數月不定及至胥吏乞覔飽足之後有罪者不坐而無辜者枉費從旁觀之令人扼腕但以未決之時嫌於請囑不欲言之今事已過乃敢説耳若欲收回便可行下徑自指定專委一二人爲首及早收拾蔡姓者極富且畏事似可託也（即鄉時夫相見老大[illegible]者之族）衰退之人不當與此若非莫府有吾人在則亦不復能啓口矣然其可否當自以盛意財之勿使外間人知拙者嘗有言以重其咎也

亟作此托任尉附便或發遞以行匆匆不暇他及直卿一書幸指揮送達向見說冬間欲謁告暫歸浙中計必取道於此儻得左顧庶幾少欵

答龔仲至

前日方以尺書附遞不審已達未也便中獲書得聞比日冬溫莫府從容起處佳福是以爲慰水西之遊甚恨不得陪杖屨然細讀詩文已如身歷而目見之矣舊聞此處頗佳亦未嘗得到也昌父後來不得書只得彼中知識報來云病未能出户不知後來復如何良可念也世本舊

聞先人說家間亦嘗有之以兵火失去然則世間亦須尚有本但今見於諸經注疏者恐亦或出附會假託未必可憑據正亦不必苦求耳謝鳳之文不知果何如近日廬陵人來說紹興間有大府丞長樂陳剛中彥柔者坐以啓賀胡澹庵謫安遠寨而死周益公尚議其人因爲檢長樂志則但云終於江陰簽判都不及所歷官及謫死事方此爲扣其鄉人使尋訪之此其不幸又有甚於謝鳳者尤可歎也前書所論廩粟事不知已爲料理否切勿令外間知僕嘗有言也

福州舊有楚詞白本不知印板今尚在否字書板様頗佳歳久訂或漫滅然讎校亦不至精不知能為區處因其舊本再校重刻以貽好事否知能作此即幸報及待為略看過結縁也近讀伯恭所集文鑑極有可商量處前輩要亦多浪得名者不知後世公論竟如何爾

答鞏仲至

熹近以兩書附遞知皆達否李教授過門甚遽欲作書而不暇著許說今日方得之因以附納幸視至

江西諸郡如元城語録之類雖免雜焼然皆束之高閣此獨幸免豈非種樹醫藥之傳皆所不禁也耶可發一笑

答鞏仲至

昨日吳應辰來辱書今日又得遞中答字獲審比日冬寒尊候佳福深用慰感火後佳句曲盡事情引而伸之有足為長太息者豈止此而已哉示喻米事已悉其人前日亦録得縣中所被倅廳公文[illegible]看云奉帥司之命本欲封呈倅尋不見也度今自不能已須別得一文字説破前日之誤乃可上昔須早行下為佳不可更待報矣後山之人不待別儲而總收還乃為上策幸更審之此却須俟見報萬一必以前人已行不欲廢罷即俟歸當如所諭也但富家深懲往事亦自畏其累已未必敢承當耳

答鞏仲至

昨日遞中領書且審比日莫府優游所履佳福良以為慰病痔想已平復此疾人多有之僕亦嘗為所苦然見人用刀伐毒藥攻之者或至反為大害因只服黃連枳殼等藥及用馬藍菜煎

湯薰洗覺有效不審曾用之否熹足弱氣痞遇寒益甚此兩日來雖用兩人扶掖亦行不得長至前後因感冒伏枕幾不能起衰老自應如此亦不足深怪也楚詞板既漫滅雖修得亦不濟事然欲重刊又不可整理依其可以就加讎校若修得了可就彼中先校一番却以一淨本見示當為參訂改定商量若別刊得一本亦佳事也近得古田一士人所著補音一卷亦甚有功異時當併以奉寄也陳寺丞事豈老之兄尚未報來年歲未遠亦須尚可詢問但當時作地志

之人亦太草草耳文鑑誠如所論李文叔前此亦但見其論文數篇頗有可觀今亦不能記憶但如戰國策序則非文儀意弱太作爲傷正氣耳要之文章正統在唐及本朝各不過兩三人其餘大率多不滿人意止可爲知者道耳直卿尚未到此初意其來可以久遠相聚不謂又爲諸生所留亦其食貧不得不爲此耳三詩皆佳作但首篇用韻多所未曉前此所示諸篇亦多有類此者屢欲奉扣而輒忘之古韻雖有此例（如大明詩林與興叶之類）然在今日却恐不無訛謬之嫌耳然林與興叶亦是秦語以與爲韻乃其方言終非音韻之正（今蜀人語猶如此蓋多用鼻音也）名畫想多有之性甚愛此而無由多見它時經由得盡觀以見顧使獲與寓目焉千萬幸也彼中亦有畫手能以意作古人事跡否此間門前衆人作一小亭舊名聚星今欲於照壁上畫陳太丘見荀朗陵事而無可屬筆者且以爲撓今錄其事之本文去幸試爲尋訪能畫者令作一草卷寄及爲幸但以兩幅紙爲之此間却自可添展也又有一事鄉見聖泉寺有本邑碑龜趺螭首鐫刻甚精

六螭糾結既異今製而龜狀逼真雖稍破析然猶有生意也幸爲尋一木工巧於雕鏤者以木寫之用寸折尺不過高尺餘便中寄示爲望放翁老筆尤健在今當推爲第一流近聞復有載筆之招不知果否方欲往求一文字或恐以此疑賤迹之爲累未必肯作耳悟老化去甚可傷血疾渠舊有之未必服藥之悮也意公恨未之識見劉叔通說向在三山見一老僧自云客石林家甚久頗能道其餘論不知便是此人否如其不然亦可因令尋訪計其年事亦當是七十以上矣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此語深可念也前懷安尉楊岳從事乃龜山先生之孫鄉來在官不幸盲廢稼軒憐之爲之呼醫治療竟不能視後來鄭樞特爲請祠今在彼城中寓居因其便還匆匆附此渠必不能出謁以其賢者之後時遣人存問之少有之無力可周䘏計亦所不憚也病中迫不得已不免作一文字精力不逮殊覺辛苦此間窮陋無人商量甚恨相去之遠不得就求訂正也

答鞏仲至

春寒多病不能奉一字以爲澌歲之慶遠中忽辱惠問獲聞比日幕中多暇起處寧適足慰馳情熹病益衰無足云者示喻所苦亦已向安甚善此疾最忌飲酒若能痛節當不藥而愈也楚詞脩未旋了旋寄數枚節次發來爲幸古田補音此間無人寫得今寄一書與蘇君幸轉託縣官差人賫去鄉下尋之就其傳錄尤便亦聞渠寫本頗經刪節已囑令爲全錄去矣然此嘗編得音考一卷音謂集古今正音恊韻通而爲一考謂考諸本同異并附其間只欲别爲一卷附

之書後不必攙入正文之下礙人眼目妨人吟諷但亦未甚詳密正文有異同但擇一穩者爲定可也又可附此古田全書俟旦夕稍暇一面修寫寄呈彼中不知已曾下手未亦望隨得已了者節次寄來也若已詳善即此中本更不須寄去矣刘侍讀書氣平文緩乃自經術中來比之蘇公誠有髙古之趣但亦覺詞多理寡苦無甚發明耳大抵古人文字要當隨其所長取之難以一時所見遽定品目也李文叔論文諸說向見林擇之有之不曾寫得已書報令録去或可并移書去

[illegible]也畫寄許觀甚幸儻得附名尤所願也聚星閣此亦已令草草爲之市工俗筆殊不能起人意亦當賴爲之賛今謾録去幸勿示人也余君之作[illegible]克能否便中并望早寄及也石林胡僧頌亦見之蓋葉公自有鑒賞其所使臨摹者必當時之善工也要之年來事事漸低此等人物亦自日少一日爲可嘆耳龜趺恐須作全者向見所隕之元故亦在側也吴生玄武信爲奇筆但龜背之文正者之甲五應五行次甲八應八卦又次甲廿四應節氣亦自然

之理此却不足亦欠子細然九方皐之相馬又不當以此論耳社記須未之見世間此等遺落不遇知者可勝數哉放翁又不得書欲往從覔一文字所繫頗重又恐蹤跡累其升騰未敢啓口也楊君荷枉顧此其不易得又有甚於前二公矣滎陽始亦甚趑趄令汪季路百計贊之乃肯聽耳此君殊可念有可垂手處幸曲爲拯拔也長樂劉君一書煩爲轉達直卿云渠有知識在城中已令批在書背幸令人問之恐未有便却告專介爲送至縣中託縣官遣人達之蓋所

編禮書在渠處欲亟取來趁此疾病少間之際并力了之故不可緩切幸垂念也欲言甚衆書不能盡唯冀以時自愛千萬之禱悟老閑欲爲志其塔果爾亦甚幸也

答鞏仲至

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陳寔傳曰寔字仲弓潁川許昌人爲聞喜令太丘長風化宣流先賢行狀曰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所拔韋褐芻牧之中執案刀筆之吏皆爲英彥舉方正補朗陵侯相所在流化）乃使元方將車（先賢行狀曰陳紀字元方寔長子也至德絕俗與寔高名並著而弟諶又配之每宰府辟召羔鴈成群世號三君百城皆圖畫）季方持杖從後長文

尚小載著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張璠漢紀曰淑有八子儉緄靖燾汪爽肅敷淑居西豪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遂署其里曰高陽里時人號曰八龍）文若亦小坐著厀前于時太史奏真人東行（檀道鸞續晉陽秋曰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父子于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所畫陳荀聚星事若作兩段即前段當畫太丘乘牛車在塗而元方等侍行後段當畫叔慈應門朗陵對客七龍侍食又當重畫太丘與朗陵相對而二子一孫侍立又叔慈本在門外迎客客既入燕則又不當久立門外亦須畫其侍立

於朗陵之側此皆似涉重複兩段之間又須更作山石林麓分隔前後皆費注解若只畫作一段則但爲太丘乘車到門之象而叔慈在門外迎客七龍扶侍朗陵出至庭中而文若在其後即免重複亦有遺意但却不見對飲行食及坐文若於厀前事有不備耳凡此未能自決不知盛意如何更望相度及與畫者商量取令穩當乃佳耳

更考後漢輿士冠服數之

答鞏仲至

兩承惠書良慰馳想比日春深寒暖尚未定恭惟幕府有相所履佳福乘帥昨日已過此聞張書當來不久計賢者必護印至境上若得早來使可宿留爲一兩日款深所望也楚詞當俟面議元本字亦不小可便以小竹紙草印一本携以見示此間匠者工於剪貼若只就此訂正將來便可上板不須再寫又生一重脫誤亦省事也蘇君處所寫補音如已到幸亦携來此間所有本子不全恐將來闕略却不滿人意也聚星圖此間已先令人畫今詳所寄大槩不甚相遠

但此間者車中堂上有兩太丘心頗疑之今得所示却差穩當此必嘗經明者較量也但閩中人不好事書筆錢絶爲可歎耳禮書半藁略可寫淨且夕寄直卿處仍就使廳借筆吏數人抄過一本壬元石亦要抄一本仍更爲寫一本當俟彼中寫了却寄莆中也時論少寬但置籍事子奪不同而同出一手要路諸人有忽從外補者亦非意料所及不知彼中所聞果如何也放翁且喜結局不是小事尚未得以書賀之熹衰病益甚苦楚之態亦非言語所能形容者不能復縷縷也會面有期預以爲喜

答[redacted]易簡

盡得孝弟便是仁（云云）

立說太寬而意不精切大抵後多類此言語輕躁動輒有忤知和緩可療而臨事復然小學之書先在於一切世味淡薄自然見富貴不歆羡見貧賤不厭惡臨患難無求免一向優人抑巳損躬裕物之事皆可優爲之先生編集是書此意尤多如顏氏家訓六事豈貪名徇俗羨慕者能之推此則貽教之始以至五品之遜各盡其道皆由此充按伏羆過全在不能去一矜心所以諸病皆由於此

看文字且逐條看各是一事不須如此牽合

小學之書自明倫五段明父子章全在一親字上明君臣章全在一義字上明夫婦章全在一別字上明長幼章全在一序字上明朋友章全在一交字上始讀昏禮萬世之始至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

漢武帝溺於聲色游燕後宮父子不親遂致戾太子之變此亦夫婦無別而父子不親之一證語在戾太子傳可檢看然亦非獨此也

問敬

敬不是萬慮休置之謂只要隨事專一謹畏不放逸耳不須許多閑說話也

小學賓客之禮見於朋友之章莫以一時之交亦有切偲之意相觀而善之理否

不須如此理會賓主自是朋友之類如鄉鄰還往及師弟子之屬於五達道亦朋友之類也不入此門則無管攝處矣

讀書求意義雖知爛熟之爲美而氣習巳慣

惟恐不多之念未能頓忘
旣知其非便當改之不須更如此支蔓

小學載內則三十有室遜友視志

男女之教温公已有說其餘亦大槩立一節限耳不必如此細碎

馬援以譏議戒諸子而不免於譏議

馬援之言自可爲法不須如此支蔓如此則須削去此段後生又如何得聞此一段說話而以爲戒乎

理之根原推演孝義

不記此話頭因何而起若與安卿所問同是一時所聞則渠說已得之矣

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

敬義自有輕重然所說太冗

孟子養氣說

此條差勝然却只是依放集注別無新說看文字且要如此理會教本文說精熟久之自隨淺深有見處正不必支蔓生說穿鑿援引也

答何倅

前蒙誨及經書中所說欲字以鄙意所見人之生不能不感物而動曰感物而動性之欲也言亦性所有也而其要係乎心君宰與不宰耳心宰則情得正率乎性之常而不可以欲言矣心不宰則情流而陷溺其性專爲人欲矣若夫所謂可欲之謂善蓋指言體元者善之長之意心之所爲學者也要當黙識之而不可以言語誨也不知是否更望見教尺書莫盡此悰

答江彥謀

所論正蒙大旨則恐失之太容易爾夫道之極

致物我固爲一矣然豈獨物我之間驗之蓋天地鬼神幽明隱顯本末精粗無不通貫而爲一也正蒙之旨誠不外是然聖賢言之則已多矣正蒙之作復何爲乎恐須反復研究其說求其所以一者而合之於其所謂一者必銖銖而較之至於鈞而必合寸寸而度之至於丈而不差然後爲得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正爲是爾今學之未博說之未詳而遽欲一言探其極致則是銖兩未分而臆料鈞石分寸未辨而目計丈引不惟精粗二致大小殊觀

非所謂一以貫之者愚恐小差積而大繆生所謂鈞石丈引者亦不得其眞矣此蹤等妄意之蔽世之有志於爲己之學而未知其方者其病每如此也明道先生行狀云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此言至矣彥謀以爲如何

答趙宰

伏承誨諭良荷不鄙但屛居杜門不敢干與外

事向來雖聞貴縣令保正副出錢雇募耆長人甚苦之亦不敢遽有稟白但嘗因下問之厚欲乞博詢民情之所利病而罷行之正爲此耳初不知其爲倉司指揮亦不聞他縣之有此也今聞已行罷去自此境內應役之家得保生業則其受賜已厚而上司當亦能察其無他矣恐不必更假拙者之言以爲輕重也自餘曲折更託劉監廟稟知并幾情照

答吳尉

聞以職事見知憲臺甚恐然聲聞過情君子恥之初官僻縣遽爲上官奬拔如此可以爲懼而未可遽以爲喜且當痛自檢飭勉勉王事謹終如始不可便爲恣肆及萌躁進之心也

答吳尉

岳倉書曲折前書已報矣只此便是學問底道理平日所與講論者不過此耳幸思之仕官只是廉勤自守進退遲速自有時節切不可起妄念也官期不遠不審何日定行到官凡百以廉勤愛民爲心乃佳

答吳尉

大抵守官只要律己公廉執事勤謹晝夜孜孜如臨淵谷便自無它患害纔是有所依倚便使人怠惰放縱不知不覺錯做了事也官所不比鄉居凡百動有利害諸事切宜畏謹也

答趙郎中

熹伏蒙垂喻先正忠簡公行狀不勝恐悚此事初以令兄提舉郎中見屬之勤不合容易承當既而精力日衰失前忘後記事作文比之昔日倍覺費力況此事體之大不惟先丞相一身之德業難遽形容而事關國論將來史官所據以

垂萬世者將在於此自度恐終不足以辨此今陳丈君舉郎中精敏該洽詞筆高妙皆熹所不能望其萬一者若舉而屬之公論無不以爲宜者而熹託契門下既久且厚固無形迹之嫌也專此布懇伏幸深察

答趙尉學

九月八日熹扣首復書劉尉趙君奉議熹未得識面而遠辱貽書副以手劄已荷厚意而示以先正中丞行實使之論述以附其後則意又甚厚而非熹區區所得當也顧於先德慕用之深又不敢辭輒具數語如別紙若當代諸賢已有跋語幸以附其後而奏議之書尚欲寅緣請得一觀儻辱開許只託石滁州附上虞潘幹處或寄臨安趙節推彼應時有便來也適此俗冗留來使數日乃得布此病倦草草仍不復作劄併幾情亮向寒千萬以時爲門户自愛講學之意尚俟他日得以面論不宣熹再拜

答卓周佐

示喻已悉鄙意嘗謂朝廷設官求賢故在上者不當以請託而薦人士人當有禮義廉恥故在下者不當自衒鬻而求薦平生守此愚見故嘗小官時不敢求薦後來叨冒刺舉亦不敢以舉削應副人情官吏亦不敢挾書求薦其在閑居非無親舊在官亦未嘗敢爲人作書求薦唯老成淹滯實有才德之人衆謂當與致力者乃以公論告之此事首末衆所共知向者亦屢嘗奉告矣今乃復見喻如此何貪躁不忍之甚耶前日已稟尊丈教子如此似非所謂義方熹若在官有人合薦者見其如此亦不復薦之矣況使作書宛轉求薦耶試思此言反己爲學異時才德有聞自不患於不達今不須如此汲汲反取人鄙薄也

答任行甫

治甲錯鈔兄見州郡相知之意職事固不可不盡心然凡百亦宜韜晦勿太向前爲佳

答任行甫

塵中汩沒墜墮了人須是忙裏早晚提撕時以書冊灌溉勿令斷絕爲療幾爾潘書亦非所急不知林本竟如何當時是韓范二公所編須稍詳備有條理若有筆吏抄取一本亦佳也

答任行甫

前書所喻賣鹽事既是州府相委無如之何只得竭力但不可因此多有更張以形跡前人廣陳利害以取衆怨（如秋會之類）乃爲佳爾況賣鹽一事是州府財計本根尋常是幕官職事今以監當處之已不穩當萬一復犯此二戒尤爲不便即不若託以病或別作因緣故以力辭之之爲愈也況今已書一考在任之日不多自可漸爲去計豈可更當此委任取人忌嫉正使無前所說二事衆人亦必側目若不早自引退必有後悔無疑更審思之久欲奉報此事因循至今深以爲慮偶有此便謾附此紙不暇他及也

答任行甫

承有來期尤以爲喜但不知新官到後便得脫否所謂不敢不自警者更宜深念居今之世惟有一味退後勿求人知思上策耳官卑祿薄雖不快意然比之一介寒士區區教學仰食於人者則已爲泰矣若以爲不足変有覬覦恐所得無幾而後日之悔將有不可追者千萬深思餘俟面見乃可決爾

答許進之

人生諸事大抵且得隨緣順處勉力讀書省節浮費令稍有贏餘以俟不時之須乃佳耳前書所論孟子偶以病中不暇細看今尋不見讀書且熟讀細看自當漸見意味不可支離穿鑿以求見解也

答程傳之

熹與足下爲同郡人然彼此未相識面而足下以書先之此意厚矣夫佛老之言不得以道名足下之說是也至於吾之所謂道與其所以求之之方則足下之言有略而未究其蘊者無從面講臨風悵然異時因來有以見語千萬甚望過此則有非衰拙之所敢知者不知所以報也

答呂紹先

示喻所以持守門戶不妄取予之意甚慰所望更冀勉旃以承先訓地遠無以致區區此意不敢不盡也

答呂紹先

承喻亦苦食貧此吾輩之常唯當益堅所守庶不墜先訓爲佳耳

答江端伯

示喻爲學之方足見留意事物未見不可逆料誠如所論唯有因聖賢之所已言者而求之爲庶幾耳故爲學不可以不讀書而讀書之法又當熟讀沈思反覆涵泳銖積寸累久自見功不惟理明心亦自定若欲徒爲涉獵而求此理之明又欲別求方便以望此心之定其亦難矣

答潘立之

所論西銘大槩亦只是如此看不知近日更讀何書有商量處便中可示及也所問祭禮古人雖有始祖亦只是祭於大宗之家若小宗則祭止高祖而下然又有三廟二廟一廟祭寢之差其尊卑之殺極爲詳悉非謂家家皆可祭始祖也今法制不立家自爲俗此等事若未能遽變則且從俗可也支子之祭亦是如此竊謂只於宗子之家立主而祭其支子則只用牌子其形如木主而不判前後不爲陷中及兩竅不爲櫝以從降殺之義不知如何可更商量也

答趙民表

古人之學以致知爲先而致知之方在乎格物

所謂格物云者河南夫子所謂或讀書講明義理或尚論古人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格物之事也格物知至則行無不力而遇事不患其無立矣然欲從事於此要須屏遠外好使力專而不分則庶乎其進之易耳

答謝與權

伏蒙致政知縣學士寵賜手書喻以先契伏讀悲感不可具言且審即日春和燕居清暇壽體康寧又竊析慰熹學晚無似徒以少日習聞父兄師友之訓稍知用力於句讀文義之間區區自守欲寡其過而未能固不敢坐談玄與驚世駭俗以負所聞也老丈過聽以爲可教辱先以書語以淵源所自來者顧熹何人可以與此屬此跧伏未有趨侍之期引領向風但切傾仰程書固不能無誤亦恨未得面承質其是非姑因便風寓此致謝伏惟以時節宣益綏壽祉是所深望

答陳蕃

辱書甚厚但所謂先知先覺則今世自有慨然任其責者而熹非其人也所論爲學之意亦甚善顧此乃終身事業非可索於咄嗟指顧之間

者但當循序講明著實持守不令日用之間少有間斷如是久久當自得之不當較計功程如世之出舉錢商子本者之營營也

答劉朝弼

承示以文編感相與之意甚厚讀之三日未得其所以然故敢布之左右熹聞之君子之於學非特與今之學者並而爭一旦之功也固將求至乎古人之所至者而後已然後可與語學矣夫將求至乎古人之所至者而後已則非規撫綴緝之所能就其必有以度越世俗庸常之見

而直以古人之事自期然後可得而至也夫古人之學何爲哉致知以明之立志以守之造之以精深充之以光大雖至乎聖人可也不出乎此而營營馳騁於末流竭精憊思惟懼夫蓄藏之不富誦說之不工雖曰能之非吾之所謂學也蓋循乎古人之事上之可以至聖賢之域下之可以安性命而固貧窮得時而行亦何所不利哉由今之所爲極其效足以與今之爲上者並而爭一旦之功其得與失又未可知也

非棄學與故足下之患患知之不明志之不果造之未至乎剛大而已蓄藏之不富誦說之不工則君子不患矣僕之所聞如此故於足下之文詞義之間不知所以裁惟足下有以亮之

答陳頤剛

衰孏杜門罕接人事未嘗得見顏色而足下不鄙以書先之長箋短幅爲禮已厚而先集高文幷以見貺則此意又益勤矣然區區頑鈍自少爲學知守章句謹行止冀以獨善其身無爲先人羞辱而已有如足下志尚之高規模之廣則

非平生夢寐之所敢及也無以爲報愧恨亡已先公胸中之奇凜有生氣適有遠役未及細觀然竊窺一二亦足以見蘊蓄之不凡矣序引見屬豈所敢當況又不暇固當蒙見察也盛製兩編言多適用不爲苟作三復嘆仰所論治郡條目尤切事情宦學得此不必以吏爲師矣

答姚揀（一云答靈梓中）

承問及爲學之意足見志尚之遠甚慰甚慰蓋嘗聞之人之一身應事接物無非義理之所在人雖不能盡知然其大端宜亦無不聞者要在

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則自近及遠由粗至精循循有序而日有可見之功矣幸試思而勉之幸甚幸甚

答林質

疑問兩條至誠之說固難躐等遽論熹已於四子後序中已略言之矣不謂性命集注甚明恐未詳考之過宜且平心寬意反復玩味必當自見或與朋友講之亦必得其說也

答李好古

向來見陸刪定所聞如何若以爲然當用其言專心致志庶幾可以有得不當復引他說以分其志若有所疑亦當且就此處商量不當遽舍所受而遠求也東問西聽以致惶惑徒資口耳空長枝葉而無益於學問之實不願賢者爲之是以有問而未敢對也

答范叔應

絜矩章專言財用繼言用人蓋人主不能絜矩者皆由利心之起故徇己欲而不知有人此所以專言財用也人才用舍最係人心向背若能以公滅私好惡從衆則用捨當於人心矣此所

以繼言用人也

答徐景光

寵示復性一篇伏讀再三開警甚至如所謂聖人不待覺而復賢者能求復其性者深合乎孟子堯舜性之湯武反之之說又所論顏子克己復禮一節意亦甚正歎服亡已但所云聖人之性虛寂而靜者非所以語性所云心齋坐忘者亦非所以論顏氏克己復禮之實也至於卒章所論心性之別以爲心能感性則又可疑之大者熹嘗謂有是形則有是心而心之所得乎天之理則謂之性（仁義禮智是也）性之所感於物而動則謂之情（惻隱羞惡是非辭遜是也）是三者人皆有之不以聖凡爲有無也但聖人則氣清而心正故性全而情不亂耳學者則當存心以養性而節其情也今以聖人爲無心而遂以爲心不可以須臾有事然則天之所以與我者何爲而獨有此贅物乎

答吳深父

示諭日用之間或有所疑而未必不善者此固見善不明之過當汲汲於窮理然所可懼者則

恐實有可疑而不知以為疑耳此則尤當講究體察也

答朱咨

昨辱枉書為報不謹方以自愧茲被再告良荷不忘之意前書下問之目皆所當疑但當自其近者以次詢究通其一而後及其二則疑之釋也有漸矣若躐難牽疑輻湊於胸中僕懼其徒為此擾擾而卒無開悟之日也不識足下以為如何也如有取焉願舉其疑之近者一二條以告熹請得以所聞為足下言之而明者擇焉

答孫吉甫

德粹之來遠辱惠書雖未識面然足以知賢者之志矣所喻氣質過剛未能自克而欲求其所以轉移變化之道夫知其所偏而欲勝之在吾日用之間屢省而痛懲之耳故周子有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之說是豈他人所得而與於其間哉然此亦或有說焉不明於理而徒欲救其偏亦恐矯枉之過而反失夫中也故古人之學雖莫急於自脩而讀書講學之功有所不廢蓋不如是無以見夫道體之全而審其是非邪正之端也未由相見幸且勉力

答汪會之

所寄大學愧煩刊刻跋語尤見留意千聖相傳門戶路徑不過如此前世儒者未嘗熟讀而深求其意故所以為學者不知出此而墮於記誦文詞之末其好高者又轉而入於老子釋氏之門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而人才少風俗衰也但今雖幸略窺大旨然循其序而實用力焉亦恨未能到得古人地位所以每欲推之以語同志而求其輔仁之助於今乃得吾會之於中表間豈不幸甚更願益深考之而實從事焉使其次第功程日有可見之驗則其進步自不能已矣

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

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目心為已發性為未發然觀程子之書多所不合因復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當而日用功夫全無本領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已按文集遺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

物未至之時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即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當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性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情性之德然也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覺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即物推明亦必以是爲本

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嘿識故程子之答蘇季明反復論辨極於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爲言又曰敬而無失即所以中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爲此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胷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爲之間亦常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乃指赤子之心而言而謂凡言心者則其爲說之誤故又自以爲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以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諸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爲未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不審諸君子以爲如何

答或人

爲學兩途誠如所喻然循其序而進之亦一而已矣心有不存物何可格然所謂存心者非拘執係縛而加桎梏焉也蓋嘗於紛擾外馳之際

一念之間一有覺焉則即此而在矣勿忘勿助長不加一毫智力於其間則是心也其庶幾乎

答或人

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此章解釋仁字道字之所以名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

引而不發謂漸啓其端而不竟其說躍如謂義理昭著如有物躍然於心目之間

答或人（一云與余玉甫）

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其無事而

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胸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著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胸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爲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則自得後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此言既自得之則自然心與理會不爲禮法所拘而自中節若未能如此則是未有所得緫方是守法之人爾亦非謂既自得

之又却須放開也克己復禮固非易事然顏子用力乃在於視聽言動禮與非禮之間未敢便道得其本心而了無一事也此其所以先難而後獲欲今言之甚易而苦其行之之難亦不考諸此而已矣

答或人（自此已下六十書元題答或人一云其間是答劉公度）

昨承所示疑義久無便可奉報今并納還鄙說或恐未安不惜痛加辨析也大學等書近復刊訂體製比舊亦已不同恨未有人可録寄耳尚書項嘗讀之苦其難而不能竟也往歲程張之

服之深不容復措詞也

答或人

大學中庸無異道而所自立者有淺深但循序以進其義自見今未須懸料也孟子盡心之說蓋於大學或問中嘗略言之其序可見大抵讀書且求句中大意令逐處各自分明即彼此深淺自然可見今未及各求本處文義便於彼此參考所以費力多而未易合也（見得分明又復涵泳此是要切）功夫淺深之譬本非學之急務也

答或人

謝游楊尹侯郭張皆門人也

程門高第不止此數人如劉質夫李端伯呂與叔諸公所造尤深所得尤粹

四端五典者窮理之本

恐當云明四端察五典者窮理之要大凡盡此而可以推及其餘者本也一事而有首尾之名也了此而可以次及其餘者要也衆事而有緩急之名也以此推之則三十條者之得失略可見矣

或以仁訓覺訓公者

此二訓程子已嘗明其不然恐不必更著於此

藍田呂侍講

呂終於正字未嘗作講官

張無垢

此書深闢佛氏而所引之言以此爲號終不穩當請更詳之又諸公稱號合立一條例差等如泰山海陵徂徠濂溪明道伊川橫渠康節稱先生（如云泰山孫先生）公卿稱謚（如云王文正公）無謚稱爵（如云王荊公）無爵稱官（如云范太史）程張門人及近世前輩亦如之其無官者稱字（如云張思叔）或兼以號舉（如上蔡龜山衡麓橫浦之類）今人稱郡姓名（如東萊呂某）凡姦邪則直書姓名（如云章惇）

當惻隱時體其仁

孟子論四端只欲人擴而充之則仁義禮智不可勝用不言當此之時別起一念以體其爲何物也無垢此言猶是禪學意思只要想象認得此箇精靈而不求之踐履之實若曰一面充擴一面體認則是一心而兩用之亦不勝其煩且擾矣疑此不足引以爲證又云一處通透四處廓然此亦禪學意思正前章所譏初學躐等之

病也不當引以爲證也

復何言哉

當云然世本豈得而出哉

格物以窮之多識前言往行以擇之就有道以正之歸諸心以居之

多識而擇之乃所以格物不當分格物多識爲二事而反以格物爲先多識爲後也格物就正固皆心之所爲不待更歸諸心而後可居也且歸諸心者亦想象之而已矣未見其踐履之實亦若之何而能居乎竊恐此語不能無病若論爲學之序則中庸所謂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者盡之故程子以爲五者廢其一則非學而藍田呂氏解釋甚詳其語皆慤實而有味也

察於天行（止）樂循理也

窮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者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當然故行不謬非謂取彼之理而歸諸此也程子所謂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不必言觀物而反諸身者蓋已說破此病況又加所謂宛轉者焉則其支離間隔之病益已甚矣

呂氏謂誠者理之實然

誠之爲言實也然經傳用之各有所指不可一槩論也如呂氏此說即周子所謂誠者聖人之本蓋指實理而言之者也如周子所謂聖誠而已矣即中庸所謂天下至誠者指人之實有此理者而言也温公所謂誠即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指人之實其心而不自欺者言也此條誠字援引不一使學者不能曉當稍分別之

呂侍講論寡欲

此乃呂原明侍講

安人安百姓則又擴而大之也

脩己以安人以安百姓蓋其積愈盛而其效益廣爾廣非有擴而大之之意也

致用者窮經之本

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則其本末先後固有在矣今以致用爲窮經之本恐未安也若曰求實用者窮經之本其庶幾乎

推己及人者治道之本恕者待人之本

推己及人即所謂恕此兩條不唯重複而別出恕字恐有流於姑息之病

程明道立門庭以愼獨兩字
前賢據實理以教人初無立門庭之意愼獨固
操存之要然明道教人本末具備亦非獨此二
字而已
審勢者平天下之本
此語未安下文亦多此類唯澄源節用立志守
正四語爲最穩耳
順人情
人情不能皆正故古人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
然則固有不必皆順之人情者若曰順人心則

氣象差正當耳井田肉刑二事儘有曲折恐亦
未可遽以爲非
知良心者去惡之本
此段意思未安封建之說與井田肉刑相類皆
未易輕論也
賞罰者行師之本又曰師之道又貴乎以正
耳
此二語似倒置
弘毅者任重之本
據曾子說弘主任重毅主致遠

伊川論守令云云康節論新法
此二事恐不類上下文意
原思爲宰
衡麓之說其文義恐未安
知止
詳下文所引云云至物我俱敗矣是量力之事
伊川元城及易三節是防微慮遠之事陳希夷
以下乃爲知止之事今槩以知止目之恐未盡
也
和靖論語錄云云

此語恐非通論孔門之教未嘗專恃春秋而直
廢論語也
道之大本
程子論未發之中與無過不及之中不同恐更
當詳考
呂氏楊氏中字之說
此二說恐有未安處
東學溫公語常不及變
此語甚佳然終恐難持不若不論之爲愈
學者於已發處用工此却不枉費心力
程子言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

前則不可然則未發之前固有平日存養之功矣不必須待已發然後用工也

答或人

前賢之說雖或煩冗反晦經旨然其源深流遠氣象從容實與聖賢微意泯然默契今雖務為簡潔然細觀之覺得却有淺迫氣象而玩索未精涵養不熟言句之間粗率而礙理處却多有之尹和靖嘗言經雖以誦說而傳亦以講解而陋此言深有味也近方見此意思若更得數年閑放未死當更於閑靜中陶汰之庶幾內外俱進不負平日師友之訓但恐無復此日耳龜山立言却似有意於含蓄而不盡遂多假借寄託之語殊不快人意聖賢之言則本是欲人易曉而其中自然有含蓄耳

答或人

前書所論仁義禮智不記別有何語然其大槩今且是要識此四字之名件訓詁而已如所示說似太高遠反不的當也更檢遺書論孝弟為仁之本及仁性也孝弟用也處及博愛之謂仁又答心如穀種之說但看此三段更以前聖賢之言參之則自見無所疑惻隱不能貫三者向見何見亦深以為疑竟不能決此不難曉更熟看孟子不忍人之心一章及外書中明道說謝子玩物喪志之說則亦自分明矣夜氣一章所示尤未安去年曾答順之此可就取看有疑處却諭及大抵所論多未著實不周匝又時為險句奇語軒輊於其間尤覺不穩當似是看文字少又忽略了平易處而專揀艱難高遠底看故其用力愈勞而為說愈雜可試更思之復以見示幸幸

所示多所未安別紙具報幸更平心詳緩紬繹令意味浹洽自然安頓穩帖不如此甚踔奇險也

答或人

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是騎驢覓驢只成一場閑說話矣誠敬固非窮理不能然一向如此牽連說過前頭却恐蹉過脚下功夫也

博文約禮學者之初須作兩般理會而各盡其力則久之見得功效却能交相為助而打成一片若合下便要兩相倚靠互相推託則彼此擔

閤都不成次第矣然所謂博非泛然廣覽雜記掇拾異聞以讀多取勝之謂此又不可不知

惟后非賢不乂言人君必任賢而後可以致治也惟賢非后不食言人君當任養賢之責也高宗本意如此問者疑其成病固察之不詳而答者亦無一人說破此意何耶

近思録本爲學者不能徧觀諸先生之書故掇其要切者使有入道之漸若已看得浹洽通曉自當推類旁通以致其博若看得未熟只此數卷之書尚不能曉會何暇盡求頭邊所載之書而悉觀之乎又云少輟功夫取而詳味不知是輟何功夫此語尤不可曉

義利之大分武侯知之有非他人所及者亦其天資有過人處若其細微之間則不能無未察處豈其學有未足故耶觀其讀書之時他人務爲精熟而已則獨觀大旨此其大者固非人所及而不務精熟亦豈得無欠闕耶若極言之則以孟子顏子亦未免有如此處故橫渠先生云孟子之於聖人猶是麤者

以聖爲志而忌立標準者必有事焉而勿正也循循不已而自有所至者心勿忘勿助長也先難後獲意亦類此

學者講論思索以求事物義理聖賢指意則當極其博若論操存舍亡之間則只此毫釐之間便是天理人欲死生存亡之分至簡至約無許多比並較量思前筭後也今問頭自有病痛答者又不能一剪剪斷直下剖判言愈多而道愈遠矣

問者所謂思慮邊義理上者亦曰思所以處事之宜耳但其語不莊故正叔疑其誤而直卿亦似未得其語意也

程子曰動靜者陰陽之本況五氣交運則益參差不齊矣賦形之類宜其雜揉者衆而精一者間或值焉以此觀之則陽一陰二之云恐亦未可以爲非也蓋理則純粹至善而氣則雜揉不齊內君子外小人凡所以抑陰而扶陽者乃順乎理以裁成輔相而濟夫氣數之不及者也又何病乎

鄉原是一種小廉曲謹阿世徇俗之人今曰云云非其義也又云胸懷明爽一日千里者此爲

實曾用力之人與它說雖善而未必實有功夫者不同然其迫切之病驕吝之私亦非它人所及也又有謂墮於習俗之見釋氏之善者杜門獨善則可此亦非是更思之

見善明是平日功夫用心剛是臨事決斷二者皆不可闕而當以平日功夫爲先不然則其所謂剛者未必不爲狂妄激發過中之行矣

答劉公度

來書深以不得卒業於湖湘爲恨此見志道之篤然往者以衒鬻之嫌而緩於請益亦太不勇矣彼自干名我自講學彼亦安能浼我耶三千之徒豈皆確然爲道而來若以自附爲嫌則顏曾之流亦且不屑於孔氏之門矣豈不誤哉所論主敬之說固學者之切務然此亦要得講學窮理之功見得世間道理歷歷分明方肯如此著力若於聖賢之言有所忽略不曾逐句逐字子細理會見得道理都未分明却如何捺生硬做得成如所謂齊心致敬於平旦之頃以求理之所在者亦恐徒勞而無補也古人之學欲其造次顛沛之不離今乃獨求之平旦之頃則其他時節是匀當甚事耶所論濂溪見處亦恐未然濂溪所見正爲與異端不同故立言垂教句句著實如此若如所論即是所見一般但此公而彼私此大而彼小耳且既有公私大小之不同則其所同者又何事耶凡此皆恐未易遽論要當降心遜志且就讀書講學上子細用功久之自有見處也義理細密直是使麤心看不得乍看極似繁碎久之純熟貫通則綱舉目張有自然省力處向見論事文字綱領不甚分明今乃知其病之在此也僭易及之千萬照亮

胡文定春秋曾熟看否未論義理且看其文字亦便見此老胷中間架規撫不草草也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此道不是小事須喫些辛苦方可望也

答或人

示諭爲學次第甚慰所望果能充此聖賢門户真可策而進矣近世學者多是向外走作不知此心之妙是爲萬事根本其知之者又只是撐眉努眼喝罵將去便謂只此便是良心本性無有不善却不知道若不操存踐履講究體驗則

只此撑眉努眼便是私意人欲自信愈篤則其狂妄愈甚此不可不深察而遠避之也

答或人

仁者與天爲一智者聽天所命與天爲一者嘉人之善矜人之惡無所擇於利害故能以大事小聽天所命者循理而行順時而動不敢用其私心故能以小事大然此亦各因一事而言惟仁者能如此智者能如此耳非專以事大事小爲仁智之分樂天畏天之別也仁者固能事小然豈不能事大智者固能事大然豈不能事小但其事之情則有樂天畏天之異耳保天下保一國以其德之厚薄量之大小而言亦無一定之拘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此智者畏天而保天下之事也所云忘私克己乃畏天之事樂天則無私之可忘無己之可克矣度勢量力乃計利害之私智者知天理之當然而敬以循之所以爲畏天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四